
反叛日历
lyouport共创组
Jun

反叛日历

1. 序

   1. 关于本书
   2. 反叛日历 - 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记忆总站

2. 1月

   1. 1月7日 启程2025，抵抗的理由：我们的对手是什么？以及战斗会是什么样子
   2. 1月8日 “屠杀本国人民的国家不可能成为解放他人的力量” - 关于伊朗近期起义的对话
   3. 1月19日 无论他们投票给谁，我们都拒绝被统治：与华语朋友一起学习无政府主义者反就职典礼的历史

3. 2月

   1. 2月9日 在这个血腥屠戮的帝国世界中，捍卫革命！-来自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国际主义者在罗贾瓦斗争中发表声明
   2. 2月14日 在这个深度疏离的世界里，寻找革命性的爱情
   3. 2月14日 在这个操蛋的世界里，奋力地相爱！—— 情人节2026
   4. 2月14日 爱之利刃
   5. 2月14日 以爱为盟：作为恋人的无政府主义者
   6. 2月14日 爱，作为最有力的武器
   7. 2月14日 去爱，就是真正的反抗

4. 3月

   1. 3月7日 在库尔德问题上，全球左翼究竟是在团结谁？
   2. 3月8日 为什么说厌女者最容易成为出色的警察线人？—— 性别暴力如何助长激进运动中的国家暴力

5. 4月

1. 4月16日 更多的世界，更少的银行：A16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示威行动
2. 4月17日 反叛的荣耀 - 来自哥大和加州理工抗议前线的报告：含重要学运技巧
3. 4月20日 拉德洛大屠杀
4. 4月20日 巴勒斯坦总罢工
5. 4月20日 利默里克青年冲突
6. 4月25日 静默的独裁和失败的革命

6. 5月

1. 5月1日 反工作运动：从"我不干了" 到 "我们起义" -- 二十一世纪的劳工抗争
2. 5月1日 转帖：「五一节，也说劳动」
3. 5月1日 工作，是个什么东西
4. 5月1日 什么是预示性政治？大规模社会变革是如何发生的？- 五一节2026
5. 5月1日 千军万马，五一节
6. 5月1日 五一节意味着抵抗
7. 5月1日 五一节：勇气和抵抗的故事
8. 5月2日 超越吹哨
9. 5月4日 (转帖)今天，悲惨的年轻人们，正待崛起
10. 5月11日 我们这个时代，革命的局限性：斯里兰卡起义的经验教训
11. 5月18日 抱歉，反复国主义仍然不等于反犹主义
12. 5月20日 21世纪的性爱 - ‘520开房日’，让我们来谈谈性
13. 5月23日 去他们的“民族英雄”
14. 5月25日 别再吃药了，精神疾病的病根并不在你的头脑中
15. 5月25日 心理健康日 - There are NO others

7. 6月

1. 6月1日 成年是一个陷阱：反出生主义、青年解放和拒绝投降
2. 6月4日 当共产主义者镇压国际工人运动：八九天安门广场的工人斗争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过渡
3. 6月4日 “战略网”：鲜为人知的工具 — 可视化抗议运动能否成功以及为什么失败，包括六四
4. 6月4日 35年后，我长大了 - 天安门起义35周年研讨会
5. 6月4日 “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

年研讨会 - 评论精选
6. 6月14日 我们不是在示威，我们是在战斗：西雅图移民保卫战 - 记录和战术经验分享

8. 7月

1. 7月11日 库尔德工人党的解散对中东意味着什么
2. 7月30日 当又一轮暴雨袭来 …… 让我们来谈谈气候灾难真正的解决方案

9. 8月

1. 8月1日 the 1st of August
2. 8月9日 九三阅兵2025
3. 8月15日 “绝不与殖民者战犯达成交易”:阿拉斯加原住民运动就特朗普普京会晤发表声明
4. 8月19日 "你们站在正义的一边"：在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式监狱加入起义
5. 8月21日 赠 "七夕”
6. 8月22日 有比“胜利”更重要的事：印尼抗议浪潮中的无政府主义者
7. 8月25日 “我们仍在街头”：印尼起义2025
8. 8月29日 冲破数字时代的性压抑 - 七夕2025：面对新法西斯世界，唤醒身体

10. 9月

1. 9月10日 危机时期大学的职能
2. 9月10日 解放教育101
3. 9月22日 推翻政府仅仅是第一步：尼泊尔革命者分享经验

11. 10月

1. 10月1日 “国家”的危险神话
2. 10月1日 没有”革命的政府”这种东西：为什么你不能用国家废除阶级
3. 10月1日 改革还是变革？
4. 10月1日 国家？“人民”？- 信息手册
5. 10月1日 操作系统：如何理解现代国家
6. 10月1日 真的有国家这个 "东西" 吗？

7. 10月1日 超越民族国家：是时候结束 "主权国家" 的神话了
8. 10月5日 “力量就在你手里”：一场震惊全球的无政府主义直接行动
9. 10月7日 "一个核超级大国和一群一无所有的人民" ：来自雅法的无政府主义者谈巴勒斯坦的暴力和以色列的镇压
10. 10月10日 超越“统独” - 刊发华语留言
11. 10月19日 英国驱逐中国海员
12. 10月19日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被捕
13. 10月20日 无政府主义者科斯梅·布迪斯拉维奇被警察杀害
14. 10月20日 印度饥荒
15. 10月20日 肯尼亚进入紧急状态
16. 10月20日 法国历史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和西班牙内战战士加斯顿·勒瓦尔的生日
17. 10月20日 哈扎拉俘虏被作为奴隶出售
18. 10月20日 尤金·V·德布斯去世
19. 10月21日 巴比肯大罢工
20. 10月21日 日本历史上首次妇女解放示威
21. 10月21日 美国视频游戏配音演员罢工开始
22. 10月21日 法属圭亚那监狱暴动
23. 10月21日 啤酒厂罢工赢得让步
24. 10月21日 茅茅起义失败
25. 10月23日 匈牙利起义
26. 10月23日 美国第一届全国妇女权利大会
27. 10月24日 8小时工作制
28. 10月25日 美国入侵格林纳达
29. 10月27日 瓦西里·阿尔希波夫的反叛
30. 10月27日 尼克松的禁毒法
31. 10月28日 “人民电影”(Le cinéma du peuple)成立
32. 10月29日 巴勒斯坦版“坦克人”
33. 10月29日 加西姆村大屠杀
34. 10月29日 达瓦伊马大屠杀
35. 10月30日 亚裔美国残疾工人维权
36. 10月30日 塞萨洛尼基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
37. 10月31日 15岁的安特奥·赞博尼被谋杀
38. 10月31日 三十人审判结束
39. 10月31日 伦敦罢工
40. 10月31日 伊朗石油工人罢工，和无政府主义革命的经典教训之一

12. 11月

1. 11月1日 曼斯菲尔德针织厂罢工
2. 11月14日 米德尔斯堡反对人头税抗议活动
3. 11月14日 中国橱柜制造商罢工大战
4. 11月14日 理工学院学生罢课 - 雅典起义的开端
5. 11月14日 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
6. 11月14日 柏林驱逐寮屋行动
7. 11月14日 弗吉尼亚恐怖之夜
8. 11月15日 大学城之战
9. 11月15日 巴枯宁在纽约
10. 11月15日 瓜亚基尔罢工大屠杀
11. 11月15日 玻利维亚残疾人大游行
12. 11月15日 “平民新闻”首次出版
13. 11月15日 工人起义反对齐奥塞斯库
14. 11月15日 阿尔法-罗密欧滚动式罢工
15. 11月16日 安娜·门德尔松去世
16. 11月16日 贝萨贝·埃斯皮纳尔去世
17. 11月16日 约翰内斯堡租户被捕
18. 11月16日 街头英犬鲁西奥·卡普科受伤
19. 11月16日 耶稣会士在萨尔瓦多被谋杀
20. 11月28日 L·S·贝维通去世
21. 11月28日 伦敦妇女大游行
22. 11月28日 奥罗拉·萨姆森被捕
23. 11月28日 作为机密的壳牌公司气候变化报告
24. 11月28日 阿鲁巴石油工人罢工
25. 11月28日 Antifa活动家进攻布莱顿法西斯会议
26. 11月28日 英国军队入侵斯凯岛
27. 11月28日 亨利·李斯特被谋杀
28. 11月28日 法耶·舒尔曼的生日
29. 11月29日 宗号船大屠杀
30. 11月29日 沙溪大屠杀
31. 11月29日 海地独立宣言
32. 11月29日 联合国分治计划
33. 11月29日 “斯温暴动”
34. 11月30日 西雅图：美国第一次反“全球化”起义？

13. 12月

1. 12月1日 机会窗口和新的危险：叙利亚内战再起

2. 12月4日 献祭暴力和报应：为华语区“张献忠”现象关注者提供另一种思路
3. 12月16日 “和解日”
4. 12月17日 “建国大业”
5. 12月24日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耶稣同志

关于本书

本书内容来自于站点:

https://iyouport.notion.site/iYouPort-Initiatives-Tactics-13b34ca2d46d803d95dcfec1a898dcce

随着站点内容的增多，本书可能每半年到一年出一个新版。

阅读建议：

- 在离线的设备或虚拟机上阅读
- 和原版网页比对后再阅读，电子书的排版和网页不完全一致，且不包含视频和pdf
- 多用目录

隐私与安全告知：

意外联网的可能。简单理解epub/mobi/azw文件是包含一系列网页文件的zip压缩包。如果网页文件中有外链的图片，您的阅读软件就会自动联网下载它。虽然本书特地剔除了需联网加载的资源，但不排除有考虑不到的地方。如果您的网络环境不安全，请离线阅读。

功能受限/缺失：

- 网页内嵌的视频、音频、pdf、epub、社交媒体引用在本书中都将无法使用
- 少量图片缺失。随书附上缺失的图片链接。
- 部分阅读软件可能无法正常显示动图。
- 本书是从网页自动转换的，因此可能有少量结构特殊的网页视觉效果不佳。

本书缺少的图片

==============================

“国家”的危险神话 e801802e33218294aa3681fba67f8634.html

图片链接:Calthrop%25E7%259A
%2584%25E5%25A4%25B4%25E5%2583%258F.png

本地图片文件名:Calthrop%E7%9A
%84%E5%A4%B4%E5%83%8F.png

＝＝＝＝＝＝＝＝＝＝＝＝＝＝＝＝＝＝＝＝＝＝＝＝＝＝＝＝＝＝＝＝＝＝＝

我们这个时代，革命的局限性：斯里兰卡起义的经验教训
e4c1802e332183a5823c0180e4b37122.html

图片链接:https://www.crisisgroup.org/sites/default/files/
srilankahero_0.jpg

＝＝＝＝＝＝＝＝＝＝＝＝＝＝＝＝＝＝＝＝＝＝＝＝＝＝＝＝＝＝＝＝＝＝＝

没有”革命的政府”这种东西：为什么你不能用国家废除阶级
0ef1802e33218239aefd01b98b3e00d2.html

图片链接:Calthrop%25E7%259A
%2584%25E5%25A4%25B4%25E5%2583%258F.png

本地图片文件名:Calthrop%E7%9A
%84%E5%A4%B4%E5%83%8F.png

＝＝＝＝＝＝＝＝＝＝＝＝＝＝＝＝＝＝＝＝＝＝＝＝＝＝＝＝＝＝＝＝＝＝＝

作为机密的壳牌公司气候变化报告
8571802e3321829baed7810d8afcb3b4.html

图片链接:https://www.climatefiles.com/wp-content/
uploads/2018/07/cropped-Screen-Shot-2018-07-24-at-2.44.23-
PM-192x192.png

图片链接:https://www.climatefiles.com/wp-content/
uploads/2018/03/Screen-Shot-2018-03-27-at-10.21.59-PM.png

＝＝＝＝＝＝＝＝＝＝＝＝＝＝＝＝＝＝＝＝＝＝＝＝＝＝＝＝＝＝＝＝＝＝＝

有比“胜利”更重要的事：印尼抗议浪潮中的无政府主义者
e8e1802e3321834b9f520193b74574a6.html

图片链接:Calthrop%25E7%259A%2584%25E5%25A4%25B4%25E5%2583%258F.png

本地图片文件名:Calthrop%E7%9A%84%E5%A4%B4%E5%83%8F.png

＝＝＝＝＝＝＝＝＝＝＝＝＝＝＝＝＝＝＝＝＝＝＝＝＝＝＝＝＝＝＝＝＝＝＝

以爱为盟：作为恋人的无政府主义者 0791802e332182baa8fa814a1b92c24f.html

图片链接:Calthrop%25E7%259A%2584%25E5%25A4%25B4%25E5%2583%258F.png

本地图片文件名:Calthrop%E7%9A%84%E5%A4%B4%E5%83%8F.png

＝＝＝＝＝＝＝＝＝＝＝＝＝＝＝＝＝＝＝＝＝＝＝＝＝＝＝＝＝＝＝＝＝＝＝

库尔德工人党的解散对中东意味着什么 f761802e332183b6963701c0f56d5100.html

图片链接:https://www.thiings.co/_next/image?url=https%3A%2F%2Flftz25oez4aqbxpq.public.blob.vercel-storage.com%2Fimage-VJrHw3IGVLM8YJa8lce8iFadvXO9K5.png&w=3840&q=75

＝＝＝＝＝＝＝＝＝＝＝＝＝＝＝＝＝＝＝＝＝＝＝＝＝＝＝＝＝＝＝＝＝＝＝

改革还是变革？ bd31802e332182439a0e81a2d77ac559.html

图片链接:Calthrop%25E7%259A%2584%25E5%25A4%25B4%25E5%2583%258F.png

本地图片文件名:Calthrop%E7%9A%84%E5%A4%B4%E5%83%8F.png

＝＝＝＝＝＝＝＝＝＝＝＝＝＝＝＝＝＝＝＝＝＝＝＝＝＝＝＝＝＝＝＝＝＝＝

解放教育101 f671802e3321836b91d581c0629c201b.html

图片链接:https://oapen-uk.jiscebooks.org/wp-content/uploads/2021/04/pioneers-of-education-1.jpg

＝＝＝＝＝＝＝＝＝＝＝＝＝＝＝＝＝＝＝＝＝＝＝＝＝＝＝＝＝＝＝＝＝＝

工作，是个什么东西 bb71802e332182fe852101dabeab3491.html

图片链接:%25E6%2588%2598%25E4%25BA%2589.jpg

本地图片文件名:%E6%88%98%E4%BA%89.jpg

＝＝＝＝＝＝＝＝＝＝＝＝＝＝＝＝＝＝＝＝＝＝＝＝＝＝＝＝＝＝＝＝＝＝

机会窗口和新的危险：叙利亚内战再起 d751802e3321824eaf6901c8922bda7d.html

图片链接:https://c5.patreon.com/external/favicon/rebrand/pwa-192.png?v＝af5597c2ef

图片链接:https://www.patreon.com/meta-image/post/38150294

＝＝＝＝＝＝＝＝＝＝＝＝＝＝＝＝＝＝＝＝＝＝＝＝＝＝＝＝＝＝＝＝＝＝

“绝不与殖民者战犯达成交易” 阿拉斯加原住民运动就特朗普普京会晤发表声明 e751802e33218379a7bb8167322670f5.html

图片链接:https://cdn1.img.sputniknews.in/img/07e9/08/09/9574616_0:0:3072:1728_1920x0_80_0_0_0d24744938b9ff

＝＝＝＝＝＝＝＝＝＝＝＝＝＝＝＝＝＝＝＝＝＝＝＝＝＝＝＝＝＝＝＝＝＝

国家？“人民”？- 信息手册 87d1802e3321828594c0810a02baf8e5.html

图片链接:%25E6%2588%2598%25E4%25BA%2589.jpg

本地图片文件名:%E6%88%98%E4%BA%89.jpg

＝＝＝＝＝＝＝＝＝＝＝＝＝＝＝＝＝＝＝＝＝＝＝＝＝＝＝＝＝＝＝＝＝＝

法耶·舒尔曼的生日 e441802e33218339b9df01acd4f8ab82.html

图片链接:https://z-library.sk/apple-touch-icon.png?v＝1

＝＝＝＝＝＝＝＝＝＝＝＝＝＝＝＝＝＝＝＝＝＝＝＝＝＝＝＝＝＝＝＝＝＝

什么是预示性政治？大规模社会变革是如何发生的？- 五一节2026 ff21802e332183afa19401cf757589e0.html

图片链接:%25E5%2590%2588%25E4%25BD%259C%25E5%25A4%25B4%25E5%2583%258F.jpg

本地图片文件名:%E5%90%88%E4%BD%9C%E5%A4%B4%E5%83%8F.jpg

＝＝＝＝＝＝＝＝＝＝＝＝＝＝＝＝＝＝＝＝＝＝＝＝＝＝＝＝＝＝＝＝＝＝＝

千军万马，五一节 3951802e332182a1a00d819a1187a772.html

图片链接:https://substackcdn.com/image/fetch/w_1456,c_limit,f_auto,q_auto:good,fl_progressive:steep/https%3A%2F%2Fbucketeer-e05bbc84-baa3-437e-9518-adb32be77984.s3.amazonaws.com%2Fpublic%2Fimages%2F384be8c5-71cc-4bb0-bbd3-3f77fe2d19e3_36x36.svg

图片链接:https://substackcdn.com/image/fetch/w_1456,c_limit,f_auto,q_auto:good,fl_progressive:steep/https%3A%2F%2Fbucketeer-e05bbc84-baa3-437e-9518-adb32be77984.s3.amazonaws.com%2Fpublic%2Fimages%2F9155a196-fd6d-4d22-8046-8b3555a2f62b_36x36.svg

图片链接:https://substackcdn.com/image/fetch/w_1456,c_limit,f_auto,q_auto:good,fl_progressive:steep/https%3A%2F%2Fbucketeer-e05bbc84-baa3-437e-9518-adb32be77984.s3.amazonaws.com%2Fpublic%2Fimages%2F7770dfd6-95d2-446f-824d-879f02352cc8_36x36.svg

图片链接:https://substackcdn.com/image/fetch/w_1456,c_limit,f_auto,q_auto:good,fl_progressive:steep/https%3A%2F%2Fbucketeer-e05bbc84-baa3-437e-9518-adb32be77984.s3.amazonaws.com%2Fpublic%2Fimages%2Fededa8a4-8444-47c0-b257-4156799330c6_36x36.svg

图片链接:https://substackcdn.com/image/fetch/w_1456,c_limit,f_auto,q_auto:good,fl_progressive:steep/https%3A%2F%2Fbucketeer-e05bbc84-baa3-437e-9518-adb32be77984.s3.amazonaws.com%2Fpublic%2Fimages

%2Fbb425948-d666-4715-8607-671a93033b02_36x36.svg

图片链接:https://substackcdn.com/image/fetch/w_1456,c_limit,f_auto,q_auto:good,fl_progressive:steep/https%3A%2F%2Fbucketeer-e05bbc84-baa3-437e-9518-adb32be77984.s3.amazonaws.com%2Fpublic%2Fimages%2F5eabb787-ce77-402c-b3a0-5e34e1d1653a_36x36.svg

图片链接:https://substackcdn.com/image/fetch/w_1456,c_limit,f_auto,q_auto:good,fl_progressive:steep/https%3A%2F%2Fbucketeer-e05bbc84-baa3-437e-9518-adb32be77984.s3.amazonaws.com%2Fpublic%2Fimages%2Ff2380e3c-772e-40c7-b61d-3e4b7ed810c4_36x36.svg

图片链接:https://substackcdn.com/image/fetch/w_1456,c_limit,f_auto,q_auto:good,fl_progressive:steep/https%3A%2F%2Fbucketeer-e05bbc84-baa3-437e-9518-adb32be77984.s3.amazonaws.com%2Fpublic%2Fimages%2F18fb46cd-4793-4a9d-982f-d5b9c2982d34_36x36.svg

＝＝＝＝＝＝＝＝＝＝＝＝＝＝＝＝＝＝＝＝＝＝＝＝＝＝＝＝＝＝＝＝＝＝＝

the 1st of August 4b51802e332182ccbd3e01769ec08e14.html

图片链接:https://autonomies.org/wp-content/uploads/2022/07/war-anarchy-and-goats.png

＝＝＝＝＝＝＝＝＝＝＝＝＝＝＝＝＝＝＝＝＝＝＝＝＝＝＝＝＝＝＝＝＝＝＝

联合国分治计划 8361802e33218299a5d181e8a28910c9.html

图片链接:https://www.unicef.org/mena/themes/custom/unicef_base/assets/images/icons/favicon.ico

图片链接:https://www.unicef.org/mena/sites/unicef.org.mena/files/styles/hero_desktop/public/UN0464407_0.jpg.webp?itok＝Ve8OLy-T

＝＝＝＝＝＝＝＝＝＝＝＝＝＝＝＝＝＝＝＝＝＝＝＝＝＝＝＝＝＝＝＝＝＝＝

操作系统：如何理解现代国家 a531802e33218239b36a81e5910cf330.html

图片链接:Calthrop%25E7%259A
%2584%25E5%25A4%25B4%25E5%2583%258F.png

本地图片文件名:Calthrop%E7%9A
%84%E5%A4%B4%E5%83%8F.png

＝＝＝＝＝＝＝＝＝＝＝＝＝＝＝＝＝＝＝＝＝＝＝＝＝＝＝＝＝＝＝＝＝＝

真的有国家这个 东西 吗？
a351802e33218254ae6b8131540138bc.html

图片链接: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
%2Fwww.britannica.com%2Ftopic%2Fnation-
state&psig＝AOvVaw0GWkVWnR5ct57Elh0_1mKl&ust＝175887506189900

图片链接:Calthrop%25E7%259A
%2584%25E5%25A4%25B4%25E5%2583%258F.png

本地图片文件名:Calthrop%E7%9A
%84%E5%A4%B4%E5%83%8F.png

＝＝＝＝＝＝＝＝＝＝＝＝＝＝＝＝＝＝＝＝＝＝＝＝＝＝＝＝＝＝＝＝＝＝

五一节：勇气和抵抗的故事
9cd1802e332183358cff014eac8d0341.html

图片链接:https://substackcdn.com/image/fetch/
w_600,c_limit,f_auto,q_auto:good,fl_progressive:steep/https%3A%2F
%2Fcdn.substack.com%2Fimage%2Fupload%2Fw_728%2Cc_limit
%2Fl_twitter_play_button_rvaygk
%2Cw_120%2Fpi5tfx28k93fawiln3on

＝＝＝＝＝＝＝＝＝＝＝＝＝＝＝＝＝＝＝＝＝＝＝＝＝＝＝＝＝＝＝＝＝＝

超越民族国家：是时候结束 主权国家 的神话了
3321802e33218323a0ee81436ee8c6e0.html

图片链接:Calthrop%25E7%259A
%2584%25E5%25A4%25B4%25E5%2583%258F.png

本地图片文件名:Calthrop%E7%9A
%84%E5%A4%B4%E5%83%8F.png

[image]
📅

反叛日历 - 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记忆总站

Initiatives & Tactics 项目是一个站点网络/资源库，您正在进入本网络的其中一个站点分支。项目总述将是一个单独的结构图式站点，它目前尚未上线；上线后将出现在这个位置。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2024

📅反叛日历 - 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记忆总站

2025

2026

🎉 敬请期待！

□

Recent Updates

- 什么是预示性政治？大规模社会变革是如何发生的？- 五一节2026
-
-

……

[image] 什么是预示性政治？大规模社会变革是如何发生的？- 五一节2026

[image] [image] 什么是预示性政治？大规模社会变革是如何发生的？- 五一节2026

© 2014-2024 iYouPort Ⓐ 使用说明详见介绍页

[image]

启程2025，抵抗的理由：我们的对手是什么？以及战斗会是什么样子

[image]	人物/组织	无政府主义者、反抗者、自由派、Antifa、华裔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
[image]	日期	2025年1月7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新年
[image]	场景	社交媒体 社区倡导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政治抑郁"了没？不论您如何理解这个奇怪的新词，悲观焦虑都不是解决方案。
本文将主要旨在演示反抗者在危机局势下当有的思考方式和战术智慧；
不论您是否身在美国，甚至不论您目前是否将自己定义为"反贼"，
以及不论您信仰哪种意识形态，
您都可以从本文中获益。
收益将从多条线路中产生，其中一些部分超出字面。所以，再一次，不建议使用AI摘要。

- Table of Contents

  力量的平衡
  特朗普有多“受欢迎”？
  亿万富翁超级恶棍
  了解你的敌人
  发挥杠杆作用
  完善我们的策略
  战斗智慧
  该如何抵抗？
  退出 X/推特；减少对 Instagram 的依赖；加入 Mastodon 和 Bluesky
  建立地方组织场所
  建立快速反应网络
  建立互助项目
  建立社区防卫项目
  准备抵制突袭和驱逐
  组织施压运动
  组织起来对抗警察
  驳斥自由派的叙述
  播下反抗的种子
  研究第一个特朗普时代
  伸出援手
  深入群众
  附录： 阻止大规模驱逐的策略

[image] [image]

本文将探讨的是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什么，以及我们该如何准备应对。

可以理解的是，许多人对第二个特朗普时代的前景感到疲惫不堪。这很容易让人想要置身事外、忽视和脱离。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但请记得，若不是数百万人以各种形式参与抵抗，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第一个特朗普时代会如何发展。的确困难重重，我们没能推翻资本主义，也没能废除警察，但我们阻止了法西斯分子占领街道，阻止了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推进其大量议程。任何不这么说的人都是在试图遮蔽我们的集体力量。

只要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们的抗议激起了其他人的行动，表明了什么是利害攸关的，以及政权在哪些方面是脆弱的。我们的行动塑造了公共叙事，抵消了特朗普决定大众话语的努力。由此引发的动荡 给资本家阶级 留下了特朗普的统治不利于商业的印象，削弱了他们的支持。只是在我们显然已经将特朗普赶下历史舞台之后，我们才放松了警惕，允许我们的社会运动萎缩，最终造成了 民主党再次让出权力的局面 。

教训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赢得胜利。“特朗普时代”并非历史反常。它也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我们仍深陷其中，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度过难关。

[image] [image]

现在，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民主党把王国的钥匙交给了唐纳德·特朗普，包括太阳系历史上最先进的镇压手段。2020年起义中表现出的民众力量 —— 唯一足以阻止这位有抱负的独裁者的力量 —— 已经消散，被那些声称自己“最了解如何击败特朗普”的民主党人破坏殆尽。

⚡

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每一个不愿陷入愤世嫉俗的人都在敲响警钟。我们这些能够认识到战斗的必要性的人们最好能尽快找到彼此，找出所有相关方的优势和劣势，回顾过去八年的教训，并制定战略。

[image]

力量的平衡

在某些方面，我们目前的处境比2017年更糟糕。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立即激起了群众的反应；当时，数百万人对占领立岩以及弗格森和巴尔的摩反对警察暴力的起义记忆犹新。这一次，2020年的起义感觉就像遥远的记忆，尽管它的规模比之前类似运动都要大得多。去年春天声援巴勒斯坦的学生运动鼓舞人心，但它并没能在大学之外传播得足够远，以至于未能在镇压和暑假期间幸存下来。

然而，我们数以千万计的人共同经历了美国至少半个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起义。这些记忆被掩埋在随后的历史沉积层之下，但并非完全无法触及。

特朗普第一次赢得了普选，在一些有色人种选民中取得了优势。与以往相比，更多的人准备投票支持公然的法西斯主义，这一次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虽然2021年1月6日的未遂政变后基层法西斯活动有所减少，但新纳粹分子又重新出现在街头。如果特朗普赦免那些因1月6日事件而服刑的人，像 “骄傲男孩”这样的极右翼组织很可能会重回街头，大展拳脚。

经过八年的丑闻和突发事件，每个人都变得麻木颓唐、士气低落。体制内的民主党人和普通民主党人似乎都准备好了让特朗普为所欲为。与2017年时一样，共和党人将控制白宫、众议院和参议院；他们再一次掌握着深厚的制度权力，同时假装 “反抗”他们所控制的国家。然而，这一次，特朗普准备更进一步推进他的议程。2017年，作为共和党的后起之秀，他不得不让新保守派和其他传统共和党人填充他的政府。现在，共和党人团结在他的身后了，他正准备对整个联邦政府和军队上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并扶植一帮忠于他的人。

[image] 他们想要的法西斯主义。

不过这可能会给他带来新的弱点。以忠诚而非专业知识为基础提拔谄媚者担任要职，并不一定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特朗普及其党羽越是有恃无恐，就越有可能激起反抗。他试图任命一个满是强奸犯、阴谋论者和福克斯新闻主持人的内阁，这将迫使即使是最温和的自由派人士也至少暂时不再将美国政府视为合法政府。将数千人从政府和军队中清除，同时对社会上一些最绝望的阶层发动公开战争，可能会激起多条战线的抵抗。

[image]

特朗普有多“受欢迎”？

唐纳德·特朗普在2024年的受欢迎程度不会明显高于2020年，他也并不代表大多数人。这次他的得票数的确比2020年增加了几百万张，但2024年他的得票数仍然比乔·拜登2020年的得票数少得多，尽管现在

的美国人口比2020年增加了几百万。别忘了，拜登在2020年实际上并不受欢迎，这一点在之后已经很明显了。

因此，特朗普并没有真正赢得民心。是民主党的确失去了民望。仅此而已。

这并不奇怪。民主党一直寻求在根本无解的对立之间达成妥协 ——他们试图在资本主义与工人阶级之间、警察与被他们残暴对待的社区之间、种族灭绝与和平之间达成妥协。难怪他们失败了。事实上，考虑到他们以 “民主” 作为竞选纲领，却完全没有为选民提供选择候选人的机会，他们的表现可以说令人惊讶。尽管全球大多数其他执政党在2024年的选举中表现更差。

如果一些民主党人急于通过进一步右转以贴近共和党人来应对这次选举的结果，这只能说明他们对形势的判断仍然存在严重偏差。他们试图通过讨好新保守派来争取中间派，但未能建立起一个可行的多数。这是因为现状不得人心。推动特朗普获胜的人主要是在对统治秩序投抗议票。正如我们曾经预见的那样，中间派无以为继。

【正如民主党人心甘情愿地破坏他们自己声称代表的 “基于国际规则的体系”，以便为针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提供便利一样，他们愿意以“保护民主秩序”的名义将民主秩序牺牲给法西斯分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特朗普对联合国说三道四，但民主党对以色列政府实施种族灭绝的无条件支持，比特朗普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能削弱联合国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作用。】

2024年的选举代表着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2010 年代主导世界的技术官僚新自由主义共识的终结。特朗普的受欢迎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极右民粹主义运动在全世界都在日益壮大，独裁领导人的政治合法性不断增强。数十年来，自由派和保守派联手压制了无数寻求解决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问题的基层运动；是这些镇压导致了极右翼最终填补真空。在这方面完全可以说是民主党为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接替新自由主义铺平了道路。他们大概认为，与资本主义的终结相比，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其特权的威胁要小一些。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可以花数年时间谴责特朗普是法西斯主义者，然后一转身就立刻安排了权力的和平转移。体制内的民主党人把头埋在沙子里，幻想着只要他们忠实于民主体制，甚至只是单方面忠实于民主体制，那么这些体制就可能会在未来四年里存活下来。但考虑到过去八年来竞争环境的急剧变化，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些制度会保持不变，除非统治阶级需要它们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image] 民主党无意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打算攻击的人。他们是法西斯主义的同谋。

这些都不是好消息。那些对民主党失望的人不一定会投身解放运动。他们可能会进一步向右转，或倾向于专制的左派老鼠会计划，或完全陷入冷漠。但这里依然有机会。

[image]

亿万富翁超级恶棍

考虑到世界首富斥资 440 亿美元购买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讨论平台，并花费超过 2.5 亿美元进行私人选举拉票，包括通过每天挑选一位百万美元彩票中奖者来贿赂工人阶级选民，特朗普竟然未能增加更多的选民基础。

这才是真正的超级反派。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都假装自己是出于“公民责任感”而投身政治；事实上，他们都只是在通过扩大国家权力交易来扩大自己的商业规模。

大选结束后的第二天，马斯克的净资产因股票上涨而增加了 265 亿美元，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涨幅。民主党仍在试图维持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原貌，而共和党则代表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寡头政治的新融合，他们试图通过国家直接攫取利润，同时将穷人的怒火转向针对更贫穷者作为替罪羊的暴力。

【埃隆·马斯克之所以能成为世界首富，部分原因是美国政府以政府贷款、合同、税收减免和补贴的形式向特斯拉输送了数十亿美元的纳税人血汗。他知道，谁能控制华盛顿特区，谁就能在市场上赚得盆满钵满。】

特朗普和马斯克之所以能伪装成无私的施惠者，是因为资源分配已变得如此不均，以至于少数亿万富翁就能决定选举结果。正是这些人控制着供应链、通信和新闻平台，以及人工智能、神经科技和太空旅行等新兴领域。这就是 21 世纪的法西斯主义，专制与技术统治相互融合，形成了重叠的社会控制矩阵，在从细胞内到星际的各个层面发挥作用。

无论他们对白人工人阶级做出怎样的承诺，他们的实际首要任务都是给自己搞钱。你不可能在解决普通美国人经济问题的同时实现将巨额财富转移到亿万富翁的金库中。特朗普总能成功地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让穷人认同他是“成功”的象征，让他们在被富豪掏空口袋的同时为成王败寇鼓掌。但这可能无法无限期地安抚民众。

🛇

如果特朗普的美国继续朝着同样的政治方向发展，那么2024年的俄罗斯联邦就是美国的前景 —— 普京和寡头伊戈尔·谢钦以及谢尔盖·切梅佐夫就是极端化了的特朗普和马斯克……在俄罗斯，这一进程已经结束或接近结束：国家百分之百地被巨型垄断企业集团控制，这些企业集团与国安机构合并，以'圣战正在进行'为借口直接从预算中吸金。在全面宣传的帮助下，人民的不满情绪被转嫁到各种替罪羊身上： 乌克兰人、来自塔吉克斯坦的劳工移民、LGBTQ等等。人类早已为这样的政治体制确定了一个名字，那就是 “法西斯主义”。

[image] 这位世界首富通过每天挑选一位百万美元彩票中奖者来为特朗普拉票，实质上是购买一则广告，在广告中，苦苦挣扎半生的工人阶级家庭不得不滔滔不绝地表达他们对亿万富翁捐助者的感激之情。特朗普和马斯克没有任何动力去改善普通工人的生活 —— 亿万富翁和工人之间的巨大鸿沟正是他们能够做出如此般绝技的原因。

表面上看，特朗普打算像马斯克对待推特那样对待美国政府：先夺取，然后解雇所有不忠于他的人，把它变成牟取暴利和传播法西斯主义的工具。当马斯克接管推特时，大量文章声称他将把推特玩儿砸了，平台很快就会完全停止运作。不幸的是，实际发生的情况比这更

惨。尽管出现了一些技术故障，Twitter还是继续运行着；同时马斯克封锁、驱赶、以及通过算法暴政压制了足够多的批评者，从而改变了该平台上整体言论生态，只留下了足够的多样性表象来维护大众投资。这就是专制者实现霸权的方式：压制与宽容并存。

无论那些职业记者们如何预言，我们都应该预见到特朗普第二任政府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会有一个混乱的过渡期和镇压浪潮，但真正的威胁是，我们的社会将继续在一个更加专制的框架下运行 —— 而且大多数人都会迁就它。

但必须知道，故事还远没到结局的时候。自从马斯克收购 Twitter 以来，这个前身为 Twitter 的平台就在不断丧失公信力，支持者也在不断流失，这与美国政府在过去十年中的表现如出一辙。从历史上看，皇上身边的奴才只会说皇上想听的话，很少能建立起稳定的局面。我们可以预见，届时将会出现混乱和无序，危机接踵而至，而总是变化无常的普通民众有可能会因为特朗普未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而转而反对特朗普，就像对拜登政府所做的那样。

因此，现在是大胆思考的时候了，是为了比回归民主党统治更鼓舞人心的事情而奋斗的时候了。我们周围没有渴望被统治的法西斯马屁精，至少他们还不占多数。我们周围真实存在的是绝望的民众，他们大多对 选举政治 感到失望，因为选举政治能提供给他们的东西 实在太少了 。他们将继续袖手旁观， 直到有更好的办法出现 。

[image] [image] 希望看到他人以自己的名义受到伤害的愿望已经取代了改善自己生活的愿望。

了解你的敌人

我们至少有一个优势。特朗普是公众人物，即便不是总能预见到他的举动，他的反应通常是可以预测的。我们应该可以利用他的弱点。

特朗普最喜欢媒体的关注。为了控制新闻周期，他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危机，每个危机都是为了转移上一个危机的注意力。在他的第一个任

期内，这迫使许多人陷入反应循环，被特朗普带动了交战节奏 —— 当你被对手带节奏后，他就能让你不断处于守势。

为此，特朗普总是说一些可怕的话，做一些可怕的事。以他的内阁人选为例，他似乎正试图挑起丑闻，以便他最令人愤慨的提名成为引导愤怒并牵制眼球的避雷针，使他能够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推进其他议程。

反抗者应该确定我们自己的优先事项，掌握主动权，以逼迫对手在我们选择的地盘上作战。了解了特朗普上任首日的一些计划后，我们就可以开始选择我们可能打赢的战役了。人们越早取得一些决定性的胜利，哪怕是在局部范围内，各地的人们就会越早重新发现抵抗是可能的。

特朗普会越权，尤其是在我们迫使他越权的情况下。回想2020年夏天那段令人兴奋的日子，当时他正试图向统治阶级的支持者们表明，他可以重新控制街道。2020年7月，当他派遣联邦特工进入波特兰时，他是在火上浇油，催化了大规模的公众反应，忠于他的联邦机构 —— 主要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和国土安全部 —— 无法压制这种反应。最初在一旁围观的民众最终一起涌上了街头，拿起雨伞、吹叶机、烟花和盾牌。这场反抗连续一百多天不断涌现。

可以说，特朗普不是在2020年11月的投票中被击败的，而是在7月的街头斗争中被击败的，当时波特兰人民清楚地表明：特朗普政府的走狗不是反抗者的对手。这让特朗普失去了寻求重建法律和秩序的资本家的支持 —— 至少在那次选举中是这样。

【亿万富翁们希望白宫里有一个能为他们源源不断输送资金的总统，但他们不希望以牺牲经济的平稳运行为代价。如果说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有一大批亿万富豪转而效忠特朗普，那么部分原因正是在于民主党在此期间成功镇压了街头起义，让亿万富豪们有恃无恐，摩拳擦掌地想要试试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地提出更苛刻的条件。】

[image] 波特兰，2020年的夏天 [image]

发挥杠杆作用

2020年夏天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地方和州政府对特朗普的两极分化。“蓝”州和城市的民主党官员的共谋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们仍然必须假装代表自己的选区，这往往意味着需要追逐强大的社会运动，然后尽可能收买他们。我们可以利用这点，只要策略得当，就应该能够迫使民主党控制的地方和州政府及机构拒绝与特朗普的至少部分计划合作。2020年，民众的情绪迫使许多地方检察官撤销了对起义期间被捕者的指控。许多城市被宣布为庇护城市。尽管这些话往往空洞无物，但我们可以致力于迫使政客们赋予它们意义。统治阶级内部出现的任何分裂，无论多么微小，都将对我们有利。

第一场战役将是争夺人心的工程和时间表，主要面向2020年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反叛者 —— 我们是否有能力再次动员起来？第二场战役将为更广泛的民众而战，包括普通民主党人 —— 他们是准备像往常一样接受第二个特朗普时代，还是会倾向于反抗？

如果民主党的政客们不被迫与共和党的议程决裂，那么我们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看到类似于亚特兰大 “阻止警察城”运动的出现，在亚特兰大，大多数普通民众都反对拟议中的警察训练设施，但各派政客却在两党共识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支持用蛮力将其强加于人。但是，如果大批民主党普通民众认为他们有责任变得不守规矩，那将迫使至少一些民主党政客脱离“法律与秩序”共识。

我们还应该预见到官僚和管理阶层的背叛。特朗普计划解雇数千名联邦雇员，肯定还会有更多人辞职。其影响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需要为新近心怀不满的人们创造机会，让他们彼此联系，并利用自己的技能反抗运动服务。如果其中一些人能够带来官僚机构的内幕消息，那就更好了。当涉及到那些保住职位的人泄密时，应该强调让运动有能力采取行动，而不仅仅是在想象中的舆论场上诋毁政府。

要对付整个政府，我们必须在组成政府的不同派别之间制造摩擦，并利用由此带来的漏洞。

[image]

完善我们的策略

在特朗普首届政府期间，我们所依赖的一些工具和策略目前可能不再适用。

在右翼控制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之前，Doxxing、平台驱逐、和社交媒体禁令等方法可以瓦解右翼组织；而在一个公然的法西斯政权下，极右翼街头暴徒可以通过众筹和媒体炒作获得宽大处理，甚至因其不法行为而得到奖励，在这种情况下，曾经那些措施都不太可能奏效了。

甚至在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前，社交媒体平台就已经成为了角斗场，竞争者在零和游戏中争夺合法性，这种情况已经影响到其他一些组织场所的氛围。这种态势对我们不利。这一次，我们必须摒弃各种破坏性模式，才能创造出能够在如此严峻的条件下茁壮成长的抵抗运动生态系统。

互助项目将非常重要。人们将需要荷尔蒙、避孕药、堕胎药、用于旅行就医或逃离敌对环境的钱，以及避免各种形式国家暴力的援助。但从根本上说，这些都是防御性策略，必须与进攻性的斗争形式相结合才能取得成功。

我们不能把关爱和斗争分开，也不能让对个人安全的渴望干扰集体行动的形式，因为集体行动是落实 “我们捍卫自身安全”口号的唯一希望。

【在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支持 “红”州边缘化人群的直接行动网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种情况在2020年达到顶峰，出现了一波旨在通过个人调动资源来打击白人至上主义再分配的浪潮。值得注意的是，在乔治·弗洛伊德起义的第一阶段之后 - 斗争从焚烧警察局转向举牌和下跪之后，这些基金和倡议才变得无处不在。这一次，我们可以立志于建立集体项目，使其发挥公共资源的作用，造福所有参与者，而不是试图用个人化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资本主义造成的系统性问题。】

[image] [image] 从根本上说，这是同情与自私、团结与仇恨之间的斗争。 [image]

战斗智慧

目标是阻止特朗普的议程在任何方面的正常化。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让他的行为激怒我们，我们不能被陷入永远愤怒的状态，那样会导致回报递减。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正在发生的一切，不要让他左右我们的行动步伐或消耗我们的情绪能量。这就要求我们进行战略性的思考，寻找机会采取有效行动，而不是简单地做出评判。每一天都会有当天的紧急情况，每一次也都会是真正的紧急情况，但我们无法每天都改变战斗的优先事项。我们必须通过不断的行动来建立可持续的抵抗形式，寻求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强能力的战略，而不是束手无策。

如果我们能够制定出这样的战略，它们也将为我们应对亚当·格林菲尔德（Adam Greenfield）所说的气候变化、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崩溃相互交织的长期紧急情况做好准备。当飓风和洪水肆虐我们的社区，国家也发起新的攻击时，我们必须接受一切都无法恢复正常的事实，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该如何抵抗？

不可能简单地从2020年结束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们将再次面临学习曲线 —— 必须与新人建立联系、展示战术、提出建议，并推翻自由派关于什么是“可接受的”或“有效的”假设。如果我们能坚守阵地足够长的时间，目前被蒙蔽的或士气低落的部分人群很可能会再次变得充满斗志，尤其是在经济没有好转的情况下。但我们也不能让特朗普抢了先机。头几个月将决定事态发展的程度和速度。

特朗普的许多表面上的反对者都认为，特朗普下届政府的两个负面影响是，更多的人会 “激进化”（即左右的两极分化），以及会出现 “混乱”（即破坏性抗议）。言下之意，特朗普希望并受益于这两种现象。但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有责任阐明哪些两极分化和混乱实际上有利于特朗普，哪些不利于特朗普。特朗普赢得 2024 年大选并不是因为人们走上街头 —— 他在 2020 年大选中的失利才是激进派抗议活动的结果，而他赢得 2024 年大选的部分原因恰恰是这些抗议活动

消失了。每个人都必须明白这一点。

[image] 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时，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示威者。
[image]

以下是我们作为个人和运动可以采取的一些具体步骤。

退出 X/推特；减少对 Instagram 的依赖；加入 Mastodon 和 Bluesky

在某些方面，特朗普的胜利可以直接追溯到马斯克对 Twitter 的收购。随着马斯克在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中发挥作用，该平台可能会直接向联邦机构提供无需授权的情报，而算法则会继续促进专制叙事。现在，科技界的亿万富翁们都在迎合特朗普的统治，**Facebook** 也是如此，它已经失去了作为组织空间的地位，**Instagram** 同样，目前无数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项目仍然依赖于它。这不仅是自我认同的激进人士的担忧，也是依赖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每个人的担忧。

幸运的是，自大选以来，已有数百万人逃离了马斯克的平台。有些人去了Threads，这几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数百万人加入了 Bluesky，创造了一个新的公共领域，可以在传播新闻和思想方面发挥作用。虽然 Bluesky 的所有者成功地将其打造成了一个欢被特朗普政府有意瞄准的众多人群的庇护式空间，但这种做法的持久性还有待观察，而且只要资本主义盛行，每一个企业拥有的平台都会受到市场的摆布。基于这些原因，“Mastodon”仍然是最好的选择，但到目前为止，加入的人数依然不够多，不足以为我们所需要的群众运动提供信息。

一个明确的好消息是，从马斯克控制的平台逃离的大规模行动已经表明，人们不会被社交媒体平台所束缚，无论该平台多么成熟。从现在起，那些试图控制 “公共广场”的科技亿万富翁将不得不面临一个不断变化的目标而难以瞄准。

[image]

建立地方组织场所

让你所在社区的人们习惯于线下聚在一起。在从事不同组织活动的人之间、在受到特朗普议程不同方面影响的人们，之间建立面对面的关系。启动这一进程的一个简单方法是举办持续的集会，无论是将新人与正在进行的组织活动联系起来，还是让不同团体和倾向建立互补的战略。另一种方法是建立一个公共场所，如社交中心或定期聚会场所，作为持续协调的枢纽和人们寻求参与的切入点。第三种可能性是建立社区协会，将生活和工作在附近的人们联系起来。

大多数人的学习成果都是通过行动和尝试得来的。与其试图就完美的想法达成共识，不如直接去尝试做一些事情，在过程中学习。

建立快速反应网络

一旦特朗普时代开始，重要的是要有办法立即传播有关抵抗或支持目标群体的新机会的突发消息。其中一种方法是在 Signal 上建立一个仅限公告的线程，并向所有可能需要帮助的人推广。建立多个不同的响应网络可能是有意义的 —— 比如一个用于宣布你所在地区的联邦行动和移民检查站，另一个用于宣传当地的组织活动，等等。

在事态节奏加快之前，现在就应该着手建立这些机构。

建立互助项目

- 建立互助项目，以满足在特朗普政府下更难满足的需求，如激素使用和生殖自决等。

- 建立互助项目，满足人们的经济需求，如团结网络和真正的自由市场。这些项目不仅要服务于那些最贫困的人群；理想的情况是，这些项目应向所有人展示参与互助的好处，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联系在一起。

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导致部分人群被推向依赖特朗普的经济担忧。众所周知，在特朗普的统治下，经济并不会为穷人带来好处；情况很可能只会变得更糟。实打实的互助项目是我们能够向一些投票支持特朗普

的人证明，与其相信政客的谎言，不如与我们携手共进的最佳途径之一。

虽然我们很容易退回到自己的飞地，或中断与那些不同意我们观点的人的对话，但我们应该设法滋养那些尚未被政治映射和分化的社会联系。

建立社区防卫项目

- 组织社区自卫课程。除了传播有用的技能外，这些课程还能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使大家具备共同行动的能力。如果有场地，您可以建立一个社区健身房来达到类似的目的。

- 与你信任的人组成亲密团队，开始讨论你们准备采取何种行动来共同应对突袭或法西斯袭击。

- 建立保释基金、被告支持机构和集体防御资源，以便提前做好准备。尽管一些立法者试图通过法律来反对这种团结工作，但仍有一些方法可以绕过这些法律。

- 现在也是重振囚犯支持项目的好时机。

当局将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法院和监狱系统已经不堪重负。如果他们试图升级为更广泛的镇压，可能会使司法机构不堪重负。我们应做好充分准备，利用这点尽可能在法庭上与他们周旋并拖延诉讼。

准备抵制突袭和驱逐

准备以巧妙有效的方式应对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突袭，利用镇压来唤起民愤。大规模驱逐需要大量的后勤和基础设施，为抵抗者的干预行动提供了大量机会。

下文将详细探讨这一方案。

组织施压运动

- 向地方和州政府施压，要求他们不要以任何具体方式与特朗普政府合作。找出具体的政客和官员，找到各种方式与他们接触，并明确指出共谋的后果。

- 找出在实施特朗普议程中扮演后勤角色的地方机构和公司，对其施压。

鼓励有电话拉票经验的自由派人士参与电话活动，向官员施压或支持被捕者和囚犯。

[image]

组织起来对抗警察

警察总是国家暴力的最前沿；现在他们将再次站在实施特朗普所有政策的最前沿。通过四年的中间派反动，民主党和企业媒体平台颁布了“法律与秩序 ”叙事，旨在将警察重新合法化；第二个特朗普时代将再次明确警察只是统治阶级的冲锋队。更重要的是，随着特朗普要求采取新的镇压措施，警察可能会以新的方式被过度使用。

过去十五年来，这个国家最强大的起义都是针对警察的反抗，并在 2020 年达到高潮。对警察的反抗将那些以意识形态为由反对国家暴力的人与那些不断亲身经历国家暴力的人联系在一起。这曾经产生过爆炸性的团结。现在也可以。

然而，如果我们想让我们对警察的反对尽可能具有说服力，我们还应该尝试开展基层项目，以解决他们所谓的“存在的问题”。资本主义对社会结构造成了真正的破坏，导致芬太尼药物过量、日益明显的贫困和精神健康危机，以及其他形式的大规模暴力。增加警力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通过从各种形式的社会支持中抽取资源并将其用于国家镇压，政客们押注他们可以通过不断升级的暴力武力来稳定一个极度不

平等的社会。我们应该证明还有其他选择。

[image]

驳斥自由派的叙述

在特朗普首届执政期间高呼“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自由派人士必须认识到，随着最高法院和大部分司法机构都在特朗普的控制之下，指望法院来约束他已经毫无意义。民主党人寄予厚望的联邦调查也是如此。对他们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时刻：如果他们有诚意，就必须参与基层形式的直接行动。

自由派必须停止将政府视为人类最佳代表的想法。显而易见，资本主义和国家正在将人类最恶劣的因素提升到权威地位。这并非偶然，而是权力分配制度的结构性后果。要想在当前的特朗普时代顺利前行，我们就需要对这些制度进行深入的分析。

播下反抗的种子

传播指责顺从本身的言论。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面对法西斯主义，“没有人应该服从”。确保官僚机构的工作人员和武装部队成员都能了解这些信息。像国土安全部这样的警察部门和联邦机构已经由铁石心肠的雇佣兵组成，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伤害他人以换取薪水，但并不是武装部队或官僚机构中的每个人都会热衷于为特朗普的疯狂想法服务。

研究第一个特朗普时代

对于2017年以来没有连续上街的人来说，研究特朗普第一个时代的各种斗争，有助于提炼战略意识和历史脉络。

伸出援手

随着抵抗运动的展开，应该致力于让每一个有利害关系的人都看到运动的精神，这至关重要。可能意味着用更多的海报和贴纸让墙壁说话；可能意味着在你的学校或社区分发资料；可能意味着创作艺术作品和音乐来加强抵抗的决心。

深入群众

大家可能都宁愿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而不是争分夺秒地防止法西斯主义占据上风。我们需要想方设法让这项工作对我们自己和其他不得不做这项工作的人都有意义 —— 保持昂扬的斗志，并培养一种能够支撑我们度过艰难时期的品格。

尝试尽早组织一场具体的胜利，无论多么微小。与朋友们一起集思广益：特朗普的哪项政策在我们当地社区最不受欢迎？制定一个计划，对该政策的实施提出质疑。在特朗普就职之前就开始行动。

想想如何让新人发挥作用，欢迎他们加入这场斗争。要想取得成功，我们的策略必须具有可复制性和传染性。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多么受欢迎，都必须创造出条件，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行动中来。将分歧扁平化为大众阵线是错误的，但我们始终都需要扩充阵营。当你遇到分歧时，不要陷入意识形态的姿态；根据彼此间的共同点，提出你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的主张。

最重要的是，不要让逆来顺受占据上风！逆来顺受是令法西斯主义成型的基础，比豺狼虎豹和集中营更甚。敌人的镇压行动旨在让我们认为抵抗是不可能的，当我们的邻居消失、社区被掠夺、我们的生命支持系统被摧毁时，我们很容易低头不语丧失斗志。但真正的反抗者恰恰应该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去证明敌人错了，抵抗永远是可能的。大家现在正在阅读的这篇文章就证明了这一点。

[image] 特朗普第一任期伊始，示威者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动员起来。 [image] 「市长和市议会从洛杉矶消防部门削减2300万美元，为洛杉矶警察局加薪138美元，这就是阶级战争。」

[image]

附录：阻止大规模驱逐的策略

即将上任的政府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打算通过攻击替罪羊来维持公众的支持。这是他们竞选的主要承诺之一，在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中很受欢迎。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越来越无权无势的民众希望通过残暴的独裁者来实施暴力 —— 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表明随着利润空间的缩小和未来前景的暗淡，人类将自相残杀。

如果我们任由唐纳德·特朗普和斯蒂芬·米勒扩大国家暴力的基础设施，利用军费为他们承诺逮捕和驱逐的数百万人建造 “庞大的拘留设施”，他们将不会止步于驱逐所谓的无证移民。一旦有了这些额外的基础设施，他们就会将其用于对付一个又一个目标。最终，他们会对我们所有人下手。

所有不想看到自己的邻居、朋友、同学或同事被消失的人都有责任采取行动。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反对他的边境制度是民众起义的强大原因，从占领机场以回应他的 “穆斯林禁令”，到 “占领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营地的行动（Occupy ICE），以及他在2018年秋季制造“边境危机”后的声援浪潮。2019年，当特朗普宣布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即将开展新一轮大规模搜捕行动时，威廉·范·斯普罗森(Willem Van Spronsen)在试图阻止为塔科马私人移民拘留设施服务的巴士车队时牺牲了生命。事后，当被问及为何不进行突袭时，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一名官员表示，他们担心警察们的安全。

对特朗普边境政策的抵抗最初是出现在街头和机场的，之后才是在法庭上的法律挑战。当然，现在我们不能对将由特朗普任命的官员主导的法院系统抱太大期望。我们有必要采取措施阻止驱逐机制的运作：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群众运动来阻止它，但也要在齿轮上撒沙子，破坏它的后勤和组织。

让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特朗普可能会如何实施这些大规模驱逐行动，以及抵抗可能采取的形式。

据拜登手下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参谋长杰森·豪瑟（Jason Hauser）称，将驱逐机器扩大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已经存在。危地马

拉人、海地人和洪都拉斯人社区可能会首先成为目标，因为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驱逐到这些国家更为简单。这些社区可能会成为袭击目标，袭击地点包括工作场所、教堂、医院和学校，并逮捕那些已经有非暴力犯罪记录的人，或者因为他们在庇护程序中的边缘地位而被逮捕的人。预计会有突袭、大巴和集中营。

一旦被捕，这些人应该会被送往拘留所。这些设施可能是迅速搭建起来的帐篷、挤满了两三倍于官方容量的现有监狱、改建成临时拘留设施的仓库、军事基地或由军方出资建造的新设施。一位官员声称，仅一周时间就可以用现存的仓库建造 25 个临时拘留设施。

一旦被拘留，被捕者最终将被飞机驱逐出境。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目前有 14 架专用于驱逐的飞机，每架可搭载 135 人，每次往返共可搭载 1890 人。他们还通过包机服务（Classic Air Charter）与斯威夫特航空公司（Swift Air）和世界大西洋航空公司（World Atlantic Airlines）签订分包合同。如果特朗普成功援引《叛乱法》或《外敌法》动员军队并绕过移民听证会，这一数字可能会大幅上升。据现任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估计，在最初的一两个月内，可能会有 15 万到 20 万人被驱逐出境，而在最初的 100 天内，可能会有多达一百万人被驱逐出境。

这太可怕了。然而，计划很少能在现实中存活下来。大规模驱逐将意味着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在社会各部门执法人员的配合下采取显而易见的行动。这将意味着到处都是装满囚犯的大巴。这将意味着地方执法机构被从其他任务中抽调出来，转而执行移民执法。这将意味无数人的邻居、家人和朋友们戴着手铐在停机坪上等着被推上一架又一架飞机。所有这些场景都是爆发大型抗议的机会。递解出境肯定不会都在黑暗中进行；其中许多将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我们有责任确保没有人会忽视这些行动，并帮助其他人了解他们可以做些什么。

[image]

军队成败在于后勤。一个复杂的后勤链涉及多个机构和多种运输形式，由试图在比以往规模更大的范围内采取行动的领导人指挥，将很容易失败。所以，想想看，这些后勤环节可以如何失败呢？

俗话说，我们的敌人有名有姓有定位。在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人们就对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个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特工 进行了人肉 。

每次突袭都需要当地执法部门的配合；每次突袭都会涉及集结地和运输大巴。大巴从哪里来？谁来维护？这些人是否在意识形态上完全投身于法西斯主义，还是其中有人心存疑虑？新的拘留设施将建在哪里？谁来建造？ 这些驱逐航班将从哪些机场起飞？ 哪些补给线将为它们提供支持？有多少机场低薪工人与反法西斯斗争息息相关？

在反驱逐斗争的一个可能版本中，会有大规模的示威、道德义愤、徒劳无益的诉讼和象征性的非暴力反抗。大多数参与者都是自封的积极分子。现有的正式组织没有能力号召采取某些行动，这些组织只是在努力将其自身的权威置于中心位置，这将对运动所能尝试的战术类型施加严格限制。内部分歧和人际间对运动控制权的竞争将进一步阻碍运动的发展。

在另一种可能的斗争模式中，社会各阶层都将参与抵制驱逐机器。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地方政府将受到压力，拒绝与联邦机构合作。快速反应网络将召集大批民众对抗突袭 —— 他们并不局限于听从官方组织的领导。司机们将举行罢工；大巴车将神秘地停运；协调封锁高速公路可能会导致作为重要驱逐枢纽的机场交通瘫痪。各种形式的斗争都会出现，每个参与者都会被鼓励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愤怒和微小而具体的胜利将激励更多的人行动起来。

驱逐 —— 以及任何抵抗驱逐的斗争 —— 都将在现实中发生，而不是在社交媒体上。如果有十几个社区立即开始组织大规模的战略抵制驱逐行动，研究后勤链，勾画对象和战略目标，并欢迎多样化的参与者和战术，他们就能展示有效的抵制行动，并为全国各地的其他人点燃信号之火。如果人们现在就组织起来，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就开始规划并瞄准大规模驱逐的基础设施，就能掌握主动权，设定节奏，迫使特朗普不得不做出反应。

2017年，当特朗普签署所谓的 “穆斯林禁令” 时，纽约肯尼迪机场的一次大规模占领引发了全国各地数万人的占领行动。当战术具有启发性时，它们就可以得到迅速传播。想想看您和您的社区现在可以做些什么来准备在全国范围内激发对驱逐机器的抵制？

[image] [image] 乔治·奥威尔写道：“如果你想要知道未来的图景，想象一下一只永远踩在人脸上的靴子。” 但未来是不成文的。接下来会

发生什么将部分取决于我们。 [image] [image]

□

By Crimethinc

[image]
[image]

“屠杀本国人民的国家不可能成为解放他人的力量” - 关于伊朗近期起义的对话

[image]	人物/组织	中国侨民的巴勒斯坦团结行动者、伊朗流亡反抗者
[image]	城市/地区	伊朗、巴勒斯坦
[image]	日期	2026年1月8日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伊朗 屠杀 帝国主义 抵抗 起义 镇压 阵营主义
[image]	格式	文章
[image]	设计者	[image]iyp
[image]	风格	彩色

「作为受中文语境塑造的活动家，我们将罗贾组织描述的经历与我们自己的历史及现实体验并置。在探讨网络封锁、街头组织、国家暴力常态化，以及国际主义如何被“国家安全”话语掏空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并非陌生的情境，而是被反复试验、共享、并移植

于不同政权的治理机制。」

-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I. 针对自身社会的战争
II. 论愚人的反帝立场：主权属于谁？
III. 关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有资产”

BACK 2026跨年期的伊朗：一场腹背受敌的起义（多视角深度解读，及倡议）

BACK 在这个血腥屠戮的帝国世界中，捍卫革命！-来自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国际主义者在罗贾瓦斗争中发表声明

[image]

在接下来的访谈中，来自中国侨民的巴勒斯坦团结行动者与流亡的伊朗活动人士共同探讨了2026年1月伊朗爆发的起义，并就抵抗各种形式威权主义的经验进行了交流。

前言

2026年1月8日，伊朗爆发全国性抗议活动，随后遭到血腥镇压。巴勒斯坦团结行动网络（PSAN）采访了来自罗贾（Roja）的两名同志，并与伊朗运动组织者莱拉·侯赛因·扎德（Leila Hossein Zadeh）进行了持续对话。在史无前例的全面通讯封锁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镇压部队对街头抗议者和普通民众实施了系统性的致命暴力，造成大规模死亡、逮捕和失踪。许多亲历者认为这是一场针对整个社会的战争，抹去了“战时”与“和平时期”之间的任何界限。

[image]

PSAN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华语集体，为声援巴勒斯坦解放斗争而成立。自2026年伊朗起义爆发以来，西方左翼话语中日益将伊朗与巴勒斯坦塑造成对立的议题。亲巴勒斯坦运动内部因伊朗持续动荡和镇压而产生的分裂，令我们深感忧虑。

作为受中文语境塑造的活动家，我们将罗贾组织描述的经历与我们自己的历史及现实体验并置。在探讨网络封锁、街头组织、国家暴力常态化，以及国际主义如何被“国家安全”话语掏空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并非陌生的情境，而是被反复试验、共享、并移植于不同政权的治理机制。

罗贾的同志们还揭示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如何运用中国国安技术镇压异议的事实。这与PSAN早先的调查相呼应 —— 我们发现中国国安技术不仅部署于“新疆”，更被运用于巴勒斯坦。伊朗的经验由此成为理解当代威权治理跨区域传播的组成部分，成为我们共同经验与记忆的共享库。

我们愿将这份经验分享给那些在极端境遇中仍坚持理解、记录并持续行动的人们。我们坚信 —— 也期盼 —— 胜利终将属于抵抗者。

本次访谈于1月23日进行，当时伊朗网络尚未恢复。

罗贾（روژا）是驻巴黎的独立左翼女权主义团体。该组织诞生于2022年9月吉娜（玛莎）·阿米尼遇害案和“吉娜、生命、自由” 抗争运动爆发之际。该团体由来自伊朗境内不同民族和政治地域的政治活动家组成，包括库尔德人、哈扎拉人、波斯人等。罗贾的活动不仅与伊朗和中东的社会运动相关，也与巴黎当地的斗争及国际主义斗争相呼应，包括声援巴勒斯坦。“罗贾”之名源于多语种词汇的共鸣：在西班牙语中，roja意为“红色”；在库尔德语中，Roja意为“光明”/“白昼”；在马赞德兰语中，roja指代“晨星”或“金星” —— 夜空中最耀眼的天体。

莱拉·侯赛因·扎德是伊朗当代社会运动中的人权捍卫者和学生活动家。2018年，因参与学生运动，她被德黑兰革命法庭以“聚众勾结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处五年监禁，另因“反国家宣传”罪追加一年刑期。虽

部分刑期经上诉获减，五年刑期仍悬而未决，成为对其政治活动的长期威慑。2024年11月，她在德黑兰大学完成以少数民族问题为研究方向的硕士论文答辩时未佩戴头巾，随即再度被控“反国家宣传”及“公共场合未按伊斯兰教法佩戴头巾”，未经听证即遭缺席判决：一年监禁并处以巨额罚款。

[image] 2026年1月17日，莱拉·侯赛因·扎德在巴黎参加由罗贾集体组织的示威活动。该活动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及君主主义者，并声援2026年1月伊朗的革命起义。

I. 针对自身社会的战争

全国性抗议活动已持续超过*25*天。能否描述下现场情况，特别是组织层面的状况？*1*月*8*日民众如何在缺乏统一领导或中央指挥的情况下自发组织？*2017*年以来历次抗议浪潮如何塑造了这一过程？

罗贾：这场起义是自2017年持续至今的大规模抗议浪潮的一部分，抗议活动呈现出范围更广、对抗性更强、频率更高的特点。重要节点包括：2019年因燃油涨价引发的“血腥十一月”抗议遭残酷镇压；2021年反对水资源剥夺与生态掠夺的“渴求起义”；以及2022年以“女性·生命·自由”为口号的吉娜起义。2022年抗议达到顶峰，因其融合了反殖民、女权主义与平等主义斗争，导火索是库尔德裔工人阶级女性吉娜·阿米尼遇害事件 —— 她的死亡跨越社会政治分界引发强烈共鸣。

莱拉：谈及组织工作，存在两个不同层面：一是街头层面的组织，二是政治组织层面的运作。

在街头层面，基层民众从历次起义中汲取经验，每次抗争都愈发激烈。社区青年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在“女性、生命、自由”运动中。这些成员本就相识，在同一社区共同生活。当大规模起义爆发时，这种社交信任便成为决定性因素。

街头协调的主要媒介是互联网。当某社区发生事件时，民众可迅速在线组织，协调支援力量。面对镇压力量时，抗议者通过共享实时情报进行协同 —— 例如通报安全部队使用的高速公路 —— 使部分人员封

锁道路，另一些人则继续街头行动。

在政治组织层面，由于数十年的严酷镇压，实际上不存在正式的左翼力量。主要例外是圣战者组织（MEK），但该组织因历史原因仍处于边缘地位且缺乏广泛支持。在这场起义中，亲君主派团体似乎正在扩大影响力。他们坚持强烈的反左话语，将自己定位为1979年革命的对立面，并获得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大量资源与资金支持。据媒体报道，伊朗国际电视台创立初期曾获沙特阿拉伯约2.5亿美元启动资金。

上述描述主要适用于伊朗中部地区，而非边远区域。库尔德斯坦等边缘地区不仅因数十年压迫形成了独特的组织形态，更源于数十年的抗争传统。街头抗争策略 —— 如何对抗警察、巴斯基民兵（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准军事志愿民兵）及革命卫队部队的经验 —— 只能源自边缘群体，这些群体每天都在直面国家暴力，尤其是非正规经济从业者。体力劳动在此语境中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参与直接肢体对抗的能力，正是这一阶级地位所塑造的主体性的一部分。

在街头组织中，两个群体尤为关键。其一是技术工人，尤其是机械师。他们掌握的专用工具与技能对搭建路障至关重要。例如，机械师运用日常修车工具破坏街道上的输电线塔，构筑起抵御镇压力量的坚固屏障。第二类群体主要由**18**至**25**岁的年轻人组成，他们精通数字技术，懂得如何摧毁街道上的监控摄像头 —— 这些充当国家之眼的设备，其中许多是从中国进口的。

[image]

罗贾：从更广泛的组织形式来看，本轮抗议周期主要呈现三种形态：街头动员、高校组织、以及集市商贩罢工。互联网中断当天，超过55个城市的商户参与罢工，连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派也加入其中了。库尔德政党号召总罢工，库尔德斯坦地区所有店铺都关门了。罢工浪潮甚至蔓延到了西阿塞拜疆省，当地库尔德族和土耳其语族群均参与其中。

过去十年间，以工会为基础的组织 —— 教师、工人、护士、卡车司机 —— 屡次发起抗议和罢工。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工会斗争的时间节奏与街头暴动的突发性。唯有一群人始终与街头动员保持同步，那就是 —— 大学生。学生们从不放过任何街头动员的

机会。

与以往运动相比，这一次，为何巴列维王朝的君主主义者看似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尽管他们在基层事实上缺乏广泛支持或组织基础？

莱拉：由于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左翼人士的严厉镇压，伊朗境内不存在强大的左翼革命组织。君主主义者看似在这场起义中占据上风，但并不是因为他们代表多数民众，也并非其地面组织更完善。

而是因为，他们拥有资金和媒体资源。他们掌控着自己的媒体，且所有主要媒体均设在境外。他们与外国势力联系紧密，当然也能在流亡中组织活动。

“伊朗国际电视台”通过卫星电视几乎进入每家每户，其专业程度甚至超过BBC波斯语频道。凭借这种媒体力量，他们能操控民众的所见所闻。已有确凿案例显示：口号被剪辑篡改，呼喊声被替换，甚至将单人高呼君主主义口号的画面伪造成全场齐呼的场景。只要仔细观察某些视频就会发现，人群实际上呼喊的内容截然不同。曾有视频显示德黑兰普纳克广场的库尔德人载歌载舞，现场仅一人高呼亲君主制口号，但媒体通过剪辑手法营造出“德黑兰全民支持巴列维王朝”的假象。

罗贾：在中心城市，尤其是德黑兰，君主主义口号确实更常见。但在库尔德斯坦、俾路支斯坦、胡泽斯坦等边缘地区，民众态度明显犹豫，甚至普遍持反对立场。

某些地区民众拒绝上街游行，正是因为他们排斥君主主义叙事。他们认为自身诉求未获代表，一切都被主流媒体的单一声音所扭曲。

这种话语体系还暗藏着极其危险的政治逻辑。君主主义者宣称“欧洲不存在其他反对派”，任何批评君主制的人都会被指控为支持伊斯兰共和国。谈论少数民族权利会被贴上分裂主义者的标签；主张左翼政治则会被等同于拥护现政权。这种逻辑令人熟悉得可怕，与1979年后消灭政治多元化的手法如出一辙。

[image]

在伊朗自*1*月*8*日夜间开始的互联网大面积瘫痪期间，你是否还能收到亲友的消息？政权从选择性断网转向全面通讯封锁，这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遭受镇压的体验以及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罗贾：就在这次会议前（1月23日），家人给我打了电话。这是事件发生以来，我的兄弟姐妹和表亲们首次齐聚电话那头，气氛异常凝重。他们描述了互联网中断如何彻底切断人际联系 —— 亲友甚至邻居都无法联络，许多人不知亲人是否平安。

抗议活动后，人们因恐惧删除了手机里所有内容。警察在街头随意拦截民众检查手机，即便对方从未参与抗议。恐惧弥漫在每个角落。

Instagram曾短暂恢复过几次，但很快又中断。人们认为这是蓄意为之——营造网络恢复的假象，实则阻断真实沟通。ATM机和数字支付也全面瘫痪。凡是依赖网络的系统都停止运转了。正如我表亲所言，这感觉就像活在监狱里 —— 与正常生活彻底隔绝。

莱拉：在以往的抗议浪潮中（比如2019年）国际互联网会被切断，但国内网络（常被称为“内网”）仍能运行。人们能利用国内网络协调行动，占据所有尚存的数字空间。他们会使用政府官方的或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的Telegram频道，用暗语交流各城市的局势信息。有人写道：“设拉子仍在下雨”，另一人便回应：“伊斯法罕此刻晴空万里”。所有人都明白这并非天气预报，而是暗指镇压、暴力及各城市局势的激烈程度，无需明言。

但这次整个网络都被彻底切断了。**1**月**8**日之后，政府不仅切断国际互联网，连国内网络也同步瘫痪。所有通讯渠道同时中断，这种情况前所未有。

罗贾：断网期间连星链都无法使用。考虑到本国货币贬值，星链设备极其昂贵，且持有属违法行为。仅极少数人能使用该设备。但这次连他们也无法上网。有报道称伊斯兰共和国使用某种噪声或干扰技术阻断了卫星信号—— 这种新技术常与中俄相关。这是伊斯兰共和国首次对全体民众使用此类技术，实现彻底隔离。

伊朗和中国签署了为期25年的合作协议。伊朗持续绕开美国制裁向中国出售大量石油，价格往往大幅低于国际市场 —— 据报道有时甚至比全球市场价格低20%左右，具体数字可能存在差异且难以核实。有观察人士认为，伊朗长期试图建立类似中国那种国家互联网并获取相关审查过滤控制技术，但迄今未能全面实施这种系统。许多人将此次网络中断视为测试 —— 认为有可能是对比以往更严厉的限制措施的一次展示。

白色SIM卡正是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SIM卡不受任何过滤和审查限制。在伊朗，多数网站和平台均遭封锁，民众需依赖VPN。而白色SIM卡可绕过所有限制。长期以来，仅政权核心圈层的人能获得此卡。在与以色列的十二日战争之后，少数记者也获得了这种SIM卡，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批评政权的记者。

但此次抗议期间，连白卡也失效了。所有网络均瘫痪，政府网站一度无法访问。正因如此，许多人称此刻的体验与过往截然不同。

许多人，包括前政治犯，将通信中断时的感受形容为“如同身陷单独监禁”—— 这并非比喻，而是真实的生存状态。伊斯兰共和国初期的监狱惨剧，尤其是1980年代左翼人士遭屠杀的阴影，此刻仿佛从牢笼中蔓延至整个社会。监狱的逻辑正不断扩张，将日常生活彻底笼罩。

[image]

你能详细说说*1*月*8*日平民遭屠杀的情况吗？伊朗国内民众对此作何反应？

罗贾：关于互联网中断后死亡人数的争议仍在持续，尤其是在1月8日周四至9日周五的两个夜晚，民众涌上街头，控制了全国多座城市。有人称死了五千人，有人说一万人，还有人指出两万甚至三万人。与此同时官方公布约“两千”死亡的数字，声称“其中多数是镇压部队成员”——这种表述实质上是为了将施暴者与受害者身份对调。超过两万五千人遭街头逮捕，其中许多人面临死刑风险。

对伊朗国内民众而言，具体数字并无实质意义。无论数据如何，都不可否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准军事分

支巴斯基组织 —— 实施的暴力手段具有质的飞跃，即便以伊朗漫长血腥的国家镇压史为标准，仍令人震惊、毛骨悚然。如此规模且系统性针对抗议者的行径，唯有“大屠杀”一词方能准确命名。

根据抗议者的目击证词、医院诊所医护人员陈述及医疗机构记录显示，实弹与霰弹枪的运用是系统性的而非随机性 —— 子弹精准瞄准人体要害：双眼、头部、心脏及躯干。最明显且最具毁灭性的伤害形式是导致大量抗议民众失明——这种手段在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起义期间也曾大规模使用。

[image]

此等镇压程度实为针对全民的强行身体烙印式的惩罚。

这种惩罚同样面向未来 —— 当你们下次通过大规模起义攻占城市时，会永远铭记自己曾遭屠戮的惨痛经历。

惩罚因此不仅烙印在肉体上，也烙印在集体的记忆里。

当前起义与以往的关键差异在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首次使用“恐怖主义”话语来描述抗议者。过去，当局使用“暴乱者”（گراغتشاش）一词区分“合法”抗议者与被指控企图颠覆政府的群体 —— 后者常被情报部门及官员（包括最高领袖）指控与美国或以色列勾结。如今，“恐怖分子”已成为街头抗议者的官方代称。街头民众不再被视为公民 —— 甚至不再是需要执法管制的“罪犯”。他们被塑造成外来煽动者和恐怖分子，国家宣称有权对之发动战争。

当西方帝国主义者利用伊斯兰共和国的残酷镇压为其政权更迭议程辩护时，所谓“抵抗轴心”的支持者却常试图否认或淡化这种镇压及其伴随的大规模杀戮。这种否认 —— 常见于“阵营主义者”中，他们支持任何反帝的力量，无论其内部镇压、阶级关系和地缘政治干预如何 —— 绝非中立的错误。这是一种愚昧的反帝国主义，无论在伊朗国内还是国外：他们如此执着于反帝目标，以至于拒绝承认以反帝之名实施的国家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同谋。

能否详细说说关于伊斯兰共和国如何将当前起义视为战争？

罗贾： 许多参与当前革命起义的人将街头抗争——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描述为战争。不少非伊朗籍的评论者基于数量论断指出：十二日战争期间死亡千人，而伊朗境内短短两日已致数万人丧生。甚至有人将其与八年伊拉克战争相提并论。如今他们宣称，两日伤亡数字已远超前者。

关于战争“规模”的争论历来是帝国战争的工具。二战期间，美国轰炸广岛时正是基于这种逻辑：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将有一百万人丧生；只要此刻投下原子弹，伤亡人数就能减少。正是这种推理导致了核武器的使用。同类论调屡屡被用来为帝国战争辩护。

[image]

因此我们必须谨慎使用“战争”的语汇。

帝国常借战争话语包装伊斯兰共和国的血腥镇压，使其符合帝国的利益。这种话语框架将西方军事干预包装成“回应”—— 被塑造成“支持伊朗人民的行动”，甚至被描述成“拯救”他们的“人道主义必要手段”。

另一方面，当伊斯兰共和国将抗议者称为“恐怖分子”和“摩萨德特工”、将其视为敌人时，实际上是对本国臣民发动了战争。这种针对反复爆发的起义运动采取前所未有的暴力镇压，使伊朗社会暴露于外部帝国主义干预之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共和国与帝国主义势力是相互强化的关系—— 它们并非平等力量，我们并非将二者等同，但它们在相互作用中形成动态平衡。一方借他方威胁为由推行镇压，另一方则以镇压为由推行干涉。夹在中间的真正的国际主义团结力量因而被削弱。

在西方帝国主义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存在一条极其狭窄的道路。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在两种叙事间穿行，既不落入任何一方的阵营主义，也不落入帝国主义的窠臼。罗贾组织一直竭尽全力通过自下而上的国际主义来探索这条道路，并将解放斗争置于首位。

如今许多伊朗人——虽然他们坚决反对帝国战争——但仍坦言战争早

已打响：这是伊斯兰共和国对社会本身发动的战争。在持续的内部暴力、精疲力竭与变革前景暗淡的背景下，“次小破坏”的逻辑以悲剧性的倒置姿态重现。外部战争不再被视为灾难，反而被想象成救赎。一个被逼至绝境的社会，就这样开始绝望地等待着强加于己的战争降临。

[image]

II. 论愚人的反帝立场：主权属于谁？

在许多西方反帝叙事中，伊朗人被框定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主权”伊朗，要么是被外部势力占领的伊朗。对于“主权是解放的前提”这一主张，你作何回应？

罗贾：在探讨“主权”问题之前 —— 我理解的主权指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 我想先谈谈伊斯兰共和国如何在国际舞台上自诩为反帝力量和巴勒斯坦解放的支持者。

自1979年革命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便挪用反帝话语来为国内镇压和地区干预辩护。它常将“反帝”话语作为国内强制措施的合法化面具。例如革命后强行推行女性面纱，并反复将其塑造成“伊斯兰女性”的理想化身 —— 这种定义本质上是与“西方”价值观的对立。此外，在十二日战争后，许多人因被指控为以色列间谍而遭处决。如今抗议者常被污蔑为摩萨德特工—— 此类指控与其说是事实陈述，不如说是将异议定为犯罪、使暴力合法化的政治手段。

与一些阵营论者、民族主义者以及部分去殖民化理论的观点相反，伊朗的内部镇压与其自诩的反帝立场在政治上不可分割。在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逻辑中，“反帝”不仅是外交立场，更是国内治理策略——它将自由平等诉求归类为“国家安全”威胁。由此可见，地缘政治与内部镇压并非平行轨道，而是相互强化的大业。

地缘政治层面，伊斯兰共和国通过所谓“抵抗轴心”积极参与塑造中东

格局。叙利亚案例具有启示意义：伊朗与真主党和俄罗斯联手，协助维持阿萨德独裁政权 —— 其镇压手段直至政权垮台才彻底暴露。伊斯兰共和国长期向社会宣称“我们在叙利亚作战，是为了避免在伊朗境内作战”，但这一说辞在十二日战争后已失去意义。“国家安全至上”的逻辑暗示着：叙利亚人的生命和鲜血无关紧要，只因他们不是伊朗人。

当国内镇压与地区干预这两大相互关联的进程屡屡以“反帝”之名获得正当化时，伊朗国内许多人已对反帝政治与斗争产生了疏离感。尽管反帝曾是1979年革命的核心维度，当下却完全背道而驰。

现在让我们回归国家层面的“主权”议题。自叙利亚战争、2023年10月7日事件，尤其是十二日战争后，“国家安全”话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某些阵营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将国家的形式置于实质内容之上。如果我们从实质层面理解国家，它意味着社会权利、民主代表制、集体自主自决以及不同民族的共存。这与将国家理解为单纯的形式——领土完整、中央集权主权和国安——存在根本区别。

伊斯兰共和国及其阵营支持者均围绕“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框架展开动员，赋予其绝对优先权，将其他所有斗争边缘化。但这种优先权是虚假的，因为它回避了根本问题：安全为谁而存在？为何仅优先考虑某种形式的安全？经济安全何在？正如我们近期所写到的：

> 尽管国家不遗余力地以“国家安全”之名行事，但它自身早已成为不安全感的主要制造者：前所未有的处决激增、系统性虐待囚犯，加剧了生命安全危机，残酷剥夺民众生计，加剧了经济安全危机。

我们不断被告诫：“此刻不宜抗议，此刻不宜反抗 —— 否则我们将沦为叙利亚，否则我们将步利比亚后尘。” 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直面这些矛盾。一方面，战争与帝国主义对社会的撕裂的确就是现实威胁；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同时对抗伊斯兰共和国。你不能仅仅以“现在不是时候，因为国家安全至上”为由，就剥夺那些已经被剥夺了任何有意义的生活感——其生存状态与死亡无异——的人们发言和行动的权利。

伊朗国内如何对主权观念展开争论？尤其在波斯人主导的中心地区与非波斯人聚居的边陲地带之间，这种争论有何差异？

罗贾：一切取决于我们讨论的对象是谁 —— 对谁而言主权是庇护，对谁而言主权是暴力。伊斯兰共和国内居住着多个民族，不同群体对“主权”的切身感受存在巨大差异。

以俾路支斯坦为例。当地民众生活在“内部殖民主义”的压迫下，甚至被剥夺了形式上的公民身份。该地区数千人完全不被国家官方体系承认，部分人连出生证明都没有，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被剥夺。对俾路支人而言，与伊斯兰共和国的关系本质上是掠夺性的，伴随着极端军事化控制的存在。

当国家本身被体验为殖民、暴力与占领的实体时，宣称“主权比民众生命更重要”毫无意义。正因如此，所谓“主权是解放的前提”这一主张——即便能被理解——也只能置于中心-边缘关系的复杂动态及少数民族自决权议题中加以解读。

所谓“领土完整至上”的论调，根植于伊朗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传统。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来，主权始终被奉为至高无上的不可侵犯原则。即便国家左翼也常将主权置于一切之上。这在1979年革命后便成为主要分歧点，至今依然如此。

即便在2022年吉纳起义期间，大部分反制措施也都围绕这一核心展开：那些冲锋在前的抗争者被反复贴上分裂分子的标签，被指责为意图引爆国内内战。如今，同样的叙事框架被用来制造虚假的二元对立——必须在伊斯兰共和国与内战之间作出选择 —— 并将内战描绘成“对主权的威胁”。这种话语彻底封杀了自下而上变革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这种论调根本经不起实证检验。整个后革命时期 —— 从1980年代至今 —— 伊朗境内从未出现过真正寻求分裂国家的政治力量。即便库尔德政治势力，在其官方声明和立场中也从未要求脱离伊朗。这种说法是政权和民族主义势力炮制的叙事，与现实大相径庭。

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权话语最终反而强化了伊斯兰共和国的统治，因为它映射出政权自身的逻辑。过去十年间——尤其是2011年以来——政权反复向社会宣称："你们或许一无所有，但你们拥有安全。正因我们保障国家主权与安全，你们才没有沦为第二个叙利亚。" 这一论调始终被用来否定所有起义的正当性。自2017年以来，每当民众走上街头，"我们不想成为另一个叙利亚" 的论调便会卷土重来。但问题在于：为何非得如此？为何不能发生民主革命？这并不是纯粹的幻想，而是与现实斗争和民主政治想象紧密相连的。

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这场抗争中，中部地区更频繁地出现呼吁[礼萨]·巴列维等人物的声音。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35-40%，这点至关重要。因此当有人宣称"伊朗人持这种观点"时，我们必须追问：哪些伊朗人？许多边远地区民众并不认同这种"主权至上"的立场。" 伊朗人民持此观点" 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image]

III. 关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有资产"

巴勒斯坦斗争与伊朗斗争常被相互对立 —— 无论在西方反帝国主义叙事（如"抵抗轴心"对阵"犹太复国主义-美国"的框架）中，还是在自由主义话语里（例如"既非加沙亦非黎巴嫩，我愿为伊朗献身"的口号）。在伊朗国内，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垄断和工具化是如何塑造民众认知和团结意识的？是什么导致这两场斗争脱节甚至看似矛盾？在国家宣传、军事同盟及"抵抗轴心"框架之外，伊朗草根阶层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声援呈现何种形态？

莱拉：谈及巴勒斯坦问题，局势极为复杂。总体而言，当前伊朗民众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度普遍低迷。这并非民众突然转向亲以色列立场，而是国家对紧张局势的调解与工具化操作所致。

许多人认为伊斯兰共和国耗尽公共预算，将其投入区域军事行动而非社会福利建设，民众正承受严峻的经济困境：物价飞涨， 补贴被取消，医院被私有化，医疗体系濒临崩溃。在此背景下，民众将国家腐

败归咎于伊斯兰共和国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支持—— 这种普遍存在的误解根深蒂固。

这种认知还取决于对话对象的身份。如果将视线从城市中产阶级转向工人阶级及边缘地区，图景就会截然不同。同样，年龄构成也影响认知、地域分布左右观点。

起义期间，某位偏远地区民众曾致电我，称他们所经历的灾难唯有如此形容：整座城市宛如加沙。于是加沙成为了参照系。对那人而言，加沙并非抽象的地缘政治符号，而是具象呈现国家暴力的存在。

罗贾：在胡齐斯坦等阿拉伯地区，民众对巴勒斯坦怀有强烈同情 —— 不仅是同情，更是深厚的情感纽带。巴勒斯坦始终是他们自身抗争的灵感源泉，当地活动家与巴勒斯坦斗争紧密相连。正因如此，他们屡遭镇压。人们仅因手持巴勒斯坦旗帜或表达声援，就会被逮捕。国家绝不容忍他人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企图将其完全垄断。

这正是核心矛盾所在。即便伊朗国内致力于巴勒斯坦解放的左翼人士，也几乎无法组织任何独立的声援行动。如果试图公开行动，要么立即遭到镇压，要么行动被国家话语吸收并重新定义 —— 巴勒斯坦成了国家的私有财产。

即便承认伊斯兰共和国在物质层面支持某些抵抗形式，其与巴勒斯坦的关系本质上仍植根于自身地缘政治与国家利益，而非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任何真诚承诺。官员们反复宣称“我们在境外作战，是为了避免在境内作战”—— “如果不在叙利亚作战，就得在伊朗境内作战”。巴勒斯坦问题被纳入同样的逻辑框架。

[image]

此处存在深刻矛盾。一个屠杀本国人民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他国的解放力量。一个在街头杀戮民众、致人失明、投狱囚禁、执行死刑的国家，无权宣称在别处“为正义而战”。

在库尔德斯坦及其他边缘地区，围绕巴勒斯坦与反帝的讨论有何不同？

罗贾：对库尔德人而言，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承载着巨大张力。这种张力并非源于理论，而是源于政治记忆与切身经历，源于种族灭绝的创伤。

诸如种族灭绝这类历史事件深刻地塑造了库尔德人的政治记忆。首当其冲的是萨达姆·侯赛因在两伊战争期间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实施的“安法尔行动”，导致约**18**万库尔德人丧生 —— 仅仅因为他们的库尔德身份。为种族灭绝辩护的借口是声称他们与伊朗勾结。

关键不仅在于种族灭绝本身，更在于当时阿拉伯世界部分地区的反应。多数阿拉伯国家支持萨达姆·侯赛因。而巴勒斯坦领导层在安法尔行动期间支持萨达姆。阿拉法特公开支持他。甚至爱德华·萨义德在1980年代初的著作中也否认安法尔行动的存在。这对库尔德人造成了极其深重的创伤。这不仅是背叛，更是彻底的抹杀。

其次是叙利亚的阿夫林。2018年，作为罗贾瓦一部分的阿夫林被土耳其军队占领。占领期间，平民（包括妇女儿童）遭受系统性暴力，伴随大规模驱逐与破坏。

占领期间，哈马斯代表团竟在土耳其军队控制阿夫林时前往当地，与土军公开庆祝，宣称此举是“中东典范”，应“推广复制”。对库尔德人而言，这一幕堪称毁灭性打击。

由此，库尔德政治斗争与阿拉伯及波斯民族主义阵营之间，以及部分自称反帝左翼的势力之间，长期存在深刻裂痕——后者往往未能承认库尔德人的抗争。

但必须指出，历史上库尔德运动始终是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第一代库尔德革命组织——尤其在1980年代——曾与巴勒斯坦、黎巴嫩革命运动共同发动武装斗争，双方存在着有机的政治与军事联系。

但如今库尔德人的意识中涌现出疑问：为何其他种族灭绝事件获得承认，库尔德种族灭绝却无人正视？为何库尔德人遇害时无人问津？为

何库尔德人的生命永远被视为次要？

这不仅关乎历史。当下正重演着同样的悲剧。在欧洲的示威活动中，库尔德人目睹了支持巴勒斯坦抗议者高举萨达姆·侯赛因的照片。刚从叙利亚归来的友人透露，萨达姆的形象正重现当地，被公开展示并颂扬。这对库尔德人而言难以忍受。那个曾对我们实施种族灭绝的人，如今竟以“抵抗”之名卷土重来。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论点：当面临生存威胁时，一个民族可以寻求任何实质性的支持 —— 无论支持国性质如何 —— 那么这个问题就必须始终如一地提出。许多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支持者，正是以“围困中求生”为由，为与地区强权的战术结盟辩护，而不是因为这些强权具有任何解放性或民主性。如果此逻辑在某些案例中被视为正当，为何应用于同样面临灭绝、无国籍状态与反复被遗弃的库尔德人时，却遭到如此断然的否定？

问题核心不在于盟友的纯洁性，而在于道德与政治标准的选择性应用 —— 这些标准是随地缘政治立场变幻而改变的，而非基于受压迫民族实际生存困境的调整。

当一位叙利亚朋友 —— 她属于德鲁兹少数族群，近期刚刚在新派系政府领导人朱拉尼的屠杀中遭受重创 —— 对我说出这句话时，我对此有了清晰认知。她哭着向我展示颈间的巴勒斯坦凯菲耶头巾：“我一生都反对以色列。”她继续说："无论去哪里我都戴着巴勒斯坦凯菲耶。但不得不承认，如果不是以色列在朱拉尼最近对叙利亚德鲁兹人的袭击中提供了支持，我的族人早就被屠杀殆尽了。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我的族人被屠杀，却不允许他们接受以色列的帮助呢？"我认为她说的没错。正如我们伊朗人无权告诉巴勒斯坦人：被屠杀可以接受，但拒绝伊朗或其他压迫性国家的援助就不可接受。

[image]

然而，我们可以说的是，在生存危机中被迫接受援助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以色列、伊朗或美国的政策。这也不意味着我们会忽视这些国家对其他国家犯下的罪行。

这正是我所强调的逻辑——它绝不应沦为双标。

[image]

如今许多活动人士流亡海外，在伊朗境外究竟能采取哪些行动？哪些限制与责任正在塑造当今侨民组织的运作模式？

罗贾：随着伊朗极右翼势力对民主构成实质威胁，流亡中的其他进步派和左翼团体已准备好携手合作—— 这在过去并不常见。共同的敌人（巴列维王朝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推动各类统一战线和联盟的形成。

我们还致力于与从巴勒斯坦到东亚的各类团体组织保持长期联系，尤其关注中国、台湾和孟加拉国的新生代力量。我们正在建立俾路支斯坦、库尔德和伊朗团体之间的纽带。

我们首次在巴黎组织了大规模明确反君主制的示威活动，反对伊斯兰共和国。这表明欧洲也存在进步的、左翼的、反战的反对力量。此后，其他城市的活动家纷纷联系我们，鼓励建立更广泛、更少教条的联盟，以组织抵抗君主制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共同力量。

在海外侨民群体中，我们处于能同时在多条战线作战的有利位置。一条战线是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另一条是对抗伊斯兰共和国，还有一条是对抗那些否认或贬低起义合法性的伊斯兰共和国阵营主义者及其支持。

[image]

更重要的是，我们坚持认为中东受压迫的民族和阶级之间命运相连—— 伊朗、库尔德斯坦、巴勒斯坦、黎巴嫩的斗争彼此关联，我们需要相互学习，基于共同立场与社会斗争的表达，发展国际主义政治。

国际主义的精髓正在于此：我关心巴勒斯坦，因为它与我们的生活直接相关，更塑造着社会斗争的命运。纵有各种差异和矛盾，始终可以说：你的斗争就是我的斗争，我的斗争亦是你的斗争。今天，正是围绕这些命题，我们罗贾组织正在展开行动。

[image]

By Crimethinc

[image]

无论他们投票给谁，我们都拒绝被统治：与华语朋友一起学习无政府主义者反就职典礼的历史

[image] 人物/组织 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派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

[image] 日期 2025年1月19日

[image] 场景 社区倡导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本文在动员期间使用。以下摘录的是部分参与研讨的华裔朋友的留言：

「如果我们的战术和人马不给力，对手就会乘虚而入。当我们忙于抱怨而不是
对手的卑劣行径时，我们会遭遇第二重失败……

最近中国异议圈子再次出现乱掐一气的状况。很多人对类似的状况和流量游戏
感觉厌倦了，表示不想再关注，但我觉得还是可以远远看一眼的，至少这些事
帮你更深入地观察人心，看到一些平日在酒局或商K上看不到的内在。

中文老话儿说“经事儿识人”，这是对的，当你想要快速筛查以寻找战友/盟友
那就看看人们的私人决策吧，尤其是对冲突的反应，不客气的说，你也许会发
些人的反应与其平日所宣称的意识形态立场大相径庭。

可能寒心，但绝对值得。

中国人很少有真正合作起来进行反政权抵抗行动的机会，很少，不论这里多少
称异议，他们中没有经验者都是大多数。大家日常的“学习”更多仅限于在社交
上围观一些其他国家街头五彩斑斓的烟火雨伞和橡皮子弹。可以说收获为零。

不幸的是，缺乏经验的人同时也不那么擅长从别人的经验教训报告中学到东西
原因说来话长），总之，我个人对IYP在这大半个月里对跨国反法西斯合作的
表示理解，但很遗憾，我觉得华人社区的接受能力可能还没有达到这步。

也建议你们在战术方面改变一下方法以对接华人社区的水平。」

（iyp：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会增加对新方法的尝试，也会同时保留目前
法。）

「代际冲突、老一代和年轻人难以沟通，陷入敌人的肤浅愚蠢从而削弱了自己
斗力，被自由派的面子工程毁掉了联合的机会，由于缺乏建设性和针对性而被
主义策略踏下战场…… 所有这些遭遇听起来都很有代入感，感觉随着努力的
入，中国行动者很快会遇到所有这些状况。我们得有所准备 ……」

「这个世界的秩序正在变成两个法西斯之间的对峙、平衡、协调和合作，我现
于理解IYP十年前将中美关系描述为“高堡奇人”的意义了 …… 华人Antifa的崛
成为我们翻身的起点。」

……

-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次反就职
  抗议活动： 尼

克松时代与激进主义的衰落
布什时代：反全球化、反战和向自由冲浪的人群
奥巴马时代："希望来自人民"与错失良机
最后：特朗普时代及其后的经验教训

[image]

2017年1月20日，成千上万的抗议者涌上华盛顿特区街头，反对第一次上任的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从他们开始游行、高喊口号、展开横幅并试图扰乱就职典礼的那一刻起时，他们已经步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反总统就职的抗议历史。

[image]

本文将讲述的是无政府主义反击统治者就职活动的历史，从1969年的首次萌芽到21世纪初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潮，经历了奥巴马时期的失败，直至今日。在今天我们计划抵制特朗普政权以及使其成为可能的世界时，考虑一下前几代反独裁者取得的成功和遇到的限制是值得的。我们可以从之前的嬉皮士、焚烧国旗者、电台海盗和黑群行动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们该如何对待前辈们的遗产，取决于我们自己。

[image]

第一次反就职抗议活动：尼克松时代与激进主义的衰落

多年来，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抗议者一直在对抗总统就职典礼。已知最早的反就职典礼起义发生在1853年，当时一群失业男子试图在富兰

克林·皮尔斯的就职典礼上举行抗议活动，但被警察轻易击退。从那以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民权运动、反文化运动和反战运动的鼎盛时期，才发生了有记录的抗议活动。在这种充满革命斗志的环境中，激进分子第一次有信心破坏就职典礼的盛况。

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就职典礼抗议活动发生在1969年，当时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混乱抗议活动和反对越南战争的大规模动员之后当选。在这种反叛氛围中，就职典礼自然成为了反抗的目标。

然而，在1968年12月召开的民主社会学生会（SDS）大会上，代表们否决了在尼克松就职典礼上举行抗议活动的提议。该组织黑人核心小组的发言人认为，这不符合黑人社区的利益，要求代表们考虑 “那些会被爆头的人”。

尽管存在分歧，各种新左派与和平团体还是走上街头，表达对即将上台的政权的反对。虽然大多数人通过“非暴力”的主导言论来制定他们的活动，但也有很多其他人被证明是不受控制的。

[image] 1969年：雅皮士和反文化抗议者在华盛顿纪念碑周围上演“魔法阵”。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在就职游行期间，“一小撮心怀不满的青年向尼克松总统及其随行人员投掷棍棒、石块、瓶子、易拉罐、秽物和一团锡箔”。当尼克松的车队驶近时，抗议者投掷鞭炮、烟雾弹和漆弹，迫使总统的汽车加速驶离。

警察将他们从游行路线上驱赶回来后，三四百名 “超激进分子” 在五个街区内闯荡，他们砸碎银行、企业和警车的窗户，涂鸦，向警察和士兵投掷瓶子和石块，并多次焚烧童子军在游行路线上分发的小型美国国旗。

为了避免他们的政治立场与自由派反战组织者的政治立场相混淆，他们在游行时带着 “一个斑驳的黑色袋子，他们说这个袋子应该代表‘无政府主义的黑旗’”。

81名抗议者被捕。这些反叛的年轻人受到了‘非暴力’组织者的谴责，他们的行为超越了组织者的底线 —— 这种态势至今仍然为人们所熟悉。

[image] 1969年：抗议者在理查德·尼克松就职典礼上焚烧童子军分发的国旗。

1973年尼克松第二次就职时，抗议活动的规模更大了，但较为平和。

大批人群涌入国会大厦广场 —— 根据不同的估计，人数从6万到10万不等 —— 著名的左翼团体和基金团体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维稳当局出动了大量警力，发言人敦促人群保持秩序，游行路线沿途的警戒人员则负责防止混乱。

包括社会民主党、进步劳工党和 “不请自来但活跃的嬉皮士队伍” 在内的激进游行旨在进入典礼的音频范围，用噪音扰乱就职典礼。然而，警方成功地推迟了示威者的到达时间，直到典礼结束。

年轻人摘下并焚烧了华盛顿纪念碑周围的旗帜，代之以其他旗帜，而一些投掷石块的人则在就职游行路线周围制造了一些小的骚乱。据报道，有33人被捕。

[image] 1973年：特勤局特工保护尼克松车队免受投掷石块的袭击。

抗议活动的内部平息预示着激进运动的持续衰落。正如企业媒体冷嘲热讽地指出的那样，被斥责为被动的抗议者很快就对那一堆平庸的等级制明显的演讲感到厌倦了：“寒冷的天气和耳熟能详的言辞在一个多小时内就自动解散了大部分抗议者"。

本世纪初，当反全球化运动的起义多样性让位于反战运动的规模更大但非常单调且等级制明显的游行时，也出现了类似的轨迹。

[image] 1973年：反就职抗议活动规模巨大，但受到控制。

到1977年，社会运动的疲惫和民主党总统的当选彻底摧毁了反就职抗议运动。

在被《纽约时报》称为“自1965年以来最和平”的就职典礼上，少数和

平与环保组织保持了安静的守夜，150名嬉皮士为大麻合法化举行集会，威严的维稳机构维持着秩序。

即使是里根的当选也未能激起强大的反响；反对里根1981年就职典礼的示威活动包括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团体、由左派政党组织的小型反种族主义游行，以及少数一直存在的雅皮士和“其他无政府主义松散小团体”。

由于天气严寒，里根取消了1985年的户外就职游行，只留下几百名反种族隔离和声援拉美的游行者在街头瑟瑟发抖。其中一人因在联邦调查局大楼上喷漆而入狱，19人在南非大使馆的非暴力反抗行动中被捕。

就职典礼后不久，一场反堕胎游行吸引了数万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华盛顿街头，这表明了反动民众运动与保守政府合作的力量。

[image] 1981年：针对里根的反就职抗议活动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89年乔治·H·W·布什的就职典礼上，维稳部队焊死了井盖，搬走了报箱和垃圾桶，但本来可以证明这些措施合理性的破坏性抗议活动却没有出现。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则轶事：1993年，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强烈抗议克林顿的就职典礼时被捕，华盛顿警方为他提供了一张回新泽西老家的单程车票。

针对总统就职典礼进行对抗性抗议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虽然温文尔雅的利益相关群体仍有空间在远离权贵队伍的地方举个牌牌啥的，但尼克松时代的那种与统治阶级正面刚的精神或许会和扎染或喇叭裤一样，仅仅沦为60年代的怀旧元素。

布什时代：反全球化、反战和向自由冲浪的人群

反全球化运动改变了这一切。在经济繁荣和民主党政府的沾沾自喜

中，无政府主义缓慢而稳定地重新成为美国一股充满活力的革命力量。

无政府主义扎根于朋克社区和反法西斯网络，受到萨帕塔主义者的启发，在反消费主义和自己动手精神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凝聚成一支反资本主义的战斗力量。

这股新的反权威浪潮与环保、劳工、女权和反军国主义活动家结成联盟。

新一代人通过“夺回街道”（Reclaim the Streets）和“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运动与国家和资本主义对公共空间的控制权展开了较量，而“地球第一！”（Earth First！）运动和大学校园里的反血汗工厂运动的活动家们则亲自示范了通过直接行动可以取得的成果。

随着1999年11月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抗议活动取得巨大成功，激进的无政府主义抗议活动开始进入大众视野。除了超越单一问题政治的全面分析之外，新一代无政府主义者还采取了对抗性的有效策略，拒绝中间派式的“向权力说真话”，而是直接捣毁。

现代反就职抗议活动于2001年拉开帷幕，其推动力来自反全球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前几个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大规模动员以及针对洛杉矶和费城举行的政党大会的抵抗动员之后，众多活动家将目光投向了布什 1 月份的就职典礼。在有争议的选举结果之后，许多自由派人士对“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佛罗里达州选举委员会的不当行为和最高法院的作用表示愤怒。然而，无政府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定下了不同的基调，他们在知道选举结果之前就制定了示威计划，无论哪位总统获胜，他们都要反对。在抗议活动开始前的几周里，组织者对 “就职拍卖会/InaugurAuction” 提出了批评，强调两位候选人和两党如何首先服从资本的支配。

约2万至5万名抗议者聚集在华盛顿参加就职典礼，约7000至1万名执法人员与之抗衡。

镇压部队首次在游行路线入口处启动了检查站系统。尽管这些检查站限制了布什的反对者带入游行路线的材料，但也造成了瓶颈，使一些布什的支持者无法到达他们已经购票的座位，同时也为示威者提供了致命的阻碍。

阿尔·夏普顿（Al Sharpton）在国会大厦附近领导了一场集会，另有数千人聚集在杜邦广场。尽管在游行路线沿线和整个城市的不同地点都发生了冲突，但官方报告仅逮捕了9人。抗议者后来提起诉讼，称警方挑衅并残暴对待抗议者和旁观者，迫使警方修改抗议政策并赔偿68.5 万美元。

无政府主义激进团体的最初号召来自 Barricada Collective，这是东北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联合会（NEFAC）波士顿分会的一个项目。前一天晚上举行了仅限受邀者参加的发言人会议，与会者在会上规划了游行路线并讨论了战术。

一大批黑群活动家在就职典礼当天上午聚集在一起，打着 “无论他们投谁的票，我们都不受统治” 的横幅走上街头。

有一次，当游行队伍被防暴警察包围时，一名有胆识的抗议者用在附近建筑工地找到的手推车作为楔子，带领队伍冲出了包围圈。

在被打退之前，游行队伍已经成功地接近了游行路线。布什此前一直徒步行进在游行路线上，并向围观群众挥手致意，现在他被迫回到自己的汽车里，像**1969**年的理查德·尼克松一样，车队加速驶过愤怒的人群，直接奔向白宫。一名抗议者扔出一个鸡蛋，砸在他的轿车侧面。

无政府主义者将激进的抵抗运动推向就职典礼游行的门槛，为接下来的八年奠定了基调，标志着人们与总统关系的转折点。

2001年，布什的车队遭到抗议者围攻并被扔鸡蛋的场面。
https://youtu.be/NVT4o0-be1E

在冲入阅兵路线后，黑群行动组来到海军纪念馆。反叛者爬上旗杆，取下爱国主义标志，换上红黑相间的无政府主义旗帜。

当被激怒的警察组成屏障将他们围住时，这些反叛者上演了一出戏剧性的逃亡，充分展示了朋克亚文化体验的战略价值。其中一人跳下旗杆，奋力挣脱，而另一人则从旗杆上直接跳到欢呼的游行者挽起的手臂间，在人群中冲向自由，为后世留下了那个时代无政府主义抵抗运动最经典的形象之一。(反动派利用反全球化活动的道德主义压力，很快就抱怨说，这位“飞檐走壁的无政府主义者”据称是穿着一双耐克鞋冲向自由的）。

除了黑群外，另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在就职典礼期间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了一个海盗电台，在电波中播放反代议制选举的倡议。他们在全城散发小传单，向成千上万被示威游行堵在路上的听众广播这个频段。

该电台经过精心设置，以便一旦警察到达将其关闭，就可以迅速拆除，这一任务成功完成。

在没有社交媒体直播和即时众包报道的那个时代，通过从企业电台手中夺回电波来表达 “成为媒体” 的精神似乎是一种关键性的干预。然而，正如海盗电台项目的一位参与者所回忆的那样：“我们感觉自己就像坏透了的广告克星式的文化干扰器……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希望当初自己直接加入黑群行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2QfHaFitMs

到下一届就职典礼时，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布什政府利用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事件在海外发动战争和占领，并以 “国家安全”的新名义强力镇压国内的反抗活动。

残酷的镇压阻碍了2003年在迈阿密举行的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协议》的分散式的行动，标志着活动家亚文化的 “峰会草蜢/Summit Hopping”模式开始走下坡路。

多年的大规模反战示威未能阻止美国入侵伊拉克。这股抗议浪潮吸引了大量民众走上街头，但与反全球化运动中分散的反叛活动相比，非营利组织和共产主义前线组织的控制要集中得多。

无政府主义者在波士顿举行的200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积极组织了“真正切实的民主集市”活动，并组织了 DNC 2 RNC 游行，但对共和党和伊拉克战争的更狭隘的关注却吸引了更多公众。

在由温和派、自由派和进步派组成的广泛联盟的推动下，50万人在纽约市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抗议活动上抗议布什，其“除了布什谁都行”的逻辑甚至感染了一些激进分子。因此，反对布什第二次就职的运动虽然仍能动员到大量群众，但却明显缺乏前几年的活力和对战术多样性的基本尊重。

2005年1月之前，纽约市的无政府主义者发出了大规模反独裁游行的号召。就职典礼当天上午，一个黑群行动组在事先宣布的汇合点集合，出发去对抗游行路线上的警察队伍。由于沟通不畅，游行队伍在许多预期的人员和物资到达之前就已经出发了，削弱了行动团队的力量，并引发了令人沮丧的内部争议。

游行队伍到达离就职典礼路线一个街区外的警戒线时，身后出现了一面加固的横幅，上面写着“右翼人渣，你丫死期将至”。不幸的是，横幅只是用脆弱的PVC管“加固”了一下，内部没有采用喷雾泡沫来增加其结构的完整性。结果，在警察的攻击下，横幅很快就破碎了，警察将横幅打烂，并用折断的PVC管殴打抗议者。

[image] 2005年：反独裁黑群行动队走向就职典礼游行。

这次游行的参与者在汇合点重新集结，再次出发前往围栏。在遇到一辆堆满木托盘的卡车时，他们把木托盘扔到街上，用木托盘筑起路障抵挡警车，并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挥舞木托盘作为盾牌。当英勇但注定失败的抗议者冲向第一个检查站时，警察从高高的栅栏后向他们喷射了一波又一波的胡椒喷雾。不久之后，进入游行队伍的检查站被保安人员关闭。黑群的冲锋在这一决策中起了什么作用，目前仍不得而知。

在就职典礼之前，无政府主义者中还流传着其他一些呼吁分散自治行动的声明。一场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在马尔科姆 X 纪念公园举行，并游行至麦克弗森广场。在城市的其他地方，不同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制造了一些小规模的混乱，并与其他抗议和游行活动联系在一起。

当晚晚些时候，在一个教堂大厅举行了一场座无虚席的朋克表演，台上发表了演讲，台下则摆满了无政府主义文献。之后，蒙面的队友向热情的音乐会观众分发了头巾、手套和喷漆罐，其中约有两百人走上街头。

游行队伍穿过亚当斯摩根社区，砸毁了银行和公司企业，并用投射物袭击了一个警察分局。星巴克上方悬挂着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从华盛顿到伊拉克： 占领带来反抗"。

警方最终拘留并逮捕了数十人，其中包括许多第一次参加示威的青少年，迫使他们在街上的雪地里跪了几个小时。最终，没有任何指控成立，一些义愤填膺的被捕者再次成功起诉了警察局，并因参与而获得经济回报。

一些激进分子对游行表示不满，抱怨被砸毁的警察局包括一个拉丁裔/社区联络单位，并在当年冬天晚些时候举行的 2005 年全国有组织抵抗大会上发起了一场关于谁应对 “暴力”负责的 “猎巫行动”。除了关于战略和战术的建设性内部争议之外，关于游行的争议还揭示了在战术多样性以及应当如何应对白人至上主义紧张局势方面的共识的破裂，这一局势在四年后再次抬头。

奥巴马时代：“希望来自人民"与错失良机

2006-2007年，随着反战运动的减弱和抗议活动的平息，“除了布什谁都行”联盟将目光转向了下一届总统选举。奥巴马的竞选活动成功地夺走了之前投入基层社会运动的大部分精力，使得无政府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被孤立于 “希望与变革” 的竞选言论之外。

然而，随着奥巴马竞选活动的平息，新出现的经济危机引发了新一轮的反抗浪潮，无政府主义者奋起组织反资本主义游行，参与驱逐防御。2008年，反权威主义者通过 “非常规行动”网络广泛动员，抗议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该网络在某些地区持续存在，为未来

的抵抗奠定了基础。那么奥巴马获胜后，无政府主义者将如何应对就职典礼？

遗憾的是，无政府主义者集体未能在就职典礼上采取明显的对抗性抗议来采取强硬立场。

在奥巴马获胜后的几周内，关于是否抗议或如何抗议的问题爆发了大量争论。由无政府主义者（白人占多数）组成的团体抗议第一位"黑人总统"，会不会被认为是"对黑人社区的蔑视"？甚至，是否会被误认为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因为据传那些极右翼也在策划抗议活动？虽然确实就策略、信息传递和白人至上主义进行了一些建设性的对话，但很明显，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将完全放弃反就职典礼活动。

【注：黑白不是肤色而是种性阶级，这一重要的共识是在很多年之后才形成的。所以只要具备反等级制度战略的项目都应该理解，奥巴马是"白人"而不是黑人。但是被敌人的肤浅所干扰从而导致的类似的低价值纠纷，几十年来在全世界的前线社区都是很常见的。尤其是中国前线社区，值得警惕，因为你们的对手很擅长恶意愚蠢。】

在矛盾之中试图挽救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存在的努力导致了令人沮丧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妥协的声明。辛迪·米尔斯坦（Cindy Milstein）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撰写了一份名为《希望来自人民》的呼吁书，呼吁以 "庆祝人民的历史和人民力量集团" 的形式公开存在，"出席而非抗议"。这种融合的目的是通过艺术性地庆祝民众抵抗的形式，与亲奥巴马与会者的"真正的彩虹联盟"建立联系。

"希望来自人民"的号召将"打破常规"与严肃的运动建设和有意义的反种族主义工作放在一起分析，并承认，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所有总统，但 "并非所有国家元首都一样，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一特殊时刻的历史意义和力量，我们就会摧毁自己的重要性"。

仅有十几名无政府主义者到场向欢腾的人群散发传单，这反映了这种做法的真正无关性。然而，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到 "非常规丹佛"（Unconventional Denver）和 "木鞋书店"（Wooden Shoe Books）等组织，这一呼吁吸

引了数十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的签名。通过将经验丰富的组织者引向模棱两可的扫兴之事，“希望来自人民”的操作失误相当于亲手毁掉了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一致抵抗奥巴马就职典礼的任何机会。

并非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屈服于这种分裂。CrimethInc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有些人害怕被误解，对任何形式的对抗性组织活动都持谨慎态度，恰恰在最需要保持激进势头的时候放弃了主动权。(并非事后诸葛亮）另一份声明呼吁在就职典礼期间对资本家和企业目标进行破坏，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也许更重要的是，在就职典礼前的几周，奥克兰爆发的奥斯卡·格兰特骚乱和纽约新学校的学生占领事件吸引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立即投入到远离华盛顿的对抗斗争中了。

虽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抵达国会大厦后打算采取行动，但激烈的内部争论使他们无法进行协调一致的公开抗议。当 “希望来自人民 ”项目如期落空时，许多心灰意冷的激进分子将注意力从总统职位转移到了其他目标上。

虽然无政府主义者仍然活跃在各种斗争中，但2009年标志着反就职行动达到了一个新的低点。

为了避免疏远潜在的盟友，许多人忽视了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 —— 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和一切形式的等级制度，无论掌权者是谁。更糟糕的是，无政府主义者错失了定义反对奥巴马的意义的重要机会。在缺乏明显的反独裁抵抗的情况下，右翼分子和种族主义者毫无争议地填补了空白，占领了反政府情绪的市场，促进了茶党运动和其他反动组织的崛起。

“除了布什谁都行"的逻辑残余，以及将奥巴马当选视为“反压迫胜利”的象征性愿望，实际上助长了军国主义、监狱工业综合体和反移民镇压的顺利运作。与此同时，在无政府主义圈子内部，关于如何反击白人至上主义的未决冲突愈演愈烈，揭示了围绕种族、身份和团结的紧张关系，这些紧张关系在未来的岁月中反复出现。

[image] 2009年：无政府主义者因未能向奥巴马提出反独裁挑战，导致被抗右翼和宗教极端主义者夺走了主动权。

2013年，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就职典礼前下定决心不再重蹈四年前的覆辙。尽管 2011-2012年出人意料的 “占领” 运动高潮已基本退去，但它留下了许多新近政治化的激进分子，他们没有受到 “除了布什谁都行”时代那种含糊其辞的影响。对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来说，奥巴马政府意味着大规模监控、无人机袭击、驱逐和递解出境，而不是边缘化人群希望和变革的象征。尽管如此，与布什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往往只有数百人，而不是数万人。

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一个反就职典礼周末活动，包括研讨会、讨论和文化活动，其中包括反映无政府主义分析如何超越前几年局限的辩论。

就职典礼当天，一支无政府主义游行队伍打着 “没有政府我们照样前进” 的横幅，穿过杜邦圆环街区。前一天晚上，一个气势汹汹的黑群团体走上唐人街街头，砸碎了银行、自动取款机和一家 Hooters 餐厅的玻璃窗，然后在没有逮捕任何人的情况下散去。

在当晚的游行中，老一辈的黑群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努力寻找与新一代“占领”运动活动家的共同点，例如，他们将现场直播理解为一种彻底民主的透明形式，而不是有害的人群监控。这些游行的人数只有几十人，但尽管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的背弃，他们仍然保持了反专制反抗就职典礼运动的连续性。

[image] 2013年：无政府主义者重新发现了一些反就职的能量。

最后： 特朗普时代及其后的经验教训

如今，随着2017年的临近，风水轮流转。反对特朗普的反就职游行可能是多年来 - 甚至是有史以来 - 规模最大的一次。而无政府主义者再次面临利弊并存的局面：上街人数众多，民众支持广泛，但关注的焦点仅仅是作为个体的特朗普，而非代议制和整个国家，以及镇压当局遏制和控制反叛抗议的努力。过去两年中，大规模的、愤怒的、和破坏性的街头抗议活动激增，与此同时，这些运动内部和外部的维稳手段也是层出不穷。

虽然很少有人会质疑我们是否应该走上街头，但许多人却试图转移我们的愤怒，限制我们行动的可能性 —— 而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从过去的示威周期中，我们了解到我们可以发挥惊人的破坏能力 —— 但试图再一次做同样的事情却很少成功。由于镇压抗议活动的诉讼频频发生，华盛顿特区警察局的运作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因此在那里的游行者可能比其他城市拥有更多的自由。然而，警察、军队和私人保安的集中度将是惊人的，而民众运动内外监控技术的爆炸性增长也增加了行动者事后的风险。我们还可能不得不面对因特朗普当选而胆大妄为的武装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这与前几年与布什支持者的叫嚣相比危险程度可能会严重升级。民众对BLM的同情至少让更多人开始讨论起义和破坏的合法性。然而，不同的社会运动之间并没有就战术的多样性达成共识，相反从“立岩”的英勇抵抗到对海外起义的误读却推动了非暴力论调的发展 —— 无论如何，这都是被误导的。这些矛盾的现实意味着在这个新领域，可能性和风险都异常高。

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在1月20日抵制特朗普和所有政客时，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我们自己的社区，我们都不是仅仅为阻止一切照旧而战。我们的斗争是要确定在未来几年里反对特朗普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精力是否会被转移到为民主党争取支持或为非营利组织筹集资金上？或者，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个超越所有党派和政客的世界？我们对特朗普的反对能否超越单一问题，从根本上挑战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合法性？

1月20日，我们将走上街头。但是，在就职典礼之后的数月和数年中，我们的所作所为将决定如何抵抗这个让特朗普主义成为可能的世界的性质。

[image] [image] 2017：我们要让这句话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image]

在这个血腥屠戮的帝国世界中，捍卫革命！-来自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国际主义者在罗贾瓦斗争中发表声明

[image]	人物/组织	无政府主义者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中国、俄罗斯、叙利亚
[image]	日期	2026年2月9日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交媒体 社区倡导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反帝 无国界 无政府主义 罗贾瓦 自治 革命
[image]	格式	文章
[image]	风格	彩色

我们以无政府主义国际主义者的身份执笔，来自当今时代三大强权帝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个正加速奔向生态灾难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星球上，我们致力于超越地缘政治断层和压迫性政治二元对立，携手并肩对抗压迫者。

如果我们想要建立起基于自治、正义与社会多元的新全球体系，就必须瓦解现行民族国家体系、经济剥削制度、及父权体制。

世人只是在帝国间的战争中吃瓜，而我们所见之处皆是针对人民的各种战争。因此，帝国的瓦解必须源于内部 —— 由人民通过自主组织行动来实现。

BACK **2025年双十一 [image] 超越“统独” - 刊发华语留言**

BACK **2020年年终礼《打破 Matrix 的路 ~ 与IYP对话2020：关于中国和美国》**

BACK **2018年《在死神的肆虐中捡起被丢弃的故事 —— “我们的家园，我们自己的反抗》**

BACK **2020年《中央政府的神话》**

BACK **2021年**

BACK **2024年《无政府主义者应该支持某某独立吗？》**

BACK **2025年**

[image]

在土耳其政府的支持以及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的默许之下，叙利亚军队正在包围罗贾瓦自治社区，试图强行将其并入叙利亚国家体系。罗贾瓦的叙利亚民主力量（SDF）虽签署和平条约同意整合，但最终结果尚待观察。

2024年底，土耳其支持的叛军攻入大马士革，推翻了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其首领艾哈迈德·沙拉（化名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成为叙利亚总统。此后一年间，新政府为巩固统治，积极向包括特朗普政权在内的全球帝国势力示好。

2026年1月6日，叙利亚过渡政府协同圣战准军事部队联合对阿勒颇市库尔德人聚居区谢赫马苏德发动攻势。1月10日，叙利亚民主力量

（SDF）撤离，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也随之撤离该地区。

三天后，叙利亚政府全面进攻罗贾瓦地区。1月18日，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宣布与SDF达成停火协议，但交火随即重启。罗贾瓦面临全面灭绝战争的威胁，包括土耳其军队可能再度入侵。1月20日，SDF同意停火条款，规定该地区将归属大马士革叙利亚政府管辖，SDF将并入叙利亚军队。昨日该停火协议获得延期；但截至目前，罗贾瓦部分地区仍处于围困状态。

尽管国家主义者宣称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来防止“混乱”与种族暴力，但叙利亚的现实恰恰相反：那些企图将国家权力集中起来控制在自己手里的人，正以种族暴力作为手段实现这一目的。

[image]

历史上，以中央集权政府名义“统一国家”的企图与种族清洗运动同时发生的故事并不罕见，这是有原因的。

本文刊载了美中俄三国无政府主义者 —— 这些曾为保卫罗贾瓦而战的战士 —— 对最新局势未来走向的声明。如果您想要了解冲突背景，可从这里处入手；如果想要了解罗贾瓦无政府主义者的最新动态，可在此处关注。

[image] 2026年1月26日停火后的该地区版图。

2012年，随着叙利亚革命爆发，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开始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数十年来一直在地下活动的库尔德组织抓住机遇填补权力真空，扩展自治体系以保卫人民。此后数年间，罗贾瓦革命发展成为由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叙利亚人、亚述人、亚美尼亚人、雅兹迪人、土库曼人等族群组成的多民族力量。

在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中，SDF内部这些社群的携手同心从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和其他原教旨主义派别手中解放了大片土地，在库尔德自由运动及其被监禁的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提出的民主联邦主义原则下带来了相对的安全、稳定和自治。

罗贾瓦的自治实践证明，中东地区存在超越专制王朝和残暴神权统治的另一种选择。然而，这场革命面临诸多敌人—— 最突出的便是新奥斯曼主义者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殖民主义国家。为破坏库尔德人的自决权，土耳其政府长期资助叙利亚境内的原教旨主义团体，庇护基地组织分支"沙姆解放组织"（HTS），扶持叙利亚国民军作为傀儡部队，并为ISIS输送资金、人员和武器。

然而，土耳其并非唯一试图在叙利亚东北部建立霸权的地缘政治势力。

20世纪初法国曾殖民叙利亚；英国在将库尔德斯坦人民分割为四个国家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此后自1990年代起，美国政府在邻国伊拉克发动了长达一代人的战争，严重破坏了整个地区的稳定，助长了基地组织等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组织的崛起。

俄罗斯则从军事、经济和政治上支持阿萨德政权；面对后来演变为叙利亚革命的民众起义，弗拉基米尔·普京成为该政权存续的主要保障。如今，普京正与华盛顿同行携手，与新叙利亚政权建立军事经济纽带，助其巩固权力基础。特朗普家族和卡塔尔存在广泛的商业联系，其政府的战略利益与土耳其政府及海湾国家构成的全球逊尼派地缘政治轴心高度重合——尤其在伊朗问题上。

从许多方面看，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原教旨主义运动，正是各大国势力给整个地区带来动荡的后果 - 产物。尽管这些帝国高喊"反恐战争"，却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战争、恐怖和巨大的苦难。

[image]

在美俄土以伊等强权争夺地区霸权的角力中，罗贾瓦的革命自治事业从未在任何帝国或民族国家的计划中拥有未来。

2018至2019年间，土耳其军队及其叙利亚代理武装"叙利亚国民军"占领阿夫林和塞尔卡尼耶地区，随即对当地库尔德原住民实施了驱逐。随着阿萨德政权在2024年迅速垮台，由沙姆/HTS主导的叙利亚过渡政府正试图将逊尼派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旗帜强加于叙利亚全境。这支新组建的叙利亚军队以残暴手段推进，意图摧毁罗贾瓦革命最重要的成果—— 妇女解放以及各民族相对和平的共存和自

治。数百段视频和照片记录了过渡政府士兵在2025至2026年推进过程中犯下的罪行。2026年1月，许多士兵拍摄了自己残害女战士的遗体、并割下她们辫子作为“战利品”的画面。

革命从ISIS手中解放的大部分土地如今又重新落入了神权法西斯势力的掌控：曼比季、塔布卡、拉卡、代尔祖尔、沙达迪。作为国际主义者，我们曾与阿拉伯和库尔德战友并肩作战，参与了解放这些地区的战斗。许多同志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成果被摧毁，令人痛心。

西方政府已默许大马士革对罗贾瓦发动灭绝战争的威胁。他们对目前的局势负有与土耳其和叙利亚政府军同样的责任。诚然，西方军事联盟在打击ISIS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 —— 2014年科巴尼保卫战和2017年拉卡解放战役中，西方的支援至关重要。也正因此，他们背叛叙利亚民主力量的行为更具警示意义：他们将库尔德人当作炮灰，宁可眼睁睁看着罗贾瓦发生种族清洗，也不愿看到超越民族国家控制的多民族平等主义的实践。

当HTS进驻大马士革后，各国政府首脑争相与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握手致意。然而就在这些政府宣称期待与新叙利亚政府合作“打击ISIS”之际，ISIS的忠实追随者和同情者正身披旗帜混迹于叙利亚临时政府内部。

朱拉尼“保护少数族裔”的承诺已被揭穿是谎言。首先，朱拉尼的部队西进屠杀了阿拉维派；随后，他们南下屠杀德鲁兹人；接着，在土耳其、美国、法国和以色列政府的默许下，他们东进，对库尔德人及所有敢于捍卫多民族多宗教社会共同事业的族群发动进攻。

为了阻止叙利亚政府捏造“库尔德人占领阿拉伯土地、对阿拉伯人发动战争”的谎言，叙利亚民主力量撤回库尔德人聚居区，成功阻截了政府军的攻势。通过顽强抵抗，他们挫败了政府军彻底消灭罗贾瓦的原始计划，迫使大马士革重返谈判桌。但当前的停火十分脆弱，将罗贾瓦纳入叙利亚国家的步骤也模糊不清，叙利亚政府究竟会兑现多少承诺只有鬼知道。

叙利亚军队至今都没有解除对科巴尼的围困。数十万流离失所者仍无

法返回家园。

作为国际主义者，我们谴责美国、俄罗斯及欧洲各国政府。这种背叛只是他们犯下的一系列反人类罪行中的最新一起。

[image]

我们深知所有民族国家运作皆无道德底线

—— 国家机器泯灭人性，运作国家体系的人也同样丧失良知。

石油与资源掠夺、贸易通道争夺、势力范围扩张、政治军事霸权——所有这些才是帝国主义的语言与准则。

按照帝国逻辑，美国政府此次背叛库尔德人民不过是“政策调整”，

无论其将带来多少 血腥屠戮 。

在敌军围困科巴尼，并将目光再度投向赫塞克、提勒泰米尔和卡米什洛之际，我们仍坚定捍卫革命。当前的停火能否维持，尚待时间检验。每当叙利亚民主力量拒绝大马士革强加的苛刻条件，叙利亚政府军便借机对平民发动恐怖袭击，并将罪责推诿给民主力量。然而，在叙利亚政府和社会中增加库尔德族及其他族群的象征性“代表”根本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只要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宗派暴力和中央集权政治继续主导朱拉尼的政权，叙利亚就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

这场危机凸显了罗贾瓦运动的核心目标：捍卫当地民众，通过政治而非军事手段解决冲突，并赋予人民自主组织社会的权利。尽管SDF和罗贾瓦自治政府被迫接受了不利条款的和平条约，所有这些价值依然坚如磐石。

针对该协议，罗贾瓦外部某些势力正将这场革命描绘成“失败” ——而与此同时，我们中仍有很多人手持步枪坚守在罗贾瓦周边防御阵地，随时准备阻击敌军推进。

[image]

革命不会因上层强加的决定而覆灭，

革命取决于普通民众在最恶劣境遇中选择的行动。

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将继续在这场革命中并肩战斗、为之奋斗、立足其中。

当前固然是一次挫折，但 绝非终结 ！

只要我们还能组织周边民众，为国际主义同志提供空间，推进集体教育和培训，推进建立一个多元共存、妇女享有自由的自治社会，我们就会持续践行这一切。与大马士革达成的协议或许会改变我们的行动方式，但绝不会阻挡我们。终结这里已然开启的事业绝非易事。

[image]

我们呼吁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无论叙利亚民主力量官方与叙利亚政府之间的谈判结果如何，我们 都应继续坚定捍卫罗贾瓦革命及其组成社区 。

维护异国他乡的人民权力与自治，始于你所在的本土阵地 ——尤其是在那些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国家。我们谦卑地向罗贾瓦革命学习 —— 学习其组织形式、革命精神、参与者甘愿牺牲的觉悟，以及面对强大敌人的无畏勇气。我们深知，仅凭武器与血肉之躯，无法抗衡帝国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战争机器。对抗此等敌人需要一场全球性的革命人民战争。

[image]

除非国际秩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否则，罗贾瓦及 所有 社会革命与解放运动，将 永远 受制于大国意志。

它们会在它们自己方便的时候 利用 我们的革命实践，

而待我们失去可利用价值之时 便弃之如敝屣！

消除此威胁的唯一途径是 开展国际主义合作 与 组织建设 ，将全球斗争凝聚为统一战线。

今日保卫罗贾瓦的斗争，正是这一努力的重要前沿和焦点。

为提供即时实际支持，可向 Heyva Sor、Riseup4Rojava、Tekoşîna Anarşîst 等项目捐款，并通过社交媒体、新闻稿、分发杂志书籍及放映电影等方式，提升公众对罗贾瓦困境的认知。

作为长远组织策略，我们可将库尔德人的斗争与其他并行抗争阵线相联结。在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为推进特朗普窃贼政权而实施的种族主义暴力，正与朱拉尼的策略如出一辙—— 后者将政府及军事职位授予实施屠杀的圣战分子，企图强行将少数族裔社区纳入“统一叙利亚”。

除传播信息与叙事外，我们还需将民众的具体需求与共同解决之道相联结，构建起可以汇聚多元背景人群的互助网络。

最后，尽管选举政治永远无法成为根本变革的载体，但在某些地区，我们仍有可能借此施压政客，阻止其纵容罗贾瓦及其他地区发生的种族清洗。

我们以无政府主义国际主义者的身份执笔，来自当今时代三大强权帝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个正加速奔向生态灾难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星球上，我们致力于超越地缘政治断层和压迫性政治二元对立，携手并肩对抗压迫者。

如果我们想要建立起基于自治、正义与社会多元的新全球体系，就必须瓦解现行民族国家体系、经济剥削制度、及父权体制。

世人只是在帝国间的战争中吃瓜，而我们所见之处皆是针对人民的各种战争。因此，帝国的瓦解必须源于内部 —— 由人民通过自主组织

行动来实现。

谨致革命的问候和敬意！

[image] 罗贾瓦的人们庆祝诺鲁孜节

By Crimethinc

□

在这个深度疏离的世界里，寻找革命性的爱情

[image]	人物/组织	iyp
[image]	日期	2025年2月14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情人节
[image]	场景	社交媒体 社区倡导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在这里下载演示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sfo0ZH340ejczJYSGHG7VYkq4KNx-tm/view?usp=sharing

爱情。多少年来，无数人们为其写下了无数的诗篇，创作了无数的艺术作品，挥洒了无数墨水，正因为如此，人类一直在努力探索爱背后的秘密和魔力。

与此同时，爱情的意义和实质却依然是个谜。

今天，人们对爱有着许多不同的定义。有时说“爱可以拯救我们所有人”，有时又说“爱是盲目的”；有时爱会伤人，有时爱意味着治愈。

但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爱呢，尤其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爱才是有意义的和自由的呢？

[image]

在谈论和思考爱的时候，必须考虑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利己主义、性别主义和（自我）疏离所塑造的社会中，爱的意义和实质变得越来越模糊和不可捉摸。我们几乎再也无法把握和体验爱了。在过度紧张的混乱中，人们发现自己被封锁在数字人设、过度消费、剥削和战争的荆棘丛中 …… 爱意味着什么？

很多时候很多人心目中“爱”的概念往往只是为了逃避社会生活，在暴力、自私的社会中建立一个小小的、安全的爱的泡泡，作为避风港。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对待爱情的方式迟早会导致挫折和失望。

不仅是恋爱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都需要认真地分析和革新，这样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桎梏，让真爱成为可能。当主流社会谈论爱情时，他们通常指的是男女之间一夫一妻制的异性关系 —— 然而，很多时候，这些才是离真正的爱情最为遥远的东西。在许多所谓的 “浪漫关系”中，隐晦的性别歧视和暴力被伪装成“爱”，成为现实的一部分。主流媒体和文学作品往往把跟踪、骚扰、甚至性侵犯和刻板的性别角色浪漫化和理想化。因此，在分析爱情时，必须考虑到性别歧视的机制，因为性别歧视剥夺了我们所有人的爱。

女性的竞争和孤立（所谓的“雌竞”）是父权制最古老、最强大的工具之一。如果你反对性别歧视，就需要首先反对羞辱妇女的文化，这种文化阻碍了建立在团结基础上的运动和行动。在这方面，社交媒体在过去许多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反抗父权制的作家、记者、博主和活动家都对正在形成的斗争意识产生了影响。通过社交媒体讨论的各种问题，包括酷儿、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观点，变得更加容易获得，并为人们提供了在全球范围内联系和组织起来的大好机会。社交媒体的潜力并不在于强化对身体美和消费的过度关注，相反，它应该是在于增强赋权和团结、从而使革命之爱得以产

生和发展。

父权制就是等级制，父权制的受害者就是所有等级制的受害者，所以并不只有女性和非二元，传统意义上的“男人”也同样是父权制的牺牲品 —— 父权制在鼓动他们去侵犯压迫他人的同时，就已经从根本上剥夺了他们爱的能力，也因此无法享受爱。就如俗语所言，“男人是下半身的动物”，那不过是因为他们的上半身被父权制砍掉了，一个压迫者不再拥有头脑和心灵。

如果男人想要找回自己的头脑和心灵，就必须经历一场彻底的内心革命 —— 必须主动摒弃和抵抗强加在男人身上的社会规范，与性别歧视、霸权主义的“男子汉气概”和人格作斗争。

任何人，如果想要以有意义的方式去爱，就必须放弃控制欲和掌权欲。必须打破占据主导地位的父权传统和心理。现如今人们通常所说的“浪漫关系” 往往与真正的爱情相去甚远，在许多情况下甚至纯粹是建立在性别角色、权力争斗、利益交换、乃至各种暴力的基础之上的。

[image]

婚姻往往被视为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认为它能带来安全和爱情。然而，婚姻事实上只是加深等级制度、维稳社会、并且操纵青年人将其转变为去政治化为”消费者“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由于将婚姻浪漫化，许多人并不了解这种制度的根源和压迫性的本质。我们中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制度婚姻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工具，它迫使妇女扮演家庭再生产者的角色，是一种无偿劳动。无论婚姻被组织得多么另类和民主，它仍然是父权制的一种手段，而爱情是永远不可能制度化的，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即便撇开这一点不谈，你也仍然可以在许多关系和婚姻中看到暴力。人们的性别歧视社会化往往导致男性认为暴力和虐待是正常的，而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一些女性认为她们必须忍受性暴力、身体和言语上的暴力和虐待；甚至被鼓励去复制暴力，所谓的“走男人的路”，作为消极的挣扎。何其悲惨。而这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

一个多世纪以来，另一个影响工业化社会的现实是，人与人之间的心

理距离和生活疏离越来越大。20世纪初德国表现主义时期引人入胜的诗歌和艺术作品向我们展示了整整一代艺术家和诗人是如何感受到大城市生活的威胁的，大城市生活被自我崩溃、孤立、恐惧和世界末日的感觉所塑造。如今，大城市水泥森林里的隐居生活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已成为宿命。就在最近，一位朋友对我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你可能死在家里几个月都不会有人注意到"。这话绝非夸张，孤独终老的结局甚至与一个人是否结婚和有多少子女完全无关。如今很多人安于孤立和孤独的经历，称其为"生活方式"，因为没有人会干涉你的生活，没有人会阻挠你，没有人会向你提出任何要求。你甚至可以死在家里，没有人会在意。但是，空虚和无意义迟早会占据你的整个生命。人们会从根本上失去存在感和生活的意义。一个人越是远离社会和社会生活，就越不快乐，生活和万物的存在就会显得越是没有意义。

爱，被理解为一种自由、勇敢、温暖和团结的能量，它赋予了生命的意义。了解爱的人，接触到爱的魔力的人，将不再追求任何更高的生活意义。我们不是在金钱、财富和利益中，而是在爱中，找到了生命和自由。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尽管只是把另一个人拖入自己原本既有的孤独之中。

但是，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孤立终究依然是孤立。爱无法在孤立中茁壮成长。不与集体生活和社区相连，就会导致挫折和不满。观察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发现这一点。如果父母总是试图占有孩子，让孩子远离社会，那么孩子很可能会产生恐惧，与社会保持距离，同时无法发展自己的自主性。相反的，在一个充满爱和关怀的社会中长大的孩子，会懂得爱、集体生活和团结的价值。

[image]

如果你很有幸找到了爱恋，那么恭喜！同时要知道，相爱中的彼此绝不能互为逃避孤独的解决方案。否则就不是爱。你不能消耗对方，因为爱不是消耗。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都在很大程度上习惯于消费了；资本主义训练人们计算一切，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友谊和爱情方面也开始讲价和算计。当某人让你失望了或伤害了你，或者没有"满足你的期望"时，你往往会把这个人当作无效的废品。对自己曾经"投资在此"的时间、信任和依恋之情感到愤怒，仿佛爱有某种市场价值，或者爱是有限

的。

事实上那不是爱，能计算的一切都不是爱。

爱并不意味着找到一件可以拥有的物品，按照自己的喜好装点打扮，一旦它不再讨我们喜欢，就立刻扔掉。绝不是那样。爱意味着抗争，而且首先就是为了某种具体的东西而抗争。爱必须为实现自己而战。这不仅适用于恋爱关系，也适用于各种关系。如今很多时候，人们显得毫无耐心，一旦事与愿违就会立即逃离。水泥森林的隐蔽性和与世隔绝的选择给了人退缩和逃避问题的安慰。如此，一个人往往会自视甚高，这也是很多人倾向于将自己置于被批评的 “社会危险”之外的原因。因为毕竟，我们还有唯一的“安全气泡”可以爬回去。这种恐惧往往让人们远离真正的深爱。

尽管要克服资本主义和五千年父权制思想下的孤立和疏离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我们仍有可能抛弃旧的习惯、行为和信仰，更新自我，彻底改变内心。正如被囚禁的黑豹运动活动家穆米亚·阿布·贾马尔（Mumia Abu-Jamal）所写的那样，青年是革命能量的天然载体，他们有能力在压倒性的力量面前改变自己，用他们充满革命气息的身体来改变环境，实现社会变革。

如果青年人能够实现这种彻底的变革，那么它将带动整个世界，孕育并诞生一个建立在真正的革命性爱情基础上的新社会。

[image]

要实现两个人之间的爱情，不仅需要两个人同时进行改变，还必须同时进行反叛。有时，这也意味着相互斗争 —— 这种情况下的斗争并不意味着憎恨对方，相反，它指的是通过（自我）批评来对抗内在化的性别歧视。那些扼杀爱情实现的条件是绝不能接受的。

已故的库尔德电影制片人和活动家费拉兹·达格留下了一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不要向资本主义投降，不要向物质主义、丑陋的关系、爱无能、不尊重、堕落和不平等投降。不要屈服"。一个真正爱的人必须与所有这些阻碍爱的机制作斗争。作为革命青年，我们的责任之一就是打开这些机制，反抗它们。自由社会的理想必须通过集体的努力来寻求和实现。如果我们想赋予爱以意义，就不能接受其他一切。

爱情与革命非常相似。两者都经常被误解。正如革命决不能在某一时刻结束一样，爱情也不应在某一时刻结束。许多人的常见误解认为，革命只是一个事件，只是改变一切的一个瞬间。但历史和当前的革命运动告诉我们，革命与其说是一个事件，不如说是一个进程。正如我们在罗贾瓦所看到的那样，革命必须是一个永久的进程，包括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变革/前进，这样为之奋斗的理想才能继续生动而有意义。爱也是如此。爱情不是一个事件，不应该是一个事件。例如，在谈及浪漫爱情时，它并不意味着谈一次恋爱，然后就停留在这个“事件”上。

爱不是静态的。爱是活动的，爱是流动的能量。爱意味着能够应对新的情况和挑战，因为爱能给予所需的力量。真正的爱意味着相互支持和尊重，意味着勇敢和诚实，意味着把爱带到这个世界上，同时也培育和爱着这个社会。

正如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所说的那样：如果我真正爱一个人，我就会爱所有人，我就会爱这个世界，我就会爱生命本身。如果我能对别人说“我爱你”，我也一定能说“我爱你身上的每一个部分，我通过你爱这个世界，我也爱你身上所映射出的我自己”。

关于爱，还有非常多的话语值得说道。不过，首先我们应该明白，爱需要觉悟、斗志以及改变自己和社会的意愿。在一个以利己主义、竞争和恐惧为特征的社会里，爱是无法开花结果的。为爱而战的人不会再有恐惧，他将获得必要的力量，为自由的自主社会铺平道路。

爱是一种比愤怒、恐惧或仇恨都更为强大的力量。

建设可能更困难，但它比破坏更强大。这也许是我们能从库尔德运动中学到的最美好的东西之一 —— 库尔德运动的口号之一就是：如果你想生活，那就生活在自由之中！ 同样，作为年轻人、哲学爱好者、艺术家、革命者、和反父权制的斗争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想爱，那就要在自由中爱！

[image]

In case you missed it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VBCphLpjGckjyToVrWDlqL0xjUH6lv2/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LdXbRPcnMWyDLPlR3Xq6ms_4-qaM1Rr/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JFdCy3hOUE6gB1ozZUUEhRyXAZQwaKT/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6nRpwIATUM_0zH9Zwt0cwnGdozWum4QG/view?usp=sharing

[image]
[image]

在这个操蛋的世界里，奋力地相爱！—— 情人节2026

[image]	人物/组织	全世界的爱侣和战士
[image]	城市/地区	地球
[image]	日期	2026年2月14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情人节
[image]	场景	教育 研讨会 社区倡导 读书会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亲密关系 反叛 爱 爱情 自助 训练
[image]	格式	文章 电子书
[image]	设计者	[image]iyp
[image]	风格	彩色

中文有老话说，“成大事者，先过情关”。这话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世上没有天然“对的人”。但你完全可以通过恰当的心理技巧，将每一段关系培育成“对的”样子。怎么做？

传统“核心家庭”是维持支配性等级压迫体制的关键基础设施。任何不能彻底拆除这一基础设施的“革命”都不会带来解放，只是 而已。

以基于平等和自主的关系取代等级制度和核心家庭，是重要的反抗政治实践；但这需要反抗者经历一场艰辛的修行。别担心，这是有技巧的。

- Table of Contents

引言
如果你也有经历过以下情况，这本书就是为你写的：
1. 主流文化脚本仍在塑造我们的“关系”
嗨宝，你正在读一本自助手册。你可能会想：
身处困境倍感煎熬
打破陈旧的文化脚本
我并没有说这一切都是你的心理作用
浪漫神话：关于爱的谎言
浪漫神话的核心谎言
爱的转化力量？
浪漫神话如何搞砸了我们彼此间的关系？
区分冲突和虐待
关于爱的真相
婚姻并不等于爱、更跟“解放”没有任何关系
浪漫神话如何侵蚀情感关系自助工具
匮乏心态
用后即弃的文化
“其他事实是什么？”被文化脚本和自动反应束缚时如何获得新视角
“其他事实是什么？” 工作表
请填写下面表格：
现在，请就以下问题做些笔记：
为什么要费力做这些情绪修行？这能给我带来什么？
人真的能改变吗？
“宽容VS.严谨” 评估工具
关于浪漫关系（或他们所谓的“婚姻”）自助手册的一些注记
惯习成就自我
第一章小结
2. 困于自驾模式：在麻木与短暂的亢奋间摇摆
在痛苦的世界里靠麻木维生
整体麻木，却在追逐幻象

培养对微妙和细致的觉知
重拾完整的情感谱系
培养情感觉知的工具
情感范围受限的代价
麻木与情感劳动
麻木和体面政治
麻木和微歧视
关于麻木与追逐幻象的问卷
责任担当：既不淡化，也不惩罚
反馈问卷
追逐关于性和浪漫的文化幻象
这是强迫行为、成瘾倾向，还是正常现象？
请勿贴标签、不要评判 —— 不要将本书的观点“武器化”
“上头”的感觉
沉迷于“新关系能量”？
这种追逐的后果

[image] 家，就是爱的样子。

本书致力于提供的是一份实用的路线图，教你如何应对最常见的关系冲突模式，以及在情绪高涨时管理本能反应的有效工具。这本书能帮你建立你所渴望的、具有支持力的解放性的关系，并巩固你所珍视的团队社群和抵抗运动。

一份关于性事、爱恋、浪漫和友谊的自助指南。献给天下所有爱侣和战士们！

[image]

引言

> 这世间一切值得做的事，都是与他人共同完成的。
> —— 玛丽安·卡巴，《就这样做下去直到我们获得自由》（We Do This ’Til We Free Us）

> 提升感知与被感知的能力—— 即“喜悦”—— 意味着更加贴近这个正在流血、燃烧和尖叫的世界…… “自

由”并非没有约束，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在关系中耕耘、转化欲望、并打破固有习性的新兴能力。
—— 卡拉·伯格曼和尼克·蒙哥马利《快乐的抵抗》（Joyful Militancy）

二十年来，我一直投身于社会运动，致力于终结刑事化和暴力，去构建一个所有人都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在跨性别解放、反战、以及废除监狱运动中，我曾担任律师、作家和组织者。参与这些抵抗运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之源，也是我获得诸多深厚友谊的基石。虽然当下的生存环境极其残酷，但我从研究抗争、参与抵抗运动，以及与那些为解放事业奉献终生的人们并肩作战的过程中，汲取到了丰富的灵感和力量。

然而，抗争运动本身也是激烈冲突的爆发地 —— 冲突固然存在于我们与权力阶层之间，但也同样频繁发生于运动内部。革命的能量营造了一种在政治和个人层面上都高度紧绷的氛围。由于运动中既涉及“我们该共同做什么”的路线之争，又掺杂了性格差异，这些冲突常常成为工作的阻碍。

组织者之间产生友谊乃至性关系，都并不奇怪。在激情燃烧的地方，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毫无疑问会带来强烈的归属感和亲密感。我们理所当然会和运动中那些性感、聪慧之人 —— 那些理解我们的思想并愿意为解放志业而战的人 —— 走到一起。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和酷儿，我深知性作为转化、表达和社群构建的场域有多么的重要。性关系和浪漫关系令人心潮澎湃，它们是自我发现、彼此支持和互相治愈的重要载体。事实上，许多人加入抵抗运动就是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可以说，性和其他形式的联结与抗争工作总是如影随形的 —— 我们在运动中找到了渴望已久的关系，不言自明。

但这种炽热联结带来的兴奋感，并不能保证关系会一帆风顺。在运动中与他人日复一日地合作，我屡屡目睹并亲历组织者之间关系冲突的杀伤力。即使是那些毕生恪守原则的人，在亲密关系中也可能做出违背原则的事，而且往往是下意识的。

为什么我们有勇气大胆挑战主流社会的规范和结构，却常常难以用体贴和慷慨来对待身边的伴侣？为什么一旦陷入不安、失望或嫉妒，我

们就丢掉了原则？为什么我们在性与浪漫关系中总是表现出最糟糕的一面？又是为什么，我们会将浪漫关系置于友谊等其他关系之上？

我一次次地看到，在关系中将价值观转化为行动是多么的困难。我亲眼目睹了人们在对待伴侣时的行为如何导致团队瓦解、项目流产，甚至摧毁了我们的事业。我也曾深刻反思过自己的行为，运用了无数工具方法以寻求改变，并帮助我的指导对象和合作者转化他们身上这些具有破坏性的模式。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代价真的太高了：我相信，我们可以、也必须将最激进、最具有远见的解放理念融入到我们的性、爱、浪漫实践，以及生命中所有的“关系”中来。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彼此，我们必须学会如何紧紧凝聚在一起，哪怕在情绪失控的时刻。

这本书并不提供速效药或“30天包治百病”的仙丹配方，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那种东西。本书致力于提供的是一份实用的路线图，教你如何应对最常见的关系冲突模式，以及在情绪高涨时管理本能反应的有效工具。这本书能帮你建立你所渴望的、具有支持力的解放性的关系，并巩固你所珍视的团体队伍和抵抗运动。

为了将原则更充分地融入关系之中，我们需要：

1. 理解那些定义了“理想关系”的文化信息和守旧观念。

1. 识别这些预设和文化“脚本”是如何影响我们自身的行为和反应的。

1. 采取实际步骤来平复那些本能的或“被操纵”的反应，使行为回归到我们对待自己和他人的初衷。

在本书中，我将分享来自我个人生活以及我参与的运动中合作伙伴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关乎我们许多人都曾深陷其中的各种关系乱麻。我还将提供一些思考题和练习，帮你深入挖掘那些有害的文化叙事是如何影响你对关系的期待和沟通的。这些练习是摆脱文化奴役的第一步。

[image]

著名的女权主义口号“个人即政治”是正确的：亲密关系中的点滴至关重要。

浪漫生活不仅仅关乎个人的成败。在性、爱恋和浪漫的问题上，我们每个人都承受着文化规范的压力，也都需要支持来“卸载”那些病态的思想和行为。

通过性、浪漫、爱和友谊，我们可以培养关于解放与欢愉的新体验。

我们都渴望被真正“看见”、被关爱，渴望联结感与炙热的恋情，渴望体验快乐和创造力。

而为了实现这一切，我们需要将关于自由与正义的深刻思考，与对疗愈和联结的渴望，

密切结合起来。

[image]

[image]

返回：

返回：

返回：

返回：

我之前的著作看起来可能与这本书大相径庭。我的第一本书《常态生活》（*Normal Life*）探讨了弱势群体如何承受福利制度、移民政策、警务和医疗改革带来的冲击，并探索了抗争运动（尤其是跨性别解放

运动）如何避免被收编或被挫败。第二本书《互助》（*Mutual Aid*）研究了我们如何通过互助组织有效协作，以应对当下的（以及未来的）危机，而不是乞求政府或企业的施舍。对我而言，这第三本书是我的核心研究课题的延续，关于：我们如何才能建立起持久且有效的抵抗运动？阻碍运动的屏障是什么？我们如何克服这些障碍？并且，本书为这个研究项目增加了一个极具人情味的维度 —— 一份关于性事、爱恋、浪漫和友谊的自助指南。

主流的情感自助类畅销书能带来的启发非常有限。虽然有些书对特定行为模式有不错的洞察，但它们几乎都保留了过时的、往往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性爱观念。而且很少有作品不以白人、异性恋、上流社会的生活为中心，这极大地限制了它们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对那些身处抵抗运动中的人们来说。

大多数此类书籍是由治疗师基于个人经验或伴侣咨询案例撰写而成的，或者是某些自诩为万人迷或沟通高手的人写出的。而我是一名律师、教授和活动家，了解我的约会史的人都不会说我是什么情感高手。但我是一名长期的运动参与者和观察者，二十五年来我一直在不懈地努力改进我的各种关系。

关于如何对待彼此，我所读到过的最深刻的见解并非来自心理医生，而是来自奥德雷·洛德、贝尔·胡克斯、劳伦·贝兰特、小山惠美、希拉·哈桑、马里亚梅·卡巴等作者。这些人对“关系”问题的洞察力和智慧源于他们身处危机社群和正义运动的实践经验。这并非巧合。

[image]

这本书是写给那些有动力通过每段关系的尝试一次次一遍遍地集体抵抗规范性文化预期的读者们的，也正是关于他们的故事。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向内看，去“卸载”那些我们自幼被灌输的文化烙印。

谈到性、爱恋和友谊，最具破坏性的文化叙事 —— 即我在书中称之为“脚本”的东西 —— 当属“浪漫神话”。这种神话告诉人们，浪漫关系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是每个人获得完整、满足、被爱、和安

全感的“终极归属”。

美国和加拿大的调查显示，现在人们将“爱情”列为人生第一目标，甚至排在金钱成功和职业成就之上。而在20世纪30年代，爱仅排在第五位，排在可靠的品格、情绪成熟和讨喜的性格之后。现在，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期待在浪漫伴侣那里满足所有的亲密和安全需求。在电影、广告和电视剧的影响下，浪漫的“爱”已经成了满足所有情感、性及陪伴需求的万灵丹。这种将浪漫爱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观念，促使人们在爱情来临时忽视友谊，并催生了在性与浪漫中的不安感、紧迫感和竞争意识。

浪漫神话告诉人们，浪漫是永恒的且排他的，被爱（或去爱）意味着“属于”（或“拥有”）某人。它宣称，如果你有不同的需求或欲望，那一定是你自己、你的爱、或你的伴侣出了问题，因为“真爱”应该是轻松的、自然的且永恒不变的。

当我把这些话说得如此直白时，想必很多人能看出这些信息是多么不切实际且具有伤害性。在这种神话的影响下，浪漫之爱往往遵循一个可预见的周期：从令人沉醉的狂热开始，随后进入充满失望和怨恨的冲突期。你可以看到这种“占有和拥有”的模式是如何导致伤害和控制行为的。简而言之，我们看着朋友们 —— 以及我们自己 —— 因为对浪漫关系的幻觉而做出糟糕的决定、毁掉生活、互相伤害。

然而，我们大多数人仍被这种浪漫神话所困扰。当约会不顺时，我们会把它看作“个人”的失败。我们认定是自己的错，觉得自己选错了人，觉得只要下次选个“更好的”，就能打破循环。我们在社群里评判和指责前任，对他们冷嘲热讽；或是因为缺乏某种特定形式的浪漫关系而严苛地评判自己，无视生命中友谊和其他情感纽带的重要性。这正是“文化脚本”在扭曲我们的期望和行为的案例之一，正是它从根本上破坏了我们建立满意的、激励人心的且符合伦理的关系的能力。

[image]

这本书激励人们做出决定：浪漫并非独立于我们的解放斗争和抵抗政治之外。

关系是践行我们的原则和价值观的 实验场 ，

而不是排演企业媒体喂给我们的那些烂剧本的舞台。

如果我们想建设一个基于关怀、联结和自由的世界，就必须将在“外部”所做的工作、与在“亲密生活”中严谨的自我修持，结合起来。

我们现在太需要彼此了。

在这个操蛋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为了爱和抗争而走到一起。

如果你也有经历过以下情况，这本书就是为你写的：

- 总是在重复同一种分手模式。
- 沉迷于交友软件，但又因选择匮乏而感到疲惫、厌倦和挫败。
- 因友情或爱情的动荡导致朋友圈子四分五裂 —— 朋友们会因为新恋情而消失，或者在分手事件中站队，导致群体分裂。
- 在恋爱关系中感到孤立，渴望拥有更多的亲密朋友。
- 曾遭受某人的伤害，如今正督促所有其他人与那人绝交，所到之处摧枯拉朽一片狼藉。
- 苦苦渴求完美的爱恋、理想的工作、或完美的身材，认为那能“解决一切问题”。
- 一直试图做到完美，当收到批评建议时会感到沮丧或本能地防御；或者因为太害怕负面评价而不敢尝试新事物。

- 无法停止照顾身边的每个人，不知道该如何拒绝他人，感到既委屈又疲惫。

- 不知道该如何接纳友谊、浪漫约会或其他关系，即便内心欢喜，却还是不断地把人往外推。

- 经常觉得“我讨厌人类”。抽象地相信同理心、联结和集体行动，但防御性地厌倦他人。

- 对活动家团体中不断出现的冲突感到疲惫不堪，尽管你也很想/仍然很想要参与集体变革，却对加入新的行动或团体的前景感到绝望。

不管你是不是“异议人士”或者活动家、不论你是否激进，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大多数人至少经历过上述问题的一种，很可能是多种。希望这本书能帮到你。

[image] 是啊，的确如此。 [image]

1. 主流文化脚本仍在塑造我们的“关系”

> 我并不是说清醒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痛苦。但请保持清醒，亲爱的。
> —— 玛莎·P·约翰逊

> 我用爱人的指尖
> 勾勒你下颌的曲线
> 深知最艰巨的战斗
> 仅仅是开端
> 该如何带着尊严与爱
> 去完成生存之必需
> 我们选择了彼此
> 也选择了彼此战斗的锋芒

这场战争始终如一……
—— 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

主流文化用海量的图像轰炸人们，将浪漫爱标榜为“幸福的关键”。许多人拥有或渴望拥有惊心动魄的性与浪漫体验，希望以此为生活带来兴奋、愉悦，以及一种被珍视、被接纳的强大感。与此同时，我们大多数人也注意到，人们往往在面对爱人时表现得最糟糕，且常为了追求浪漫联结而牺牲掉了其他关系和优先事项。更糟的是，人们被灌输了一种观念：关系中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都是因为你自己或朋友、爱人、伴侣的“缺点”造成的；人们很少想到，关系中的困扰其实源于并且服务于那些强大的统治与控制体系。在浪漫关系中（无论是酷儿还是异性恋），亲密伴侣暴力发生率高达 30%，更有无数段关系滋生着让人们感到孤立、恐惧、乏味、不被爱、焦虑或被困的情感动态。

[image]
[image]

甚至在 COVID-19 疫情之前，996长工时、辛苦的通勤、为了工作学业背井离乡以及沉迷网络，就已经加剧了各阶层的孤立感。疫情以来，这种孤立只是变本加厉，随之而来的还有飞涨的物价和房租、深陷的债务、以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独自生活的人越来越多，拥有亲密关系的人越来越少。这些因素与“浪漫神话”结合，营造出一种错觉：让人误以为浪漫伴侣“能够且应当”满足我们所有的情感需求。我们被教导着要去寻找一个伴侣，来填满由这些病态现状凿出的深渊。

当然，没有任何人能够或应当满足另一个人的所有需求。通常情况下，当关系陷入困境，我们并没有强大的支持体系来获得见解和帮助。而许多单身的人则陷入了对在线交友的无效痴迷中，在软件上耗费大把的时间，寻求幻想中的满足感，有时还怀揣着不切实际的期待。

我们都见过身边朋友被浪漫伴侣所伤害；见过彼此因为新恋情或感情纠葛而退出深爱的团体和活动；见过朋友圈、活动家集体、职场和艺术合作因性事和浪漫相关的冲突而分崩离析。我们也曾切身感受到被困在艰难关系动态中的痛苦。

当如此多人被困在这些充满压力、消解斗志、使人丧失行动能力的处境中时，我们该如何聚在一起去推翻那些正在伤害大众并摧毁地球的

主流体系？…… 为了打破心碎、嫉妒、占有欲、麻木、冲突、孤立和背叛的循环，我们需要理解那些经常左右我们行为与欲望的宏观社会动力。

关于浪漫和性的主流观念延续了统治体系，强化了“关系应该是什么样、感觉应该是什么样”的刻板印象。它们教导我们“应该”去渴求什么；它们告诉我们，某些特质 —— 比如苗条的身材、丰厚的财产或者结婚证书 —— “才能带来”幸福圆满。这些信念，即使我们在理智上明白它们是扭曲的，依然会冲击我们的情感和行为。它们如何侵蚀了我们共同繁荣的能力？我们又该如何摆脱它们的控制？

[image]

识别文化脚本如何影响人的消费欲望相对容易。你的朋友圈子或亚文化圈可能会鼓励你远离油耗高的汽车、血钻或者血汗工厂制造的衣服。

然而，强大的文化脚本往往也决定了我们在性事与浪漫方面的需求。

我们被教导关系“应该是”排他的、是长久的，而且还会遵循“预设的”升级模式。

但就像有毒的商品一样，这些社会预设的准则同样具有破坏性。

当我们误将这些文化脚本的灌输当作自己的感受和愿望时，

我们的“关系”就会遵循 主流文化为我们设定的伤害性模式 。

我们常将嫉妒、孤独、痴迷等强烈情绪视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或不可抗拒的。我们甚至可能意识不到自己正受控于性和浪漫的神话，只因这些感受如此私密，就仿佛源自每个人的内心。但种子其实是主流文化信息播下的。

我们必须“卸载”这种制约，才能 找到更具支持性和转化性的方式

来，渴望彼此、相伴彼此。

本章内容将仔细审视一些塑造了我们在关系中的感受和行为的文化脚本。理解这些文化烙印如何塑造情感，以及其带来的困境，这就是我们挣脱束缚的起点。我们将深入探讨几项练习，练习如何察觉并开始摆脱控制，从而建立我们真正想要且需要的联结。

[image]

嗨宝，你正在读一本自助手册。你可能会想：

- 我没时间看这个。
- 我害怕审视自己的感受。
- 如果我深挖自己的过去，我可能就没法“正常”生活了。
- 我害怕改变生活中的任何事。
- 直言顾虑会让我被甩吧？
- 我需要隐藏，我害怕真实的自我没人会喜欢。
- 这些东西很俗气/玄学。
- 这是弱者才会看的东西。
- 这类个人主义的“自助”鬼话都是自由派和中产阶级玩弄的东西，只会分散集体行动的注意力。
- ……

这些是许多人在考虑接受治疗、阅读自助手册或做其他可能触及情绪、行为模式和反应的事情时经常产生的情绪。你可以觉察到这些情绪，然后继续读下去。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些想法是从哪儿来的——你脑海里响起的究竟是谁的声音？是你想追随的人的声音吗？你可以提醒自己，阅读这本书不会导致任何事情失控 —— 你依然可以选择如何处理读到的内容。你可以提醒自己最初拿起这本书的原因：你的生活中是否有某些想要改变的事情，与你在关系中的感受或反应有关？你是否能意识到，提升处理关系的能力可帮你更有效地参与抵抗运动？当消极念头浮现时，记住你的初衷会有所帮助。你也可以制定一个支持计划：有没有朋友可以跟你交流这本书的内容？能否读慢一点？在阅读时能否做些让自己放松的事？没必要急着读完，也没必要非得用学到的东西去做什么。保持好奇心就足够。

[image]

身处困境倍感煎熬

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压时代。虽然技术让人类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联系更紧密，但每天我们都要面对激增的不平等、恐怖的生态危机和无休止的战争。我们中许多人已经受够了，渴望改变，并共同努力反击。但与此同时，感觉就像我们只是在网上吵架，而现实世界的一切都在变得更糟。许多人感到无力，甚至难以想象一个不被贪婪、等级制和剥削定义的社会。与此同时，我们被淹没在各种屏幕分心和麻木自我的新方式中，这加剧了我们与他人及自然世界的脱节。为了应对，我们被迫消费那些能带来短期快感（或假性快感）的东西，但这往往导致身心的长期失衡，并加剧我们的孤立。

[image]

人类在群体中进化，通过共享一切来生存。

我们天生就需要联结和交往。关心彼此并努力让事情变得更好，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意义、满足感、创造力、喜悦和归属感。

拥有亲密关系和可以依靠的人，决定了我们在危机中是否安全，甚至决定了我们能否生存。

而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系统告诉每个人说，除非你有钱、有型儿、有精英的工作、坐拥各种名牌物品、或者必须结个婚，才会“幸福”。

这个社会训练我们将彼此视为可弃置的“东西”，让我们在等级森严的体系中衡量自己，从而产生自我否定感。

我们与周围人的关系构成了我们的世界；人和关系就是世界。

我们需要 解放这些关系 。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我们需要彼此。我们无法独自生存，无论我们是否承认这种相互依恋，它都决定了我们生活的一切。关于“独立个体”的文化幻想掩盖了我们对他人的本质依赖，贬低并忽视了支撑我们生活的照护活动（打扫、烹饪、扶老携幼、情感支撑）。种族资本主义——这种助长少数人掠夺财富、多数人遭受苦难的全球种族剥削体系 —— 教导人们将自己视为“个体”，为了私利而相互竞争。

[image]

只要能打破“独立”的幻觉，就会发现我们已经存在于一个生存所必需的互助网络之中 —— 我们所需的一切都来自彼此和这个星球。只是这个网络一直在被暴力和胁迫所扭曲，以便让少数人获利。

我们的任务是抵抗并摧毁那些将我们的生命转化为剥削性和破坏地球产业之燃料的体系。

我们必须 开辟崭新的共生之道 、同时也要 重拾古老的生存智慧 ，那些能够滋养生命、联结、归属感和解放精神的生存之道。

然而，从我们出生那天起，这些技能就不断被文化脚本所破坏和阻挠。我们被教导要去竞争、要追求个人主义、要保持贪婪、要遵从/誓死捍卫森严的等级。

- 倘若我们遭遇冲突时不必执着于谁对谁错呢？

- 如果我们将冲突视为任何关系中可预见且具有建设性的一部分呢？
- 如果我们都能从朋友那里获得足够的支持，从而足够抵御冲突或分手的风暴呢？
- 如果我们平时就非常擅长给予和接受反馈，以至于我们的关系不会频繁堕入怨恨或在戏剧性的结局中爆发呢？

考虑到我们所处的世界环境，感到恐惧和不知所措是正常的。而关键问题在于：在这些艰难时期，我们该如何相互扶持，采取勇敢大胆的行动，并变得更善于在这一切中彼此相爱？如果我们想共同渡过难关，就必须摆脱那些关于爱与关系的狭隘制约。

[image]

- 你见过哪些因素导致朋友圈子或社群中发生冲突和疏离？
- 你能否想象，或者你是否经历过，人际关系中的差异和冲突反而带来了更多的联结、归属感、自主性和创造力，而非削弱这些特质？是什么支撑着这种现象？

[image] [image] 无产阶级的故事

打破陈旧的文化脚本

想要获得 解放 ， 就需要有看清事物真相的能力 。

主流文化的脚本 —— 性别歧视、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 —— 如同棱镜折射光线一样扭曲每个人的认知，让我们对自己和周围的人产生偏差的愿景。

[image]

“文化脚本”通过无休止的重复植入人们的内心；

随后，你就会以“自动驾驶”的模式度过一生，

在没有自觉思考的情况下演练这些脚本。

这种“自动驾驶”意味着，我们的许多回应、行为、甚至感受，其实并不真正属于我们。它们是被程序化植入的，而我们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机械型性地重复它。

当某人处于自动驾驶状态中时，就不会质疑自己的假设或本能的反应；也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往往背离了原则。自动驾驶的一个后果是，它经常会导致人们陷入两极化的思维 —— 导致人们失去了细致和复杂性，思考方式变得极端，比如：“我是最烂的！”、“我做不到！”、“都是她的错！”、“这永远都行不通！”、“怎么总特么发生这种事！”……

在本书中，我们将使用钟摆（如下图所示）的意象，来探讨当我们处于反应性思维或恐惧状态中时，那些极端的、往往两极化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目标是与这种反应性思维保持足够的批判性距离，从而在情绪激动时打破它对我们的控制。

下面的钟摆图探讨了一种常见的反应性两极化思维：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或是“最坏的”。这两者可能都不是事实，但当一个人被激怒时，就很容易滑向其中一端。

[image]

钟摆示意图说明：

- 一端：我是最好的！（自大、防御、拒绝反馈、指责他人）
- 另一端：我是最坏的！（羞愧、自我厌恶、瘫痪感、受害者心态）
- 中间：我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人性化的、细致的、有责任感的、愿意学习的）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推崇归咎、惩罚和等级制度的社会里，大多数人遭遇冲突时会在这两极之间摇摆。当陷入"我是最烂的"思维时，如果能察觉到某种异常 —— 即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已然扭曲 —— 或许就能意识到需要寻求帮助、或寻找新的视角。如果没能察觉，就可能伤害自己或他人。比如，可能开始认定自己永远是受害者，从而认为自己“有权”发泄情绪，或者无视他人对自身行为影响的反馈。讽刺的是，自认“最差劲”的羞耻感反而会导致无法倾听亲近之人的心声，无力回应他们的诉求 —— 因为这种情况下此人会始终陷在自我贬低的思维漩涡中。如果能察觉到"我最差劲"的念头何时浮现于脑海，就能挣脱其控制，不再遵循其预设的脚本。

“我是最好的！”这种感觉可能很不错。但它会导致你错误地假设别人是错的，或者误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对别人“最好”。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存在任何认真的倾听。可能变得封闭僵化油盐不进、固执己见，从而破坏了与他人的联结。

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些极端情绪中、无法感知局势的细微差别时，通常属于一种恐惧驱动的条件反射状态，这种状态会在关系中产生严重的冲突和伤害。

[image]

在处理情绪激烈的局面时，请牢记这句话：“我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可有助于找到反证，反驳那些最偏激的自我叙事，从而转向更稳健的行动基础。

识别那些阻碍解放的习性，可以帮助我们在被扭曲认知控制时建立警觉。

通过探讨一些常见的被内化的文化脚本，我们可以更有意识地选择在关系中的行为。

我并没有说这一切都是你的心理作用

自助手册这种东西最糟糕的一点就是，它们很可能让人误以为：无论“我”遇到什么问题，只要改变自己、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态度，一切就都会变好起来。这绝对是胡扯。我们都生活在恶劣的现实环境中，摆脱恶劣的唯一出路是摧毁种族资本主义、父权制和殖民主义的集体行动。但与此同时，这些东西确实钻进了每个人的脑袋。我们被胁迫着去执行它的设计，成为可能虐待、统治和囚禁他人的人。我们被洗脑，对自身或他人的屈服心安理得。因此，我们需要同时进行内在的修持和外在的反抗。

健全主义、年龄歧视、种族主义、性别规范强制和肥胖羞辱，在制造孤立方面都起到了巨大作用。它们导致人们贬低彼此，并将特定的身体描绘成“不讨喜的”。我深刻意识到这些规范如何决定了许多人获得性、爱、陪伴和友谊的机会。我们必须共同转变我们的朋友圈子、社交圈子和亚文化圈层，推翻这些残酷的“讨喜度”等级制度。

[image] “鉴于近日一位网络名人的死亡引起的关于厌食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的话题”

浪漫神话：关于爱的谎言

浪漫并非与生俱来的天性；它是一系列通过反复强化以形成的、服务于支配体系的文化规范和期待。歌词、电视剧、电影以及来自家庭、朋友和社群的信息都在告诉人们，浪漫爱是生活的中心，是幸福的关键。然而，在历史上，浪漫爱并不总是组建家庭甚至都不是选择性伴侣的基础 —— 它有一段被发明被部署的历史，就像其他被描绘成“自然”和“普世”的有害结构那样（如白人至上和天命论）。

浪漫的概念具有文化特异性，并非一直存在，且随时间而改变。历史上大多数人类都通过社群关怀来组织生活，照顾病患和抚养孩子，这些往往都在婚姻或一夫一妻制的框架之外。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性的表达有着极其多样的形式。即使在我居住的美国这种工业消费社会里，研究也表明，过去人们对通过浪漫关系满足需求的期待远低于当下。

[image]

随着我们每个人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孤立、友谊的缩减、以及社群内部支持的消失，我们被迫依赖一段浪漫关系来提供每一种我们需要的关

怀。

[image]

当前的主流模式 —— 核心家庭 —— 是为了取代从事自主农业的大家庭族群而出现的。

随着资本主义需要更多流动性的工业和服务业工资劳动者，浪漫爱成为了将人们困在体系中的社会结构之一，而这个体系旨在榨取劳动者和整个地球生态，只为让极少数人变得富有。

现在的税收、财产、医疗、住房和移民体系都是围绕“婚姻家庭单元”设计的。无论我们是否以此组织生活，这个规范都是当下的蓝图。

我们被告知它是“自然的”，但实际上它只是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特定设计。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关于性和浪漫的想法只是种族资本主义的产物，尽管其感觉非常私人。

解放我们的“关系”的过程，需要我们意识到这些欲望并非发自内心，并且，尤其是，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去培养和追求什么。

[image]

浪漫神话的核心谎言

你一定听过下面这些BS：

- “一段稳定的浪漫关系/性关系是所有关系中最重要的。”
- “如果你没有处在一段关系中，那你肯定是有问题、有病、说明了你是没人要的丑陋的废柴。”

- “真正的爱永恒不灭。”
- “找到对的人/正确的关系就会让你获得幸福。”
- ……

浪漫神话告诉你，这世界上有一个“真命天子/天女”在等着你。它宣称，如果你能找到并留住那个人，曼妙的性和爱就能自然、持久、且轻松地永续。这种神话坚称你“不会再”被其他任何人吸引，且你们会始终如一地感受到彼此的爱意与性魅力。它还教导浪漫伴侣从关系伊始就该遵循一系列递进的台阶：达成性排他的“主义级”的协议、搬到一起住、许下终身承诺、财务合并、以及生儿育女。如果有人不想要这些，那此人一定“有问题”；或者TA压根“不是真爱”，再或者TA只是太自私。浪漫神话宣称，如果你的爱是真的，你就能够且应当为了对方而放弃一切。

浪漫神话还教导我们要去竞争“尽可能最好的”伴侣。请注意，所谓“最好”是由种族、经济、社会性别、健康和身材标准来定义的。约会变成了一个竞争市场；因此，你要确保为自己的长期承诺找到一个尽可能“优秀”的配偶，并在可能的时候以性为交易“向上攀爬”……我们都被要求去恐惧孤独、恐惧被抛弃、恐惧被一个“卢瑟（失败者）”伴侣所拖累。于是，我们透过一种算计的、评估的、竞争的眼光审视彼此，每个人都根据植根于压迫性规范的标准来争夺“最好”的伴侣。这导致了人的“非人化”——我们将彼此像商品一样评估，而某些人则被贴上“不受欢迎”的标签。

爱的转化力量？

这本书对浪漫和爱的态度如此尖锐，你可能会问：那爱的转化力量呢？生活在一个被浪漫神话催眠的社会里，我们不断听到关于“浪漫爱可以使人更完整”的夸大承诺，所以我不会在这里聚焦于此。然而，我确实认为，性与浪漫关系——正因为它们能激起人们如此强烈的反应——完全可以是深入了解我们彼此的内心创伤和文化制约、并体验治愈性联结的深刻场所。

我姐姐曾告诉我，焦糖是厨房里最危险的东西，因为它可以烧得滚烫，非常容易造成严重烫伤。性与浪漫的关系亦然，它们极度甜美，但也充满风险。然许多冒险的事都是值得的：离开虐待你的家庭或宗教社群、保护朋友不被警察抓走、阻拦运煤火车和石油管道、占屋居住、接管校园、打破规则、创作艺术 …… 等等。

[image]

本书支持冒险，支持性，支持各种形式的爱，

但它也要求你我直面我们在性与浪漫关系中的行为如何经常伤害自己、伤害他人，以及如何因此影响了我们的社会运动。

我希望书中的内容能帮你找到方法，去获得所有你想要的、解放的愉悦。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那种来自团结的爱，来自对弱者的关怀、来自与朋友或陌生人并肩采取大胆行动、来自与充满生机的地球相联结、以及来自共同打破枷锁的 —— 爱。

[image]

浪漫神话如何搞砸了我们彼此间的关系？

由于浪漫神话暗示每个人“都应该”遵循同样的预设步骤来获得爱和满足，它导致人们对他人的需求和渴望产生了一种想当然的推测；它让你假设伴侣的性、社交、或其他需求都是“正常的” —— 要么和你自己的偏好一样，要么和你从主流文化脚本中解读出来的所谓“正常态”一致。它导致人们产生负面的自我审判或相互审判，一旦某人不想要那些所谓的“正常” —— 例如，有人想要成年后一直独居，或者性需求比“应该有的”更少或更多，或者完全不渴望婚姻 …… 就注定遭到审判。

这些浪漫神话导致许多人在根本没有充分思考的情况下就做出了重大的人生决定，比如为了伴侣的工作搬到远方，抛下朋友和社群；它导致我们对友谊和其他支持圈投入不足，将爱人置于朋友之上，这往往

导致孤立；浪漫神话要求我们以爱的名义“放弃”一部分自我，这常使我们在应对生活挑战（包括浪漫关系内部的挑战）时缺乏准备或支持。浪漫神话还将嫉妒和占有欲合理化，这会激化冲突，甚至被用来为虐待开脱。

在浪漫神话的影响下，怨恨滋生，人们陷入停滞不前的互相指责的动力之中。“如果你真的爱我，你就肯定会 ……”：

- “在我想要的时候跟我做爱”
- “跟我结婚”
- “搬到一起住”
- “跟我生个孩子”
- “放弃某项我不赞成的活动”
- “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我身上，而不是和朋友在一起或独处”
- “戒除你的那个习惯/行为因为我不喜欢”
- “接受我的某种行为/习惯，即使你因此受到伤害”
- “花时间陪我的家人，即使他们虐待你/甚或咱俩一块被虐”

这些在关系中浮现的浪漫神话观念可能出现在普通的冲突中；但也可能是一系列虐待模式的一部分。建立一种意识以识别“这些观念如何进入我的大脑并塑造期望”，将有助于理清我们自己真正的需求。不过仅仅如此还无法解决虐待模式。

区分冲突和虐待

对于“冲突”与“虐待”的区别，并没有单一完美的定义，但反暴力运动的智者们长期坚称：虐待关系包含一个人试图通过重复的模式对另一人维持的控制，并拒绝为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我们偶尔都会产生控制他人的冲动，也会有时对他人造成伤害。但虐待发生于一种更持久的权力不对等、控制和虐待的模式中。不论任何时候，如果有人正在实施或遭受虐待，这种局势需要比处理非虐待性冲突更坚定的边界和更多的支持。

区分冲突和虐待并不容易，且代价巨大。正如专门从事冲突调解的引导师威亚姆·哈德比安所说：“人们试图通过将某事定性为‘冲突’来淡化虐待，又通过将‘冲突’定性为虐待来夸大问题。” 另一位冲突引导专家乔维达·罗斯观察到：“将虐待当作冲突处理是为更多虐待做铺垫，而将冲突误判为虐待本身也可能是一种施加控制的手段。”

本书无法彻底解决这个挑战，但希望能提供工具，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的经历及其对他人的影响，并建立基于同意的关系。如果你正试图弄清楚自己的关系是否属于虐待，向外寻求支持至关重要：你可以找朋友聊聊，寻求治疗师的帮助，或拨打热线电话。

关于爱的真相

[image]

真相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满足你“所有”的情感需求。

拥有更多种类的联结会让我们更安全、处境更好；

当我们与许多人建立信任和联结时，就更容易在生存和抗争中保持创造力和耐力。

世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正常”生存方式或交往方式。

如果你想让别人理解你的渴望、希望自己被如何对待，你就必须直接

告诉他们。

不要猜心。

对方完全可以对你的要求说“是”或“不”；

如果他们说“不”，你可以寻求在别处满足需求，

或者自我满足，

或者在需求未被满足的情况下继续生活。

尽管主流文化发出了强烈的信号，但并没有什么“绝对正常”的方式去体验浪漫或性。即使是持久、有趣、双向且非常愉悦的性关系，也需要不断的协商与重新协商，并且肯定会经历潮起潮落。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改变并不是背叛。同样，尽管面临一夫一妻制规范的沉重压力，真相是：被伴侣之外的人吸引（甚至是强烈的吸引）并不意味着你们的关系有问题。

与此同时，对新人的强烈吸引并不意味着你别无选择只能去追求对方，也不意味着他们就是你的“宿命”。新的吸引力不能成为欺骗的借口。稳定的伴侣关系、多边恋情关系、炮友关系、一夫一妻制关系、一夜情和匿名性行为、短期关系、以及所谓的“开放式关系”，在政治和道德上都是完全平等的。性或浪漫联结的形式并没有优劣之分、并没有哪个比哪个“更进步”。关于关系类型的价值等级制度通常会阻碍人们的自我决定，并延续羞耻、背叛、欺骗、疏离和不满的模式。

真相是，并没有任何一段关系会自动让你幸福。进入每一段关系时你都会带着自己长期的情感模式和设定。关系虽然“换了”，但你依然是那个你。浪漫和性关系可以成为了解自我和成长的场所，特别是，因为它们能激起强烈的、复杂的情绪，并经常触动一个人的童年或原生家庭的创伤。但它们并不比其他关系更必要或更重要。

新恋情带来的美好感受不仅源于对方，更源于我们自身建立联结、感

受喜悦、体验愉悦、激发创造力与感受兴奋的能力。我们能够也应当将这些能力融入到各种关系与活动中，而不仅限于浪漫关系。

尽管浪漫神话执着于“白头偕老”，但维持关系还是选择分手，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两者都是成长的契机。试图占有对方或控制对方、或者试图控制任何人的思想和情绪，都是徒劳且痛苦的。委屈自己、压抑欲望会产生无尽的怨恨和蔑视。理想的关系应该支持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培育一个人的渴望，而不是将其视为威胁。

浪漫神话告诉人们伴侣是“稀缺的”，或者“更好的”就在转角处，或者每个人一生中“只有一个对的人”。这种“匮乏思维”服务于消费文化 —— 它不断让人感到自惭形秽，也可能让人觉得别无选择只能留在事实上已经无法维持的关系中。这都是假象。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无限社交可能性的世界，虽然种族主义、肥胖羞辱、厌女症、性别二元论、阶级歧视、年龄歧视、地域、语言和残障歧视等等，确实影响着性和约会的范围，但“匮乏框架”并不能帮助我们共同抵御这些压迫。与浪漫关系相关的需求 —— 如性满足、肢体亲密、被肯定、共享欢愉、彼此陪伴、共进晚餐和同居 —— 都可以通过友谊、家人和/或与自我的关系来满足。事实上，我稍后会讨论，加入抗争团体虽然并不总是轻松，却是寻找同道中人的绝佳方式。

[image]

婚姻并不等于爱、更跟“解放”没有任何关系

从定义上讲，女权主义、黑人解放和酷儿解放等反主流文化的运动质疑着主流文化，也包括主流文化中关于美丑、渴望、或禁忌的所有脚本，以及关于人们“应该如何”交往和组建家庭的脚本。

在 60、70 和 80 年代，女权主义者和酷儿打破了关于家庭暴力和儿童性虐待的沉默，揭露了婚姻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形式、以及“核心”家庭作为针对妇女儿童暴力场所的真面目。当时的反抗者致力于简化离婚程序，并挑战那些污名化非婚生子女的法律结构；他们揭穿并反驳了那些将黑人社区的贫困状况归咎于“低结婚率”的种族主义观点。在

这些运动中，年轻人创造了颂扬随性性行为、公共性行为、非生殖性行为、同性性行为、单亲抚养、非婚同居、替代性家庭结构、BDSM（特殊性癖好）、纯友谊关系、互助关怀社群、以及女性性愉悦的亚文化。这些努力的核心是对婚姻的批判 —— 婚姻被视为控制女性的手段、积累财富的工具，更是一个奖励顺从政府家庭规范的系统。

然而，在 80年代，这些解放思想遭到了反扑。主流系统收编了女权主义和酷儿的符号与概念，抽空了它们的激进潜力，并将一个无牙的空洞的版本假扮成"解放"重新兜售给人们。

在 90 年代和 2000 年代，由白人律师领导的一批非营利组织开展了同性婚姻倡导，将婚姻描绘成"爱与联结的场所"，尽管毫无疑问，婚姻显然/且永远都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性结构。由此婚姻被重新定义为酷儿想要"加入"的东西，而不是从根本上需要"摧毁"的东西。酷儿不再是浪漫神话的威胁，而是突然被赋予了这种特定的强制力，还被裹上了"自由"的幌子。

[image]

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牵动着 巨大的利益 —— 体制深知这一点，

体制总是想要干预我们的关系，

孤立我们，

挥霍我们的时间，

耗尽我们的精力，

挑拨我们彼此互相对立。

努力抵抗这种顺从的压力，让我们与几代反抗者联系在一起，

他们曾为 拆除核心家庭规范、建立革命性的共处方式 ，奋斗终生。

[image]

• 浪漫神话的哪些部分让你感到熟悉？有哪些部分依然束缚着你？你能想到浪漫神话曾如何阻碍了你的浪漫关系吗？具体说说？
• “关于爱的真相” 这一节中，有哪些观点读起来让你感到刺耳？有哪些让你感到解脱？
• 在浪漫神话的影响下，你是否曾做出过违背真实性格或价值观的行为？在你了解到这一切背后的操纵性之后，现在的你会怎么做？

[image]

浪漫神话如何侵蚀情感关系自助工具

那些标榜“能带来洞察力”的约会与关系自助手册，往往与主流的浪漫神话“同流合污” —— 过度抬高传统的浪漫伴侣关系，同时贬低其他类型的关系。

自助手册经常争辩说，浪漫关系“天然”至关重要。依恋理论畅销书《抱紧我》（*Hold Me Tight*）的作者苏·约翰逊博士写道：“爱是 …… 进化的巅峰，是人类物种最引人注目的生存机制 …… 因为它驱动我们与少数珍贵的他人建立情感纽带，为我们提供避风港。” 而事实上，每个人当下的孤立状态（许多人根本没有或很少有亲密关系）是种族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创造出来的社会条件的产物。将其归结为“人类进化”而非“社会控制”，既失实又误导。

约翰逊和许多人一样，引用了“已婚人士寿命更长” 这类根本上有问题的统计数据。情感孤立确实是健康风险，但以此宣称婚姻关系是“最健康、最进化的生活组织方式”，纯属无稽之谈。例如，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现实该如何解释呢？

宣称人类在生物学上“天生”倾向于某些特定的关系、并因此认为这些关系“更优越”，是极其危险的。在约翰逊的作品以及许多所谓的“关系自助手册”中，都包含了类似的有害论调：声称“稳定的长期关系永远优于随性的性行为”。

匮乏心态

从孩提时代起，你我就被教导着要为联结的渴望而与他人展开竞争 —— 竞争最好的成绩、“有面子”的工作、“拿得出手”的约会对象等等。我们的心态在“比较和绝望”中恶性循环，总在试图搞清楚自己比别人好还是差。我们被告知，如果搞砸了跌到等级制度的最底层，就会流落街头、被抛弃、甚至死掉。我们被训练成总是“向上看”，盯着别人有而我们没有的东西，同时忽视那些处境不如我们的人的经历。在大多数生活领域，即使并没有面临真实的匮乏，人们也一直遭受着恐惧和“匮乏感”的驱动。

当你处于匮乏心态的影响之下时，“匮乏”看起来不像幻觉，而像真实存在的 —— 就像真的没有足够的资源分给每个人，不抢就没了。文化规范就是这样伪装成真理的。匮乏心态阻断了人们的创造力和慷慨，导致人们变得多疑，有时甚至变得不可信。你会觉得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爱、金钱或权力。它千方百计地给你植入恐惧：它告诉你，你很快就会老得没人要啦，或者你必须“升级”你的身材、你的人脉资源、你的社会地位、房子或车子的档次。而事实上，所有这些东西 —— 获得更多的关注、财产或地位 —— 都不会让你幸福。

[image]

研究幸福感的心理学家讨论过“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的区别。

“内在动机”指的是：你做这件事是因为你珍视它本身；

“外在动机”则是指：你做这件事是为了从外界获得某些东西 —— 好成绩、更多粉丝、晋升或认可。研究发现，实现外在或物质目标（如财务或物质占有）的人并不会变得更幸福。

然而，实现内在目标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更细心的朋友、慈爱的父母，或者单纯为了快乐而跳舞、创作艺术，确实会变得显著幸福。

研究显示，一个人的外在动机越强，就越容易感到抑郁和焦虑 —— 关系变得更短暂，质量也随之下降。

这并不奇怪。如果主要是根据地位或财富来评判一个人，就不太可能建立基于相互支持的、温暖且信任的联结。

“富人更幸福”的想法不断被灌输给公众，伴随而来的还有“只要努力，人人都能致富”的成功学神话。在美国，35% 的人相信自己有一天会进入收入最高的前 1%，78% 的美国人认为努力就能致富，尽管财富显然日益集中：富人越来越富，其他人所有人都越来越穷。

[image]

在这些错觉的驱使下，人们不断剥削彼此、剥削环境，在讨厌的工作中苦干，或者花时间试图在社交媒体上成名。

我们学会了竞争而非联结或协作。

种族资本主义鼓励人们 认同精英 ， 以至于 投票支持精英的利益（哪怕损害自身利益），

因为人们错误地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成为那些精英。

不会的，永远都不会 —— 为了生存，站起来反抗那 **1%** 才是至关重要的。

研究显示，消费商业媒体（看电视和上网）都会导致变得更追求物质。那些花大量时间思考想买什么的人，同理心和慷慨度都会降低，最终将他人视为物品。物质主义对我们的关系和福祉都非常有害。

研究人员发现，你拥有的亲密朋友数量比收入、传统美貌、智力或教育程度更能预测幸福感。然而，很多人却以牺牲亲密关系为代价去竞拼攀爬。广告通过在人们心中植入不安感和焦虑来促进消费，我们每天暴露在 4,000 到 10,000 条广告中。认出麦当劳标志的18个月大婴儿比认识自己姓氏的还多。平均而言，到孩子36个月大时，就已经能认识100个品牌标志了。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物质主义和地位导向影响了我们的约会和性观念。我们不断复制着广告商灌输的且被社交媒体上无限放大的“人际吸引力等级制度”。我们沦为了攀附者，根据地位排名来衡量自己和约会对象，而这些排名通常与财富、苗条、健康、种族和性别规范挂钩。甚至在性、爱、和浪漫的领域，我们也变成了浅薄、自恨的消费者。

物质主义对“完美”的强调 —— 竞争谁看起来更幸福、展示更完美的生活 —— 还强调思考方式的”正能量“，同时羞辱“负面”情绪。事实上真正让生活有意义的是拥有亲密联结的关系，成为所关心的事业的一部分，帮助他人，并在阻止不公中发挥作用。这些任务需要建立（或重建）深刻感受痛苦的能力：共同的愤怒，共同的恐惧。陷入匮乏心态时，就很难聚在一起互相照顾，更不用说共同反击了。

当前的局势已经非常操蛋且严峻，我们需要共患难的技能，正如我们需要共享乐的技能一样。我们只是试图让生活在社交媒体照片中看起来很美 —— 充满地位象征物、和令人艳羡的经历 —— 这阻碍了去创建和维系我们所渴望的关系。正是这些关系 —— 而非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 才能支撑我们度过艰难的时刻。

[image]

- 你是如何体验匮乏心态的？
- 物质主义在哪些方面阻碍了你的幸福？
- 你是否有过摆脱匮乏思维的经历？
- 你在什么时候会享受内在价值带来的快乐？

[image] [image] [image]

用后即弃的文化

从童年起，我们就听闻世上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这让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恐惧被贴上“坏人”的标签，并拼命争取被视为“好人”。我们很早就学会隐藏一部分自我以换取“好人”的标签。许多这类教诲是非言语的，由照顾者通过行为示范，界定什么是可接受的边界。

作为孩子，我们极其脆弱，察觉什么能获得认可、联结和安全感，是

生存的本能。我们也从大众媒体、身边同龄人以及自己或他人因越界而遭受的羞辱中学习。例如通过压抑愤怒或假装对“女孩子气”的东西感兴趣来学习做一个“乖女孩”；或者内化了各种规模的禁忌 —— 闭上嘴巴咀嚼、不在公共场合穿得太露、保持优雅不许哭、不许大叫、去抱抱亲戚不管你喜不喜欢那个人、对着镜头笑…

这些教诲在早期就根深蒂固了，并跟随我们进入成年。弃置文化在每个人心中植入了恐惧：只要做错一件事，你就会被驱逐。如果我说错了话，会失去朋友吗？如果别人知道我真实的样子，我会遭到排斥吗？…… 人们变得害怕给予和接受反馈，变得极具防御性；同时学会千方百计给他人挑刺儿，以突显我们自己的优越。潜意识里明白，暴露他人的缺陷可以让“我”赢得尊重、并保护自己的社会地位。

然而，其结果 —— 背后中伤、社交媒体网暴、以及“墙倒众人推” —— 会伤及所有个人并撕裂团体。在理想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能够给予和接受批评性的反馈，以便从错误中成长并改善关系。但由于受到弃置文化的塑造，很多人一直对批评保持警惕，确保自己不会是下一个被扔掉的人。矛盾的是，身处弃置文化创造的高风险环境中，还可能导致我们隐瞒所爱之人的伤害行为，因为担心他们会被严酷审判。尤其在浪漫关系中，人们经常选择向朋友隐瞒自己的约会对象所犯下的伤害行为，因为怕朋友觉得那个对象是“坏人”。随着孤立感增加，处境会变得更加危险。

现实中，刻板的弃置规范并不符合我们的生活。我们都可能还爱着某个曾伤害过我们或他人的家人；或可能有个关系极好的朋友，尽管他喝醉后很糟糕、或者在金钱上不可靠。我们从生活经验中知道人是复杂的，伤害行为往往源于创伤，但生活在弃置文化中让我们很难记住这一点。

[image]

为什么会生活在弃置文化中？——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建立在“将某些人视为非人”的基础上的。

为了证明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正当性，一些意识形态被创造出来，使

整个人群变得“可以”被剥削、“可以”被杀戮。

要维持这种排他性的社会工程，并说服所有人“将数百万人（主要是原住民、黑人和棕色人种）关进笼子是合理的”，就需要一整套弃置意识形态。

它需要一种 叙事 ：为了保护和培养那些被视为“好的”、“值得的”、和“正常的”人，可以随意践踏另一部分人性。

在个人层面上，我们中许多人在两极间摆动。有时担心自己被看作“坏人”：「我说错话了吗？大家会不会发现我是个装逼犯，根本没资格待在这儿？」有时会沉溺于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很少花足够时间待在细致的中间地带，即认识到：每个人都在学习、犯错、冒险和尝试。当冲突引发强烈情绪时，我们往往进入激烈的 “好人/坏人” 模式，将爱人、朋友、家人和同事变成扁平化的反面教材。

当人们互相伤害时，通常默认采取两种极端立场之一：要么淡化伤害，要么惩罚伤害者。这个社会一直在淡化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等有害体系的影响，告诉人们对歧视和性骚扰要“看开点”、脸皮厚点、别生气。假装某些伤害是“正常”或“必要的”，甚至根本不是伤害，比如刑事系统宣称对被捕者进行脱衣搜身不是一种性暴力。另方面，有些人因违反规则或仅仅被指控，就面临巨大的惩罚 —— 逮捕、驱逐、监禁、失去孩子、工作和住房。下面的钟摆图代表了这种“惩罚”与“淡化伤害”的极端。

[image]

当你默认这两种极端时，就会错过中间的东西 ——问责。问责是指评估影响、并制定尺度适中的回应。承认有人受了伤；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如何防止再次发生，以及如何尝试修复。

问责发生于当我们坦诚且慈悲地审视伤害发生的原因，并旨在使其停止的时候。

伤害实施者（以及可能实施类似伤害的所有人）需要什么才能不再重犯？情感支持？关于性、性别和关系的更准确的信息？酒精滥用方面

的支持？安全的住房？受害者（以及处境相似的人）需要什么才能感到更安全？稳定的上下班接送、特定夜晚的托儿服务、更安全的住处、理解和安慰？…… 问责意味着我们审视并处理所有让伤害成为可能的条件，而不是否认其发生或寻找替罪羊。

[image] 2024年上映的恐怖电影“The Substance”。女主角丽萨恐惧的并不是“衰老”这一自然现象，而是因衰老而被抛弃、被鄙视、被嘲弄、终生的努力和成就被一笔勾销的羞辱。 [image]

- 你是否曾担心自己被视为“坏人”而被某个团体踢出去？

- 你是否曾经经历过痛苦或伤害，却遭到他人的轻描淡写无动于衷？

- 你是否参与过背后嚼舌头 - 对他人的污名化或排斥？

- 害怕自己被拉帮结派的小圈子排挤，会如何影响你的行为？

- 你是否经历过“不打不相识”的故事？ - 冲突反而让人们学会如何更好地对待彼此、并形成更牢固纽带的例子；

- “承诺不抛弃任何人”这件事，让你感到恐惧的地方在哪里？

- 面对伤害，你认为人们应该如何判断什么是“尺度适中”的回应？

[image]

“其他事实是什么？”被文化脚本和自动反应束缚时如何获得新视角

有时，当你陷入扭曲的、二元对立的想法和感受中时 —— 纠结于自己有多糟糕，或者别人有多糟糕，或者觉得只要某件事发生/不发生就是”世界末日“ —— 你需要获得一些新的视角。

一个非常简单的工具就是问问自己："其他事实是什么？" 这个问题能帮你发现，偏激的反应是如何让自己的思维变窄的。

例如，如果我嫉妒自己的伴侣，过度关注他们的新约会对象的迷人之处，并对我们的关系感到不安，我可以问问自己："其他事实是什么？" —— 我可以列一张清单，写下我和伴侣之间的关系进展良好的迹象；写下我选择非一夫一妻制的原因；写下我成功度过的其他困境；写下为什么我认为伴侣不会仅仅因为与另一个爱人建立联结就离开我。

下文将提供"其他事实是什么？" 工作表，在你对性、浪漫关系和约会经历产生强烈反应时，它会非常有用。它也适用于工作、家庭、创意合作、活动家团体和朋友之间的问题。你可以独自填写，也可以请朋友协作 —— 如果他们能帮你看到你自己不容易觉察的部分那就太好了。

"其他事实是什么？" 工作表

我正强烈感受到的事：____________（例如：小新把我排除在项目之外了，我恨他；或者"这个圈子"表现出的性别歧视和那些垃圾言语，真是烂透了。）

[image]

1、在上图中的小圆圈里写下你正强烈感受到的事。 在大圆圈的其他部分，写下关于这个人/团体的其他真实情况 —— 列出他们的优点、益处或任何能显示出更全面图景的其他事实经历。（例如："小新去年在项目中是一个非常支持我的合作伙伴，我看到了他的细致、并跟他学到了很多"；"当其他圈子歧视排挤某人时这个圈子曾经站出来维护正义"；"这个圈子在某些方面的确很努力地践行其使命" ...）

[image]

2、在小圆圈里写下你正强烈感受到的事。 在大圆圈的其他部分，记录下你"不了解"的、可能正在促成这一局面的情况；"对于对方的意图，我有什么是不确定的？"（例如："也许小新在做这个决定时并没有针对我，只是对项目本身的权衡"；"也许小新正受到某种个人危机的冲击，导致了他现在的行为"；"也许这个圈子中的某些人也不支持

那些歧视性的言语，他们只是没有机会表达反驳”……）

[image]

3、在小圆圈里写下你正强烈感受到的事。 在大圆圈的其他部分，写下除了这件事之外，你目前的生活中还有哪些真实存在的状况？你还在处理其他什么事？你还拥有谁的支持？谁为你挺身而出？谁喜欢你？（例如：“我跟小佩以及大牛有紧密且有意义的合作”；“我最好的朋友让我感到被爱和被看见”；“最近正在读的书让我感到兴奋”；“我有朋友和我一样认为反歧视永远不应妥协”；“过去和未来很多年的经验经历让我意识到目前这件事只是一个小瞬间” ……）

请填写下面表格：

我的责任是什么？我能控制或贡献什么？

[image]

哪些东西事实上超出了我的责任和控制范围

[image]

顺便说，有些人喜欢把右边的表格撕掉，或者象征性地烧掉它。

现在，请就以下问题做些笔记：

- 这段经历是否触碰到了我过往经历中的某些痛处？
- 当下的处境是否唤醒了我某种熟悉的角色模式？哪些感受似曾相识？
- 在这种情绪被激活的时候，我该如何善待那些伤痛或过往历史？（勾选以下所有适用项，可在下方无限补充你自己喜欢的方式。）

  □ 吃一顿小时候最爱吃的饭 —— 那段童年时光正与现在的感受

呼应。

□ 多睡午觉，以应对这种压力带来的消耗。

□ 请一位愿意理解我的朋友倾听我讲述这些感受。

□ 走进大自然，允许自己为过往类似的遭遇哀悼。

□ 泡个热水澡。

□ 早点上床睡觉。

□ 请一天假。

□ 活动身体。

□ 写下涌现出的任何情绪。

□ 你的方式是什么？写下来。

为什么要费力做这些情绪修行？这能给我带来什么？

二十出头刚开始接受心理咨询时，我曾担心如果去探索关于母亲病世的哀恸，我的生活会分崩离析。从十二岁母亲病倒起，我就一直压抑着悲伤和孤独。压抑这些情感曾帮我度过了难关：一边应付学业，一边在青春期的社交中周旋，同时还要照顾母亲，随后又经历她去世的打击，搬进寄养家庭。

但拒绝感受这些情绪是有沉重代价的。由于压抑了记忆，我的整体记忆力一度变得很差；由于压抑了感受，我变得冷漠，且很容易被激

惹，对情感认知普遍封闭。

我对自己的行为和感受对他人的影响缺乏责任感。我形成了一套焦虑和压力的应对机制，把深层的恐惧牢牢禁锢起来了。我开始接受心理咨询是因为这些应对机制导致了人际关系的混乱和痛苦，但我当时极度恐惧：担心一旦释放被压抑的悲怆我整个人就会垮掉。

而事实证明，探索那些感受并没有淹没我。相反，由于我在性格形成期练习的是如何“压抑”而非“沉溺”，那些情感只是逐渐变得清晰可感。

现在，经过几十年的情绪修行，当我能够触及那份哀恸、孤独或愤怒，去回忆对母亲的思念以及发生过的一切时，我感到了一种解脱。尽管这些感受往往转瞬即逝、难以捕捉，但我还是想分享这一点，因为我希望当年那个不敢推开情感之门的自己能知道：情绪洪水并不会摧毁生活和应对能力。相反，触摸这些感受让我更能抵达真实的自我，建立与他人的联结，并践行我的人生初衷。 我不再被迫缩在那个作为一个恐惧的孩子为了自保而发明的小盒子里。

[image]

我们生活在一套试图 扭曲 我们的欲望的体系中，

这些被扭曲的欲望被利用来维持统治结构的稳固。

我们被要求将非凡的联结与关怀能力局限在“浪漫神话”的狭小范围内。

我们不被鼓励去发现彼此、去建立能转化自我的深层关系，去摧毁种族资本主义，去实现集体疗愈并创造解放的共处方式。

这本书的观点是关于改变我们与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得全新的激情、愤怒、愉悦和力量。

当松开文化制约的枷锁、选择符合自身信念的相处方式时，我们就会能体验到：

- 摆脱毒性关系和扭曲的互动模式。
- 感到更有活力、更多好奇心和创造力，从让人瘫痪的绝望中复苏。
- 提升为了追求目标而冒险的能力，以及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力。
- 建立强大的友谊和互助网络，体验到被许多人理解见证和支持的欣慰，同时也成为他人的后盾。
- 享受性、约会和浪漫带来的愉悦，而不会因此毁掉生活。
- 增强对自己和他人的信任感，拥有更多的安全感。
- 避免职业倦怠或从中恢复，学会如何以一种令人振奋而非耗竭的方式与他人协作。
- 能够体验哀伤、难过和愤怒，而不是通过“断连”来逃避，或因压抑这些情感而受苦。
- 能够对不想要的事物大大方方说“不”，根据价值观和目标在人际、机构和活动中设立健康边界。
- 能够学习新事物、实验、试错、倾听反馈、并再次尝试。
- 感受到自己属于地球，欣然承担守护这个星球的使命，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存而奋斗。

[image]

获得自由意味着自我“去程序化”，

意味着要去洞察那些不被鼓励洞察的真相，去感受那些不被鼓励感受的情感。

我们正致力于在程序化反应之外，恢复更广泛的应对世界的能力。

- 虽然社会教导我在职场或家庭的日常屈辱中感到羞耻和自我厌恶，但我仍然可以恢复感到愤怒、悲痛、并以此激发行动的能力；

- 虽然我被程序设定为试图支配他人，但我仍然可以选择扩展协作和谦逊的能力……

我们可以摆脱那些因重复而形成的惯性反应，

以更符合我们真实信念和目标的方式去回应情境和他人。

这种疗愈的意义在于提升我们去感受和实践新事物的能力，让我们的生活更具有目标感。

这与追求“变得快乐”不同。在主流资本主义文化和流行自助手册中，“快乐”有着相对狭隘且刻板的定义。这种想象中的快乐被认为意味着“一直感觉良好”，而这通常源于实现了某种规范性的成功指标，如结婚、富有、拥有房产和理想的身材。与之并存的信念是：任何“坏”感受——愤怒、恐惧、哀恸、困惑、心碎——都是“需要被治疗的病症”。

这种通过变美、变富、结婚而获得的平庸且安抚式的“快乐”幻象，是消费文化的命脉，它与我们真正渴求的那种充满活力的、敏锐响应的、深层联结的能力完全不同。关于快乐的教条（认为它来自外部、它可以永久实现）很可能只会导致你更不快乐。无论人们获得多少金钱或权力，总会想要更多。永无止境。当人们终于得到心心念念的阶级地位象征物时，往往会发现它完全令人失望。

[image]

与其寻求“快乐”，本书更关乎如何面向现实觉醒，摆脱幻象和习性。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允许自己去感受生活在这个充满剥削、战争和生态破坏的世界所产生的恐惧和哀伤。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独立于“浪漫神话”去与人联结，通过驱散被灌输的“弃置”和“匮乏”观念，更清晰地看待彼此。

当我们决定以基于现实的方式与彼此及自我共处时，

才能以符合价值观的方式去回应这个危机中的世界。

[image]

人真的能改变吗？

通过实践这类自助手册中介绍的方法，究竟能改变多少？

医疗专家、制药公司、通俗心理学家和伪科学来源都在告诉人们：某些根深蒂固的反应是“终生不可更改的”。有些人也觉得自己无法改变，因为创伤经历已经从根本上重设或限制了他们的情感模式和行为范围。

另方面，营销世界又宣称能在“短短30天内!!!”让人脱胎换骨。有些人热切地尝试一个又一个自我改造计划和方法，每次都期待着激进的蜕变……

那么，在“彻底停滞”和“彻底重生”这两个极端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中间地带？

[image]

疗愈/情绪修行的工作 —— 即了解自己的感受、信念，并让行动与价值观一致 —— 是接纳和蜕变的结合，它不是线性发展的。通过使用本书中的工具，我对自己“自动驾驶”式反应、情感范围的局限，以及困境中表现出的僵化或过激，有了更深的觉察。

有时我也会感到挫败，尽管我已然洞悉自己的情感和交往模式，却发现自己还是会做出同样的烂事。我们可能花几十年时间试图改变自己在浪漫关系中的反应和行为 —— 读自助手册、向长辈请教、接受心理咨询 —— 但在艰难时刻，旧习仍会悄然浮现。

可能很难期望仅通过情感疗愈就彻底变成另一个人。那些成长环境留下的创口、为了生存而开发的应激反应，依然会存在。但通过这种疗愈，我们可以降低敏感度，缩短或减少情绪被刺激（变得彻底抓狂）的时间，并开始学习控制伤害性的冲动避免体现在行为上。

[image]

有人说，情感修行是一个螺旋楼梯。

人在向上走的过程中被改变，但也会在绕圈时反复遇到旧伤。

我们做这些修行，是为了下次撞上旧模式的痛苦时，至少能以一种全新的、更慈悲的方式去体验它，并对随后的行动做出新的选择。

个人的蜕变之旅与改变任何习惯是一样的 —— 都需要大量的主动练习以抑制“自动驾驶”模式的行为。有时旧习复发，就会导致偏离轨道。理想情况下，我们可以对自己保持关怀和慈悲，理解蜕变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理解我们曾经依赖旧的应对机制是有正当理由的，即便现在很想要并正在追求新的生活方式，持有这些旧机制也并不代表我们是坏人。通过练习，新习惯会逐渐化为本能，在大多数时候随取随用。虽然不是瞬间完成，但改变是可能的。

[image]

被文化脚本灌输的“匮乏”和“弃置”思维会导致完美主义，即认为某人能够或应该满足社会所有不切实际且有害的理想。

“解放”的过程就应该包括识别并丢弃所有好莱坞、组织化宗教或社交媒体朋友圈动态所描绘的各种不真实的形象。

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和彼此：不要拿你的内心和别人的外表做比较。

我们对他人的真实经历知之甚少，我们的目标是活在自己的生命中、审视自己想做的事和感受、追求对自身有意义的蜕变。

有时我们需要对自己宽容些；有时则需要更多的严谨和主动。

请值得信赖的朋友评估你是否在某一方面走过了头，会很有帮助。

警惕完美主义的危害并培养接纳之心，是挣脱主流体系桎梏的关键所在。

摆脱那些自出生起就被植入我们体内的期待、反应模式、及人际关系模式，绝非易事 —— 即便我们已然察觉到这些模式正在破坏当下的人际关系。我们必须以温柔和慈悲对待自己，体谅自己在充满竞争的、冷漠无情且被抛弃排斥的威胁如影随形的社会中为生存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在浪漫神话、匮乏心态和弃置文化下生活，恢复的过程是漫长的。但请记得，我们并不孤单。与朋友和合作伙伴谈谈关于交往方式的初衷及其背后的解放原则，能让我们在疗愈中成为彼此的盟友。

[image]

• 你希望改变哪些曾经的人际交往方式？
• 哪些改变看起来更切合实际？
• 过去你是如何促成改变的？
• 你对转变的期望是过高还是过低？
• 在审视自己的情感反应和人际关系时，是什么让你觉得这种“不适感”是值得的？
• 有哪些是你已经能想象到并想要拥有更多的？你能从中学到什么？

[image] [image]

“宽容VS.严谨” 评估工具

在羞耻和自我审判的驱动下，许多人可能会在恰恰需要“宽容”的地方，误以为需要更多的“严谨”——更多的投入、努力、严苛的分析和苦干。同样，如果你一直忽视休息、放松或性生活需求，那可能就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和专注（即严谨），为生活创造更多容纳这些事务的空间。还有许多领域，由于物质障碍（比如为了付房租不得不干着糟糕的工作），改变是很困难的。而这种探究的目的是寻找在哪些地方增加“宽容”或“严谨”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向目标迈进，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生活中有很多条件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 针对以下生活领域考虑这些问题 ——

- 金钱（如：支付账单、根据自身价值观和资源进行消费、在金钱问题上对他人保持诚实）
- 友谊（如：关怀朋友、为人可靠、主动维系友谊而非自我孤立）
- 健康（如：照料健康需求、避开对身体有严重后果的事、以友善的方式爱护身体、摆脱内化的健全主义歧视或肥胖羞辱）
- 屏幕使用时间
- 睡眠
- 饮食、饮酒、药物使用
- 性（如：采取能够提升性体验的行动、与性伴侣公开沟通、以适合自己的方式而非被迫的方式进行性行为、关注性健康）
- 工作或学业（如：完成应尽职责、尽可能摆脱不合适的角色、坚守与他人的健康边界）

- 家庭
- 社会活动或组织工作

—— 你还想在这个列表中添加哪些生活领域？——

1. 在哪些方面我需要对自己更宽容？

1. 我听到了哪些内在的苛刻声音？它们告诉我什么？这些声音听起来像父母、老师、兄弟姐妹、老板、还是过去审判过我的任何其他人？

1. 为什么我难以对自己更宽容些，我在担心什么？

1. 在哪些方面我需要更多严谨？

1. 是什么阻碍了我迈向自己的信念和渴望？

1. 我该如何获得支持以迈出这些步伐？

1. 有没有什么合理的切入点，能让我开启“尺度适中”的严谨，而非基于羞耻和审判的苛责？

关于浪漫关系（或他们所谓的“婚姻”）自助手册的一些注记

基于前文探讨的所有原因，我们确实需要关于性、浪漫和关系的新思维方式，以便停止在彼此身上演练那些制约，停止撕裂朋友圈和社会运动团体。然而，现有的关系自助手册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对于激进主义者来说，流行的这类阅读材料缺乏吸引力且难有大用，主要问题在于：

- 阶级和种族偏见：畅销读物大多是由中上阶层、白人、顺性别异性恋、基督徒编写的，并以这些群体为主要受众目标。许多书籍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仿佛酷儿、跨性别者和穷人并不存在或天生低人一等。

- 刻板教条：大多这类畅销书都坚称维持关系总比离开"更好"，且认为除了终身承诺的一夫一妻制外，任何其他渴望都是"功能失调、自私或不成熟"的表现。

- 过度抬高浪漫爱：预设浪漫关系是满足情感需求的"唯一核心来源"，忽视了友谊的重要性。它也忽视了许多动态不仅发生在浪漫关系中，也发生在朋友、同事和政治创意伙伴之间。

- 伪科学倾向：常用伪科学证据断言性别二元论或浪漫神话是"自然天然的"。

- 污名化神经多样性：将神经多样性视为病态。

- 同化而非颠覆：在评估什么是"好"伴侣、"乖"孩子和"功能正常"的关系时，套用白人、父权、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健全主义的标准，给出的建议是教你如何"融入"这些系统，而非摧毁它们。

尽管有这些缺陷，标准的关系自助手册中仍有一些有用的见解和工具，但你必须学会"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许多人来说，阅读这些书籍的过程可能太令人愤怒或具有伤害性。被迫阅读那些忽视你的存在或抹杀你身份的内容，很难让人获得"疗愈"。因此，我在这里分享的是我认为有用的工具，并以我希望看到的方式重新架构了它们。我希望通过重解这些观点 —— 融入女权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等解放性政治视角 —— 它们能为抗争运动中的人们提供更大的帮助。

[image]

惯习成就自我

“惯习”这个概念能帮我们将日常点滴的行为和感受与生命的宏大轨迹联系起来。

所谓惯习，就是你反复做的任何事。反复做某事会开辟出一条清晰的路径，使这些事变得最容易再次发生。我们的许多惯习都是无意识的，并非真正主动的选择，只是某种机械性的重演。也许在压力下你会走神，或者在冲突中你会感觉僵住无法思考，或者在恐惧时你会下意识反击。这项解放斗争的目标，正是有意识地培养更多新的践行。当旧的践行过时，不再能匹配我们当下的信念和渴望、甚至导致我们陷入不愿面对的境地时——改变就需要主动出击：有意识地选择想要践行新的行为模式。

来自多位老师的这三句话曾带给我强有力的启发：

1. 践行成就你，而且无论如何你都会不断实践下去。

1. 你处理任何事的方式，就是你处理所有事的方式。

1. 你关注什么，什么就会生长。

[image]

你可以问问自己：

我正在一遍又一遍地做着什么，以至于它几乎变成了自动反应？

我可以引入哪些实践，引导我走向我真正想做的事、想要感受到的情绪？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如今的人们与屏幕的关系。

在智能手机时代，大多数人都被大厂的监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操纵、执行着监视资本家和当权者的意愿：频繁拿起手机，哪怕打断重要的谈话和任务也要去查看信息。这分散了人的思维，缩短了注意力。许多人反映，由于长期频繁被打断，他们现在很难长时间阅读、写作或专注于单一任务。57% 的美国人在一年中读不完一本书，却平均每天花 5.4 小时看手机。许多人甚至没意识到自己什么时候拿起了手机，或者在尝试完成复杂任务时不知不觉就溜进了社交媒体。不断重复的打断导致了自动化的行为，最终让人感觉就像是无意识的自主的举动。

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惯习通过重复形成、并创造大脑中的神经路径，使人们变得倾向于重复该行为。惯习运作遵循"暗示、惯常行为、奖励"的循环。

1. 暗示：看到手机屏幕跳出通知，或者感到无聊，或者对正在做的任务感到烦躁；潜意识里渴求某种分心。

1. 惯常行为：顺从习惯拿起手机，打开那一系列已经养成习惯的 App。

1. 奖励：然后感受到奖励。这种奖励不必是多么好的事（比如看到朋友的信息或心动对象的照片，都算是奖励）。仅仅是打开了那个应用程序、或者随便发现了点什么，甚至只是听到通知铃声响起，就足以触发大脑中的奖励感。

探究人们如何因惯性行为获得回报 —— 即便这种回报并不保证令人愉悦 —— 有助于增强对这些行为的觉察力。同样，留意哪些初始信号会触发惯性行为，也很重要：例如，照镜子可能引发对身体的过度批判。如果能识别这些暗示信号，就能在惯性行为即将启动时及时介入。

比如，你可能有某种"匆忙"的惯性。许多人吃饭非常快，因为他们在上学或上班期间养成了匆忙进食的习惯，现在即使时间充裕也会吃得很快；也许你走路或开车时总是急躁匆忙，即便并没有什么事需要赶，且这会带来压力。再比如，你可能有一种"苛求他人"的习惯，这

是从家庭或大众媒体中学来的，例如习惯于批评他人的身材或着装；再或者，你非常擅长观察自己的身体和外表，并在脑海里对自己说一些刻薄的话 …… 你甚至可能不认为这些是被植入的东西，因为这些念头是自动蹦出来的。但就是这些惯习决定了我们的感受、思考、可能性、以及与他人的联结。

[image]

组织、社交团体、和家庭，也都有关于情感的群体规范和践行，且往往是无意识的，

比如匆忙、言过其实、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管理不周杂乱无章、不认真倾听他人、行事心不在焉、或等级森严 ……

审视 我们如何 独自或作为群体成员 一遍遍践行某些行为、想法和感受， 能为我们想要做出的改变提供一种非常务实的、“下一步小目标”式的方法。

我们中的许多人延续了在家庭中养成的惯习。为了在家庭群体中生存，我们大多承担了有限的角色。也许你是家庭中的照顾者，或者焦虑者，或者是总需要帮助的那个人，或者是躲起来回避问题的那个人。有时你会发现自己在友谊、浪漫关系、工作或社会活动中再次扮演同样的角色。有些家庭惯习可能对人有益并值得保留，但另一些则可能是我们想要摆脱的。这也是为什么回老家会如此困难—— 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被推回了那些已经不再适应的旧惯习中、现在感觉格外地不合身。

在面对浪漫关系或性伴侣时，许多人会做出一些不会对普通朋友做的行为和情绪，比如更嫉妒、更具控制欲、更无助、更恐惧、更吝啬、更被动、更具惩罚性或更愤恨。有时这意味着你在自己想要努力“爱”的人面前表现出了“最糟糕的自我”。因为浪漫和性关系往往会激活源自童年的核心不安全感和创伤，个人历史上最艰难的感受和最遗憾的行为往往会出现在这些亲密的关系中。但同时也正因此，这也意味着，这些亲密的关系是审视陈旧惯习、寻找更多选择权的特殊场所。

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看作是一系列习得的行为、想法和感受的集合。我的朋友曾告诉我，他觉得他的大脑有磨损的凹槽，就像黑胶唱片的纹路那样。他反复感受过的情绪比其他情绪更容易浮现。我想我们大多数人也是如此。这些“凹槽”是我们更容易跌入的模式，因为它们已经被刻得很深了。

对某些人来说，焦虑会最先浮现；对另些人来说则是愤怒或恐惧。有些人花了太长时间感到自己是异类、孤独或不合群，以至于即使终于加入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团体，那种“疏离感”也会若隐若现如影随形。这种情况下你会注意到自己在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是局外人、证明自己被误解或不被欣赏 —— 大脑在搜寻这种感觉的理由，透过这个滤镜解读一切。这只是说明你对“归属感”的惯习培养不足，所以很难感受到它，即便你很渴望它且机会就在眼前，你也很可能视而不见。有些人花了太多时间照顾别人的情绪、关注外来的评议，以至于很难接受他人的关怀。有些人则习惯了保持“强硬”或“麻木”，以至于很难允许自己展露脆弱……

你甚至可以将“身份”看作是一套重复的情感、信念和行为 —— 这是女权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在 1990 年代提出的著名观点。巴特勒认为，我们的性别是一系列经过重复演绎而形成的表现，而非稳定或自然的生存方式。将身份视为我们“习得”的东西 —— 并且是随着我们在不同空间或生命阶段的习得方式的不同而可能改变的东西 —— 是与性别文化神话的激进决裂。那些神话认为人出生就带有严格的身份类别，并且会“自然地”遵循这些类别的规则，否则就是“出了问题”。

[image]

这个关键观点 —— 身份是重复习得的结果而非自然类别 —— 邀请人们以截然不同的、不那么僵化的方式对待自我认知。

身份往往给人固化的感觉，因为我们被主流文化强行编入了脚本。他人会因为我们是否遵循主流“规范”而给予惩罚或奖励。

我们自己也开始依附于各种身份，以此获得归属感、团结感、被肯定、和联结。这本身没有错，事实上，抗争和团结往往包括自豪地坚持那些被污名化的或“反主流”的“身份”。

但是，如果换个视角：我们的身份 —— 无论是种族、性别、性取向等政治身份，还是基于性格或角色的身份（如领导者、愤怒的人、讲真话的人、总是被冷落的人）—— 都是习得的结果，即使是根深蒂固的新闻也一样，那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对自己那些看起来“天生如此”的领域带入好奇心、和有意识地改变，生活和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对那些我们被告知是“固定不变”的部分，或者我们所依附的或被困其中的角色，我们能做些什么？

“践行成就你”这个观点可以带来解放。是的，改变惯习很难。但想象我们并非永久性地、被动地被“困住”、并非被彻底“损坏”或“破碎”，可以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可以尝试新的践行。如果至少偶尔能有不同的体验，或者意识到某个瞬间只是惯习的结果而非注定，我们就会更自由。

这种察觉无意识惯习的工作，是我们在反抗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残障歧视时渴望社会变革的核心组成部分。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些人已经被社会化成自感低人一等且因此不敢分享观点，就此可以通过探索发声的方法让自己感受到生而为人的尊严。你也可能会注意到，另些人被社会化成了自感优越且毫不羞愧地独占空间，于是可以通过主动去练习倾听，在会议或课堂上等待时机再表达。

有人可能被社会化成了期望别人跟在屁股后面打扫，于是可以主动去学习察觉自己是否制造了混乱、或是否参与了清理。主动且努力察觉惯习的模式及其对他人的影响，至关重要。有时，我们还会发展出共享的新习惯，例如现在许多团体在开始时会分享姓名、昵称和角色、以及无障碍需求。这在许多团体中已成为本能，是解决参与障碍的务实方案。第一次尝试新方法时可能觉得新奇或碍手，但只需多重复几次，很快就能自如起来。

[image]

通过问自己：“我正在践行什么？” 来分析自己的行为和情感状态，

能支撑一种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择新的行为、新的思考和感受方式是完全可能的。

你也可以在关系中进行这种探究——“我们在一起践行的是什么？”一对伴侣可能会注意到彼此的关系正在使他们孤立，从而共同努力改变这种状况。或者两个朋友可能意识到他们总是关注其中一人的故事，并决定一起来平衡这种注意力失衡。

朋友或恋人也可以选择在生活中增加一些通过协作更容易实现的践行，比如一起阅读、一起看画展、学习烹饪、跳舞或冥想。

改变惯习并不是容易的事。曾经重复得越多，就越容易惯性持续且察觉不到。如果多年来每次看到倒影都在否定自己的外表，改变不会一蹴而就；如果多年来习惯性拖延重要任务，也很难立刻停止。

通常，我们发展出某些惯习是有着极具说服力的理由的，即便它们现在看来是弄巧成拙，但它们形成之初很可能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某种伤害。比如许多人受到焦虑的困扰，是因为他们在压力重重的环境中长大，那时为了避免父母发火、为了学业、为了确保账单缴清，在焦虑驱动下行事是生存的关键。现在，即使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他们也无法停止焦虑的侵扰。这些是根深蒂固的思考和感受模式，当我们察觉到它们在生命中重复时，必须对自己保持慈悲。

“践行框架”虽然并不暗示转变轻而易举，但它确实描绘了一种可能性：我们完全可以迈向越来越符合自身价值观和欲望的生活。本书中的许多活动都提供了察觉“自动驾驶”模式的方法，特别是当我们正在演练那些不利于解放或妨碍联结的文化脚本时。最终的目标是选择新的、更有意识的践行，引导我们走向共同的繁荣。

第一章小结

- 我们生活在艰难时期，真的很需要彼此，但我们经常粗鲁对待彼此、并失去联结。

- 糟糕的文化脚本塑造了人们对关系的错误期望，并让人们误以为这些实际上是被灌输的脚本就是“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欲望”。

- 童年压力、限制和审判（来自家庭、学校、工作、宗教社群等）迫使我们采取应对行为，并形成惯习，这些惯习在日后的关系中可能变得有害。

- 我们的许多想法、感受和行为都是无意识的惯习所践行的，却被误认为是“天生本性”。调查它们，分析它们的由来，能让我们更自主地决定如何生活、如何社交、如何感受。

- 揭穿并打破那些有害的、服务于统治系统的幻象和行为模式，能让我们去追求自己真正坚信的事物和欲望。

[image]

2. 困于自驾模式：在麻木与短暂的亢奋间摇摆

> 在帝国的统治下，感到“幸福”被视为一种义务……帝国……致力于令其臣民受困于“个体化的忧伤”：被禁锢在耗竭心力、充满毒性、且孤立的习惯与关系之中。这种停滞状态可能正是由对“幸福”的追求、以及对痛苦的麻木和逃避，所维持的。相比之下，更充分地活在当下，意味着敏锐地感知影响我们的事物，并积极参与塑造我们的力量。
> —— 卡拉·伯格曼和尼克·蒙哥马利，《快乐的抵抗》（Joyful Militancy）

> 你的心是一块拳头大小的肌肉。保持爱。保持战斗。
> —— 达莉亚·萨蓬-谢文，1999年西雅图反世贸组织抗议活动版画

[image]

有些人担心自己的情感太多、太强烈，觉得自己过于“敏感”；另些人则觉得自已太冷漠，对他人的感受缺乏耐心，或者内心已经有些枯竭。本章将探讨主流文化如何将我们塑造成既麻木（尤其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痛苦）又永不停歇地追求幻象的人，而这些幻象往往与消费主义和符合社会规范紧密相连。

面对这些压力，我们可以致力于解放自己的感受 —— 摆脱那些告诉我们“该”感受什么、“不该”感受什么的有害脚本。这样做本身就是一种抗争，让我们能更好地应对眼前的处境，洞察现实并采取行动。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意味着要去感受比被告知的“更多”的东西，夺回我们的情感版图。

本章首先关注“被迫麻木”。在一个充满了损失与苦难的社会里，麻木是维持现状的必需品。这就是为什么精神病学界将“哀恸”列为一种可诊断的疾病。

多年来，精神科医生用于诊断的参考书《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一直在将哀恸日益病理化。DSM 曾经对抑郁症诊断设有“哀恸例外”条款：如果一个人表现出抑郁症状，但在过去一年内经历了重大丧亲之痛，他会被视为正在哀悼，而非患有“心理障碍”。然而，这个时间窗口后来被缩短到了三个月，接着又缩短到了两周。显然，如果你的至亲去世两周后你依然感觉糟糕，精神病学界就会给你的大脑贴上“功能障碍”的标签。

[image]

我们生活在生态危机、战争、警察与边境暴力、大规模枪击、持续的种族灭绝，以及全球和身边社区普遍存在的住房与粮食不安全的条件下 ——

在这种情况下被告知“哀恸是一种病”，简直是 对人格的冒犯 。

我们怎能不哀恸、不悲愤？

然而，职场、医生、和文化机构却告诉人们，哀恸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禁忌。

在此背景下，正如心理治疗师弗朗西斯·韦勒所言，选择体验哀恸、忧伤及其他被污名化的感受，本身，就是一种反叛。

去感受这些事物，是为了“抵制保持消极和静止的要求”。

随着我们感受能力的提升，我们也变得更能承载他人强烈的情感，

从而成为深陷困境的社区的 支持源泉 。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对自己和他人的痛苦保持麻木”如何催生出一种非此即彼的动态：要么淡化伤害，要么寻求报复。在“弃置文化”中，当我们受伤或发现自己伤害了他人时，我们无法获得尺度适中的体验，而是在“否认坏事发生”和“制造替罪羊进行惩罚”之间来回摆动。

最后，我们将探讨这样一个现象：在当今社会，人们往往需要麻木自己才能生存下来，却偏偏执着于追逐梦幻般的感受，尤其在性和爱情的领域。我们被一种幻想所驱使 —— 相信能通过性与爱情获得“圆满的幸福或惊心动魄的刺激”。许多人通过调情、约炮软件、色情网站、快速地关系升级、沉溺于早已失败的旧情、自我伤害式的暗恋等途径，寻求生化高潮。但建立在追逐快感与浪漫神话幻象之上的情感生活，往往会引发种种困境。本节将探讨如何寻找替代路径，以不受浪漫神话逃避幻想驱动的方式，享受这些活动与情感联结。

[image] “情绪稳定”成为流行词语，甚至成为评判标准，其本身就带着一种令人恐慌的气氛。

在痛苦的世界里靠麻木维生

- 小诺觉得学校很无聊，没多少朋友，和大多数人在一起都感到尴尬。她只有在 Instagram 上跟着健身博主研究塑形方案、或者在满头大汗地完成高强度训练后，才会感觉“良好”。那种筋疲力尽的“成就感”无与伦比。她以为，如果能练成社交媒体上那些人的体型，生活就会变得“更美好”，到那时，她“就能”得到放松并感觉自如了。

- 小扎对世界局势、特别是气候变化感到持续焦虑。他发现自己经常情不自禁地疯狂地刷手机，为了释放压力，他常躲进最爱的电子游戏里玩上几个小时。对他来说，生命似乎只有两种状态：在游戏里充满肾上腺素的兴奋感，或者盯着手机深陷在忧虑和瘫痪中。

- 小艾最近把很多精力从踢球和之前参与的公益项目中抽离出来了。自一年前开始激素替代治疗后，他们在一些社交软件上建立了档案，不断地发信息、调情、寻找约会对象。遇到陌生人的新鲜感、以及发生狂野之事的可能性，促使他们强迫性地查看交友软件、并花数小时安排约会。虽然很多时候事实上很无聊或令人失望，但当有人对他们的跨性别身体表现出渴望时，他们就会感觉到自己是有魅力的，并急于建立联结。

我们所处的系统希望我们对某些事情保持麻木 —— 麻木到足以在无聊的工作中苦干，麻木到在经历、目睹或参与不公时不会反抗。与此同时，它们操纵我们对喜悦、刺激和联结的渴望，促使我们不停地寻找神话般的“巅峰体验”，比如变富成名、美貌无瑕、或找到完美的性和浪漫。为了在家庭、学校和这个惩罚性的社会中生存，我们关闭了全方位的情感感知。我们中许多人甚至很难知道自己到底感觉如何，也无法认真对待自己（或他人）的情绪。正如弗朗西斯·韦勒观察到的那样，我们拥有一种“失忆和麻醉”的文化 —— 先是遗忘，然后麻木。

对于渴望正义的人来说，这听起来异常熟悉。主流系统假装权力是平衡的，假装现状是公平中立的，假装我们都“应该”只顾自己、“应该”努力攀爬上位。

麻木、分心和遗忘是核心的控制手段，原因如下：

- 看到他人受苦是痛苦的，所以我们保持麻木、见怪不怪。

- 面对 “系统并不公平、非法权威保护一方而打击另一方” 的证据是刺痛的。新闻和社交媒体充斥着令人心碎的消息，我们为自己的感知系统筑起屏障来阻挡这种痛感。

- 当我们的同理心受限时，系统运作效率最高。它 需要 我们扮演支配者、榨取者，或从他人的被奴役中获益。

- 系统希望我们在被针对和被剥削的痛苦中保持麻木，拥有一层“厚脸皮”而不去反抗。我们学会了：为了活下去，感受越少越好。

[image]

整体麻木，却在追逐幻象

为了生存，人们习得了麻木、并成为了事不关己的高手。

在将人们塑造成情感范围狭窄、同理心匮乏的物种之后，这些系统又转过头来向人们兜售“美妙”的承诺 —— 轻松快捷的愉悦感，以及从麻木乏味中逃脱的机会。我们渴望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我们目睹他人生活的幻象，仿佛他们正沉浸在极致的欢愉中；浪漫电影、歌曲和书籍告诉人们，“爱”意味着愿意为某人而死，失去某人就活不下去，且愿意为对方付出一切。“性”应该是惊天动地的，朋友聚会必须是终生难忘的派对，并产出大把的光鲜照片和爆笑的故事……我们看动作片、玩电子游戏、摄入成瘾物质，只为寻找短暂的快感和逃避。我们想要感受，但在经过长期的麻木训练后，如果没有消费体验或扭曲的文化幻想作为“助推”，就很难感受到任何东西。

我们的感受能力与那些使我们麻木的系统紧密相连。追逐消费快感和肾上腺素刺激有时更像是一种麻醉剂，而不是帮助我们连接到真实的生命力。我们被告知，去迪士尼乐园、收到钻石、或在赌场赢钱时，才是“快乐”的。社区教育家塞西尔·安德鲁斯认为，统治阶层正是希望我们既麻木又追逐有限的兴奋感，以便通过消费主义控制我们：

[image]

当我们不再知道自己的感受时，就很容易被“快文化”所操纵：

广告、营销、消费主义、地位、权力 ……

在 内心的空虚 中，我们采纳了 他们想要我们产生 的反应。

操纵者能让我们对各种事物感到兴奋，比如一条牛仔裤、一枚钻戒，或者一个宣称能让你“一夜暴富”的 候选人 。

[image] 2025新年贺词摘选

关注哀恸研究的弗朗西斯·韦勒认为，我们过着“浅薄的生活，被毫无意义的常规和短暂的‘欢愉时光’带来的次级满足感所占据”，因为我们被社会的生产力指令和物质收益的谎言俘虏了。他认为我们理应活得比这更有活力：

> “我们承袭着非凡的血脉，其中流淌着与野牛、羚羊、乌鸦和夜空亲密共处的记忆……这血脉注定要以惊叹和敬畏之心面对生命，而非屈从与忍耐。” 我们需要经历悲伤和哀愁，才能体会到生命的丰盈。

他观察到，“在哀恸和生命力之间存在着某种奇妙的亲密关系，在看似难以忍受的事物与最精致的生命感之间，存在着某种神圣的交换。” 因为统治系统需要人们麻木，“整个产业都在致力于迟钝和分散人们的感官。我们对麻木的需求植根于对这个社会所提供的贫瘠生存状态的深层不满。”

麻木、焦虑、抑郁、孤立、无聊和断连，成了常态，而我们被教导去追逐那些宣称能缓解生活痛苦的体验和产品。我们表现出的许多强迫性行为 —— 痴迷于暗恋对象、狂刷约会软件、玩游戏、在身体里摄入各种物质、盲目血拼 —— 都是这种 “既麻木又试图感受生命” 模式的一部分。这种动态在社交媒体上最为明显：人们以期待获得认可或关注的方式展示自己，然后强迫性地等待他人分享或点赞时带来的催产素冲击。社交媒体的出现加剧了“个人成名”的幻象。当我们被鼓励追求越来越离谱的认可时，这种专注于外部满足的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

既然我们被告知要透过消费主义幻象来审视生活，那么当我们需要疗

愈时，容易被夸大的承诺所诱惑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被训练成渴望那种快速、奇迹般的且极端的疗愈。各类自助手册承诺让你在短短三十天内变瘦、变富、变快乐、被爱并出名。

而事实上，疗愈是一场终身的旅程，需要去实验各种感受，抵制麻木的压力，并在尝试新践行时直面恐惧。它还要求我们学会接受：我们的许多方面不会改变，尤其不会发生剧烈改变。在此背景下，培养察觉和感受那些微妙事物的能力，是充满力量、具有转化意义且带有反叛色彩的。

[image] 是“你自己的”欲望和情绪，而不是被主流脚本灌输的欲求。仔细分辨这两者至关重要 —— 在被灌输的欲求中，你的所有抉择、所有焦急和冲动、所有力量和兴致，归根结底，都是被抛弃、被忽视和被排挤的恐惧所驱动的。

培养对微妙和细致的觉知

[image]

在当下环境中，我们被迫经历这两种极端体验。我们对他人之痛麻木不仁，对不公等级制度带来的利益麻木不仁。当自己成为被攻击目标和剥削对象时，我们又对自身痛苦麻木不仁，试图培养"厚脸皮"。这让我们得以在被迫目睹并经历持续不公时生存下去。

与此同时，我们追逐消费文化提供的幻梦 —— 拥有完美身材、顶级服饰、豪车、度假、理想伴侣。我们被灌输这样的信念：这些终将带来幸福，驱散麻木带来的倦怠。我们试图通过电子游戏、暴力电影、药物、追逐性幻想或浪漫幻想等逃避方式，寻求刺激，以此感受自己“活着”。

学习去注意那些被教导要忽略的微妙之处 —— 看起来似乎没什么“赚头”的东西。对别人的感受和经历更具觉知，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对自己的影响承担更多责任，或者更用心地对待他们？在关注生活的实际感官时，是否会减少追求那些梦幻奖励的时间？与强迫行为带来的极端快感相比，其中的一些感官体验可能显得平淡乏味。我经常听到那些正在戒瘾的人谈到，起初他们害怕如果放弃了某种行为或物质，生活会变得无聊，尽管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些东西搞砸了生活。他们想知道，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但不再寻找那种“高潮”，会是什么样子？

那种对普通现实生活“平庸化”的恐惧是真实的。

[image]

正义与解放事业的许多工作，都在于揭露现实并致力于转化有害的扭曲。

企业希望所有人粘在手机上，不去关注长辈和孩子的故事、季节的更替、候鸟的迁徙。

为了与彼此联结并对现状做出回应，我们需要打破由渴望我们麻木且成瘾的文化所设定的“感受与不感受”模式。

我们需要重拾与生俱来的感知能力，成为真正懂得情感体验的生物。

[image]

重拾完整的情感谱系

麻木、追逐快感以及失去对微妙感受的觉察，部分表现为我们只剩下一套默认的有限情感，就像玩牌时手里没拿全整副牌。触达更多情绪意味着体验更丰富的人生。

我们中的一些人成长于与成年人互动既不安全又不可预测的环境里，可能因此变得焦虑且警觉，试图讨好成年人以减少他们的情绪大爆发，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联结。我们擅长谨慎、感激、羞愧和焦虑，却关掉了愤怒、悲伤和哀恸。另一些人则通过变得强悍、大胆，依靠愤怒、坚忍和鲁莽来应对童年环境，却关掉了恐惧、难过和赞赏。还有人靠着表演“开朗”和取悦他人而活下来，导致长大后很难触及那些被照料者视为“负面”的情绪。

每个人都有某些容易产生的情感，也有某些触不可及的情感。当我们探索这些局限并培养感受全频谱情绪的能力时，我们都能获得与他人更深的联结，并增加安全感和幸福感。

• 哪些情感对你来说最容易产生？
• 哪些情感是禁忌或难以触达？
• 是否有某些情感你听别人谈起过，但你自己从未感受过？
• 你想获得更多触达哪些情感的能力？
• 你是否困在某些情感中想要摆脱？（可参考情绪清单以获得启发。）

培养情感觉知的工具

以下是一些可以增强情感觉知并扩展情感范围的练习：

- 冥想：有助于观察思维、感受和反应的模式。可以帮你与“自动驾驶”反应保持批判性的距离，让你拥有更多的选择。

- 身体疗法和肢体运动：麻木的压力包括对身体感觉的无视。为了在社会控制系统中生存，人们忽略了身体的许多感觉和需求。探索身体的工作方法（可独自进行、也可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能够增加对身体感官的觉知，帮助我们探索疼痛、羞耻、创伤、愉悦、和疗愈的感受。

- 谈话疗法：提供一个反思感受和经历的空间，审视那些塑造并可能限制了我们情感范围的往事。

- 十二步戒除计划：提供自由的交流空间，听取他人关于酒精、药物、网络、性/浪漫、工作、食物、人际关系危机的感受和经历，并分享你自己的。

- 日记：写下感受有助于更关注涌现的想法和情绪，以及它们与早期形成期经历的联系。

- 学习情感知识：对一些人来说，情感像个谜。通过阅读小说、回忆录、自助手册，收听心理学播客，或倾听朋友描述感受，可以了解他人的感受，并在自己身上寻找类似的感官体验，或察觉到自己无法产生共鸣的地方。其他媒体也能激发情感，比

如看悲剧电影练习哭泣，或看自然纪录片观察成年动物和幼崽间的抚育。

- 连接大自然：海洋、群山或天空的辽阔，季节的更替，以及生长、死亡、腐朽和重生的循环，都能帮助我们回归自我，获得反思和微妙的感官体验。

- 艺术实践：资本主义要求我们大多数人在生命早期就关闭创造力。如果没被选为学校里的“小艺术家”，我们就会告诉自己“我”不擅长这个，并停止尝试。只有当我们的创造力能在商业市场上竞争时，才被允许追求它。探索创造力和表达方式可能让人感到禁忌甚至羞耻，但如果我们能找到进入艺术实践的路径，就会体验到不一样的自我。

情感范围受限的代价

[image]

追求情感觉知是值得的，这能让我们更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并为生存和解放而战。

当一个人缺乏与自身感受的连接时，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 在他人产生强烈情感时感到难以忍受。你可能会给出未经请求的建议，因为你想让对方快点“好起来”，或者主动淡化对方的体验。（“赶紧分了，这种人绝不能要！”；“别矫情了，如今谁不惨啊”；“你情绪这么不稳定怎么行，干不了大事的”……）

- 在自己产生强烈情感时不知所措，忘记如何按照价值观行事。（“看我好欺负是吧?! 心眼好活该当大头吗? 打今儿起老子不做好人了!”）

- 过度顺从他人的强烈情感，随波逐流，即便那完全是过激的、或是在为错误行为辩护。（“移民抢走了你的工作！”；“穷鬼都

是卑鄙愚蠢的混蛋，别让他们弄赞了我们的地方……”）

- 当别人的强烈情感针对你时，变得防御或陷入羞耻螺旋，而不是倾听并努力辨别真相。（“女人没一个好东西！”…… 别急，他可能不是针对你，他只是刚刚在一场涉及性别议题的争论中被几个极端保守的观点激怒，还在火头上。）

- 变得回避冲突，避开直接的反馈，转而在背后罗织怨念和八卦；或者在对方提出令自己恐惧的问题时，在重要关系中“人间蒸发”。（“那个谁谁你们知道吧，特别差劲，智障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 咦？怎么又消失了！总是这样，回避型？你准备躲到什么时候！”）

- 撒谎或隐瞒事实，以逃避自己的感受或避开引起他人情绪的后果。（“我挺好的，没有人欺负我，没有歧视 ……”）

尽管每个人都渴望着亲密和联结，但麻木让我们即便获得了亲密也难以持久。

[image]

然而，当我们终于厌倦了戏剧化的冲突循环、厌倦了失去朋友和爱人、厌倦了重复模式带来的挫败感时，冒险去感受更多，就变得值得了。

追求细腻感受实则充满颠覆性和反叛精神，它是立足现实的核心，让我们得以为解放而战。

无法感受就无法真正评估现状、就无法照顾彼此、就无法共同决策，无法践行价值观，也无法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消除麻木、敏锐感知细微之处是终生的修行。这不仅仅是类似于拆除内化的统治系统，更因为拆除内外系统都要求我们具备更强的感受能力。

麻木与情感劳动

女权主义者提醒我们，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在关系、家庭和组织中往往承担着大量未被察觉、没有报酬的情感劳动。情感劳动是为了维持关系、给他人情感支持、并通过关注人们的感受来维持群体团结而付出的工作。因为在主流社会中，“感受”是不被重视的，但人们依然有情感，所以观察他人的状态、处理社交动态、应对危机等工作，就成了无偿的、不被认可的劳动。

社会期望女性保持敏感并承担这类工作，否则就会面临污名和排斥；而在男性及广义上的白人群体中，冷漠却被容忍（有时甚至被推崇）。我们可以通过在个人和群体中重视并培养敏感度、情感觉知和情感连接，来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失衡。我们的疗愈方式是：察觉自己在哪里被变得麻木，并学会将注意力投向那里；同时察觉谁被允许保持麻木，而谁又必须保持高度警觉、关注他人感受以维持运转。主流系统通过性别、种族和其他等级制度来分配这些角色。

[image]

麻木和体面政治

强制性的麻木、匮乏感和物质主义，也与当代对“体面政治”的批判有关。体面政治是一种政治策略，认为争取正义的人应该表现得符合主流的“专业”或“理性”规范。它认为抗争团体应该像公司一样运作，其领导者应该像老板一样行事。

[image]

我们被鼓励 为了富人的资助 、 媒体的关注 、和 非营利机构 的工作而 互相竞争 ，在这些地方，我们 被迫 根据慈善家的喜好来塑造我们的工作。

精英们通过 缩小 我们的诉求、 减少 我们的要求、剔除被污名化和脆弱的群体（ 低端人口 、 移民 、 无家可归者 ），来“奖励”我们。

他们告诉你，想要改变，就需要首先“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要坐上那些桌子，就必须先跪下来围绕着那些本该被拆除的规范和结构来塑造你自己，去模仿那些被视为“专业”的等级规范，把激进锋芒藏起来，去对权力机构说些安抚的话，仿佛那些掌控者只要看到你足够礼貌理性就会改变主意似的……

意识到过去“体面政治”的陷阱，现在的抗争运动正不懈努力地复兴并维持着其他的战斗方式—— 我们自己的方式。

我们培养以透明度为中心的扁平化结构，让我们的团体属于那些参与其中并受工作影响的人—— 他们才是应该做决定的人。我们警惕接受对手（企业、慈善家、政府）的金钱，警惕向他们的机构求变，更不会试图从内部改变他们。我们很清楚，这些被“认可”和“奖励”的路径，其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让任何抗争失效的。

然而，建立扁平、透明、具有转化意义的协作，在实践中是极具挑战性的。无论思想多么激进，也依然被那些将你训练得麻木、不满、追求地位、并沉迷竞争的系统所塑造 —— 这些特征会阻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对此，必须有意识地实践新型的情感觉知，并建立新技能，以创造我们渴望且需要的运动文化、人际关系和群体。

麻木和微歧视

“微歧视”（Microaggressions）是反种族主义者用来描述在工作、学校、家庭中针对特定身份群体持续发生的微妙、有时是无意的行为。可能是听到一些细微的评价、被冷落、被盯着看，或者是被反复问同样的问题，比如“你从哪儿来？”、“你们这种人怎么做爱？”、或“我能摸摸你的头发吗？”…… 生活在这样一个人们反复、通常是无意识地强化那些排斥、边缘化和贬低他人的文化脚本的环境中，会对人的生活产生巨大的累积性影响。

微歧视是无休止的，而其意义往往被施害者和目击者淡化。如果受害者抱怨，就会被告知应该“脸皮厚点”，或者被指责“太敏感”、“太易怒/情绪不够稳定”。受到微歧视伤害的人应该被允许感受伤害，并进行投诉，而施害者需要消除麻木，意识到并对自己行为的影响负责。

当有人说我们的行为伤害了他们时，我们受到的训练是去否认，去争辩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不仅被训练去这么说，还被训练去这么感觉 —— 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保持麻木，在处于主导地位时对权力动态毫无察觉。

我们害怕被贴上“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或“坏人”的标签，这种恐惧让我们害怕去了解自己是如何伤害他人的。要建立一个基于联结关系的新世界，我们必须开启更多的感官体验 —— 包括对这些权力差异存在的哀恸和愤怒 —— 同时也要承受意识到自己处于主导地位、并无意识地演练那些有害脚本时的不适感。如果我们想要解放，就必须保持积极的好奇心，铲除那些让我们在无意中强化等级制度的文化程序和自动驾驶式的麻木。

关于麻木与追逐幻象的问卷

你会如何麻痹自己？勾选下面所有适用项，并补全。

请注意，这些活动本身都可以是生活的美好组成部分—它们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是否利用它们来麻痹自己，以及在意识到这一点后想采取什么行动。

- □ 网购
- □ 刷约会软件
- □ 沉迷社交媒体
- □ 看电视/刷剧
- □ 看色情片

- □ 蒙头大睡
- □ 聊八卦
- □ 打游戏
- □ 阅读
- □ 运动
- □ 打扫卫生
- —— 还有什么？

如何区分哪些是增强韧性的愉悦放松活动，哪些是在麻木自己 ？当你转向这些活动时，问问自己：

1. 什么样的感受或瞬间让你想要转向它们？（例如：拖延、收到坏消息、担心某事、逃避现实）

1. 过程中和过程后你感觉如何？（例如：更放松了、更有连接感了、更有活力 …… 还是更麻木、焦躁、疲惫、或大脑空白）

1. 你是有意为之吗，还是曾告诉自己不要这么做？它是否干扰了重要的事情，比如正常的睡眠休息、与人交流或完成重要任务？

在高度麻木的生活中，我们许多人以往往不尽如人意的方式追逐“活着的感受”，追逐那些被告知能带来“永久快乐”的东西（事实上，没有什么是永久的）。你是否发现自己以一种失衡的方式、或基于明知虚假的文化理想，在追逐以下事物？

- □ 某种特定身材
- □ 更多的钱
- □ 回头率超高的酷朋友
- □ 最棒的派对
- □ 完美的家
- □ 激情的性爱
- □ 理想的伴侣
- □ 完美的作品（写作、音乐、视觉艺术等）
- □ 完美的工作
- □ 完美的健康和/或体能
- □ 漂亮的衣服
- □ 理想的座驾
- □ 最棒的度假
- —— 还有什么？

然后问问自己：

1. 你是从哪里得到关于这些事物的“正确”或“完美”版本的定义的？

1. 你能否想象在这些领域（家庭、审美、社交、性、健康、交通等）获得更灵活的、不那么受限于僵化标准的满足感？你在生活的其他领域找到了这种灵活性吗？谁能成为你生活中摆脱僵化标准的榜样？

1. 如果放下或减少对上述勾选项的追逐，感觉会是怎样的？你会如何去做？

1. 你是否曾因追求日益升温的性关系或恋爱关系带来的快感，或是为了获得性或情感上的关注，而做过令自己后悔的事？

1. 如果你现在正处于这种状态或考虑这样做，什么能帮到你？

[image]

责任担当：既不淡化，也不惩罚

小安和小芬最近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他们正在为小芬的祖母提供居家养老服务，而祖母有时对小安很粗鲁，甚至说些歧视女性的话。小安觉得小芬应该出面说点什么，但每当她提起这件事，小芬就显得十分抵触。

两人都很疲惫，繁重的护理工作让她们心力交瘁。小芬觉得小安是在小题大做...
近来，他们发现彼此要么相对无言，要么就为了日常琐事和家务分工吵个不停。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对于受到伤害的人，往往只有两种反应 —— 要么全盘否定，让受害者闭嘴；要么将伤害者定性为彻底的坏人，必须予以惩罚。

“轻描淡写” 非常普遍 —— 就像小安所经历的，小芬对她关于祖母歧视言论的抱怨嗤之以鼻。由于我们处于这种淡化伤害的文化中，大多数人害怕在遭遇不幸时无人倾听。这可能导致我们对错误保持沉默，或者，让自己变得极度渴望看到施害者受到惩罚，甚至达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与此同时，这种动态也让我们自己害怕承认自己的任何错误，害怕被指责、报复和惩罚。这种两极状态其实是一个陷阱 —— 它意味着我们很少能对伤害做出“尺度适中”的回应。

当我们生活在光谱的这两个极端时，缺失的是这样一个现实：所有人都可能会做伤害他人的事，所有人也都可能会经历伤害。

[image]

减少社会伤害的途径，不是严惩少数人而忽视大多数伤害。

相反，我们需要为所有人创造空间，去了解自身行为的影响，

并学习如何不再重复伤害他人的事。

尽管我们可能幻想着惩罚那些做了坏事的人，但事实证明，惩罚式的手段并不奏效。在我们的社会中，大多数造成最严重伤害的人（银行家、警察、CEO、士兵、保护体制化性侵的人）从未受到惩罚。相反，这个世界的惩罚系统针对的是穷人、残障人士、黑人、原住民、无证移民、酷儿或跨性别者。

[image]

在拆除警察和监狱系统的蓬勃运动中，我们也需要拆除内心里的这些观念，

跨越指责和复仇，走向慈悲。

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伤害别人，而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停止这样做。

一个以惩罚为中心的社会需要麻木、防御和复仇。内化这些脚本会损害我们的日常关系，阻碍我们渴望并需要的联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跳过“感到受伤”的过程，也不意味着受伤时感到愤怒是“不好的”。相反，它意味着我们需要努力从那些关于“好人”与“坏人”的谎言中挣脱出来，正是这些谎言让我们否认许多伤害，或一心寻求惩罚。

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一种方式是：提高我们与身边人沟通反馈的能力，哪怕是关于家务、守时、任务执行等微小的冲突和差异。我们越能练习在他人给出反馈时倾听而不轻视，越能练习以慈悲、适度而非寻求报复的方式分享反馈，在面对重大冲突时的调解技能就会越纯熟。

反馈问卷

乐于给予和接受反馈，与我们感受生活、参与抗争运动的能力息息相关。

- 回想一下别人直接给你反馈但结果不佳的一次经历。也许对方言辞犀利，或者你表现得非常抵触。当时哪里出问题了？为什么？

- 回想一下别人直接给你反馈且结果良好的一次经历。也许你学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也许你们的关系因此加深了。当时哪里进行得顺利？

- 回想一下你直接给别人反馈且结果良好的一次经历。当时发生了什么？

- 回想一下你直接给别人反馈但结果不佳的一次经历。当时发生了什么？

- 权力动态会影响反馈。例如，处于主导地位的人（老板、家长、老师、房东）只给反馈却不接受反馈，或者处于从属地位的人害怕说实话会带来后果。在你的人际关系中，哪些最具备

双向、直接反馈的可能性？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这种可能性吗？

- 什么能帮你以一种“增强技能、联结、耐力和自我意识”的方式接受反馈？什么能帮助你提供有用的反馈（特别是在存在权力落差的情况下）？你和身边的人如何分享彼此偏好的反馈方式？

- 高频、微小地给出反馈，意味着我们不太可能面临最终爆发的怨恨。这也能锻炼我们划定界限和保持独立个性的能力（详见第四章和第六章）。在日常生活中，你是否可以找人练习分享一些低成本、微小的反馈？你能明确邀请生活中的某人一起练习吗？

追逐关于性和浪漫的文化幻象

乔喜欢给予和获得关注，经常会对派对上调过情或社交媒体上私信过的人产生强烈的暗恋。
这种情感升温很快 —— 只要他对某人产生兴趣，就开始幻想两人的未来。
他会花数小时在网上搜索对方的照片和动态，试图弄清楚对方喜欢谁、喜欢什么。他的约会对象经常觉得他过于热情了，很快就会提出分手。他的朋友们也抱怨乔的感情生活给他们的圈子带来了太多的戏剧性事件。
有时乔也会梦想能和某人约会足够长的时间，长到能让他感到放松和舒适，久到他可以只做自己而不用那么费力表演 ...

人的思维模式是长期践行的结果，而践行特定的模式是因为它们曾帮我们度过难关。

主流文化的 “浪漫神话” 传递的信息会让许多人对暗恋对象或想上床的对象产生过度的甚至强迫性的思考。这可能包括过度思考如何让对方喜欢你、如何变得更有吸引力，或者你的暗恋对象/或前任正和谁

在一起干什么。性和浪漫成为过度幻想的重灾区是可以理解的 —— 有些幻想让人感觉很好，有些则充满焦虑 —— 因为我们被洗脑了：幻想着情人能让人快乐，误以为有吸引力意味着“有价值”。

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逃避现实的思维模式就像一种麻醉剂。工作无聊？看看暗恋对象的朋友圈都发了啥。为钱发愁？研究下改变身材的计划。和朋友吵架？熬夜刷社交软件…… 这种模式 —— 利用某事来逃离当下的处境和感受 —— 可以套用在任何事情上，而性和浪漫相关的事物在此是首选，因为它们承载了太多的文化承诺。在这个世界上，不面对现实往往感觉更安全。我们的身体和大脑进化出了精妙的方法来来帮助逃离现实。

这是强迫行为、成瘾倾向，还是正常现象？

许多人对某些行为和活动存在强迫性依赖。所谓“强迫性”，是指我们想停止或减少它却做不到，或者想要开始一项对健康有益的新活动却无法起步。强迫行为通常是相互关联的，例如对约会和性的过度关注会影响睡眠，因此将它们放在一起思考很有用。

- 在你的生活中，你在哪里看到了这些失衡？（如睡眠、屏幕时间、购物、金钱、学业等）

- 你对此的自我对话是怎样的？换言：你是否在脑海里用尖酸刻薄的话责备自己的这些失衡领域？

- 你会幻想某个特定的人或机构在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行为方式吗？你会用这种僵化的标准要求你爱的人吗？

- 你通常做些什么来逃避你想要的改变？是否存在一条通往新行动的折中路径？做出这种改变能带来什么乐趣？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对性有着太多的羞耻感和评判，因此在探究可能的强迫行为时，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只有当我们自己察觉到某种行为失衡，或者我们想叫停/或想开始却发现做不到时，它才具有强迫性

或成瘾性。这可能很难评估：你是否在识别一种真正的失衡，还是仅仅在使用“强迫”这个标签来羞辱自己？找朋友聊聊会有助于理清思绪。

就像上面故事里的乔那样，以失衡的方式追逐这些文化幻象会破坏我们与约会对象和朋友的联结。弄清楚我们是否在以这种方式利用某事，以及这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是改善关系的基础。

请勿贴标签、不要评判 —— 不要将本书的观点“武器化”

我鼓励你利用本书的内容来理解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去审察他人。

我们这个清教徒式的、排斥残障的、刑事化的、种族主义的社会，一直在鼓励我们去归类和评判他人，却剥夺了我们自我反思和自我负责的工具。当别人的行为影响到我们时，做出反应（如限制接触、降低信任、设定界限）是可以的。但是，给自己或他人贴上流行心理学的标签（如“强迫症”、“成瘾者”或“执念狂”等）并不能帮助我们建立所需的关系。更有效的问题是：“他们的行为是否影响到了我，以至于我需要优先考虑自己的福祉？”；以及 “我对自己的福祉负有什么责任，我该如何从这里开始？” 干预和给出反馈有时是合适的，但如果我们先关注自己的感受和反应，这种干预会更有效、更有原则、也更稳健。

主流文化环境迫使我们产生一些应对机制，使我们与愉悦、性、金钱、食物、工作等等关系发生扭曲。因此，可以说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强迫”或“成瘾”，或者仅仅是为了生存而必须进行的过度专注或注意力涣散。有害的系统会对某些活动的失衡关系进行评判、贴标签和污名化（如违禁药物），却鼓励对另一些活动的失衡（如工作或健身）；而金钱和特权作为缓冲垫，决定了这种失衡对不同人的破坏程度。有时，我们利用失衡的行为作为逃避的出口，且后果相对较轻。考虑到这一切，在我们的疗愈努力中，将他人贴上“成瘾者”的标签是毫无益处的。

本书的目的不是为寻找问题提供死板的标准。相反，书中的所有观点

都是关于如何培养情感技能，以支持我们感受、理解自己的反应、选择互动方式并建立牢固的关系。失衡并没有明确的界线，管理应对机制也没有现成的说明书。我们能做的就是增强感受和选择行动的能力，而不是靠自动驾驶做出反应。通过探究和实践，我们可以提高对自己的责任感，并增加服务于他人的能力 —— 即使我们身边的人正处于危机之中。

[image]

“上头”的感觉

小李晚上睡不着觉，因为他总是在社交软件上流连忘返，睡得比预想的要晚得多。
起初他给自己设定了限制 — 只联系打算见面的人、不觉得有趣就停止刷屏、午夜后关闭通知 — 但他通常会打破自己的规则，一直熬到凌晨三四点。
他知道自己需要睡眠，但交换照片、寻求并获得关注的那种快感，实在太诱人了。
每当通知铃声响起，他就感觉睡意全无，即使精疲力竭，也无法放下手机去睡觉。

研究表明，调情、性爱、约会、观看色情片、关系升温、刷社交媒体、甚至关于性的谎言，都能让人产生生化快感。由于性行为、坠入爱河的体验，甚至做一些不那么愉快的事情（如强迫性地搜索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大脑中的血清素、多巴胺、催产素等“快乐”化学物质，都会增加。

浪漫神话和反复的践行形成的化学路径，都在训练人的大脑去寻求这种“快感”。我们被条件反射地驱使去追求那些预感会触发“良好”或强烈感受的体验。你是否有任何关于性、约会或关系的行为是受这种“追逐快感”驱动的？ 当我们与暗恋对象眼神接触、写下一段调情的话，或者为了推动关系升温而表白心迹时，都可能获得那种生化上的战栗感。

这些活动带来的快感可以是甜蜜愉悦的，也是生活里正当且美好的部

分。但是，如果你做这些事仅仅是为了“爽一下”，哪怕这给生活带来了实际的麻烦或者伤害了别人，那么这种对快感的渴求可能就失衡了。例如，有些人推动关系升温是因为他们沉迷于“被人表白”的快感，但在获得快感后对关系本身并没有真诚的兴趣，这可能会在社群中留下一堆心碎和破灭的期待。或者，像小李那样，虽然没有伤害别人，但因为在软件上寻求认可而牺牲了必要的睡眠，这也会让他感到生活失衡。

追逐快感还可能导致其他后果 ——比如因为太分心去寻找那种好感觉，而搞砸了手边的项目或学业。它也可能导致你并不真正想要的性行为、具有误导性的调情，或者与实际兴趣不成比例的关系跃进。有时我们只想要那种即时的生化冲动，却不想要后续的影响。或许我们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吸引，什么仅仅是想要那种“上头”的感觉。正视自己的动机、发现驱动力并检视其对他人的影响，可能会让人感到不适。

追逐快感会产生基于浪漫神话的虚假联结。 导致你凭臆想给对方添加光环，以维持获得关注时的兴奋感。同样的，也可能因此把想象出来的屎盆子投射到你想要甩掉的或甩掉了你的人身上。这两种动态都是“通过性与浪漫关注来获得自我价值”这一反应循环的一部分。

[image]

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会为这种追逐快感的行为寻找政治借口。

例如，利用主流文化（或亚文化）的价值观来强推某种关系协议或动态，仅仅是因为想要立刻获得即时满足。

这可能表现为：打着“追求自由自主”的政治承诺旗号，向伴侣施压，要求改变关于与其他约会对象互动的协议，但实际动机只是急于进行某种特定的性或浪漫活动。

或者，它可能表现为按照“浪漫神话”的规范向伴侣施压，要求关系升级（见家长、交换首饰、同居等等）。

在关系中强迫他人做不想做的事总是很糟糕的，尤其是当我们的真实

动机与对爱侣所说的话并不一致时。性和浪漫带来的快感发生在一个充满强制性、羞耻感和“正常化”意识形态的雷区，如果我们不意识到自己的动机及其影响，真的会伤害关系中的所有人。

许多人也利用性、调情和约会来感受“自己是有魅力的”。这会使性变成一种表演，一种证明自己价值、确认性别和性身份的方式。当被这种寻求认可的欲望驱动时，许多人会压抑自己的偏好和需求，以呈现一场“被认可的表演”。最糟糕的情况是，这包括做一些自己根本不喜欢、感觉不安全、或事后后悔的事。

别误会 —— 如果想表演，在性爱中进行表演完全没问题，尝试新的性别角色、权力动态和行为可以是解放性的且有趣的。但有时，当性或亲密关系沦为一种表演，它可能只是在逃避脆弱，是对自我的背叛。检视这些模式并建立清晰的界限，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一领域找到更多真正想要的东西。

有些人追逐一整套文化幻想和情感，形成了一种痛苦且可预测的模式 —— 这剥夺了他们关系的独特性 —— 不断地将新面孔塞进同一个“伴侣模版”中。我的一位朋友形容这就像脑子里有一个“男更衣室”。她指的不是洗手间，而是形容她的脑海里总是挤满了某个现任或让她心烦的前任，占据了她大量的注意力。她不断地往里塞人并不解决问题。直到她开始有意识地清空这个空间，才感到巨大的解脱。

结果是，当她摆脱了那些固定的思维习惯后，她能更清晰地看待感兴趣的人。通过觉察那些驱使她建立浪漫关系的潜意识模式，她能够超越掌控她情感和行为的脚本，更准确地看待人和处境。这种转变也能帮助我们更尊重地对待他人，因为我们感知到的是对方真实的样子，而不仅仅是看他们如何适配我们的脚本。

[image]

沉迷于“新关系能量”？

杰西卡·费恩在她的著作《Polywise》中提到，有些人不停地追逐她所谓的“新关系能量”（简称 NRE）—— 即恋爱初期常见的生化和情感快感。NRE 是美妙有趣的，但本质上是短暂的。那些一次又一次寻求

这一阶段快感的人往往会留下一堆烂摊子，因为他们在每一段新关系中都极速升温，却毫无疑问地表明，只要短暂的狂喜阶段结束，他们很可能就会立刻抽身离开。

想要短期的关系、或在想分手时就分手，本身并没有错。然而，如果重复这种模式：追逐承诺时的快感，然后在升温带来的“高潮”退去后便抽身离去，这很可能是不道德或不友善的。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陷入这种动态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在重复某种模式。他们在做那些重大决定时感到“疯狂坠入爱河”，然后在关系遇到一点点困难的时候、或仅仅只是快感消退了，就会感到由衷的沮丧。他们不知道这种情感模式是在追逐升温的快感，而并不是“爱错了人”。有时，需要朋友和社群成员指出这种重复行为及其影响，这类追逐者才能开始看清自己沉迷的模式。

我并不是在争论这些人应该在快感退去后强留，或者完全避免关系升温 —— 而是建议我们大家都能变得更擅长觉察到自己的深层动机和情感习惯。只有理解浪漫神话叙事对我们的掌控，并努力看清自己的感受和行为时，我们才能在任何时长的关系中找到更真实、更基于共识的联结方式。这可能包括检视我们是否在逃避那些伴随冲突而来的情感成长（详见第四章和第五章）。

这种追逐的后果

失衡的追求可能导致许多困扰行为：

- 重色轻友 - 为了约会而放朋友鸽子，将新对象置于一切之上。
- “看我多乖” - 为了新恋人放弃责任或做出冲动决定（如搬到远方或放弃安全套的使用）。
- 装皇 - 在性或约会方面撒谎。
- “快来爱我” - 在对他人并无实际兴趣的情况下寻求关注。

- 被爱的欣慰 - 为了获得关注而与他人约会，并故意误导对方。

- 人设VS.人生 - 为了显得自己有“前卫的性政治”且没有“负面情绪”（如嫉妒）或“需求”（如安全感），而同意自己其实并不想要的协议。

- 空窗期补漏 - 在并没有实际意愿的情况下推动关系升温，进入一段不想做出承诺的关系。

- 得手便下头 - 仅仅为了“上头”而与人升级关系，然后又私下向朋友吐槽对方。

- “窝边草” - 在组织或办公场所追求浪漫联结，而实际上在外部约会可能更有利于环境的和谐。

- 无缝衔接 - 分手后承诺空窗反思，却立刻又卷入新的恋情。

- 狗仔队式追求 - 因为对某人的痴迷而侵犯他人的隐私或界限。

- 情痴 - 分手后情感崩塌，严重干扰日常生活或造成伤害。

- 极品渣 - 突然且在完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甩掉约会对象。

- 亲密鬼打墙 - 在连续的关系中或一段关系内，重复经历升温、狂喜、冲突、分手、崩溃的循环。

- 灾难的前任 - 因为对性或浪漫经历反应强烈，而散布伤害性的八卦。

这个并不完整的清单列出了我们许多人都见证过或亲身经历过的常见行为，在某些圈子里这些行为甚至被视为“正常”。这些行为会导致恋人关系中的孤立，并为伤害和暴力创造条件。有时甚至会导致团体内的冲突，导致成员被排挤，重要的项目和协作流产，甚至使相互依赖

的人们陷入长期的反目。

[image]

追逐浪漫神话的幻想和快感会让人们做出后来后悔的不道德行为。“伊卡洛斯计划”（一个致力于消除心理健康污名的同伴支持网络）创建了一个名为“疯狂地图”（**Mad Maps**）的工具，致力于帮助人们为那些被强烈的心理和情感状态吞噬的时刻做好准备。其核心理念是：在尚未陷入异常的状态下制定计划，然后在需要时执行。

[image]

我建议为你进入的任何强烈状态制作“疯狂地图”—— 无论是强迫性暗恋、分手后的情绪螺旋、新关系的升温过载，还是社交软件带来的迷糊感。

本书第六章中包含了一个关于“嫉妒”的疯狂地图练习作为示例。如果你已经知道自己重复的某些模式，现在就可以开始制作自己的地图。

本书中的“底线”练习和“约会计划”工具也是将教训转化为具体计划的方法。还有一个基于里德·米哈尔科协议设计的反思工具，适用于那些打算保持“露水情缘”但又陷入严肃联结的人。最后，你将看到一个名为“缓解暗恋或执念七步法”的练习，当你陷入单相思并希望降低情感强度时可运用此法。

[image]

- 你能理解从性、爱情、约会、调情、对感情或前任的痴迷中获得快感的感觉吗？这些思维或行为模式可能对你或他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 如果你识别出在这一领域的任何失衡，你认为其驱动因素是什么？

- 在你的生活中，是否有充满爱意且不妄加评判的人，能与你探讨身心失衡的问题，并共同探索本书中的练习与思考？

[image]

—— 未完待续 ——

[image]

[image]

建设中！敬请期待。

截至目前为止，暂时呈现这本书的前两个章节。接下来的其余章节，将在合作方休假结束后陆续呈现。

新春愉快！保持爱，保持战斗力 🍻

□

爱之利刃

[image]	人物/组织	iyp
[image]	城市/地区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c14?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image]	日期	2025年2月14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情人节
[image]	场景	快闪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在这里下载演示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6nRpwIATUM_0zH9Zwt0cwnGdozWum4QG/view?usp=sharing

[image]

> 为什么如此多人忙于在网上晒生活？甚至自我曝光已经变成流量生意的重要部分之一 ……
>
> 因为孤寂。饥渴的内心没有爱的滋润，只能通过吸引点赞来构建短暂和虚幻的满足感。

爱就是“被看到”~通过被认识从而被接纳的安全和富足。

对“被看到”的渴求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需求。

是真实的自我 “被看到”，没有任何面具的。爱就是给你不需要再伪装的自由。

而当没有爱时，通过互联网上的晒和点赞，来虚构伪装后的 “被看”。虚构的自我不断侵蚀真实的自我，直到无法下线 —— 也就是不再能摘掉面具，不再有真实自我可以呈现，更不会 “被看到”。

这就是一个从渴求爱、到害怕爱、再到无法爱的过程。是每个人的孤独和内心空洞被残酷消费的过程，

—— 匿名

在一个经常充满消费主义和肤浅浪漫的日子里，这篇来自纽约的无政府主义者宣言，探讨了爱如何作为战斗的基础 —— 一种抵抗和救赎的手段。

[image]

爱是活着的唯一理由。

在我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我意识到，如果允许自己被对亲密关系的恐惧所控制，那将是一种反革命行为。个体化的冷漠冲动正是这个糟糕世界的症状，它想要将我们彼此隔离开来。如果我的政治立场不是源于我对同道、对我们居住的星球、对朋友和对自己的爱，那它的意义是什么？

那还有任何意义吗？

[image]

人这一生能做的最彻底的事就是去爱。

去脆弱。

把自己的心交给另一个人，并相信对方会温柔地对待我的心。

“被看到”。被另一个所了解。是一个可怕的前景。

如果他们拒绝我怎么办？

如果我不够好怎么办？如果我不够聪明？

我说错话了吗？做错了什么事？如果我有任何地方不足，那该怎么办？

这个世界催促我们所有人孤独。当我们孤立无援时，我们作为人整体的力量就会大幅削弱。

一盘散沙，这是最容易统治的人群状态。

分而治之。

[image]

我们该如何反击这个旨在将我们撕裂的世界？这个世界希望我们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一个个体，没有任何纽带将我们彼此联系在一起，我们周围人的命运也与我们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社交软件给我们提供算法，向我们展示无数潜在“情人”的选项。他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商品。

向右滑动，填补空白。一连串无穷无尽的勾搭就像订披萨一样轻松送上门。人类的身体变成了消费对象。

交友已经前所未有地简单。而这个世界，也已经前所未有地孤独。

[image]

在一个教导我们所有人以爱为耻的世界里，我们如何才能带着爱前行？

他们告诉我们独处会更好 —— 我们被灌输的是与自主毫无关系的个人主义。他们向我们兜售自助的书籍，其中的咒语是：「当事情变得艰难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如果你不爱自己，

你又怎么能去爱别人呢？」

但事实上，爱别人才是我们真正学会爱自己的方式。

[image]

不知何故，我们被灌输了这样一个谎言：治愈自己是一件必须独自完成的事情。它不可能是合作的，也不可能是共同实现的。

「你必须靠自己。」

这是胡说八道。

事实上，我们需要彼此。

没有人必须孤独终老，也没有人必须自舔伤口。我们通过全身心地投入爱来治愈自己和彼此。

我们可以通过爱治愈这个世界！

因为爱是一种进击。

[image]

在古希腊，底比斯圣队是由150对男性恋人组成的精锐士兵营。由于他们之间的羁绊，或者正如波利艾努斯所描述的那样，“由于相互的爱的义务而献身于对方”，这些战士会为了保护他们的爱人而更加英勇地战斗。我想到了这些恋人战士，以及从他们对彼此的承诺中可以学到什么。他们的爱是如何让他们变得更有战斗力的。

爱情是战斗之术。

[image]

对我来说，爱就是紧握的拳头。

就是一块砖头打破窗户。

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

以及，我们获胜的方法。

如果不是为了爱，我们又为什么想要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呢？当我们的斗争以爱为动力时，赌注就会大大增加。这场斗争是家喻户晓的，因为我们不仅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也是在为我们所爱的人的生命和未来而战。

我们的孩子将继承我们祖先被剥夺的未来。我们为我们的爱人、同道和朋友能够过上美好生活的未来而战。

[image]

无论我们是生儿育女、照顾老人，还是结成夫妻、兄妹、多角恋、柏拉图式的生命纽带，或者其他任何想象人类亲密关系的方式，当我们与其他人类接触时，这都是一种战斗力的基础，能够在倦怠和抑郁中生存下来。

当我们感到战斗无望时，这些相互的纽带将给予我们力量，以继续战斗下去。

[image]

你我相互依存，命运相连。

你不必独自面对这个世界。

有我在，我保证。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星球上，但我们却把它破坏得面目全非， 正因为我们把自己与自然界的其他部分割裂开了。

我想摆脱文明的枷锁，接受自己作为自然一部分的地位。

爱是人类的天性。我们对爱的渴求是最原始的。

人类是动物，我们是社会动物。我们进化到需要彼此，共同生活，互相照顾。

爱与被爱的渴望深入骨髓。

[image]

爱是我的世界旋转的轴心。

是我最渴望的东西。是我一生都在逃避的东西。

我该如何面对被爱的恐惧？

我在对抗这个世界。我为这个世界而战。

请支持我。

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倾向，认为爱是微不足道的。

这就让人想起嬉皮士的口号“你所需要的只是爱”。

我们把爱想象成一种无形的力量，认为只要相信它，它就会把我们从这个企图毁灭我们的残酷世界中拯救出来。

但爱是一种武器。当我让自己体验到与其他人的亲密关系时，就是我最有人性的时候。那正是我磨砺爱之利刃的时候。

[image]

恐惧是爱的敌人。

当我让恐惧阻止我去爱时，我就成了自己的敌人。

自我毁灭。

太多次，对被拒绝的恐惧让我远离了爱。我的冷漠倾向只会让我感到孤立和空虚。

我想把自己更完整地献给我的爱人和朋友。这不正是共同生活的真谛吗？

有爱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生活。

让我们抛弃恐惧。让我们学会相互依偎、相互扶持、共同奋斗。

让爱成为燃烧这个世界的火焰。让爱成为种子，在灰烬中焕发生命。

也许我天真呆萌。但我会是第一个承认自己内心浪漫的人。也同样，爱是战斗之术。爱既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方法。

就当这个世界试图拆散我们所有人的时候，

我，向你伸出双手。

[image]

❤️

以爱为盟：作为恋人的无政府主义者

[image]	人物/组织	iyp
[image]	城市/地区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14f?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image]	日期	2025年2月14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情人节
[image]	场景	快闪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反叛 无政府主义 爱 直接行动 解放 革命
[image]	格式	memes 杂志
[image]	设计者	[image]Calthrop
[image]	风格	彩色

布雷顿说："恋人们，要寻求越来越大的快乐" ——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要求。

下载演示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LdXbRPcnMWyDLPlR3Xq6ms_4-qaM1Rr/view?usp=sharing
[image]

如果每个人都能爱别人，这个世界将会是什么样？

十个人中有十个人都会同意：那简直是太特么棒了！

然，不幸的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人类。我们的能力远远无法将每一个人都视为真正美丽而独特的生物。

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这些社会结构蕴含着仇恨、分离和集体主义的强大力量。

在这些桎梏之中，个人并不是特殊的或有意义的实体。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某些制度的目的，一些关于“可怕的他者”的模糊而古老的迷信。

虽然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充分的理由去爱每一个人，但社会确保我们会憎恨“他人”，无论它认为谁“符合条件”。

要推倒这些禁锢我们的高墙，最强大的力量并不是 反经济学 、 行动宣传 、 团结网络 、或任何 组织结构 。

能够挥舞起大锤，疯狂地挥舞，以摧毁我们头脑中顽固存在的监狱的东西，只有爱。

激进派的圈子必须充满恋人，狂野的恋人，那些不羞耻、无恐惧、毫不顾忌规则和规范的恋人。

恋人们唯一永恒的憎恨对象就是隔离他们、限制他们的爱、锁住他们的狂喜、剥夺他们与周围世界的任何方面相爱的绝对权利的那面高墙。

[image]

我们经常憎恨。对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我们不乏憎恨的事物，但我们绝不能让憎恨成为我们个人反叛和革命言论的决定性特征。

恨可以帮助我们识别敌人，但狠永远无法消灭敌人。

恨无法清空监狱，无法烧毁公司，无法融化军工综合体的机器。

如果我们只是满怀仇恨，结果只能是即便可以摧毁现有的制度，也只是换来另一个高墙制度。

因为，除了对自由的仇恨外，压迫还能是什么呢？

恨是原始的恐惧、恐怖和苦难，在某种程度上奴役着我们所有人。

恨是 军事征服 、 种族主义 、 仇外心理 和 性别歧视 的真正燃料。

如果没有仇恨，就没有任何 系统/制度 能将其自身强加于我们。

[image]

我们必须首先爱自己。

爱自己不是庸俗的利己主义或自我迷恋。它是对你伟大之处的认可，我向你保证，你的伟大之处永远源源不断。

爱自己能让我们更准确地辨别他人的优点，更容易识别那些与我们的热情相一致的特征。

爱不是团结。团结不过是对一个团体事业的忠诚。

忠诚不是爱。

经常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我应该声援这个或那个团体，尽管我与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有任何个人联系，尽管我对他们的行为的正确性有自己的判断。

这都不是爱，因为爱并不忠诚。

爱是痴情的，爱是投入的，它不会只说一句 “同意” 和服从 “事业” 的话。

恋人不需要服从。

你会为你所爱的人做什么？你需要被安排去爱什么吗？不，我们不需要那种对同道的奉献精神。

我们需要的是愤怒、激昂、势不可挡的个人，他们与周围的人联系在一起，与那些向我们证明他们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与之并肩作战的人联系在一起。

[image]

有多少朋友生活在水泥墙和铁丝网的背后？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都值得别人去爱、认识到不应该把他们当作天生的凶恶动物来对待而追求赶尽杀绝时，爱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才算真正开始。

如果不承认那些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或有理由拥抱的人的尊严，如果不能热情地相互交换彼此最好的东西，你就不可能拥有爱。

有些人可能不值得你爱，但他们值得自由。他们也是爱之人，无论他们是谁。

我们都知道痴情的滋味，总会有其他人与我们分享痴情。但爱也是随机的。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另一个人与我们相拥，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与他们相拥。

在所有人都获得自由之前，我们的爱必然是有限的，因此，我们真正掌控自己的能力，以及最充实、最快乐地生活的能力，都会在我们面前被削减。

[image]

爱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事实上也不可能是全部。

爱是为了某种东西而爱。我们必须让生活充满爱的理由，建立 新的制度 ，让我们发现自己，发现彼此。

这不是一项小任务。

遗憾的是，它也不会像我们的激情那样一蹴而就。

对于那些热爱生活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将为一个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行动和良知地拥抱的世界而奋斗的人来说，这就更有必要了。

我们将需要书籍、枪炮、火焰、战略、市场和其他许多东西来消除我们身上的压迫，这不仅是对你我的压迫，也是对目前生活在枷锁中的每一个有生命的复杂个体的压迫。

恨。去恨你周围那些阻碍你的铜墙铁壁。去恨一切束缚你的精神摆设。恨过，之后你才能完整地去爱。去爱，让我们不再需要过度的恨。

By 赖恩·卡尔霍恩

❣️

爱，作为最有力的武器

[image] 人物/组织	IYP（2021年终对话）
[image] 城市/地区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iyp2021-?utm_ource=publication-search
[image] 日期	2025年2月14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情人节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下载演示版，在您的社区/团队中使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VBCphLpjGckjyToVrWDlqL0xjUH6lv2/view?usp=sharing

𝔏𝔢𝔱𝔱𝔢𝔯𝔰；……一切都是仇恨。你们也说过这个问题，异议不会爱，人们用共同的仇恨连接起来，然后只能在仇恨中消解。反对却没有建设性，一旦有一点好处，就能把一些人拉走 …… 仇恨淡了就成了忍耐 …… 我觉得挺可怕的 ……你们去年写 “香港人”和“自己人”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感触。

𝔦𝔶𝔬𝔲𝔭𝔬𝔯𝔱：的确如此。在这个社会中，无论是政治进步的激进派还是自由派，都没有关于爱的有力话语。

在进步派的圈子中缺乏对爱的持续关注，意味着从压力和剥削中解放

出来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如果拒绝在反抗斗争中强调爱的地位，就无法创造一种推动大众背离统治伦理的皈依文化 。

如您所见，当没有一种爱的伦理来塑造政治愿景和激进的变革方向时，人们往往就容易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被诱惑，继续效忠于统治体系。

只有当反抗者扩大对统治政治的关注、并具备感知他人遭受的压迫和剥削的能力时，才会出现承认盲点的能力。只有爱的伦理能使这种扩展成为可能。民权运动改变了美国社会，因为它从根本上植根于爱的伦理。没有哪个领导人比小马丁·路德·金更强调这种伦理了。他有预见性的洞察力，认识到建立在任何其他基础上的革命都会失败。

支配文化是反爱的，它需要暴力来维持自身。选择爱，就是反抗者最重要的武器。许多人感到无法爱自己或他人，因为他们不知道爱是什么。像蒂娜·特纳 (Tina Turner)的 “爱和需求” 这样的当代歌曲提倡一种围绕欲望的交换系统，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它嘲笑爱作为反抗武器的重要性。

美国作家托马斯·默顿认为，人们在竞争性消费主义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被教导将爱视为一种商业交易：“这种爱的概念假设供需关系的买卖机制是一切运转的原因。它将生活视为市场、将爱视为企业的变种”。尽管许多人承认并批评爱情的商业化，但他们别无选择，他们不知道如何去爱，甚至不知道爱是什么，很多人感到失落，不断寻找其他定义，寻找在否定人类价值和重视唯物主义的文化中维持爱的伦理的方法。

各种心理康复的鸡汤、所谓的自爱教程、以及人际关系能力的书籍的热销，证实了公众如何对生活缺乏认识。 M. Scott Peck 的书《The Road Less Travele》解决了这个问题。Peck 为爱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定义，对于那些希望将爱的伦理作为所有人类互动核心的人来说，这很有用 —— 将爱定义为 “为了培养自己或他人的精神成长而扩展自我的意愿”。

Peck 在评论写道："我们文化中的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渴望被爱，但实际上很多人并不会爱。因此我得出结论，爱的欲望本身并不是爱。爱是一种意志的行为—— 即意图和行动。我们不是"拥有"爱；我们选择爱。

他的话呼应了马丁路德金的宣言，"我决定去爱"：这也是在强调选择。金相信爱是这个国家和整个星球面临的问题的"最终唯一答案"。同意这种信念就是在选择爱，并以爱作为政治的道德基础，从这里开始，我们才最有能力以促进集体利益的方式改造社会。

[image]

金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在一种对爱保有恐慌的文化中。在这种文化中，金的观点往往被视为仅仅是感性的，这确实令人惊讶。甚至在进步派的政治圈子里也是如此。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有许多人公开承认自己被自我憎恨的感觉所吞噬，他们感到自己没有价值，他们希望找到一条出路。他们往往受困于无力的绝望，无法有效地参与任何社会变革的运动。

然而，如果反抗运动的领导者拒绝解决人们生活中的苦恼和痛苦，他们将永远不会有动力考虑个人和政治的康复。任何政治运动，只有当它能够在解放斗争的背景下有效地解决精神上的这些需求，才会取得成功。

过去，大多数人都是在宗教经验的背景下了解和照顾精神的需要。教会的制度化和商业化削弱了宗教团体改变灵魂、进行政治干预的力量。科内尔·韦斯特（Cornel West）在评论现代社会的集体精神损失感时曾说过：在这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精神贫乏的现象。历史上有一些文化力量和传统，如教会，将冷酷无情和卑鄙无耻遏制住了。然而，今天精神的贫乏意味着这种冷漠和卑鄙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教会通过促进尊重他人的意识、团结的意识、意义和价值的意识，来遏制这些精神贫乏，这将迎来与邪恶斗争的力量。

以互助维生为基本目标的政治社区可以为精神的更新提供一个类似的空间。只有当我们在进步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中解决了精神的需求时，这种情况才能发生。

意识是爱的过程的核心，是自由的实践。每当我们这些被剥削和被压迫群体的成员敢于批判性地审视我们的位置、审视那些操控我们的生活的身份标签和对效忠的强迫时，就可以开始反抗行动了。如果我们在自己身上发现了自我憎恨、低自尊或内化的等级制思想，并且面对它，我们就可以开始治愈的过程。

承认现实的真相，包括个人和集体，是个人和政治成长的必要阶段。这是很平常的 —— 在学会爱的过程中的痛苦阶段，无法避免。同样，一旦我们选择了爱，就可以本能地拥有了面对这种痛苦的内在资源。穿过痛苦的另一面，您会发现快乐，精神的自由，这是爱的伦理所带来的。

选择了爱，您也就选择了生活在社区中，这意味着不必自己去改变。我们可以依靠批评性的肯定和与志同道合的队友们对话来实现。在社区内工作，无论是与另一个人分享一个项目，还是与一个更大的团体合作，都能在斗争中体验到快乐。这种快乐需要被记录下来。因为如果我们只关注痛苦，关注在任何转变过程中肯定真实存在的困难，就只能展示一个局部的画面。爱的伦理强调了为他人服务的重要性。服务加强了人们认识同情心的能力，加深了人们的洞察力。为了服务他人，我就不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对象，而是必须看到他们的主体性。就如乔安娜·梅西在分享香巴拉战士的教导时所写道的：我们需要慈悲和洞察力的武器。

正如梅西所指出的，同情心和洞察力可以 “支撑我们成为健康变革的推动者”，因为它们是 “我们在治愈这个世界时可以索取的礼物”。

当大量的人仅仅从 “我们和他们” 的角度思考问题，将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父权制的价值体系内化，就会出现盲点，建立社区所需的移情能力就会减弱。相反，当您选择去爱的时候，才可以真正开始对抗统治，反对压迫。只有当您选择爱的时候，才能开始走向自由，以解放您自己和他人的方式行动。这种行动是爱的见证，是自由的实践。

[image]

□

❤️🔥

去爱，就是真正的反抗

[image] 人物/组织	iyp
[image] 城市/地区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e3e?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image] 日期	2025年2月14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情人节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进入爱，是根本性的革命行为，是抵抗当今乏味的、社会限制的、文化紧缩的
的先决条件。

[image]

在这里下载演示版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JFdCy3hOUE6gB1ozZUUEhRyXAZQwaKT/view?usp=sharing

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

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

大家应该互相微笑

搂搂抱抱 这样就好

生命像鲜花一样绽开

我们不能让自己枯萎

没有选择 我们必须恋爱

—— 中国流行歌曲《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image]

【以下文字来自巴尔的摩的心理治疗师 Colette Shade。以第一人称陈述】

性和关系一直都是治疗中的重要话题。无论问题是与伴侣或配偶的冲突，决定是否保持关系，分手或离婚后的痛苦和困惑，约会和单身生活的挫折，或关于性的问题，治疗可以提供一个私密的和相对客观的空间来获得洞察力，并学习一些技能。

但问题是，我们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性行为或产生关系的。我们在社会和经济条件下约会、做爱、分手、结婚、离婚、生育和交流。像 "我" 的声明、价值观清单以及所谓的 DEAR MAN 技能这样的治疗技术，也许可以使人际关系更容易驾驭，但是，当涉及到亲密关系时，资本主义仍然以无数种方式操控着你。由于这个原因，你无法通过简单的 "治疗" 来解决受制于整个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

【注：辩证行为疗法（DBT）声称可以教人吗如何获得自己想要的，这一技巧包括描述情境（Describe）、清楚表达（Express）、勇敢要

求（Assert）、强化对方（Reinforce）、留心观察（Mindful）、表现自信（Appear Confident）、协商妥协（Negotiate），合起来被称为“DEAR MAN”。】

正如我以前在《论坛报》上所写的那样，资本主义使生活的压力比它需要的要大得多。大多数人在一个生活成本不断飙升的社会中挣扎，大多数人一直在工作只为了能支付基本的生存必需品。我们的时间和金钱都很短缺，而这双重的匮乏会给性和关系带来严重的问题。

在2009年发表在《家庭关系》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配偶对关于金钱的冲突的评价比其他冲突话题更激烈和重要。它们持续的时间更长，更经常涉及以前讨论过的问题，并且对夫妻关系的当前和长期重要性更高”。就在2022年2月，《独立报》报道了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近三分之二的人承认与他们的伴侣争吵是为了钱；三分之一的人承认对他们的伴侣保守财务秘密，如储蓄或债务—— 这证明了财务压力有能力破坏良好关系管理的基本原则，如沟通和开放。当这种压力因过度工作而加剧时，就更难从恋爱关系中消除财务压力的问题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当人们参与到任何一种非一夫一妻制的关系中时，时间稀缺的问题就变得更加普遍 —— 开放关系、性放任、或多配偶制。越来越多的治疗师宣称自己是性主动的，提供有关这些生活方式的专业知识，并将其作为对现状的授权替代方案。几年前，有一次，一位治疗师问我是否会考虑用开放的关系来替代我觉得困在其中的不快乐的关系。我对她笑了：“我哪还有时间？”

[image]

一段关系进展的速度也可能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昂贵的租金往往促使年轻夫妇在他们觉得真正准备好之前就搬到一起：仅在伦敦，租户在生活成本危机中面临着创纪录的租金，而2021年9月，伦敦以外的租金以自2008年以来最快的速度上涨，而与伴侣同居往往是缓解这种情况的一种方式。经济因素反过来又阻止人们离开他们不再感觉快乐的关系，更不用说是虐待性的关系了。治疗师经常发现自己在人际暴力的情况下帮助客户把握安全—— 但当可供选择的选项是要么接受虐待要么就无家可归时，又该如何为自己做出安全选择呢？

还有就是单身。正如作家安妮·海伦·彼得森(Anne Helen Petersen)所观

察到的，不能分担住房、水电、家庭用品等方面的费用，使单身人士与有伴侣的人相比，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在美国，单身人士支付更多的税款，而婚姻是加入良好健康保险计划的唯一可靠途径。她引用的一项2013年的研究估计，一个年薪4万美元的单身女性与一个拥有相同薪水的已婚女性相比，在其一生中要多支付近50万美元的住房、医疗保健和其他费用。既然有这样的选择，你为什么不留在一个糟糕的关系中呢？

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案通常归结为“更多钱和更多时间”的问题。例如，经济压力和过度工作可能带来的许多连锁反应之一是性欲的变化。2017年，瑞典的Overtornea小镇提出了带薪性休假的想法，以应对人口平均年龄的上升—— 虽然这个想法显然是愚蠢的，但它实际上表明了那种可能对关系产生积极影响的物质方法。一个更现实的解释可能是每周工作四天不减薪的形式，这将使个人有更多的时间来放松和培养他们关系中的身体和情感因素。为了放松对恋爱关系的一些经济压力，人们可以很简单地想到需要更高的工资。

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 不仅是浪漫的关系，还有与朋友和家人的关系—— 资本主义的条件都在我们维持和培养这些关系的能力方面起着作用，它剥夺了我们的时间，并以勉强够用的报酬来回报我们。这并不是说取消资本主义可以解决所有的心灵问题—— 但是建立一个重视所有人的自由和福祉而不是少数人的财富的世界，有明显的好处。

[image]

爱改变了世界。

在爱中的人会发现自己曾经感到无聊的地方，现在他感到了激情；在她曾经感到自满的地方，她现在感到兴奋，并可以主动采取自信的行动。

曾经显得空虚和乏味的世界变得充满意义，充满刺激和回报，充满威严和危险。

对爱中之人来说，生活是一份礼物，是一次具有最高赌注的冒险；每一个时刻都令人难忘，在其短暂辉煌的美丽中令人心碎。当他坠入爱河时，一个曾经感到迷失方向、被疏远和困惑的人将清楚地知道他想要什么。突然间，存在对他来说充满意义；突然间，他感受到了存在的价值，甚至是光荣和高贵的。

燃烧的激情是一种解药，将治愈最糟糕的绝望和所有逆来顺受的情况。

[image]

爱使个人有可能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与他人联系起来 —— 它促使他们离开自己的保护壳，冒着风险一起诚实和随性，以深刻的方式来了解对方。

因此，爱使人们有可能真正地关心彼此，而不是在基督教教义的枪口下。

但与此同时，它也把爱中之人从日常生活的常规中抽离出来，把她与‘其他人类’区分开。她会觉得自己与人类的群体相距甚远，她生活在一个与他们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在这个意义上，爱是颠覆性的，因为它对我们现代生活的既定秩序构成了威胁。

工作日生产力的枯燥仪式和社会化的礼仪对一个身处爱中的人来说将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有比单纯的惰性和对传统的遵从更重要的力量在引导着他。

依靠冷漠或不安全感来销售维持经济运行的产品的营销策略，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为被动消费而设计的娱乐，取决于观众的疲惫或愤世嫉俗，他不会再对此感兴趣。

[image]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商业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没有浪漫恋人的一席之地。因为他可以看到，与心上人一起搭车去看美景（或坐在

公园里看云彩飘过）可能比学习微积分准备考试或卖房地产更值得，如果他决定这样，他将有勇气去这样做，而不是被不满足的渴望所折磨。他知道，闯入墓地，在星空下做爱，会比看电视带来更难忘的夜晚。

因此，爱本身对当今这个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威胁，这种经济依赖于对（基本无用的）产品的消费、以及这种消费所需的劳动，来延续其自身。

同样，爱对当下的政治制度构成了威胁，因为很难说服一个在个人关系中拥有丰富东西的人愿意为“国家”这样的抽象事物而战斗和牺牲；就这一点而言，可能甚至很难说服他去交税。爱对各种文化都构成了威胁，因为当人类被真爱赋予智慧和勇气时，他们就不会被那些与指导他们的感情完全无关的传统或习俗所牵制。

爱甚至对我们的社会本身构成威胁。热情的爱被资产阶级所忽视和惧怕，因为爱对他们所觊觎的稳定和伪装构成了巨大的危险。

爱不允许谎言，不允许假话，甚至不允许任何‘有礼貌’的半真半假，而是将所有的情感裸露出来，揭示出被驯化的男人和女人们无法忍受的秘密。

你不能用你的情感和性反应来撒谎；无论你是否喜欢，无论它是否礼貌，无论它是否可取，情况或想法都会使你兴奋或排斥。

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一个情人和一个（可怕的）负责任的、（可怕的）受尊重的当今社会成员；因为爱会促使你做一些不“负责任”或不“受尊重”的事。

[image]

真正的爱是不负责任的，是不可抗拒的，是叛逆的，是对懦弱的蔑视，是对爱人和她周围的其他人的危险，因为它只为一个主人服务：使人心跳加速的激情。

它藐视任何其他事物，无论是自我保护、顺从还是羞耻。

爱促使男人和女人走向英雄主义，也走向反英雄主义—— 走向对爱的人来说不需要辩护的行为。

因为爱中之人所说的是与典型的资产阶级男人所说的不同的道德和情感语言。普通资产阶级男人没有压倒性的、炽热的欲望。更可悲的是，普通资产阶级男人所知道的只是无声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他一生都在追求的他的家庭、他的学府、他的雇主、他的国家、和他的文化，为他所设定的目标，而从来没有考虑过他本人可能有什么样的需求和愿望。没有欲望之火的指引，他就没有标准来评判自己的对错。因此，他被迫采用一些教条或学说来指导自己的生活。

[image]

在思想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道德观可供选择，但是一个人接受哪种道德观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 他选择了 其中任何一种道德观，那是因为他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感到茫然，他觉得自己必需 被指导 。

有多少男男女女，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只是因为他们不再有任何其他的想法，让生活在沉闷的阴霾中徘徊，只按照系统教给他们的律法来思考和行动 ……

❤🔥

唯有爱中之人，是不需要预制的原则来指导她的；她自己的欲望就能确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因为她的心在引导她走过生活。她在这个世界中看到了美和意义，因为她的欲望把世界涂上了这些颜色。她不需要教条，不需要道德体系，不需要戒律和命令，因为她不需要被指示就知道该怎么做。

因此，爱中之人确实对这个现实社会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 ——

- 如果每个人都为自己决定是非，而不考虑传统的道德，那会怎样？

- 如果每个人都做他们真正想做的事，并有勇气面对任何后果，那会怎样？

- 如果每个人都对无爱、无生命的单调生活的恐惧超过了他们对冒险的恐惧，超过了他们对饥饿、寒冷或危险的恐惧，那会怎样？

- 如果每个人都放下他们的所谓 “责任” 和 “常识” ，敢于追求他们最疯狂的梦想，把赌注定得高高在上，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活，那会怎样！

请想一想，如果能如此，世界将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当然，它将与现在完全不同 —— 那些来自 “主流” 的家伙们，同时是现状的保持者和受害者，他们害怕改变，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实。

因此，尽管媒体用刻板印象来销售牙膏和蜜月套房，但在我们的文化中从来不鼓励真正的激情之爱。

被 “情感冲昏头脑” 被认为是不可取的；相反，我们被教育成要始终 “保持警惕”，以免被我们自己的心 “引入歧途”。

我们没有被鼓励要有勇气地面对为追求我们自己的内心欲望而采取的风险的后果，而是被劝告根本不要去冒险，要有 “责任感”。

而爱情本身也受到管制，不论是基于性别还是种族甚至阶级。

已经与对方签订了法律/宗教契约的男人和女人们不得与其他人相爱，即使他们不再对自己的婚姻伴侣感到任何激情。

[image]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所知道的爱情只是一种精心规定和预设的仪式，是在星期五晚上在昂贵的电影院和餐馆里发生的事，是充实娱乐业股

东们口袋的东西， 这种受管制的、商业化的 “爱” 与吞噬真正爱中之人的热情、燃烧的爱，完全不同。是这些限制、期望和规定扼杀了真正的爱；因为爱是一朵野花，永远不会在为它准备的范围内生长，它只会出现在它最不被期待的地方。

我们必须与这些会削弱和窒息我们的欲望的文化束缚作斗争。因为正是爱赋予了生命的意义，欲望使我们有可能使我们的存在变得有意义，并在我们的生活中找到目的。

没有这些，我们就没有办法决定如何生活，只能服从于一些权威，服从于一些神、君主或教义，让这些教义来操纵我们做什么和怎么做，而不会像自我决定那样给我们带来满足。

所以，今天就去爱吧，爱男人，爱女人，爱音乐，爱野心，爱你自己……爱生活！

[image]

有人可能会说，恳求他人进入爱是荒谬的—— 一个人要么爱，要么不爱，这不是一个可以有意识地做出的选择。情感并不遵循理性思维的指示。但 我们必须在其中生活的环境对我们每个人的情绪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做出理性的决定，影响这个环境 。 我们应该有可能通过努力将一个对爱有敌意的环境改变成一个鼓励爱的环境。我们的任务必须是设计我们的世界，使之成为一个人们能够并且确实可以沉浸于爱河的世界，从而重构人类，使我们为这些页面中谈到的 “革命” 做好准备 —— 这样我们就能在生活中找到意义和幸福。

[image]

□□

[image]
[image]

在库尔德问题上，全球左翼究竟是在团结谁？

[image] 人物/组织	全球左翼；库尔德民族
[image] 城市/地区	伊拉克、叙利亚、伊朗
[image] 日期	2026年3月7日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原则 变革 左翼 帝国主义 库尔德 战略 自治 阵营主义
[image] 格式	文章
[image] 设计者	[image]iyp
[image] 风格	彩色

外部支持会产生结构性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依赖就会影响内部决策进程和组织优先级，尤其是在没能同时致力于维护运动的独立性及其群众基础的情况下。

……历史经验表明，对于追求解放性变革的运动来说，依赖任何形式的外部大国都带有类似的危险。

BACK

BACK 在这个血腥屠戮的帝国世界中，捍卫革命！-来自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国际主义者在罗贾瓦斗争中发表声明

BACK

[image]

全球左翼正面临一项复杂的挑战：如何在生存冲突的背景下，既捍卫库尔德人民的合法权利，又对所有执政当局（无一例外）保持一贯的批判标准？这一平衡是国际主义团结本身能具备足够公信力的基本前提。

与受压迫的库尔德人民和其他受压迫民族以及劳苦大众团结一致，是全球左翼的根本性原则立场。这一立场植根于国际主义价值观，即反对国家压迫、阶级剥削，以及任何基于族裔、宗教、语言或性别的歧视。

库尔德人民在该地区多个国家遭受了历史性的且持续不断的民族压迫，包括种族灭绝、强迫流离失所、剥夺文化和语言权利、以及政治镇压。这一现实要求左翼和进步力量采取鲜明立场，支持他们的合法权利和公正斗争。

然而，这种从长远来看真正服务于正义事业的立场，并不等同于无条件的结盟。它必须建立在可靠的信息来源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报告基础之上。它还取决于一种清晰的区分：即一方面支持库尔德人民获得尊严、平等、文化、语言权利以及自决权，另方面，绝不能对某些已被证实参与了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给予背书。

[image]

这种团结的本质必须导向支持“公民家园”的蓝图 —— 一个建立在全体公民不分籍贯、宗教、语言或性别一律平等基础上的家园；一个通过负责任的协商民主机构保障社会正义及个人与集体权利的家园。捍卫民族权利并不意味着将身份政治转化为权力的基础，而是要在一个涵盖所有人的公正法律框架内确保这些权利。

世界上的某些左翼流派有时将特定的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视为受压迫民族事业的“唯一”代表。他们提供了无条件的支持，却缺乏足够的核查和问责，尽管这些政党对于库尔德民族整体而言并不具备真正的民主代表合法性。

周边局势的确复杂，但这些政党并不是通过独立国际监督下自由、公平、透明的选举上台的。他们通过武装力量、民兵组织、资金、安全控制，并与地区政府或地区及国际强权达成军事和政治交易来维持其统治。

来自众多具有公信力的人权组织的记录和资料显示，某些执政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势力涉及严重的人权侵犯。在他们的历史上，他们曾针对反对派实施政治暗杀、非法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其中许多受害者来自左翼阵营。将“声援人民”与“支持政党权威”混为一谈，可能会损害反抗事业本身。它让团结从一种基于原则的人道主义立场，变质为一种狭隘的意识形态结盟，这可能会削弱左翼的道德和政治公信力。

这种介入受压迫民族事业的模式在全球左翼历史上并不新鲜。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以难民身份抵达欧洲时，许多左翼力量都在正义地谴责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对伊拉克人民实施的不公正经济封锁。

然而，其中一些势力当时却拒绝承认或谴责萨达姆·侯赛因民族主义政权（1968年至2003年）的罪行，理由是该政权是进步的、反帝国主义的，或者认为时机不对，焦点应该是集中精力解除封锁。

今天，这种立场在库尔德问题上正以不同的形式重演。这绝不是在将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政权的野蛮罪行与执政的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侵犯人权的行为相提并论。

两者背后的逻辑如出一辙：都以特殊情况、时机不当、或其他政治优先事项为借口，不愿谴责有据可查的侵权行为。

[image]

有据可查的积极方面

根据国际人权组织和人道主义机构的报告，在客观评估库尔德人占多数地区的状况时，有一些积极方面必须予以指出。

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国际报告记录了该地区接收过大量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各社区的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在困难的经济条件下提供了营地和人道主义援助。

报告指出，与周围部分地区相比，该地区拥有相对较高水平的社会、宗教和文化自由，以及相当程度的安全感和相对的宗教及族群多样性。该地区在保护某些少数群体（包括雅兹迪人、基督徒、萨比安-曼达安人和逊尼派阿拉伯人）免受ISIS崛起期间的种族灭绝威胁方面，发挥了有据查证的作用，为成千上万流离失所者提供了避风港。

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国际报告记录了“叙利亚民主力量”（SDF）在打击恐怖组织ISIS中发挥的有效军事作用（在美方及西方的支持下）。他们为从该组织控制下解放广大地区做出了贡献，并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

在特殊战时条件和持续围困下，该地区曾尝试建立行政管理模式，努力应对种族宗教多样性问题。

报告记录了妇女参与度方面取得的相对进步，尤其在军事和行政领域—— 这在该地区实属罕见。尽管存在人权侵犯，但当局仍在资源有限、国际支持不足的情况下，管理着数十个安置数万人的流离失所者营地，这些营地面临着艰难而复杂的人道主义条件。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记录在案的侵权行为

尽管存在上述积极方面，但国际人权组织的报告也记录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存在的严重侵权行为。该地区由库尔德民主党（KDP）和库尔德爱国联盟（PUK）共同治理。

在实践中，该地区被划分为两个区域，各自拥有独立的政党和安全管理机构，各自拥有其行政体系、武装力量和势力范围。两党内部都根

深蒂固地存在着世袭家族统治模式：关键决策职位在巴尔扎尼（Barzani）家族和塔拉巴尼（Talabani）家族内部传承。这加深了权力的垄断，破坏了治理体系的制度根基和民主基础。

报告记录了该地区对言论自由日益严厉的限制，包括对记者和人权捍卫者的逮捕、虐待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酷刑。在保护妇女和女童免受家庭暴力及相关犯罪方面，仍存在巨大缺口。针对政治对手和民权活动人士的广泛压制仍在继续，包括任意拘留、酷刑，以及对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的镇压。

有据查证的侵权行为还包括镇压失业者抗议、反腐败和欠薪的和平示威。在许多案例中，安全部队对示威者使用实弹，造成人员伤亡。数十名活动人士和记者被捕，报道抗议活动的独立媒体也遭到针对性打击。

隶属于两党的维稳机构对社会进行广泛的监控。直接批评通过世袭继承掌控权力的统治家族，可能使批评者面临维稳部门的起诉甚至更严重的后果。

[image]

叙利亚北部和东部记录在案的侵权行为

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中立的国际人权组织报告记录了叙利亚民主力量（SDF）广泛且系统性的侵权行为。其中包括：限制言论和和平集会等基本自由；镇压政治对手和民权活动人士；强制征召未满18岁的儿童入伍（这严重违反了《国际儿童权利公约》）；以及，在没有公正审判的情况下进行广泛的任意拘留，并在拘留中心实施系统性酷刑。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关于叙利亚局势的报告中明确记录了叙利亚民主力量持续征募男女童兵的行为，以及在美国的监督下，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万人关押在阿尔霍尔（Al-Hol）和阿罗伊（Al-Roj）等环境恶劣的难民营中。

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报告官方记录了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YPG）多起征募儿童兵的案例，尽管该部队曾多次公开承诺终止这一做法。

国际报告还记录了在多个城市中，维稳部队通过武力和逮捕手段镇压和平示威，这些抗议活动抗议恶化的公共服务或安全措施。此外，报告还记录了在从ISIS手中夺回领土后，以“安全”为由强迫阿拉伯居民迁出村庄的案例，这引发了外界对操纵人口结构的担忧。

此外，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也受到限制，批评“自治行政当局”政策的媒体办公室和民权组织遭到关闭。

这些侵权行为并非孤立事件。它们反映了 一个亟需根本性变革的威权结构 。所谓的“反恐战争”和真实的安全威胁被用作镇压反对派和限制自由的借口，其手段往往超出了安全防御的必要范围。

进步话语与威权实践之间的鸿沟

必须指出，全球左翼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被“民主联邦主义”概念以及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在押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的理论所吸引。叙利亚北部和东部的“自治行政当局”采用了这些理论，将其作为替代集权民族国家的方案。然而，对实地实践的批判性审视揭示了一个尖锐的悖论：尽管关于“公社”和基层民主的谈论不绝于耳，但真正的权力以及军事和财政决策权，却集中在不经选举产生、以僵化的中央集权逻辑运作的库尔德党干部手中。

[image]

当生态学、女性主义和无国家状态等进步概念被援引时，如果其目的更多是为了向西方公众舆论展示进步形象，而非作为指导政治实践的系统框架，那么这些概念就有沦为“合法性叙事”的风险，旨在为一个严重依赖美国军事和安全支持的权力机构正名。我们认为，这最终不会加强左翼思想，反而可能削弱其知识公信力和政治凝聚力。

叙利亚民主力量在打击ISIS中的公认作用应予承认。然而，这一军事

角色尽管重要，但并不能免除对其在国际联盟框架下形成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结构进行批判性评估的必要性。

[image]

外部支持会产生结构性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依赖就会影响内部决策进程和组织优先级，尤其是在没能同时致力于维护运动的独立性及其群众基础的情况下。

这种风险不仅限于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支持；历史经验表明，对于追求解放性变革的运动来说，依赖任何形式的外部大国都带有类似的危险。

随着重心从自主的群众动员转向外部依赖、资金和支持，运动就从扎根于群众基础的社会力量转变成了一支“支薪”的军事力量。

这种转变削弱了志愿精神和革命精神，并根据外部依赖的逻辑重组了内部结构。久而久之，这些运动的生存将取决于国际支持的持续，而非其社会群众基础的稳定。一旦支持停止或优先级转移，其结构的脆弱性就会显现 —— 要么表现为政治和军事能力的迅速下降，要么表现为为了生存而被迫全盘接受支持方的条件。

当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层接受库尔德民主党（KDP）作为主要的库尔德民族参照点时，这种结构性矛盾变得清晰可见 —— 尽管后者的治理具有家族部落性质，并伴随着腐败、专制、权力世袭以及保守家长制价值观的统治。这种定位揭示了被宣称的“进步原则”已经屈服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算计。

我们也目睹了大多数非库尔德成分从叙利亚民主力量中撤出、该项目群众支持率下降，以及随着美国拉开距离并转向与叙利亚政府协调，国际安排发生了转变，这些都是深刻危机的迹象。

叙利亚政府与叙利亚民主力量最近达成的协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矛盾。该协议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和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的祝福。虽然这是一个减少战争可能性并使各族民众免受进一步破坏的积极步骤，但是，协议中没有任何条款涉及妇女权利、国家世俗化、停止私有化、

保护公共部门、工人权利或举行民主选举以选出所有官员的条款，也没有任何其他基本的左翼诉求。这一切都反映了“进步”的理论话语与实地实际操作之间的显著鸿沟。

因此，目前发生的情况不能被定性为左翼与威权力量之间的斗争，其本质上依然是相互竞争的民族阶级和精英之间争夺权力、统治地位和势力范围的斗争。

[image]

左翼必须澄清立场：究竟与库尔德人民的哪个阶级站在一起？

尽管上述简要提到的压迫和人权侵犯行为已有独立且详尽的国际记录，但全球左翼话语中仍有影响力的部分继续将某些库尔德民族主义势力归类为“进步左翼”或“民族解放运动“，而不对其行为进行严肃问责。库尔德人民遭受的历史性民族压迫被处理得仿佛为自称代表他们的势力提供了“批评豁免权”，即便这些势力本身就在实施压迫。

[image]

在此，全球和当地左翼必须从清晰的阶级视角解决其立场问题。

“人民”不是同质的板块。人民是阶级构造的，其中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没有任何民族或族裔能免于内部的阶级之战。

左翼仅仅宣布对抽象的“库尔德人民”进行声援是不够的，必须明确指明究竟是在声援谁，又是在反对谁。必须清楚地决定：要与库尔德人民的哪个阶级站在一起？

库尔德人民被划分为利益冲突的阶级：

- 一端是： 控制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治理、推行腐败、专制和世袭统治的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维持集权政治和军事统治、在“进步”标签下仅允许其形式结构和公共领域存

在有限且受严格约束的多元化政治的执政阶级。

这两者充分协调以强加其阶级民族权威，在政治和军事上融入全球资本主义政策（尤其是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扩张性帝国主义政策），积极支持统治政权（压迫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正在积极参与伊拉克的伊斯兰民族主义治理体系，以及在最近的协议后参与叙利亚的治理体系。

这两个执政阶级在敌视劳苦阶级利益的政策上，与压迫性的民族主义政权没有根本的阶级分歧。相反，他们共同 导致 了群众的贫困、压制自由，并 侵犯 了不分民族或宗教背景的劳苦大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

- 另一端是： 广大库尔德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其他民族居民。

他们遭受着贫困、失业、边缘化、腐败、专制、压迫、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基本服务崩溃的痛苦。他们进行独立工会和政治组织的权利受到限制，任何抗议或要求权利的尝试都会面临全面镇压。

正是这个被剥削的阶级创造出了被执政阶级占有的财富；他们被民族主义狂热和宗派主义动员起来，去参加 为第一阶级及其帝国主义盟友的利益和项目服务的 战争 ，而他们自己却独自用鲜血、生命和后辈的未来为这些不符合自身真实利益的民族战争买单。

原则性团结：通过批判扭曲者来捍卫事业

真正的左翼团结，意味着始终与受压迫阶级站在一起，反对一切剥削和压迫他们的人 —— 无论对方是同胞还是异族。这意味着拒绝与那些利用“民族解放”话语来为威权统治、阶级特权和掠夺社会财富正名的民族主义领导层结盟。左翼不能以任何名义为世袭统治、腐败或镇压劳苦大众的行为开脱。

然而，在面对确凿的侵权记录时，一些左翼圈子仍以“保护团结”或“不能给敌人递刀子”为借口，表现出迟疑。这种立场背离了国际主义价值观，而这一价值观的基础正是：无论不公发生在何处，都必需予以拒绝，并以不随民族身份或意识形态背景而改变的一贯标准来捍卫人类尊严。

除了原则性的考量，这种立场也不符合库尔德人民自身的利益，特别是那些向往民主、平等和社会正义，且需要真正的、负责任的、可更迭的民主群众领导层的劳苦大众。

鉴于国际人权组织记录在案的报告，左翼必须向自己提出以下批判性问题：

- 我们是否坚决拒绝世袭统治，并要求在那些我们致力于团结的地区也举行真正的民主选举？
- 我们是否拒绝专制，并要求真正的政治多元化和充分的自由？
- 我们是否谴责所有任意拘留和政治暗杀，并要求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 即使他们属于我们所团结的力量？
- 我们是否拒绝拘留中心的酷刑和镇压行为，并要求对被拘留者进行公正审判？
- 我们是否捍卫库尔德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权利？
- 我们是否谴责所有腐败和掠夺公款的行为？
- 我们是否坚决捍卫库尔德记者、活动人士和人权捍卫者在不担心受到镇压的情况下批评库尔德当局的权利？
- 我们是否坚决捍卫库尔德人占多数地区中阿拉伯语、土库曼语、叙利亚语系及其他族裔公民的完全平等权利？

- 我们是否拒绝征募童兵并要求立即停止这一行为—— 即使这是由我们所团结的力量实施的？

- 我们是否相信被拘留者（包括那些被指控与 ISIS 有关的人）应根据国际法获得人道待遇和公正审判，还是应该像美国和叙利亚民主力量（SDF）在拘留中心所做的那样，让他们遭受侮辱、酷刑和虐待？

- 我们是否拒绝左翼和解放力量成为帝国军事与维稳机构的支持者或一部分，还是从其获取资金？

如果左翼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反复表现为“是的，但情况特殊”、“是的，我们反对这些做法，但目前时机不对”、或者 “是的，这是我们的原则，但必须考虑语境” …… 那么严重的问题就产生了。当涉及执政当局有组织的系统性的侵权行为时，人权和左翼原则不应因诉诸“特殊情况”或“政治时机”而被无限期搁置。

语境可有助于理解复杂局面，但不应成为永久停止执行核心原则的借口。我们评估的不是受个人经历影响的孤立个体的行为，而是正在行使制度性权力并做出深思熟虑政策决定的有组织政治力量。

[image]

全球左翼对受压迫民族的团结立场值得高度赞赏，这是其对公正斗争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之一。这种团结必须进化并深化。

同时，它需要进行坦诚的批判性审查，以确保其与作为根基的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

团结是绝不能放弃的原则立场。只有在出现确凿违规行为时辅以坦诚的批评，这种团结才能获得公信力。打着“特殊情况”旗号的迟疑可能会削弱左翼话语，并使其趋近于它在资本主义及其机构中所批判的那种投机逻辑。我们所需要的是通过将团结与公民权、自由、平等以及对所有人的无差别问责联系起来，从而深化这种团结。

支持库尔德人民反抗地区威权民族主义政权的压迫，与批评库尔德执政力量和当局的压制行为并不矛盾。捍卫一项正义的事业，要求批评每一个扭曲这项事业的行为。

民主和人权是载入国际人权公约的左翼价值观，必须以统一的标准应用于所有人。任何双重标准都可能掏空左翼项目的道德内涵。公信力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团结意味着捍卫所有人的权利。这正是基于左翼价值观的“原则性团结”、与可能以牺牲左翼及人道主义原则为代价的“盲目盟友关系”之间的区别。

[image]

替代方案：公民家园和社会正义

目前的局部、地区乃至全球环境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允许形成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民族国家，国际社会似乎也没有任何对此路径的严肃支持。

因此，更具建设性且现实的斗争，是库尔德人民与该地区其他民族为一项替代方案而进行的共同斗争。该方案旨在：超越排他性的民族国家模式，在民主的公民家园框架内保障库尔德人民及所有其他社群的集体与个人权利；而不是号召劳苦大众参加那些不符合其真实利益、只会产生更多破坏、流离失所和受害者的民族主义战争。

[image]

全球和当地左翼必须支持一个建立在全体公民（无论其国籍、宗教、语言或性别）完全平等基础上的民主公民家园 —— 其底层是以国际人权公约为基础的民主宪法，保障所有社群的民族和文化平等，并拒绝任何形式的民族统治。

此外，应建立一个基于公正的地理和行政原则的民主联邦制度，在联邦的保护伞下实现广泛的自治，确保所有组成部分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资源。

它必需建立在真正的民主之上：确保自由公平的选举、政治多元化、权力分散、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以及独立的工会和政治组织，并彻底打破一切形式的世袭权力和家族统治。它还建立在最大程度的社会正义之上：保障所有民族和宗教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权利，拒绝那些使群众贫困化并让执政精英中饱私囊的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

这才是值得全球和当地左翼声援的项目。这个项目结合了社会公正、民族公正、政治民主和社会解放；它不会用一种形式的威权主义取代另一种仅在统治者语言和统治精英身份上有所不同的威权。

库尔德事业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值得真正的团结。这种团结意味着支持库尔德人民、所有其他民族以及整个地区的劳苦大众在公正的公民国家和社会正义框架内争取人权、民族权利和民主权利，而不是追随那些利用这一事业来巩固权力和维护阶级特权的民族主义精英。

[image]

返回：

附录：国际及地区人权组织关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及叙利亚人权违规行为的报告

本文的分析参考了以下国际和地区人权组织发布的报告，列于此处以示透明和佐证。

关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报告：

-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he Kurdistan Region of Iraq (2021)
- Kurdistan Region of Iraq: Authorities Must End Protests-Related Repression (2021)

- Iraq: Kurdistan Region's Authorities Failing Survivors of Domestic Violence (2024)
- GCHR Periodic Report o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Iraqi Kurdistan (2025)
- Pushing for Reforms from Iraqi Kurdish Ruling Parties
- 2024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Iraq

关于叙利亚北部和东部的报告：

- World Report 2025: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in Syria
- World Report 2024: Syria
- "War of Annihilation": Devastating Toll on Civilians, Raqqa, Syria
- SNHR's 14th Annual Report on the State of Human Rights in Syria for the Year 2024
- Most Notabl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Syria in February 2024
- Aftermath: Injustice, Torture and Death in Detention in North-East Syria (UN/OHCHR)
- Children and Armed Conflict: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2024)
- Syria 2024 Human Rights Report

- Syria: Kurdish Forces Violating Ban on Child Soldiers
- Child Recruitment Practices Continue in Syria Before and After the Fall of Assad
-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2025)

By 雷兹加尔·阿克拉维

[image]

为什么说厌女者最容易成为出色的警察线人？—— 性别暴力如何助长激进运动中的国家暴力

[image]	人物/组织	封闭研讨会
[image]	日期	2025年3月8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妇女节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区倡导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为了挽救我们的运动，我们需要认识到性别暴力、男性特权与条子线人（以及做出类似告密行径的人）用来破坏激进运动的策略之间的联系。

- Table of Contents

  线人是如何养成的
  对激进运动中性别暴力的简要历史反思
  性别暴力的种族政治
  遭遇左翼的厌女症：个人反思
  展望未来：在我们的运动中创造性别公正

[image]

iyouport: 本项目将在未来开设关于激进派/和异议社区内部如何处理和尽可能减少性暴力/侵犯行为及类似程度的人际冲突的专题，以及，对如何通过革命性的组织结构打破屏障以构建变革项目和合作的具体战术问题进行探讨。关于反渗透（避免抓特务式的混乱内讧）这一议题我们将放在今年的主要工作 “Phase II” 中作为一个专题出现。

本文在我们近期主持的小范围研讨活动中采用，现分享给所有朋友，并附上我们粗略挑选的部分参与者的观点，这些观点反应的是参与者的个人经验和认识，IYP对此不做任何评论。

𝒜 ：一些自由派分不清什么是自由开放、什么是滥交卑贱，他们故意混淆这两者，是为了他们自己可以随意把侮辱当亲热。而左派的七寸就是“大局为重”，甚至不惜损失原则来保全战略（坦克党形成的逻辑之一），最终瓦解“大局”的就是那些被忍让忽略的“附带伤害”。

我觉得华人进步派社区还有很多基础级的功课需要做，比如，通过培训教会更多人如何把“女权”和妇联区分开、把团结和服从区分开、把辩论和捣乱区分开 …… 把性爱和剥削侵犯区分开。（我是直女）

ℬ ：有时候人们可能会奇怪一些性暴力/性骚扰受害者为什么会在很多年之后才说出真相，为什么她们不能在第一时间直接反击？有人认为她们害怕侵犯者的势力和威胁，这样认为的人就会倾向于相信米兔运动能够帮助受害者减轻恐惧。但事实上不完全是那样。一些侵犯者以虚构的爱情和伪装的政治共识来骗取对方信任，一次甚至多次侵犯后会继续假装恋爱关系足够长的时间，然后再慢慢甩掉。他们可以同时对多个人这样做。其中每个受害者都在很多年之后才会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这就是为什么她们不可能“第一时间”说出来，并且米兔倡议不起作用。

一直以来我们只是在普及如何反击，我觉得这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首先让更多人理解到什么是爱。流行的说辞完全被父权的等级压迫价值观所占据，混淆了很多人的认知，什么霸道总裁式、舔狗式、爆金币式等等，其实爱并没有什么“式样”之分，只有爱还是不爱之分 …… 支配文化中、等级制度中、“主权”规则中，都不可能有爱。这些都是和爱相悖的东西，无法共存。有些错误是本质问题，而不是方式问题，模糊判断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

我觉得这些小册子应该在各地的信息商店占据重要位置，而不是等待某些节日或搞活动的时候再拿出来推广，因为它不是某个“议题”，它是基本价值观，是原则层面的问题，父权等级制是统治者的价值观，采取统治者价值观的人怎么能自称“反贼”呢？（我是酷儿）

𝒞：说到反贼，我觉得很多人有误会。现如今窝在微信群聊里的某些人，不客气的说，仅仅是看清了党国的穷途末路想要转身押注下一个主子而已，他们心里最关注的东西是自己的股票行情、自家的不动产保值、鸡娃的竞争力、如何花最少的钱润出去然后在圈子里吹牛，而不是你们所想象的反抗运动，解放就更谈不上了。我并不是在批评自私，自私不是问题，有些时候自私还能成为最直接的策动力。我说的是价值观问题，他们的价值观与党国基本一致。

这些人很可能支持变革，但那不过是因为他们是党国体制的受害者，现政权没有让他们发财，所以他们头脑中的变革基本只是相当于换个主子。在这样的群体中厌女恐同和物质主义才是最普遍的价值观共识。如果你用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在这里判断和筛选是不是“战友”的话，你很快会发现基本剩不下几个人了。所以这不是下雨打伞这么简单。除非你能从组织战略、从组织结构上以最充分的方式体现革命性和解放斗争的总方向，然后在此之上寻找同道并组织起来，否则目前的绝大部分问题都无从解决。（我是直男）

𝒟：摆脱父权价值观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对男性来说，特别尤其对精英主义男性来说。他们从小就被绑定在各种竞争机制中，唯一的规则就是要么夺冠要么出局，他们是在这种威胁恐吓中长大的。这样的人很难接受和内化平等价值观，也基本没有被平等相待的经验，连模仿的机会都没有。这样的人容易被操纵毫不奇怪。

我亲眼见过的代表性案例就包括，仅仅为了炫耀自己的所谓“人脉资产”就将该“人脉”的私密交谈内容随意暴露给其他人。这样的人简直是天生的告密体质，都不需要警察费力收买。这是有多可怕。

如果一个人的价值观接近统治者，不论其是否明确为警察线人，其所作所为都只能令统治者受益。价值观是能杀人的。（我是非二元）

𝓔：俗话说“知书达礼”，人们总是下意识地给读过书的人贴上“明白人”的标签。但事实经常会能让你大跌眼镜。学历越高越接近制度的受益人，就越是难以真正理解反叛（反叛不是异议、甚至超越反对派/反对党）。这就是为啥准精英阶级大多是改良派，他们不颠覆任何东西，甚至可能都没能完整想象颠覆这个概念真正要表达范围。

能从精英教育里走出来抵达真正的反叛位置的人，才是绝对的高手。

读书人最大的优势应该是学会反思，学会质疑自己被灌输的东西，学会前进。否则被体制吸收掉真的太容易了。（我是酷儿）

𝓕：我始终支持“说出来”。任何时候“说出来”都是自强的反抗。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能说出来”，满足于被安慰、被同情、甚至被怜悯，把罪责和对共识原则的背叛行径转变成了我们自己的自我感动，我们就等于给了不公正以更大的生存空间。

仅仅“说出来”不会让任何事情发生改变；我们通过陈述事实是希望动员人们意识到激进社区整体结构中存在的漏洞 —— 而不是某一两个人的所谓“私德”，意识到所需的结构性变革及其重要性 —— 而不是拉一群人来吃瓜。（我是直男）

……

iyouport: 以上选择的只是少数代表性观点；还有更多精彩发言，感谢所有参与思考的朋友！**IYP**将平等和尊严的福祉视为安全性问题的重要部分之一，因为只有这样大家才能轻松协作并共同前进。我们将在今年的项目二期工程中详细介绍应对和改善的策略。

[image]

2009年1月，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活动人士得知，他们中的一位名叫布兰登·达比的白人活动家作为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渗透进了抗议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NC）的团体。达比后来承认在战术策划会议和大会期间佩戴了录音设备。

在2009年2月对两名得克萨斯州激进派活动家的审判中，达比代表政府作证，两名活动家在RNC大会上被捕，罪名是“制造和持有自制燃烧弹”—— 而燃烧弹正是达比所鼓励的。

这两名年轻人分别是戴维·麦凯和布拉德利·克劳德，两人都因此面临长达**15**年的监禁。

克劳德接受了认罪协议，在联邦监狱服刑三年；在联邦检察官的压力下，麦凯也被迫承认持有“未注册的自制燃烧弹”，并被判处四年监禁。

达比作为警察线人收集的情报可能也服务于RNC八人案的审理，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活动人士，被控 “共谋暴乱和共谋破坏财产以助长恐怖主义”。

奥斯汀的活动家们对达比担任警察线人的消息尤其感到震惊，因为他曾参与过各种左派的项目，并且是 “共同救援/CG” 组织的领导人。CG组织是一个位于新奥尔良的组织，致力于满足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因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社区成员的短期需求，并致力于重建该地区，确保卡特里娜飓风撤离者的返回权。

我也曾一度对这一消息感到惊讶，但我并不觉得意外。我在德克萨斯大学读本科时就知道，校园警察局经常安排便衣条子渗透进激进派学生团体的会议 —— 你知道，就是为了监视他们。

那是在2001年的秋天。我们目睹了国安局的成立，看着牛仔总统发动“反恐战争”，当时我们都在努力试图弄清楚可以做些什么以挑战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法西斯国家政变。

然而，在当时看来，警察线人跑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似乎很傻 —— 我们并不是 “黑豹” 或 “棕色贝雷帽” 那个级别的激进运动，甚至我们的激进程度远不如校园里另一些直接行动反全球化的活动家（尽管我们都很钦佩他们）；我们只是一些不相信战争是对 9/11 袭击“最好回应”的年轻人。但这并不愚蠢；联邦调查局绝不会忽视政治工作。

⚡

任何组织，无论规模大小，都可能引起国家的关注。只要国家认为你的组织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换言，你们的战略目标具有颠覆能力），不管你们目前的规模是否较小，但总有一天你们会成长起来，大到国家机器无法控制的程度。国家通常会选择在运动发展壮大之前将其扼杀在摇篮里。

线人和煽动者 是国家雇佣的枪手 。政府机构 会挑选一些 通常没人会注意到的人来做线人。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无法证明他们是线人的那种人，因为他们看起来完全致力于社会正义。他们与前线社区建立亲密关系，成为活动家的朋友 甚至恋人 ，还经常在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

粗略阅读一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社会运动和组织的文献就会发现这一事实。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的领导层充斥着警察线人；人们怀疑线人就是黑豹党垮台的主要原因，同样可以推测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反战运动也是如此。正如阿萨塔·沙库尔（Assata Shakur）、伊莱恩·布朗（Elaine Brown）和罗克珊·邓巴·奥尔蒂斯（Roxanne Dunbar-Ortiz）等活动家的自传所表明的那样，曾经那些被告密者和挑衅者推翻的运动同时也是女性和酷儿活动家经常遭受强烈性别暴力的场所，这一点不足为奇。

也许，并不是告密者难以发现，而是我们集体忽视了暴露他们的迹象。

为了挽救我们的运动，我们需要认识到性别暴力、男性特权与条子线人（以及表现出类似告密行径的人）用来破坏激进运动的策略之间的联系。

一次又一次，激进运动中的异性恋男性被允许维护他们的特权并压制他人。尽管我们说了很多相反的话，但事实是，美国的激进社会运动和组织拒绝认真对待性别暴力，没能认识到这是对我们斗争生存的威胁。【 我用“性别暴力”一词来指恐同和厌女植根于异性恋对性别认同和性别角色的理解。异性恋主义不仅限制“非正常”的性行为，还复制了规范的性别角色和身份，强化了父权制和男性特权的逻辑。】

人们通常将厌女症、恐同症和异性恋主义视为 “较小的邪恶” —— 次要问题，认为一旦“真正的”问题 —— 即 种族主义、警察、阶级不平等、侵略战争 —— 得到“解决”，所谓的“小问题”最终会自行解决或淡出背景。选择无知会带来严重后果。厌女和恐同是激进活动家社区内部暴力再现的核心。挖开一个厌女者，你会发现一个恐同者。再挖深一点，就很可能会发现一个未来告密者的潜质（或者像告密者一样破坏运动的人）。

线人是如何养成的

在 Democracy Now! 节目中，马利克·拉希姆（Malik Rahim）作为前黑豹党成员，也是新奥尔良 “共同救援/CG”（Common Ground）项目的创始人之一，在谈到达比被揭露是FBI线人后他表示自己有多么地震惊，他多次提到自己的心都碎了。他特别惋惜那些因达比的专横跋扈、咄咄逼人的组织风格而离开CG项目的 “年轻女士们”。

这些 “年轻女士们”抱怨的是什么呢？好吧，她们的担忧很可能落在了同情者的耳朵里，但最终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回应 —— 一切可能都是真的，事后每个人都承认那个达比是多么具有破坏性，他很快就提出了暴力的、完全考虑不周的直接行动方案，这危及到了与他共事的每个人。

甚至还有人声称，达比曾经对CG项目组中的女性组织者进行性侵犯，而且对在该组织工作的女性普遍不屑一顾。【我在奥斯汀和新奥尔良参加 “奥斯汀线人工作组”时，与曾经和达比合作过的女性活动家的非正式交谈中了解到这一点。】

达比擅长挑拨，在他工作过的所有组织中都制造过冲突，但人们却总是念着他作为组织者的资历、以及他对 “工作”的 “奉献”，而迟迟不愿追究他的责任。

人们继续为他辩护，直到他坦白自己是联邦调查局的线人。

即使是拉希姆，出于他的愧疚和焦虑，也选择让达比负责CG，尽管组织中的每一次冲突似乎都与达比有关。

也许，如果组织者能将性别暴力的集体问责作为我们实践的核心部分，我们就能让那些代表国家破坏我们斗争的人失去作用。

⚡

我说的绝不是猎巫，而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在潜在的类似达比这种线人伤害更多人之前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正如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所言："无风不起浪，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制造混乱的人，要么是受雇的线人，要么是根本上的不负责任、不靠谱的定时炸弹，在破坏社会正义组织方面，捣乱的人可能无意中导致与线人一样的后果。归根结底，他们都在为国家暴力机器做事，他们都需要因此承担责任。

[image]

对激进运动中性别暴力的简要历史反思

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激进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反思为本次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

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阿萨塔·夏库尔（Assata Shakur）和伊莱恩·布朗（Elaine Brown）在她们加入黑豹党（BPP）的不同时期，都将性别歧视和黑豹党对妇女（及其组织劳动）的剥削作为她们离开黑豹党（布朗和夏库尔的情况）或拒绝正式加入黑豹党（戴维斯的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人们常常期望妇女做出重大的个人牺牲来支持这场运动，但当女性成员发现自己受到男性同志的伤害时，她们却得不到任何支持，也没有寻求补救的渠道。

无论是黑豹党组织者无视埃尔德里奇·克利弗殴打妻子 - 著名活动家凯瑟琳·克利弗 - 的事实，还是男性胁迫女性发生性关系，抑或是男性将女性组织者视为从属的性玩物，黑豹党和类似组织往往不重视性别暴

力对解放斗争的腐蚀作用。在许多方面，伊莱恩·布朗的自传《权力的滋味》最深刻地揭露了运动中厌女现象的丑陋现实，以及在这些组织中的男性和女性都以各种方式再现并强化了男性特权和性别暴力。

作为领导黑豹党的唯一女性，她的经历并没有使她免于该组织残酷的厌女症。她讲述了自己被各种男性同志（包括休伊·牛顿）殴打的经历，以及被埃尔德里奇·克里弗殴打和恐吓的经历，后者曾在一次前往中国的代表团活动中威胁要将她“埋在阿尔及利亚”。

与戴维斯和夏库尔的传记相比，她的传记更明确地展示了黑豹党（以及当时许多激进组织）的大男子主义姿态如何创造了一种暴力和厌女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最终被证明是该组织的致命伤。

这些叙述揭开了我们许多人所仰慕的激进组织所遗留的性别暴力的神秘面纱。它们展示了厌女症是如何在这些组织中被正常化的，是如何被视为“个人”行为/所谓的“私德”、或者被认为不如反对种族主义或阶级不平等的斗争那么“重要”。

性别暴力在左翼的政治实践中历来根深蒂固，是对这些组织生存的最大威胁之一（如果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承认的话）。但如果现在的我们开始关注戴维斯、夏库尔、布朗等人的著作，我们就能避免过去的错误，创建不同类型的政治社区。

性别暴力的种族政治

种族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我们社区中性别暴力的蔓延方式。

雷切尔·卢夫特在《寻找共同点：飓风后新奥尔良的救援工作是美国种族和性别暴力的寓言》一文中，探讨了2006年在上第九区进行重建工作的白人男性志愿者对白人女性志愿者进行性侵犯的令人不安的现象。她指出，CG组织未能解决白人男性对其合作的组织者的攻击问题，而是将责任推给了周围的黑人社区，并警告白人女性活动家“需要小心”，“因为新奥尔良是个危险的地方”。最终，事实证明，将附近的黑人男子定罪要比承认白人女性和非二元组织者最有可能受到与她

们共事的白人男子的攻击要容易得多。

在一个案例中，一名白人男性志愿者在一周内性侵犯了至少三名女性，之后才被移交给警方。白人男子在CG这个表面上致力于种族正义的组织中享有特权，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对女性和酷儿活动家施暴，做出扰乱组织工作的破坏性行为，而且他们知道，组织不会像对他们工作的社区中的黑人男子那样追究他们的责任。

当然，男性的特权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 白人男性和有色人种男性都是父权制的不平等参与者和受益者，尽管他们都可以也确实在复制性别暴力。当我们试图对抗在我们社区中实施性别暴力的有色人种时，妇女和酷儿组织者并没有忽略父权制利益分配的这种不平等。我们经常担心会复制特定类型的种族主义暴力，而这些暴力过多地针对有色人种男性。

可以理解的是，我们都不愿报警，不愿让国家以任何方式介入，不愿让有色人种受到历来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无法无天的刑事系统的摆布；但我们的社区（不论是纯政治社区还是其他社区）往往不会站出来为我们伸张正义。我们不愿意与治疗师交谈，因为治疗师主张向内归因 - “谁痛苦谁改变” 反而把责任推给我们。左翼立场也经常不支持我们，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们的受害经历是不幸的、是有问题的，但最终对 “大局” 的重要性来说不如那些在我们的社区中繁衍暴力行径的各种族男性。

[image]

遭遇左翼的厌女症：个人反思

在我积极参与的第一个社区团体中，我遇到了一种以前从未想象过的厌女情境，在一个本应是激进的有色人种组织中竟然存在这种厌女症令人惊讶。

我与团体中一位年长的奇卡诺活动家发生了性关系/恋爱关系。我当时19岁，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黑人活动家；他30岁。他让我对我们的关系保密，我勉强同意了。后来，在他结束这段关系后，我陷入了

抑郁，我发现他和我在一起的同时还至少在和另外两个女人上床。其中一个女性还是我的朋友，另一个也是我们组织中的年轻姑娘。后者不知道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他没有向她透露，她和他睡在一起，直到他消失，拒绝接听她的电话、拒绝解释他们的关系突然结束的原因。

在分享了我们的经历后，她和我开始与其他认识这个男人并和他一起合作过的女人交换各自的经历。

我们听说，一些女性离开了一个墨西哥裔学生团体，在团体参加墨西哥城的萨帕塔运动时，他的谎言和秘密被揭穿，之后她们就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一名酷儿、激进的白人组织者离开奥斯汀，以逃避虐待。还有一名白人女性，一名社会工作者，她一度以为自己会和那个男人结婚，但一天晚上她来到他的公寓时，发现我在那里。还有其他一些人来找我。我一直想知道他们是否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约会过的女人都是了不起的、美丽的、出色的、激进的女人，他利用她们作为他自己的护盾，将自己带入一个他知道永远不会对这样一个厌女者开放的地方。

但他对女性的厌恶还不止于此，还体现在他的组织风格上。在会议上，他总是发言最大声、时间最长，使用的学术术语让任何讨论都复杂得令人难受。这种学术用语让教育程度比他低的人望而生畏，让他显得似乎比其他人更了解激进政治。他会居高临下地对小组里的其他人说三道四，尤其是那些他认为不如他聪明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如此。然后他会换个话题，为自己主宰了这个空间而道歉，并承认他需要检查自己的男性特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人们试图骂他的时候，他会假装无辜 —— 被说大男子主义和性别歧视，这能是什么意思？他会抱怨自己被幼稚化了，却拒绝看到自己是如何一直幼稚化别人的。

他本人也是有色人种，在种族主义和种族正义斗争问题上可以论述得头头是道，但这一事实掩盖了他在激进组织和个人关系中的虐待行为。正如他的一位前合作伙伴与我分享的那样："他激进的种族理论分析让人们（大多数是男性，偶尔也有女性）原谅了他在人际关系中的支配性和虐待行为。女性甚至不得不进行自我检讨，反思自己对他行为的批评是否客观，“以免我们在运动中失去一位有色人种”战友。让

有色人种男性对性别暴力的繁衍负责之所以如此困难，原因之一就是有色人种女性和白人活动家仍然认为有色人种男性比其他人“更艰难”—— 当一个人被贴上标签是“国家暴力的头号目标”时，谁还敢去追究他的责任呢？

不幸的是，这类情况在激进社区里甚至都不是罕见的。他只是其中比较聪明的一个。

回顾以前的电子邮件，我对其中一些与我一起组织过的男人所发的电子邮件的内容感到震惊，其中有很多带有粗鲁的语气和内容，他们很容易因为别人犯了一点小错误而贬低对方。更让我吃惊的是，我像一个遭受虐待的幸存者一样，试图去安抚那些认为对自己的伙伴、朋友和其他组织者大吼大叫“没有什么不对”的同伴，但我的反应却温顺得像个外交官。在我工作过的各个组织中，都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主办的夏季聚会上，有人当着一群有色人种青年的面骂他的女朋友是婊子。那个在墨西哥旅行期间性骚扰一对墨西哥裔同性恋情侣、还试图迫使他们玩3P的人。那些说要完成任务却不去做的人，对同伴的问责要求不屑一顾，让其他女队友接手任务，而任务完成后却把别人的辛勤劳动全部归功于自己。那个打了自己伴侣的研究生 —— 大家都知道是他干的，但每当有人问起，大家都会一脸羞愧和尴尬，喃喃自语："这很复杂”。 那些不断贬低同性恋者的人，甚至还有不少专门针对有色人种队友 ……

对，就是这些人。

⚡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可能并不是受雇的警察线人，这甚至更尴尬，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所做的破坏性工作和受雇线人一模一样却得不到一分钱的报酬。我们可以把这些厌女症看作是国家的无心之举。无论他们是否真的是线人，他们所做的事都支持着国家对社会运动和创造这些运动的人们持续不断的恐怖活动。当酷儿组织者受到羞辱、他们的政治斗争被搁置一旁时，这是国家针对激进分子的持续暴力计划的一部分。当女性被故意感染性病、遭受身体虐待、在会议中被忽视、被排挤到一边、被迫离开激进组织空间，而我们的盟友却在为众所周知的厌女者辩护时，就意味着运动的组织者在国家摧毁我们的努力中与国家暴力串通一气。

国家暴力机器早已明白这个左派一直难以接受的事实，即：厌女者是很好的线人。在他们被国家招募来扰乱运动或破坏组织稳定之前，或者不管他们是否被招募来扰乱运动或破坏组织稳定，他们很可能已经精通扰乱行为的做法。他们几乎不需要任何培训能直接上岗。他们通过各种暴力、拉帮结派和勾心斗角将我们中最好的女性组织者和酷儿活动家挤出会议、压制后者的影响力，导致后者被迫离开社区，导致我们整个工作乃至整个运动陷入瘫痪，还有什么比这更具破坏性的？或者，当你不得不推迟关于工作的谈话，以便将小组会议用于处理个别成员最近的冒犯行为时；或者当这个人散布谣言，在激进团体中制造混乱和摩擦时 …… 没有什么比厌女者更能减缓运动的发展速度了，因为父权制的本质就是权力争夺。

警察们非常明白这点，当激进分子中有人致力于争权夺势，并将权力理解为统治时，整个运动都将永远无法实现其重塑世界的潜力。相当于自我镇压。

如果我们的精力都被线人（和那些像线人一样行事的人）制造的混乱所占用，我们将永远无法专注于真正的工作、获得自由，建立我们想要生活在其中的那种以人为本、肯定生命的社区。用贝尔·胡克斯的话说，只要存在支配的意愿，就不可能有正义，只能是城头大王旗，因为在支配文化中所有人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复制我们声称要反对的那些不正义。

现在是我们的运动从内到外进行彻底变革的时候了。

[image]

展望未来：在我们的运动中创造性别公正

变革运动无法承受性别暴力带来的破坏。如果我们低估了社区中父权等级制行为的政治影响，这项工作将无法维系下去。

最近，我一直在研究酷儿/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的作品，那些经历过

被大男子主义削弱的社会运动混乱局面的女性活动家的自传。我正在重温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邓巴·奥尔蒂斯（Dunbar-Ortiz）、托尼·凯德·班巴拉（Toni Cade Bambara）、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希奥孔达·贝利（Gioconda Belli）、玛格丽特·兰德尔（Margaret Randall）、伊莱恩·布朗（Elaine Brown）、珀尔·克利奇（Pearl Cleage）、恩托扎克·尚格（Ntozake Shange）和格洛丽亚·安扎杜阿（Gloria Anzaldúa）等人的著作，想要学习其他女性是如何在这些空间中协商性别暴力的，并对暴力如何在我们的社区中繁衍提出整齐或简单的答案。

并且，除了书本之外，我们还有很多资源可以用来应对这一困境。说出并分享大家各自的经历和遭遇是我们能拥有的强大的工具之一。我一直在与我的长辈、经历过我正在与之抗争的事情的年长有色人种女性交谈，并与其他女性幸存者交换经历。

2008年夏天，我开始与奥斯汀的劳工组织者和作者克里斯蒂娜·津佐一起举办关于终结厌女症和建立集体问责形式的研讨会。我们还开始了一种更加自由的做法，即公开说出我们的经历，并呼吁社区解决我们和其他许多人所经历的问题。

消除厌女症不能仅仅由女性来做。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这项工作，因为我们运动的整体生存有赖于此。

除非直接挑战保守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将酷儿反叛政治伦理作为政治实践的核心，否则激进运动将继续被布兰登·达比这类警察线人（以及那些尽管不是受雇于警察，但其表现得像线人一样具有破坏性的那种人）的滑稽行为所破坏。

我们需要认识到性别暴力是如何在我们的社区、人际关系和组织实践中繁衍出来的。尽管有许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我想建议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关键步骤开始。首先，我们必须支持运动中遭受过人际暴力的女性和非二元战友，和他们一起参与集体疗愈过程。其次，我们必须开展集体对话，讨论大家希望我们的社区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如何使社区对每个人都安全。第三，我们必须建立一种集体问责模式，真正将个人视为政治，帮助我们开始在社区中践行正义。

由于被错误使用而导致非常令人反胃的一句流行语声称“谁痛苦谁改变”，在革命者社区中这句话会带来灾难性影响。当你眼看着女性和酷儿组织者为了保护被暴力欺辱的同志不得不离开活动空间而沉默不语时，就等于是在说你更看重那些搅乱社区空间的警察线人，而不是那些一直在奉献精力建设整个运动的人。这一立场非常可怕，一旦先例，后患无穷。

尽管左派社区内部存在性别暴力这一事实让我愤怒，但我也没有失去希望。我相信我们有能力改变并在我们的运动中创造更多的正义。我们不必通过抓特务那类猎巫行为去揭露厌女者和渗透者。

每当他们拒绝道歉、拒绝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拉帮结派挑起冲突、并拒绝通过协商解决冲突、言语和/或行为暴力虐待同伴时，他们自己就已经暴露出来了。不要去审查彼此，不要“寻找”问题，但当看到破坏性的行为时，必须能立刻反应过来，并追究责任。我们的策略不必是惩罚性的，人们有权犯错；但是，我们应该期望人们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要让有错不纠变成一种模式。

革命者是预示政治行动者，我们要建立的社区本应成为一个更美好的、更公正的世界的典范，如果我们的社区里庇护着同样的恐同、厌女、种族主义暴力行径，我们每个人都有权感到愤怒。为了拯救我们的运动，我们需要正视性别暴力、等级制特权和渗透告密（以及与他们行为相似的人）用来破坏激进运动稳定的策略之间的联系。

作为激进运动的组织者，我们必须相互问责，不能让厌女者在这些空间中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不允许他们成为这些运动的代表、发言人和领导者。不允许他们强奸同伴，然后一转身就在他妈的热点新闻上装腔作势。在布兰登·达比的案例中，即使没有人怀疑他是线人，他本人的专横跋扈和大男子主义行径也足以应该让周围人质疑他的领导能力。

通过不允许厌女症在我们的社区和运动中扎根，我们不仅能保护自己免受国家破坏我们工作的努力，还能创建更强大的运动，使其无法从内部被摧毁。

🖊 作者考特尼·D·莫里斯是激进社区活动家，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性别与女性研究副教授。

□

更多的世界，更少的银行：A16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示威行动

[image]	人物/组织	IMF、G8、无政府主义黑群
[image]	城市/地区	华盛顿
[image]	日期	2020年4月16日
[image]	场景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2000年4月16日，数万人聚集在华盛顿特区，动员起来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春季会议。这是一系列抵抗新自由资本主义机构（包括八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全球行动日之一。当时，这些抵抗行动被松散地描述为反全球化或改变全球化运动，后来又被描述为全球正义运动。

虽然对这些机构的抵制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但这场运动可以说是由墨西哥恰帕斯州的革命反叛组织萨帕塔主义者发起的。1994年1月1日，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生效的当天，萨帕塔主义者在世界舞台上出现，对墨西哥政府发动武装起义。

“人民全球行动”产生于 1996 年的萨帕塔主义者洲际集会（Intercontinental Gathering of the Zapatistas encuentro）。它提供了一个组织起来抵抗新自由主义贸易机构的框架，汇集了数千个基层组织、亲密团队和无政府主义集体。

传统工会、环保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个人活动家也加入了这些无机构的激进派行动者的行列。这就像一把巨大的伞，充满矛盾，充斥着关于战术与战略、包容与身份认同、暴力与非暴力的纷争。参与者的目标涵盖了从改革新自由主义到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的各个领域。

1999年11月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峰会因示威游行而被迫关闭，此后，200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会议的筹备工作又将这一势头扩大到了东海岸，这表明西雅图事件并非异常现象，而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崛起的一个阶段。在一系列发言人会议上，抗议者计划用封锁的方式关闭华盛顿特区；最后，警方通过关闭市中心的大片区域，有效地将城市让给了抗议者。

[image]

反叛的荣耀 - 来自哥大和加州理工抗议前线的报告：含重要学运技巧

[image]	人物/组织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巴勒斯坦、以色列
[image]	日期	2024年4月17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加沙日
[image]	场景	研讨会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加州大学 加沙 反殖民主义 反法西斯 学运 抵抗 无政府主义
[image]	格式	文章
[image]	设计者	MMartinez
[image]	风格	彩色

强调中文读者关注其中标注的技巧和经验。

- Table of Contents
背景故事
暴风雨前的平静
4月17日，星期三
4月18日，星期四
对周四活动的思考

4月19日，星期五
午夜，4月19–20日
附录： 外面的世界
来自加州理工大学洪堡分校占领区的报告
本公报来自占领区内部。我们想传递一些经验教训。

1. 走出大院，走进楼宇。
2. 只要你撑起一小片天，人们就会跟上来。
3. 支持巴勒斯坦的运动必须是一场反警察运动。
4. 组织者应该首先学会倾听行动者的声音。
5. 做好准备。

[image]

4月17日，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的学生建立了一个营地，声援面临被以色列军队种族灭绝的巴勒斯坦人。

4月18日，大学管理部门出动大批警察逮捕示威者，并捣毁了该营地；然，作为回应，学生们建立了一个新的营地，规模超过前一个，并激发了从耶鲁到圣路易斯的广泛模仿行动。

本报告记录的是此次行动的参与者对哥伦比亚大学发生的事件所进行的逐一描述，尤其是，对示威者采用的策略进行的战略性评估。

> 首先，有必要强调巴勒斯坦局势的紧迫性。以色列军队已经在加沙杀害了远超过 34,000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现在正准备对拉法进行灾难性的地面入侵。
>
> 以色列政府已经不遗余力地使加沙变得无法居住，表明他们将在允许的范围内屠杀尽可能多的巴勒斯坦人—— 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在帮助和怂恿他们。
>
> 阻止战争机器物质运作的激进行动，是制止正在我们眼前上演的种族灭绝的唯一希望。

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抗议活动是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封锁行动协调日之后出现的。示威者对一所名校发起冲击，相当于对实施殖民暴力和为其开脱的全球机制中一小部分功能进行了干扰。与此同时，校园组织活动的视野也受到高等教育结构本身的限制，因为高等教育结构是获取权力和合法性的一种把关方式。

如果大学坚持让那些对世界各地遭受殖民暴力的人们表示同情的学生休学，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为这些学生促进充满活力的解放运动，为他们的愿望和才能提供一个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好的场所。

「我认为所有这些管理者都需要镇定下来，倾听学生们的心声，看看新闻，看看有多少人被杀害了。」
—— 马里亚姆·阿勒万（*Maryam Alwan*），被停学的学生之一

背景故事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既是特权的堡垒，也是激进主义的温床。1968年4月，正值反战和黑人解放运动的高潮，学生和他们的非学生同志们占领了大学的许多建筑。广为人知的无政府主义组织 “Up Against the Wall Motherfucker”—— “一个有分析能力的街头帮派”—— 在那场激烈的斗争中首次公开亮相。在 20世纪60年代的校园抵抗运动史上，那年春天的大楼占领事件具有传奇色彩。

您可以在这里阅读1968年占领哥伦比亚大学的全部历史。

[image] 1968 年，在为期六天的校园起义和罢课期间，一名学生活动家占领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办公室，坐在校长椅子上抽雪茄。

20世纪80年代，校园活动家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迫使大学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中撤资，其中包括一次长达三周的帐篷扎营活动。

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的作者，也是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的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近40年，直到2003年去世。

他的存在帮助哥伦比亚大学成为支持巴勒斯坦的学术研究和活动的重要节点，即使在学生和教职员工中 犹太复国主义 的呼声与他背道而驰的时候，依然如此。

在二十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有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都是校园中最引人注目、最具争议性的活动。

[image] [image] 1968 年的一本小册子的封面，展示了当年罢课期间被警察打伤的数百名示威者之一。

2016年，哥伦比亚大学种族隔离撤资联盟（CUAD）将一系列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的不同学生组织联系在一起。该联盟帮助促成了2020年的撤资公投。该提案以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多数票获得通过，但时任校长李·博林格（Lee Bollinger）对此置若罔闻，该联盟也随之沉寂。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COVID-19大流行病和哥伦比亚学生工会运动及罢工吸收了大量学生的精力。但在分裂的校园中，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仍是一条重要的断层线。

在10月7日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校园内外出现了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虽然大多数政治活跃的学生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但少数积极的亲以色列学生在校友的大力支持下也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管理部门的坚定支持。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管理者取消了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演讲和活动，并审查了一个试图发布支持巴勒斯坦信息的教职员工运营的网页；向班级和学生传达支持巴勒斯坦信息的研究生也面临审查。一名激进人士与一名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发生冲突，之后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仇恨罪”；相比下，两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一次校园活动中向数十名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喷洒了以色列研制的恶臭化学品，尽管袭击导致一人被送医，但袭击者也只是被停职而已。11月，在一场吸引了数百人参加的游行、艺术装置和集体躺倒抗议活动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管理人员暂停了“巴勒斯坦正义学生”（SJP）和“犹太人和平之声”（JVP）的活动，声称这两个组织“违反校园活动政策”。愤怒的教师们举行了游行示威以示支持，而重振旗鼓的哥大种族隔离撤资联盟（CUAD）很

快吸纳了**100**多个不同的校园组织，其中包括**3000**人的学生工会。

加入联盟 的团体反映了广泛的政治观点、种族和宗教背景，并利用了校园的各种社会网络。这些网络将在未来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 提示《如何建立更广泛的团结》
- 案例《团结，直接行动和自决：KasaInvisível运动》

[image]

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工会的参与者在哥伦比亚大学上一轮抗议活动中示威。

暴风雨前的平静

直到周二下午，校园仍被封锁，到处都看不到支持巴勒斯坦的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学生团体在校园中心摆了一张桌子，也没有人反对。这令人沮丧。但是，在幕后，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工作。

我们听说，起初，组织者设定的目标是，当他们得到200多名参与者的承诺时，就开始扎营，但他们只能确认100多人。占领当天上午，到了搭建帐篷的时候，人数已经下降到了六十人左右。直到最后一刻，内部还在为是否继续执行该计划而争论不休。

但幸运之神眷顾勇者。

4月17日，星期三

周三凌晨 4:30 左右，学生们带着露营用品和决心涌向东草坪。黎明时分，数十顶帐篷铺满了草地。一条 横幅向前往图书馆的学生们发出号召：“当你读到这行字时，加沙正在流血”。穆斯林参与者在 5:45

举行了第一次晨祷。

[image] 4月17日星期三，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东草坪。

当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米努什·沙菲克坐在华盛顿特区的右翼政客面前，试图证明她有足够的决心镇压任何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的迹象时，数百名学生占据了这一空间，并在围栏围起的草坪周围进行游行。

周三下午，营地周围成了争论场，营地成员和纠察队成员与一小撮犹太复国主义反抗议者交锋。

“恐怖分子滚回家去！强奸不是进步！”—— “你们无耻！你们无耻！

“以色列是恐怖主义国家！”—— “知道哈马斯杀害巴勒斯坦人的请举手！”

“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可耻的历史时刻！”—— “释放人质！”

“抵抗是正当的！”—— “这不是抵抗！”

每当纠察线和呼喊声松懈下来，恶搞就会加剧。当游行者稍作停顿去吃午饭时，反抗议者就会痛苦地用走调的方式演奏“星条旗”。营地成员们通过小型音响系统播放穆罕默德·阿萨夫（Mohammed Assaf）的歌《我流淌着巴勒斯坦的血液》（“Ana Dammi Falastini”）。坚守营地的斗争既是声量上的，也是空间上的。

下午3点半左右，天空下起了小雨，组织者拉上了中央白顶帐篷墙壁的拉链。有报告称，从116街的大门进入校园的通道已被完全关闭。大学评议会的学生成员带来了最新消息，说行政部门已经同意，为了给谈判留出时间，在第二天之前不会试图驱逐营地。

组织者没有理由相信行政部门的话，他们担心这一承诺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诱使营地放松警惕，松懈纠察和占领行动，为更轻松地扫荡铺平道路。在他们看来，关闭大学校门和不突袭的可疑承诺是缓慢围困营地的因素。作为回应，他们鼓励支持者在附近的宿舍和图书馆

张贴公告，并随时待命。正如一位本科生组织者所说：“熬过夜晚需要一定的策略。我们需要更多学生环绕在我们身边”。

行政部门派出代表进行谈判。在第一轮谈判中，他们提出了一个 “不具约束力的全校范围的撤资公投”—— 这个提议并不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在2020年哥伦比亚大学以61%的选票通过类似公投后，校方一直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的员工散发传单，敦促抗议者散去，并威胁 “停学”，这显然是一种新的纪律形式。也许是为了应对由多种族和黑人、印地安人和其他有色人种领导的抗议活动，与哥大校园内白人主导的、社会隔离的常态形成鲜明对比，管理部门派出了 “身着铅笔裙的女性（大多为黑人）和身着两件套西装的有色人种男性—— “公共安全多元化小册子的翻版”，一位组织者对此讽刺道。

- 相关原理《不是肤色，而是种性；奴隶制并非基于种族或文化》

晚上7点左右，管理部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9点之前清场，并威胁要逮捕示威者。紧张的谈判仍在继续。根据1968年抗议活动后制定的正式程序，大学评议会拒绝批准纽约市警察局进入校园，尽管组织者怀疑校方是否会遵守这些程序。

校方做出了一些让步。他们承诺公开哥伦比亚大学与以色列之间的财务关系，并特赦在 9 点之前离开的露营者。据推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容易对留下的人进行突袭。一位组织者事后咆哮道：“他们想让我们的人数减少，这样他们就可以干我们了”。

- 相关原理《如何抵制当权者通过招安分化公民反抗运动：柔性镇压的两种手段》

管理人员试图采取强硬手段，坚称他们不会进一步谈判。占领者立场坚定。来自不同宗教和政治背景的学生坚持他们对这场运动的承诺。一些人与第二天早上在集会上发言的一名“犹太人和平之声”（JVP）成员的观点不谋而合：“我的犹太价值观要求我站出来反对不公正”。另一位学生组织者解释说：“我们不惧怕纽约警察局或哥伦比亚大学。我们唯一惧怕的是真主。”

- 更多内容《“你们站在正义的一边”：在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式监狱加入起义》

随着清场时间的临近，组织者们纷纷联系各自的关系网络，大量信息在校园里流传。来自附近宿舍和图书馆的支持者如涓涓细流汇成洪流。到了晚上9点，一个巨大的纠察队包围了整个营地，支持者们手拉手，臂挽臂，高喊着三种不同的口号。清场的最后期限已过，但人数不减反增。学生们跪地祈祷，歌声响彻草坪，人们自发地跳起舞来。新帐篷的到来补充了已经搭建好的几十个帐篷。一位露营者问道：“他们说会在 9 点进行清场—— 他们现在在哪？” 晚上10点，有传言称纽约警方已在大门外动员了防暴装备，但人群依然坚守阵地。

最后，事实证明，营地的规模和精神都超出了当晚可能的驱逐范围。

晚上10点44分，组织者得到消息，行政部门被迫放弃了清场计划。营地度过了这个夜晚。

[image] 4 月 17 日星期三，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东草坪。

4月18日，星期四

周四早晨，天气灰蒙蒙的，寒风凛冽，间或有雨。曼哈顿上西区一片喧闹。纽约市警察局的车辆在营地周围的街道上来回穿梭。在营地内，组织者忙于后勤工作、管理食物捐赠和保持营地清洁；“这不是我们的土地，这是莱纳佩霍金”，一位反殖民主义参与者强调说。

他们为当天的活动制定了计划：中午举行集会和游行，下午 2 点举行午餐和艺术创作活动，3 点举行关于劳工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讲座，稍后举行守夜活动。但在上午 10 点左右，当大批警察在附近集结的消息传来时，三位巴纳德组织者收到了立即停学并被赶出宿舍的通知。

一场火热的集会开始了。其中一名被停学的组织者拿起麦克风：“为巴勒斯坦而被停学是一种荣誉。为巴勒斯坦而被驱逐是一种荣誉。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为巴勒斯坦而被捕也是一种荣耀。”

纽约警方出动的四辆改装校车抵达阿姆斯特丹大道。警察封锁了离校园最近的地铁出口。三架无人侦察机在上空嗡嗡作响。虽然有些人仍不相信政府会违反自1968年以来一直坚持的禁止纽约警方入侵的政策，但突袭行动显然已经迫在眉睫。

随着下午的到来，同意面对“红色”级别风险的参与者挤在东草坪中心的帐篷区中央，其他人则加入了包围营地的游行队伍。下午1点左右，一队纽约警察手持警棍和束线带，从巴特勒图书馆旁的 114街大门进入校园。一些人手拉手，试图阻挡警察到达草坪；但这样做的人太少了，警察很容易地推开了那些阻拦者。在数百人愤怒的尖叫声中，警察冷静地在草坪周围摆开阵势，封锁了所有出口，并开始以非法入侵为由威胁进行逮捕。

- 相关知识《认识警棍，危害能力和防御方法：示威参与者指南（1）》

- 《如何摆脱手铐、绳索、束线带和布基胶带：在灾难中幸存的方法（4）》

[image] 4 月 18 日星期四，警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校园。

一名警官大声喝令要求站在露营者坐圈附近的两名戴着绿色帽子的观察员退后。当他们回答说他们有观察的合法权利时，警官逮捕了他们。

下午1 时28分，警官开始用束线带捆绑学生，将他们拖走。一堵愤怒的抗议者人墙围在草坪外，他们尖叫、哭泣、拍摄，并高呼“可耻！”一轮又一轮的占领者被带出警察通道，前往第 114 街，他们向徘徊在边缘的拿着记事本的法律支持者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信息，人群向警察怒吼，并为被捕者唱赞美诗。到下午两点左右，有一百多人被拖走；东草坪上到处是被遗弃的帐篷，但没有露营者了。

- 相关技巧《充分利用大规模逮捕，以及被捕后怎么办：示威参与者指南（7）》

警察和大学设施工作人员走过草坪，将帐篷拆卸并装袋。数百名群众

留在草坪周围围栏的另一侧，他们怒气冲冲，但又不知该如何发泄。一些人涌出校园，在第 114 街和阿姆斯特丹路口重新集结，试图阻挡四辆载有被捕者的纽约警察局巴士。最终，巴士沿着第114街单向街错道驶至百老汇并驶向市中心，从而逃脱。数十人聚集在第 116 街两侧进行喧闹的声援示威。随着突袭事件的消息传遍校园，越来越多的学生、教师和其他人挤到了校园中心。

此时，大约下午2:30左右，一些学生自发地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几个人翻越了西草坪四周低矮的围栏，西草坪完全空无一人，距离被驱逐的东草坪仅几码之遥。“来吧！”几个人大喊，然后是齐声高呼。”跳过围栏！所有人都到西草坪上去！” 几分钟内，数十名学生排成一排，坐在草坪中央，面向被驱逐的地方，手挽着手，高声歌唱。组织者迅速号召无定形的人群重组成环绕新草坪的游行队伍。有人把一块防水布拖到了草坪上。没过多久，新草坪上就插上了旗帜，拉起了横幅。

一些新的、不可预知的东西正在酝酿之中。它会持续下去吗？

当帐篷和毯子被从东草坪的前宿营地拖走后，大部分纽约警察局的警察就已经离开了。一名设施员工开着一辆叉车，很快就在草地上铺上了大托盘的物资，这些东西是用来搭建临时地板的，将用于五月初的毕业典礼。校园公共安全处的工作人员仍与纽约警察局的一些人一起在草坪上忙碌着，无人机仍在头顶上嗡嗡作响，但警察们不再紧张地站在那里准备维持秩序。他们远离了西草坪，而胆大的学生们则蜂拥而至。几个小时内，一个全新的营地就扎根好了。

在整个城市，一大批人聚集在一起，为被捕者提供监狱支持。午夜之前，所有人都被释放了；他们没有受到刑事指控，只是收到了250美元的罚单，无需保释。夜幕降临时，他们走出监狱，欢呼的人群向他们提供零食、饮料、拥抱和最新消息。

这次大规模逮捕吓坏了许多人，但也激怒了其他人，使人们更加大胆。抗议者持续高呼了几个小时，而手拉手的学生环绕着西草坪上越来越多的示威者继续游行。

夜幕降临，许多人拖来了睡袋、毯子和更多的防水布。之前曾有过一

些关于驱逐原始营地后的应急计划的讨论；但在混乱中，组织者们争先恐后地决定如何应对这一有机出现的续集。

大家都下定决心要守住空间。有迹象表明，只要学生不再搭建帐篷，纽约警方就不会再次出动清扫西草坪，因此数十名学生决定蜷缩起来露宿户外。尽管遭到驱逐和逮捕，一个巴勒斯坦声援营地还是在距离原营地仅几码远的地方坚守了第二晚。

- 更多原理《 镇压可以激发更多的反抗，但有时却相反，为什么？ 》

[image] 4月18日星期四，警方占领了东草坪。

对周四活动的思考

这次扎营对一些参与者来说是平生第一次经历抗议活动，也是更多人第一次经历被警察镇压。在此，一位经验丰富的参与者与大家分享了当天的反思。

- 跑个题，关于安全《对于首次参与抗议活动的人来说，有必要了解的基本安全措施》

自周三营地活动开始以来，影响哥伦比亚大学抗争活动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对进入校园的实际限制。哥伦比亚大学晨边校区本身相对较小，只有四个短街区和一个长街区；周边由围墙和铁门组成。阿姆斯特丹大道上的一座拱门连接着另外两个街区的校园建筑和法学院。巴纳德学院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兄弟院校，位于百老汇的另一侧，其校区同样紧凑，形成一个四街区宽的长方形，围墙内的出入口更少，但持有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证件的人可以自由进入其中任何一个校区。

- 技巧，关于准备工作，上述涉及到的是地形考察。更多准备工作和完整流程，见《 分步指南 》

- 技巧《了解你的地形是策划行动的第一步》～不只有物理地形！

从去年秋天开始，在校园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反示威游行之后，校方开始有选择性地限制学生进入校园，几乎锁上了所有的校门，并要求进出的学生在保安人员的读卡器上刷身份证件。这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举动，它不仅造成了不便，而且带来了奥威尔式的警察国家氛围。

- 还是安全问题《如何在监视时代参加抗议活动》

从去年10月校方开始实施这项政策开始一直到本周，出入限制每次只持续几个小时，或者最多一天，时间安排与校园内的示威活动计划相吻合—— 根据管理部门的电子邮件，基于纽约警察局的情报。

然而，在营地行动开始前的周一，管理部门忽然宣布将在整个星期内实施限制出入政策，这激化了整个校园的不满情绪。这些政策在整个一周内都得到了严格执行。

周五，一些入口处的警卫一度开始将持卡人与他们出示的证件上的照片进行视觉对比，希望以此防止人们共用证件。虽然这一策略未能完全排除未经授权的反叛者，但却极大地重塑了学生斗争的地形及其与整个城市更广泛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想象，在未来，越来越多的校园将与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这般：大门紧闭，几乎完全仅限持卡人进入（或通过更先进的生物识别技术进行控制），大门内受到高度监视。虽然像纽约大学这样与城市中心融为一体的校园仍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可以预见，地理位置集中的校园将越来越多地采用这种监管模式，尤其是为了应对学生起义。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战略性地处理被授权反叛者与未被授权反叛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深思。

- 更多相关技巧《您需要真正的自己人—如何组成一个亲密团

队：示威参与者指南（9）》

在整个冲突期间，警察和保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第116街和百老汇的入口处，对入口的限制也最为严格。使用率较低的入口虽然仍有读卡器和警卫站岗，但往往人流稀少，只有一两个手无寸铁的受雇警卫把守。一群意志坚定、行动迅速的人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集体进入。当然他们一旦进入，就很容易受到监视，但只要能进入，就很可能混入人群中。

尽管如此，由于密闭和监视的空间限制了战术的可能性，因此只有在关键时刻，由经验丰富的行动者打破平衡以开辟出更广泛的可能性空间，届时集结未经许可的反叛者群体，可能才有意义。

在周四的突袭中，如果能有十几名具备战术技能和合作经验的反叛行动者在场，事情的发展可能会截然不同。然而，除这种时刻外，也没有必要将业余运动局限于某个特定领域。无论是学生还是非学生，在校外都有更多的流动性和灵活性，更不用说采取行动和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更广泛选择了。

[image] 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外的游行。

营地的参与者几乎完全限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的学生，这有助于解释被捕者在纽约警察局受到的独特待遇。尽管突袭行动令人毛骨悚然，但很明显，警方接到了严格的命令，要小心谨慎地对待学生。除了一些短暂的推搡和混战之外，他们没有打任何人，也没有人员受伤的报道，不过显然有一名晕倒的被捕者没有得到及时救治。

尽管学生组织者在事后对“暴力”逮捕愤愤不平，但从我多年来与警察在示威活动中的互动经验来看，我从未见过警方在实施逮捕时表现得如此胆怯。在突袭过程中，还有一个特别温情的时刻，一个瘦弱的年轻人双手被束线带捆绑，被带离草坪，他对带路的警官说了句话，警官伸手轻轻地把他的眼镜推回鼻梁上。

同样，在逮捕参与者后，警察和大学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逐一检查了所有帐篷，将它们拆卸下来，把帐篷和散落的物品装进塑料袋，然后装上卡车。与此相比，纽约市警察在清查市区无家可归者营地后，对待无家可归者的帐篷和财物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

- 您值得了解的《镇压部队最常用哪些武器对付抗议者？- 概览》

- 一个实例分析《现代维稳战术一瞥》

- 更多维稳战术解析见列表-5，板块 “维稳面面观”：https://start.me/p/1kod2L/iyp-direct-action5

许多目击者和一些媒体报道称，入侵的警察身着 “防暴装备”。这只能说明这些观察者从未见过真正军事化的警察部队的反应。实施逮捕的警察并没有持盾牌，几乎没有穿防弹衣。他们都没有能力发射催泪弹、橡皮子弹或闪光弹。有些警察戴着面罩和头盔，但其他更多人只是穿着标准制服。相比之下，一些身着更威武的防暴装备的警察则出现在校园外；他们曾出现在围墙外的很多示威活动中。

- 相关知识《从雨伞到激光、气球到电动工具：示威参与者指南（5）；战术器具汇总》

- 《了解防暴弹药，以及如何保护自己 ：示威参与者指南（10）》

- 《抵制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示威参与者指南（3）》

- 《脑袋是人最大的弱点—了解头盔和使用技巧：示威参与者指南（2）》

所有媒体报道和警方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均称 “没有人拒捕”。事实上，一些人瘫软在地，拒绝合作；与通常对待被捕者的方式相比，在这里警察是轻手轻脚地将他们拖走的。不将此定义为拒捕似乎符合所有人的说法。轶事证据表明，许多纽约警察对不得不 “照顾” 反叛的学生感到恼火。警方自己的媒体报道强调，营地及其参与者没有构成任何危险，也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连纽约警方也试图撇清自己与突袭决定之间的关系，这表明学生们被认为拥有多么强大的社会力量、媒体关注和公众同情。

- 相关技巧《和媒体说话时如何避免陷阱：示威参与者指南（13）》

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当天下午可能出现的其他可能性。突袭所激起的普遍愤怒以及随后对校园空间的重新占领。已将优势转回到运动上，因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大规模逮捕并不是一次失败。但是，警方战术的强大局限性所提供的独特局面本可以促成更激烈的抵抗。

- 相关技巧《 充分利用大规模逮捕，以及被捕后怎么办：示威参与者指南（7）》

有几次，在草坪上等待逮捕的“红队”之外的一些参与者有机会与警察进行更直接的接触。例如，当逮捕警察的小队从114街进入草坪时，一些人挽起手臂，邀请人群中的其他人也这样做，以便在警察控制草坪之前阻止他们。如果有十个到十五个人随时准备封锁大门或排成一条坚固的队伍以阻挡警察，就能为更多的参与者加入营地赢得时间，从而迫使警方和行政部门重新考虑其简单扫除被动占领者的计划。

同样，虽然警方已经做好了大规模逮捕的准备，但警方的人数仍然远远超过了参与者。如果人群不是将草坪让给那些预计会被逮捕的人，而是以阻止任何逮捕发生为目标，那么他们可能会大规模涌向东草坪，其人数很可能会超过纽约警察局的大规模逮捕能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

当然，我们承认并尊重不同的人承担不同程度风险的意愿和能力。但是，考虑到一大群人已经决定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如何利用这种风险承受能力来达到最大的效果，是值得考虑的。被捕者围坐一圈，等待被拖走，创造了一个上镜的奇观，讲述了和平的露营者在暴虐的大学校长的指挥下被法西斯警察拖走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无惧逮捕的露营者能够利用自己的风险水平，试图阻止或至少阻挠驱逐行动，而不是认为驱逐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们就能创造出一种不那么容易预测的局面，让在场的数百名其他露营者能够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而不是沦为旁观者。

- 需要了解《在抗议活动中，媒体作为叙事矩阵的操纵者》

- 相关技巧《如何释放隐藏的创造力》

- 相关原理《真正的行动取决于你的目标的反应：战略柔术》

- 相关原理《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更新无止境》

一旦逮捕行动开始，那些旁观的人本可以在114街的两端重新聚集，以阻止警方的巴士离开。由于这一策略是在大门外进行的，因此有机会从全市范围内吸引更多更有经验的人员参与进来，这样也许就能让警察陷入困境，并将冲突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

- 原理：尽可能大地集结，而不是将自己的队伍“独立”出去。后者意味着隔离；而隔离只有镇压者受益。

当然，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推测是很容易的。我们无意批评组织者、群众或勇敢的被捕者。但是，随着声援巴勒斯坦人的营地和占领活动遍布全国各地，我们预计，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还会有更多人面临类似的情况。现在我们在这里提出这些思考，希望其他人能够提前考虑在类似情况下如何能更有效地行动。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当机会出现时，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不管是只有一名警察把守的通道，还是伸手可及的帐篷，都有可能在大批警察赶来占据它之前将其抢回栅栏，或者是一片新的未设防的领土，必需手急眼快，这类机会窗口通常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警察和其他雇佣兵在这种情况下都是奉上级命令行事的，听命之人只能应付那些可预见的情况；因此给他们带来任何意外都会彻底改变他们的盘算，改变整体力量平衡。

- 相关经验《武装暴徒受到警察的鼓励以镇压反抗者，这甚至不是新鲜事：通过BLM（8）》

占领西草坪的大胆决定就是例证。首先，它意义重大，因为事实证明，占据物理空间是集中校园运动能量和注意力的关键因素。自十月份以来，哥伦比亚大学发生了无数次示威活动，但无论这些示威活动多么充满活力，参与人数有多少，最终都在几小时内就散去了，将实际空间和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政府，而政府则在事后针对参与者加紧镇压。相比之下，坚守阵地迫使各方正视种族灭绝的事实，吸引了更多人参与到运动中来，在校园生活和抗议活动之间形成了新的交叉渗透。只要行政部门无法区分/隔离全体学生和抗议者，参与其中的每个人就都会更加安全。

[image] 2022年11月：https://t.me/iyouport/12093 [image] 西草坪的占领展开。

在决定占领西草坪时，在风险和逮捕之间开辟一个灰色地带具有战略意义。当营地的参与者受到逮捕威胁时，他们将自己分为不同的角色—— 有些人是"可被逮捕" 的，另些人是 "不可" 的。这就给警方提供了一个可辨认的局面。另方面，一旦人们跳过围栏，他们就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他们的勇气和创造力可以迅速改变当局面临的决策。一开始，当人们第一次冲向西草坪时，他们立即坐下—— 似乎表示愿意被逮捕。但是，一旦有足够多的人开始将这块地方用于其他目的，造成一种模糊的局面，新的视野就打开了。

向西草坪的搬迁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是计划外的、草率的、充满激情的。它脱离了行政部门、警方以及许多组织者和抗议者的预期。参与各方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此都无法控制各种可能性。

- 相关原理（以香港为例）

最后，立即重建占领区成功地利用了抗议者与政府之间在面对负面宣传时的不对称性。行政部门决定逮捕拒绝离开营地的参与者，警方也做好了逮捕准备。但是，尽管警方有足够的物质能力可以采取更严厉的行动，但无论是行政部门还是警方都不准备承担进一步行动的负面后果。学生们重新掌握了主动权，他们利用了当局已经面临负面新闻的风险这一事实，如果当局在不可预知的情况下反应过度，负面新闻就可能会成倍放大。这使得本可能是一场毁灭性的失败变成了为运动造势的支点。

- 相关技巧，以八九学运为例《"战略网"：鲜为人知的工具—可

视化抗议运动能否成功以及为什么失败，包括六四》

- 更多技巧《威胁感可能比事物本身更有效：战略性直接行动》

[image] 4 月 18 日星期四上午，哥伦比亚大学校园。

4月19日，星期五

今天是星期五下午，我们正坐在被占领的西草坪上的一块绿色油布上，周围是一片欢庆的抵抗运动漩涡。

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西草坪上至少聚集了三四百人。人群中大部分是本科生，还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生、教师、校友和其他人。大多数人是坐着的，但也有几十人在四处走动或三五成群。

大概有一半的人戴着口罩，许多人戴着卡菲耶头巾，几乎同样多的人穿着连帽衫、运动衫或戴着印有哥伦比亚大学或巴纳德学院标志的帽子。十几面大的巴勒斯坦国旗和更多的小国旗点缀其间；写有 “加沙团结营” 的旗帜是从邻近草坪上最初的占领区残骸中抢救出来的，现在骄傲地矗立在用胶带固定的塑料杆上，只是被雨水弄脏了一些。如果哥伦比亚大学管理部门指望纽约警察局的全面突袭能镇压或削弱抵抗运动，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几个小时前就到了，满载着几袋百吉饼和外卖盒装的米饭还有咖喱。当我们走到通往西草坪的大门口时，一位戴着卡菲耶头巾的学生微笑着走到我们面前。

我们解释说：“嘿，我们是来送食物的。”

“好的，没问题”，他们回应道。“你们是哥大学生还是校友？”

“是的，我们是学生”

“你们是哪个系的？”

我们每个人都提到了学校或院系。

“好的，很好。你们通过检查了。进来吧！”

穿过大门口怪诞的 “安检”，我们来到草坪上。

在北端的一个角落里，几十名学生组织者正坐在那里召开一个封闭的计划会议。外围站着一圈人，手里拿着床单、毛巾和横幅，遮住了外面的视线。路人络绎不绝地靠近围栏拍照或摄像，有些人明显带有敌意，另些人则目的不明。一架无人侦察机在头顶不停地嗡嗡作响；有直升机不时地呼啸而过。虽然通往草坪的一扇门已经打开（如果你愿意冒着被安检的风险的话），但仍有许多人跳过草坪对面角落的一段封闭的围栏，一名志愿者拿着一把折叠椅在那里提供帮助。

鉴于前一天发生的事件，这会人们看起来出奇地放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面带微笑；也有少数人露出狂躁、激动、略带茫然的神情，这让我联想到第一次参加起义时的情景。我还记得我们在第一次抗议和占领活动—— “自由贸易区”、”占领华尔街”、“乔治-弗洛伊德反叛” —— 中所经历的对新世界的最初一瞥，不知道现在这些学生在未来的岁月里会如何回忆这些日子。

- 更多技巧和反思《我们这些99%：在占领华尔街十周年的日子里思考新的政治身份》

- 《是什么导致了抗议运动的失败，如何才能成功：行动主义（11）- 战略智慧是最重要的武器》

- 《当我们陷入困境：中国社会能从美国的反抗运动中学到什么》

有些人在睡觉或看书，还有很多人在看手机，但大多数人实际上是在

相互交谈。我听到的每一次谈话都与行动有关。一群群一年级的本科生在讨论策略，并试图预测学校将如何应对；兼职教师与研究生助教分享关于被捕者的报告；朋友们提供关于被停学者的最新消息；多种族的大二学生在讨论反犹主义和黑人歧视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根据视觉线索，我们可以大胆猜测，性别平衡似乎严重偏向于女性和非二元人群。手绘的纸板标语牌上写着 “Dykes For Divestment “和 “Bottoms For Boycott”，展示着情色文化，但这种氛围并没有让人感觉到性冲动。虽然气氛冷淡友好，但暗流涌动，充满愤怒和决心。

一些佩戴媒体证件的人四处走动，拍照或上前采访，但没有主流媒体记者常见的那种咄咄逼人。 一些人分发传单、书籍和小册子，但这并没有给人造成一种宗派聚会那般的蜂拥而至、充斥着邪教文献的印象，而我在其他许多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中都曾经历过这种情况。大学当局把校园变成了一个堡垒，把所有外来者拒之门外，这带来了一个有趣的后果，那就是营地文化是校园文化的延伸。

无意中听到：“解放区没有泰勒·斯威夫特！”

在草坪南端的麦克风上，一连串的扬声器让气氛持续高涨。一位身着绿色连衣裙的火辣女子带领大家慷慨激昂地吟唱，阿拉伯语和英语交替使用。来自附近大学的代表们呼吁各校园团结一致。亚马逊工会的一名组织者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并高呼 “终止它(杀戮)！” 一名头戴黑色头巾的年轻女子在防水布间徘徊，询问是否有人需要止咳药水或安乃近。穿着工装裤的巴纳德学生用大号尖头笔认真地涂写标语。有人一边傻笑，一边模仿朋友出狱后大步流星的样子。

我身边的毯子上坐着一位友好的研究生，他和我攀谈起来：

“怎么样，哥们儿？”

“挺好的，你呢？”

“棒极了，虽然很累”

“你整晚都在这儿吗？”

“是啊，你们刚到吗？”

“我们昨天也来了”

“我从周二晚上就来了。昨天真的很特别，是吧？”

“是的，看到所有的逮捕让人心碎。但看到大家之后都再一次涌向草坪又让人振奋”

“是啊，我知道！昨天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大家会这么做。甚至都没计划好。当我们出狱后听说人们重新占据了这块地方，我们欣喜若狂。”

“你觉得人们会留下来吗？”

“当然。如果开始下雨，我想人们会再次支起帐篷，不管管理部门怎么说—— 去他们的！我哪儿都不去！”他偎依在睡袋里。

[image] 在斗争过程中开辟的每一个自由空间，无论多么短暂，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就是建立一个革命公地，通过这个公地，资源可以抵达居于资本主义、利润和私有财产逻辑之外的人们的手中。

坊间流传的消息称，只要学生们不搭建帐篷，管理部门承诺不会再召集纽约警察。许多参与者都表达了在被驱逐之前坚守住阵地的决心。与此同时，校方还在继续组装他们计划用于毕业典礼的看台—— 还有几周就要举行毕业典礼了。在他们试图授予学位的同时，他们不可能允许这个集会留在这里。另一场冲突即将来临，但是否会涉及另一次大规模的逮捕，还有待观察。

除了被占领的草坪周围，校园大部分地方都已荒废。当我们漫步穿过一个空旷的庭院前往卫生间时，两名年轻的纽约警察从我们身边走过。在他们故作镇定的神情下透露出出奇地胆怯。“去你妈的！”我的朋友在警察经过时对他们嘶吼道。之后很快其中一人讽刺地轻声回

答："祝你们今天过得愉快"。昨天的突袭之后，纽约警局和校园警察都低调了许多。

社会名流也对此事产生了兴趣。康奈尔·韦斯特（Cornell West）在逮捕行动刚结束后就来到了新占领的西草坪，并向人群发表了讲话。苏珊·萨兰登（Susan Sarandon）也来到校门外表示支持。我抱怨道，这些觊觎相机的秃鹰们，但这些景象似乎真的能激发人们的热情，鼓舞士气。

- 跑个题：专业的反叛者社区应当拥有自己的媒体和信息系统，以便在行动发生后掌控叙事主导权，提前在信息战中抢位。《让它民主：替代媒体作为抗争之源（下）》

[image] 康奈尔·韦斯特在西草坪上发表讲话。

我们与认识的教授聊天。当天早些时候，一群来自不同院系的教师在草坪上举行了开放办公时间，与学生们会面。从学术部门到 UAW 附属学生工会，再到专业学院的学生，每个人都在召开紧急会议。几十份声明正在流传，社论正在撰写，来电和群发邮件活动正在进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不知不觉中，Z世代已经从"占领"时代学会了"人肉麦克风"。在发言人发言的间隙，我们都会跟着一名组织者重复"社区协议"：禁止毒品或酒精、不与反抗议者交火、"我们不互相维持秩序，但也要保证彼此的安全"、自己的东西自己收拾、饿了就吃东西。草坪中央的篷布上摆放着各种三明治、面包圈、印度食品、燕麦棒、水和苏打水，以及不断补充的其他零食和用品，井然有序，令人惊讶。

- 关于安全，尤其需要提早形成共识，只有这样大家才能保护彼此。仅仅协议是不够的。技巧：《如果您的团队陷在被监视和被渗透的恐慌中，只是因为您缺少了一件东西—什么是安全文化》

临近傍晚，工会紧急召开全体大会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几个小时的通知后，近150人参加了会议。大家的谈话慷慨激昂：我们应该举行游行吗？野猫式罢工的法律地位如何？在营地被捕的学生被停学是否构成了不公平行为，可以作为合法罢课的基础吗？还有什么其他形式的

升级行动的可能？教师们在哪里？在本学期所剩时间如此短暂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产生足够大的影响？绝大多数人都同意：罢课是可以考虑的。计划于周一举行游行。教师们会加入我们吗？这所大学会就此关闭吗？……

“(信息)公开！撤资！我们不会停止，我们不会放弃！” 戴着头巾的反叛者们热情地跳起舞来，其他人则敲打着盆子。在我旁边厚厚的睡袋里，昨晚刚出狱的学生睡得很香。

- 相关技巧《有策略地升级行动：不要爱上战术》

[image] 4月18日晚，营地。

午夜，4月19–20日

午夜，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早上之间的时间。参与者更多了，有五百多人，活力四射，喜气洋洋。草坪南端的一大群人不断地跳舞、欢呼、击鼓、挥舞旗帜、唱歌。一时间，数十人举起手机，手电筒应用程序像打火机一样闪闪发光，围成一圈。尽管欢呼声和喧闹声不绝于耳，但数十人已经在睡袋和毯子堆里铺好了床铺。其他人则四处游荡，或兴奋地聊天，或捡拾垃圾。

一小时前，一支由五十多人组成的游行队伍在大门外徘徊；我们听说有一人被捕。工会的一名研究生在一块又一块的防水布间徘徊，向人们拉票，以衡量不同院系对行动的支持程度。一群本科生在讨论当天发生的事件；其中一名学生滔滔不绝地列举了其他大学正在兴建的团结营地，语气中充满了敬畏。

这感觉就像我们集体穿过了一扇门，进入了未知的世界。有些东西很大，大得超乎我们的想象。大学认为它可以摧毁我们的反抗精神，粉碎我们声援巴勒斯坦人的实验。但今天的情况无可否认地表明：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image] 4月18日晚上的营地。

- 更多技巧《 如何才能让一个革命战略持续存活下去：行动主义

（5）》

附录： 外面的世界

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或巴纳德学院这样的著名学府。为了强调非学生在声援巴勒斯坦人和反对大学管理的斗争中的重要性，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人的视角。

周五傍晚6点左右，我抵达哥伦比亚大学。一整天，我都在收听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广播电台WKCR的现场报道。每隔几分钟，记者们就会宣布哪些地铁站设置了路障，哪些地铁站开放，以及蜿蜒的关于街头示威地点和草坪营地的公告。源源不断的信息穿过我的身体让我精力充沛。我必须赶到上城区。我找了一个朋友和我一起去。

当我走近校园时，情况变得明朗起来。校门正对着几个地铁站。纽约警察可能还记得2019年的反加价抗议活动，抗议者在活动期间占领了地铁；他们甚至可能知道智利学生的同年起义。数十名纽约警察聚集在校园大门外，其中一些人还穿着防暴装备，旁边的“抗议围栏”聚集了约200名示威者。大多数示威者似乎都不是学生，主要是年轻人，而大约十名学生在人群上方约一层楼高的墙壁上挥舞着一面巨大的巴勒斯坦国旗。

他们从象牙塔下伸出手，尽力将抗议活动从内到外联系起来。

- 智利的行动反思《除非运动，其他任何方式赢得收益都是危险的：一个典型教训给中国社会参考》

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我听说学生只能进入校园，但我不知道哥伦比亚大学本质上是一座堡垒。就像校外用栅栏围起来的抗议区那样，校园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被警察包围的半批准制的抗议区。当然，这也是学生们坚决反抗的结果，他们的抗议阻碍了校园的日常运作。

要进入校园，学生们必须通过严格控制的入口，入口处有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保安、联合环球公司（Allied Universal）雇佣的保安以及纽约市警察局的警察把守。我亲眼看到警察将一群背着睡袋和帐篷的学生拒之门外。我们从里面听到一个传言，说如果学生不搭帐篷，管理部门就不会让纽约警察来扫荡。"纽约警察讨厌帐篷"。他们对 "占领" 运动印象深刻。

主校区横跨几个街区，所有其他大门都被铁链和自行车锁锁住了。一楼的窗户很少，许多窗户都被防盗铁栅栏覆盖着。但这并没有阻止数十组人在附近徘徊。一些人与校园内的朋友通电话，从没有把手的门缝中窥视，描述他们在里面看到的情况，迫切希望里面的人能找到方法把门打开。其他人则守候在无人看守的门外，或指向天桥、窗户、围墙。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人中的许多都消失了。之后我开始看到栅栏上有洞，打开的窗户离地面很近，有人可以爬上去。还有一些人对守卫甜言蜜语，趁机扫描借来的身份证件，四处打听可能的入口位置。虽然我们眼前的安全细节越来越多，但事实证明即便是堡垒我们也可能渗透进去。

让我们来谈谈学生和非学生之间的区别，这对大学管理部门和纽约警察局来说非常重要。周四，校方以 "非法闯入"为由让学生停学并出动警察逮捕他们：实际上，他们把 "抗议者" 等同于 "非学生"。但这种镇压抗议活动的企图没有得逞；生存的威胁只会催化更多的学生团结起来。在镇压中成长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一个运动不会退缩的有力指标。

受挫后，行政部门和警方转而容忍抗议活动，只要没有帐篷和外来人员就行。由于未能清除学生群体中的抗议者，并且意外地模糊了学生与非学生之间的界限，导致人们反对他们，因此他们试图从相反的方向强加这种分化，从而重建这种分化，并使其合法化。这就是纽约警察局驻扎在地铁和大学门外的原因：防止"非学生" 涌入。

哥伦比亚大学的营地在驱逐行动中幸存下来，已成为声援巴勒斯坦运动勇气和决心的象征。只要它坚持下去，就会能激励全国各地的示威者也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正如我们在以往的运动中所看到的那样，运动持续下去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展壮大自身。

占领西草坪的运动有三种发展方式。首先，它可以继续吸引更多的哥

伦比亚学生参与进来。第二，运动可以扩展到其他大学；包括耶鲁在内的更多大学的学生已经在组织自己的占领活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超越学术界与社会其他领域的界限而发展壮大。

纽约市已经出现了一些反对加沙种族灭绝的最有力、最持久和最复杂的抗议活动，其中大部分并非由学生组织。在哥伦比亚大学以前的校园运动中，如1968年的大楼占领运动，正是“非学生”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正因为如此，校内与校外的区别才是最重要的界限。只要学生与非学生、被接纳者与被排斥者之间仍存在严格的界限，那些希望采取抗议行动的人就必须在以下两种情况中做出选择：一种情况是，任何行动都会被视为具有社会合法性，但必须由受到高度监视的学生来实施，那些很可能缩手缩脚的人；另种情况是，在围墙外的空间里，可以采取更多形式的行动，但在感知的合法性和破坏力方面威胁较小。解决方案就是：拆除围墙。

[image]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学生已经走上草坪—— **4 月 24** 日，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学生、教职员工和社区成员聚集在校园内，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大学管理部门在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中的共谋行为。由于担心哥伦比亚大学和全国其他地方发生的学潮会重演，校园当局调动了大量的警察进行维稳。尽管发生了逮捕和暴力事件，但示威者最终还是战胜了警察。 [image] [image] [image] https://vimeo.com/939286382

来自加州理工大学洪堡分校占领区的报告

4月22日星期一，45名学生、校友和社区成员占领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最北端海岸的加州理工学院洪堡分校的西门子大厅，声援那些在加沙面临种族灭绝的人们。

一小时内，校警试图与占领者进行谈判，但他们坚守阵地，拒绝离开大楼。不久，全城各部门的警察就都来了，还包括一架直升机、K-9

特种部队（就是警犬部队）和休班警察。学生们蜂拥而至。

警察最初的大规模逮捕计划因大楼内外的一系列冲突而受挫。占领者们击退了警察的进攻，尽管他们所面临的暴行是我们在洪堡过去十年的斗争中前所未见的。值得注意的是，警察使用警棍和盾牌作为武器残暴地对待抗议者；在警察手中，任何工具都是武器。

[image] 西门子大厅周围的路障。

警察逮捕了两个人，揪着他们的头发把他们拖出了大楼；警方还造成另一人多处颅骨撕裂伤，不得不去医院就诊并缝了几针。还有许多人头部受伤，至少一人脑震荡。

冲突期间，警察驾驶一辆大学卡车冲入人群，将抗议者推向暴动的边缘。尽管如此残暴，但越来越明显的是，面对学生占领者的勇猛和智慧，警方完全没有做好准备。警察被击退出西门子大厅，人们使用大楼内的物品，包括椅子、桌子、垃圾桶和被卸下铰链的门，搭建起巨大的路障。

警察包围了被占领的大楼，大批学生、教师和其他社区成员将警方团团围住，高呼 “离开，缓和局势！” 和 “人民的力量，我们更强大！” 等口号！

经过六个小时的对峙，警察收拾东西回家了。数百名学生冲进大楼，欢快地拥抱占领者。警察强加的分裂瓦解了，我们占据了上风。大学宣布封锁三天。对我们来说，这仅仅是个开始。

（视频显示警察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晚从加州理工洪堡校区撤出。）
https://vimeo.com/938321232

本公报来自占领区内部。我们想传递一些经验教训。

1. 走出大院，走进楼宇。

很明显，为了使这场危机进一步发展，学生占领活动应尽可能地进入建筑物。警方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指示占领者转移到院子里。他们的这一举动表明，占领上课和管理人员办公的地方，我们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此外，校园里的建筑物到处都是修建路障和保护占领活动所需的一切物品。

2. 只要你撑起一小片天，人们就会跟上来。

占领西门子大厅只需要一小部分学生。不要害怕坚守阵地。这场运动是强大的。看似凭空出现的成百上千的人会来支持你。重要的是，外面的人群能够通过分散警察的注意力来阻碍警力。警察发现自己被包围了，完全不知道该向哪里求助。有人架起了烧烤架，免费提供热狗，为人群加油助威。

3. 支持巴勒斯坦的运动必须是一场反警察运动。

每走一步，警察都会毫不犹豫地残暴对待那些呼吁结束巴勒斯坦种族灭绝的人。在加沙，巴勒斯坦人面对的是以色列军队；在美国，我们面对的是警察。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部队是同一支部队：他们都是帝国的走卒。

4. 组织者应该首先学会倾听行动者的声音。

我们不需要等待专业活动家的许可来确定斗争的条件。学生占领者在没有任何成熟组织的支持下，果断地占领了大楼。我们发现自己拥有开展行动所需的技能、经验和创造力。学生组织通常建议从一系列可实现的要求开始，与管理人员进行无休止的谈判，而我们的占领行动在六个小时里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让警察离开校园。

5. 做好准备。

我们的城市有些昏昏欲睡。我们低估了将面临的警察镇压的规模。乔

治弗洛伊德起义已经过去四年了，我们应该吸取那场起义的教训。最好随时带上护目镜、防毒面具、激光笔和盾牌参加所有示威活动。你永远不知道一次偶然的露营会变成什么样子。

[image]

□

Report from within the Cal Poly Humboldt Building Occupation

“It Is an Honor to Be Suspended for Palestine”

拉德洛大屠杀

[image]	人物/组织	约翰·D·洛克菲勒、路易斯·蒂卡斯、埃尔维拉·瓦尔迪兹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马萨诸塞州拉德洛
[image]	日期	1914年4月20日
[image]	场景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1914年，罢工矿工的妻子和孩子在罢工者的帐篷营地里。

1914年4月20日，拉德洛大屠杀发生，美军用机枪向科罗拉多州拉德洛的罢工矿工及其家人的营地开火。

此前一年的9月，美国矿工联合会（UMWA）一名活动人士被杀后，1.2万名矿工举行罢工，抗议洛克菲勒家族旗下的科罗拉多燃料和铁矿公司（CF&I）。他们随后要求提高工作安全标准，并要求以现金支付工资，而不是公司代金券（只能在公司商店兑换的代币）。

洛克菲勒家族将罢工的矿工及其家人赶出住所，于是他们搭建起"帐篷城"集体居住，矿工的妻子们则参与管理。公司暴徒不断骚扰罢工者，偶尔还会驾车经过营地，用机枪扫射，造成工人及其子女伤亡。

最终，国民自卫队奉命驱逐所有罢工营地，并于4月20日上午袭击了拉德洛最大的营地。他们用机枪向工人及其家属的帐篷开火，后者随后予以还击。营地的主要组织者路易斯·蒂卡斯（Louis Tikas）前往国

民自卫队负责人处，商讨停战事宜。但他被打倒在地，随后背部遭到连射，最终身亡。当晚，军队进入营地并纵火焚烧，造成11名儿童和2名妇女死亡，另有13人在战斗中丧生。最小的受害者是年仅3个月大的埃尔维拉·瓦尔迪兹（Elvira Valdez）。

抗议大屠杀的抗议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但CF&I 的工人遭到了挫败，其中许多人随后被解雇，并由非工会矿工取代。罢工期间共有**66**人丧生，但没有一名警卫或公司暴徒受到起诉。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9243#%26map=9/37.3393122868/-104.5839659236

巴勒斯坦总罢工

[image]	人物/组织	犹太复国主义军事组织哈加纳、犹太殖民协会、阿拉伯国家委员会
[image]	城市/地区	英国、巴勒斯坦、以色列
[image]	日期	1936年4月20日
[image]	场景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1936年4月20日，一个阿拉伯全国委员会在巴勒斯坦纳布卢斯成立，并决定在当时的英国殖民地举行大罢工。4月21日，其他巴勒斯坦领导人举行会议，同意支持罢工号召，第二天将号召所有从事劳动、运输和零售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参加罢工。

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加紧将这个国家殖民化，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不断增加，犹太殖民协会等团体正在建立定居点和购买大片土地，公开意图建立一个犹太殖民民族国家。

作为回应，罢工者要求：停止犹太移民；禁止将阿拉伯巴勒斯坦土地转让给犹太定居者；以及，建立民主政府。

这次大罢工是1936年阿拉伯人大起义的早期重要升级。次月，巴勒斯

坦人也开始扣税，农村地区爆发了武装暴动。

英国当局以暴力镇压作为回应，征召了数千名士兵，并在警察部队中招募武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帮助镇压反叛。英国宣布戒严，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军队杀害了多达 5000 名阿拉伯人，打伤 15000 人，逮捕了 9000 人，炸毁了数千所房屋，导致数万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

10月，阿拉伯高等委员会取消了罢工和起义，但农村贫苦农民的反叛一直持续到1939年。

最终，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镇压成功地逐步粉碎了这场运动。

虽然英国政府在1939年发布的白皮书中确实对巴勒斯坦人做出了让步，同意限制犹太人的移民和土地购买，并考虑在 10 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这些让步后来都没有兑现。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11248#%26map=9/32.2260445240/35.2534223996

利默里克青年冲突

[image]	人物/组织	爱尔兰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爱尔兰共和军、利默里克贸易和劳工委员会
[image]	城市/地区	爱尔兰利默里克
[image]	日期	1919年4月20日
[image]	场景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利默里克苏维埃发行的钞票。

1919年4月20日，1000名青年在爱尔兰利默里克苏维埃的一个主要爆发点与士兵对峙。

利默里克贸易和劳工理事会已成为一个罢工委员会，在反对英国军方强加繁琐的通行证制度的大罢工期间，它有效地管理着这座城市。除了印制自己的货币（如图），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娱乐委员会，重新开放电影院，将利润转入罢工基金。

他们还印制了海报，宣传在香农河对岸、禁区外的郊区卡赫达文（Caherdavin）举行的一场掷球比赛。比赛结束后，1000名青年来到萨斯菲尔德桥（Sarsfield Bridge）上的军队检查站，他们没有获得允许重新进入利默里克的许可证。

一名哨兵鸣枪示警，他的同事们从香农赛艇俱乐部（Shannon Rowing Club）内慌忙逃出。一辆装甲车和一辆霍比特坦克封锁了大桥，一挺机枪在赛艇俱乐部的楼上准备就绪。青年们撤出禁区，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和舞会，避免了流血冲突。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9245#%26map=9/52.6649093200/-8.6293556360

[image]
[image]

静默的独裁和失败的革命

[image]	人物/组织	萨拉查、葡萄牙军政府
[image]	城市/地区	葡萄牙里斯本
[image]	日期	2024年4月25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康乃馨革命
[image]	场景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反殖民主义 战争 新自由主义 法西斯 革命
[image]	格式	

[image] [image] [image]

在里斯本庆祝“康乃馨革命”胜利50周年。这场革命推翻了萨拉查的独裁统治，使国家走上民主道路。

1

萨拉查于20世纪30年代上台后，建立了威权主义的国家控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公民，而是受国家控制的组织。

这是一种“静默的独裁”。萨拉查不喜欢法西斯主义的夸张做作和公开

恐怖。暴力行为都在“幕后”进行 —— 通过秘密警察 —— 其目的不是消灭，而是使人们屈服。

萨拉查视多党民主为混乱。共产主义是敌人。天主教取代了民族主义（“上帝、祖国、家庭”）。秩序崇拜、极端保密和听床封闭的高度盛行。言论和集会自由受到压制。

也正因此，曾经促使美国和西欧支持该政权，因为它们视萨拉查为对抗“红色威胁”的伙伴，并利用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工人的强制劳动。

这是一个为父权资本主义服务的波拿巴主义政权：长达40年的轻度皮诺切特主义。

2

20世纪60年代，在去殖民化的背景下，安哥拉爆发了起义，随后莫桑比克也爆发了起义，西方公司与其他殖民地一起涌入这些地区，争夺石油、棉花和其他资源。

“静默的独裁”用凝固汽油弹轰炸反叛分子，将多达1万人从地球上抹除。当时联合国和苏联在支持去殖民化。

从1961年到1974年，萨拉查召集超过100万人参加殖民战争。这加剧了母国的紧张局势，母国正通过资本实现城市化：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工人阶级不断壮大。

1968年，萨拉查从椅子上摔下来中风了。他的亲信们将他赶下台，但没有告诉他。他继续下达命令，但没有人执行，他签署的都是假文件，就像一出戏剧。

到20世纪70年代初，1万名葡萄牙士兵在遥远的土地上丧生，20 万人

受伤，逃兵率上升到20%。2/3的预算用于战争，国家陷入危机。

3

1974年4月，200名从殖民地返回的军人意识到战争已陷入僵局，发动了政变：占领了军事、通信和交通中心，并下令所有人不得出家门。人民不服从命令。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庆祝政权的垮台。

政权落入军政府手中，军政府拆除了政权，释放了政治犯，并开始就去殖民化进行谈判。

临时政府由军人、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温和右翼人士组成 —— 这种联盟实属罕见。

国有化后，企业落到工人手中。医院由医生、护士和清洁工管理。共产党成员人数在一年内从三万增至十万。社会主义者队伍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

4

美国在做什么？

在北约成员国中，西方大都市的有组织资本决定发动“民主反革命”，并支持...社会主义者（！），资助左翼力量内部的分裂。最终成功削弱了共产党，并在议会民主制框架内制定了“社会主义宪法”。

随后是加入欧盟（1986年）、新自由主义改革、排斥左派势力，直到最终的今天： 后衰退和后新冠疫情的世界 ——极右翼、反移民、反自由主义、排外主义、厌女和极端保守运动的全球性增长。

萨拉查的记忆长期以来抑制着公开自相残杀的势力的滋长，并让人们始终认为有必要正视1974年4月革命的遗留问题。然而，当年革命的那一代已年过七旬，正在离去。

取而代之的是更新版的法西斯主义的幽灵。问题在于，其历史对手能否在世界再次被严酷的父权主义势力掌控之前完成自我革新？

[image]

反工作运动：从"我不干了" 到 "我们起义" -- 二十一世纪的劳工抗争

[image]	人物/组织	工人阶级
[image]	城市/地区	地球
[image]	日期	2022年5月1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五一节
[image]	场景	教育 研讨会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五一节 内卷 劳工运动 反工作运动 抵抗 资本主义 青年人 memes
[image]	格式	ssaosaowu
[image]	设计者	彩色
[image]	风格	

一场真正的反工作运动必须意味着超越 "大辞职"，直接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回我们建立稳定和安全的生活所需的资源。

- Table of Contents
I. 工作和反工作
1. 夺走我们生活的市场
2. 反对工作简史
3. 世界范围内对工作的反对

II. 为 21 世纪的抵抗制定战略
案例研究1：“劳工短缺” 的明信片
案例研究2：2021 年从未发生的 IATSE 罢工
案例研究3：2021–2022 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罢工
III. 振奋人心的结论：反对工作的意义
Further Reading

[image]

中国的躺平和大裁员、美国的大辞职、韩国的大罢工等等，几乎同步发生，您是否想过其中的道理？

鉴于近期中国出版了 David Graeber 四年前的作品《狗屁工作》的中文版，应读者邀请我们制作了这篇文章。（您可以在这里下载 ）

但我们必须说，格雷柏只是无政府主义的入门阶段；并且《狗屁工作》这本书对变革的作用力很小。

尤其是，面对席卷全球的 “内卷”（在职贫困）、传统工运失败、用后即弃、过劳死和自杀、大裁员风潮、工人阶级的消亡、鱿鱼游戏的世界、疯狂的采掘主义和气候危机、大规模监控的泛滥、法西斯主义和野蛮暴力的盛行、赢家通吃和无尽的倦怠 …… 旧的反抗策略已经远远不够，甚至不再起作用。

想要复制前人的经验那种冲动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忘了，正是那些曾经的模式的失败导致了我们今天不得不承受的结果。

我们正面对着新的形势，我们需要新的策略。

反统治解放斗争的成功可能性始终取决于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去年底的年终礼选择了 “好奇心” 这一主题。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iyp2021-

[image]

在2021年秋季，一些有关反对工作的消息席卷美国。但说实话，针对

工作本身采取行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今，当一些人希望以此来联合行动，而另一些人则对工作场所以外的工人自治争相抨击时，这一问题仍然不清楚。

新冠疫情两年的大流行改变了美国的劳工景观。 在1.53亿的劳动力中，2021年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工人辞职，这一趋势持续到2022年。到2021年底，被愤怒和绝望所推动的反对工作的情绪广泛蔓延，并经由著名的 **reddit** 页面所放大，而经济学家们同时却在谈论所谓的“劳动力短缺”。

人们或许会以为如此形势对劳工组织来说千载难逢。尽管期望很高，但真正的罢工浪潮尚未出现。 突破性的，是第一个亚马逊工会的成立，激发了人们对美国劳工运动前景的乐观情绪，但是重回工会鼎盛时期的道路还很漫长。劳工反抗真正形成的那一天，可能意味著完全不同的形式，如“大辞职” (the great resignation) 所预言的。

“反对工作” 究竟意味著什么？ 我们应该如何在其历史背景下理解当今的反工作情感？ 在工作场所的抵抗如何随工作本身而改变，以及在这些新形势下哪些策略更有效？

[image]

返回：🐮 工作，是个什么东西

[image] [image]

I. 工作和反工作

在一个迫使每个人必须工作的系统中，一个人憎恨工作和必须工作是一回事；而将劳动带离这个系统并投入到创造一个没有人必须被迫工作的新世界中，则是另一回事。

当我们谈论工作的时候，无论是对自己还是他人，事实上指的都是那些以赚钱为唯一驱动的所有活动。 以这种方式定义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仅在谈论工资劳动，还要谈论奴隶劳动、监狱劳动、没有

报酬的家务劳动、实习、以及各种各样的自我雇佣和推销工作，后者和在雇主下的工作异化并没有什么区别。

[image]

返回：

在这个社会中，几乎所有权力都是根据赚钱的驱动来分配的。而且由于利润的本质是向很少的“手”集中最多的财富，我们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如此之快就不足为奇了。是的，即使“生活水平”已经无可争议地提高了，假设我们不考虑这种提高对生物圈和子孙后代的严重影响的话，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却有一条前所未有的巨大鸿沟。

[image]

当我们说反工作的时候，并不是从抽象的政治立场上不赞成工作。我们谈的是一种取消工作必要性的积极做法，即：反物质主义、消灭物质主义的方式。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利用所有机制、集中力量消除从债务到知识产权和“监狱工业综合体”的所有活动。所有这些都迫使我们所有人整日整年地埋头苦干，即使我们还有许多其他更重要的事要做。

> 就像这样一个世纪 接着另一个世纪的工作 —— 将由我们这些物种与无数其他物种一起完成。 工作，也就是说，所有基于为某些人赚钱的活动，而不是根据其内在价值而选择的活动，就是我们满足自己需求的关键障碍。
>
> ——《工作从我们身上偷走了什么？》

[image]

1. 夺走我们生活的市场

是社会秩序，在强迫你把时间和劳动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个过程同时却在浪费你的潜力，就像它把奶牛碾碎成汉堡、把热带雨林变成垃圾小广告一样。 你有理由拒绝浪费你生命中的宝贵时刻，而不是为了

老板和投资人的腰包。

从地球的维度，这一切问题被叫做资本主义。 从个人的维度，它的名字叫工作。 你个人反抗工作的斗争，就是我们整个物种为逃避全球的资本主义循环而斗争的缩影。资本主义所推动的全球循环将我们推向压迫、战争和生态灾难。

然而，实际上在整个政治光谱内，人们都在为工作唱赞歌，理所当然地认为 "生产力" 本身是好的，抛开那些背后的驱动力、控制者、以及各种衍生问题。 总有人惦记着你的 "生产力"。

如果这一切还不是很明显，那么新冠疫情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市场会为了极少数人的利润而牺牲大多数人们的生命。 通常，在过去几十年里，这种牺牲只是零星发生，虽然工作场所的危险有时会加速这一过程；但在新冠时代，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幸存者还被迫继续工作，直到感染病毒并死亡。

[image]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4a6?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image]

有人将此后的辞职浪潮归因于特朗普和拜登在疫情期间对劳工阶级做出的些微优惠，但这很难解释：无数工人在工厂损失的收入比他们从政府那里得到的补助多得多。 相反，这场瘟疫似乎正在让几百万人诘问自己，他们是否真的希望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 太多人的结论倾向于这是不值得的，无论这些牺牲是被批发的还是零售的。

辞职也许算是一种劳工抵抗的形式，就像罢工一样。 作为社会变革的出发点，对工作的仇恨至少和对更高工资的渴望一样有希望。 与其简单地以劳资谈判来争取更好的条件、换得我们牺牲自己的时间和我们所牺牲的个人发展，或者只是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避开结构性问题而满足于过渡性方案，倒不如完全恢复我们的生活。

> 我们对纪律、诱惑、剥削和工作的抵制有多种形式，从停止工作到做白工。 [这些] 抵抗是针对政府、管理层、计划者、媒体、战争、权威、监视、代表和主流价值观的。
>
> ——反对工作的歌谣

[image]

[image]

2. 反对工作简史

> “为他人工作的人，无论是为报酬，还是支付租金，都是不义的，将被诅咒； 他们只想共同劳动、一起吃饭，使大地变成共同的财富……从束缚中提升创造，从诅咒中恢复万物。”
>
> ——Gerard Winstanley, in *The True Levellers Standard Advanced*, 1649

反对工作并不新鲜。自从统治阶级开始强行将人民与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分开，人们就一直在抵制工作和强迫劳动的制度。想象一下那些追随 “反对工作” 政治的普通人，大概很容易联想到一个 1970 年代的辍学生、一个 1980 年代的朋克摇滚乐手、一个 1990 年代的办公室白领，或者一个挣扎着参加 Zoom 线上会议的妈妈，而她蹒跚学步的孩子正在客厅里乱扔垃圾。

但如果只是这些刻板印象，那就太狭隘了。 反对工作是面向每一个人的，一直都是。

从一开始，对工作的反对就与工作本身一起出现。 在《懒惰的权利》中，保罗·拉法格引用希罗多德，将反对工作的历史一直追溯到古埃及、色雷斯和波斯。后来，从 14 到17 世纪，从自由精神到咆哮者、挖掘者等等许多运动，都加入了针对圈地运动和强迫工作的抵制运动。

> “劳动力的解放”—— 即从公地上剥夺农民 —— 并不足以迫使被剥夺的无产者接受雇佣劳动 …… 被剥夺的农民和工匠从未平静地接受为工资而劳动的逻辑。更经常的，他们变成了乞丐、流浪汉或罪犯。培养一支纪律严明的劳动大军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 16 和 17 世纪，对雇佣劳动的仇恨如此强烈，以至于许多无产者宁愿接受绞刑架，也不愿屈服于工资劳动。”
>
> ——Silvia Federici, Caliban and the Witch

[image]

19 世纪初以破坏工业机械而闻名的卢德分子虽然凶悍，也不过是整个反对工作运动当中一个晚近的回响。

在欧洲人民抵制向以现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转型的同时，在所谓的新大陆上也发生了反对奴隶制、反对流离失所和其他形式的殖民暴力的激烈斗争。 我们应该将针对奴隶制的反抗和针对强加于土著的殖民主义的反抗斗争，理解为反对工作的斗争。这些斗争的规模远大于欧洲内部的抵抗。

这些斗争并没有随着奴隶制的废除和殖民化最初阶段的结束而结束：

> “经验表明，相比动产奴隶制，工资奴隶制的损耗只是稍微少一点而已，这种工资奴隶制和动产奴隶制一样都必须废除。”
>
> ——Frederick Douglass

在 19 世纪劳工运动的高峰期，工人们试图夺回对劳动力本身的控制权，并改造这个限制他们劳动选择的社会。在 20 世纪，劳工运动被引导到劳资谈判上，有关如何确定劳动力价格和工作条件。在工会官僚接管工会并将其重新定位于稳定资本主义经济而不是摧毁它的同时，普通工人开始接受更高的工资，也有机会得到更多消费品，以换取他们放弃在工作场所的自决权。在美国，这与以亨利·福特命名的福特主义有关 —— 尽管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苏联，后来又发生在整个苏-东集团和中国，国家更直接地介入这种谈判。

[image]

而当劳工运动逐渐平息，资本全球化使企业能够在海外以外包的方式继续瓦解劳工运动。

[image]

延伸：

延伸：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 从日渐萎缩的中产阶级身上，资本家已经尽其所能榨取了绝大部分利润。食利阶层不仅通过信贷和债务殖民了未来，还转向投机 —— 投身 加密货币 和 **NFT** 的风潮。技术进步继续消弱了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依赖，剩余劳动力只能充斥着服务业，并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流民，轻易被劳动市场 用后即弃 。

[image]

返回：

今天的经济貌似为工人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但这仅仅意味着工人们必须不断地自行调整那些劳动条款，以便适应越来越快的经济变化，以便更好地向资本推销他们自己。今天，除了最高法院的法官外，几乎没有人会接受一份终身的工作。

而且，从负债累累的贫困人口中攫取利润已经越来越困难。这个过程的终点将是战争 —— 这个世界，绝望的民众遭受着镇压，国家通过野蛮的暴力而不是经济竞争来汲取资源。在叙利亚和乌克兰，我们都可以瞥见那令人不安的未来。

[image]

在这种情形下，试图回到依赖工会的工资谈判来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时代是幼稚的，那个时代的谈判是为争取足够高的工资，好让工人有能力至少回购一部分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稳定也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对于个别家庭还是对整个全球秩序来说。我们应该将 **2020–**

2022 年发生的大规模辞职理解为激发乔治·弗洛伊德起义一样的不安和愤怒的产物。

正如现代资本主义的初期，人们是不得不成为工人阶级—— 许多人宁愿作闲人、罪犯或者革命者 —— 而现在，我们正在抵达资本主义的终点，当它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其灾难性的结局时，反对工作就又一次回到议程上。

> 这场社会斗争最明显的层面就是普遍的劳动抵制，经济学家称之为“大辞职”。仅在 2021 年就有超过 3000 万美国人辞职。 但这样的“大抵制”，也可以从传统劳工行动和组织的大量增加中得到印证，也包括那些明显与运动背景分离的骚乱如大规模抢劫事件中，在学校评分和测试制度的崩溃中，在互助运动的扩大，在疫情中明显可见的痛苦、并被日常生活所强化的日益广泛的精神暴力和疏离感，并伴随着进行精神治疗、或者懒惰和寻欢作乐，还有对工作的普遍公开的憎恨。 —— 《空白期》(The Interregnum)

[image]

“In our country,” said Alice, still panting a little, “you’d generally get
to somewhere else—if you run very fast for a long time, as we’ve been
doing.” “A slow sort of country!” said the Queen. “Now, here, you see,
it takes all the running you can do, to keep in the same place. If you
want to get somewhere else, you must run at least twice as fast as that!”

[image]

3. 世界范围内对工作的反对

[image]

除非我们将监狱罢工、工作场所盗窃、抢劫和其他对资本主义消费模式的拒绝形式、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形式的抵抗都考虑在内，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当代反对工作斗争的范围和规模。随着传统劳工运动趋于平缓或消退，我们需要对当前工人的维权策略保持敏感性，才能确保我们不会在刻舟求剑，低头寻找过时的斗争形式却错过了眼皮底下正在发生的抵抗。

近年来，一些老派的产业工会（劳工策略）的支持者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印度、孟加拉国和中国 —— 他们认为，只要我们在其他大陆寻找这种传统工会模式，它仍将有助于组织产业无产阶级。然而，在按照新自由主义原则和白人至上主义的逻辑所构建的全球化经济中，全球南方的工人阶级是无法仅仅通过组建工会、争取权利和工资谈判来重现欧洲工人阶级的历史道路的。欧洲和美国工会工人当年融入中产阶级的机制已经不复存在 —— 那是劳资双方一个非正式和约的结果，即 资本主义将与白人工人阶级的斗争转化为改革主义，而所有这些初始财富都来自世界的南方。

大多数印度工人仍然从事非正式或不稳定的工作。许多工厂搬到孟加拉这样的地方，只是因为资本家可以把这些工人当作一次性的消耗品，常有数以千计的工人死于厂房倒塌。在中国，一个自称“共产党”的政府一直专注于压制劳工，同时为亿万富翁创造条件，以与美国类似的方式积累财富。

[image]

返回：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e8c

[image]

有一种观点，以某种教条的历史进程为假设，认为新工业化国家的劳工运动 “总是落后于” 欧洲和美国的劳工运动，但这是错误的。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新兴运动要比美国的劳工运动强大得多，但也面临更艰难的挑战。且随着全球范围的劳工不稳定-流民化，美国工人应该从不稳定的南方世界的斗争和策略中学习。毕竟，印度工人的地位并没有向着美、欧工人享有的待遇层次 “提升”，而美国工人的条件却正朝着印度工人的境遇缓慢恶化。

这种背景下，任何反工作运动都会从更全球化的视角中获益。事实

上，海外长期存在着反工作的潮流。 1997 年在印度出现的如同宣言一般的 “反工作民谣” (A Ballad Against Work) 提供了对抵抗的复杂分析，包含了多个行业的参考点，人们还可以在印度找到更多现代反工作的抵抗例子。在俄罗斯，一个名为 antijob.net 的反工作 reddit 页面已经运行了整整 20 年，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中国，幻想破灭的年轻人无视经济压力，开始拥抱一个名为 “躺平” 的运动。

[image]

返回：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be3?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image]

如果我们真的想废除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展现我们的特权而逃避工作、起码坚持到难以为继，就必须与世界上其他同样讨厌工作的人联合起来加入这项共同事业。 随着乌克兰战争的进行和与中国的另一场冷战迫在眉睫，我们对剥削的共同仇恨为所有工人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让全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反对那些分裂和统治我们的人。 这可能确实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image] [image]

https://t.me/iyouport/10352

II. 为 21 世纪的抵抗制定战略

还需要什么，反工作运动才能变成对劳动参与的实质威胁，而不至于沦为工作减压阀？ 为此，我们征求了美国各地工人的意见，进行了一次实地分析。

案例研究1：“劳工短缺” 的明信片

> “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约有 500 万美国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高盛估计，大约 340 万人可能永久性退

出了。”

——“‘反工作’运动可能对劳动参与构成长期风险：高盛”

首先，我们与处于锈带区几个中型城市的餐饮业员工做了交谈。

「直到最近，我工作的这家餐厅依然很难配齐人员，因为人手短缺。在大流行期间，很多人离开了服务业，因为疫情期间的工作条件很糟、很危险。此外，从事这项工作的通常是女性，许多女性在疫情期间不得不停工回家以便照顾她们的家人。因为学校和儿童保育都不再那么让人放心，瘟疫也造成许多老人面临孤立无助、更加虚弱、死亡率畸高。」

「至少在我住的地方，毒品泛滥已经造成恶果。在某些行业，如果想要找到一个不沉迷于阿片类药物或酒精的工人，简直是太难了。所以当人们说“劳动力短缺”的同时，由于贫困和绝望，一部分工人阶级正在失业。

反叛也在这里发挥作用。一个人长期失业后，就很难忍受雇主对员工有任何的不尊重表现。我们的社会缺失一个体制，可以让“野化”的成人重新融入工作场所。我认为对受到不尊重对待的正当愤怒、再加上到处都是“招工”的标志，可以解释过去一年来为什么那么多“愤怒的”辞职。

以前，如果你愤怒地辞职，当你申请下一份工作时，你就必须解释此前为什么辞职。我记得有一次，当我从失业大军回到就业市场时，一位雇主看了我的简历并告诉我，“当我看到这样的工作中断时，还以为是你是因为进了监狱或者（戒酒）康复”。相比之下，如果你现在辞职，你可以告诉你的下一个潜在雇主，你只是在疫情封城后重新回到就业市场。诸如此类的事情对宏观经济学家来说是看不见的，但它们对当地工人有很大的影响。」

[image]

「许多我最喜欢的餐馆和附近的漫画店都因为人手不足而缩短了营业

时间。 这里的 Targets 和 Sheetz 商店的每小时工资比以前多了几美元，而且大多数商店的橱窗里都有招工标志。 但我认为与其说是 “劳动力短缺” 不如说是廉价劳动力短缺。 镇上有一家冰淇淋店承诺提供一份每小时 **15** 美元的全职工作，然后收到了数百份申请。

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亚马逊在 2020 年的扩张，亚马逊以每小时 15 美元的价格雇佣了大量的仓库工人。 对这种很容易受伤的仓库工作来说，这只是最低的工资，但对于以前从事服务业的人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仓库工作应该每小时至少支付 25 美元，但如果需要你在麦当劳的每小时 8 美元和亚马逊的两倍工资之间选择，那将没有悬念。 然而众所周知，亚马逊工人的倦怠率非常高。 」

[image]

看看亚马逊模式，我们可以将 2021 年到 22 年的 “劳动力短缺” 部分归因于经济和工人期望的中断，因为资本主义正在试验强化绝对剩余价值（每劳动小时利润）的榨取，而不仅仅满足于支付最低工资。亨利福特在一个世纪前已经做过类似的事。为了说服工人们从事近乎灵魂自杀的流水线劳动，而不是传统的熟练手工，他被迫加薪；结果，他简化了大规模生产流程，并为他的商品创造了一个新市场。

[image]

延伸：https://pao-pao.net/article/917

如果当年福特将生产过程合理化 —— 通过提高对工人的需求和淘汰以前必不可少的人员来提高生产效率 —— 那么今天，我们在分销过程中看到的就是同样的事。资本家已经转向 “及时” 生产，类似的事情正在经济的消费端发生：也就是 **Netflix** 而不是电影院，是送货司机或者外卖骑手而不是购物中心。自动驾驶汽车等等**AI**技术的引入可以极大地加速这一进程。

如果像亚马逊这样的雇主提高工资，但这些工作却伴随着不同工作场所的流动率的增加，那么最终结果将不会使工人阶级受益。与福特时代我们的祖父母所得到的工作保障不同，我们如今只会在对雇主来说最有利的需求曲线区间得到工作，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将继续失业。这种情况下，不认同自己的工作—— 一旦厌倦了就辞职 —— 将是多余

的，那不过是企业保持效率的一种方式。一场真正的反工作运动必须意味着超越“大辞职”，直接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回我们建立稳定和安全的生活所需的资源。

[image] [image]

案例研究2：2021 年从未发生的 IATSE 罢工

2021 年 10 月 18 日，大约 60,000 名娱乐业工人准备举行罢工。他们将是参加被某些人乐观地称为“Striketober”罢工行动的人数最多的群体。 然而在最后一刻，国际戏剧舞台员工联盟（IATSE）与好莱坞制片人达成了初步协议，避免了那场罢工。 尽管如此，此前所发生的一切依然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关于这个时代的劳工斗争的事实。

「2021 年 10 月，我正在制作一部大预算的电视节目，当时关于 IATSE（国际舞台员工联盟）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罢工的传言已经蔓延开来。随着新闻媒体对劳动力短缺的报道，全国各地的工人正处于比以往更好的讨价还价地位。然而，罢工从没有发生。

我从其他行业听到过类似的故事。为什么工人们不能利用这种情况？我们姑且回到它的本来面目，也就是一个轶事，而非深入调查。

电影是一个出了名的混乱和苛刻的行业。在册的从业者很少能够接受符合美国标准的工作条件，例如14 小时、16 小时甚至 20 小时的轮班；通话时间间隔六小时；工作日不休息；每周工作 80 小时或以上；连续几个月没有一天休息。人们有时会在片场因精疲力竭而直接猝死，或因休息不足而酿成事故，甚或被不暗枪支的一线名星意外射杀。

电影从业者之所以忍受这些条件，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给予演艺工会会员的高工资。人们很难拒绝周日的双倍工资，特别是，如果拒绝它就意味着失去电影制作中的位置。如果你能加入工会，电影工作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让你在即使没有大学学位的情况下也能赚取六位数收入。

IATSE 代表超过美国和加拿大的 150,000 名从业者。工作条件因不同的制片流程而差异很大。当 Netflix 等流媒体服务在 2000 年后起步时，与传统电影制作相关的高工资和较合理的时间安排并没有被转移到 “新媒体” 制作流程中。制片人争辩说，他们正在赌博一种新形式，不确定最终会带来多大的利润，因此他们不得不限制预算 —— 当然，这是从人工开始的。十多年后，尽管 “新媒体” 影视制作已经证明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可劳动报酬和条件的差异仍然存在。

随着制作的蓬勃发展和求大于供的工作岗位，2021 年秋季成为 IATSE 推动与流媒体服务达成更好协议的最佳时机。这差点促成了一场涉及 60,000 名电影工作者的历史性罢工。 IATSE 之外的许多激进分子对这可能引发一波罢工潮和其他行动的可能性感到兴奋。

然而 —— 正如一次又一次发生的那样—— 制片商和工会官僚躲过了罢工，他们在最后一刻达成了协议。不奇怪的是，许多普通 **IATSE** 成员对这笔交易并不满意。它对改善工作条件的作用微乎其微。

我的同事对此事的态度各不相同。罢工意味着暂时失去工作和工资，没人想要那个；但许多 IATSE 的长期会员早已受够了多年不变的工作条件。当然，如果换做制片协会的话，他们自然会很乐意坚持。我没有看到我的同事对工会领导层有太多的同情。

如果发生罢工了会怎么样？当制作中断，制片公司会努力引进黑工—— 在洛杉矶和亚特兰大等电影中心很容易做到这点，但在其他地方则比较困难。我正在制作的剧集不属于主要的电影中心。这一行很专业，对制片人来说，并不容易找到那些不属于工会或者胆敢越过罢工纠察线的专业人员，如合格的布景木匠、美工师、化妆师和摄像师。他们最多可能拼凑出一个个草台班子勉强支撑。

事实证明，即使罢工被取消，电影生产也开始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新一波的新冠疫情爆发后每天都有许多人被迫回家隔离。其他员工则厌倦了整天地工作却没有出镜。还有一些人，非工会雇员得到的是按工会标准支付的工资，却没有必要的专业技能，往往工作几天后就被解雇。小时工资标准并不足以吸引人们从洛杉矶离开，甚至不足以吸引许多熟练的当地员工。请记住，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美国各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发生的。

所发生的这一切远没有罢工那么激烈，但相似之处在于，一些熟练的工会员工被专业水平较低的非工会员工所取代。我并不是说非工会员工是工贼 —— 而是，我的观点是，整个情况说明了工作场所的新自由主义化、劳动力以及当代劳工斗争的个体化，而且斗争手段不一定是有希望的。罢工，无论是否最终被工会批准，都将是我们集体行动的机会，在斗争中发展我们的关系。但罢工没有发生，相反的，人们会一个又一个地选择离开，因为他们可以暂时辞职或在其他地方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尽管这些行动总体上确实对劳动市场的供求产生了影响，使雇主处于更紧张的境地，并为工人提供了更多的谈判筹码，但是，它们对于反对整个资本主义或坚定劳工自治并没有什么作用。」

简而言之，我们继续越来越多地个体化地面对经济，即使在有工会的工作场所也是如此。我并不是要美化像 IATSE 这样的主流工会：工会官僚机构总是罢工的主要障碍，这可能在大多数有工会的行业都是如此。只要我们要一起做些什么，就只能从草根中生发出来，而无视组织的领导权。这将需要一个新模式。

[image]

新的反工作情绪的可见性，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解决方案。自大流行以来，资本主义始终充满活力，变化尤其迅速。

不难想象今天的反工作情绪会随着明天的市场创新而重新出现，譬如针对那些未来更远程的工作、更多的剥削模式（例如，制作在线内容或将人们对连接的迫切需求货币化）、更有隐蔽性的新零工，自由职业等等。 我们需要搞清楚如何重新发明罢工，或其他形式的集体抵抗。

[image]

案例研究3：2021–2022 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罢工

据报道，2021 年 12 月，哥伦比亚大学 3000 名研究生工会的罢工是全美规模最大的罢工行动。这暗示了自 **20** 世纪工会运动的全盛时期过后，老式的群众工会大军已经消退到了何种程度。我们在 “2004–

2022 年哥伦比亚研究生工会斗争” 中探讨了这次罢工的详尽历史及其影响。

在某些方面，研究生是劳动力新形态的象征。研究生工人组织占据了研究生们所谓的介于学校和工作场所之间的临界空间：研究生是工人，但他们还没有真正加入劳动力队伍。他们也不是唯一的临时工人。每一批研究生，如流水一般，在拿到文凭之前构成整个研究生产业。大学为他们支付的低工资辩护，是考虑到他们所谓的 “未来美好的就业前景”。而事实上，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只有少数毕业生才能实现这种预期，且市场本身正在被紧缩措施快速重塑。就此而言，高等教育的金字塔传销不过是资本主义本身金字塔传销的一个缩影。

同时，只为特定学生工人群体的安全考虑，而不关心其他工人群体或学生本身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冒险。在任何严格的物质意义上，研究生对产业经济而言并非必不可少。他们可能施加的任何影响力，都将来自于他们与受严重紧缩和零工化影响的其他人一起对经济施加的压力。在全球经济结构造成几乎任何行业的工人都可以被替代的时代，建立一个超越人口和背景差异的团结有着战略和道德的必要性。

[image]

「对示威的工人纠察队来说最有趣的口号之一就是反复出现的那句：“我们有牙齿！” 这暗示了我们对牙科保险的需求，这很幽默、普遍、也很私人性。而且，它还隐喻着一种讽刺的暗流。其实，“有牙齿” 意味着它背后的力量。说我们有牙齿就是传达 —— 我们正在制造威胁，我们可以坚持下去，我们不是在胡闹。

处理焦虑的方法之一是通过笑声。幽默也交织着焦虑，“我们有牙齿”，不过，我们是否在挣扎呢？我们的罢工是否有力量迫使大学满足我们的要求？即使我们赢了，我们作为学生、工人、未来学者等的集体力量是否有足够的 “牙齿” 来影响新自由主义力量对大学资源的攫取和在多个领域的紧缩？

我自己，在我的成年生活中从未有过牙科保险。曾经每月在面向穷人的牙科诊所排队等候几个小时，最后却被告知 “您的电话号码不在预约单上”。但是，我有预约，不止一次发生过这样的情形。所以，“拿到博士学位后就能看牙医了” 的想法听起来实在很吸引人。但这是更

有保障的牙科生活的前奏吗？或者只是感叹其实毕业后也很难安稳地坐到牙科椅子上的最后喘息？」

[image]

答案，取决于我们在哪里能看到我们的力量，以及我们是否制定了相应的战略。我们能否将（不稳定的、可替代的）劳动力本身视为我们力量的源泉，转而致力于形成集体能力，以扰乱大学内外资本的日常运作？从大学的沟通和第二天的谈判中宣布的让步看来（这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让步），一天内大学秩序的中断，对学生、工人和送货员造成的物理干扰似乎比五周连续罢工所产生的影响更大。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在这个美丽新世界，我们的劳动可能不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但是，我们在为自己挺身而出之刻建立起的关系—— 超越职位、工作场所和身份的界限—— 却可能成为打击力量的基础，这种力量聚焦于人员和经济流动的瓶颈，暴露着基础设施的脆弱要害。我们的对手更关心如何阻止我们建立集体力量，而不是任何所谓的经济让步。他们知道，为了长期维护他们的统治，短期投资是值得的。他们以前就这样做过了，只要买断整代人就足以重新获得控制权。

随着气候的崩溃、大规模监控的泛滥、经济差距的加剧以及法西斯主义抬头，时间并不在我们这边。我们不能只是关闭自己的工作场所，我们必须关闭整个经济。这就是牙齿的用途 —— 我们的牙齿，更不用说我们的生命，端赖于此。

[image]

2022年初，哥伦比亚研究生与哥伦比亚大学行政部门达成初步协议，投票结束了研究生工组织历史上最长的罢工之一。维持了九周纠察线之后，罢工者迫使当局接受了他们的主要诉求。更重要的，罢工者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一有限的胜利，是因为他们接管并且打败了那些试图阻止对抗的工会官僚。他们的胜利表明，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人必须首先争取工作场所组织自己的自决权和草根权力。

[image] [image]

III. 振奋人心的结论：反对工作的意义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工会力量的减弱不仅仅是意志失败的结果。工会组织的收益递减是有结构性原因的。当我们开始为自己挺身而出时，总是很想尝试复制我们熟悉的前几代的模式—— 尽管正是这些模式的失败让我们走到了今天。新形势需要新策略。

这种策略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使用互联网，我们可以建立网络运动，延伸到工作场所之外，通过压力运动、抵制、破坏和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无论是否雇用）的策略来保护特定行业的工人。

然而，要让特定经济部门以外的人参与到这种斗争中，这些运动就必须同时满足失业者和灵活就业者的需求，而不仅仅是为了那些侥幸保有固定职位工人的地位。乔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起义和工作场所之外的类似运动其力量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出发点。透过**2011** 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高光，我们可以想象，未来最强大的劳工运动将是发生在工作场所之外、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公共空间的反工作起义。在后续文章中，我们将探讨 **21** 世纪的总罢工会是什么样子，以及我们的运动如何能够促成这种罢工。

[image]

Stickers anarchists made in solidarity with the **Kellogg's strike** in late 2021.

[image]

讨论这个话题，撰写这篇文章，并且努力发表是一种乐趣，因为这不是工作。 我们大家在过去三十年中共同完成的一切，很多，都源于我们决定尽可能地拒绝在市场上出卖我们的时间、精力和创造力。 我们将有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的大规模社会变革的主要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人们是否能投入时间、创造力和资源来改变世界，还是仅仅试图在个人基础上改善自己。

让我们找到彼此，看看我们能在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之外一起做些什

么。 这就是反对工作的出发点。

[image]

Further Reading

- The Interregnum—The George Floyd Upris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the emerging social revolution

- The Mythology of Work—Eight Myths that Keep Your Eyes on the Clock and Your Nose to the Grindstone

- Report from the Shop Floor—How the Unions Lost Their Teeth

- "The Surrealists' War on Work," Abigail Susik

- A Tale of Two General Strikes: Updating the General Strike for the 21st Century

- "Well, I Quit"—Anti-Work Discourse Against the Neoliberal Utopia

- *Work —Capitalism, Economics, Resistance*

- Workers Against Work: Labor in Paris and Barcelona During the Popular Fronts, Michael Seidman

[image] [image]

转帖：「五一节，也说劳动」

[image]	人物/组织	工人阶级
[image]	日期	2023年5月1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五一节
[image]	场景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创造性生产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创作文字、照片、电影？首先是为了表达自己，其次是为了与他人交流，第三是为了养活自己。

当你在这个市场上工作时，你创造一个产品以供销售。你喜欢微格式，但你应该知道并非所有内容都可以用多动症患者那种激动得濒临爆发的形式来表达。然而，这种爆发正在“获得”并且成为现代性的普遍形式这一事实，与其说是其质量的标志，不如说是文化和我们的状态。

你从这些社交媒体疯狂中得到了什么？

钱。钱本身并没有给你带来快乐，但它允许你去购买快乐。用成堆的钞票去买一辆车，然后开着它去远游度假，倒在芬芳的花丛中。但那

是花儿们带来的快乐，而不是你的劳动和钞票带来的。

什么是劳动的乐趣？

劳动的乐趣在于生产过程本身。并且需要是在你不考虑市场的情况下所做的工作中。如果你没有处于一个迫使你必须去为爹们工作以便不至于饿死的位置上，你会明白，市场的考量只是个蛋。

爹们给你钱。但并不会也不能给你快乐的源泉。爹只是一个控制手段，允许你的快乐与你的劳动产生交易。

💢

你感觉自己好像是从爹们手里获得了快乐，那只是因为他们掐着你的脖子的手稍微松开了一点点以允许你吸进一口气的那一刻，从他们恩赐给你的那一丝氧气中获得的快乐。

爹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希望你快乐，而是因为他们依赖你活着，依赖你继续去劳动为他们创造利润 —— 全部归爹所占有的利润，以换取允许你存在却不允许你拥有自己的劳动收成的那点工资。

要改变这种情况，也许很多人会告诉你解决方案“很简单，那就是”，要么你自己成为爹阶级的一部分，要么闭上他吗的臭嘴，等着下一个爹直接勒死你，因为门外还有无数个活蹦乱跳的你正在撕心裂肺地喊爹……

除了钱之外，你还得到了一个指标。如你所知，在这个秩序中所有的生命都有个价码，所有的关系都是种生意。而在这里，该指标通过要求每个人都去“点击一下”来告知你“价值多少”。

当你可以坐在总统套房的豪华大床上轻点手指搞出类似蜘蛛侠和寻梦环游记那样的几亿美金票房的电脑作品时，为什么要去受塔尔科夫斯基那样的罪？像"失败者"梵高那样穷死？

300个赞和3000个赞有什么不同吗？并没有。它们只是可以换面包的数字。但它们并不报告任何真正有意义的信息。“Like it”？很好。但对谁来说呢？在每个人的情况下，这种反应的细微差别又是什么？

你的辛勤工作只是为了取悦抽象的陌生人群，通过吃下爹桌子上的残羹剩饭来为爹们挤奶，并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爹那样的人，这样我们就能负担得起 "真正的生活"和不那么委屈的自己？

💢

700万次浏览意味着什么？什么都不意味，它只是欲求不满的饥饿灵魂幻觉出的代币。我们大多数人都坐在企业的社交媒体上，为爹们创造流量，看他的广告，买他的产品，然后享受彼此的“点赞”抚摸 ——来自大富翁的代币资本，这是爹的工具，用来削减成本并激励你我这些挤奶阶层。

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没工作的人”，只有无数没收入的人。

□

[image]
🐮

工作，是个什么东西

[image]	人物/组织	天下牛马
[image]	城市/地区	地球
[image]	日期	2021年5月1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五一节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交媒体 社区倡导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五一节 动员 劳工运动 反工作运动 工作 抵抗 无政府主义 革命
[image]	格式	手册
[image]	设计者	[image]Saul Bright
[image]	风格	彩色

上班 … 下班 … 上班 … 下班 … 省吃俭用，然后再花掉所有积蓄为了多活几天。努力忘掉自己真正想要的一切，变成别人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为了吃饭卖掉自己的人生 …… 我们必需如此悲惨吗？

https://vimeo.com/549610740?fl=pl&fe=sh
[image]

我们并不是完全靠文书工作和绩效评估生存的，对吧？而现在，人们为了钱而做的大部分事，显然与我们的生存无关 —— 也与赋予生命

意义的东西完全无关。

想象一下，如果没有 “工作” 这种东西，会是什么样？—— 是 “工作”，而不是劳动。

[image]

工作，是个什么东西？那要看您说的 “工作” 是什么意思了。想想有多少人喜欢园艺、钓鱼、木工、烹饪，甚至电脑编程，只是为了自己。如果这种基于兴趣爱好的活动能够提供您自己所有的需求呢？

数百年来，人们一直宣称，技术进步将很快把人类从工作以糊口的需要中解放出来。今天，我们拥有祖先无法想象的能力，但这些预言仍然没有实现。

[image]

在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人们的工作时间实际上比几代人之前更长了—— 穷人为了生存，富人为了竞争。

其他人则拼命地找工作，几乎享受不到所有这些技术进步理应提供的舒适休闲。

[image]

尽管人们在谈论经济衰退，需要采取紧缩措施，但企业的收益却创下了历史纪录，那些最富有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大量的商品被生产出来，却被更迅速扔掉（想想那些电子垃圾和一次性用品）。的确有大量的财富，但它并没有被用来解放人类。

[image] 最近， 世卫组织研究发现 ，劳累过度每年造成超过 *745,000* 人死亡。

什么样的制度能同时产生丰富的财富，并阻止我们充分利用它？自由市场的捍卫者认为，没有其他选择—— 只要我们的社会是这样组织的，就没有其他选择。

然而从前，在打卡上班之前，一切都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提供我们

需求的自然界还没有被瓜分和私有化。知识和技能曾经也不是被昂贵的机构裹挟的特许专家的专属领域；时间也没有被分为生产性工作和消耗性休闲。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工作是在几千年前才发明的，但人类已经存在了几十万年。现在的人们被告知，那时的生活是 “孤独、贫穷、下流、野蛮、短暂” 的 —— 但这种说法来自于那些全力以赴想要杜绝这种生活方式的人，而不是实践这种生活方式的人。

[image]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也并非讨论我们是否可以回去—— 只是说，事情不必像现在这样。如果我们的远古祖先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样子，他们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发明感到兴奋，对其他的发明感到恐惧，但是，他们肯定会对我们如何应用这些发明感到震惊。

[image]

我们用劳动建立了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一定的障碍，我们一定可以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所学的一切。而是意味着放弃我们所学的一切是行不通的。

[image]

人们很难否认，工作是生产力。仅仅几千年的时间，就极大地改变了地球表面的面貌。

但是，它到底产生了什么？十亿只的一次性筷子；几年内就被淘汰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长达数公里的垃圾场和成吨成吨的氯氟烃，只要其他地方的劳动力更便宜，工厂就会生锈。垃圾桶里满是过剩的库存，而十亿人却遭受着营养不良；那些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的医疗；在一个将欲望服从于利益动机、需求服从于产权的社会里，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时间放下一切去看小说、思考哲学问题和参与艺术运动。我们被绑架在这台永不休止的机器上，甚至没时间去考虑自己的权益是否公平合理。

[image]

而所有这些生产的资源从哪里来？那些被掠夺和剥削的生态系统和社区会怎样？如果说工作是生产性的，那么它的破坏性更大。

工作不会凭空产生商品，它不是一种变魔术的行为。相反，它从生物圈 —— 所有生物共享的共同宝库 —— 中获取原材料，并将其转化为市场逻辑下的产品。对于那些以资产负债表来看待世界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进步，但我们其他人不应该相信他们的话。

资本家和社会主义者一直认为工作产生价值是理所当然的。而工人必须考虑另一种可能性 —— 工作会消耗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森林和极地冰盖与我们的生命时间一起被消耗的原因：当我们下班回家时身体的疼痛感与全球范围内发生的破坏是平行的。

[image]

您也许会问。如果不是这些东西我们应该生产什么？好吧，那幸福本身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活动的主要目标是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探索生活的奥秘，而不是为了积累财富或神经症竞争？当然，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仍然会制造物质产品，但不是为了争夺利润。节日、盛宴、哲学、浪漫、创造性的追求、养育孩子、彼此间的友谊、冒险—— 我们能把这些想象成生活的中心而不是挤在业余时间里的东西吗？

今天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我们对幸福的概念被构建为刺激生产的手段。难怪产品会把我们挤出这个世界。

[image]
[image]

工作并不只是在以前只有贫穷的地方创造财富。相反，只要工作使一些人富裕起来，而牺牲了其他人的利益， 工作本身就会造成贫困 ，与利润成正比。

贫穷不是客观条件，而是资源分配不均产生的关系。

在人们分享一切的社会中，不存在所谓的贫穷。也许会有匮乏，但没有人会受到没有东西的屈辱，而其他人却拥有更多的东西闲置。

随着利润的积累，以及在社会中发挥影响力所需的最低财富门槛越来

越高，贫穷变得越来越令人沮丧。

这是一种流放的形式—— 最残酷的流放形式，因为你待在社会中，却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你既不能参与进来，也不能逃离出去。

[image]

工作不仅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贫穷，它使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同时又使贫穷更广泛地蔓延。每有一个比尔·盖茨，一定有1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有一个壳牌石油公司，一定就有一个尼日利亚。我们工作得越多，劳动积累的利润就越多，与剥削者相比，我们就越穷。

所以，除了创造财富，工作还会使人变穷。甚至在我们考虑到工作使我们贫穷的所有其他方式之前，这一点就很清楚了：在自决方面贫穷，在自由时间方面贫穷，在健康方面贫穷，在职业和银行账户之外的自我意识方面贫穷，在精神方面贫穷。

[image]

“生活成本” 的估计是误导性的 —— 根本就没有什么生活! “工作成本” 似乎更靠谱些，而且不便宜。

每个人都知道家庭清洁工和洗碗工作为我们的经济支柱所付出的代价。所有的贫困祸害 —— 吸毒、家庭破碎、健康状况不佳 —— 都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些在这些方面生存下来的人，都是在创造奇迹。想一想，如果他们能够自由地将这种力量运用到为雇主赚取利润以外的其他事情上，他们会取得怎样的成就呢？

那他们的雇主呢，还有幸在金字塔的高处吗？

您可能会认为赚取更高的薪水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钱，从而获得更多的自由，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每一份工作都会带来隐性成本：就像洗碗工每天要支付上下班的公交车费一样，企业律师要能在一瞬间飞到任何地方，要维持一个乡村俱乐部会员资格，以便进行非正式的商务会议，要拥有一栋小豪宅，在里面招待作为客户的客人。

[image]

这就是为什么中产阶级工人很难攒够钱的原因：想在经济中取得进步，基本上意味着原地跑步。充其量，您可能会晋级到一个更豪华的跑步机上，但您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保持在跑步机上别掉下来。

而这些仅仅是工作的经济成本，是最便宜的。在一项调查中，问各行各业的人需要多少钱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从穷光蛋到贵族，他们的回答都是：不管现在的收入是多少，都需要大约一倍。

所以，金钱，不仅获得它的成本很高，而且，就像任何一种上瘾的毒品一样，它带来的满足感越来越低。而且越是往上爬，越是要为保持自己的地位而奋斗。富裕的行政人员必须抛弃自己那不羁的激情和良心，必须说服自己，他应该比那些为他提供安逸的劳动的不幸者们得到更多的东西，必须扼杀他每一次质疑、分享、换位思考的冲动；如果他不这样做，迟早会有更无情的竞争者取代他。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为了保住让自己生存的工作，都不得扼杀自己，这只是一个身体还是精神毁灭的问题。

这些是我们个人付出的代价，但也要为这些工作付出全球代价。除了环境成本之外，还有与工作有关的疾病、受伤和死亡：每年我们都会杀死上千人，以便继续向幸存者出售汉堡包和健身俱乐部会员资格。

美国劳工部报告说，2001年发生致命工伤的人数是“9–11”事件中死亡人数的两倍，这还是在没有开始考虑到与工作有关的疾病的情况下。

最重要的是，比任何其他代价更高昂的，是永远学不会如何指导我们自己的生活，永远没有机会回答甚至问一个问题：如果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时间会做些什么？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如果我们满足于一个人们太忙、太穷、或太容易被打倒的世界，我们会放弃多少。

[image]

如果工作如此昂贵，为什么还要工作？每个人都知道答案—— 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获得我们生存所需的资源，或者说根本无法参与社会。

所有使其他生活方式成为可能的早期社会形式都已经被铲除了——它们被征服者、奴隶贩子、和公司铲除，既没有留下部落、传统，也没有留下完整的生态系统。与资本主义的宣传相反，自由的人类如果有其他选择，就不会为了微薄的薪水而挤进工厂，甚至连名牌鞋和软件的回报都没有。

在工作、购物和支付账单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在帮助延续这些活动所必需的条件。

资本主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把一切都投入其中了：我们在市场上的所有精力和智慧，在超市和股市上的所有资源，在媒体上的所有注意力 ......更准确地说，资本主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的日常活动就是它。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还应该有其他选择，我们还会继续重复它吗？

[image]

相反，工作非但不能使人们获得幸福，反而助长了最糟糕的自我否定。

服从老师、老板、市场的要求—— 更不用说法律、父母的期望、宗教经文、社会规范了—— 我们从婴儿时期就被调教成把欲望搁置起来。听从命令成为一种无意识的反射，不管它们是否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

卖掉自己的时间，而不是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评价自己的生活的标准是基于我们能换来多少钱，而不是我们能从它们身上得到什么。作为自由职业的奴隶，我们一小时一小时地兜售着自己的生活，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价格；价格的多少成为我们衡量价值的标准。

□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自己已经变成了商品，就像牙膏和卫生纸一样。

曾经的人现在成了员工，就像曾经的猪现在成了猪排一样。我们的生命消失了，就像我们用来交易生命的金钱一样。

[image]

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于放弃对自己来说很珍贵的东西，以至于牺牲已经成为人们表达自己关心某事的唯一方式。为了理念、事业、彼此的爱而牺牲，甚至当这些本应该是帮助我们找到幸福的时候。

在一些家庭中，人们通过竞争成为为他人付出最多的那个人，以此来表达爱意。感恩不仅仅是延迟的，而是代代相传的。您为了自己的孩子能过得舒服一点，不得不拼命工作；您无法/舍不得享受自己亲手创造的收入，只是幻想着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少点辛苦。然而当孩子成年后，如果要被视为负责任的成年人，他们也必须开始努力工作，开始磨破手指头的生涯，就像您当初那样。

但是，这种状况总要在某处停止。

[image]

现在的人们工作很辛苦，这是肯定的。把获取资源的机会与市场表现挂钩，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和技术进步。的确，市场已经垄断了您自身的创造能力，以至于很多人工作不仅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有事可做。但是，这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主动性呢？

让我们回到全球变暖这个焦虑的话题，这是地球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之一。经过数十年的否认，政客和商人们终于挥舞着行动起来，要为此做点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想方设法捞钱。碳信用额度、“清洁” 煤炭、“绿色” 投资公司—— 谁会相信这些东西能是遏制温室气体产生的最有效方法？讽刺的是，资本主义消费主义造成的灾难本身就可以用来刺激更多的消费，但它揭示了很多关于工作灌输的主动性。什么人在面对防止地球上生命终结的任务时会做出这种回答：“当然，但对我有什么好处？”

如果我们的社会一切都要在利益动机的驱使下才能成功，那可能终究不是主动性，而是别的什么。真正发挥主动性，发起新的价值观和新的行为模式 —— 这对有进取心的商人来说，就像对他最无精打采的员工一样，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工作—— 也就是把你的创造力出租

给别人的交易，无论是经理还是客户—— 实际上会削弱主动性呢？

这方面的证据已经超出了工作场所的范围。有多少人从来没有错过一天的工作，却不能按时参加乐队练习？即使我们能按时完成学校的论文，也无法跟上读书会的阅读进度；我们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最终被排在了待办事项清单的最后，变成了可有可无；贯彻承诺的能力变成了我们自己以外的东西，与外部的奖励或惩罚机制联系在一起。

想象一下，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想做的，因为个人投入到了实现承诺的过程中。对于任何一个曾努力激励冷漠员工的老板来说，与同样投入到同一个项目中的人一起工作的想法听起来是乌托邦式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没有老板和工资就什么都做不成—— 这只是说明工作是如何消耗我们的主动性的。

[image]

假设您的工作从来没有让您受伤、中毒或生病；继续假设经济不会崩溃并带走您的工作和储蓄，也没有人比您得到更糟糕的待遇以至于设法伤害或抢劫您。这可能很不错，但您还是不能确定自己永远不会被裁员。现在没有人一辈子为同一个雇主工作，您在某个地方工作几年，直到他们找到更年轻更便宜的人去取代你，或者把你的工作外包到海外。您可以破釜沉舟去证明自己是您所在领域的佼佼者，但最终还是会被晾在一边。

您必须指望您的雇主做出精明的决定，这样他们才能开出您的薪水—— 他们不能随便乱花钱，否则他们就没有钱付给你了。但您永远不知道这种精明什么时候会对您不利：您赖以生存的那些人并不是靠丰富的情感才有今天的地位的。如果您是自营职业者，您可能也知道市场有多变幻莫测。

[image]

[image]

什么可以提供真正的安全感？也许是成为一个长期社区的一部分，在这个社区里，人们互相照顾，一个基于互助而不是经济激励的社区。

在今天建立这种社区的主要障碍之一是什么？：工作。

[image]

历史上大部分的不公都是由谁执行的？雇员。

拿到工资就可以免除你对自己行为的责任了吗？工作似乎会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纽伦堡的著名辩称—— “我只是奉命行事”—— 一直是数百万员工的挽歌和不在场证明。这种愿意在工作场所门口检查自己的良心，是困扰我们人类的许多问题的根源。

人们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也做过可怕的事—— 但没有那么多可怕的事。你可以和一个为自己行事的人讲道理，他承认他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而另一方面，雇员可以做出难以想象的愚蠢和破坏性的事，同时拒绝考虑后果 —— 因为他们在 “奉命行事”。

当然，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员工拒绝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是，经济制度使承担责任的代价如此高昂。

[image]

员工向河流和海洋倾倒有毒废物。

员工宰杀奶牛，用猴子做实验。

员工扔掉一卡车的食物。

员工正在破坏臭氧层。

他们通过监控摄像头监视你的一举一动。

你不付房租，他们就把你赶走。

你交不上税，他们就把你关起来。

当你没完成作业或没按时上班时，他们会羞辱你。

他们把你的私人生活信息输入信用报告和间谍部门的档案。

他们给你开超速罚单，拖走你的车。

他们管理标准化考试，少年拘留中心，和致命的注射。

把人赶进毒气室的士兵也是雇员。

就像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那些士兵一样。

就像那些以自己为目标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一样 —— 他们是神的雇员，希望在天堂里得到报酬。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让我们明确一点—— 批判工作 并不 意味着拒绝劳动、努力、野心或承诺。它并不意味着要求每件事都是有趣或轻松的。与迫使我们工作的力量作斗争是艰苦的事。懒惰不是工作的替代品，尽管它很可能是就工作的副产品。

底线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为了生存而被迫卖掉自己是悲惨的，也是屈辱的。我们不必这样生活。

https://vimeo.com/549614317?fl=pl&fe=sh

什么是预示性政治？大规模社会变革是如何发生的？- 五一节2026

[image]	人物/组织	全球劳动者
[image]	城市/地区	地球
[image]	日期	2026年5月1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五一节
[image]	场景	教育 研讨会 社区倡导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五一节 劳工运动 变革 战术 无政府主义 示范 自治 预示政治
[image]	格式	文章 海报
[image]	设计者	[image]Evelyn Parker
[image]	风格	彩色

这是一个需要智慧的地方 —— 在灰暗甚至恶毒的环境里，保持清澈良善且尽可能不受伤的智慧。示范行动首先要找到方法突破旧有的伤害性的土壤。换句话说，学习跟“不会”的人玩，还要玩到一起。幸运的是，方法是有的。但很大程度上，这类方法属于隐性知识，需要您亲自从实践中摸索出来。

-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部分：社会变革是如何发生的

第二部分：自我解放的悖论
第三部分：正式的决策结构
这种预示性政治大致有三个主要论证理由。
大卫·格雷伯在谈及全球正义运动和“占领运动”时指出：
第四部分：非正式等级与多元交叉性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BACK

[image]

[image]

试图在现有的国家体系内部进行修补性的斗争是徒劳的：即使是最优秀的政治人物也难以改变国家本身。我们不能再寄希望于屡屡失败的渐进式改良。相反，我们需要一种制度性的变革，以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为指导，保障平等、博爱、自主管理以及公共财富的社会化。

五一劳动节最初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典范。120多年后的今天，它仍然是世界各地劳动者的成核点。

我们将为之联合起来，重拾它最初的愿景：自由、平等、团结。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本手册的主题是：大规模社会变革如何发生 —— 换言，我们在讨论的是革命。

预示性政治 并不是 革命的替代方案，而是 关于一场成功的革命所需具备的条件 。

第一部分：社会变革是如何发生的

社会变革是如何发生的？这里讨论的不是某一项零星的新法律或政策，而是那种对基本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变革 —— 只有通过这种变革，我们才有可能应对当下的危机，甚至更进一步，实现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

简单回顾历史可以给出答案。每一个现在都源自过去，正如每一个未来都将源自现在。欧洲的封建主义源于正在变化的、逐渐崩溃的罗马帝国奴隶制社会；资本主义最初在英国产生，源于封建制度内部的变化，随后通过国家主导的模仿和适应、通过侵略和殖民，被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布尔什维克在苏联掌权，并在国内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双重压力下巩固政权之后，他们同样利用当时现有的社会与技术条件构建了一个新的社会。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革命并不是凭空创造全新的事物，而是对旧社会中已经出现的某些要素加以发展、普及和系统化。换句话说，新社会的形态早已在旧社会中以某种方式被"预示"出来了。

类似农奴制的依附劳动形式，是在罗马奴隶制社会内部逐渐产生的；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商人之间早已存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而在苏联实行全面计划经济之前，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早已有集中组织的大规模工业体系。值得指出的是，"苏维埃"（工人代表委员会）本身在1917年革命之前就已经在城市中出现，而在农村地区，苏维埃形式往往源于历史悠久的农民公社 —— 尽管这些公社内部充满矛盾，但长期以来一直在组织农村生活。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image]

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与现有制度根本不同的未来社会，那么这些新制度至少需要在实现之前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换言，实现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要求我们在当下就开始预示这种变

革。

预示性政治，正是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实践。

[image]

第二部分：自我解放的悖论

已知最早对预示性政治的明确社会主义讨论，出现在第一国际内部 —— 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还尚未分裂。可以将其理解为对马克思那句口号的具体阐释："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

1868年，比利时分部提出，第一国际本身"已经在自身内部孕育着未来社会的制度"。这一思想在之后关于第一国际组织形式的讨论中变得极为重要，并逐渐影响到各种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运动和思想家，包括潘涅库克、葛兰西关于实践与工人委员会的论述，以及巴枯宁、马拉泰斯塔和露西·帕森斯关于激进工会的思想。通常，社会主义者将这一问题表述为"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预示性政治"这一术语本身，则是在更晚时期才被提出的，并在1977年由查尔斯·博格斯等人广为传播。

预示性政治回应的是一个被称为"自我解放悖论"的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那么就需要一群已经具备能力和权力去重组社会的人，也需要足够多的人具备相应的动力与意识。然而，我们现有的基本制度 —— 资本主义、国家等等 —— 并不会培养这些能力、动力或意识。资本主义以及优秀的革命理论，固然有助于推动解放运动的发展，但它们本身并不能教会我们如何以反资本主义的方式生活与组织社会，更不用说构建一个全面摆脱压迫和支配的社会了。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实现自我解放？

[image]

答案是：通过去发展那些本身就体现未来社会关系与实践的运动和组织。

只有在旧社会的外壳之内开始建设新社会，我们才能实现自我解放。

我们可以在现有社会中预示新社会的某些部分或方面。这种有意识的、实验性地进行这一实践的政治，就是预示性政治。

第三部分：正式的决策结构

因此，预示性政治可以理解为“在当下有意识地、实验性地实施未来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实践”。在正式决策制度层面 —— 这是早期社会主义者讨论“手段与目的一致性”时关注的重点 —— 这种政治通常体现在以下制度特征中：

- 在可行的最低层级，通过不同形式的多数表决来作出决策。

- 使用有明确授权、任期有限的代表。这意味着被选出的代表必须在其代表群体所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进行投票与辩论。

- 这些代表可以被随时罢免，一旦他们不再按照民众意愿行事，就可以立即被替换。

- 代表应当定期轮换，以确保尽可能多的人参与组织的实际运作，避免形成一个长期掌控权力的少数领导层。

正如丰富多样的社会运动历史所展示的，这些制度形式也存在不同的版本和争议，例如关于“共识决策”的使用问题。大多数预示性政治的倡导者 —— 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或其混合 —— 并不主张完全依赖共识决策。相反，他们更倾向于类似马克思、巴黎公社以及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所支持的那种代表制度。

这种预示性政治大致有三个主要论证理由。

第一，要培养能够以自由、平等、民主方式组织社会的革命主体，唯一的途径是让大量人在这样的制度中通过实践来获得学习。

换言之，人们必须“为革命做好准备”，通过亲自参与本身具有平等性、赋权性和变革性的实践，来建设新社会。为此，必须建立那些能够让人们发展自身能力、从而具备创造新世界条件的制度。

第二，如果我们希望人们真正被驱动着去追求 —— 真正感受到需要 —— 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那么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人们亲身体验这种制度可能带来的现实感受。当一个人从历史上的“沉默旁观者”转变为“行动者”，这本身就是对过去的一种根本性突破。

这一思想并不新颖。马克思在早期就观察到法国共产主义工人中的类似现象。他指出：

> 当共产主义工人聚集在一起时，他们的直接目标是学习、宣传等等。但与此同时，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需求 —— 对社会的需求。原本作为手段的东西，转变成了目的。吸烟、吃饭、喝酒等等不再只是建立联系的手段；陪伴、联合和交流本身就已足够。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成为了现实，人的高尚品格在他们饱经劳作的身躯中闪耀。

人们加入变革运动，不仅是因为经历了压迫与剥削，也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预示性政治正是在这里发挥作用：人们或许最初是为了争取更高工资或更好条件而加入工会，但在参与过程中，他们体验到了新的社会关系，这些体验反过来改变了他们的需求、目标和愿望。他们最初只是反对某些不公，而最终开始为积极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第三个论证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成功的社会革命需要形成特定类型的意识。对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意识并不是脱离现实实践的悬空的存在，相反，意识总是产生于具体的人类实践之中，并受

到其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塑造。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创造能够孕育这种意识的实践形式，从而推动我们走向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

大卫·格雷伯在谈及全球正义运动和“占领运动”时指出：

> 我们都知道，仅靠言辞几乎不可能说服普通美国人相信真正的民主社会是可行的。但可以通过实践展示给他们看。当成千上万的人在没有领导结构的情况下，仅凭原则与团结来进行集体决策时，这种经验足以改变一个人对政治乃至人类生活本质的最基本看法。

这一点与前面关于“革命动力”的讨论类似：通过实践和体验一种根本性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 —— 一种更加自由、平等、民主的形式 —— 人们不仅会看到这种形式是可能的，还会亲身感受到它的运作方式，以及它所带来的满足与意义。一旦亲身经历过，就很难再相信这些制度是不可能的、无法运作的，或必然糟糕的。这反过来会改变人们对社会变革的看法。

这可以类比伯纳德·威廉斯所说的“启蒙的认知不可逆性”：一旦某些问题被提出，就不再存在体面地回避它们的道路。

[image]

第四部分：非正式等级与多元交叉性的必要性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许多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团体开展了诸如建立自身解放性反文化、以各种方式重构日常生活、努力吸纳并组织边缘群体（如女性、有色人种、原住民等）等实践。但他们往往没有明确地用“预示性政治”来描述这些实践，而且在应对例如深层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社会中的各种非正式等级关系时，他们的努力往往远远达不到我们今天认为必要的标准。

首先，广泛的反种族主义、去殖民化和女性主义思想家和行动者都指出：如果社会运动（无论是否自觉采取预示性政治）想要从根本上消除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性别歧视等问题，就必须在其自身的运动和组织内部处理这些问题。毕竟，要建立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关系，不仅需要改变正式制度，还需要改变社会规范、价值观、劳动分工以及其他社会实践对人们能力和组织实际运作方式的影响。

设想你想建立一个真正自由、平等、民主的组织。如果某些人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会被系统性忽视或贬低；如果某些人总是被默认承担更多特定类型的工作，如做饭、清洁、照料儿童；如果某些人持续遭受贬损性言论、骚扰甚至暴力 …… 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真正参与组织的运作，也无法被平等或自由地对待。无论正式决策结构多么完善，如果这些非正式等级关系依然存在，就不可能建立真正民主的组织，也无法让所有成员获得真实的自由和平等的实践经验。

[image]

这里有一个更普遍的结论：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处理组织与运动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等级结构，我们就无法预示我们希望在未来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中实现的决策方式，更不用说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实践了。

这就是为什么 “个人即政治”这句口号至关重要。顺便说也是为什么本项目将关系结构革命放在安全基础和战术示范的交接处。

那么，人们如何应对这些非正式等级？方法多种多样。例如，在组织内部为不同边缘群体设立专门的分组（如工会中的女性小组或有色人种小组）；设计不排斥任何特定群体的组织结构、活动和材料；通过工作坊、技能分享等方式增强边缘群体的参与能力；通过教育成员认识这些非正式等级及其运作方式，从而帮助他们摆脱这些观念 ……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方法。并不存在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任何具体的运动或组织都需要探索最适合自身的路径。

这一过程的一部分，还涉及对“私人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传统区分的挑战。在这种区分中，议会或政府中的事务被视为“政治”，而那些特权群体不愿面对的问题 —— 例如家务与育儿如何分配、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行为和观念等等 —— 则被归为“私人问题”。将某些问题

标记为“私人”而非“政治”，其常见功能在于将这些问题排除在批判性审视、公共讨论和有意识的变革之外。

这种做法的结果，往往是压制边缘群体的声音。例如，女性对婚内强奸的抗议可能被视为“私人事务”，从而被剥夺应有的公共关注与改变机会。同时，这种区分也忽视了国家早已在多方面干预被压迫群体的“私人生活” —— 从欧洲殖民主义时期到奴隶制、警察骚扰等等。这种区分还建立在一种深刻的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视角之上，低估了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事实上，从成长经历到亲密关系，再到日常互动，我们的个人经验深刻塑造着我们自身。因此，没有理由将这些领域排除在批判性反思与变革之外。

由此还引出另一个重要含义：我们需要挑战一种常见但往往隐含的观念，即认为可以将“理性分析”与复杂的动机及其社会背景清晰分离。我们必须承认，人们所处的世界、他们参与的实践方式、以及他们的经验，会塑造他们的基本假设、所形成的思想以及他们认为什么是合理的论证。换言之，一个人的世界观，会受到其在多重交织结构中的位置的影响。

最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应当引导我们采用“交叉性”的分析方法来理解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尽管类似思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理论家，“交叉性”这一术语最早源自黑人女性主义，尤其是酷儿黑人女性主义。其核心观点是：人们所遭受的不同类型压迫 —— 例如基于性别、种族、阶级、残障身份或性取向的压迫 —— 总是相互交织、彼此作用的。

这一点的直接结果是：不存在单纯的“阶级政治”或“女性主义政治”。即便一个组织声称“只”关注阶级问题，它在实际运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包含关于种族、性别等方面的实践政治 —— 只是这种政治往往缺乏自觉性和系统性，因此也往往效果不佳。同样，一些看似仅关注女性问题的运动，实际上也涉及种族、阶级和能力差异等问题，而且这些方面常常处理得并不好。

[image]

如果我们希望建立强大而广泛的社会主义组织，就必须尽可能吸纳更多工人阶级成员，这意味着发展能够赋权于不同性别、种族、能力和

性取向的工人阶级群体的政治实践。

历史上已有一些成功案例。即便在过去组织能力远不如今天的情况下，像阿根廷的FORA和美国的IWW这样的工团主义工会，仍然积极组织女性、有色人种、移民等被其他工会排除的群体。IWW甚至积极地为女性生育权利而斗争 —— 这在当时是非法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几乎所有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权的历史案例中，都实施了一系列改善女性权利和机会的措施。

理解世界固然重要，但正如马克思所说，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如果我们已经理解了什么是预示性政治、它为何重要，以及历史上人们如何实践它，那么真正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应当如何去实践？我们并不掌握所有答案，但希望这些讨论能够帮助我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参考文献

Bakunin, M., 1973.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Jonathan Cape.

Bakunin, M., 1990. Statism and Anarc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kunin, M., 2016. Bakunin: Selected Texts 1868–1975. London: Merlin Press.

Boggs, C., 1977a. Revolutionary Process, Political Strategy, and the Dilemma of Power. Theory and Society, 4(3), pp. 359–93.

Boggs, C., 1977b. Marxism, Prefigurative Communism and the Problem of Workers' Control. Radical America, 12(1).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1977. 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

Cox, L. & Nielsen, A., 2014. We Make Our Own History: Marxism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Twilight of Neoliberalism. London: Pluto Press.

Graeber, D., 2013. 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 London: Allen Lane.

Gramsci, A., 1994. Gramsci: Pre-Prison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rris, D., 2001. From the Kennedy Commission to the Combahee Collective: Black Feminist Organizing, 1960–80.

Hill Collins, P., 1990. Black Feminist Thought.

Hill Collins, P., 2016. Intersectionality.

Lebowitz, M., 2012. The Contradictions of Real Socialism.

Malatesta, E., 2014. The Method of Freedom.

Marx, K., 1992. Early Writings.

Marx, K. & Engels, F., 1955. Selected Works.

Nelles, D., 2000. Anarchosyndicalism and the Sexual Reform Movement.

Pannekoek, A., 1975. Lenin As Philosopher.

Pannekoek, A., 2003. Workers' Councils.

Parsons, L., 2004. Lucy Parsons: Writings & Speeches.

Raekstad, P. & Gradin, S., 2019. Prefigurative Politics.

Sitrin, M., 2012. Everyday Revolutions.

Tierney, R. T., 2015. Kōtoku Shūsui and Japan's First Anti-Imperialist Movement.

Williams, B., 2002. Truth and Truthfulness.

Wood, E. M., 2005. Empire of Capital.

Wood, E. M., 2017. The Origin of Capitalism.

Zibechi, R., 2012. Territories in Resistance.

□

[image]

千军万马，五一节

[image]	人物/组织	工人阶级
[image]	城市/地区	全球
[image]	日期	2021年5月1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五一节
[image]	场景	快闪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 Table of Contents

  🇺🇸 美国
  华盛顿州，西雅图
  俄勒冈州，波特兰
  俄勒冈州，尤金
  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
  加利福尼亚，长滩
  内华达州，里诺
  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
  德克萨斯州，丹顿
  明尼苏达州，**Butte**
  密歇根州，底特律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
  俄亥俄州，辛辛那提

印第安纳州，罗克福德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
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
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Durham**）
北卡罗莱纳州，阿什维尔
北卡罗来纳州，伊丽莎白市
西维吉尼亚州
华盛顿特区
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
纽约州，罗切斯特
纽约，布鲁克林
蒙特利尔
墨西哥城
C A 加拿大
T R 土耳其
法国
M M 缅甸
英国
德国
C O 哥伦比亚
最后

[image]

五一节活动、抗议行动和庆祝活动。与往年不同的是，许多团体选择用独立的联盟组织自己的活动，而不是从工会和左翼组织的大型活动中借力。

这些活动中有一些是在公共公园举行的烧烤或社交聚会 —— 公地集体自治，参考大卫·格雷伯的建议，吸引了大量的人参加。在蒙特利尔等城市，无政府主义者和世界产业工人（IWW）等团体组织了大规模游行，而在波特兰、西雅图和奥克兰等其他大城市，夜间的示威活动受到了警察的攻击。

参与者还利用五一节强调正在进行的斗争：反对ICE、反对大规模监禁、正在进行的劳工斗争、住房危机等等。在布鲁克林，革命废奴运

动（RAM）的成员组织了一个汽车大篷车，支持即将到来的反监狱行动。

许多人报告说，这些行动和活动有助于创造一个友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有机会面对面地走到一起 —— 在某些情况下，这是自冠状病毒疫情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同时人们彼此分享想法和结识新的朋友。

鉴于华人移民遍布全球，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华人朋友亲自参与到这些活动和反抗行动中，这是非常好的锻炼和学习机会。

本文中嵌入了很多图片、视频、实时播报的推文、以及活动家组织发布的资料，包含战术策略和反抗智慧；您可以跟随其中的账户以了解进一步的动态。

以下是2021年全世界五一节活动和行动的简述。

🇺🇸 美国

[image]

华盛顿州，西雅图

为反对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而组织的游行，受到了警察的暴力镇压；多人被捕。关于 #TigrayCantWait 运动的更多背景，请阅读土著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这份报告：

> 自去年11月以来，埃塞俄比亚联邦和同盟部队在提格雷地区开展了一场种族灭绝式的政治镇压运动。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大规模的处决，把强奸作为战争的工具。粮食供应遭到破坏，人们陷入饥饿。难民们被阻止逃离这些恐怖的地方。通讯和外部援助都被切断了。

在该地区之外，提格雷人因其种族而面临不断升级的歧视和暴力。他们失去了工作，并被取消了护照。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现代种族灭绝政权的标准宣传方式：公开的政府仇恨宣传与不问世事的支持者军团和网军账户僵尸网络混合在一起。

为了响应提格雷人和其他面临埃塞俄比亚国家暴力镇压的群体的呼吁，一个无中心的全球性反抗运动正在进行，以阻止这场种族灭绝的冲突。这意味着建立真正的团结，超越国界和国家。

我们还必须瓦解埃塞俄比亚国家发动这场战争的能力。一个方法是削减该国最大的直接资金和外汇收入来源：咖啡。全球的一个主要买家就是美国星巴克。该公司经常与埃塞俄比亚政府进行直接洽谈，其对商标许可和市场准入的直接控制为政府的国库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

世界各地的声援者必须采取行动，在种族灭绝继续的时候切断这种资金流。

[image]

俄勒冈州，波特兰

无政府主义者和自治团体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zine节（杂志的简称；这里指小册子），许多人报告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在一个低调的社会环境中把年轻人和老年人聚集在一起。

当天晚上，抗议者组织了反对ICE（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街头示威活动。在星巴克的店面上也有涂鸦，声援反对埃塞俄比亚种族灭绝的运动。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俄勒冈州，尤金

各个自治团体组织了有食物和杂志桌的五一节庆祝活动。

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

整个地区举行了多个五一活动、集会和行动。在奥克兰，反资本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游行，游行的对象是尼尔·沙利文（Neill Sullivan）的空置房屋，他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负责人，买下了奥克兰大量的住房，成为了湾区士绅化的核心。

在西奥克兰的一个空房子外面抗议者组织了一次集会，并组织了一个街区聚会，鼓励人们接管空置的房子，作为解决湾区住房危机的一项直接行动。

关于沙利文的背景资料，以及企业房地产在湾区的士绅化中的作用，请点击这里查看。

当天晚上，人们组织了一次游行，然而却遭到了警察的严厉镇压。

[image]

根据 Indybay.org 上的一个帖子，一份公报也声称加入了该项行动：

> 在5月2日凌晨，为了纪念和声援每年五一节庆祝的人民运动，一群自治主义者攻击了奥克兰的资本积累的支点。由掠夺性的企业房东和投机者尼尔·沙利文通过沙利文管理公司持有的九栋房子被抗议者攻击，被重新涂上人民的信息，被标记为他们是暴力的力量。
>
> 这是对沙利文管理公司和整个企业房东、财产拥有者、统治阶级的直接的、无党派的攻击：我们的社区没有你们的位置！
>
> 只要这些房子不能作为最需要它们的人的住所或物资

> 资源，我们就必须将它们作为榨取的武器和富人在世界末日游戏中的筹码，使之失效并解除武装。
>
> 这些是幽灵般的占领军的军营，是被尚未到来的贵族的幽灵所困扰的房屋，是已经存在于当下的痛苦的未来的陵墓，但我们拒绝。相反，我们选择直接给资产阶级财产带来痛苦，通过剥夺来攻击他们的积累点。我们拒绝让那些伪装成房东的投机者伪装成“社区振兴”的代理人继续寄生在我们的城市，我们拒绝他们所有人。

在此处阅读完整的公报。

[image] [image]

加利福尼亚，长滩

Anti-ICE 横幅标语投放。

[image]

内华达州，里诺

“Zine Tables” 主题的五一节聚会。

[image]

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

[image]

土著行动报告：

> 2021年5月1日，在所谓的 Flagstaff 被占领的土地上举行了一次反权威和反殖民的集会，人们聚集、分享

> 和建立团结。集会讨论了 MMIWG2ST 的危机、国家镇压和警察暴力、流浪者的相互支持和互助。以下是一个特意简短而不完整的报告。
>
> 集会是在*2006*年凯尔·加西亚被杀害的地点附近的一个小社区公园举行的。风吹动着横幅，上面写着“为 *Nicole Joe* 伸张正义”、“殖民化是一场瘟疫”、“法西斯主义不是用来辩论的，它必需被捣毁”，以及社区最喜欢的标语“去他妈的警察”。
>
> 关于 *black bloc* 战术、非殖民化和其他相关主题的小册子偶尔会被强风吹散。一个戴着猪脸面具和激进派徽章的人分发了吱吱作响的猪玩具。人们高亢的呼喊声会随机介入整个活动的严肃基调中。

完整的报告请见 Instagram 上的“土著行动”。

德克萨斯州，丹顿

反抗者组织了以食物、演讲者、互助桌和各种组织活动为特色的五一节。

明尼苏达州，**Butte**

世界工业工人组织（IWW）和其他团体的成员在IWW组织者弗兰克·利特尔（Frank Little）的墓前举行了纪念活动，利特尔在1917年因劳工组织活动而被杀害。

[image]

密歇根州，底特律

世界工业工人组织在当地公园举办了五一节庆祝活动。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

无政府主义者和自治团体在克利夫兰组织了一次大型烧烤活动，有食物、杂志桌和演讲者。防暴警察在附近驻扎，但没有干扰活动的进行。

[image] [image]

俄亥俄州，辛辛那提

五一节活动，有互助和免费餐桌。

[image]

印第安纳州，罗克福德

五一节庆祝活动和聚会，有餐桌、免费食物和演讲者。

[image]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世界工业工人组织（IWW）芝加哥分部的成员举行了各种行动和活动，包括在一家从事破坏工会的商店外举行集会。人们还在干草市场暴动的烈士纪念碑前举行了纪念活动。数百人参加了“反对警察和老板”的劳工游行。

[image] [image]

下面是芝加哥的五一节示威游行，抗议警察杀害22岁的安东尼·阿尔瓦雷斯（Anthony Alvarez）：

https://vimeo.com/545128548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

自治团体在群众游行和多个自治空间举行了五一行动和庆祝活动，包括一个社区花园和乔治·弗洛伊德广场。

[image] [image]

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

五一节庆祝活动，包括互助、杂志桌和社区讨论。

[image]

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

拉横幅反对将拖车公园的居民迁出。那场驱逐“低端人口”的运动是为政府建造带状购物中心让路。

[image]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各种自治团体、无政府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团体组织的五一节庆祝活动，有免费食物和杂志桌。极右翼的巨头试图恐吓反抗团体，但活动继续进行，没有发生冲突。

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Durham**）

人们组织了五一节庆祝活动，包括工作坊、野炊活动和杂志桌。

[image]

北卡罗莱纳州，阿什维尔

人们组织了以食物、开放式麦克风和杂志餐桌为特色的五一节庆祝活动。

[image]

北卡罗来纳州，伊丽莎白市

在警察谋杀小安德鲁·布朗后，人们继续走上街头，面对该市持续的宵禁和一项新的严厉规定，即：示威者必须申请许可才能进行抗议，这需要得到城市管理者的同意和批准。

[image]

西维吉尼亚州

IWW在阿巴拉契亚举行了一次关于武装煤矿工人抵抗的示威活动。在此处观看视频和行动。

[image]

华盛顿特区

举行了较大规模的五一节活动。还举行了一次抽奖活动，以支持监狱反叛者。

晚上，在当地监狱外组织了一次噪音游行。“要粮食不要炸弹” 组织进行了一次互助活动，给人们提供免费食物。

[image] [image] [image]

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

人们组织了一个互助和杂志桌的五一节庆祝活动。

[image]

纽约州，罗切斯特

“要食物不要炸弹” 组织开展了当地农民市场的 “见面欢迎” 食物活动。

[image]

纽约，布鲁克林

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心 “The Base” 举行了给政治犯写信的活动。革命废奴运动（RAM）也组织了一个汽车大篷车，以引起人们对监狱反叛者在今年晚些时候召集的 **#ShutEmDown** 示威活动的关注。

蒙特利尔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组织的集会的一部分，数以千计的游行者走上街头。

[image] [image] 由IWW组织的群众游行。资料来源：Facebook [image]

在工农联盟和其他无政府主义—工会组织的游行之外，另一个大型游行是由反资本主义联盟（**CLAC**）组织的。

以下是来自反资本主义联盟（CLAC）的报告：

> 超过750人聚集在一起，谴责当前大流行期间社会不公正和不稳定的加剧。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这场灾难奠定了基础，我们肯定不会通过这种经济体系来摆脱危机。组织者要感谢今年不顾健康危机、带着口

罩和执行疏导措施上街示威的参与者。

作为国际工人节的一部分，*CLAC*今天组织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反资本主义示威，下午*4*点在贾里公园开始。去年，由于疫情状况，没有举行集会，但我们确实呼吁了当天的能见度行动，这很成功。

今年，我们去 ***Mile-Ex*** 抗议，谴责那些无耻地利用危机的人工智能公司，将公共补贴转化为私人部门的工具。位于那里的公司除了参与大规模监控的扩散外，也是造成该居民士绅化和流离失所的主要力量。

此外，边境的收紧和移民当局的权力滥用是为了维护这些不平等的使命。那些“幸运”地来到这里的移民正在我们的医院和仓库里死去。最贫穷地区的街道空无一人，因为警察总是在寻找他们的下一个受害者。原住民正在被采掘公司驱动的政府机构羞辱、攻击和杀害。而在这一切混乱中，我们被迫服从，保持沉默，对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这是荒谬的，令人反感的。

我们不想要他们试图强加给我们的世界！我们不想要这个世界。不要旧常态，不要新常态！我们要废除资本主义*!*

在这阅读完整报告。

[image] [image]

墨西哥城

各种团体参加群众游行和抗议活动。

[image]

C A 加拿大

[image]

今年五一节，蒙特利尔由CLAC组织的年度反资本主义示威，主题是“不要旧常态，不要新常态”。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当示威队伍开始蜿蜒穿过维勒雷的住宅街道时，在横幅和旗帜的映衬下，人们的热情高涨。

在 De Castelnau 向西走的时候，有人放起了烟火，用交通锥挡住了示威者身后的道路。警察似乎对示威者所走的路线感到困惑，这意味着附近的警察数量减少了。示威活动向南进入 Jean-Talon，继续向西穿过 St-Jérôme 通勤铁路线下的高架桥。

从 Jean-Talon 向南转入Parc大道，示威者兴奋地进入了同一条铁路线下的第二座高架桥。这一次，等待在那里的示威者人群为另一侧跟踪人群的警车和自行车警察准备了一个惊讶：在高架桥上引爆了烟雾弹，并在路上部署了路障，以刺破任何穿破烟雾跟踪示威活动的警车的车胎。这些行动有效地封锁了该地区的高架桥，这里是所有交通的咽喉要道。

由于大多数警察都被困在火车轨道的北侧，示威者在离开高架桥后立即向 Saint-Zotique 街快速地左转。垃圾和阳台上的废弃家具被拉到街上，以进一步保护示威，人们的步伐也加快了。

示威者不必接受警察必然包围示威活动的结果，拒绝警察对示威者进行包抄、拍摄和骚扰，或者用十几辆防暴车尾随示威者，准备随时施放催泪瓦斯。有些情况可能需要直接对抗，但在这一天，示威者认为最好的选择是回避。只要有一点创造力、远见和集体智慧，就能把警察甩在后面。

最精彩的部分是抗议者拜访人工智能总部。

大约两分钟后，在 Saint-Zotique 向东走，在 Saint-Urbain 右转。各种各样的自行车警察在大约一个街区外监视着示威者，但他们的防暴

警察后援还没有到，自行车警察也保持着安全的距离。

这里是 **“O Mile-Ex”** 大楼，它是蒙特利尔人工智能部门的总部，政客和学者们在过去五年里一直努力将该城市定位为全球人工智能中心。位于 Saint-Urbain 街6650号和6666号的相互连接的建筑内有MILA（隶属于蒙特利尔大学的研究机构，与谷歌和Facebook合作）、Thales（法国国防和维稳承包商）、Borealis（加拿大皇家银行的人工智能实验室）、Quantum Black（臭名昭著的全球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人工智能实验室）、SCALE AI（由 Desmarais 家族控制的“供应链超级集群”）、以及其他几十个实验室和创业公司。

虽然他们大谈 “道德” 以分散公众的注意力，但这些公司开发的技术却加强了资本主义和统治阶级对人们生活的控制。无论是为大公司带来更有效的供应链，还是为保护政府和富人财产的自动化视频 监控 和 面部识别 ，或是对工人施加非人性条件的 工作场所监控算法 ，我们都知道谁会从这些工具中获益，肯定不是社会中被剥削、被排斥和被压迫的人。

此外，**O Mile-Ex** 设施及其成群结队的科技雅皮士是造成周边地区流离失所问题的一个巨大驱动力。与蒙特利尔大学的新Mil校区一起，它的影响蔓延到了Parc-Extension，一个工人阶级的、大部分是移民的社区，受到越来越多的士绅化的威胁。

科技公司已经利用人们在**COVID-19**禁闭措施期间的孤立来增加他们的利润率，并在几乎没有阻力的情况下扩大了他们的存在，随着大流行病的危机让位于资本主义危机的下一阶段，他们试图塑造一个巩固他们权力的 “新常态”。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看到人群中的很多示威者以这些建筑为目标，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在对 O Mile-Ex 的进攻之后，一些在 Saint-Urbain 向南出现的警察收到了排山倒海的石块和烟火。示威者在 Saint-Zotique 向东走，继续躲避主要的警察部署，在 Clark 向南转，然后穿过小伊塔利公园，然后在 Saint-Laurent 向北转。许多交错的街道为疏散和撤离提供了可观的机会。

防暴警察开始在示威活动后面冲上Saint-Laurent，向人群发射催泪瓦斯，加速了驱散行动。一些警察甚至被发现在一栋居民楼的屋顶上，直接向人群投掷催泪弹：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

蜂拥而至的警察在人们散去的地方拘留了多个人，逮捕了两个人，但没有提出严重指控。在这些情况下，用垃圾和其他障碍物更一致地封锁街道可能会有帮助。

与数百名活动家和匿名援助者一起在街头冒险是一种宝贵的经验，虽然一个五一节示威的成就对于反抗者们的整个愿景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示威者相信通过这些时刻发展的关系不应该被低估。让它成为下一场抗议活动中的亲密团队。

下面是蒙特利尔示威活动的场面，人们高喊着“每个人都讨厌警察”：

https://vimeo.com/545121878

TR 土耳其

[image]

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五一节示威活动。冠状病毒封锁措施和政治镇压的加剧，激发了公众对埃尔多安政府的愤怒。伊斯坦布尔市的冲突尤为激烈，示威者试图占领具有象征意义的塔克西姆广场—— 相邻的**Gezi**公园是**2013**年大规模抗议活动的中心。

那里的示威活动遭到了警察的暴力回应，人群被警察反复使用胡椒喷雾和催泪瓦斯袭击。超过200人因抗议活动而被捕。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法国

[image]

巴黎，五一节示威活动上的无政府主义者：

https://vimeo.com/545124087

数千人聚集在巴黎，纪念五一劳动节。警察袭击了人们，使用了大量的人群控制弹药，并在多个地方驱散了示威。虽然示威者面临警察的严重暴力，但他们仍然坚守阵地。

五一节动员会的参与者还向150年前发生的历史性巴黎公社致敬。

[image] [image] 巴黎，抗议者向警察投掷垃圾和石块，警察用催泪弹回击

MM 缅甸

[image]

缅甸仰光，建筑工人的五一节示威活动：

https://vimeo.com/545125237

英国

[image]

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五一节抗议活动，有演讲（没有找到演讲视频）：

[image] [image]

德国

[image]

柏林的五一节示威活动，示威者点燃路障以阻止防暴警察：

https://vimeo.com/545129835

这场示威活动超过20,000人参加，其中自治主义者的比例相对较低（相比其他国家），接近50%，但是警方的镇压行动专门瞄准自治主义者。活动家报告警方在无政府主义者街区前毫无理由地升级维稳态势。

警方先是用压缩阵型将示威队伍挤在一起，但迅速将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政府组织的人群隔离开。于是这场示威活动是在被强行降低规模的状况下继续的。

本来应该是计划中所有人的安全之地，但在警察袭击后，已不再可能。正如警察局长 Slowik 指出的那样，局势 “在短时间内” 升级。在此过程中，警察完全失去了控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撤退。

示威开始时，**NeuköllnArcarden** 发生了警察暴力镇压和残酷袭击。示威者受伤的人数高达两位数。此外，警察还逮捕了一些人，大概是**100**多人。但是，与最近几年相比，这种状况看起来要好得多，因为一定程度上示威者可以防止警察通过袭击逮捕人们。

[image] 柏林

CO 哥伦比亚

[image]

在哥伦比亚，五一节为正在进行的反对总统伊万·杜克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添加了精彩。

法外杀戮、贫困、压迫交织在一起。哥伦比亚是用暗杀对付反抗者的著名国家之一，去年到现在已经发生124起大屠杀，这就是为什么反抗者说：“我们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这些都不是新的。几十年来，保守派政治阶层已经成为国家与霸权全球经济之间的中介。他们通过消灭人民、窃取土地和控制多数工人来系统性地维持这一地位。这是一种变相的专政，他们拥有足够多的武器和资源，可以束缚整个国家数十年。

令人震惊的是，在疫情危机之中，哥伦比亚政府决定提高中下阶层的食品税。当人们饥饿时，提高粮食价格是没有道理的。更为可耻的是，拟议的改革不仅会伤害日常生活的人们，而且会进一步丰富该国最富有的垄断者。

五一节标志着连续第四天的全国性示威活动，反对杜克的税收改革法案，该法案旨在大幅提高全国的税率。哥伦比亚目前是世界上税收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而政府正以此为理由增加税收，不仅对企业，而且对穷人和工人阶级加税。这正值许多人因冠状病毒大流行而面临更多经济困难的时候。

决定国家方向和数百万人的未来的决定完全由政治、军事和经济精英做出。他们通过了大量有利于银行和帝国的法律，有利于北美、亚洲和欧洲金融利益的法律，在窃取其他人的资源后给予自己豁免权的法律，使他们在当地和全国范围内保持权力的法律。这些法律是闭门批准的，没有任何公开辩论。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对哥伦比亚医疗系统进行修改的法律改革。这项改革于2021年3月16日提出，虽然仍未被国会通过，但其在立法机构的支持者在4月26日晚采取了秘密行动，试图在人们关注税收改革的时候将其通过。

这项健康改革可能比COVID-19本身更糟糕。从本质上讲，它旨在实施哥伦比亚医疗系统的全面私有化。人们将不得不支付保险费，否则EPS（哥伦比亚的公共健康保险）将拒绝为人们提供医疗服务。需要通过EPS就医的人必须证明他们正在好好照顾自己，没有做任何事导致他们生病或受伤；如果保险机构能够证明不是这样，它将能够拒绝为人们投保，迫使人们自掏腰包。这个方案也是为了终止公共市政疫苗接种计划 —— 在大流行病的高峰期！—— 并让保险供应商有权决定如何提供这些服务以及向谁提供。

同样，据估计，1993年将卫生系统私有化的现行卫生法已经由于缺乏医疗或过失而导致**100**万人死亡，比武装冲突造成的伤亡人数更多。

示威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在卡利市尤为突出，据报道已有**6**人被杀。土著活动家在抗议活动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并拆除了多个殖民时代的雕像。

[image] 牌子上写着：“即便COVID-19没有杀死我们，丧心病狂的政

府也肯定会杀死我们“ [image] 哥伦比亚：“为我们死去的朋友，一分钟的沉默和一生的战斗。” [image] [image]

最后

由于语言问题，小语种的内容可能被本报告所遗漏，如果您了解其他国家的五一节抗议活动，欢迎联系我们，我们将补充本文的内容。

不要错过我们此前制作的另一份关于五一节150年历史的快照《五一节：勇气和抵抗的故事》，更希望本报告能给中国的反抗者带来激励。

五一节快乐！未来快乐！

□

[image]

五一节意味着抵抗

[image]	人物/组织	工人阶级，反法西斯
[image]	城市/地区	全球，美国
[image]	日期	2025年5月1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五一节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交媒体 社区倡导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在2025这个五一节，聚集起来反抗暴政和压迫。
聚集在一起，创建基于团结互助的社区。
与所有想要更好生活的人相聚。
聚集在一起，向那些在我们之前战斗过的人们致敬。
聚集在一起，以表明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 Table of Contents

  拓展活动
  教育
  组织起来
  艺术和娱乐
  互助
  采取攻势

[image]

随着2025年五一劳动节的临近，我们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形势。特朗普和他的走狗们正在重组国家，将更多的资源转用于镇压，顺便中饱私囊。他们已经在以政治观点为由驱逐学生，并明确表示打算升级为驱逐美国公民。与此同时，生态破坏、气候灾害、战争和种族灭绝，只是愈演愈烈。

虽然有些人保持低调，祈祷着事态好转，但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这场噩梦能走多远，将取决于人们现在如何开展抵抗运动。时间过得越久，特朗普对体制的控制就越牢固，他就越有能力扩大和加强镇压。即使仅凭特朗普草率鲁莽的政策就足以让大多数人反对他，但仅此并无法回答如何将他赶下台的问题 —— 他已经表明自己不会心甘情愿地离职。并且也无法确保他下台之后的情况能有多好。请记住，我们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场，是因为拜登政府的灾难性统治。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基层运动，通过这些运动来保护彼此，并普及对我们所面临问题的激进分析。

五一国际劳动节为此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革命者一直将五一节作为庆祝和抵抗的日子。利用这一悠久的传统为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事情提供了许多参照点。

无论您身在何处，您都可以为五一劳动节做点什么。更妙的是，组织一周的活动，包括教育、互助、艺术和娱乐，以及游行或示威。

[image]

下面的大多数建议都是二十几个人就能做到的事情。组织活动不一定要有大量人员参与才有价值。即使在人数众多的运动中，确保运动具有韧性和有效性的最佳方法也是确保人们养成在小组中讨论、决策和行动的习惯，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参与者的能动性。

在华盛顿特区，一个临时团体呼吁占领国家广场：

「我们的策略是在国家广场举行全天候、合法、非暴力的示威活动，

呼吁国会在这场危机中采取唯一合理的措施：弹劾并罢免唐纳德·特朗普。」

您可以在这里关注他们的公告。

[image]

在全美其他地方，从西雅图到明尼阿波利斯，历史悠久的团体都在筹划活动。但不要把一切都交给他们。如果真的要举办什么激动人心的活动，相信您自己就是最靠谱的人。

[image]

拓展活动

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正是建立新联系的好时机。即使您已经在一个紧密团结的无政府主义者社区中组织活动，也非常建议您努力去接触还不认识的新人。邀请他们参加活动！和他们谈谈他们关心的问题！提出你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的想法！

即使您完全与世隔绝，无法与其他人一起组织活动，也完全可以从 Municipal Adhesives 或者 crimethinc 订购贴纸，让您所在社区的公交车站和电箱焕发生机。把油漆笔放在口袋里，在您所在县的每个站牌上都贴上“ICE”。在厚纸购物袋的底部剪下模板图案，然后装上一罐喷漆，在您所在的社区里遛遛弯，所到之处都会留下信息的小痕迹。如果您担心自己画得不够好看，Municipal Adhesives 也可以邮寄现成的模板。下载并打印海报，打点儿浆糊，然后出去张贴海报。即使您是方圆百里内的唯一生命体，也完全可以做所有这些事情。

另一方面，只要您不是方圆百里内唯一的有知觉的生命体，您就可以印制或订购一些杂志，在朋克表演、校园、农贸市场，或者在您贴出第一张贴纸的公交车站设立一个宣传桌。

[image]

教育

在“五一节”期间，您可以组织一个阅读小组，围绕一篇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历史的文章展开讨论。您可以举办一场关于无政府主义或当地社区抵抗历史的演讲。您可以召集讨论，将其中一个主题与特朗普政府目前实施的各种攻击联系起来，以便制定应对策略。

您还可以宣布在某一公共场所举行集会，让人们朗读干草市场烈士的最后声明 —— 他们为工人运动做出的牺牲催生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五一劳动节。同样，你也可以朗读终身无政府主义组织者露西·帕森斯（Lucy Parsons）的演讲稿，她的丈夫也是遇害者之一。

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国家资助的教育基础设施的破坏和掠夺，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教育模式来取而代之。

[image]

组织起来

您可以召集受ICE递解出境或环境破坏等问题影响或致力于该问题的各界人士举行集会，以协调抵制行动。

即使政府尚未针对您所在的社区，您也应该现在就开始组织，以便做好准备。例如，您可以制定一项计划，安排好所有资源，以便在政府当局采取特定行动时立即做出反应。

艺术和娱乐

五一游行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尤其是在明尼阿波利斯这样的地方。如果您附近已经有这样的活动，那就太好了，您只需组织一支队伍参加即可。但如果您所在的地区没有五一游行，那也很好 —— 这意味着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组织一次游行。

不要忽略准备横幅、巨型玩偶或其他艺术元素。2017年，波特兰的无政府主义者为他们的五一游行制作了巨型蜘蛛。

[image]

互助、团结和直接行动的蜘蛛：2017 年波特兰的五一劳动节。

[image]

晚上或周末的晚些时候，您可以预订一场由当地乐队表演的义演。作为加分项，还可以选择在颠覆性的地点举办演出，比如立交桥下或废弃的仓库。

最后，以一场舞会结束当晚的活动！

互助

您可以在社区花园或社区中心举办 “真正的自由市场”、“聚餐”或 “工作日”活动。

[image]

采取攻势

如果我们不能主动出击，所有这些都将毫无意义。当国家对越来越多的人施以残酷的暴力时，我们却局限于试图以非等级制的方式掌控生存的细节，那意味着提前接受失败。我们应该对他们的进攻做出回应，但关键是我们要选择自己的进攻时间和地点。

到目前为止，特斯拉抗议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开辟了一条新的冲突战线，分散了马斯克和特朗普的注意力，暴露了他们的弱点。但还有许多其他方式可以让我们主动发起斗争 —— 请回想一下2018 年的 ICE 占领事件。

确定一个目标，呼吁在那里举行抗议或其他形式的行动。如果没有明显的目标，您仍然可以组织一次公开的示威，目的是让人们习惯于一起参与行动，参与集体表达，无论多么具有象征意义。一小部分人也

可以采取出其不意的行动，发出珍贵的“信号弹”，让其他人知道我们大家都不是在孤军奋战。

请记住，在任何可能遭到镇压的示威活动中，请将手机留在家中，并保持不容易被识别身份的着装 。

By Crimethinc

Notes 本项目的安全性专题站点正在进行中，其中将包含行动安全性专栏。

[image]

[image]
[image]

五一节：勇气和抵抗的故事

[image]	人物/组织	工人
[image]	城市/地区	全球
[image]	日期	2021年5月1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五一节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区倡导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人们欢乐的反叛行动并不是指向一个让工人的劳动报酬稍好一些的世界，而是指向我们可以扫除所有形式的压迫，这些压迫阻挡了人们和人们生命的巨大潜力。

- Table of Contents
  在五一节成为“五一节”之前：**1871, 1877,**
  1884
  1886
  1891
  1894

1909
1919
1937
1945
1950
1968
1971
1983
1986
1987
2006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2019
2021

五一节是全世界抗议者庆祝自决和自我实现的日子之一。几千年来，人们一直用点燃篝火以纪念冬天的结束；直到工业化强行将人们与滋养他们的土地基础分开，五一节才被当作劳动节来纪念。

从根本上说，五一节不是关于劳动的：它是关于丰收的。它是关于赢余、快乐、自由 —— 生命本身的蓬勃发展的来源。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纪念春回大地的圣日，五一节将我们的思想引向大自然——一个流经人们并滋养人们的狂野而美丽的混乱，您可以享受但永远无法控制。

人们欢乐的反叛行动并不是指向一个让工人的劳动报酬稍好一些的世界，而是指向我们可以扫除所有形式的压迫，这些压迫阻挡了人们和人们生命的巨大潜力。

下面是五一劳动节几个世纪以来令人激动的时刻。祝你们今天的努力一切顺利：正如民谣歌手所唱的那样，“你为其而战的东西就是要使它为你所有”。

[image] 2012年 五一节，西雅图

在五一节成为“五一节”之前：1871, 1877, 1884

在五一节成为庆祝劳工斗争的国际节日之前，工人和其他反叛者纪念3月18日，即1871年巴黎公社开始的纪念日。

例如，1877年3月18日，年轻的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与Pindy、Stepniak 以及来自瑞士各地的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在伯尔尼举行了游行。克鲁泡特金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科学和互助的和平倡导者而被记住的，但在那时，他和他的朋友们带来了旗杆、指节铜套和其他武器来保护自己。经过长时间的街头对抗，他们成功地从试图夺取旗帜的警察手中抢回了旗帜，并继续举行了2000多人的会议，会上他们朗诵了演讲稿，演唱了革命歌曲，并宣读了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鼓励电报。

1884年10月7日，有组织的行业和工会联合会在芝加哥举行会议，决定要求在1886年五一节前将工作日限制在8小时。这个组织的领导层，也就是后来的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秘密发布了一份声明，建议成员不要参与到围绕这一要求的运动中，但基层员工大量拥护这场运动。

1886

无政府主义组织者阿尔伯特和露西·帕森斯带领8万人在芝加哥的密歇根大道上举行了第一次现代五一游行，他们高呼：“八小时工作日，不减薪！”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美国各地有35万工人在1200家工厂进行了罢工，包括芝加哥的7万人、纽约的4.5万人和辛辛那提的3.2万人。

四天后，警察袭击了芝加哥的一次劳工集会，有人以投掷炸弹作为回应，剩下的就是历史了。

阿尔伯特·帕森斯和其他四名无政府主义者在随后徒有其表的审判中丧生，这场审判被广泛认为是被操纵的和不公正的，以至于在1893年，州长推翻了对他们的定罪，并批评了法庭程序。露西·帕森斯，后来成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组织的共同创始人，致力于革命组织的生活。

[image]

1891

经验丰富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者埃里科·马拉泰斯塔（Errico Malatesta）决心为干草市场起义的烈士们报仇，并建立一个能够废除资本主义和国家政权的革命运动，他秘密返回意大利，以便为五一节准备激烈的示威活动。

1891年5月1日下午，数千名工人聚集在罗马的圣克罗齐广场，听取一系列的演讲。很快又有数千人的游行队伍到达，其中包括举着旗帜的无政府主义联合会成员。正如警察局长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出现立即刺激了人群的兴奋”。

无政府主义者阿米尔卡雷·西普里亚尼（Amilcare Cipriani）曾被判处死刑，然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作为对他在保卫巴黎公社期间担任参谋长的惩罚，他站起来发言。注意到数百名士兵和骑兵用刺刀森林包围了广场，西普里亚尼恳求大家保持冷静，认为现在不是与当局对抗的适当时机。然而，一位未被安排发言的人，曾与马拉泰斯塔一起流亡阿根廷的无政府主义者伽利略·帕拉（Galileo Palla），跳上讲台，劝说人群起义，最后喊道：“革命万岁！”

随后的起义蔓延到整个城市，一直持续到夜晚。

1894

1894年5月1日，大规模的起义席卷了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以抗议前一年的经济危机造成的失业。几天后，即5月11日，普尔曼大罢工开始，最终导致全国范围的联合抗议，许多工人被警察和其他雇佣兵

谋杀。

作为回应，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宣布，9月的劳动节将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节日，试图在不肯定干草市场暴动周年纪念日的情况下哄骗工人的斗争。塞缪尔·冈伯斯（Samuel Gompers）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创始人，也是移民、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后来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激烈反对者，他支持联邦政府镇压普尔曼大罢工，并支持格罗弗·克利夫兰破坏五一节势头的努力。

不要搞错了：合法化劳工组织的官方领导从一开始就主要是为了驯服和阻碍劳工运动而来的。

1909

1909年五一劳动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宣布了两个劳工集会。一个是由社会主义工人总工会（UGT）组织的；另一个是由无政府主义的阿根廷地区工人联合会（FORA）组织的。

正如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多·拜尔（Osvaldo Bayer）所叙述的那样："中午过后，广场上开始挤满了不属于这个城市的居民：很多人留着胡子，戴着贝雷帽，戴着领巾，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很多人头发很白，很多人脸上有雀斑，很多意大利人，很多'俄罗斯人'（当时对犹太移民的称呼），还有不少加泰罗尼亚人。举着红旗的无政府主义者走了过来。资产阶级去死！向资产阶级宣战！—— 这是最早听到的呼声。"

最吵闹的人似乎是来自"Luz al Soldado"（"启蒙士兵"）协会的无政府主义者。根据当天的警方报告，他们破坏了有轨电车，释放了出租马车上的马匹，并砸毁了拒绝关闭店面以纪念工人节日的面包店。

出乎意料的是，警察局长拉蒙·法尔孔（Ramón Falcón）上校开着他的车，下达了攻击命令。警察疯狂地向示威者开枪，并骑着马践踏抗议者，造成多达11名工人死亡，还有几十人受重伤。

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呼吁举行无限制的大罢工，要求法尔孔辞职。该上校以逮捕和突袭作为回应，并关闭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媒体。5月4日，在干草场事件发生33年后的那天，多达8万名群众聚集在一起，陪同他们的烈士遗体前往墓地。法尔孔的警察们再次出现，对纪念者进行殴打和射击。

受到五一大屠杀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是一位在乌克兰出生的少年，西蒙·拉多维茨基。六个月后，拉多维茨基用一枚自制的炸弹炸毁了法尔孔的马车，杀死了这个上校和他的秘书胡安·拉蒂高。当最后被警察抓住并殴打时，他大喊："反侵略者万岁！" 拉多维茨基成为阿根廷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犯之一。

[image] 一组海报，展示了各种意识形态竞争，以定义"劳动节"的含义

1919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再次发生起义，反动派和警察袭击了由工会成员、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五一游行队伍，他们抗议监禁尤金·德布斯，这位劳工组织者几十年前曾在普尔曼罢工中崭露头角。

1937

1937年5月1日，艾玛·戈尔德曼在伦敦海德公园就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发表演讲，展示了支持CNT的巨大旗帜。

在加泰罗尼亚，5月3日至8日，在后来被称为 "五月天" 的活动中，巴塞罗那爆发了冲突，一方是无政府主义者和西班牙革命的其他基层参与者，另一方是警察、为斯大林服务的共产党员和共和国政府的其他成员。这预示着西班牙革命在佛朗哥手中的失败，而佛朗哥内部的专制主义者则背叛了它。

> "共产党人工作的目的不是要把西班牙革命推迟到更合适的时间，而是要确保它永远不会发生。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权力越来越多地从工人阶级手中被扭曲，越来越多的各种类型的革命者被投入监狱。每一次行动都是以军事需要的名义进行的，因为这个借口可以说是现成的，但其效果是把工人从有利的位置上赶了回来，他们会发现不可能抵制资本主义的重新引入 …… 毫无疑问，武器是故意扣留的，以免太多的武器落入无政府主义者的手中，他们会在事后把它们用于革命目的。”—— 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1945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安东尼奥·加西亚·巴隆（Antonio García Barón）在十几岁时就加入了杜鲁蒂纵队，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击败法西斯主义并推进无政府主义革命。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漠，纳粹对佛朗哥部队的支持，以及共产党人对其他反法西斯分子的背叛，西班牙的革命在1939年就被打败了，但巴隆本人从未放弃。他前往敦刻尔克战役，在那里，他给了一个饥饿的英国士兵一个急需的午休时间，拿起枪击落了两架纳粹战机，让那个士兵非常惊讶。

不久之后，巴隆被抓获并被送往位于毛特豪森的纳粹死亡营。即使被大规模处决和饥饿所包围，巴隆仍带着他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在希姆莱的一次访问中，巴隆设法与党卫军领导人对质。当巴隆进入集中营时，西班牙剥夺了他的国籍；他从未试图取回国籍。在毛特豪森，巴隆被打上了一个蓝色三角形和字母 “S” 的标记—— 这是识别被视为无国籍囚犯的标记。

毛特豪森的毒气室处决一直持续到1945年5月1日阿道夫·希特勒自杀前。5月5日，盟军解放了毛特豪森集中营。他们受到欢迎的旗帜上写着：“西班牙反法西斯主义者向解放者致敬”。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和集中营的解放，安东尼奥·加西亚·巴隆开始在国家、资本主义，以及最重要的是教会的范围之外生活。他在玻利维亚的丛林中定居下来，尽管有美洲虎的袭击和多次暗杀企图，他仍然活了下来，成为杜鲁蒂纵队的最后一名幸存者。

[image] 西班牙反法西斯的囚犯于1945年5月5日举着旗帜，庆祝自己从毛特豪森纳粹死亡集中营的解放

1950

自1928年以来，南非的黑人工人就参加了五一节示威活动，当时他们的游行使种族主义的劳工党组织的只有白人的示威活动相形见绌。1950年，南非共产党呼吁举行五一罢工，抗议 “抑制共产主义法”。南非警察以残酷的暴力镇压进行报复，在索韦托各地杀害了18人。年轻的纳尔逊·曼德拉为了躲避枪林弹雨，连夜在护士宿舍里寻求庇护。

[image] 1961年，古巴哈瓦那的“五一劳动节”

1968

在巴黎南泰尔大学的学生和当局之间发生了数月的冲突之后，行政当局于1968年5月2日关闭了该大学。巴黎索邦大学的学生于5月3日举行聚会，声援南泰尔大学的学生进行抗议。5月6日，2万多名学生、教师和支持者加入索邦大学游行，与试图封锁学校的警察对峙。大规模的冲突随之发生，引发了为期一个月的罢工和占领，几乎推翻了法国政府。

（巴黎，1968年5月）

1971

5月1日，超过50,000人参加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反战聚会，这场集会是在 May Day Tribe 的协调下举办的，这是一个激进的左翼组织，包括意大利人、LGBTQ和女权主义者的队伍。

政府取消了许可证，并驱逐了举行集会的公园。然而，在5月3日的黎明，超过15,000名反战抗议者被组织成亲密团队，试图通过协调的非暴力反抗手段关闭整个华盛顿特区。

同样数量的警察、士兵和海军陆战队以催泪瓦斯和暴力袭击作为回应，随意扣押和毁坏财产，包括两辆有标志的救护车。

截至上午8点，超过7000人被逮捕，到那周结束时，被捕人数接近13000人，其中只有79人最终被定罪。一家联邦法院后来向被捕者总共赔偿了1200万美元。

1983

在伦敦，无政府主义期刊《阶级战争》在五一节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期。这份期刊直观地认识到，工作场所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被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结构调整所取代，因此它关注社区斗争和城市起义，以不敬业的幽默感欣然挑衅保守派，这种幽默感继续影响着当今一些最好的无政府主义宣传者。

在参与反法西斯组织、推翻撒切尔政府的人头税起义以及1999年6月18日的反资本主义狂欢节（为1999年在西雅图举行的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峰会的示威活动奠定了基础）的过程中，《阶级战争》期刊帮助创建了今天无政府主义运动复苏的基础。

1986

在乌克兰，五一节100周年的国家庆祝活动按计划进行，尽管执政的共产党的许多官员没有解释就缺席。这是因为切尔诺贝利的核反应堆正在融化，向空气中倾泻致命的辐射。官僚们知道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但还没有向公众承认，使无数工人暴露在辐射中毒中。

这场灾难说明了专制党派对五一节和整个工人运动的合纵连横的致命影响。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民主，国家的存在本身就预示着等级制度，这不可避免地使工人和其他人面临不相称的风险。

1987

在柏林，五一节在克鲁兹堡地区举行的街头派对意外地成为一场重大

冲突，吸引了许多阶层的人参加，迫使警察放弃该地区数小时。从那个自由的夜晚开始，出现了大规模对抗的传统，在柏林市中心每年都有一天的起义，一直持续到今天。

https://youtu.be/xjO4GMGd7xI

（Atari Teenage 起义，1999年五月一日，柏林）

[image] 2000年5月5日在柏林的示威者
https://youtu.be/tw6ipo6vUbE?si=i86MHivuaFRUzlj1

（2002年在伦敦举行的 “五一节” 示威活动）

2006

2006年，数以万计的移民和支持者举行罢工，示威反对压制性的移民政策。

2010

2010年五一节，美国各地出现了小规模但有战斗力的示威活动，如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鲁斯，这两个地方的示威者在反击城市化的过程中都有大量的财产破坏。在阿什维尔，警方随机逮捕了11人，并指控他们犯有包括阴谋在内的各种重罪。此案拖了好几年。最后，一些被告接受了轻罪认罪协议，而其余的人没有被定罪就被释放了。

[image] 2011年5月1日在蒙特利尔

2012

2012年五一节在世界各地发生了强大的无政府主义示威活动，特别是在蒙特利尔、奥克兰和西雅图。

在蒙特利尔，在一次强大的学生罢工的高潮中，数百名参加激烈的五一示威的人与警察发生冲突。游行从 Champ de Mars 开始，就在蒙特利尔市政厅的前面，并迅速向市中心的核心地带移动。它包括当时在蒙特利尔街头的最大的 black blocs 之一。

[image] 蒙特利尔，五一节游行队伍 [image] 2012年劳动节，蒙特利尔
https://vimeo.com/47363059

（2012年五一节，蒙特利尔，示威者与警方对峙）

在奥克兰，经过一整夜的战斗之后，在旧金山快速绅士化的社区，数百人在整个城市游行，开始和结束时在奥斯卡-格兰特广场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该广场以前是 “占领奥克兰” 运动的地点。

[image] 旧金山，2012年五一节前一天晚上 [image] 2012年5月5日，与奥克兰的警察对峙 [image] 2012年五一节，起义者穿越奥克兰

在西雅图，一个 black bloc 组织在镇上游行，出人意料地袭击了被反对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峰会的示威者占领的著名的Niketown。**1999**年来自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活动家们完成的任务，现在由当地人完成了，尽管有大量的警察在场。

（2012年西雅图五一节的抗议视频，已经被YouTube删除）

与此同时，在柏林，当局多年来为控制不守规矩的五一节示威活动所做的努力开始得到回报。事实证明，对政府来说，组织他们自己的严格管制的五一节庆祝活动比简单地试图用蛮力压制示威活动更有效。仔细看一下他们的战略是很有启发的。

2015

米兰的几百名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抗议资本主义、国家和围绕企业 “2015年世博会” 的腐败。

[image] 米兰，2015年五一节 [image] 米兰，2015年五一节 [image] 土耳其，20115年五一节

2017

故事还在继续！

- 2017年五一节，奥林匹亚
- 2017年五一节，巴黎
- 2017年五一节，费城
- 2017年五一节，波特兰
- 2017五一节，西雅图

2018

- 2018年五一节，巴黎

2019

- 2019年五一节，巴黎

2021

- 2021，五一节，巴黎

Jake Hanrahan @Jake_HanrahanMay Day in #Paris. 2:35 PM · May 1, 202121,709Likes4,644Retweets

[image] [image]

[image]

超越吹哨

[image]	人物/组织	吹哨人、媒体
[image]	日期	2019年5月2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新闻自由日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区倡导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中国可能难以实现透明度革命触发的变革，但并非源于缺乏具有勇气智慧和技能的英雄举报人，而是，缺少透明度革命最重要中一个步骤。它是什么样的？

[image]

洁西林·拉达克, 托马斯·德雷克, 切尔西·曼宁, 爱德华·斯诺登 —— 这些来自权力大厅内部的吹哨人警告我们所有人关于权力被滥用的方式，就如普罗米修斯的圣火向人们传递被当权者禁止的信息。

但是，仅仅是举报人能拯救我们吗？仅仅举报就足够了吗？基于举报的社会变革战略中缺少了什么，以及超越透明度革命还需要做些什么？

这篇文章再次强调了 IYP 在一年多前答读者问中对透明度革命的反思和担忧：中国难以实现透明度革命触发的变革，并非源于缺乏具有勇气智慧和技能的英雄举报人，而是，缺少透明度革命最重要中一个步骤：即 行动主义的智慧和识别机遇的能力。

当然，举报揭露是有充分理由的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当内部知情人说出真相时，局外人才能获得清醒。

然而，揭露暴君是一回事—— 废除它们是另一回事。

斯诺登曾经亲口说过：“我最害怕的是……没有任何改变。人们会在媒体上看到所有这些披露，他们可以知道政府如何单方面授予自己无限的权力，以便更深入地控制美国社会和全球社会。但是，人们不愿意承担站起来与之战斗所必需的风险。“

透明度革命中隐含的社会变革理论（假设）是，政府的罪行一旦被揭露，民众的愤怒将迫使政府做出改变。斯诺登说，“我相信只要美国国家安全局对美国人进行违宪的大规模监视被揭露，它无法在法院、国会和人民的审查中存活下来”。然而，斯诺登最大的恐惧已经成为现实：限制国家安全局监控计划的改革已被挫败。

斯诺登和其他透明度革命战士成功地揭穿了政府的阴谋，但并未阻止奥威尔国家的扩张。他们让我们所有人知道统治者是如何侵入性和不负责任的，但他们没有警告我们必须反击。

透明度革命是以民主语话为前提的：如果人们足够知情，他们就可以“向权力讲真话”，而这种言论本身也会以某种方式催化变革。 当然，这假定了一种基于对话的政治制度。

但这是非常理想化的。建立这种监视基础设施的部门—— 现在试图通过强制力而不是说服性的论证，将斯诺登与切尔西曼宁一起监禁。这足够证明，仅仅说真话是不够的—— 我们不是在对话，而是处在权力斗争中。

同样，将政客和官僚的幕后阴谋视为一种透明和平等的秩序中的“暂

时性失误”是严重错误的。这些可怕的阴谋并不是过度行为，而是常规行为。自20世纪70年代透明度革命的鼎盛时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将所有这些真相视为“异常”- 意味着国家本身具有合法性，并且“只是需要改革”。但是，认为公民可以监管国家是非常天真的。国家越强大，它对公民的威力就越大—— 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将吹哨人定位为社会变革的主要角色还有其他弊端。这不仅意味着系统从根本上被认为是“合法的”，它还将那些在系统中拥有特权地位的人视为变革的推动者。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体制内的人是最不可能说真话的人；有成千上万的理由和激励机制可以确保他们不易受到良心危机的影响。毫无疑问，曼宁和斯诺登斯是如此的罕见，相对于那些在国家机器运作中勾结的不露面的成千上万人而言。

问题并不在于人类自然是自私的或麻木的，而是，权力制度的基础设施促进了自私和麻木。

将人类的未来置于权力大厅内部的人身上是错误的。相反，我们应该问各行各业的人们如何共同努力、以禁用压迫性的基础设施 。

像斯诺登这样的系统管理员确实影响了我们所有人的认知，但系统管理员无法自己创造解决方案。把变革的期望寄托在极少数计算机专家身上，只会掩盖无数大众的力量，大众的参与对于任何解放运动来说都至关重要。

这种疏忽解释了 Julian Assange 和 Jacob Appelbaum 在2013年混沌通信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暗示的失望，当时他们将系统管理员描述为一个应该组织起来捍卫自己利益的阶级，并警告说必须阻止数字专制的不断深化在为时已晚之前。

事实上，无论互联网上的权力如何巩固，权力机构以外的人都将继续与不公正作斗争—— 许多人坦白地说别无选择。越来越多的被边缘化、失业和被压迫者必须成为任何变革战略的中心，与编程阶层的叛

逃者一道。

如果程序员将他们的利益概念化为与其他人不同，并组织起来捍卫这些利益而不是参与比自己更大的斗争，他们将与其他物种一起注定失败。程序员不应该把自己组织成一个阶级—— 他们应该参与在更大规模的阶层斗争中。

正如斯诺登所担心的那样，在没有关于如何对抗它的提议的情况下，对国家监视的揭露只会加剧老大哥本就打算实现的寒蝉效应。

一般的报纸读者在得知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在通过自己的智能手机和信用卡追踪自己的整个生命后，不太可能在愤怒中走上街头，而是变得更加谨慎和顺从。然而，沉默和顺从不可能保护我们：它只会鼓励当权者更加肆无忌惮地瞄准更广泛的潜在人民。

加密和其他安全措施也不足以充分保证我们的安全：政府将始终拥有更强大的技术以击毁我们的保护壳。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有钱，资源和权力在同一条裤子里。如果我们将抵制概念化为仅仅是技术问题，那么我们从一开始就被打败了。

加密非常重要，但加密是为了实现我们能够实现的唯一真正的安全措施—— 强大的社会运动，足以调动国家所针对的任何人站起来抵抗。无论政府机构收集多少情报，他们只能在能够承担政治后果的情况下利用它。我们越早与他们进行公开斗争，我们所有人就都会越安全。

让我们回到透明度革命本身。理想的英雄就像我们一样：一个普通人，具有强大的勇气和智慧。英雄代表我们能采取的一步—— 但不是我们由于自己害怕和感觉自己没有天赋而不得不转移期待的那个目标。这正是英雄之概念的危险之处：他们倾向于让那些相信他们的人变成纯粹的旁观者，置之不理。

这绝不是诋毁英雄。斯诺登和曼宁从最无私的慷慨中赐予一切真相的良心。但是，作为我们这些人，尊重他们的勇气和牺牲的最好方法是走上同样的反抗道路，而不仅仅是坐在那里点赞。

他们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如生命一般珍贵的信息和公民权，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本身，他们决心为了人民而奋斗的勇气。

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站出来抵制我们自己参与的权力结构这意味着什么？无论我们在权力架构中的哪个位置，这都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采取的步骤。

单一的吹哨不会带来社会变革。变革需要的是直接的行动。请记住，弗格森并没有举报人—— 这并不是警察不端行为的一个揭露，而它引发了近二十年来最重要的抗议警察暴行的浪潮，这正是因为人们对他们的愤怒采取了行动。对迈克尔·布朗的杀戮在全国范围内被理解为悲剧，因为人们抗议了，不是因为视频记录了这件事，也不是因为内部人员透露凶手违反了某些法规。

反对政府的运动是因为政府是非法的或腐败的，他们使我们无法通过合法的方式抵抗一切形式的残暴和虐待。无论法律如何，我们都需要培养广大公民对抗当权者的能力。否则，世界上所有举报都将是徒劳的。

今天，我们并不缺乏对监视状态的认识，但是我们依旧缺乏如何对其采取行动的具体例子。本着 **Jeremy Hammond** 的精神，我们可能会假设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揭示国家的不端行为，而是要确定其战略脆弱性。

从保护突尼斯活动人士免受监视到揭露三K党成员的名字，匿名者已经证明了与社会运动协同作战的黑客攻击的战术优势。**Richard Stallman** 曾指出，拒绝服务行动只是一种新的封锁形式—— 就像纽约到湾区的抗议者阻挡了州际高速公路一样，在线的活动家封锁了信息高速公路。结合在线和离线直接行动的抗议活动为跨越阶级、种族和地理的新联盟提供了机会。

与此同时，在旧金山以谷歌为目标的抗议者的带领下，我们可以想象离线示威者在斗争中开辟了新的战线。也许这可以让那些认为自己是数字世界大师的人摆脱桌面的舒适区。

今天，任何真正的实用主义者都必须承认，拆除所有不负责任的政权机构比改革它们更容易。获得隐私并处于和平状态的简单愿望使我们与全球网络化的国家权力发生直接冲突。

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前景，但同时也是一个好的时机，因为全球数百万其他人正在被这个头重脚轻的权力结构所产生的生态、经济和种族化危机推向同一个冲突中。

在这里，我们到达了问题的核心—— 类似国家安全局这样的老大哥他们的主要目标从来就不是所谓的"恐怖分子"，而是挑战权力分配的基层运动。将监视覆盖面扩大到全社会甚至全世界的每个人根本不足为奇。监视机构的真正目标一直是突尼斯的活动家、埃及的革命者、希腊的无政府主义者，# M15，# accupy，# blacklaivesmatter，罗贾瓦的革命以及所有未来的一切社会运动，危机引发更多危机。

将社会变革想象成政策讨论的问题已不再现实。我们需要从革命的角度去思考。无论你是在键盘上还是街头行动，让我们互相找到彼此，并学会变得强大起来 。

(转帖)今天，悲惨的年轻人们，正待崛起

[image] 日期 2023年5月4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青年节
[image] 场景 快闪 社区倡导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98%的18至24岁的工人处于倦怠状态 —— 这些是 **Cigna 2022年全球幸福感调查的结果**（样本：15个国家）。

91%的Z世代和87%的千禧一代生活在压力之下；39%的Z世代和34%的千禧一代认为他们的财务不安全感是主要的压力之源。虽然另一场经济衰退还没正式开始（快了，快了），但通货膨胀已经离谱，生活成本不断飙升。

与前几代人相比，千禧一代和Z世代既没有储蓄缓冲，也没有职业稳定性。在大规模裁员的浪潮中最先趴下的就是Z世代 —— 他们刚刚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时间扎下职业根基。而在一个零合同和工会深受压制的世界里，又能扎下什么根呢？

许多人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攒下足够的钱来买房。这种担忧是没有国界的。因此，问题是 ——这样的生活和制度到底有什么意义？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而我们为什么要倡导这种秩序令其对我们来说只有意味着在 一个红热的星球上 永无休止地踩着跑步机，直到衰老、直到一切变得破烂不堪……？

为了理解年轻人的这种悲叹，只需要注意不同世代之间的 财富差异 就足够了。所谓的 **wealth gap**。

在美国，婴儿潮一代（1946-1964）是最富有的一代，他们在战后的福利条件下长得胖嘟嘟的。婴儿潮一代的净资产中值为 120 万美元。婴儿潮一代拥有全国 52% 的财富。他们的父母 (1928-1945) 拥有 15%。换句话说，**67%**的财富集中在老年人手中，老年人合计约占总人口的**28%**。

相比之下，千禧一代（1981-1996）的平均净资产为76,000美元。千禧一代比X世代（1965-1980）要穷24%，比婴儿潮一代要穷10倍。X世代（占人口的19.73%）的平均净资产为40-80万美元，它拥有全国财富的27%。同时，千禧一代拥有5%，而Z世代（1997-2012）……啊……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50**年里，教育成本已经上升了**300%**，年轻人如何获得教育的问题，因为没有足够高的教育就不可能获得高薪工作。众所周知的是 —— 通过借钱。每个学生平均有**3**万的债务，而且还在增长。带着这些债务，你从大学毕业后，你的余生就是 还债的漫长旅程。（别忘了利息哦，乖……

千禧一代和年轻人的购买力比婴儿潮一代的购买力低86%。今天20岁的人，一加仑汽油的价格比同龄的婴儿潮那代高57%；住房价格已经翻了一番，而且上涨速度超过了工资……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无政府理论在全球再次焕发新生了？

人们被承诺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而事实却相反。人们已经经历了多次"大衰退"，并继承了一个越来越难以负担的教育、卫生和住房的世界，以及 越来越多的不稳定、越来越恐怖的监视、和 越来越深刻的商品化。一个由一群地区专制者、帝国封建领主和企业反社会者统治

的世界，为我们提供 粉红色的眼镜 和 抗抑郁药物，以便在这个日益不平等的、无休止战争的和气候危机的世界中用麻痹来挺住。

膘肥体胖满脸横肉的霸主试图说服你相信他们的反乌托邦是你别无选择的，并用过去的恐怖来恐吓你，没有意识到人们不关心过去 - 人们关心的是现在和未来。

现在是什么？一场生态灾难和一个浪费的社会，一个 新的奴隶制 和一个 新的法西斯主义。

今天的年轻人大致上感受到了已故苏联人的感受：对不断恶化的事物秩序的彻底幻灭， 以及对粉碎这一切的强烈渴望 。

[image]
[image]

我们这个时代，革命的局限性：斯里兰卡起义的经验教训

[image]	人物/组织	斯里兰卡无领导运动GGG(Gota Go Gama)
[image]	城市/地区	斯里兰卡
[image]	日期	2022年5月11日
[image]	场景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代议制 反抗 国家 斯里兰卡 无政府主义 直接行动 自由主义 解放 资本主义 革命
[image]	格式	

这场运动，有那么一段时间，似乎重新打造了受苦受难的人民的脊梁。对一群长期被军阀、专制者、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所征服的人群来说，这是胜利的日子。

- Table of Contents

  首先总结一些经验教训
  1、
  2、
  3、
  4、
  5、
  6、

7、
8、
他们接管了整个村庄
无领导的抵抗
守望相助
要知道，我们一无所有只有彼此
行动带来信心
我们走过的错路
现在我们需要面对的

[image]

> 革命需要信徒。怀疑革命的胜利就是已经背叛了革命。正是通过逻辑和胆识，人们发起了革命并拯救了它们。如果你缺乏这些品质，你的敌人就会胜过你；你的敌人只会在你的弱点中看到一种东西—— 他们自己的力量的尺度。他们的勇气将与你的胆怯成正比。
>
> ——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

[image]

社会革命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一连串的斗争遇到并克服了它们的限制。随着战术、口号和组织形式迅速传播到不同的国家，这些序列往往会以一连串浪潮的形式展开。这些浪潮往往发生在全球经济动荡的时候，这在世界不同地区创造了一系列类似的条件。

[image]

首先总结一些经验教训

1、

一旦起义开始，任何选举都只会赋予旧政权以合法性，将其包裹在革命的合法性之中。7月20日议会对拉尼尔的选举为这一普遍规则提供了一个典范级的案例。没有理由相信所谓的大选能有任何不同。

2、

在政治上，而不是在军事上，打败武装部队是可能的。但对于我们这个世纪来说，需要重新思考其可能性的条件。

当武装部队被叫到街上，但拒绝向人群开火时，革命的局面就会出现。然而，最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在最初的起义中袖手旁观的武装力量后来又重新出现，成为革命命运的最终仲裁者，确保了旧政权和后来者之间的连续性。

3、

斗争在其将无产阶级的不同片段编织在一起的能力中找到力量。 起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整个国家，来自各行各业和社区的人们找到了自己的参与方式。 这在斯里兰卡这样一个建立在种族和宗教分离基础上的、被几十年内战蹂躏的社会中尤为重要。

然而，存在于社会其他部分的分离往往会在斗争中重新出现，特别是在其早期成功之后。这一直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革命似乎无法克服的局限。

4、

反乌托邦的斗争倾向于采用对腐败的批判，作为一种自发的意识形态。在一个日益由专制强人主导的世界里，这有某种意义，特别是在斯里兰卡。

但同时， 对腐败的批评歪曲了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危机中的实际作用，因为它假定国家可以找到摆脱当前危机的方法，只要它愿意，它可以选择避免实施紧缩政策。这种混乱也是为什么反紧缩斗争往往导致重新洗牌 而不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原因。

政权倒台后，人们面临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逻辑仍然存在。革命带来的政府往往发现自己实施的紧缩措施与最初引发抗议活动的措施极为相似。

起义要想更进一步，就必须面对国家在与全球市场的关系中断时如何吃饭和生活的不确定性。毕竟，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并存在于其中，无产者才能够进行自我再生产。这正是限制所在，也是今天的斗争所要质疑的东西。

[image]

5、

起义往往是由某一社会群体的斗争引发的。然而，随着斗争的地理中心的转移，阶级构成也往往随之发生变化。

随着抗议活动向大城市转移，城市中产阶级最初成为重心。例如，斯里兰卡的起义首先从农村腹地的农民抗议开始，然后转移到科伦坡周围的郊区，再到首都的中心。在那里，城市中产阶级最初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占领行动中。随着抗议和占领的势头更加猛烈，科伦坡随后被来自城市和国家各地的蜂拥而至的无产者占领，最明显的是在7月9日。在到达首都后，抗议活动开始蔓延到整个国家，甚至在首都保持一定的向心力。这种地理上的集中会使少数民族人口的参与更难以得到保证，比如集中在国家北部和东部的泰米尔人。

同时，斗争的地理环境与权力的地理环境并没有整齐划一。斯里兰卡的一些革命者认为，下一阶段的斗争将需要将科伦坡作为中心，并将活动分布在全国。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 夺取并掌握权力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因此，未来的反叛可能需要什么样的地图？通过占领权力大厅，革命者认为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夺取了权力；但国家仍然在他们的背后继续运作。这也许是革命的一个必要步骤，但不足以使革命不可逆转。对某些人来说，权力存在于基础设施中，即“构成社会真正权力

的有形组织”；但是，什么是基础设施，占领和重新利用而不是直接阻止它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经济崩溃和潜在灾难的情况下？

6、

起义之后，往往会有一个组织起来的过程，因为被斗争浪潮塑造的激进分子会找到彼此，并制定出为未来的斗争做准备的方法。

斯里兰卡可以借鉴全球其他地方最近十年的实验。也许最有力的是苏丹的经验。在2013年的起义之后，出现了大量的抵抗委员会，他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为下一波斗争做准备。具体来说，这意味着：维护邻里社会中心；建设基础设施和储备他们认为必要的材料；发展全市和全国性的同志和同情者网络；并通过协调运动来测试这些网络的能力。当革命真的到来时，在2018年底，这些团体能够充当强化的载体。在巴希尔总统被迫下台后，抵抗委员会也能够将革命维持到下一个阶段。

这一连串的斗争也产生了 不值得效仿 的实验。群众运动之后往往会推动形成能够参加选举的政党，例如在 希腊 或西班牙。他们早期的成功往往掩盖了某种陷阱。 当危机深重到一定程度时，国家和资本想把治理的重任推给运动。危机是没有出路的，所以运动要负责管理危机。而一旦运动掌权，它很快就会失去信誉 。有时，左翼甚至能够推动改革或紧缩政策，而另一个 “政府” 则无法做到。在这个循环中，革命者发现了足以干预斗争的形式，但不是夺取权力。

7、

今天的革命努力是在孤立中开始的，被抛弃在镇压之下，因为支持它们不符合任何现有权力的利益。

革命斗争的零星爆发被一个国际镇压组织所抵制，该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分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实际的革命国际主义组织来支持这场运动。

然而，只有通过这一连串斗争的深化，以及在可能从中产生的力量系统中，一种实际的国际主义，一种能够打破革命努力的孤立性的国际主义，才有可能成为可能。

8、

革命总是能找到适合其内容和情况的形式。Galle Face 公社就是一个新轮廓。公社为社会革命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基础。公社可以从运动关心和复制自己的实践中看到；从它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际分离的努力中看到；从它扩大的趋势中看到。斗争每前进一步，占领运动就会扩大一步：占领者的营地越来越多，新的营地不断涌现，新的建筑继续被占领。一些抗议者抱怨说，抗议活动被媒体定性为海滩派对了。但公社的宣言总是以节庆为标志的。

占领活动为参与者提供了空间和背景，让他们可以找到彼此，组织起来，并采取主动。它们为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使其能够自我繁殖；在冷清时期处理水；并随着潮水上升，吸收更激烈的动乱时刻的势头。守住这些空间可能总是比夺回它们更容易。闪电很少会出现两次。埃及和苏丹的革命者们在艰难的道路上学到了这一点。

[image]

本文作者，这位参加了推翻总统加塔巴亚·拉贾帕克萨(Gotabaya Rajapaks) 抗议运动的斯里兰卡无政府主义者，身处这个运动的核心—— 占领行动，即 Gota Go Gama (“ Gota Go Go Home”)。Gama（加马），是僧伽罗语 “村庄” 的意思，在泰米尔语里是 Gramam，在这次抗议和占领行动中是呼吁总统 “回老家”。从4月9日开始，抗议者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市中心海边公园 (Oceanside Park) 的 Galle Face 建立了一个永久占领点。7月9日，一群兴奋的抗议者冲进了总统宫殿、总统秘书处和总理的住所，拉贾帕克萨总统被迫逃离。

[image] 2022 年 4 月 4 日，参加汽车游行的示威者

他们接管了整个村庄

> “这似乎就是一生，或者至少一个主要时代，一个永远不会再现的高峰。 Gota Go Gama 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和地点，也许这意味着什么。从长远来看，也许又不会有什么 …… 但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任何言语、音乐或记忆的表达能触动那种感觉，那种能让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活在那个时间、活在世界的那个角落里的感觉。不管这意味着什么...
>
> “每个小时、每个方向都被疯狂所占据。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擦出火花。有一种奇妙的普遍感觉，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对的，我们正在取得胜利……
>
> “我认为这就是抓手 —— 一种对那些陈腐和邪恶战无不胜的感觉。这不是任何卑鄙或者军事意义上的，我们不需要那个。我们就是拥有优势的能量。战斗毫无意义，无论发生在我们这边还是他们那边。我们充满锐气，站立在高大美丽的波峰之上 ……
>
> “因此，现在只要你在 Galle Face 那条陡峭的山丘上抬起头来，向西看，就可以看到那个高水位的标志 —— 波浪最终破裂并回滚的地方。”——Gatherer S. Thompson

[image] 4 月 9 日是 *Galle Face* 抗议活动的第一天，也是占领行动建立的第一天。 [image] 4 月 9 日，示威者在占领行动的开幕式上。 [image] 2022 年 4 月 10 日的抗议者

那是斯里兰卡的伍德斯托克、喀琅施塔得，都与占领华尔街合而为一。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始于四月。在无尽的雨水和泥泞中，我们高喊，发出一千倍的声音，“Gota Go Home!”

我们从小就听说过1953年哈塔尔（总罢工）的辉煌时代。那是斯里兰卡的停滞时期，几乎每个人都在罢工。婴儿潮的一代回忆说，“人们走出家门，在铁轨上煮饭。这个国家就像一个鬼城。”

然后，就是血腥八十年代后期的辛酸回忆。当美国在为 “每个人都想统治世界” 开辟通路、并且鼓励 “随便说” 的时候，斯里兰卡还沉浸在

由酷刑室传出的尖叫声和那些在燃烧轮胎上的破碎肢体构成的小夜曲中。

但是三十年后，发生了截然不同的事，这是与1990年代以来那个贪婪政府相比的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

Gota（前总统 Gotabaya Rajapaksa）向人民许诺了一个美妙的愿景，但人们得到的只是长时间停电和通货膨胀的煎熬。自由市场无法解决这个烂摊子；而他在对我们所有人明抢豪夺，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人们的排队往往延伸数英里之长。当中产阶级（即 那些平时冷漠的阶级）都走上了街头加入抗议时，真正的麻烦就来了。当抗议者进入 Mirihana（总统居住的市郊）范围，朝着他的老巢发出嘘声，一切就都爆发了。斯里兰卡全国人民都在观看，所有人都黏在电视机上。当人们看到警方设置的路障被抗议者充满胜利的力量推翻时，笑容慢慢荡漾在所有人的脸上。

那是绵羊变成狮子的时刻。接下来的日子里，兔子们游行到这个叫 Galle Face 的草地，向空中挥舞拳头，彰显决心：除非 Gota 滚蛋否则他们绝不离开。

[image] 2022 年 4 月 14 日的抗议者 [image] 2022 年 4 月 14 日的抗议者 [image] 2022 年 4 月 16 日，人们在被占领的图书馆读书

无领导的抵抗

GGG(Gota Go Gama)是斯里兰卡第一个真正的无领导运动。

“好吧，兄弟，这里没有人负责。 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在负责。你，我、和那边的那些家伙”，有人在 Galle Face 说。

【Anarchos 是希腊语，意为 “没有统治者或领导人”】

但这并没有阻止警察逮捕他们认为是 “领导人” 的任何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发生在 Galle Face 的运动其无领导的优势让当局颇为沮丧，统治者一直在企图从某个“策划革命的帐篷”里揪出一个富有魅力的领袖人物。

在*GGG*的头几天，我们记得卧底警察和政治间谍们到处询问“谁是领导者”。 政府疯狂搜寻，企图像砍下蛇头一般斩首这场运动。

但是，就像罗波那一样（Ravanan，传说中的十头魔王），阿拉加拉亚也是多头的（Aragalaya，僧伽罗语“斗争”的意思）。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知道，火已经被点燃了……

[image] 2022 年 4 月 17 日的示威行动。 [image] 2022 年 4 月 17 日的示威行动。

守望相助

是互助定义了人类社会。如果我们的祖先没有在部落中结伴生存，我们就不会繁衍到今天。

但是，即使在亚洲（或者我们应该说，尤其是在亚洲），这种社区意识，随着国家的每一次迭代，都在迅速被瓦解。

然而在科伦坡发生革命的市中心，通过建立互助社区，*GGG*重新确认了社区的重要性。

这里有一个厨房、一家医院、一个游击花园、分配站、图书馆、电影院和一所学校，还有两辆带有太阳能电池板的卡车用作发电站！有人贡献食物、衣服、帐篷和书籍，另一些人虽然无法亲自参与建造和维护占领村*(Gama)*，但是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

这个抗议点被称为 Adarasha Gammanaya，就是“模范村”。

斯里兰卡政府以前曾经试图创建这样的模范村，例如受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启发的 Gammudawa Project (上进村项目，“Rising Villages”)。政府尝试过建立乡村自治和自力更生的模式，但那只是为了提高统治政权的形象，他们很少真正是为了普通百姓的利益。

【注：基布兹是以色列的一种常见的集体社区体制，传统上以务农为主，现在则历经转型，兼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

但是，现在被全世界谈论的是我们的小 Gama！而且，GGG的人们聚在一起，不是以爆炸性的方式运作。没有任何人拥有特权，大家各得其所。“这里是按需分配，也按能力进行分配。”

[image] 5 月 9 日，总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 —— 总统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的哥哥—— 辞职。他的支持者当天袭击了我们的占领区，造成大量人员受伤。抗议者进行了报复，烧毁了一些政客的住宅。[image] 5 月 9 日突袭营地的后果 [image] 5 月 9 日：全世界的警察都一样。

要知道，我们一无所有只有彼此

长期以来，斯里兰卡一直为教派暴力所困。与暴力有关的偏执和种族主义根源可以追溯到独立之前。政客们利用种族差异和冲突分裂人民，这手相当有效。这些斯里兰卡的冲突历史，值得大书特书，仅仅一本杂志是不够的，需要的是一整个图书馆。

就在如此的情形之下，斯里兰卡的诸多权力部门及其支持者们都以为我们这个团结互助的 GGG 运动会在一周内崩溃，他们甚至已经准备好了为此弹冠相庆，但是，他们都错了。

相反，他们看到我们的 LGBTQ 的同志们为穆斯林提供了iftar晚餐（在斋月期间日落之后吃的饭菜）；牧师、僧侣、修女和伊玛目们，携起手来结成人墙，保护抗议的学生们免遭警棍的殴打；僧伽罗人在纪念1983年种族暴动和战争的最后阶段（斯里兰卡内战）中丧生的泰米尔人 ……

还有 阶级的和谐 。

参加聚会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是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夜晚，星空下从印度洋吹来的微风，提醒着我们是什么让我们成为真正的人。

尽管有分歧，但我们互相拥抱。我们知道，五个手指需要紧紧相握并举起，以反抗压迫我们的人。

[image] 2022 年 5 月 9 日晚上，在占领区遭受第一次袭击之后，示威者。 [image] 2022 年 5 月 9 日晚上，在对占领的第一次袭击之后，示威者。在斯里兰卡，黑旗不一定意味着无政府主义；它们被更广泛地用作抗议的象征。 [image] 一群佛教僧侣举着黑旗抗议。 [image] 5 月 16 日：标语上写着“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行动带来信心

我们是 Galle Face 的高卢人，一个野蛮人的部落冲向防暴警察的罗马盾牌。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接触催泪瓦斯。警察抛掷的CS气罐成为人们的收藏品。激进学生都是从街头战斗中的新手锻炼出来的。

如果眼睛是灵魂的窗户，那么被催泪瓦斯伤害的眼睛就是一无所有的人们愤怒的闸门。

团结和互助如柱石一般支撑了占领村的直接行动，尤其是在总统府秘书处前的主要路障 “零门”，高声抗议连续*24*小时地进行。

随之，整个港口城市的墙壁都被涂鸦所覆盖，黑色横幅悬挂在灯柱上，许多小贩和小业主为每天涌入的抗议者开门营业。

借助支持网络，GGG在斯里兰卡许多地区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帮助教育人民。

当5月9日政府力量袭击占领者时，人民并没有旁观，他们急速增援，进入贝拉湖区域。

在这个饱含种族暴力和大屠杀创伤的国家，当5月9日晚间人们烧毁了国会议员和其他政客们的房屋时，政治叙事翻转了。

而斯里兰卡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直接行动，毫无疑问，发生在 *7* 月 *9* 日的总统宫殿、总统秘书处和缅栀屋（斯里兰卡总理的官邸）。抗议者冲向这些奢靡建筑中的豪华游泳池，成群的人们涌向科伦坡，在这些过去对平民来说远不可及的奢侈品中欢跳。

GGG运动，有那么一段时间，似乎重新打造了受苦受难的人民的脊梁。 对一群长期被军阀、专制者、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所征服的人群来说，这是胜利的日子。

[image] [image] 6月5日：占领运动的帐篷之一。 [image] 2022 年 6 月：在占领运动的高峰期，斯里兰卡首都举行了骄傲游行。

我们走过的错路

占领这三座国家建筑物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政府豢养的媒体和宣传员并没有停止工作，他们继续挑拨族群矛盾，努力传播 “有少数族群秘密资助抗议者” 的谣言。

议会迅速选出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Ranil Wickremesinghe）接替Gota 总统的职位，试图拯救政府。拉尼尔是斯里兰卡的弗兰克·安德伍德（Frank Underwood）（美剧《纸牌屋》的主人公），曾是1980年代后期斯里兰卡的皮诺切特风格政府的左右手。他在斯里兰卡臭名昭著，其政治名声最初从一个凶残的集中营传出，这个集中营叫做Batalanda。

拉尼尔最著名的是作为一个狡猾的政治掮客。奇怪的是，当占领者决定在7月22日移交这些总统建筑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被新的总统任命所打动。如同所有胜利的革命，GGG运动在胜利面前难免陷入了自满。我们没有看到斯里兰卡深层政府的黑手，正在悄悄毁损我们站立的地面。

对任何大众运动中的温和派和自由派来说，采取妥协的道路都很容易。只要当权者抛出一些诱惑或者只是诱惑的许诺，运动中的伪激进面具就会慢慢融化。最危险的是，那些侵入激进空间的有魅力的小政客。他们的魅力能够将任何政治讨论转化为他们自己的优势。他们会轻松随意地混杂最新的意识形态，夸夸其谈，但是对理论和实践毫无头绪。

统治阶级很清楚这一类型的运动领袖，常常有意利用新政权的特权 诱惑他们 ，试图把曾经的抗议领袖转变成新的国家主义者。这种人已经背叛了他们起家的运动。

[image] 7月19日：占领秘书处。 [image] 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海报挂在 Gota Go Gama 的一个帐篷里。 [image] 2022 年 7 月 16 日，另一张海报悬挂在 Gota Go Gama 的帐篷中。由 @lightandcrispy_ 设计。 [image]

现在我们需要面对的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团队来了又走，他们承诺的大规模救助对当前人民准备采取紧缩措施的计划来说，无疑是极其讽刺的。

加油站的漫长队列仍然是常见的。一条面包的价格升至350卢比，大多数工薪穷人都负担不起。

随着国家宣布进入非常状态，斯里兰卡的武装力量正心怀叵测地大规模逮捕抗议者。人们因刷啤酒杯、拥有旗帜和其他平凡的东西而被捕。如同地狱一般，甚至拥抱总统宫殿支柱的那个人也被捕了！

7月22日的残酷镇压一周后，GGG运动被清除了。许多抗议者被警察

用铁棍和电缆残酷地殴打。帐篷和其他占领设施被捣毁。当人们开始在占领村旁边的海滩上清洗受害者尸体时，人民的恐惧增加了。头条新闻里充满了枪击事件，警察称之为 “帮派暴力”。

为了进一步强化侮辱，政府宣布抗议者需要对 Galle Face 的绿地造成的 “损害” 赔偿500万卢比（约合 13,800 美元）。

9月2日晚上，正在东南亚旅行、试图在第三国家寻求庇护的 Gota 总统，飞回了斯里兰卡，很快被一群政治奴隶在一队吉普车队的护送下前往南方拉贾帕克萨（Rajapaksa）的老家。有传言说，他可能会试图重新爬回议会，就任总理一职。

✂

斗争（Aragalaya）正在退缩，但我们不会安静地走入良夜。我们已经学到许多，准备等待合适的时机，再次创造历史。

[image] [image] Aragalaya. Design: **AGNI**. [image]

[image]

抱歉，反复国主义仍然不等于反犹主义

[image]	人物/组织	反殖民主义者
[image]	城市/地区	以色列、巴勒斯坦
[image]	日期	2021年5月18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加沙日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反殖民主义 反法西斯
[image]	格式	文章
[image]	设计者	MMartinez
[image]	风格	彩色

批评以色列不是反犹，就如批评中国不是反华、批评美国不是反美一样，简单的道理，但为什么如此多的人总是坚持歪曲这些概念？

[image]

公开消息说，Facebook 即将决定是否将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批评正式列为仇恨言论。

这是在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一年后，认可在美国联邦机构在调查中使用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HRA）的反犹主义定义。该行政命令与《反犹主义意识法》一样，是将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的定义写入法律的尝试的一部分。该定义列举了**11**个所谓的反犹主义的例子，其中**7**个明确提到了对以色列的批评。

而 The Intercept 报道，Facebook 对 “犹太复国主义” 一词的内部秘密审查规则早就存在，目的是在以色列的虐待和暴力浪潮中压制对以色列的批评。

这些规则似乎是从2019年就开始实施的，The Intercept 获得的这些内部政策规定显示，审查针对的内容不仅在 Facebook上，而且包括在其附属应用程序（如 Instagram）中使用 “犹太复国主义者” 一词的任何帖子。

Facebook 和 **Instagram** 都面临着审查的指控，因为用户批评以色列政府的帖子，包括那些记录了以色列国家暴力事件的帖子，都被不定期地大面积删除。

调查指出，根据 Facebook 的内容政策摘录，显然 Facebook 的决策者们更关心的是保护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定居者和以色列政府，使其免于为殖民暴力的罪行承担责任。

一些巴勒斯坦人和报道加沙的独立新闻源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的账户直接消失了，其他许多人报告说，他们的帖子被删除了，他们被告知违反了公司禁止的所谓 “仇恨言论或符号” 的规定。

[image]

正如巴勒斯坦运动的主要人物所指出的，这种将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混为一谈的做法是公然企图恐吓、迫害，并最终使美国和全世界的巴勒斯坦权利运动保持沉默的手段。它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即：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教的同义词，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长达73年的占领是一个宗教运动，而不是一个由地缘政治条件和帝国联盟支持的定居者-殖民工程。

[image] 近期出现的一个非常显著的消息

犹太复国主义简史

犹太复国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和马克斯·西蒙·诺道试图解决反犹主义的急剧上升和犹太人在欧洲日益贫困的状况，他们并不是通过对抗当时正在获得影响力的反动思想和种族主义思想，而是通过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人国家。他们的建议依赖于两个假设：1、反犹主义是社会中的一个永久固定因素；获得尊重和自治的唯一途径是说服帝国列强相信在中东建立一个犹太殖民前哨的效用。

赫茨尔、诺道以及后来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对取代土著居民所需的残暴行为没有幻想。事实上，赫茨尔的著作显示，从一开始，他的计划就是在帝国主义大国的帮助下，在一个已经有人居住的土地上进行殖民。赫茨尔的目标是英国，尽管他也同时瞄准德国皇帝、俄国沙皇，甚至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赫茨尔向苏丹提出帮助掩盖**1894–96**年的哈米德大屠杀，以换取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权）。

【注：哈米德大屠杀是发生在1894年-1896年奥斯曼帝国境内对亚美尼亚人的杀戮，估计伤亡人数从80,000到300,000不等，并导致50000名儿童成为孤儿。这场大屠杀以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命名，他在努力维护崩溃的奥斯曼帝国的领域时，重申泛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弗拉基米尔·雅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在1923年写道：

>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殖民化的冒险，因此它的成败取决于武装力量的问题。建设很重要，讲希伯来语也很重要，但不幸的是，更重要的是能够开枪 —— 否则我就不玩殖民化的游戏了。

那么，就应该根据它大力维护的现实来理解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殖民主义和1948年对当地巴勒斯坦人口的种族清洗。

时至今日，以色列依旧偏袒犹太公民，剥夺了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的投票权、剥夺了他们购买土地、建造房屋、享受平等就业机会、行动自由、或获得医疗服务的诸多权利。数十项法规将这些不平等直接写入了法律。其结果不仅仅是一个不民主的社会—— 它根本就是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f24?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一部没能获得奥斯卡奖的 优秀电影 ，讲述了巴勒斯坦人痛苦的故事）
https://vimeo.com/406801286?fl=pl&fe=sh

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尽管赫茨尔设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欧洲式的君主制，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很大一部分人在试图把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他们创建了表面上的平等主义机构，如 Kibbutz（犹太集体），并宣传犹太复国主义 “是一个左翼运动” 的观点。

但是，这始终是一个矛盾的事业，因为犹太复国主义需要犹太人的排他性。在俄罗斯，锡安工人积极组织反对非犹太工人的劳动行动；在巴勒斯坦，成立于**1920**年的犹太复国主义工会（**Histadrut**）是一个只针对犹太人的工会，它争取在工厂和农场中用犹太工人取代阿拉伯工人。犹太复国主义工人组织公开支持反动的政治。

基布兹是土地犹太化计划的同谋。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了只属于犹太人的定居点，用武力击退了任何巴勒斯坦人夺回土地的反抗。基布兹还在哈加纳和伊尔贡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两个犹太民兵组织在1940年代在巴勒斯坦进行了大屠杀和种族清洗运动。他们是今天散布在被占领的西岸的非法定居点的扩大化网络的前身。

【注：

1. 基布兹是以色列的一种常见的集体社区体制，传统上以务农为主，历经转型后兼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基布兹是以色列的重要特色，第一个基布兹建于1909年，叫Degania；

1. 哈加纳是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时期的一个犹太人准军事组织，起源于动荡的奥斯曼帝国分裂时期，在20世纪初的巴以冲突中逐渐发展，后来成为今日以色列国防军的核心；

1. 伊尔贡ארגון），意为“组织”，是一个秘密犹太复国主义军事恐怖组织，1931年至1948年活跃于巴勒斯坦地区。现在以色列大多称呼该组织为 Etzel（אצ"ל），是其希伯来语名称缩写。曾策划恐怖袭击包括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和代尔亚辛村大屠杀等。该组织后改组为以色列右翼政党赫鲁特党，演变为现在的利库德党。】

1969年，以色列工党成员大卫·哈科恩描述了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实际含义：

> 我不得不在犹太社会主义问题上与我的朋友们斗争，为我不接受阿拉伯人加入我的工会（Histadrut）这一事实做辩护；为向家庭主妇宣扬她们不要在阿拉伯商店购物这一事实做辩护；为我们在果园站岗以防止阿拉伯工人在那里获得工作这一事实做辩护....
> 在阿拉伯人的番茄上浇煤油，在市场上攻击犹太家庭主妇，砸碎她们刚刚买的阿拉伯鸡蛋......

许多犹太人组织和激进活动家的反抗可以追溯到赫茨尔的时代，他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也反对其声称代表所有犹太人民的说法。早在1910年，著名的犹太人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就对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殖民化的现实写了大量的文章：

> 在劳动权和民主自决权的基础上，今天的巴勒斯坦不属于维也纳、伦敦或纽约的犹太人，虽然他们都以犹太教而宣称，而是属于同一个国家的阿拉伯人，即人口的绝大多数。

今天的反犹太复国主义

[image]

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性质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其领导人——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都与极右翼和暴力 反犹主义的人物 结盟：从**1930**年代的 纳粹 到今天的维克多·欧尔班或贾伊尔·博索纳罗。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总理并不是一个反常的人，他的极右翼主张、暴力、和扩张主义议程正是以色列从一开始就推进的。

与此同时，“反犹主义” 的冷酷说法被用来攻击最基本的团结和组织形式。在美国，有217项旨在遏制巴勒斯坦权利活动家的言论的法案在州一级被提出；其中23%的法案已经被通过。如果IHRA的定义成为法律，这将意味着像 “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 这样简单的事实声明都将被视为反犹主义，违反了所谓的仇恨言论政策，在某些情况下构成仇恨犯罪。

这些措施恰恰故意扭曲了巴勒斯坦权利运动所呼吁的：让一个国家和政治运动对其种族清洗和战争罪行负责。反犹主义与此毫无关系。

[image]

21世纪的性爱 - ‘520开房日’，让我们来谈谈性

[image] 日期	2025年5月20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520开房日
[image] 场景	教育 社区倡导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中国朋友告诉我，“520”是开房日。真是太令人兴奋了，阅读和做爱的欲望像宇宙一样无限，充满着深奥的秘密焕发的魅力。

我们来谈谈性。

本文来自《二十一世纪无政府主义：新千年的非正统思想》中一个章节的未编辑版本。我们将其中涉及到的值得推荐的书籍也加入进去了，可方便对这个议题感兴趣的朋友进行更多的深入研究。所以，是的，它会同步到本项目的物料总站《炫》中的“Books”栏目。

- Table of Contents
导言

本性
离开二十世纪：性无政府状态
可见性
沉默＝死亡
越轨
预示
转变
畅想二十一世纪
混沌：时代的秩序
后现代身体与性
后女权主义和后无政府主义？
幻想与网络空间
解放技术？

[image]

导言

什么是性自由？—— 如果无政府主义能为 21 世纪带来什么，它就必须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近年来，关于性问题的新思维方式与其说是来自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不如说是来自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及其后继的以问题为基础的运动。如今，新的性主题运动和社会运动已经层出不穷，艾滋病活动家、“愤怒”组织等各种直接行动和壮观的示威活动纷纷成为头条新闻，而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和酷儿理论家则与科幻小说作家和歌曲作者一起，探讨性别和性取向的超越。

生物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如何理解身体的界限和限制提出了一些难题。

本文将探讨不同的性与身体研究方法的一些潜在影响，并质疑新理论和新技术是否会对现有的权力关系构成真正的挑战。21世纪的性是否真的能有所不同？

[image] [image]

本性

60年代的某天晚上，在一次聚会上，我被当地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一名喝醉酒的成员壁咚。当我把他从我身上推开时，他满脸痛苦地说道："你还算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这种认为"性自由"就意味着女人可以随心所欲的态度，是几年后推动我们许多人加入第一个妇女解放团体的因素之一，在那里，我们能够开始按自己的方式提出要求。

无政府主义与性自由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但性自由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与自然、身体、性别、权力和社会组织等观念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 自由的概念看似绝对，但其形成源于特定的社会约束经验。

尽管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过着完全传统的性生活，但摒弃权威的理论至少意味着摒弃被视为国家/宗教干涉人类关系的法定婚姻。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人总是声称，"无政府主义意味着性放纵、没有约束、无耻的女人和不负责任的男人沉溺于一时的欲望"。在这些既令人着迷又令人厌恶的形象中，性秩序和政治秩序被捆绑在一起（或者说是被铐在一起）。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男女同性恋者，也倾向于将性秩序和政治秩序联系在一起，使用平等、互惠、自治和民主的语言，对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批判，并试图制定一种日常无政府主义的实践。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在批判婚姻，并尝试替代方案。他们关注的重点是经济、家庭和子女抚养安排 —— 如何以最佳方式构建个人关系。 这些讨论的基础是一种被社会习俗压抑的本能自我模式。爱情、激情和性被理解为自然的情感，在理想状态下应该是无拘无束的。我们的自然自我受到社会限制的压抑和扭曲，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因此性自由不仅仅是不受教会或国家干预的自由，更是关于自我表达、解放我们的本性的自由。这种思想促使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成为性教育、节育和接受包括同性恋在内的性多样性的先驱。

二战后的很多年里，这些事情虽然仍有争议，但已成为大多数西方文化的主流。性、爱、生育 —— 越来越脱离婚姻的捆绑 —— 正日益被去制度化。性快感作为人类的基本需求被视为理所当然，每本女性杂志都会就如何实现性快感提供建议。战后的避孕技术，尤其是避孕药，被宣称为 “通过将性与生殖分离开，使异性恋女性获得了性解放”。

尽管性自由主义的言论不再像以前那样流行，但性越轨的意象已成为一种营销的陈词滥调。这些变化的原因或许在于人口和经济的变化以及复杂的社会发展，但人们广泛理解和讨论这些变化的方式仍然是自然之性。

[image] https://z-library.sk/book/25698418/651d23/romance-of-transgression-in-canada-queering-sexualities-nations-cinemas.html

离开二十世纪： 性无政府状态

> ……我们决定在资本主义压迫最根深蒂固的地方 —— 在我们身体的快感中 —— 发起抵抗资本主义压迫的斗争。我们要把身体的空间及其产生的所有欲望从占领军手中解放出来…… “革命意识”若不能贯穿革命的身体，即自身解放条件的发源地，就是一种神秘化。这就是妇女对男权的反抗 —— 几个世纪以来，男权一直植入她们的身体；这就是同性恋者对恐怖常态的反抗；这就是年轻人对成年人病态权威的反抗。—— 邪恶使者

在20世纪末的新社会运动和性运动中，辩论和活动创造性地混在一起，性政治和“性即政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性和政治的含义却并非如此。

本章想要论证的是，可见性、越轨、预示性和转变的策略，是围绕性和身体政治的理论和实践的关键，但也是存在问题的方面。

[image] [image]

可见性

可见性政治提出了关于社会图景中哪些是理所当然的、哪些是缺失的，以及如何构建这种图景的问题。

1969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小姐选美大赛被“错误概念、错误定位和错误身材的女性”所破坏。“性玩物”一词一度成为日常用语的一部分，选美比赛的组织者也开始采取防御措施。

在模糊不清的复印品小册子中，法国情境主义理论（或至少是口号）在关于“女性既是奇观的消费者又是景观的消费品”的辩论中被重复使用。

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最早的一次同性恋解放游行在伦敦牛津街举行，游行队伍高呼“我们在这里，我们是酷儿，我们不血拼”。

一小队变装皇后大摇大摆地走进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Selfridges），只为震惊众人，而不是去购物。(如果同性恋消费主义文化兴起的话，今天作为同性恋就是去“购物”）。

大约15年后，同性恋活动团体“愤怒”（Outrage）开始扰乱教堂礼拜，谴责宗教虚伪。在美国，女同组织（Lesbian Avengers）骑着摩托车进城，相比下他们英国的同伴则比较温和，爬到一辆公共汽车顶上，带着气球，以吸引人们的注意。

在这些行动中，可见性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它宣示了通常被视而不见的事物的存在，打破了常态景观。

如今，每部肥皂剧中都有男女同性恋的角色，经过几十年的活动，男女同性恋似乎已经成功地让自己在主流社会中显露出来（尽管只是暂时的）。

如今的争论在于，这些形象的呈现方式究竟有多广，以及这些形象是

如何被塑造成面向（假定的）异性恋观众的。当一小部分城市男女同性恋被广告公司的高管们塑造成时尚领袖，他们的形象被用来推销舞裙和烈酒、牛仔裤和香水时，他们就已经不再能“打破”主流景观了—— 而是成为了主流的一部分。

（并不是说这样的图像进入主流是一种消极的发展 ——远非如此——只是它引发了打破正常观念这一战略的矛盾。 ）

[image]

对于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女性来说，作为“显眼包”也是一种赋权手段。物质女孩麦当娜可能只是在玩弄传统的色情女性形象，但从七十年代的朋克到“暴女”(Riot Grrls)，在音乐、漫画以及街头和俱乐部的非正式戏剧中，传统的女性特质和女性性观念都受到了挑战和抵制。

不仅是态度，还是 “坏态度”；好人卡形同赐死。

（《坏态度》是一份具有强烈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倾向的“激进女性报纸”，自*1992*年以来在伦敦不定期出版。 ）

道德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往往与异性恋社会一起被视为性自我表达的敌人，而反对审查制度的女权主义者则将自己视为性先锋，并将色情制品视为女性需要重新夺回的场所。关于什么是色情制品及其影响的争论非常复杂，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但是，女权主义对性自由主义的批判并不一定是反性或支持审查的；相反它们可以是试图改变相关的权力关系，让这些关系变得可见。无政府主义女权活动家，如美国的尼基·克拉夫特（Nikki Craft）和 “社会责任逃避者”（Outlaw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认为：

[image]

性并非淫秽。真正的淫秽是将女性作为商品进行营销……。我们赞成裸体和性感 ……对身体的真正热爱、接受和赋权与色情制品所标榜的对女性的营销和剥削是完全不同的 …… 我们主张并致力于公民抗命…… 。

[image] [image]

沉默＝死亡

通过直接行动和创造替代性表述，对身体、性和性别的主流叙事提出异议，也是艾滋病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美国，这强调了受艾滋病和艾滋病毒影响的人的可见性和参与的重要性。

除了对医学和科学研究机构提出挑战外，激进主义团体开展的健康教育工作也为有关性身份和性定义的辩论增添了新的紧迫。

[image]

资本主义在每一天的束缚和挫折中都在强加它的规范……它将其根茎插入我们的肠道 …… 侵占我们的器官，转移我们的重要功能，残害我们的快乐……

—— 邪恶使者

但是，究竟是什么被隐形了、被错误呈现了、被沉默了呢？

当情境主义者在巴黎的墙壁上写着 “说出你的欲望 ”时，当妇女健康运动推出 “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 时，当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高呼 “2-4-6-8，你的女朋友真的是直的吗？” 时，其含义是，有真正的欲望、自然的身体、真实的性取向需要揭示和主张，以对抗压迫性社会的压制、错觉和误解。

正如西蒙·沃特尼（Simon Watney）所言，当女同性恋沿着绳索下滑进入上议院时，或艾滋病患者闯入医学会议并要求在讲台上发言时，她们可能是在构建 “一个有效的形象剧场……引诱窥视的大众媒体，入侵‘公共’空间”；她们也是在公开宣称自己的身份。

尽管女权主义者和酷儿理论家对身份政治的缺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学术界也对福柯关于没有内在性或真正的自我有待发现的论点进行了讨论，但旧观念依然存在。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解放，解放的愿景又如何存在呢？

[image] [image]

越轨

越轨，即蓄意明显地破坏社会规则，也给性政治提出了棘手的问题。

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限不断被重新谈判，这也是自由主义性改革的核心，但似乎正在受到新一代 “直面现实” 的性自由主义者的攻击，他们声称有权在任何地方做他们想做的事。

最简单地说，越轨的性行为或外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震撼力 —— 这是丑化资产阶级的老把戏。但是，震撼本身也是一种价值，需要不断提供震撼 —— 如果一件事变得可以接受，那么就必须找到新的不可接受性。

对 “越轨”的使用取决于它与现有价值观的对立，因此它不可能带来广泛的社会变革，尽管它可能会改变可容许性的界限（例如，将以前仅限于顶级色情制品的图像纳入主流）。

从这个意义上说，越轨是为了获得自我表达的快感 —— 自我的定义是区别于占主导地位的他者。

例如，女同摄影师德拉·格雷斯（Della Grace）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谈到，她的作品探索了我们对他者的恐惧（这里的 “我们 ”是谁？）然后她继续讲述了与一位充满敌意的邻居的遭遇：

> ......对我在花园里拍摄三个赤身裸体、满身伤疤、光头、纹身和穿孔的同性恋者非常不满 ...... 之后我就想，我得把头剃光。我不想和她那种“正常”的形象扯上任何一点关系。

即使性越轨似乎是为了创造新的性观念，但内心真实自我的语言依然会反复出现。说出我们的欲望被视为揭示了内心的真相，其表述形式为：这才是真正的我，这才是我的生活方式。有时，例如在围绕两厢

情愿的施虐/受虐之界限的辩论中，其捍卫者会使用传统的公民自由的修辞，保持公域/私域的区别。其他团体和个人则拒绝宽容的概念，并提出更多要求（例如，公开性行为或自残的权利）：看见我；接受我；让我活出我的欲望；实现自己。

📌

我们希望从占领者手中解放身体的空间。我们希望以这种方式为解放社会空间而努力：两者之间没有界限。- 邪恶使者

[image]

越轨行为可以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进行，即使用破坏手段，这是情境主义"异轨"（**détournement**）的一个版本，目的是让参与者和观察者都能看到通常被隐藏起来的权力关系。1981年，尼基·克拉夫特（Nikki Craft）因在海滩上坦胸露乳而被捕，支持者在法庭外赤裸上身示威，她争辩道：

🗣️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在赤裸上身的酒吧、广告和色情制品中出售女性的乳房，同时却又试图剥夺她们对自己身体的权利。我希望妇女能在各个层面上要求控制权。

在20世 90年代中期的英国，试图在公共场合用母乳喂养婴儿的妇女仍然会在公共汽车上遭到辱骂或被要求离开餐馆。这在"常态"与"越轨"的光谱中处于什么位置？

情境主义文集目录页 ：

https://www.bopsecrets.org/SI/index.htm
[image] [image]

预示

预示，即演示、预演或示范如何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中生活，通常是但不都是越轨行为。从十九世纪末的殖民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公社，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新纪元旅行者，通常都是在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

人们试图挑战主流的性关系形式，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非单偶制、系列单偶制、匿名性行为、独身主义、多态性变态都曾被认为是打破内在压迫、以在资本主义之外、在父权制之外相互交往的方式。

友谊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夫妻关系的孤立，被选择的家庭取代了血缘关系。

对那些生活在传统家庭结构之外的人来说，那些刻板印象中的单身母亲和孤独的同性恋者是一种警示，他们所拥有的支持网络可能是那些无需创建自己社群的人无法想象的。

性是否可以成为社群的基础而不是社群的一个方面，一直是酷儿活动家争论的焦点。"酷儿国度"这一概念于近期起源于美国，并借鉴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言论，试图将性圈外人群体、男性和女性、黑人和白人、同性恋者和非同性恋者（但绝对不是异性恋者）聚集在一个"包容性"的运动中。

民族主义的语言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所反对的，因为它植根于通过排斥和统治来定义的历史。不过，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其基础更多在于共同的压迫或性差异，而非共同的身份，这种理念更有价值。特别是，它使得从基于亲密团队的组织转变为发展联盟、与差异合作而非分离成为可能。

（" 想象的共同体 "这一概念源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他以此来理解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 ）

然而，这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具有预示性尚有疑问：一个基于共同压迫的社群可能需要压迫来维持其身份认同。

强调差异和多样性最终可能会导致特定时期的性别/社会类别僵化（例如，参见一些平等机会清单）。

对差异的赞美可能会掩盖权力的不平等，这也是像“酷儿国度”这样的团体难以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然而，具有前瞻性的并不是特定社区或组织的具体构成，而是以新方式生活和工作的创造性尝试；是过程而非结果。(这样看问题也能减轻痛苦失败后的悲观情绪）。

[image] [image]

转变

预示不仅仅是为自己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尽管这很重要）。

无论是越轨的破坏还是预示的实验，都可以成为试图改变整个社会的大战略中的一部分。

无论性和性关系是否被视为社会变革的核心，它们都必须是社会变革的一部分。

我们不难看出（在许多尝试新生活的失败案例中），经济不安全等外部因素和情感不安全等内部因素是如何强化了性现状。这些联系不会导致悲观情绪，反而会激发人们重新思考变革的可能性。

虽然以身体和性行为立法为重点的单一议题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改良主义色彩的，但它们产生了新的支持者，并使人们能够对性、社会和国家提出新的、更激进的问题。以更广泛的性解放概念为目标的运动所产生的冲突和矛盾，使我们能够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如我们的欲望和幻想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欲望和幻想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产生这些欲望和幻想的社会相分离。

[image] https://z-library.sk/book/30973760/dc2939/anarchism-sexuality-ethics-relationships-and-power.html [image]

畅想二十一世纪

混沌：时代的秩序

后现代主义理论从学术界的亚文化突破到时尚杂志，声称要挑战权威的知识形式，拒绝接受传统的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方式，甚至拒绝接受这样做的可能性。虽然它将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与其他所有主义（除了后现代主义 - 也许最好将其本身视为垃圾桶）一起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但对等级制度和权威的拒绝、对多样性的强调可以被视为无政府主义的别名：理论放逐。

无政府主义与混沌之间的联系常常让无政府主义者感到恼怒和不屑，而当混沌理论作为后现代生活的典范出现在T恤衫和贺卡上时，这种联系就变成了一种美德。如果无政府主义终究可以被视为一种方法、一种批判、一系列关于权力关系的问题，而不是一种理论或一套答案，那么它或许就能摆脱昔日被抛弃的意识形态的命运。

[image]

后现代身体与性

在后现代主义修辞中，固定的身份变得流动，界限消解，碎片化取代了整体性的幻想，没有什么是自然的，一切都是建构的。如果说关于人类本性的观念似乎不再是讨论性问题和社会问题可能性的充分基础，那么进入21世纪后，人们对身体的理解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 “避孕药”让没有生殖的性成为可能，那么新的生殖技术则让没有性的生殖成为可能。

21世纪还会有 “女人”吗？或者“男人” ？医疗技术似乎有望解构和重构身体、性别和性特征，它们既相互交织，又可以分离。在身体改造方面，变性手术只是一个开端；现在，服用激素来产生一些支持者所描述的第三性，或使用整形手术作为激进的美学宣言，都表明了高科技的无限可能性。

法国表演艺术家奥兰（Orlan）通过视频直播自己身体的手术改造过程，她说道：

> 身体本身就是一个需要重新设计的对象。我的作品提出了关于身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后代未来的问题。

身体被概念化为物质，是可以改造的个人财产。不仅仅是医疗专业人士，还有蓬勃发展的DIY和手工艺文化，如健美、纹身和穿孔，而治疗师则提供身体的内在重塑。

遗传学和生物技术的最新发展，不仅仅是物种杂交创造出新的动物种类，或人类与非人类基因的交换，而且生物工程和基因重组的理念本身，都对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界限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此同时，赛博格理论家声称，随着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人机之间的界限最终将消失。

为什么我们的身体要以皮肤为起点或终点？在计算机网络中，人和机械部件之间并没有终极区别。笛卡尔式的心灵/肉体、机器/有机体、男性/女性、生命/死亡的区分 …… 在网络空间中毫无意义。我们都是杂交种、马赛克、嵌合体。

[image]

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祖母的心脏起搏器或助听器已经让她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半机械人，利用技术克服了身体的限制。她的孙辈们已经开始成为有意识的半机械人，在一个没有限制的世界里迎接界限的消解。

那么性呢？在萨迪·普兰特的故事《赛博性爱》中，她写道：

……伴随着电信革命而来的是一场性革命，这场革命使得旧式的男性气质日益过时。可以肯定的是，与20世纪60年代的伟大 “解放”相比，这场变革更加平静，但这只是因为它更加广泛、扩散、多样，而且难以命名和定义。’酷儿'是一种说法，但对于1990年代的性探索和性爱实验 —— 以及超越性爱的实验 —— 而言，即使是‘酷儿'也显得局限。舞蹈和毒品开始完全与性体验相媲美，女同时尚、S&M潮流、以及对穿孔和纹身的广泛兴趣，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愿意对身体器官

及其行为和感受。曾经的“常态”变得过时了。

如果常态已过时，那么越轨便成为新的常态。这种理论建构究竟是在挑战或改变现有的权力关系 呢，还是在用另一种权力与控制的幻想来掩盖这些权力关系？

[image] [image] □ https://z-library.sk/book/2376619/e4defe/the-most-radical-gesture-the-situationist-international-in-a-postmodern-age.html

后女权主义和后无政府主义？

幻想与网络空间

类似的愿景中缺少的是历史感、社会或经济背景。关于“性”和 ”超越性"的实验并不新鲜。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和可见性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如对艾滋病威胁的反应、商业需要、和社会经济发展，这些因素使得为少数人提供发生此类变化的场所和空间成为可能。

对 “人类机体及其行为和感觉”的实验有着悠久且可怕的历史，它给那些被宣称为“解放”的幻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铁链和黑色皮革作为性癖好的力量必须是存在于非幻想、非自愿的情境中。这算颠覆吗？或者，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对权力和控制的幻想，一种不受社会约束的想象中自由的幻想？

技术发展被赋予了巨大的力量：

虚拟现实是一个空间，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真实，也不是虚无，更不是幻想 …… 仅这一点就对整个哲学世界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破坏了所有的性别和权力关系。

在网络空间中，你可以选择任何性别、种族或身体形态来表现自己，并与可能玩同样游戏的其他人进行虚拟邂逅。与性相关的互动已成为

一种普遍现象，首批虚拟通奸指控即将在美国离婚法庭上出现。这就是想象的力量吗？是的，互联网可以提供一个空间，让人们尝试不同的身份，幻想其他世界，从而改变自己的世界。印刷文字或传统叙事也同样如此。使用互联网的女性、残疾人和黑人也曾遭受虐待和骚扰。他们可以伪装自己，或者施虐者可以伪装自己，但这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正是身体的想象现实导致了线下权力关系的复制。我们在网络上为自己构建的任何身份都植根于我们对弓着身子敲击键盘的自己和他人的理解。

[image] https://z-library.sk/book/3719443/0f1688/zeroes-and-ones-digital-women-and-the-new-technoculture.html [image]

解放技术？

人体完整性的观念尽管存在问题，但它一直是反驳将人体视为部件集合的医学方法的有用方式。

从那些因贫穷而被迫卖肾的印度农民、或那些为富人充当代孕母亲的美国工薪阶层女性、再或者那些被迫进行不必要的子宫切除术的中年女性的角度来看，关于身体界限消解的理论显得相当不同。对于那些在另一种现实中为计算机生产原材料、为操作员提供食物的人来说，很难接触到虚拟现实。任何关于技术解放力量的理论都不能忽视或轻视其生产和消费的条件。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谁在这些对未来的想象中被忽视或遗弃了的问题。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技术体现了社会关系，其本身也需要作为更广泛的社会转型过程的一部分进行变革。新技术和生物决定论常常伪装成流动性。如果生物学不是宿命，我们为什么需要用药物或手术来改变我们的身体，或者在网络空间中假装我们拥有不同的身体以挑战现有的性和性别观念呢？那种认为技术可以取代产生技术的社会关系的想法，是在寻找一种技术手段来解决需要以复杂得多的方式来解决的问题。问题并不在于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对立。技术从何而来？我们对它的理解是如何产生的？谁设计了它、谁制造了它、谁使用了它？什么以及谁被它排除在外？

对未来的幻想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预示。如果我们想要积极地改变世界，想象力至关重要。但那些否认我们身体局限性的幻想，并没有超

越笛卡尔式的身心分离，反而会强化这种分离。

要破坏现有的权力和性别关系，就必须了解它们是如何根植于物质现实中的，而物质现实对我们试图改变它的努力又如何构成了极大的阻力。

21世纪的性将会是怎样的？我不知道。问题不在于是否有真正内在的性需要解放，而在于，哪种理解我们自己的方式能够使我们的行动有机会带来积极的改变。对未来的梦想植根于当下的权力关系之中。一种唯物主义的、具身的无政府主义，将试图兼顾两者。

[image] [image] https://z-library.sk/book/24587448/5f774f/sexuality-and-gender-at-home-experience-politics-transgression.html
[image]

[image]
[image]

去他们的“民族英雄”

[image]	城市/地区	菲律宾
[image]	日期	2021年5月23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十月一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人民 十月一 反叛 反民族主义 国家 无政府主义 权威 民族主义 统治 起义
[image]	格式	

英雄，特别是民族国家英雄，究竟是什么？

- Table of Contents

  民族英雄的性质
  英雄的真面目
  那些惊吓我们的幽灵
  那些被遗忘的人
  在现代社会中
  有名的和无名的
  我们需要什么？

[image]

每个国家都有民族英雄，每个政权都鼓励人们崇拜英雄，被认为“污

蔑英雄”的人在很多国家都会遭受惩罚，至少是被鄙视；“执法者”甚至寻求杀鸡儆猴，抓捕那些“对英雄不敬”的人，以期强化大众被灌输的认知。

[image]

但是，反抗者应该明白，所谓的民族英雄究竟是如何被雕刻在基座上的。尤其是，我们应该要的是什么。

为了呈现本文的主题，并同时避免分享本文的中国朋友遭受麻烦，我们绕开中国，讨论另一个非常相似的国家 —— 但是，您应该知道，本文的意义是什么。它已经写明。

[image]

在菲律宾，每当庆祝某个英雄的出生或死亡纪念日时，英雄这个概念就像幽灵一样萦绕在教室和听众的心头。这些幽灵就悬挂在参与者的头顶上，人们知道，一些关于勇敢、美德、才能以及对自由和团结的奉献的激昂演讲肯定会随之而来。

2020年7月，一场这样的演讲就发生在菲律宾共和国跳动的心脏上。

众所周知的暴君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利用他的“国情咨文”演说来恢复对何塞·黎刹、革命领袖安德烈·博尼法西奥、和激进记者马塞洛·德尔·皮拉尔等英雄的记忆，将这些人塑造成菲律宾人应该效仿的榜样。

杜特尔特将这些英雄与那些所谓的“通过滥用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而实施恐怖的人”进行对比，巧妙地提到了他对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反抗者的抵制。

在2020年11月30日的安德烈·博尼法乔日，杜特尔特再次表示，他希望菲律宾人效仿博尼法乔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勇气，以创造一个公正、进步和包容的社会，特别是在这个国家被COVID 19大流行病的挑战所困扰的时候。

当然，在他的政权下的共和国没有任何公正、进步和包容性，他从一开始就把国家的疫情应对工作搞砸了。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e84?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英雄的概念，特别是“民族英雄”，被灌输到整个国家的集体意识中。他们把这些人放在一个基座上，让公民敬佩和效仿。

这些所谓的英雄可以来自任何背景 —— 独立战争期间的政治军事领导人，为维持或重获自由或安全感而牺牲的烈士，以及被视为神话或传奇的古老人物。

他们的名字被贴在其家乡的公立学校和图书馆里，他们的肖像在城市公园里被塑造成不朽的雕像，他们的生活每年都在公民教育课上被讲述。不知何故，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他们进入了我们的心灵，因为父母、政客、老师和历史学家们不断地提到这些人。

仿佛通过某种集体协议，这些人成为了公民形象的理想化版本。这些英雄之所以被宣传，是因为他们在有生之年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他们的生活如何促成了我们目前的状况。

人们被聚拢在对他们的记忆周围，学习他们所拥护的原则，以便今天的人们能够继续他们的遗产。有时，人们的任务就是“去想想在这种情况下英雄们会怎么做”，就像直接从 Facebook 上看到的那些俗气的励志名言。

[image] 卡蒂普南 (Katipunan)，菲律宾一支反西班牙的秘密革命社团

民族英雄的性质

由于政府和社会是由那些有幸在菲律宾革命中幸存下来（或有幸在革命中改变立场）的人所领导的，那些成为菲律宾领导人物的人都致力于颂扬革命的民族主义卡蒂普南（一个成立于1892年的反对西班牙殖

民统治的秘密协会），提升那些他们曾经生活、工作和战斗过的人，如何塞·黎刹和马塞洛·德尔·皮拉尔。

问题是，如今的大多数人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了这些英雄，却不了解他们被钦佩、甚至被彻底崇敬的任何背景原因。

这种情绪对菲律宾来说并不新鲜。早在1969年，民族主义历史学家雷纳托·康斯坦丁诺（Renato Constantino）就在第三次全国“黎刹讲座”中讨论了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黎刹的遗产和传奇，该讲座于1971年以“不理解的崇拜”为题出版。

引用一下：

> “在他的时代，改革派的黎刹无疑是一支进步的力量。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许多领域，他的思想仍然可以成为一种有益的变革力量。然而，对黎刹崇拜的本质是，由于盲目的崇拜和对他最有说服力的思想的普遍无知，他正被转化为认可现状的权威。”

这就是为什么对历史的批判性评价要求现在的人们拒绝本土文化中的英雄概念—— 英雄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中诞生的。 他们不是简单的被崇拜的偶像。相反，对他们的记忆，被现在的当权者用来压制那些真正渴望效仿他们的勇气和颠覆性的人，即：当下的反抗者们。

[image] 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里扎尔

英雄的真面目

在所有关于英勇和荣耀的浪漫故事中，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些人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有自己的缺点、弱点和失败。对于他们在战场上的所有能力，在整个国家进行动员和组织的技巧，或者文学和诗歌方面的专长，关注并只展示他们生活的这些方面是不符合历史的错误信息。

黎刹被战后作家尼克·华金称为 “哈姆雷特” 和 “优柔寡断”，因为他拒绝参加他自己的作品《我的使命》（Noli Me Tangere）和《菲律宾》（El Filibusterismo）所煽动和激发的伊鲁斯特拉多革命。即使越来越多的菲律宾人—— 不仅仅是他加禄人，还有来自中吕宋、米沙鄢和棉兰老岛的人—— 都参加了他们自己的起义，反对日益专制而又脆弱的殖民政府，黎刹甚至还为西班牙军队提供服务，反对古巴的另一场革命。

安德烈斯·博尼法乔，尽管他在将卡蒂普南协会扩展到整个群岛方面具有组织上的天才，但是，在加洛坎和圣胡安与西班牙人的战斗中却没有获得成功。更糟糕的是，当他面临试图将他在马尼拉和莫隆（现在的黎刹省）的斗争与卡维特省的叛乱联系起来的任务时，他没有试图弥补导致运动投降的分裂，而是玩弄了卡维特省上层领导人的派系主义和小打小闹。这无意中导致了这一阶段革命的失败，而且正如人们以后所看到的那样，导致了帝国对该群岛的 “同化”，为另一个殖民帝国的掌权铺平了道路。

菲律宾第一任民选总统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感觉到，随着叛军控制的卡维特省的据点落入西班牙人之手，菲律宾革命很快就会被打败，于是他们躲在布拉干省的圣米格尔镇。在那里，所谓的 “比亚克·纳·巴托共和国” 制定并通过了一部宪法，并与西班牙人谈判，以大赦和支付现金为交换条件，让革命领导人全面投降并流亡。然而，在他流亡期间，美国外交官和军事领导人劝说阿吉纳尔多回来，在美国陆军和海军的非官方支持下继续战斗，他们的目的是为美西战争增加一个战场。

结果，阿吉纳尔多和他的同伙无意中背叛了普通菲律宾人的利益。总统这样做是为了在美西战争中默默地支持美国，此前，斯宾塞·普拉特领事找到他，劝他重新开始革命，并承诺美国将支持他获得独立。然而，这一切都是骗人的，因为他们的真实意图实际上是将整个群岛据为己有。

其结果是，在马尼拉战役中，这些 “民族英雄” 被帝国所欺骗，美国与西班牙人勾结，发动了一场模拟战役，以阻止菲律宾人占领首都马尼拉，而这正是革命的主要目标。后来，当独立事业似乎徒劳无功时，自治主义者也背叛了这些利益，计划接受帝国对群岛的统治。

随着革命的失败，美国成为新的殖民主宰。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殖民国家发展成为菲律宾联邦。虽然那些人认为自己的意图是好的，但他们仍然在追求他们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而不是菲律宾人民的。像曼努埃尔·奎松（Manuel Quezon）、塞尔吉奥·奥斯梅纳（Sergio Osmeña）、卡耶塔诺·阿雷利亚诺（Cayetano Arellano）和佩德罗·帕特诺（Pedro Paterno）这样的人，成为帝国在菲律宾的新殖民主义的基础和延续的帮凶。

[image] Magdalo Group

后来，像阿特米奥·里卡特和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这样的前革命者再次将菲律宾人民的自由和独立暴露在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之下，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日本人，前提是他们可能给予群岛“独立”。

当然，这种对英雄的崇敬问题并不局限于菲律宾的英雄。在整个世界、整个世纪和意识形态中，广受赞誉的领导人和思想家都无法避免犯错，即使他们认真地追求解放。

作为追求自由的人，您不需要再去看那些塑造了当下的哲学和运动的早期历史的一些古典名人了。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是第一个宣布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他今天仍然影响着互助主义者和市场无政府主义者。然而，蒲鲁东曾经表达了性别歧视、厌恶女性和反犹主义的思想 —— 在不同的时候，他认为女人的选择只有成为“一个歌妓或管家”，而犹太人是“人类的敌人”。

在著名的革命家米哈伊尔·巴枯宁到达无政府主义之前曾一度接受过泛斯拉夫主义，认为这是一条通往解放的道路（错得很荒唐）。在他生命的早期，他显然相信沙皇的必要性，“认为沙皇能够真正与人民合作，而人民能够通过国民议会将其意志强加给沙皇”。他最终摆脱了这种信念，但后来，他又表达了反犹主义的想法，把犹太“教派”等同于资本主义金融家和银行家，因为资本主义在他的时代发展起来了。

[image] 马尼拉的博尼法西奥神社描绘了菲律宾英雄和菲律宾革命

那些惊吓我们的幽灵

那些统治我们的人需要把我们从许多曾经的英雄为维护的直言不讳和异议的传统中疏远出来。统治者需要羞辱我们，让我们记住是他们带来了我们今天生活的所谓共和国。他们需要向人民证明他们自己， 如果没有所谓的开国元勋那样的鼓舞人心的人物，人民会把他们的统治者与贪婪和恶意联系起来，而不是 “革命的延续”。

验证其统治的需要才是军队等国家机构援引民族英雄的真正原因。军队用自由战士的名字为他们的训练营增光添彩，这些自由战士恰恰拒绝了灌输和道德败坏，而接受灌输和道德败坏正是如今那些拥挤在军营中的士兵的特点。

当权者利用死去的诗人和小说家为他们今天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攻击寻找借口。今天，他们已经成为当年的殖民者，与那些曾经为了给菲律宾带来自由思想而发挥作用的人作斗争 —— 反抗者被改称为 “恐怖分子” 了。当今天的政府中一部分人在庆祝一个与宗教团体及其审查制度作斗争的人的死亡时，另一部分人刚刚通过了一项强加审查制度的 “反恐法”。

那些掌权国家的人提醒人们，建立这些国家需要付出所有的牺牲，即使几十年或几百年前在帝国和资本主义的战争中死去的战士与今天掠夺和破坏少数民族和工人社区的蠢猪和哈巴狗们相去甚远。

由于这种灌输的结果，人们不仅给 “既定” 的英雄以太多的荣誉，而且，在我们试图审视我们的历史时却忽略了其他许多人。当国家强迫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同一个死人的出生日期和家乡时，老师们对那些值得真正反思的人 —— 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 —— 都一笔带过，甚至直接模糊了。

[image]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那些被遗忘的人

有一些人对他们的时代来说过于激进了，他们支持菲律宾的独立和自治运动，拥护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根本是陌生的思想和信仰。

在19世纪末，受过欧洲教育的伊鲁斯特拉多人（Ilustrados）受到了关于经济自由、世俗化和自由民主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虽然无政府主义的做法在菲律宾存在，但真正的运动只是在伊莎贝洛·德洛斯·雷耶斯回国后才出现的。在菲律宾革命前夕，德洛斯·雷耶斯被西班牙殖民当局流放到臭名昭著的蒙特尤克军事监狱。在那里，他遇到了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通过书籍和期刊向他介绍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出狱后，他进一步接受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指导，沉浸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革命运动中。这些影响了他在菲律宾局势中的行动，该局势在作为民族英雄的阿吉纳尔多在菲美战争中失败后于**1901**年开始。

当所谓的 sajones —— 受过美国训练和教育的精英 —— 在群岛上占据权力和政府职位时，德洛斯·雷耶斯与多米纳多·雷耶斯、赫尔曼尼基尔多·克鲁兹和帕斯卡尔·波夫莱特一起，成立了民主劳工联盟（UOD），这是该国第一个劳工联合会。他们将马尼拉的工人和其他 FIlipinos 联合起来，为菲律宾的独立进行鼓动，并为保护性的劳动法而斗争。工会还以援助儿童教育和伤病员医疗的形式开展互助活动。

随着UOD的出现，一系列无政府主义组织继续为工人、农民和菲律宾人对抗外国和本地的侵略和既得利益而奋斗。然而，今天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还有一些人只是被认为与主流太过不同；有些人“过于激进”，而其他人的个性和身份则使他们无法成为著名的英雄。女性，尽管她们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对整个群岛的反抗做出贡献，但与她们的男性同行相比，几乎没有人认识和记住她们。

她们用自己的宗教偶像来维持自己的信仰，这种信仰一直保留到今天，颠覆了教会和国家。因此，尽管外国思想对本土社会产生了影响，但它们并没有完全渗透到其中。相反，这些现在无名的人物和社区抵制殖民主义的斗争，才是真正保留了今天菲律宾文化的基础。

后来，当七年战争的战线随着马尼拉的入侵而在该群岛开辟时，像伊

洛科斯地区的加芙列拉·西朗这样的人物领导了反对西班牙和英国的地区起义。在1896年革命的早期阶段，梅尔乔拉·阿基诺为卡蒂普南叛军提供了医疗援助和食品。1899年至1901年期间，当战争从与西班牙作战转为与美国作战时，特雷莎·马巴努阿和特立尼达·特克森在他们的家乡省份领导了起义。尼韦斯·费尔南德斯和无数其他女性反抗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作战的游击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当年打败日本法西斯的许多胡克族游击队领导人在今天孩子们的课堂上仍然默默无闻，因为胡克族也敢于反叛后殖民国家。

还有很多，人们甚至不记得他们的名字，可能是因为老师们只在五年级的公民课上听到过一次这些名字 —— 如果有的话。而课本中提到这些人的时候，好像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群岛上更大的斗争的贡献是没有意义的，好像在1896年和菲律宾革命之前什么都不重要。

[image] Dios Buhawi（中），19世纪反殖民统治的政治起义领袖

在现代社会中

有些人被 “大社会” 视为无足轻重，他们被遗忘和忽视，但他们比今天站在基座上的任何英雄都更加重要。

他们是国内和国外的劳动者，他们从事琐碎的工作，特别是家庭和家务工作—— 当他们被老板侮辱、虐待和过度劳累时，他们站起来反抗；

他们是被当权者认为的不稳定因素：工会成员、青年活动家、气候倡导者和记者，他们被非法拘留、被逮捕、被攻击、被强迫失踪，被发现时满身的刺伤和子弹；

他们是艺术家和演员，试图通过他们自己版本的艺术和文化来打开人们的思想，以新的想法和新的方式来解决旧的问题，但却发现自己被指责或不公正地逮捕；

他们是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无论是担心自己的生计被剥夺的渔民和农民，是那些生活在城市中拥挤的公寓和棚户区、在经济的底层工作的人；

他们是那些成为杜特尔特的毒品战争、消费税和“发展项目”的受害者的人，这些项目是由那些旨在使人民的所有劳动变得毫无用处的家伙发起的，他们拿走了人民所有工作的价值，抬高了商品的价格以剥削老百姓仅剩的钱……

没有这些被遗忘的“英雄”，社会就不会运行，也不会发展。没有他们，我们将缺乏声音和行动来改变我们的社区和我们居住的国家的状况。如果没有这些人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来所承担的不辞辛劳的工作，那些今天被堆在雕像台座上的所谓“民族英雄”们都不会存在。

然而，那些当权者不会听这些公民的话。对当权者来说。屈服于无名者的要求，就意味着放手他们的权力结构，放手他们的肤色、语言、企业、枪支和法律的优越性。那些当权者永远不会称这些无名之辈为英雄，即使他们理应如此。

[image]

有名的和无名的

因此，我们来到了矛盾之处，即：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和无名望的人，那些被时间和记忆遗忘的人之间的冲突。前者是本文中详细讨论过的所谓“伟人”；后者是那些为我们今天的斗争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他们预示着、发起并继续沿着自主、独立和自决的方向的漫长道路。

今天的人们是受这些记忆影响的人，我们仍然被那些兜售英雄的宣传者所左右。我们是那些在世界各地的产业中工作和劳作的人，为所有人的需求和愿望提供服务，但却没有得到我们劳动的价值或成果。我们是那些在现状下受苦的人，是那些在世界许多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下的接受者，包括种族、性别、能力、社会地位、教育和语言。

我们这些人，如果不是为了面包和马戏团，为了民族英雄所扮演的滑

稽盛况，就会意识到我们受到了多大的委屈，有多少事需要纠正。

如果我们继续这个问题，就会得出另一个问题：“明天，谁会被认为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我们已经知道那将是谁了 —— 它将是那些体现当前社会及其统治阶级的理想的人，或者至少是他们所创造的理想的外表；将是那些作为国家运动的品牌名称的人，使专制主义看起来更好。围绕着这种英雄的崇拜只是强调了当前政府与被剥夺者的精神是多么的疏远。这种盲目的崇拜正是那些因其真正的勇敢、技能和毅力而值得同样尊重和荣誉的人仍然无名的原因。

如果我们继续走这条路，那些推动社会变革和反对现状的人将不会成为未来的英雄。是的，总是会有例外 —— 总是会有正确的方向，以及我们所倡导的事业的胜利。但是，现在，那些没有权力为我们的需要和自由采取行动的人仍然无名。

我们继续前人的斗争，为自我身份和尊严而斗争，为看到我们的需求在这个社会中得到重视而斗争。

我们需要什么？

许多人被宣布为现代英雄。人们称颂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赞扬他们的勇气和英勇。然而，有些人不愿意被认为是英雄，而且确实，把他们都称为英雄掩盖了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况。

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为了周围人的利益，以自己的安全为代价而采取的行动，是我们的社会可以轻易避免的问题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劳作，同时仍然遭受政府、企业和统治阶级的监视 —— 这些统治阶级加剧了那些问题，甚至就是造成那些问题的人。

至少按照这里的定义，英雄是不需要存在的。我们可以仰望别人，尊重和纪念他们，但没有必要把任何人当作神，没有必要抬高任何人，

以至于使他们的成就显得徒劳。

📌

我们不需要完美，我们也绝对不需要一个强加给我们的理想，以至于我们心甘情愿为那些从我们的劳动和痛苦中获利的人拼命工作。

我们不需要烈士来告诉我们自由的代价是血。

我们不需要士兵向我们保证军事服务将保持我们的社区团结。

我们不需要死去的作家和演说家向我们展示文字的力量，每句话中的力量至今仍在激励着人们。

我们不需要法官来告知，对正义和平等的渴求将永不停止。

我们尤其不需要那些举着名誉大旗掩盖他们一生中所追求的自私利益的政客。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向那些被老板、房东和政府忽视的人们表示感谢；

我们需要向他们表明，他们应该像其他人一样生活和发展；

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历史，了解导致目前状况的反抗运动和条件，了解过去人们如何鼓动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

我们需要参与反对我们社区中的不公正、侵略和剥削的斗争。

每一次抗议、每一次研讨会、每一个花园、每一项书面工作、每一次我们组织的集会、每一个我们保护的社区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

步；

我们需要去它妈的民族英雄 —— 因为传说和故事是幽灵，会吓得我们向那些统治我们的人屈服。

去它妈的英雄，因为雕像和纪念碑不会把我们从痛苦、伤害和死亡中拯救出来。

去它妈的英雄，因为我们不能依靠别人。

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拯救我们。

□

本文中的故事涉及3本书：

- Constantino, R. (1972). *Veneration Without Understanding*
- Joaquin, N. (1977) *A Question of Heroes.* Anvil Publishing
- Brian Morris, (1993.) *Bakunin: The Philosophy of Freedom*

[image]

别再吃药了，精神疾病的病根并不在你的头脑中

[image] 日期	2025年5月25日
[image] 场景	教育 社区倡导 读书会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几十年的生物学研究并没有改善诊断或治疗。 我们需要的是 **--** 走上街头。

- Table of Contents

  精神病临床的现实远没有那么迷人
  精神病学很容易受到炒作的影响，精神病学科史则充满了投机市场一般的兴衰起伏
  转向生物学并没有对治疗产生有意义的影响，但它作为一种心理药物的营销策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两本书打开了一个未来的想象，可让投入生物-精神病学研究的数十亿美元被重新分配给最需要它的社群

[image]

您有没想过，当一个社会出现抑郁症/精神类疾病爆发时，这种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

十年前的2012年，上海市卫生局曾经颁布了一份《精神疾病防治服务规范 (2012版)》，规定将开展 “疑似精神病患调查”。对于所谓的有过自杀或者自残、经常胡言乱语、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不和任何人接触等 “行为异常” 的人员，将作为疑似精神病患者的调查线索。

一时舆论大哗。在过去的十年，这则消息每次被翻出来都能重新引发一轮议论。公众很难相信这样一个随意、泛化的精神病标准竟然是认真的。尤其是，随着上海新冠疫情下的强制封城和反复筛查，后疫情时代的上海俨然呈现一幅全民精神病态的城市面貌。

本文将要介绍的这两本新书所论述就是临床意义上的精神疾病，也就是您说了解的 “确诊” 患者，他们的痛苦真正曝光的东西是什么。

记得**IYP**的 **列表-5** 在简介中写到的那句话？—— “直接行动是最好的疗愈”。

📌 如果您错过了（**2017**年）：

- 《百忧解时代（一）变质的竞争和时代性焦虑》
- 《百忧解时代（二）数字世界里焦躁的“新”人类》
- 《百忧解时代（三）令人沉迷的广义化自杀》

[image]

1990年，乔治·布什总统宣布，“新的大发现时代” 已经显露 “大脑研究的曙光”。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政府向脑科学领域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期望彻底改变人们对精神疾病的理解，从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到精神分裂症。科学家们设想，未来的精神疾病将可能通过基因测试、简单的抽血或大脑扫描就可以得到诊断。新药将针对特定的神经化学失衡，进行更有效的治疗。布什宣称，1990 年代将被称为 “大脑的十年”。

这个有关大脑研究的美丽新世界，也承诺让人们摆脱几个世纪以来与精神疾病和成瘾相关的耻辱和歧视。将精神疾病定位在大脑中，等于视同如糖尿病和高胆固醇一样的慢性疾病，而不是个人的道德缺陷或性格缺陷。虽然无法准确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但人们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精神病学将如布什所说的，破解这个“不可思议的器官”的“奥秘”和“奇迹”。

[image]

精神病临床的现实远没有那么迷人

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和历史学家，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这些曾经的希望给人很古怪的感觉。它们让我想起了二十世纪人们对技术未来类似的错位愿景，譬如飞行汽车、满足一天营养的药丸。而精神病临床的现实远没有伴随我成长的愿景那么有魅力。

30年后，我们仍然没有针对精神疾病的生物试验，没有任何进行中的测试。相反，我们的诊断完全基于一本书中的标准，即《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通常被自嘲为美国精神病学的“圣经”）。在过去的 70 年里，它修订了五版，虽然最新版比旧版多了近 100 页，但根本看不出它哪点儿比旧版本更好。没有一个诊断是按照大脑情况做出的。

我们在治疗方面也没有任何重大突破。几十年来，制药业已经生产了数十种抗抑郁药和精神类药物，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比 1950 年至 1990 年间出现的药物更有效。今天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更有可能无家可归或过早死亡。在过去 150 年的任何时候，精神病人的寿命都要比一般人口少 10 到 20年。生物学研究也未能揭示为什么精神科药物可以帮助一些患者，但不能帮助其他患者。当病人问我抗抑郁药的作用是什么时，我不得不耸耸肩，“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我们只是有根据知道它有大约 30% 的可能性会帮助你改善情绪”。一位患者困惑地回答说，“这不是和神经递质有关吗？”我叹了口气，“是的，有一段时间里理论是这样的，但它没有成功。”

还有污名化的问题。正如人类学家海伦娜·汉森（Helena Hansen）所说，研究成瘾的神经科学往往强化了污名化，他们把精神疾病的实质

还原到个人问题上，而不是作为源于种族暴力等等长历史的、结构性因素的结果。与白人患者相比，美国精神科医生诊断出黑人和棕色人种的精神分裂症发病率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精神科医生兼社会学家乔纳森·梅茨尔（Jonathan Metzl）将这种差异追溯到 1970 年代，在民权运动高涨后的精神科医生们把黑人激进主义病态化为 “精神病”。然后，经历心理健康危机的黑人患者，包括儿童，更有可能遭受身体约束的暴力，以类似于一个多世纪前收容所对待疯子的方式被绑在床上。

2015 年，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 (NIMH) 前所长托马斯·英塞尔 (Thomas Insel) 吐露了这种幻灭感：

> 我在 NIMH工作了 13 年，致力于精神疾病相关的神经科学和遗传学，当我回首往事时 …… 我意识到，虽然我成功地让貌似很酷的科学家们以极高的成本发表了许多非常酷的论文 —— 花费大概是 200 亿美元 —— 但我不认为我们真正减少了自杀、减少了住院、帮助了数以千万计患有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

但这对今天的精神病学术界意识到与实际的脱节毫无帮助。在瘟疫流行下的社会孤立、社会中的种族暴力、以及在学校、体育运动和市场经济日益激烈的超级竞争文化中，许多人都越来越关注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但精神病的学术研究几乎只关注大脑研究，这意味着精神疾病的专业问题本身在这些研究对话中基本上消失了。这是为什么？所有关于神经生物学的 “酷论文” 都获得了学术资助并帮助教授升了职，但它们并没有对数百万罹患精神困扰的人们的诊断和护理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

我们是怎么发展到如此田地的？如果我们不能从生物学上理解精神疾病，那么当我们从历史角度审视它们时会发生什么？精神病史家最近出版的两本书探讨了生物-精神病学的危机，追溯了导致精神病学家试图将精神疾病的现实—— 以及该职业的合法性—— 与大脑联系起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专业因素。这些都是大书，由精神病学史学家撰写，其分量和范围都涵盖了该行业 200 年的失败。它们揭露了美国精神病学在其历史上一直如何很容易受到炒作和追求 “酷” 的影响，从 1890 年代对大脑解剖的热情到一个世纪后围绕神经递质和遗传学的大肆炒作。

了解精神病学中有关炒作和危机的跌宕历史在今天至关重要，因为该行业正朝着下一个趋势发展：迷幻药，已经被誉为 “复兴” 和精神病的 “下一个前沿”。这两个历史著作所表明的，学术界和企业对炒作的追求忽视了受精神病研究和护理影响的最大社群的视角，带来他们重大的心理和身体伤害。从这些书的优点和局限性出发，可能促使精神病学家们重新考虑其优先事项。其挑战结果，让我们去重现构想一个未来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花费在生物研究的数十亿美元应该被重新分配给最需要它的社群，不是以大脑为中心，而是为以整个人类为中心的护理形式提供必要的资源。

[image]

精神病学很容易受到炒作的影响，精神病学科史则充满了投机市场一般的兴衰起伏

在《心灵修复者：精神病学对精神疾病生物学的艰辛探索》一书中，作者安妮·哈灵顿认为，当前的危机只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精神-生物学的一系列失败中的最新一次。 在这项全面的研究中，精神病学史就像投机市场的繁荣和萧条一样起伏不定。 最初的浪潮随着精神病学的革命性突破而起，伴随着将改变已有精神病学的热望。然后，浪潮崩溃了，因为精神科医生没能兑现这些大胆的承诺。 当危机接踵而至，下一波精神病学革命又开始形成。历史就是如此反复冲刷。

哈灵顿追踪的美国精神病学第一次的 “革命” 出现在 19 世纪。当时，大型精神病院占据了精神病院的主导地位，例如纽约市今天被称为罗斯福岛的布莱克威尔岛医院。这些机构旨在通过将精神障碍患者置于专门的收容所内 “治愈” 他们。然而，一系列新闻曝光显示，这些收容所人满为患，资金不足，患者生活在悲惨的环境中，并没有基本的治疗条件。例如，1887 年，笔名 Nellie Bly 的记者伊丽莎白·希曼（Elizabeth Seaman）在布莱克威尔岛医院（Blackwell’s Island Hospital）卧底，然后通过《疯人院的十天》一书中揭露了可怕的暴行，这本书也称为当时的畅销书。疯人院-收容所模式的精神病学面临着公众信任危机。

[image]

随后，如哈灵顿所解释的那样，欧洲的神经解剖学家前来援手。与收容所医生不同，解剖学家对治愈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基于优生学理论，他们认为收容所内的患者是 “退化者”，在生物学上不适合应对现代生活的压力。但他们也相信，精神病患者可以把他们的大脑提供给科学事业，在他们死后继续为社会提供服务。解剖学家希望，解剖他们的病态大脑可以揭示精神痛苦的生物学原因。

在 19 世纪后期，随着精神病收容所从治疗机构转变为研究场所，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医院对大多数贫穷患者的身体和大脑进行了数千次解剖。然而哈灵顿的总结是这些解剖并没有揭示什么。问题在于这些神经解剖学家不知道他们在寻找什么。精神病学家 Karl Jaspers 将这些解剖学上的努力概括为一个 “大脑神话”。神经解剖学的解剖很失败。

放弃了神经解剖学家的治疗虚无主义，生物精神病学的第二次推动转向了另一个极端。 20 世纪初的美国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时代，精神病医生对病人的身体以近乎绝望的实验寻找治愈方法。安德鲁·斯卡尔（Andrew Scull）的新书《绝望的补救：精神病学治疗的动荡探索》，对这个 “实验狂欢” 的时代描述得令人毛骨悚然。虽然与哈灵顿的研究重叠了相同的历史背景，但斯卡尔更生动的叙述表明，生物精神病学的基础是建立在对妇女、穷人和有色人种身体施加的暴力之上。 Scull 认为，从 1910 年到 1950 年间，美国的研究人员把那些可怜的患者 “看作客体，而不是有着情感的生命”。当时的患者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权利，没有办法抗议医生对他们的身体进行侵入性和随意的实验。

以美国精神病学家亨利·科顿为例，他出现在哈灵顿和斯卡尔的叙述中。在 1910 年代和 20 年代，科顿确信所有的精神病都是由感染引起的，也就是感染的结果，他的理论建立在一种较早病症的假设上，即梅毒螺旋体进入大脑后引发的 “精神失常的全身瘫痪”。基于这种未经证实的脓毒性精神病理论，科顿得出结论，可以通过手术切除患者体内潜在的感染源来治疗精神病。科顿以治愈精神病的名义手术切除了牙齿、阑尾、卵巢、睾丸、结肠等，导致数千名患者致残和死亡。后来发现科顿的结肠切除术的死亡率超过 44%，其中女性所占比例畸高。

Scull 研究的另一个例子是维也纳医生 Julius Wagner-Jauregg，他认为诱发高烧和抽搐可能有助于精神病患者。 1927年，他因利用疟疾诱发高热来治疗全身性瘫痪的精神病人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哈灵顿指出，在华盛顿特区著名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某些在社会上最边缘化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变成了“疟疾储备”，他们的体内储存着寄生虫，为其他患者的治疗做准备。

Scull认为这一时期最极端的实验莫过于额叶切除术。这一流程开始时是对头部进行局麻，钻穿颅骨，并用刀片切割大脑的额叶。当病人开始感动“困惑”时，外科医生便停止切割。这项创新为葡萄牙神经学家 Egan Moniz 赢得了 **1949** 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在美国推广该手术的沃尔特**.**弗里曼后来又创新了一种方法，将冰锥从眼窝插入大脑。在 1940 年代和 50 年代，成千上万的人进行了额叶切除术，其中针对女性的手术同样比例畸高。弗里曼将手术的效果描述为将他的病人变成像“家庭病人或家庭宠物”，让家庭和机构更容易控制他们的行为。

绝育是这一时期美国精神病治疗中流行的另一种侵入性手术。根据旧的退化理论，绝育是一种优生而非治疗工具：它旨在防止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传递他们的“垃圾股”。在 1927 年臭名昭著的巴克诉贝尔案中，这种道德上令人担忧的做法进入了最高法院，当时的助理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辩称，社会有理由寻求“防止那些明显不适合的人延续他们的种类”。在该决定之后的十年里，约有 28,000 名被诊断患有“弱智”的美国人被做了绝育手术。

Scull 和 Harrington 得出结论，今天的精神病学从这段疯狂、危险的实验中继承下来的唯一有效治疗方法是电惊厥疗法 (ECT)。 1930 年代，匈牙利精神病学家拉迪斯拉夫·梅杜纳（Ladislav Meduna）（错误地）相信癫痫发作和精神分裂症是两种对抗性疾病，他试图用强效兴奋剂美甲唑(Metrazol)诱导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癫痫发作。由于治疗过程中的野蛮暴力，大约 40% 的患者发生了脊柱压缩性骨折。尽管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疗法进行了调整，以期对患者更安全，而最终演变成 ECT，今天继续在美国精神病治疗中使用。目前的研究表明， ECT 在治疗抑郁症方面是安全有效的，但和 1930 年代的研究人员一样，我们仍然不知道它为什么或如何起作用。

[image]

下一批精神病学的革命者，则拒绝这种对身体的暴力实验，转而采用一种关注心灵的方法：精神分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于 1909 年抵达美国，但他的想法直到二战后才在这个行业中站稳脚跟。从那些遭受战场精神创伤的士兵身上，精神科医生最终明白了战争的心理创伤可能与他们的身体伤害一样具有毁灭性。

- 如果您错过了《背叛主流？精神病院欢迎你：被病理化的异议》

在战后，精神分析逐渐形成了精神病领域里斯卡尔所谓的 “脆弱霸权”。哈灵顿强调，精神病学家转向弗洛伊德是因为他们相信它为精神疾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医学方法：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干预，患者的无意识当中包含着解释和治疗精神病患者的症结。

到 1950 年代，美国大多数精神病住院医师培训项目由精神分析学家领导，许多有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家以诋毁早期的躯体治疗来巩固他们的专业能力。例如，1948 年，一组有影响力的分析人士认为，额叶切除术不是一种疗法，而是一种 “专门破坏” 人类所必需的大脑部分的 “人造自我毁灭性手术”。流行文化中的意见领袖也将精神分析视为美国社会面临的更广泛问题的解决方案。在 1948 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年度会议上，哈里·杜鲁门总统表示，“精神病学领域的专家” 对于维护美国的 “理智” 至关重要，这是 “和平的最大先决条件”。

但就像之前历次革命的荣衰周期，精神分析也未能实现其过于雄心勃勃的目标，而且精神分析几乎完全专注于思想，这并不能减少精神疾病对弱势群体造成的伤害。在 1970 年代，同性恋活动家大声抗议美国精神病学将他们的性行为病态化。这些活动家，包括一些研究同性恋的精神病学家，冲进了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的年度会议，并成功地要求从精神病目录中删除同性恋。

1970 年代同性恋、女权主义、黑人力量和残疾运动的积极分子面临的问题是，制度性的精神分析拥抱和接受的是让个人接受白人、有能力者、异性恋和中上阶级的道德规范。 对于那些挑战这些规范的认同来说，心理治疗更有可能造成伤害而不是治愈。

[image]

正如芝加哥同性恋解放阵线的成员在 1970 年写给美国医学协会的传单中所宣称的：

> 我们同性恋解放的同性恋者认为，治疗的调整学派不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方法 . . . 女性的心理健康并不意味着对女性的治疗 —— 它意味着消除男性至上主义。不要再不治疗黑人了，而是要结束种族主义。 穷人也不需要精神科医生（25 美元一次开个玩笑！），他们需要的是财富的民主分配。 离开沙发，走上街头！

他们呼吁离开沙发走上街头，是对主要由白人组成的学术性精神分析职业的控诉，这一职业已经具体化了，而不是挑战社会的压迫结构。例如，本世纪中叶的许多分析家认为，黑人不具备在沙发上进行精神分析所需的心理复杂性。此外，历史学家马丁·萨默斯（Martin Summers）表明，在治疗黑人患者的机构中，即使面对有悖这一教条的数据和临床经验，精神分析学家也会强调 “独特的黑人心理” 这一古老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

可以肯定的是，在 19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政治狂热中出现了更激进的精神分析愿景，但你必须超越 Scull 和 Harrington 的叙述才能找到它们。例如，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尔，出生于马提尼克岛的精神病学家弗朗茨·法农 (Frantz Fanon)，他批评了殖民主义的反黑人暴力，也构想了更多解放形式的精神护理。在拉丁美洲，我自己的工作着重于 1970 年代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如何想象一种 “被压迫者的心理治疗”，将心理健康与摆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社会和政治解放联系起来。但是，这些在第三世界的激进努力，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与这两本书中讨论的主流精神分析相去甚远。

对 Scull 和 Harrington 来说，对美国精神病学合法性的最大打击可能来自该行业本身。 1973 年，法医精神病学家大卫·罗森汉 (David Rosenhan) 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名为 “在疯狂的地方保持理智” 的实验。他的这篇著名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精神科医生无法区分理智与精神错乱。在实验中，罗森汉派了八名假装听到 “空虚”、“沉闷” 和 “砰砰” 等词的 “假病人” 到精神病院进行采访。罗森汉发现八人都被精神科医生送进了医院。他们的平均留院时间为十九天。除一名患者外，所有患者在出院时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虽然记者苏珊

娜·卡哈兰(Susannah Cahalan)最近揭露了罗森汉捏造实验结果，但当时这篇论文动摇了这个专业的基础，打破了精神分析对该领域的脆弱控制。

进入 1980 年代的生物精神病学家，他们为我们今天所处的生物革命奠定了基础。部分为了回应罗森汉的研究，这个新的精神病学家联盟将职业合法性危机归咎于精神分析。他们认为，它的蒙昧主义理论充斥着行内黑话而不是实质内容，已经把美国的精神病学变成了巴别塔，精神病学家之间几乎无法进行有意义的交流。早在 1960 年代的研究表明，精神科医生的诊断在统计学上并不可靠 —— 也就是说，即使在评估同一名患者时，精神科医生也经常在诊断上存在分歧。有影响力的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斯皮策(Robert Spitzer)认为，解决办法是从根本上改革一本大多数专业人士忽视的书：DSM。斯皮策和 DSM-III 工作组重构了手册的精神分析基础，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认为可以用于指导治疗和研究患者行为的可观察的参照，也就是对每种疾病的明确和客观的标准。

[image]

1980 年第三版 DSM 的出版，预示着被明确称为精神病学 “生物革命” 的诞生。这场革命的证据，标志着斯皮策和其他人对精神药理学的发展，是1954年引入的第一个有效的抗精神病药物氯丙嗪，以及其后对神经递质和遗传学作用的生物学研究。他们相信，对大脑和身体的研究最终会将 DSM-III 中行为描述的疾病与其潜在的生物学原因关联起来。

我们现在知道，这种被寄予厚望的科学前景从未到来，精神病学一直在等待它的生物学戈多。虽然 DSM-III 和后续版本（包括 IV 和 V）提高了诊断可靠性，但精神病学仍然存在有效性问题。换句话说，在 DSM 中定义每种病症的症状集合—— 经过数十亿美元的投资—— 仍然与我们的大脑、血液或基因的剧烈变化无关。

例如，经常被引用的声称精神分裂症具有遗传基础的说法并未通过科学验证。正如 Scull 所讨论的，在未能找到一组可以解释精神分裂症的孟德尔基因后，2000 年代的研究人员将希望寄托在新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 (GWAS) 上，该研究可以筛查数十万个碱基对、寻找精神疾病的遗传基因。但 GWAS 研究并未揭示精神分裂症（或双相情感障碍）的明确遗传基础。虽然结合数百个遗传位点至多可以帮助解释观

察到的精神分裂症8%的变异，但一个人仍然有可能拥有这些遗传变异而不会患上这种疾病。著名的精神病学家 Michael Rutter 和 Rudolf Uher 的反思是："对精神疾病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做了很多工作，但发现却很少。事实上，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的时代，精神疾病已经与大多数类型的身体疾病区分开来，因为它们缺乏充分的遗传关联。"

[image]

转向生物学并没有对治疗产生有意义的影响，但它作为一种心理药物的营销策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虽然转向生物学并没有对诊断或治疗产生有意义的影响，但它作为精神药物的营销策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实上，过去半个世纪精神病学最大的变化可能是大型制药公司的诞生，而不是生物学的任何革命。精神症状市场在 1980 年代对制药公司的吸引力至少存在两个原因。首先，精神药物是长期服用的：许多患者是终生消费者。其次，自我认知和主观体验在精神疾病的诊断中起主要作用。制药公司高管意识到，这一事实意味着需求可以受到有效营销的影响和操纵，将精神药物定位为消费者对其生活不满的解决方案。

1990 年代，制药公司投资数百万，利用精神病学家的生物学热情制作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广告。这些广告颇具误导性地声称，他们的药物针对的是大脑中的 "化学失衡"，这种失衡会导致美国人日常的抑郁和焦虑感。除了消费者需求外，该行业还将其相当大的影响力集中在处方者身上。制药公司在著名的学术中心为有影响力的医生提供药物样品、利润丰厚的咨询服务和其他激励措施来兜售他们的产品。

今天，该行业在财政上支持几乎所有精神病学期刊和学科会议。DSM-V 工作组中有差不多 69% 的成员披露了与制药行业的财务关系，这要比 DSM-IV 工作组报告的披露还多 21%。制药公司对 DSM 的影响促进了诊断类别的扩展，"精神疾病" 的概念本身因此变得更具包容性，从而扩大了潜在药物市场的规模。

[image]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制药公司还影响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 对药物的审核。如今，FDA 46% 的预算来自提交药物申请的公司（所谓的 “行业使用费”），公司负责对其生产的药物进行安全性和有效性试验。这种明显的利益冲突导致制药公司歪曲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证据、隐藏负面结果和副作用数据，并雇人捉刀学术文章。虽然许多重大的民事和刑事裁决已经对这些违法行为的公司进行了处罚，但这种不道德行为的结构性根源 —— 行业评估其获利产品这一事实 —— 仍然存在。

大型制药公司对行业的重大影响，从对美国精神病医生的身份认同的改变就可看到，他们已经从上世纪中叶的精神分析师转为今天的药物处方师。虽然研究表明心理治疗与治疗焦虑症、抑郁症和其他疾病的药物一样有效，甚至更有效，但精神科医生通常专注于药物处方，并将患者送到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那里接受治疗。这种转变取得了可观的回报。今天的精神药物行业价值近 600 亿美元，去年有六分之一的美国人服用了精神科药物。

然而，制药业在精神病学上投入如此之大，为什么药物治疗却一直没有突破呢？一个主要原因是该行业在精神科药物广告上的花费比新药研发上多出数十亿美元。正如精神病学家大卫·希利（David Healy）所表明的那样，专门用于研发的资金通常并非旨在产生真正的创新。自 1990 年以来生产的几乎所有精神药物都是旧的仿制药的 “模仿者”，只是进行了轻微的化学修饰。这些（不幸地被命名为）**“me-too”** 的药物在临床上的效果并不比之前的药物好，但它们轻微的生化新颖性意味着它们可以申请专利，这样制药公司就可以向医疗保险公司收取高额费用。

也许最坏的消息是，已经创造并利用了精神病学市场的大型制药公司现在纷纷跳船。人类学家乔·杜米特（Joe Dumit）表明，大多数精神科药物很快就面临专利失效，医药公司将被迫降低收费。由于充满仿制药，而且看不到重大的生物科学的突破，市场的增长空间突然变得很小。几乎所有主要的制药公司都决定退出精神药物研究，转向更有前景的领域，尤其是“生物制剂”和其他抗癌药物的开发。

那么，精神病学有前途吗？制药业在继续发展，除了精神病学需要谦

逊的模糊声明以及精神病学家应该关注社会心理治疗方法而不仅仅关注生物学治疗方法的信息，Harrington 和 Scull 也没有提供什么解决方案。

Scull 还想知道回归心理治疗是否可能是答案。当今美国的精神科门诊通常依赖 15 到 30 分钟的简短访问，集中在药物管理和症状检查清单上。 Scull 对精神科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这一联系的感到悲哀，上世纪中叶的精神科医生代表着患者（大部分颇有中上阶级的特权），至少做精神分析需要倾听患者，他强调说。

不幸的是，过去五十年的心理治疗越发变得像药丸本身：标准化、快速、公司化和廉价。在 1980 年代和 90 年代，医疗管理放大了一些精神病学家的批评，即密集和探索性质的长期精神分析意味着对时间和金钱的大量投入，但是收益不大。他们提倡更快、更实惠的医疗形式，不仅包括药物，还包括新的认知行为疗法 (CBT) 技术，其结果如历史学家 Hannah Zeavin 所言，这些技术贬低了治疗师本人的治愈能力。某些 CBT 方法试图将治疗师的角色缩减到照本宣科，如同为患者编写的计算机程序中的自动对话和人工程序。在 CBT 模型中，患者的思想和感受被理解为可以编程的脚本，而内省和心理洞察力 —— Scull 所重视的 “倾听”—— 被一些从业者诋毁为 “肚脐凝视”。这导致传统的精神分析在今天几乎不可能实现了。虽然许多治疗师采取折衷，借鉴 CBT 和其他各种临床精神分析方法，但传统精神分析所代表的那种长期的、开放式的治疗现在极难获得。医疗保险公司拒绝承保，想要进行精神分析的患者经常被迫自费支付高额费用。

[image]

随着精神分析的衰落，精神和心理治疗越来越像企业自动化了。如今，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经常在 **Talkspace** 之类的数字平台上寻找 “零工” 机会，赚取大约 **25** 美元的时薪，几乎无法控制他们的工作时间、费用或工作条件。其他人则使用人工智能（通常是女性化的）聊天机器人进行治疗。令人不安的是，这些数字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其治疗标准很可疑。鉴于医疗保险公司的财务压力和要求患者尽快康复的卫生系统，坦率地说，心理治疗的未来看起来很黯淡——无论是对渴望恢复与人接触能力的患者，还是对劳动力价值被贬低到随时被自动删除的治疗医师，都一样。

精神病学视野中唯一真正令人兴奋的发展，似乎是迷幻药，哈灵顿在她的结论中非常简短地提到了迷幻药。非营利组织和科研人员目前正在对 MDMA（摇头丸）、psilocybin（神奇蘑菇）、LSD（麦角酸）、美斯卡林、伊博加因和死藤水进行了50 多项的 FDA 试验，用于治疗各种精神疾病。艾氯胺酮已被批准用于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研究人员和记者，如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称之为“迷幻复兴”，认为这些迷幻药物将彻底改变精神病学，开启对思想和大脑之间联系的新理解，并帮助成千上万的患者。

[image]

但这听起来是不是太熟悉了？“迷幻复兴” 感觉就像是下一次哈灵顿革命，依旧是夸夸其谈的主张、海量资本进入，以及此刻对患者来说尚不确定的好处。关于这些药物的疗效仍然没有定论，但已经很清楚的是，制药行业已经注意到了。 2020 年，总部位于伦敦的 Compass Pathways 获得了Thiel Capital 的种子投资，成为第一家上市的迷幻药公司，IPO 后估值为 11 亿美元。

不容忽视的是，大型制药公司没有放弃其惯用伎俩。正如我曾经指出的，强生公司对使用氯胺酮治疗抑郁症很感兴趣，但无法为该药申请专利，因为它已经是一种廉价的仿制药。强生决定做一个模仿者，用化学方法分离出化合物的一个镜像。他们将这种“me-too”的化合物称为Spravato，并为这种药物申请了专利，现在每剂收费近 1000 美元。商业公司们正在使用类似的策略从土著社区沿用几个世纪的、具有精神活性的植物药中分离出可申请专利的化合物，这引发了人们对新兴迷幻药行业的伦理担忧，即欧美对土著知识、植物和土地的永久剥削问题。

因此，这种 “迷幻复兴” 很可能只是始于 1980 年代的大型制药公司其更大规模革命的新阶段。无论迷幻药最终提供何种临床益处，药物都不能解决困扰我们心理健康系统的结构性问题。继续获利的是大型制药公司以及与行业合作的精神病学家。迷幻药只能帮助那些我们的社会中能够接触到它们的人：主要是拥有私人保险的白人和中上层阶级。

[image]

这两本书打开了一个未来的想象，

可让投入生物-精神病学研究的数十亿美元被重新分配给最需要它的社群

虽然这两本令人印象深刻的书都抓住了重要的历史背景，但它们也错过了一些对精神病学过去的批评，这让他们对未来的看法多少有些局限：他们未能直面精神病体系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对黑人社区的大规模监禁中所扮演的角色。

对 Harrington 和 Scull 来说，随着大型精神病院的关闭和去制度化的兴起，也就是1960 年代开始将精神护理从精神病院转移到社区的运动，可以说在人口层面上，精神病学的监狱模式基本终结了。在这种常规叙事中，去制度化的问题被新自由主义所忽视：患者从精神病院大量出院后却得不到多少资源和支持，导致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大量流离失所，流落街头的比率很高。

当然，这个故事忽略了监禁模式与精神病学交织缠绕的沉默和微妙。正如历史学家安妮·帕森斯(Anne Parsons)所说，“收容病院模式并没有随着去制度化而消失”。相反，“它以现代监狱工业综合体的形式回归。” 今天，美国一些最大的心理健康机构在监狱中开展业务 ——美国监狱中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比监狱之外精神病院中的总人数还要多。大约 40% 被诊断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不得不在监禁状态下度过余生，大多数案例都是种族主义政策下正在进行的毒品战争的结果。监狱中的精神病患者处于高度隔离状态下。虽然精神病院倾向于收留白人、中年病人，但监狱却不成比例地关押了大量四十岁以下的黑人精神疾病患者。

此外，社会学家 Anthony Ryan Hatch 认为，监狱内精神药物的使用被允许对患者在大脑层面施行控制。监狱政策的专家们没有将精神药物定义为医学治疗，而是将其视为 “技术性矫正” 的重要组成部分，即通过 “新技术的战略应用，降低大规模监禁的成本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囚犯对社会的风险”。 例如2000 年，大约 95% 处于最高或高度戒备状态的监狱都向被监禁者分发精神药物。

这些书中之所以缺少这些事实，缘于哈灵顿和斯卡尔过分专注精神病的学术精英，一个总是避免触及监狱工作的群体。正如 Hatch 所指出的，我们几乎所有关于精神药物的公共知识都来自未监禁者的使用，而关于监狱精神药物的知识往往与囚犯本身一样受到严密保护。这种沉默是一种压迫形式，既掩盖了将精神药物用作监管控制技术，也掩盖了我们未能为囚禁中人（其中许多人因监禁而受到创伤）提供他们应得的人道待遇的事实。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相信构成这一悲剧的，是代表精神病领域的我们的沉默和缺乏责任感。尽管精神疾病患者人群的预期寿命不断下降，被监禁和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比例很高，并且经历了范式的失败，但生物精神病学的研究机器仍在不断发展。

在他自己的新书《治愈：我们从精神疾病到精神健康的道路》中，作者 Insel 认为生物精神病学过去的失败表明我们应该 “加倍努力进行大脑研究”，而不是犹豫哪个优先。 Insel 在 NIMH 的继任者 Joshua Gordon 一直保持该组织对生物精神病学研究的关注，当然只是狭义的。 虽然 Harrington 和 Scull 都指出了今天精神病执业的 “危机”，但更可怕的事实是，学院中的许多人都在照常进行。 换句话说，精神病科学的真正危机在于没有危机。

如果上述这些精英的学术临床医师的历史没有澄清整个问题，就不会产生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寻求答案本身需要让学术界去中心化，并在标准精神病学科史之外寻找那些被忽视的叙述。例如，残疾活动家和学者 Liat Ben-Moshe 的历史著作转向了 “疯人社区”，在这些社区内部，人们没有将神经分裂看作一种需要治疗的医学问题，而是一种大可庆祝的身份。 **1970** 年代的 “疯人活动家” 和专业联盟，如反精神病医生 **Thomas Szasz**，成功地要求在美国社会废除暴力的精神病院和囚禁精神病人的做法。虽然这场要求精神病学去制度化的运动并没有带来美国残疾人的全面解放，但 **Ben-Moshe** 认为，它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即社区如何才能够成功抵制以治疗之名对结构的压迫。

Ben-Moshe 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批判性地审视过去的精神暴力，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她所谓的 “谱系”，观照似乎无法想象的未来。抵抗的谱系对 “健康” 的概念化，不是基于学科医师提供的个体化治疗，而是关于如何从产生大量心理痛苦和创伤的结构性条件中获得集体解放。这一谱系支撑着当今社区和专业人士要求废除（针对精神病患的）监禁

制度的努力，并通过同伴支持、安置屋和政治抗议等构想各种非暴力形式的治疗护理。例如，去年（2021）在洛杉矶，一个由社区组织者、学者和官员组成的联盟成功地阻止了一间 “精神病监狱” 的建设，并主张将这些资金再投入以社区为基础的精神卫生保健计划。“治疗第一，监狱最后”，这是他们的要求。

对更多享有特权的人群来说，也有意想不到的教训。毕竟，物质财富并不能帮助人们免受资本主义的心理伤害。倦怠和抑郁在上层中产阶级医生和医学生中很普遍。仅举一个例子：耶鲁大学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其中许多人来自特权背景）寻求心理健康服务以解决心理困扰。正如心理治疗师 **Gary Greenberg** 直言不讳地说，“事实是，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操蛋的社会，我就会失业。”

上层社会的心理痛苦不仅证明我们需要增加获得治疗的机会，无论是通过药物还是心理治疗。这种情形要求我们动员起来，改变这个病态的社会，从有毒的培训计划和高压的大学文化再到非人性化的工厂车间。正如历史学家乔安娜·拉丁（Joanna Radin）鼓励我在药物史本科课程所讨论的，问题不仅是什么是适合我的药物？还有，如果我不需要药物，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有吗？

哈灵顿和斯卡尔当然不希望他们的书被这样解读，但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精神学科史理解为一种呼吁，在美国取消对生物精神病学的资助。拒绝一个 “革命” 或者 “复兴” 的承诺对一个研究项目来说或许无关紧要。

我们不需要成为神经科学家就可以知道心理和情感上的痛苦是 “真实的” 或 “合法的”，而且无论药物多么有效，都无法消除这个制造创伤的监狱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正如这些书告诉我们的，精神病理论的范式是多么脆弱，尽管背后生物理论的脆弱控制在最近的批评压力下终于放松了。我们职业的未来，如果有的话，并不在于有可能取得生物学突破的无力承诺。这取决于发掘和拥抱那些被忽略的精神病史和那些精神学科所关切群体其团结的谱系。

By 耶鲁大学的医学史学家、精神病学住院医师 马尔科·拉莫斯

❤️🩹

心理健康日 - There are NO others

[image]	日期	2025年5月25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心理健康日
[image]	场景	社区倡导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探讨精神心理疾病时通常认为有两种归因方式：向内归因，和向外归因。它俩互为医学科学宗派主义批判的铁搭子。

实证主义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认为“病症”是个人机体功能失调导致的，即向内归因 —— 曰“你不舒服是你自己出问题了，你应该修理自己”。相反，向外归因建立在认识人的整体性观念之上：人是由各种自然要素组成的实体 —— 智力、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要素。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切入点。

这本书的论点近来很受欢迎，其背后有一场运动，旨在反击药物 - 尤其是抗焦虑抑郁药物的过度使用和企业暴利，同时也揭露了很多学术界的投机炒作和历史上制度性造成的伤害。

这一观点至少一定程度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此，疾病的原因被认为完全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资本主义通过工作将人异化（分化），使人与自然和"正常"的关系发生扭曲。这的确是疾病的另一面。并且作为倡议的一部分没有问题。

但 单向决定论总归不好。

如果能从治疗/干预的角度上考虑这个问题，也许能令倡议更具感染力。

将疾病视为“异常”的观点是医学科学发展出来的经典观念。这主要得益于实证主义意识形态。对疾病的回应是“治愈”，即从特定实践中选择一种外部干预措施，旨在恢复特定的被视为“正常”的条件。

而当下这个以剥削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问题在于，它将疾病视为“可怕的非人性体现”，从根本上把患者切割出去了。他者化和道德化是政治宗派主义上层结构的核心部分。

马克思主义方案看起来就像是反击策略，它旨在 "把疾病当作武器"，将人们动员起来。

但这种过度的简化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病患不仅仅是受害，它还意味着承受苦难、痛苦、困惑、不确定、怀疑、孤独，而这些消极因素并不局限于身体，还会攻击意识和意志。在这样的基础上制定斗争方案是不可行的，也是不人道的。

❤🩹

更好的方法也许在这两者之间。首先接受疾病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恰恰是正常的、而不是任何不正常的状况；将 疾病作为一种手段，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他人，了解周围的现实，了解需要做些什么来改变造成痛苦苦难的现实环境，从而更好地掌握革命的出路 。

下载打印版：

心理健康日:打印版.pdf

[image]

成年是一个陷阱：反出生主义、青年解放和拒绝投降

[image]	人物/组织	全世界所有拒绝被驯化的人类
[image]	城市/地区	地球
[image]	日期	2025年6月1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儿童节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世界上的所有初生儿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在“长大”的过中被深刻地驯化了，被压制成了“合规的”奴仆。但还有一些人一直在抵制驯化，拒绝“长大”。儿童节就是为世界上所有抵制驯化以保持住童年的纯真和由的人们准备的 —— 让我们有机会不仅仅是怀念、甚至可以亲手重建那份由，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解放出来，尽情享用无条件的爱与平等互的安全感。

- Table of Contents

爱自己…
去爱另一个人
退出比赛

[image]

如果把生命理解为冒险、情感和经历的自由流动的心跳，那么成年期就类似于动脉堵塞，是欲望和想象力的情感便秘。成年就像一个被社会烙上维持工作重于娱乐之伦理的另一个自我，令人无限怀念和渴望那遥远的青春和自由。

在我的一生中，我的思想曾一度被成年的幻影彻底占据。我的日常生活是由各种社会关系组成的复杂网络，最终由主/奴的心态所决定。我的工资用来支付各种账单之后，剩下的钱刚好够我积累时髦的物质主义生活 —— 仿佛被限制在了某种奇怪的精神尝试中，让我觉得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工作、吃饭、买东西、睡觉，不断重复。对社会上其他人来说，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普通“成年人”。但对我自己来说，这种生活方式不过是一个伪装的墓地而已。

[image]

爱自己...

如果自爱不仅仅是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循规蹈矩或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以满足对不同事物的渴望呢？我逐渐明白，“苦难扎堆儿”这个概念是多么的准确。每有一个在无限的旅行和冒险中找到快乐的人，就会有三倍于此的人迅速将这种生活方式推向最坏的境地。社会同化和顺应潮流所带来的舒适感促使许多人建立起个人身份认同与固定不变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这种认同和关系往往建立在安全感的基础上，因此被认为是积极的。尽管我们经历了日复一日的单调乏味和工资奴役的苦难，但这一切仍然存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被迫认识到，任何偏离所谓的“成人”、“正常”生活方式的生活方式，都只会被许多人视为“危险和不负责任”。

我逐渐明白，自爱并不总是与传统的积极观念相一致。任何生活方式转变的“积极性”最终都是主观的。对有些人来说，放弃所有固定的生活方式 —— 不买房不买车不找工作、拒婚无子等等 —— 可能会被认为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恰恰是一种通过拒绝“长大”来创造解放的个人追求。

要求“长大”的社会压力与对青春的普遍敌意相对应。年轻往往被（正确地）视为不服从权威，因而成为社会压制的目标。这也是被法律剥夺了自主权的青少年被社会视为需要权威训诫和管教的重要原因。成人世界的普遍共识就是：“必须及时阻止任何不羁的叛逆本能”。

“成年”可以被理解为个人在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方面承担的首要责任。一旦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所有的青春行为、欲望和本能都会被压抑，成为遥远记忆的坟墓。

这甚至都不是全部 ……

在完成成年蜕变之后的人类又继续渴望亲自去创造更多的孩子，再把新生儿最终全变成“成年人”。每个成年人都面临着集体的压力，要求他们将生育作为生活中“正常且必要”的一部分 —— 一种被文化与传统、社区与宗教、爱情与家庭等社会压力所包裹的 “共同利益”。

每个成年人都被要求履行职责，不仅要通过将自身埋没在工资奴隶制中以维持工业社会，还要去创造更多未来的雇佣奴隶以确保社会的未来。当然，生育也并非没有社会回报。社会会通过亲朋好友的赞美来提升生育者的社会地位和受人尊敬的程度。

因此，将自爱和自我提升跟生儿育女联系在一起 —— 有时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希望和意义，有时是为了解决动荡的亲密关系，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但很多时候，在这些情况下，生孩子很少能解决根本问题 —— 相反，多数情况下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如果把生儿育女作为解决复杂的个人问题的办法，那么相关的个人更有可能被分心、导致真正的核心问题被隐藏更深，而不是得到解脱。必要的自我照护往往变成了对他人的照护。

那么，当一个人决定永远不要孩子时会发生什么呢？

由于父权制在社会和制度上的普遍要求，那些一出生就被社会性别定性为“女性”的人面临着支持生育的压力。因此，将自己的关爱和自由放在首位的决定是一种大胆而勇敢的反抗行动。许多人认为，拒绝生育是一种对社会不负责任和持异议的自私行为，而另一些人则将这种

行为理解为一种优先考虑自身的对自己负责的态度。

那么，就自爱而言，不就是通过为自己创造自由的时间，避免生养另一个生命的压力和复杂性，从而充分享受生活吗？爱自己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永远不会把青春的玩耍、梦想和想象交到尘封的书架上、成为褪色的记忆，这又有多难以理解呢？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不和孩子一起建立美好的回忆？"对此，我要说的是：有些人可能只是更喜欢被自我溺爱的快乐，而不是自雇于他人！

[image]

去爱另一个人

早在听到 "反出生主义"这个词之前很久，我就已经决定不要孩子了。除了溺爱自己的个人欲望之外，我还觉得在照顾孩子的同时还要照顾自己和自己的成长是不负责任的。另一个原因是，尽管社会上存在着自由的假象，但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会立即被社会的一致性所禁锢，在心理、生理和情感上都会受到束缚。我根本找不到把孩子带到一个连我自己都不能自由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至少在我不主动反抗的情况下不能）的世界上的意义。

✂

工业社会对"自由"的定义是如此有限，以至于我只能自由地成为附属品 —— 成为冲动的消费者、骄傲的马屁精、成为从廉价劳动力身上揩油为生的老板的奴隶等等。如果我全心全意地爱一个孩子，我为什么要让这个孩子遭受如此常态化的暴行呢？

大多数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战争实际上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历史上那些身居体制和社会权力地位的人根据他们的世界观定义并界定"战争"的含义 —— 许多人已经习惯于将这种世界观内化。但对我来说，战争不仅仅是军队之间的事。我要问的是：当贫困、无家可归、警察暴行、工资奴役和制度化歧视等暴力成为通过流血和种族灭绝夺取到土地上居住的人们的日常经验时，"生活"又是什么？如果不是针对每个人的积极战争，还有什么其他方式来理解驯化的、殖民的、工业化的"生活"？

如果人们认识到并承认这一残酷的现实，为什么还要继续让另一个生命加入死亡行军？

有些人也感受到了这种认识所带来的压力，他们认为正确的回应应该是创造和抚养能够体现进步价值观的孩子。这些善意的人（不论自由派还是激进派）似乎不明白的是，这种假设是建立在对孩子的思想和决定的假定所有权之上的。这种情况很常见，因为年轻人被视为缺乏批判性思维，因此需要被灌输价值观。虽然有可能把孩子塑造成一个你理想中的样子，但如果想法是被强迫而不是独立接受的，就仍有可能引起孩子的反感，甚至全面叛逆。

有时，生育并不是迫于社会的压力，它可能是自我驱动的，源于控制另一个生命的欲望，或源于通过带入另一个生命以体验生活的欲望。这些特殊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动态并不罕见，不幸的是，这并不是一个人在青年时期所受压迫的极限。

一般来说，婴儿一出生就会立即被投入性别指定、洗礼、甚至割礼和其他由成年人强制执行的仪式、文化或传统习俗的战争。这些新生命甚至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和理解发生了什么，就被分配了一个身份号码，并迅速在国家的权力机构登记。一旦能够行走，这些年轻人就会被送进教育工业综合体里，接受社会灌输。任何未能有效抑制住自己的天生好奇心和兴奋点的青少年都会被视为不服从这些机构的行为要求，并立即遭到训斥。如果青少年继续反抗，他们就会被强迫服用以精神药物形式出现的改变大脑的化学物质，以确保身心服从。在他们人生中对了解周围世界最关键的12年里，他们被限制在教室的方形隔间里，在明亮的荧光灯下固定有序地坐成一排。在这个教室里，所有的信息都要经过一个人的过滤，目的是背诵应考，而不是通过与自然世界的实际互动来学习。

许多青少年成长和想象的成长期里都充斥着各种权威所要求的胁迫和情感劳动的弹孔。任何反抗都会带来后果，目的是精确地影响和塑造一个人的恐惧。遥远的成年压力以一种微妙的声音重复着一句咒语："赶紧长大吧，去工作赚钱"。

虽然创造和养育孩子的过程充满了奇迹和神秘的积极结果，但我个人并不相信这个监狱世界能保证孩子获得我认为一个人理应享有的自由和安全。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内心已经无法让另一个孩子

承受未来环境的恶化和灾难性的破坏。因此，不仅是为了我自己，也出于对他人的爱，我拒绝接受“成人”的角色和身份，部分原因在于我拒绝为满足工业社会的需要而生育，同时也在于我拒绝将另一个孩子带入文明地狱的深渊。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这种反出生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概括为对反对社会控制和工业统治的战争、以及以青年解放的名义对抵抗成人化的战争所做出的个人贡献。

[image]

退出比赛

…… 如果说“退出”是不可能做到的，那是谎言。如果我说我从未见过这样做的人，那也是谎言。如果我想继续诚实，我就有义务说，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人会这样做。无论社会喜欢与否，所有的学校、精神治疗机构和青少年拘留中心都不可能把所有青少年都管好或关好。尽管有各种社会压力、特权和经济保障的吸引力，但仍然有人成功地从成年期越狱出逃了。

有时，我们会在火车道上或天桥下的篝火旁偶然相遇，分享战争与游戏、爱与恨的故事；有时，我们会在火光和玻璃破碎的声响中自由地相遇 —— 在这些地方，即使整个警局也无法控制和抑制人们对新事物、对解放状态、有时甚至是对危险事物的渴望！

当然，全世界都认为这种行为会发生在所谓的不良少年或“误入歧途”的年轻人身上，但成年人呢？他们会说：”啊真可怕！那家伙有精神病吗？还是嗑药了？这种“幼稚 ”行为一定有什么原因！”

被内化的依法服从的社会契约构成了成年人与国家之间的恐惧关系。但是，当一个机构继续逼迫一个已经被社会逼得太紧的个体时，就会出现狂野的反应，出现突然爆发的青春叛逆！有时，当父母和孩子之间精心制作的内在服从契约被破坏时，破坏的原因仅仅是温和的好奇心，而不是暴力的推搡。当沃姆斯利公共帮放火焚烧装满钱的床垫时，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行为的一个可能原因只是为了满足对新奇事

物的渴求，从而探索金钱带来的镇静力量之外的情感。尽管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定。

青春的概念因人而异，就我所知，有人可能在工作时最能体验美好的青春时光。就身份政治而言，“青年”（作为一个分类群体）不需要我代表他们，就像我不需要政客代表我自己那样。有些青年可能不想与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反独裁思想扯上任何关系。但我对“青年”的理解并不局限于身份政治，我也不认为“青年”是一个整体。我所说的“青年”并不仅仅指那些在法律上被贴上“青年 ”标签的人。这篇文章同样指的是所有那些反权威的 “成人”，他们拒绝成人至上主义，决定超越成人的狭隘束缚，追寻自己最狂野的梦想。

如果阅读这篇文章的人将“青年”理解为作为“非成人”而存在的精神，不论是否具有反抗成年的意图，那么我希望他们能将这篇文章理解为一座桥梁；一个反出生主义者和青年解放运动交汇的地方 —— 也许他们认识到了一场相互关联的对抗世界的战争 —— 同时俯瞰工业社会，就像俯瞰一个充满恶作剧机会的游乐场。

当我谈到“玩耍”时，我指的正是这个词本来的含义：为了个人娱乐而进行的活动。尽管这个词及其定义通常被归结为一个专属的年龄段，但我要说，管它呢！没有什么比“随性而行”这种令人兴奋的体验更配得上“玩耍”的定义了，因为“随性而行”是为了对抗这个以对工作的神圣崇拜来要求生活的社会。

当生命的活力被无休止的工作和义务消磨殆尽时，生命便沦为了一件垂死的艺术品。

因此，不论如何 —— 而且永远不会太迟！—— 那些狂野的家伙们总是会随时躺平 - 退出系统，以尽情玩耍……

青春的力量万岁！永不言败！

[image]

□

By 鲜花炸弹

[image]

当共产主义者镇压国际工人运动：八九天安门广场的工人斗争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过渡

[image]	人物/组织	中国学生和工人
[image]	城市/地区	中国北京
[image]	日期	2021年6月4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天安门起义
[image]	场景	教育 研讨会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自我管理的民主工人阶级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这是一群梦
让自己能变成小资产阶级的人；他们无法在工作场所形成集体身份，于是他们
头聚集起来。然而，这里的问题是什么？

- Table of Contents

下载PDF版本，易于分享：
天安门的意义
工厂里的民主
工人运动的本能

通往天安门的路
工人运动的死亡

下载PDF版本，易于分享：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wKu2TtNW7fsGAYsTK_FlJItSX2MLVCy/view?usp=sharing
[image]

32年后，1989年4月15日至1989年6月4日期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的基本细节，除了最顽固的政治宣传者外，其他所有人都有共识。学生抗议者对他们所认为的市场改革的延迟感到愤怒，他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并试图将自己插入中国共产党内部一个神秘的、基本上是想象出的派系争端中。

抗议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主和新闻自由的标准自由主义诉求，并准备在戈尔巴乔夫为1989年中苏峰会访问中国期间进行绝食抗议 —— 这在对党的内部取得影响力方面大致失败了，但使北京其他地区的人都支持学生们的事业。当学生运动开始减弱并陷入派系斗争和琐碎争吵时，北京的工人们登上了历史舞台 —— 尽管他们被禁止登上天安门广场的舞台使用麦克风。

在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几乎是自发的自我组织中，北京的工人阶级开始加固天安门周围的街道，以应对军队即将到来的攻击。他们成功地阻止了军队数周，并迫使中共从全国其他地方抽调军队，因为北京的军事单位拒绝自行开火。然而，工人们的运气在6月4日用完了，军队驱逐了保卫广场的工人，并攻击了学生本身，完全粉碎了这场运动。

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怒，但除了暴露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国际资本要求面前的无能为力之外，没有任何结果。

不久后，当中国在**2001**年被允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它无缝地融入了这一国际秩序中。

[image]

天安门的意义

但是，如果说1989年事件的细节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那么它们的意义却仍然没有。30多年后，关于天安门的报道仍然完全集中在学生和他们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作用。其他国际主义的描述将中国的民主运动与韩国、台湾和香港的民主运动联系起来。然而，他们也重复了狭义的民运论述的错误，只关注学生抗议活动的相似性。

一些修正主义的论述做得更好些，特别是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安德鲁·G·魏昂德 (Andrew G. Walder)和龚小夏，他们在90年代初对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研究，在25年后被张悦然借鉴，最终对工人运动的广泛政治做出了连贯的描述。他们发现，在运动本身的核心有一个关键的分歧。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 如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民主原则是真诚的，而不是简单地掩饰要求由新知识分子阶层监督市场改革的深度专制版本的自由主义—— 相信的是一种狭隘的政治民主概念。

这种政治民主在国家层面上运作，其核心原则是：公民自由，法律面前地位平等，参与选举并普遍监督和管理国家官僚机构。

至关重要的是，这种政治民主模式将工作场所降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民主并没有延伸到这个领域。资本主义公司，或其国有企业，将继续处于资本家和他们的经理人的绝对独裁统治之下。即使是台湾和南韩的民主运动的进步派也保持着这种私人专制。在“进步”的政权下，工人将被赋予权利：允许组织工会，享受福利国家，得到有限的保护，免受他们的老板可能造成的最严重的身体和心理虐待。但是，无论民主运动如何进步，老板们独裁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对老板们来说，民主意味着一个民主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民主的工作场所。

只有天安门的工人们不同意。他们不仅站在世界其他地区民主运动的对立面，而且站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

北京的工人阶级将民主运动的原则应用于他们自己关心的问题上——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不断增加的债务、政府官员猖獗的腐败、螺旋

式上升的不平等和小官僚的压迫—— 重新发明了一个古老的、现在基本上被遗忘的工厂民主传统：民主工人的自我管理。

20世纪最后一次在工厂中重新出现民主原则，这在许多方面都是天安门事件的真正意义。

中国军队与北京工人之间的战斗，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古典工人运动核心 —— 主张工厂民主、与坚持工厂一言堂的反对者（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之间斗争的终结。一言堂在工厂和其他所有工作场所的最终胜利，铸就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以人们刚刚开始理解的方式塑造了社会。只有将天安门大屠杀置于其真实背景下 —— 即：传统工人运动的崩溃和工作场所民主原则的消亡 —— 我们才能开始解开全球经济的变化和工人阶级本身性质的根本变化，正是这些变化造就了现代世界。

[image]

工厂里的民主

在最早的时候，古典的工人运动是坚决的民主。在19世纪40年代，它为议会民主与欧洲的君主制进行斗争，最终在1848年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浪潮中达到高潮。

在革命被击败的同时，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联盟之间也开始出现裂痕，这些人在几个月前还曾在街头一起为民主的局限性这一熟悉的问题而斗争。

在1848年的法国革命中，就像1989年的中国革命一样，自由主义的民主力量想把民主的范围缩小到政治领域，而工人则想把它扩大到对生产本身的控制问题。在工人运动内部出现了进一步的分裂，即 工人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最激进的派别来说，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意味着工人将通过工人自由协会、直接民主工会（后来被称为工团主义的立场）或工人委员会直接控制生产过程。

但更多的保守派开始迷恋国家的官僚技术。他们羡慕地看着19世纪60

年代和70年代的工业化大国从事越来越精细的规划计划：首先是道路、运河和铁路，然后是整个城市，以及由电线、煤气管道和管道系统组成的复杂网格，并开始相信，集中的国家规划 —— 而不是工人的民主协会 —— 可以带来长期追求的社会主义合作联邦。

这些派别几乎包括了整个社会民主主义左翼：从爱德华·伯恩斯坦这样的修正主义者，他完全放弃了革命，支持从内部改良资本主义和国家，到卡尔·考茨基，这位强硬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将成为伯恩斯坦在争夺强大的德国左派控制权的斗争中的劲敌。正如大卫·格雷伯所指出的，列宁对德国的邮政服务如此痴迷，以至于他在其著名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加入了这段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话，在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写下的：

>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位机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称邮政服务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例子。这是非常正确的。目前，邮政部门是按照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的方式组织的企业。帝国主义正逐渐把所有的托拉斯变成类似的组织 …… 按照邮政部门的方针组织整个国民经济，使技术人员、工头、簿记员以及所有官员的工资不高于“工人的工资”，所有这些都在武装的无产阶级的控制和领导之下，这就是我们的直接目标。

因此，列宁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形式将是一个完全的国家官僚机构，负责规划整个经济，这种模式使他成为工人运动中寻求工厂民主的派别的最大敌人之一。

[image]

工人运动中的官僚主义和民主之间的斗争反映了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到19世纪80年代，工人运动已经在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创造了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这些“国家”是庞大的工人机构网络，从“免费学校、工人协会、友好协会、图书馆、[和] 剧院”到工会、合作组织、邻里协会、租户联盟、互助会以及由工人自己民主管理的政党，它们为工人及其家庭提供重要服务，并作为工人希望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奥托·冯·俾斯麦担心这些民主的工人机构会受到欢迎，于是他建立了官僚的、由国家管理的图书馆、剧院和福利服务机构来取代它们，他对一位美国观察员说：“我的想法是贿赂工人阶级，或者我应该说，赢得他们，把国家看作是一个为他们而存在

并关心他们福利的社会机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社会主义运动把俾斯麦为阻止他们夺取政权而建立的福利国家与社会主义本身混为一谈，这导致他们复制了俾斯麦方案的官僚主义性质。

但是，即使左派和右派的新的官僚主义对手巩固了他们在各自运动中的地位，作为工厂中的民主的老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受欢迎程度仍在继续上升。更重要的是，参与自发起义的工人本能地开始形成民主机构，特别是工人委员会。其中最著名的是1905年和1917年俄国自发革命期间形成的工人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被称为苏维埃，最初是在1905年从临时罢工委员会中形成的，后来成为正式的、由各个工厂的代表组成的选举机构，他们致力于协调总罢工。

民主工人运动最惨痛的失败来自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而不是来自资本家或社会民主党人。

1905年的革命被沙皇镇压，但在1917年，随着另一场革命的开始，俄国工人阶级再次组成了工人委员会。这一次，委员会将直接控制生产，在各个工厂和行业之间进行协调，并作为工人反击新的革命政府的力量。俄国革命拉开了从意大利到阿根廷的工厂民主力量与新形成的、反民主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资本家联盟之间的公开战争时期。1917年至1920年期间，德国、波兰、奥地利、乌克兰和爱尔兰都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巴西的工团主义工会也举行了起义。最终这些起义都被粉碎了。在意大利，工团主义者和意大利国家之间发生了一些最激烈的冲突，工人对工厂的占领不是被意大利政府驱逐的，而是被意大利社会主义政党和他们的工会—— 劳工总联合会所瓦解。

工人民主运动最惨痛的失败不是来自资本家或社会民主党人，而是来自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也就是工人委员会掌权的那个政党。列宁在掌权后几天就开始破坏苏维埃。在十月革命后仅几天，他发表的《工人管理法令草案》就明确指出，真正的权力和权威在于新的国家和布尔什维克主导的工会。

面对工人委员会出人意料的大规模抵抗，这些法令在实施之前需要进行修改。但在公开宣布支持工人委员会的同时，列宁继续削弱他们的权力，直到1918年他在《苏维埃政府的近期任务》中终于承认了他对工厂民主的真正立场：

> 毫无疑问地服从单一的意志，对于以大规模机器工业为基础的劳动过程的成功是绝对必要的……今天，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革命要求群众毫无疑问地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单一意志。

列宁比大多数人更坦率地说明了工厂中的一人统治会带来什么，但如果他说得更直接一点，其结果与任何其他政治制度中的一人统治没有什么区别。布尔什维克在工厂的统治与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甚至法西斯的统治没有什么不同。

📌

工厂民主运动现在面临着四个不共戴天的敌人，这四方愿意抛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以确保工人不会直接管理他们的工作场所—— 随着**20**年代结束进入**30**年代，这一运动似乎已经完全消失了。

- 如果您错过了《 没有”革命的政府”这种东西：为什么你不能用国家废除阶级 》

[image]

巴西圣卡塔琳娜州无地工人运动的营地

工人运动的本能

对列宁主义者来说不幸的是，不管他们杀死多少工人，工厂里对民主的要求根本不死。

100多年来，大规模工厂系统的发展和支持它所需的后勤基础设施 —— 也许最重要的是煤矿和用来运输它们的铁路 —— 产生了一批特别

激进的工人阶级，他们把对工作场所的民主控制视为其解放的基本方面。在意识形态上，这表现为一套关于工人阶级和阶级社会性质的连锁信念，所有这些对于工人委员会的本能形成在革命危机时刻表现出来都是必要的。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快速技术扩张中，工人开始将自己视为新世界的创造者。这就产生了推动古典工人运动的第二个信念：新世界的生产者也应该是它的继承者。因此，工人运动的目标是控制生产本身，并为工人自身的共同利益而管理它。

这两个信念本身并不是工人运动的民主派所独有的，它们广泛地包含了整个运动的意识形态 —— 从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会员到列宁主义先锋党的知识分子领袖。民主派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关注工厂生活的基本异化，关注被老板简化为对象的条件，而老板只是把工人当作行走的工具。对列宁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异化只是所有权或分配的产物。工人阶级的解放将在其生产能力中找到，而不是在其天生的人性和创造力中找到。但对工人运动的民主派来说，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要在工厂里作为一个人统治的对象这一根本性的堕落持续存在，所有权结构和健康福利的变化就相当于忽略了整个问题。这种退化只能通过把代理权和自主权交还给工人阶级来解决 —— 让工人阶级自己控制长期以来控制他们的生产过程。

1936年，西班牙工人决定将问题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在没有征兆的情况下集体夺取了对其工作场所的控制。西班牙革命，后来成为了此前或此后最大的和最广泛的工人民主自我管理的实验。从公用事业到面包店、医院到鞋厂，一切都在直接民主工会的控制之下，一旦他们的前老板被赶走，工人们就开始按照民主路线改造整个西班牙社会。他们将集体资源集中起来，为西班牙社会的整体利益进行民主化分配。在一个短暂的时刻，民主自我管理的胜利试验兑现了它的承诺：产量大幅增加，社会服务得到扩大，西班牙工人甚至自行组织了一个全民医疗系统，将服务范围大幅扩大到以前无法获得照护的农村地区。 但这场革命是在西班牙残酷的内战中开始的，在反法西斯联盟的幌子下，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势力以暴力手段消灭了任何民主自我管理的尝试，并将工厂归还给他们的经理，然后在战争中输给了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

革命工人没有被亲管理阶层的大屠杀造成的越来越多的伤亡所吓倒，1956年在匈牙利以及1968年在法国、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里再次成立了民主委员会和群众大会。令资本家和共产党人失望的是，这些起义所提供的对异化的民主解决方案的发展和实施在很大程

度上是本能的，它往往出现在没有建立工人运动及其政治教育工作的地方。

这种运动的典型是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进程。阿尔及利亚工人所接受的有限的政治教育是来自于民族主义的、先锋主义的民族解放阵线（FLN），该阵线曾进行过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战争。民族解放阵线的意识形态强调国家在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阿尔及利亚第一任总统艾哈迈德·本·贝拉在上台后发现，经济结构的问题已经为他找到了答案。生产将由民主的工人委员会管理，这些委员会建立在阿尔及利亚工人在独立后大规模逃离该国的法国定居者所夺取的财产上，这些财产无人居住。本·贝拉的政府从列宁的书中抽出一页，公开支持工人委员会，同时在私下里破坏它们，但两年后的军事政变使整个争端变得无关紧要，军事政变彻底解散了委员会，并在工厂里重新实行一人统治。

[image]

通往天安门的路

面对纯粹的军事镇压，这些起义持续不断，导致资本主义管理精英们寻找方法，关于如何在不放弃权力的情况下，拆除产生民主起义的系统性结构。只有当工厂作为一个接触点 —— 一种既剥削工人又促进互动，使工人能够找到并产生集体意义和相互认同的黑暗广场——发挥作用时，工厂对民主的本能拥抱才是可能的 。

因此， 反对民主化自我管理的基本主旨是攻击车间这个作为集体身份形成的场所、和作为可以被视为任何方式的解放空间 。这采取了多种形式：最有名的是去工业化本身，以及将工厂从城市中心迁移到郊区 —— 在那里，工人可以变成房主，并通过廉价信贷和他们的新房 “也将作为资产” 的承诺来收买。

随着资本家阶级将剩余的工会养老金注入股票市场，“ 金融民主化 ” 取代了工厂的民主化，从而 将剩下的有组织的劳工与股票市场绑定在一起 。公司开始把工作场所变成一个巨大的宣传机构，充满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节目，旨在促进对公司本身 而不是 整个工人阶级的认

同。

最糟糕的是，资本的流动性和工人的不流动性，加上新的物流网络和集装箱运输的技术进步，意味着如果工人开始占上风，资本家可以简单地转移到其他地方。随着工业工人阶级的总规模收缩，这种动态增加了，将大量人口从传统劳动力中完全剥离出来。这些发展最终摧毁了传统工人运动。

但为了使反民主的反革命取得成功，它就需要获得大量可剥削的劳动力供应。 资本家阶级在中国找到了这个答案。

- 如果您错过了《 茶杯里的风暴：殖民贸易及印度和中国的资本主义起源 》

[image]

从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取得胜利到80年代的市场改革，中国工厂的制度在某些方面与美国或苏联的制度不同。由于没有解雇工人的能力，也没有计件工资制度，在没有获得工人同意的情况下，要强迫工人付出劳动是非常困难的，这是由群众性的思想工作—— 一种家长式的、半民主的制度来决定工作小组的负责人，虽然由党操纵，但确保管理人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欢迎的，并听取工人自己对生产结构的建议来实现。虽然这个过程是严格管理的，但工人有能力批评管理他们的干部，并将工作单位制度对社会和家庭生活的束缚纳入工厂制度。这导致了中国城市工人对异化的体验与他们同时代的法国人或阿尔及利亚人不同。

在1949–1980年代的阶级制度下，中国城市工人阶级在许多方面也是一个特权阶级。拥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可以获得工作保障、保险和福利服务，而拥有农村户口的工人则不能享受同样的福利。这些福利的资金来自农村的大量谷物种植，而那里的居民几乎看不到他们劳动成果的好处。这些因素与毛主义的结构性意识形态特征相结合，导致了对个人而非体制的关注。

这意味着，尽管大胆地宣称要打击官僚主义，但这一时期的起义最终只是用另一个管理者去取代上一个管理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巴黎公社为基础的选举是一种流行的要求—— 特别是在上海和湖南的

一月初的风暴中，但几乎没有人写过关于它们的文章，似乎不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

- 《在中国：意识形态的爆炸点》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民主自我管理运动最重要的影响是，中国工人阶级中最激进的派别被解放军管理的白色恐怖消灭了，在动乱中进行了大部分的杀戮。在**110–160**万死者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是被各种保守的当局所杀害的。在他们之后，政治走向了知识分子驱动的自由派政治，广泛地完全忽视了工人阶级，因为邓小平释放了独生子女政策，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严厉的举措，并最终成功地重建了国家对家庭的父权控制，甚至剥夺了数亿妇女从文化大革命中抓到的有限的自主权。但是，市场化的开始，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逐渐瓦解，以及一波通货膨胀产生了一系列的经济变化，使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火药桶。

[image]

工人运动的死亡

到1989年， 传统工人运动已走到最后。由于无法引发自己的起义，它抓住了一系列其他社会和政治运动，尤其是中国的民主运动。

然而，民主自我管理原则的发展及其对工厂中一人统治的批判对民主运动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意味着中国工人的发展是他们将民主原则应用于自身情况的自发产物。

这就导致了以前的工人运动所不熟悉的表述。

魏昂德采访的一位工人对工厂里的民主是这样说的：

> 为什么很多工人都同意民主和自由？...... 在研讨会上，是工人说的算，还是领导说的算？我们后来谈到

> 了这个问题。 在工厂里，厂长是一个独裁者；一个人说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你通过工厂来看国家，情况也差不多：一个人的统治…… 我们的目标不是很高；我们只是希望工人有自己的独立组织 …… 而在工作单位，是个人统治。例如，如果我想换工作，公交公司的工头不会让我去。我应该在5点回家，但他让我加班两小时， 如果我不加班，他就扣我的奖金。这就是独裁 。一个工厂应该有一个制度。如果一个工人想换工作，他们应该有一个系统的规则来决定如何做。而且，这些规则应该由大家共同决定，之后，任何违反规则的人都将按照规则受到惩罚。这就是依法而治。现在我们没有这样的法律制度。

这是对工厂中一人统治的经典批判的一种极其保守的框架，以法治的主流政治言辞来表达。但是，任何试图实际实施一种制度，让工人通过一个独立的组织民主地控制他们在哪些工厂工作，工作多长时间，以及他们的奖金率是多少，都只能以工人的民主自我管理结束。正如魏昂德和张悦然所指出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工人一律没有受过教育，与各种自由派知识界没有任何联系。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纯粹的工人运动，而这个工人阶级的最后一次本能是要求工厂的民主。这个要求，在所有其他要求中，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当军队向北京进发时，被消灭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即使是对工厂民主要求的记忆也会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运动的记录中抹去，从而确保事件的意义不复存在。

那么，当年的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两个不同的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过渡点。抗议活动是旧工业工人阶级政治动员的高潮，他们在天安门周围的街道上对传统工人运动发动了最后的攻击。而他们的失败结束了老工人阶级作为政治力量的地位，他们在90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中被彻底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工人阶级，他们来自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村和半城市的底层，被拖进城市，充实到2.77亿农民工的队伍中，这些人今天构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骨干力量。

📌

这个新的工人阶级—— 拥有农村户口，没有办法进入剩余的国有工厂系统—— 将没有以前的工人阶级的好处。以前的工人阶级至少可

以提出一个民主形式的工厂，通过它可以改善生活，而 这个新的工人阶级的最大愿望是完全离开工厂，自己成为一个企业主 。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群体认为自己是一个暂时窘迫的小资产阶级。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自我概念不利于传统工人运动的形成，事实上，新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在工作场所找到一个集体身份。他们的情况并不独特。

传统工人运动的死亡，在各地都可以看到，面对拒绝在工厂中凝聚自己的工人阶级，民主自我管理的要求已经崩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只是晚了一步。

然而，事实是，在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经济体系都在危机与危机之间徘徊，甚至在工厂不再作为形成身份认同的场所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革命。

如果一个集体身份不能在工厂里形成，那么它就会在街头形成。由于缺乏一个积极的身份来凝聚自己，工人们只能在大规模的基础上动员起来，直接反对一种在跨部门基础上威胁到他们的力量。国家凭借其提高基本商品价格和削减福利的能力，成为唯一可用的敌人，与警察的不断斗争成为形成新的集体认同的唯一基础。

因此，当代的起义采取了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和几乎持续的与国家对抗的形式。工厂占领被广场占领所取代，而随着广场被发现是站不住脚的，它们也被与警察进行的街头斗争所取代。但这使新的革命者陷入了一个危险的困境。如果没有传统的工人运动对工作场所的控制所提供的对抗国家的杠杆，他们就没有能力推翻一个坚定地致力于战斗的政府。

在过去的三年里，秘鲁、印度、法国、香港和苏丹的大规模总罢工，正如埃里科·马拉泰斯塔在20世纪20年代初所预言的那样，在没有伴随工厂占领的情况下，很容易被打败。

但是，在目前的劳动条件下，产生另一波工厂占领的可能性极小，任何试图将民主重新引入经济领域的政治运动的出路都不明确。也许这

就是天安门的最大遗产。

📌

在天安门广场外集会的工人们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工厂。尽管他们说的是旧式工人运动的语言，但他们像我们一样站立和斗争：在街头。他们是工人运动世界和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之间的桥梁，因此他们面临着我们所面临的同样的革命危机： 巴布亚 和 巴勒斯坦 的危机， 哥伦比亚 和 伊朗 的危机， 缅甸 和 香港 的危机，胜利就在地平线之外，但还无法把握。

我猜想，天安门的工人们现在还没有答案可以给我们。但是，期望从已离去的人们那里得到答案，对那些过去和现在为解放而牺牲的人来说，要求太高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找到我们自己的路，并将死者的名字挂在嘴边，去建立那个他们为之奋斗的世界。

By Mia Wong

[image]

“战略网”：鲜为人知的工具 — 可视化抗议运动能否成功以及为什么失败，包括六四

[image]	人物/组织	起义者
[image]	日期	2020年6月4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天安门起义
[image]	场景	教育 研讨会
[image]	库内类目	战术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30年前的天安门为什么失败？一张图也许能说明问题……

- Table of Contents
  终结暴政的清单
  1、联合/联盟
  2、精心计划战略、战术
  3、纪律
  4、扩大民众参与
  5、削弱镇压的能力、增进反叛的能力
  6、策反
  关于战略网工具

战略网工具的替代应用

[image]

有关公民抵抗的教育工作中，通常会使用各种不同的冲突分析工具向听众和参与者介绍进行抗议运动的战略思想和计划。

在线课程和现场培训中提供的最常用工具包括： Spectrum of Allies; SWOT analysis; Pillars of Support; SMART objectives；用力场分析工作表进行力场分析；以及 MidWest Academy Strategy Chart。

战略家还可以参考大量在线的和印刷的行动指南，以获取更多其他冲突分析工具和方法。

这篇文章介绍一种工具，用以研究抗议运动的漏洞和弹性。该工具在民间抗议领域尚未得到充分使用，但是，它可以提供给抗议运动参与者和活动分析人员充分的洞察力 —— 帮助改善战略以赢得成功。

与有效领导的抗议运动相关的各种属性都是什么？

下面使用战略网来体现它们。

这里选择了9个这样的属性：联合、纪律、合理性、压力管理、多种行动、策反、动员与参与、地域范围/控制、公众语话。

每个环都标记了数字，从0到6 —— 其中0表示不存在影响或不存在给定属性，6表示普遍存在的影响或存在给定的属性。

[image] 脆弱性和弹性战略网络

该战略网可用于映射反抗运动及其对手的属性。然后可以比较两者之间的漏洞和弹性的战略差距。

终结暴政的清单

战略战术的选择对公民抵抗运动是最具有明显影响力的因素，活动家应该从中分析出那些具有共性的能力、技巧和选项 —— 因为这些因素可以在各类抵抗运动中得到检验，是抵抗运动各种成功因素的共同点。

所有因素中有3个是最关键的，另外3个是最具影响力的。也就是说，要想获得一场成功的运动，您就应该保证在您的战略中至少这6个因素处于高值。

下面逐一分析一下。

1、联合/联盟

专制政府最擅长的是分化、打散，以瓦解反对派。因此，反对派就必须在联合和联盟的能力方面做得更好、更具有创造性。

想要发展并维持联合局面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需要优先考虑的就是：提出一个为各方所共同接受的具有包容性的抵抗运动愿景。

为此，运动领导人需要深入地了解民众的文化价值观，倾听其疾苦、人生志向等等，这样才能有效动员民众。

愿景的有效性在于引起人们的共鸣，并能与个人经历和普通人的感情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动员更多人一起投入公民抵抗运动。

开创联盟局面的另一关键是领导人有能力保持运动组织结构的合理性。

人们自愿参加抵抗运动，领导人不具有任何权威发布命令或实施任何形式的控制。这意味着任何抵抗运动的决策和执行必须使运动参与者感受到其合理性。

每一个成功的公民抵抗运动都有不同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 有些是逐级实施，有些是集中管理，有些兼而有之。不管运动的具体领导人是谁，或组织结构有何不同，领导人都要通过联合才能使之顺利运转。

任何一位被推举的名义领袖或自然产生的全国性领袖，都要紧紧依靠各地区性领导人来建立联盟、进行谈判、实现不同群体的利益。这要求领导人有能力联盟来自不同地区、代表不同族群、具有不同规模（本地或全国性）的组织和群体。

在80年代反对南非种族隔离运动中，致力于联盟的各方努力非常突出。当时全国各地数百个公民组织如雨后春笋，他们纷纷要求当地政府提供清洁用水和服务，同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愿景，那就是结束种族隔离、实现民族和解。

这些公民组织后来组成了“团结民主联盟”，它分布各地的基层领导人展开了有效的本地抵抗（例如 抵制消费）战术，同时与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组织行动相呼应、展开联动。

2、精心计划战略、战术

开展有效的公民抵抗运动的复杂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通常人们能想到公民抵抗的形式就是上街，而事实上，这只是数百个抵抗战术之一。

要展开最有效的抵抗运动就必须知道如何选择这些战术，在何时何地如何实施这些战术，由谁执行，目标是什么， 在和其它战术配合时如何安排先后顺序。

要对这些问题胸有成竹， 就必须认清敌我双方存在优势、劣势、机会

和威胁，同时评估冲突所在的环境，哪些是中立和旁观者（包括国际社会），因为这些因素对公民抵抗运动也会产生影响。

掌握这些情况之后，运动组织者要提出一个有效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以及对应的行动计划。

当然这些计划会随着运动发展而变化（就像所有计划一样）。但是，制定计划、实施计划的过程和培养运动参与者的观念比计划本身至关重要。

在极少数情况下，正是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清晰地看到抵抗运动的条件和能力交汇点。

制定行动计划的基础就是对客观条件的评估，也就是分析抵抗运动所处的环境优劣。只有这样，抵抗运动才能最大程度的利用有利条件，努力克服、转化和绕开那些不利条件，这需要有做出战略选择的能力。

从波兰1980年代的团结工会运动中可以看到实施行动计划的战略。

波兰工人清楚自己的优势和能力，因此提出了一个响亮、而且在政治上较为实际的要求：成立独立工会（而不是结束共产制度这种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的口号）。

遂即组织劳工运动，在复杂多样的工人群体中开展动员工作，以此应对当时政府面临的履步维艰的经济形势及其缺乏合法性的问题。

团结工会选择了一个有效的罢工战术就是占领他们的工厂（而不是在工厂外示威抗议，从而降低了被镇压的威胁—— 此前他们尝试过街头抗议并有失败的教训）。

工人们还用印发传单、小册子等其它手段使行动成效更加显著。其实印刷传单等手段在此前十几年里已经成为不同城市之间的工人进行沟通的有效途径。

由于选择了切合实际的战略、目标和战术（即占领工厂和使用印刷品），扬长避短，才能更有效的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克服不利因素，稳扎稳打，最终在1989年实现了波兰民主化的目标。

3、纪律

维持非暴力纪律—— 即使面临挑衅，领导者也要有能力保持非暴力—— 是保持公民抵抗运动持久生命力的核心所在。

保持非暴力有助于运动最大程度地动员广大民众参与，增加对手实施镇压的成本，使镇压带来更多反抗，才更有可能导致暴政赖以生存的重要机构内部的反叛。

很多研究表明，正是上述这些困素决定了非暴力运动成功率高于暴力运动的成功率。

保持非暴力纪律要求抵抗运动相信公民抵抗是有效指导和推进抵抗运动的途径。有关公民抵抗运动的运作机制和历史记录证明了这一点。

有效的战略可以为抵抗运动奠定胜利的基础，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正是公民抵抗运动的成功机制。同时需要建立一种文化和一套规范。

例如上个世纪末塞尔维亚推翻了独裁者米洛舍维奇的抵抗组织“欧特珀”对新成员开展系统性培训，帮助他们理解公民抵抗的机制以及保持非暴力的重要性。

这些工作并不要求运动就其非暴力的道德是非进行辩论，但参与者必须深入领会非暴力纪律带来的实际效果，同时要汲取一些案例带来的教训（如叙利亚发生的导致悲剧性结果的案例）—— 因为对非暴力公民抵抗缺乏耐心或信心转而付诸暴力，从而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4、扩大民众参与

公民抵抗运动若能极大地调动普通民众参与是一个抵抗运动取得成功的晴雨表（尽管也有人提出异议）。

因为越多普通民众拒不服从独裁政府，就越能削弱独裁政府的统治，增加暴政试图恢复其控制的代价。 有具体数据表明，民众参与程度越高，镇压造成的反叛越多，即使在暴政的支持者中也是这样。

2011年发生在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赢得各界群众的极大支持，城乡各地男女老幼，教徒和世俗阶层，高收入和中低收入阶层的民众纷纷加入革命行列，再次证明了民众高度参与的重要性。

与此相反，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学生运动和2009年开始的绿色运动虽然动员了数百万民众上街，各大媒体头条竞相报道，但是，两者均未能取得预计的目标，其中部分原因就是这两次运动后来都没有更广泛的民众参与，只局限于最初发起的那部分人群。

具有广泛联合力量的愿景有助于形成内在合力，并能鼓舞更多民众参加运动。

制定运动战略有助于坚定信心。设计各种战术时要考虑到参加者各自不同的需求，包括抵御风险的能力、参与运动的时间，为运动做出牺牲的决心。

有效的战略可以为各个群体（无论贫富、年龄和阶层的差异）提供参与运动所需要的选择，使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支持运动。

暴力武装抵抗只有身强力壮的人才能参与，而非暴力运动可以吸引社会各阶层的参与 —— 于是胜算更大。非暴力是一种获胜技巧，而非什么道德信仰。

5、削弱镇压的能力、增进反叛的能力

暴政最有效的工具就是镇压。要进行有效抵抗就必须学会如何削弱镇压的效果，增加当权者镇压的成本。

有一个具体方法就是精确评估风险并选择有效战术，因为各种战术带来的镇压风险不同。

比如大规模群众示威之类的集中行动招致镇压的可能性就更大，而消费抵制、居家罢工、装病罢课， 或在公共场合张贴小型匿名传单等等，政府镇压的难度就会更大 —— 是难度更大，而非不可能。

因为是否参与了这类战术比较难以判断（例如凭直观看不出某人是否抵制了某类消费），这会削弱镇压能力，甚至使镇压无能为力（例如居家罢工就需要警察到每个参与罢工的工人家里去调查）。

1983年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的政治反对派就必须设法找到避免镇压的办法。经历长达10年的大规模逮捕、杀戮、酷刑和强迫失踪，人们对暴政心怀恐惧。

当年4月，铜矿工人号召在圣地亚哥郊外进行罢工，而皮诺切特则威胁要派军队在罢工开始前包围矿山。

面对这种形势，工会领袖决定停止罢工， 取而代之的是在全国举行一天的怠工、慢步和慢驶行动，继而在当晚8时全国敲响锅碗瓢勺进行抗议。

这次抗议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民众的参与，由此开始例行每月一次的此类抗议活动。

这是在对付皮诺切特制造恐怖、分化民众、实施独裁统治中取得的第一个突破。

参加这类行动带来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并且不至于招来严重的镇压 —— 于是它更容易联盟更多人。

这一战术的结果是，皮诺切特的安全部队对如此大规模的分散行动感到束手无策。

其它削弱镇压效果、增加镇压成本，进而让镇压行动招致更多抵抗的方法包括：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提出非政治性的要求。

建立明确的领导人继任制度（一人被捕另一人替补），加强运动参与者与国内外各团体的沟通，使暴政镇压导致更多反抗。

6、策反

随着公民抵抗运动的发展，统治集体内部积极和消极的支持者出现分化和反叛。

例如，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和强硬派争夺控制权的争斗表面化，而经济利益则迫使国家政权不得不满足抵抗运动的要求，以换取经济活动的恢复。

政府公职人员，包括士兵、警察、公务员已经开始改变态度，进而支持抵抗运动，因为抵抗运动提出的要求能够说服他们，他们也讨厌独裁者，或者他们的亲朋好友都参加了公民抵抗运动。

支持政府的精英也开始怀疑政权的可持续性，他们采取中立立场，以免站错队，因为公民抵抗运动胜利在望。

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期间，异见人士说服前退役军官作牵线人与镇压部队沟通。

同样情景也发生在米洛舍维奇统治下的塞尔维亚。塞尔维亚的镇压部队并没有公开反叛，只是不积极执行当局的命令。

在塞尔维亚抵抗运动的高潮时，军人拒绝执行向贝尔格莱德大街上的示威群众空投燃烧弹的命令，理由是天气不好，在直升机上无法辨认示威群众，其实当天万里晴空。这名军人后来回忆说，当天自己的家人可能就在示威群众中，所以他无法执行命令。

反叛者无论是被说服的还是出于一己私利，常常会受到公民抵抗运动的长期影响。

这个趋势和前两个一样，都源自抵抗运动联合、精心计划、和坚持非暴力原则。

研究数据表明，广大民众的参与程度越高，产生反叛的机会越大；同时，联合协作、精心计划和坚持非暴力更能够增加抵抗运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关于战略网工具

此工具的用户可以参考下面的表格，它定义了与抗议运动及其对手有关的每个属性。

下面的示例将抗议运动的对手设置为专制政权，但该工具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类型的对手，例如，其他类型的政府包括民选政府、或非国家行为者（如暴力团体或寡头公司）。

[image] 为运动本身及其对手定义属性

战略网工具的替代应用

除了绘制抗议运动与政权之间的冲突图之外，战略网还可以用于绘制和比较单个运动中的特定抗议活动，例如：作为更广泛的美国民权运动的一部分，开展了著名的联合抵制蒙哥马利公车运动和午餐柜台静坐运动。

此练习有助于对比运动并确定哪些属性比其他属性更普遍 —— 从而确定运动必须继续努力以提高其总体效力的方向。

战略网也可以用于分析相同的运动和抗议，但以不同的时间间隔进行分析，例如在初期、成熟期、或后期。

最后，战略网还可用于绘制地图并对比在特定地区或国家于不同时间发生的不同运动。

为了说明这一点，在下面的表格中使用战略网对比了两个不同的运动：1989年的波兰团结运动和1989年的中国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

[image]

在比较和对比这两个不同的运动时，可以辨别出至少三个重要模式：

[image]

1、那些点距离中心越远，运动的弹性就越大。相反，离中心越近，抗议运动的脆弱性就越大。

2、这个网状图面积越小、不规则形状越大，整个抗议运动的连贯性就越弱。

3、这两个抗议运动之间的差距可以展示：

- 战略性和非战略性运动之间的区别；
- 较弱的运动也许可以用作未来的学习和计划以改善其特定属性，以此来获得成功。

有效使用该战略网工具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准确评估每个已识别属性的分数。

由于在映射时缺少信息或信息有限，因此评分可能不准确或被认为是主观的。

最有效的评分方法是确保基于可识别的事实、来自多个来源的输入、与这些过程的观察者和直接参与者的访谈、以及知情专家的同行评审。

实际上，任何关于特定属性的评分和排名的冲突信息和分歧本身都可能是一个宝贵的经验教训，向运动战略家们揭示了在属性方面存在的差异和缺乏的共识，以及需要更好地理解和解决它们的需求。

最终，战略网的附加价值在于它的多功能性；它还可以产生生动的、有效的、易于理解的、可视化的运动效果，帮助您直观地看到战略性弱点在哪，以及抵抗者可以利用哪些优势来推进其运动目标。

再一次，我们始终认为，缺乏相关技术技巧方面的培训，是绝大多数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而非政治环境社会环境问题。

如果信心不足，那不如先打稳根基；盲目行动的后果可能很惨重，会令整个社会在未来的许多年一蹶不振。

在中国，3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失败后的几十年内发生了什么。

信心来自哪里？来自知识、创造力和智慧。希望本文能对您有所帮助。

□

35年后，我长大了 - 天安门起义35周年研讨会

[image]	人物/组织	天安门学生
[image]	城市/地区	地球
[image]	日期	2024年6月4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天安门起义
[image]	场景	教育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这不是在提问。而是在描述IYP近半年多来对来自华人异议社区新动态的一点体验。

好消息是，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基层团队开始尝试更深入完整地进行讨论，形式多样，并在一定程度上能摆脱集中化互联网造成的诸多问题。这是极好的进展，虽然目前似乎还没有足够多的具有建设性价值的议题。

坏消息是，跨代际的交流和经验共享越来越低，甚至一些日久年深的矛盾又开始膨胀。这违背所有人的利益。

去年的白纸系列中 **IYP**主要强调了两件事： 社会默契契约跨越三十多年后的重启 ，以及，自组织的跨代际跨国界的横向联合。现在有明显迹象显示， 镇压工具 在瞄准这两项最高价值进行破坏。

于是，我们借着天安门起义**35**周年纪念的日子，开启了一个研讨。

一方面，通过交流，我们了解到部分热心读者的想法，并至少在短暂的会议中引导出十余个值得更多深入探讨的议题，将其编写成本书。另方面，将本书作为一场小型的开放性的活动邀请，尝试重新加强异议社区各年龄层成员的精神纽带。

这场会议也让IYP受益匪浅，我们听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更加令人兴奋和赏心悦目的答案，小惊喜。所以我们希望它能成为一项具有生命力的活动，而不仅仅是一次性的聚会 —— 从这里起步，不断拓宽探讨空间、不断推动政治竞争、不断深化思考，行动项目更加成熟和智慧。

为此，我们借助本书征集各种创作。包括：

> 1、您可以使用本书文字结合您的创意去制作各种不同形式的视觉衍生作品，在任何地方播放和分发；完全免费，只需注明出处。
>
> 2、您可以取用本书中涉及的任何议题，以任何形式深入探讨它们，在任何您喜欢的场合和您的朋友一起。唯希望完成时能将新的见解汇聚起来，让更多人受益。
>
> 3、由于本次活动存在八九前辈群体的代表性不足，故希望面向前辈广泛征集后序的写作 —— 这本书采取了一个对称的结构，前序由于晚辈撰写，后序由前辈撰写。此邀约长期有效，您随时可以展示真知灼见并附上本书链接。

加入上述任何活动的朋友，请使用标签 #三十五重新连接。

先行致谢！

[image] [image]

晚辈序 - 35年后，已大不同

大家好，我是晚辈。

我被邀请加入这场题为“八九起义三十五周年”的研讨，关于在这一主题下，“今天的我们正在思考的事”。

其实远不止今天、今年、或者最近这些年，自从我了解到这段历史后直到现在，所有的想法就只有一个：如何赢回来。

我觉得这应该是任何支持天安门起义的人们的共识，不论你多大年纪，不论你是否曾经参与。是这份共识让我们大家在今天走到一起。站在一起的我们将打开明天的大门。

IYP说，新的局面正在开启，接下来的十年将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但能抓住的才算机遇，错过的就只能是遗憾。

我有幸获得了撰写这篇序文的机会，虽然我和其他人一样对今天、对周围、对明天的各种预言，忧心忡忡。但我依然会坚持所有能够立刻开始的脚踏实地的工作，尽管在很多其他人看来所谓的“小政治”不值一提。（顺便说，这样认为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信仰的是听床，他们将拜占庭理解为“大政治”。）

今天，很多人处于过于乐观或者过于悲观的两极状态下。虽然表面看起来一定程度上“大洪水/核平论”正在过时，但随着经济下滑，十几年前的所谓阈值论又开始被重新信任。这种自由派的空中楼阁式猜想认为，只要压力足够大，人民就会奋起反抗；支持这种想法的人因此对任何基层抗争都失去了兴趣，只是一味地为所谓的“倒车”、“加速”欢呼。

然后他们和他们的空中楼阁将再一次被残酷的现实击碎 —— 阈值不起作用，社会不是高压锅，而是海绵。再然后，那些人又将得出同样的结论："人民不行"；"素质太低"；"天生奴才基因宁死也不会哼一声" …… 所以"还是欠殖民"、或者干脆直接"核平"吧。绕一大圈后又回去了，在两极之间跳跃。这就是典型的去政治化。

对不公正和匮乏缺乏大规模反应的原因在于，统治培养了一种习得性无助，在统治中习以为常的人们倾向于回避那些令人沮丧的结论：「如果我意识到统治我的是个草台班子，制度已经彻底腐朽，那么我就需要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 …… 能做些什么呢毕竟我孤身一人，如果我什么都做不了，那为什么还要继续睁着眼睛折磨自己呢？我不看不想不就行了么 …… 」的确有时候一些人会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就像最近出现的那些跳桥新闻），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只会接受现实，适应现实。

素质论的自由派们最终变成了大洪水的疯子。这种错误近些年来不断普遍化。出错的基础是这些人颠倒了政治行动的方案，他们误以为先有观念后有行动。而实际上，人们首先要有一定的有效行动空间，然后才会在实践中形成政治观念。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你会发现很多人根本没有政治观念和偏好，忽左忽右不明事理，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实践的机会（对这样的社会讲述战略理论也非常吃力，很难期待人们能想象出全景）。

现在，一切都被推到了节骨眼上。

那些叫嚷着对台战争的人，不论持什么立场（国家主义暴徒还是所谓的民主派嘴炮异议）、不论依照任何逻辑（甚至有人认为一旦开战党国必然灭亡，从而"民主自由就到来了" 这是说梦话呢），不论你觉得自己有多合理（显然控制战争的人不会理睬你们中任何人的意见），都请不要忘了，战争并不会导致民主变革，战争只会杀人。战争一旦开始，政治行动的空间只会成倍缩小 —— 国内会受到更严格的压制（"紧急状态"是所有统治者的便利工具），同时政治重心向外转移，所有注意力都被锁定到前线，所有身边的迫害都将变得"可以忍耐"。战争只会导致最高程度的去政治化。

旧的正在逝去，新的尚未诞生，毫无疑问今天的每个人都在不同层面

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迷离和焦躁。表达不满和寻求解释的呼声弥漫在空气中比以往更加浓烈 —人们希望了解自己的处境，以及等待我们所有人的是什么。物质世界的危机催生了思想和理论的危机。这是今天的我们和三十五年前最大的不同。

我出生于八九后，没有对这段历史的亲历。但我知道，在消费主义中浸泡了几十年后这个社会已经不同曾经 —— 挑灯夜读的莘莘学子们图的不再是知识和真理，而是名校学历的光环和阶级攀升的筹码；加班加点辛苦劳作的“工人”们已经无心寻求公正和权益，他们只想着赶紧攒够了钱自己当老板，去剥削其他人；而倡导者还在使用“正义良知”这类空泛的概念试图说服人们，那是没有意义的。恐惧、顺服、“敌人太强大了啊” 等等都不是人们拒绝加入抗议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对不利的效率/风险比的判断。

如果确信自己站出来加入行动就能真正对结果产生影响、就很可能会推进一个脑海中渴求已久的新局面，那么不消说，所有人都会主动加入，甚至一些人愿意殊死一搏。但如果一个人认为不论自己做什么都不会对实际问题产生任何影响，那么哪怕受到一点点伤害也被认为是可怕的和无法承受的。

就像绝大多数人都会在没有未来的爱情面前退缩一样，抱怨人性冷酷无情不会帮你改变任何事，相反，作为爱的倡导者你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没有未来？是什么阻止了共同的未来？“未来”被篡改成了什么性质……

IYP 一直在强调跨代际的团结，这也是本书的宗旨。但我想对一些前辈们说，我们中任何人对身份的痴迷，都会导致我们所有人的孤立，进而集体的失败。那是没有任何人能承受的损失。当规避。

虽然很遗憾这场活动没能邀请到更多前辈，唯希望本书能让前辈们至少了解一些关于我们这些“缺少经验的孩子们”目前的思考方向。

反抗社区的精神纽带是统治者最大的噩梦。对此，我们都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PS：本书中每个章节都不是详尽的论述，而是议题本身；所有议题都可以也应该能够引发更深层的探讨，更好的是，对行动的促进。期待更多前辈们贡献智慧。

[image] [image] [image]

前辈跋 - 奋斗在后革命的转型期

大家好，我是前辈。

不过，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前辈，譬如流亡在海外的学生领袖，或者“长胡子的” 幕后 “黑手”，也不是在国内饱经磨难、身陷囹圄的民主人士，或者经历了 “八九” 然后在1992年后的市场经济浪潮中投身商海、回归体制、成为中产阶级一员。这些都是一个社运的生命周期的末段，也就是漫长的消退期所发生的演变矩阵，运动参与者通常做的三个选择。

但是，作为参加了那场运动全过程的我，在过去35年里的选择不同于上述三种，也不是欧美社运通常的第四种选择——激进化，而是选择了一种混合的生存方式：一方面尽力融入社会和体制，继续着中产阶级的再生产；另一方面悄然坚持，投身在各种新型的社运中，操演和积累着这本手册所讲述的和未曾讲述的经验、技巧和理论。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如何纪念那场**35**年前的运动来说至少有一种可能，就是坚持社运的操演，而不仅仅再生产着集体记忆，尽管后者自然也是重要的，几乎是一般情况下唯一能做的、籍此保持运动后的认同，而且可能还是秘密的认同。

这就是1989年革命的社会遗产，非常的严酷，也非常的分化。尤其对那些流亡在外的“老89”一代来说，甚至还面临着与新一代社运者的冲突，例如他们与“白纸运动”和“女权主义者”的代际冲突。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或可说，就是缘于他们永远停留在了1989的记忆里，停留在对下一次革命的无限期盼中，无从认知镇压政权的变化，也未能从

新的运动中学习，更不用说发起、资助或者参与新的较为温和的社运或者小型的反抗行动。相反的，镇压当局反而一直在不断地从镇压中学习，努力阻止和预防下一次革命的爆发。

这也是身为所谓前辈的尴尬，很容易成为未来革命的障碍。

而避免尴尬的唯一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不断地在干中学，在后革命的转型期努力生存，融入到主流社会，也积极参与公民社会的建设，坚持和观察各种抗争形式。更重要的，如同这本小册子的背后，需要不断的书写，无论是坚持不懈地撰写公共评论，还是进行理论阐述，无论是对**1989**运动的反思，还是对新兴社运的总结和批评，除了行动本身，写作几乎是所谓前辈，那些坚持抗争的前辈，唯一能做也必须做的事情，否则泯然众人矣，并没有任何资格堪称前辈，最多只能算作是幸存者。

幸好，还有IYP等等 “晚辈”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不会亡。

[image]

Quotes

> 媒体政治的根本局限就在于此 —— 它本身并不能创造政治行动。如果在观看反对派频道的同时没有进行政治参与的基础设施（各方面的基础设施，从战略性项目到认知和经验），那么这些频道内容就不可避免地沦为媒体垃圾，浅薄，呆萌，夸张和无意义 ……
>
> 统治机构的宣传目的是去政治化 —— 它试图为不作为而非行动制造理由；而反对派（假设一个社会有反对派的话）的职责应该旨在相反地政治化，去鼓励政治行动。这就是为什么说 Youtube 这类媒体政治就其本质而言是偏向于维护现状的。

一些流传的游击战操作手册和抵抗策略（尤其是非暴力偏执狂那种），通常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基本都是为那些能够对行动团体直接行使权力的核心管理人员编写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有许多特殊性。

中国这种一盘散沙的情况在此有很大的不同。所有能够读到这些知识并从中学习的人，都只是其他小团体中的小团体，更多的仅仅是个体。没有中心，执行者没有权力，甚至连亲密队友都没有……

那么，该怎么办？

> 左派这个词，在全世界都是极其混乱的，不仅在中国混乱。不夸张的说，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概念可能导致你难以跟任何人完整解释任何东西。你会恼火到“去他妈的一切”。
>
> 当一个人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时，他至少是在表达他自己的一些具体的观点。当然咯，这些词本身并不能确保完整地陈述出此人的信仰，可能只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但至少它仍然可以说出点什么，哪怕只代表临近5秒钟内的语境。
>
> 而"左派"这个词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左派是一个很方便的抽象概念。就像斯蒂芬金的迷雾，你可以在这里面隐藏任何东西～从波尔布特到土拨鼠到毛泽东。
>
> “我是左派”～ 说这句话的人本身可能带着向对话者敞开心扉的愿望，但仍然无法排除被打脸的可能性。甚至是720度全景打脸。
>
> 那么“左派”这个名头儿到底意味着什么？

不论是推特上贩卖口水的“政治预言家”，还是抖音上胡说八道的“心理辅导”，或者小红书上各种廉价和荒唐的“速成版人生进阶指南”，

这些狗屎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有着非常庞大的观众群体需要它们。是真正的需要。

为什么会这样？

> 从这个问题中可以引申出两个反对民主的论点：(1)“普通公民”过于局限和狭隘，如果没有 “精英" 的监督，“普通人”只能复制已知的模式；(2) 只有专家才能看到 “全局"，并有足够的洞察力来区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
> 这些论点与民主理念本身一样古老。有许多不同的反驳方式 ……

当武装部队被叫到街上，但拒绝向人群开火时，革命的局面就会出现。然而，最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在最初的起义中袖手旁观的武装力量后来又重新出现，成为革命命运的最终仲裁者，确保了旧政权和后来者之间的连续性……

斗争在其将无产阶级的不同片段编织在一起的能力中找到力量。起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整个国家，来自各行各业和社区的人们找到了自己的参与方式。这在原子化的、被竞争关系严重拆散的社会中尤为重要。

……

[image]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OKwoM9Io0G2lKvgYn71MkpEYcWcSJUs/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KOmA7wOhjpDzLvhjOO6azSwQYPl1Aah/view

- Table of Contents
  晚辈序 - 35年后，已大不同

“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研讨会 - 评论精选

[image]	人物/组织	中国学生
[image]	城市/地区	中国
[image]	日期	2024年6月4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天安门起义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关于：海外民运、反对派、镇压、体制内健康力量、张献忠、食用油污染、经济主义、中美新冷战、“新五反”，等等...

- Table of Contents

下载演示文稿：
关于评论征集的 说明
I 我们还没能
II 纪念，是为了往前看，而不是往后
III 你最想要什么？
IV 不“民豆”

本文为汇总我们收集到的主要评论。

下载演示文稿：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4hJqAiZWD41FnrUzosHJ-ZSYE1nOzugg/view?usp=sharing
[image]

关于评论征集的 说明

1、所有观点均来自同道读者，iyp的编辑工作仅负责弱化语言指纹。

2、选入公开发表并不意味着任何程度上的打分或评价，也不完全代表iyp的意见，但的确代表我们觉得相关思考值得更多的深入。

3、评论中描述的经验可能来自于任何华人社区/亲密团队/地下团队，不限地区。iyp不掌握任何可识别性信息。

4、该活动最初以“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为名，但主题面向绝不是过去，而是着眼于当下和未来；我们希望借此鼓励跨代际、跨领域、跨区域和文化的横向联合，而不是相反。故，强调差异性和等级性的评述将不会被收入。

感谢所有参与讨论的朋友。

[image]

I 我们还没能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敌视任何 “国家” 系统的政治传统，其追随者从

根本上拒绝与任何国家机构进行政治接触 —— 这引起了一些关于组建无政府主义 “组织”（甚至包括无政府主义工会）的争执，导致不少人强烈反对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特别捍卫通过亲密团队开展行动的原则。我当然理解风险评估，但即使是亲密团队，也很可能无法抵挡警察国家惩罚性结构的冲击。

在这个威权主义盛行的世界上，很多国家有正式的民主立法，正式遵守所有选举程序，还有其他各种正式的民主标志，但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机制来维护和保护人权，民间社会没有任何真正的影响力/权力，无法对当局施加压力，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反对派，没有政治竞争。于是他们都属于事实上的专制，而且是隐性的，容易被它所采取的各种关于“民主”的形式主义装点所蒙骗。

这是目前的我们所面对的比35年前更加噩梦的环境状况的一方面。

与此同时，尽管面临越来越大的维稳压力和刑事起诉，追求正义的行动者仍有可能在很多方面继续开展活动，比如发展替代媒体，组建信息自助项目，组织合作、开放空间和出版项目，在生产中开展经济斗争，支持环保行动，事实加入更广泛的人民反对国家的斗争。很多国家都曾有过这样的斗争实例，但也很可能被任何个别活动家的个人功利主义毁于一旦。

[image]

无政府主义者抵制国家暴力的唯一途径是组织一场自由的、独立于现有政党和组织的政治运动。这种运动不受体制控制，难以被取缔，也没有组织间的分歧。

不论是资深代还是新一代行动者，都需要以新的、创造性的战术为指导。首先需要摆脱的就是传统的相互竞争排斥的圈子文化 —— 我们需要的是属于共同运动的理念和战略、公认的 行动主义原则 、 相互联结 、 超越 亚文化分歧、 超越 人为框架和教条， 创建 自治的、分散的社区。

这些年来非常多的基础设施空缺了。做基层工作的权利组织越来越

少，越来越不独立，所有这些都令人沮丧。正如“35周年”这本书所强调的 - 现在一个新的机会窗口正在打开，但它只能让有所准备的人获益。

重要的是，我们为此准备了多少？…… 我们中很多人还在热衷于评价当权者为什么不行，也许这能鼓舞士气？但如果我们自己也不行的话，这又有什么意义？

[image]

无政府主义者被要求在革命斗争的多个领域开展工作，但我们无法在国家镇压的情况下组织和实施自卫，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有人可能会理直气壮地说："国家永远不会允许我们组织起来"。对此，我会回答：国家当然不会允许，永远都不会。而这恰恰是我们旨在挑战的壁垒。我们现在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进行真正必要的斗争，才只能眼巴巴等待革命形势的到来。问题就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中很多人还没有投入战斗的坚定（包括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我们中很多朋友甚至缺乏基本的自卫能力，训练不足，还缺乏钻研精神…… 我们还缺少非常多的东西。尤其是投入精力尽快进入积累流程的心无旁骛的意志力。

显然，目前所有人都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满足公民的精神需求和其他非物质需求、保护公民和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解决争端和冲突、提供法律援助以及其他旨在实现公益的目的等领域，创建倡议项目，以实现社区、互助结盟、文化教育、政治、科学、管理等目标。

绝大多数朋友都同意“与体制内”/或者说任何机构保持绝对的切割是必要的。我也同意，无政府主义原则如此。不过请想想1936年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的经验（同道都应该了解的故事）。也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讨论议题吧，此处不展开。我想说的是，对局面的应变力。

很明显，为了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斗争必须将自发的反叛实践（你知道，嗯..）、横向组织的工作（恢复工会斗争的方式）、和纯倡导团体（亲密团队和替代媒体活动家等）的所有行动结合起来。我在读IYP的“行动主义”那个系列后找到了很多灵感。

[image]

与其无休止地争论和讨论，不如开展直接的基层工作，促进公众了解变革的必要性，进而向人们解释我们的变革方案，让那些原则上不熟悉无政府主义革命思想的人也能理解为什么说无政府主义不仅是行业自治和地方自治支持者的理想，也是反对强迫劳动者的理想。

📌

我们的人被浪费太多精力了。我们被囚禁在敌人的价值体系中（不论是影响者经济还是消费主义阶级）。是时候摆脱它们了。拿回注意力，回归我们自己的战略。

[image]

II 纪念，是为了往前看，而不是往后

我注意到这本书的“跋”。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中大部分人存在的问题 —— 总是盯着过去，沉浸于过去，想要复制过去 …… 从过去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不论是自己的过去还是别人的。是的，这是大部分人的问题，不只有老一代八九人。这个问题也妨碍了很多探讨，不限团队的。

一般来说，任何活动家，无论意识形态如何，都会忍不住去模仿前人同道的经验，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总是想要有那么一个“模版”。

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即使是最近一两年前的经验，在今天也无法/不可能完整再现。更不用说几十年前的往事了。尤其是，镇压当局也一直在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学习；他们引进了更多了的新技术，投入了更多的钱和人力。同时，当我们卷入冲突时，斗争本身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绝不可能与“曾经”一致，否则进步何来？…… 这就是为什么对行动者本身及其组织的要求必须不断提高的原因。

即使是在一次性的相对简单的罢工/行动中（比如白纸抗议），你也能看到整个过程中不断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会阻碍你在一年后、甚

至一个月后以同样的水平和质量重复该行动。 所以，即便你是某场无比成功的行动的“主力”甚至策划人，也请不要自傲；我们当然应该鼓励任何人分享经验，但任何人的“资历”都不是拒绝成长的理由。

每一次斗争实践都会提出新的道德、伦理和战术问题。通常，这些问题只存在于活动家/实践者的狭小圈子里，他们出于客观原因无法离开这类圈子。这些既是需要分析的问题，也是揭示未来战术的问题。其结果通常不会那么令人愉快，但这个过程必须能帮助参与其中的每个人获得进步，如果只是造成争执分裂（像以往那样）那就是浪费时间。

[image]

网络知识分子，不论其水平如何、有过哪些经验，其理论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与前线的实践脱节。他们最好（如果可以的话）是在“事后”进行分析总结，却很难作为指导性和促进性的存在。iyp说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的“结合”，至少在我的经验范围内，一直都没能出现。这里的原因可能非常多，我也不会埋冤任何人，但有些知识分子的确觉得自己比一线工作人员“高明”很多，不论是阶级地位、智商学历、甚至素养，很难说那般自信来自哪里。却只是制造了很多著名的谬论。所谓的“非暴力”神话（或者说偏执狂）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之一。倒也成为了一种经验鉴定器 —— 缺少足够一线工作经验的人更容易被这类象牙塔术语所迷惑。

在最好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对局势的分析和估测可以帮助指导一线的战略部署（虽然目前为止大多数这类分析只是帮助了炒股和移民中介的广告，还有流量经济，总之极为浪费） —— 想象一下，假设我们能提早预测到平台经济对零工工人的压榨最可能在哪些节点城市引爆反弹，或者，经济崩溃的地貌特征会让哪些社群更容易发展同志 ……等等，你知道的 ……我们就可以提前做很多事。其结果也必然大不同。

自由思考需要金钱和严肃的态度，只有雄心壮志和愿景是不够的。反抗社区最基础的需求必然必须包括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摆脱国家系统的操纵和控制。不幸的是这点却是目前我们花心思最少的地方。我很讨厌那些流行的怪词，什么“用爱发电”，你真的知道爱是什么吗？爱是武器。只有法西斯才会鼓励你去“奉献”。

📌

进步派的成功取决于对当前和历史事件的分析。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摆脱活动家的“专业化”。

反叛就是生活本身。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做任何事。

这也是任何倡议得以生存的关键。

没有哪种组织活动可以是静止不动的，所有一切都在根据当下的需求不断变化。

斗争的工具在不断变化，对活动家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不论是“前辈”还是“晚辈”，只要您还留在斗争中，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成长。

感谢研讨组织方，我的确从这里看到了一些希望。

III 你最想要什么？

我参加过雪饼的支持活动。也关注了这场天安门起义的研讨。我觉得大家都说到了很多关键问题，每个问题都值得展开、深化、更加详细地讨论。

借这个评论征集的机会，我想要补充一个议题。关于这些年来基层工作的经济主义特征。虽然我太年轻，不了解这种倾向的发展过程，但相关争议让我感觉困惑。

我围观过很多讨论，但真正参与其中的并不多。因为我发现，不论主

办方是谁、主张什么战略，很多讨论的层次都是由从未直接参与过他们所讨论的东西的人所决定的。其中一些人对经济斗争的表述出于他们自己的一知半解或偏见，尤其是，某种阶级地位的优越感。在不熟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宣称其论点自信。

围观者被迷惑在其中。越迷糊就越迷信，就离现实越远。就如这本书中描述的知识分子网红化（另一边是网红的伪知识分子化，是不是太客气了没好意思提？）

就是这类人主张的等待“群众崛起”，然后再引导群众进行政治斗争。现在也是他们在抱怨“群众为什么总硬不起来”。

经济主义的表面可能有点迷惑性。比如被欠薪的工人想要拿回自己的钱，流民的孩子想要读书，如果能帮忙把钱要回来、帮孩子入学，哪怕只要回一部分薪水，哪怕只有一部分孩子有学上，也应该被视为“做了实事”。尽管（在很多这类案例中）劳资剥削和户籍制的阶级压榨都被保留了下来。“维权”和维稳的界限一再模糊化。

但认为 “经济主义不提出政治要求”，那是刻板印象。经济主义被孤立于政治要求之外了 。而政治要求来自于经济斗争。顺便说，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

我认为其实有两种经济主义。

其一是，有一个大目标，比如通过工会斗争实现工人自治 —— 换句话说“经济主义”作为过渡阶段。另一种则是相反的，缺乏工人自身思想内核的经济主义，其“斗争”过程只是成为了事实上的雇主霸权合法性的保护罩。通过让工人“得到”面包屑，从而熄灭了抵抗运动的潜力。我称其为短视的经济主义。

并非所有人都能知道，“经济主义”作为训练项目也可以是建立社会力量的众多方法之一。实行直接民主，通过工会运动、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地区委员会、自卫队 …… 等等方式，学习自治。所有这些都可以在训练的过程中形成。

如果无政府主义者把这一斗争工具的能力拱手让给短视的经济主义，像“前辈”那样退回到慈善事业中，满足于讨薪维权，退出争取工人权力的政治斗争，那么我们的位置就毫无疑问会被保守派所取代。目前整个社会倒退的步伐众所周知，已经是保守派占据上风的表现。战线割让越多，挽回损失就越难。

[image]

保罗尤里奇曾经描述过一种"信条式无政府主义者"，其特点是：没有基本技能、没有基层支持、没有相关经验 ...... 在目前的局势下，新生力量和不思进取的老一代同道都最容易跌入这样的状态中。这是对这本书所提醒的革命形势的严重浪费。

这套政策的本质就是通过经济手段影响民众。什么“疯狂独裁者”和个人崇拜的宣传都是次要的，经济胁迫及其后果才是统治阶级的主要工具。我理解很多同道对左派内容的偏见（这本书中也讲述了“左派”定义的模糊性，这是重要的议题），但仅因此而对关键战线视而不见，甚至主动剥夺这一工具的价值，那就太傻了。

每当交往新朋友时我总是问对方同样的问题；“你最想要什么？列出一个优先事项一二三”。如果你发现自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更糟糕的是，你能给出的答案几乎完全是口号 —— 是“别人”期待看到的你的人设，而不是你的意志所在，那我们需要先停下手头工作了，进行一场反思更切实际。

IV 不“民豆”

中国所谓的海外民运，可以对标俄罗斯目前的纳瓦尔尼遗孀尤利娅以及维亚切斯拉夫·马尔采夫等这些人，很是相似。在俄罗斯有一个专门的词描述这种角色，叫：特氟隆反贼。比中国人所说得 “民豆” 更形象也更深刻。

特氟隆有毒，但只危害想吃饭的人 - 即变革需求者，它本身保护锅具

- 即体制/系统，它所隔离的是那些真正能对系统产生影响的物质 - 即意识形态信仰的反建制的力量。

特氟隆不破坏系统本身 - 对体制来说都是安全的；它保住了权力在 精英 内部的连续性。且鉴于特氟隆的表演欲望和表现力方面往往格外突出，其存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主动宣传 —— 有幸于 后冷战及新冷战玩家的嘴炮需求 。故，对各方体制来说，特氟隆都是低成本高聚光的优选之品。

尤其是，保住这些特氟隆反对派的持续聚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隔离/并有可能削弱那些对系统真正形成挑战的解放力量 - 即那些反建制的具有意识形态信仰的力量。

说它“有可能”削弱而不是“绝对会”削弱解放力量，是因为，作为镇压系统用来申请维稳资金的首选工具，这些特氟隆也的确同时起到了保护/隔离解放力量的作用，他们的“舞台”吸引力了镇压的火力，形成了镇压者和被镇压者彼此需要的“平衡态”。

这两天来看到不少人在谈论食用油污染的那个新闻，比较之下长毛象居民就明显比墙内灵醒得多，不少象民能意识到该消息 “可以/被允许” 在微博抖音等始终都被严格控制的舆论舞台上保持住热搜地位，至少说明它并非是某种能够挑战系统的异议。其他的都可以不猜了。这绝不等于袒护罪行 - 作恶者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 - 而是意味着，真正的罪恶之源很可能已经被袒护妥当了。

我依然建议重新读下这个帖子，关于“为什么说中国这种体制没有反对派”。这个定义在中国有很深刻的误解。切勿小看术语的使用，叙事就是政治，在冷战/新冷战时期叙事是最强大的政治工具之一。使用某个术语，就意味着进入了/皈依了该术语创造者获益/或引领的政治。所以建议说话前请先判断下，该术语是否符合您自己的战略利益。再再再一次，这需要您始终战略清晰。

Iyp在此前解释局势时最后倒数第二段的那句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在目前类似中国这种情况下只有两条路可走：

1、建制左翼 —— 即 精英内部造反，也就是依赖于系统内掌握资源的所谓 “健康力量” 以改写游戏规则。再分配 —— 把曾经只对A有利的规则改为对B有利，或者对AB都有利。而边缘C，则仍然是边缘。顺便说，保持“边缘”的足够大规模，对任何建制来说都是最有力的选项，您不必亲自成为委内瑞拉的毒枭政权也能意识到这点（毒枭势力将该国需要依靠救济才能活下去的人口比重提高到并维持在超过总人口一半的规模下，以确保自身在选举中的多数地位。同类手段的案例在地球上可以再找到一大堆。）

关于什么是左，“35年”这本书里也写得很清楚了。

2、无政府主义 —— 即 主张彻底离开这个拜占庭游戏。结束城头大王旗，结束权力，结束等级压迫，没有人能统治剥削其他人，而不是满足于换一个新的统治者和新的压迫方式。

显然，第一个方法更“快”，虽然历史上无数经验都能证明这不是终极解决方案，但作为过渡方案，依然最容易得到支持。第二个方法则慢得多，且需要持续在第一个方法的支持势力中进行抗争（体制内健康力量上台后首先做的就将是加强维稳而不是减弱，以铲除任何有可能动摇权力宝座的动态，尽可能降低其夺权成功的可复制性。）

但只要越多人了解第二种方法的存在、及其可行性和价值，迷信第一种方法的人就会越少，其能“控制”住的支持率就会越低。

换句话说，我们目前为止最需要努力的部分是，让更多人意识到继续往前走的必要性，即 直接民主 的必要性。而不是满足于拿到选票和现统治者下台。

需要注意的是，现政权会重点防备 - 真正的重点防备 - 上述两种方法的支持者，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两种方法有任何一致性（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承认第一种方法作为步骤的策略有可商讨空间）。

[image]

对于缺少政治实践的中国人来说，当前最急需更正的问题就是：要·努·力·避·免·将被打压视为“有价值”。这个误解年深日久。记得IYP也反驳

过多次（比如在反渗透技术技巧中），至少这一误解甚至已经导致了不少所谓的资深异议对安全措施的“故意”忽视，连带危害了周边同道的安全利益、令运动本身的可持续性受损。

将被打压视为“有价值” 这一误解的起源很是可怜，恰恰是因为中国这类政治环境下无法诞生真正能挑战现政权的反对派力量，而那些事实上并没有挑战性的异议却遭到了和真正的挑战一样的惩罚性镇压力度。可怜的人们只能将这种镇压力度本身视为“价值”，至少可以虚构一种“士气”，获得些许欺骗性的心理安慰。

而另一个角度上可以说，这一误解之所以能从久远的曾经一直延续到现在依然强烈存在着，恰恰说明不论是资深的老一代还是‘不怕虎’的新一代，都没能切实找准自·己·的·战略方向，他们始终都跟在党国的屁股后面跑，仅仅是去做党国不喜欢的事情，而没有充分考虑那些事情本身与我方 - 与解放运动战略 - 的相关性和价值。党国的恶意愚蠢能完全控制住人们的行动和思维逻辑，这是我们能遭遇的所有不幸中最严重的一个。崇拜米莱只是一个最新的典型案例。

iyp也多次说过，“献忠”作为一种镇压辅助工具的作用·远·高·于·其他作用，如果它还有任何“其他作用”的话 （沿 #张献忠 标签找到相关内容）。也就是“35周年”这本书中提到的“狼队”的道理。所以我认为对于陈一新所谓的“新五反”，将张献忠纳入“恐怖主义”镇压项目的可能性至少短期内依然很低。而相比下，上述“两条路”被系统性镇压的可能性和效率要远高于张献忠 —— 别忘了张献忠从来没有和没能令任何达官显贵和权力支柱受到任何伤害。

2020年的年终 “打破Matrix的路” 对话专门解读中国和美国的高堡奇人关系 —— 它既不是意识形态旧冷战也不是竞争性对抗。查尔斯·邓斯特对此的描述也暗示了高堡奇人，虽然以他的身份很难更清晰表述。

我觉得这个议题在4年后的今天仍然需要不断强调，因为缺少战略主动性的中国异议是最容易深陷高堡奇人Matrix 的 —— 宣传战是兰德所言之 “代理冲突” 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同时也当然最容易被特氟隆所操控 —— 缺少战略性敏锐和相应的价值判断能力乃跨代际的缺陷；不客气的说，包括那些以讽刺民豆为荣的人，同样不具备取代“民豆”的实力，上述只是主要原因的一部分，少数年轻人在这个问

题上抱有不切实际的自信，小提醒下。

总之，整体上，这种普遍的认知环境已经让很多解放运动的倡导者疲惫不堪。不论是三十五年还是五十三年，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依然有愧于天安门广场起义的血汗成本。

□

[image]

我们不是在示威，我们是在战斗：西雅图移民保卫战 - 记录和战术经验分享

[image] 人物/组织	美国反ICE抵抗行动
[image] 城市/地区	西雅图
[image] 日期	2025年6月14日
[image] 场景	研讨会
[image] 库内类目	战术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很高兴能与进步派华语朋友们一起学习北美的移民保卫战。我们将本文暂时收纳在“记忆总站”中，待将来《战术》主题站点上线后，相关内容将重新整理。

以下摘录部分参与研讨会的华语朋友的见解。不分先后。

1.

可以尝试将不同的热门抗议议程联系/连接起来。

要想连接两个抗议议程，就需要在它们各自所涉及的群体中发展联系（形成联盟网络），同时在倡导的修辞上连接它们的具体内容（战略框架）。

于是前提是内容必需接近。内容上过于遥远的议程会有强烈的阻力。比如最近的经验就表明，加沙援助议程与反驱逐（移民、低端人口、少数族裔）、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新疆等）、甚至反警察暴力的议程，都可以高度相关并可联合，但与其他项目相关联时（比如生态正义项目、受骗股东抗议等等）就需要在人际关系和不同主题的修辞衔接上多下功夫了。另方面，似乎遥远地区的同类议程也比较容易衔接，此前快速蔓延全球的加沙支持行动和再早前的反法西斯动员和反警察暴力全球动员，都是这样的例子。

此外，构思不是一个机械性的工作，它取决于一个精心选择的解释性故事。它必须真正打动目标受众。才能推动联盟网络的形成。

应该向人们提供有利可图的合作关系，而不是试图让“人”来为关系网服务。

网络应该自然发生，而不是通过特殊的技术。

尝试新事物总是困难的，因为失败的风险很高。但在成功的情况下，收益也会很高。因此在压力巨大的情况下，组织更容易进行创新。人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但只要站起来，就可以“收获”整个世界。现在我们手上就恰好有这样一个适合进行实验的情况……

2□

抗议运动是由许多不同的团体组成的。为了使他们能够共同行动，社会网络的各个部分和个人的抗议议程需要联系在一起。

我从个人经验层面上总结一些基本方法：

- 衔接团体。不同的活动家群体通过 "桥梁"（介绍人）联系在一起 —— 这些介绍人要么是实际参与了两个群体的工作，要么是作为群体之间的外部中介机构具有广泛的公信力。行话叫"搭桥"。也就是说，应该有一些人同时属于不同的活动家团队或潜在反叛社区。

- 框定桥接。"构架"是一种介绍有关主题或事件的信息的方式。每个团体通常都有自己的构架方式。通过反种族主义议程、阶级议程、劳工议程等等棱镜。不要自夸。没有哪个议程可以绝对“伟大”。自夸只会使人们彼此疏远。特别是政治化的活动家。在广泛的抗议运动中，要将不同框架联系起来（搭桥）需要一个过程；可以通过一个共同的通用框架（"主战略框架"）、或稳定的衔接者群体（"中继框架"）联系起来。不同的文化背景要为这些群体的活动家创造一种共同/共通的语言（不是语种，是基于联合的协作语言）。

- 沟通的行动。行动不仅仅是对政治体制的直接攻击。公开声明、公报或私人谈话在某些条件下也都可以被视为行动的一种。它们当然不能代替身体上的行动，但它们对建立运动是必要的。要想将孤立的群体弥合起来，你的最佳武器就是对话；要想弥合孤立的框架，你的武器就是公开声明。

说到框架，它与修辞不同。框架是战略性的，而修辞是吃瓜。框架不是关于您传达的图像有多么丰富多彩。框架应该是关于当故事传达给听众时，听众将看到的故事元素之间的关系 —— 是捕食者与猎物的关系吗？或者是一种合作的关系？谁是捕食者，谁是猎物？这个故事是关于收益的吗，还是关于损失？谁赢了，谁输了？…… 可能有一些有限的典型角色，可以把它们全部列出来以便更直观地放进图谱里面。

（iyp：这个部分可参见我们的“信息行动主义”系列教程。）

3□

进步派的倡议设计一直有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尤其是学院式的倡导

者，总是在努力想要让公众理解和信服其所主张的理论，换句话说就是，他们通常作为拯救者出现，其倡议建立在指责公众曾经的“错误”方面，而不是建立在公众的真实心理需求上 —— 即 建立在认可和理解上。这就是进步派甚至玩不过骗子气功大师的原因。我并没有推崇话术，我是想说，当我们所有人都在被一大片数字世界受操控的黑箱算法奖励机制所规训时，对策略自主性的把控是需要卖些力气才能稳住的。比如，就以这几天的事情为例，算法奖励给中东故事的嘴炮，但对我们来说，北美的斗争才应该是重点。

4□

符号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是种子，它不仅要活下来，而且要不断壮大，对这种成长的追求让每一次都能比“上一次”更好。

品牌是一个死的东西，固定的，是一张照片，它挂在墙上用来瞻仰；虽然不断被提起和描绘，但是它始终是同一个样子，不会再长大。它为提起它的人提供一个身份角色，在现实中这一身份角色也许可以被用来交换其他政治权利或利益，但是它对变革来说没有作用。

对变革有作用的是符号。

……

篇幅有限。感谢所有思考者！

[image]

自6月3日明尼阿波利斯市开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突袭行动迅速蔓延至洛杉矶及其他全国各地，引发了社区的强烈抗议。尽管这波行动似乎在6月14日的“No Kings”示威活动中达到高潮，但ICE特工仍在继续实施绑架，而民众也在持续进行抵抗。在本报告中，西雅图及周边地区一系列冲突的参与者描述了他们如何阻止ICE在法庭出庭时绑架人员，为运动指明了前进方向。

抵抗边境，以及这个布满边境的世界

以下是西雅图（海岸萨利什土地）独立个人关于针对移民局行动的汇报。我们不代表他人发言，也不代表“整个运动”。

从针对巴勒斯坦持续76年的种族灭绝升级，到灵龟岛（北美大陆）针对移民的攻击升级之间，边境杀人的事实愈发明显。面对自由派和保守派关于边境如何“必要”的论调，我们提出反殖民的分析：迁徙不仅是人类及其他众多生物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在人类的语境中，移民往往代表着威胁定居者殖民现实的原住民力量。

这一切都体现在巴勒斯坦人艾哈迈德·阿布·阿特玛的话语中：

> 「我看着飞越围栏的鸟儿。鸟儿选择了飞翔，它展翅翱翔。我忽然发现了憎恶占领的真正原因。我憎恶它，因为它违背了自然法则。」

作为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作者，我们对“示威”不感兴趣 —— 我们并不追求向所谓的领导人诉说我们的苦难。我们不认为人民比警察甚至整个国家更“弱小”。如果我们拒绝这些边界，就必须全心全意地拒绝 —— 不是通过空洞的游行和修辞上的谴责，而是通过团结、爱、以及对激进战术的奉献。

我们引用黛安·迪·普里玛（Diane di Prima）的话：

当你占领了一座城镇、一所校园，
掌控权力机构、水源、交通，
那就忘记谈判，忘记如何谈判，
不要等待戴高乐或柯克下台，
他们不会的，

你不是在‵示威′，你是在打仗，
为了胜利而战，
不要等待约翰逊或韩福瑞或洛克菲勒同意你的条件，
你需要什么就直接拿走，
‵它是免费的
因为它是你的′

所谓的西雅图对移民及移民社区呈现出多种不同的现实。尽管城市中心地区因仕绅化而变得更加白人化，但西雅图南部及周边郊区仍为移民社区建设与组织活动提供了充满活力的空间，城市北部的郊区亦是如此。

由于西雅图位于加拿大边境和太平洋海岸百英里范围内，其管辖权归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这在法律上与北美大陆其他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属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la migra）的最恶劣设施之一就位于西雅图南部 —— 拥有近1600个拘留床位的西北拘留中心（位于塔科马）由监禁产业牟利公司GEO集团私有化运营。联邦拘留中心（位于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也关押着被拘留的移民。尽管所有监狱都是暴力不公的机构，但塔科马西北拘留中心（NWDC）尤为恶劣，经常因人权侵犯行为而受到正式调查，例如缺乏医疗护理和危险的不卫生条件。它也是全美最大的拘留设施之一，关押着来自太平洋西北地区各地的移民。尽管西雅图自诩为“庇护之城”，但那里的警方照样经常性地协助拘留移民，并殴打试图阻止驱逐机器的抗议者。

6月10日至15日，西雅图和图克维拉连续六天的激进行动，与特朗普当选前就已建立的互助和社区支持网络的故事密不可分。以该地区数百年移民保护工作的一个例子而言，2025年之前的几年间，大量移民涌入西雅图地区，尤其是安哥拉、刚果和委内瑞拉裔移民，他们一再被政府剥夺社会服务和基本生活保障。这些移民自发组织起来，搭建营地并向政府施压，为更广泛的社区参与奠定了基调。在此期间建立的社区纽带与信任，对于我们在2025年看到的关系、知识和战斗精神至关重要。

[image] AGP拍摄

蔓延的火焰：洛杉矶起义与西雅图的战斗力

5月20日，ICE出现在西雅图联邦大楼，当时那里正在举行移民听证会，ICE意图加速绑架过程。他们计划每天从那里带走数名移民，而这些移民本应依法出席听证会。当日，一份行动号召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呼吁民众大规模聚集在联邦大楼外抗议ICE的存在。在接下来的四周里，法律支持和其他资源都集中在该大楼，每天都有集会。我们并不声称了解所有政治现实以及人们在那几周里在当地所做的工作，也无意贬低任何东西。不过，在大楼外的大型集会，通常由自由派群体组成，且通常不会对国家的暴力行为构成直接威胁，并没有改变当地的现实。抗议者就站在每天发生绑架事件的地方，但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

6月6日开始的洛杉矶起义不仅仅是号召行动。更是号召武装，提醒同志们有责任保卫彼此，以抵御国家暴力。

6月10日，抗议者们响应号召，在联邦大楼内抗议ICE绑架事件，在得知移民法庭发生了三起绑架事件后，封锁了大楼的所有车辆出口。临时路障由Lime共享单车和其他垃圾堆砌而成。晚上8点左右，联邦特工假装对大楼的一侧发动攻击，当抗议者涌向佯攻地点时，联邦特工乘坐几辆没有标记的货车从外面冲向另一侧。车辆撞倒了两名抗议者，一排警察将抗议者推回。

在斗争中，一辆大型货车载着被绑架者离开大楼。

同志们继续封锁大楼，不确定被绑架者是否仍在里面。事后，两名抗议者被捕，第三名抗议者成功脱身；这促使人群继续坚守以声援同伴。晚上10点左右，人们将国旗从旗杆上扯下并焚烧。午夜过后不久，被捕者获释，联邦特工将大楼移交至常规夜间保安人员，抗议者随后散去。

[image] 2025年6 月10日，联邦大楼外燃烧的国旗残骸。

6月10日全天对峙结束后，要求在联邦大楼全天驻守的呼声持续高

涨。自6月11日起，联邦政府开始关闭大楼部分区域，有时甚至要求员工提前回家或推迟关键服务。然而移民听证会仍按计划举行。6月11日上午和下午均安排了听证会，当晚7点，由“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PSL)”领导的群众集会准备在附近公园举行。

随着下午1点的听证会开始，一小群专注的民众在停车场附近设置了路障，他们已经吸取了ICE更倾向于在受保护的车辆中隐蔽撤离的教训。当时尚未发现ICE的踪影：这些路障是预防性的。下午1点的听证会结束，所有移民都被允许离开！前一天美国国旗被烧毁后，旗杆还在那里裸露着。有人将一面非二元的旗帜升上了旗杆；警方多次试图剪断旗绳但均未成功。警察自己也知道，如果把旗绳两侧剪断至无法触及的高度，旗帜便会被困在旗杆顶端。

随着下午听证会开始，紧张气氛升级。此时路障数量和规模均有所增加，主要由用扎带固定的Lime单车和重型街道格栅构成。当自行车被放置在前一天ICE成功驱散货车的同一出口时，西雅图警方几乎立即采取了武力应对。西雅图警察在停车场底部大量使用了胡椒喷雾，这些喷雾不仅迅速蔓延到设置路障的人，也蔓延到了从上方观察的人群。这次，ICE没有在喷雾使用后立刻冲出。没有发生逮捕；医护人员迅速救治了被喷雾击中的人员；30分钟内，路障就恢复了原位，这次位置比之前后退了几英尺。

当日最后一场预约结束。所有移民均成功离开大楼！抗议者开始撤离，准备在附近公园进行当晚的行动。

此次行动由PSL发起，旨在借势公众对ICE的广泛反对情绪。PSL在西雅图以“非对抗性”闻名：作为回应，自治派民众发布了自己的呼吁，声明不会被收买，并要求在行动中采取激进风格。

大约有5000人参加了PSL的集会，最初被称为集会，但最终演变成向联邦大楼的游行。PSL与自治派之间的冲突是当晚的主题。一些人认为，自治派的压力影响了游行的决定，认为PSL组织者的初衷只是举行集会。无论如何，早期有混合身份的自治派人士试图夺取扩音器，结果遭到PSL维持秩序的人员的殴打。抵达联邦大楼后，PSL组织者要求人群散去，绝大多数参与者都离开了。但仍有数百名更激进的同志留在现场——包围大楼、涂鸦并打破至少一扇窗户。不久后，西雅图警方派出警员队伍，并下达了驱散令。

[image] 一个被点燃的垃圾箱成为阻挡警方的防线。2025年6月11日。

警方的反应被有效延迟了约半小时，因为一些同志点燃了一个垃圾桶并将其推到警察和人群之间。西雅图消防局处理完火事后，警察暂时撤退。人群追赶他们远离联邦大楼；看到落后的警察跑去追赶同伴，人群重新振作起来。不过随后警察转身再次猛烈推进，抓住了几名接近他们的且被孤立的同志。当其他同伴撤退时，警察成功推进至联邦大楼旁的交叉路口，将人群分成了三部分。

人群本可以绕过警察对交叉路口的部分占领，重新集结为一个整体，或继续推进至独立目标，但所有人却选择留在原地。而当警察在被延迟后重新进一步推进时，人群已无法团结一致进行抵抗。警察向人群发射胡椒球弹并喷射胡椒喷雾，实施了多次逮捕。

6月11日后的五天里，局势与当天早些时候一样相对平静。尽管国土安全部对进入大楼的围观者进行了镇压，有时甚至限制了法庭观察员和寻求社会服务的独立人员的进入，但他们并未在联邦大楼内拘留任何人。

[image] 西雅图警察局很可能动员了社区响应小组的所有警员，试图镇压6月11日的抗议活动。而我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

从联邦大楼事件中得出的几个战术建议：

1、先发制人，果断行动：如果你们团队展示的战术合理，其他人就会根据情况进行调整。掀起一场大型起义只需要一个人先扔出第一块石头。

2、掌握战术队形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撤退和互相保护免受警察攻击时。

3、准备额外的个人防护装备（防毒面具、护目镜等）给新成员和忘记携带装备的人。要记得，对于突发行动，同志们可能直接从工作地点赶过来，没有携带完整装备包。

4、为计划外的行动开发现场的沟通方式，尤其是在无线电或技术通信不适用的情况下。

5、在进入街头战场之前，先在其他地方与您的队友会面。不要只是带一个抗议搭档 —— 而是要制定一个抗议计划。虽然对操作安全性的担忧是合理的，但如果现场与ICE和警察部门发生全面对抗的可能性存在，与超过两人或四人的亲密团队制定计划会是更好的选择。

6、记住我们的集体力量；使用进攻性战术。要想驱散5000人的群体对警察来说是一项危险且困难的任务。

ICE 撤离至图克维拉

随着西雅图拘留设施的拘留行动至少暂时停下来了，ICE 接下来将采取何种行动尚不明确。非故意性错误报告反映出人们对每个主要警察驻扎点都可能预示 ICE 突袭的担忧；警车和无标识车辆被错误报告为“确认的ICE车辆”。您可在此获取正确识别ICE车辆的信息；此类信息本应在6月10日之前得到广泛传播。

6月13日，移民家庭开始收到通知，要求于6月14日至15日周末前往位于西雅图以南约五英里的图克维拉公民及移民服务中心。这些通知据称连图克维拉警方都感到困惑，警方最初发布声明称移民服务中心已关闭，但那份声明后来被删除了。无论这是为了压低抗议者参与度的有意而为，还是真实困惑的后果，都加剧了人们对ICE试图在那里绑架人员的怀疑。一份呼吁全天（上午8点至下午4点）保持现场存在的动员令广泛流传。

回过头来看，那种不具体的、要求全天候持续在场的呼吁，是联邦大楼抗议活动中犯下的错误的重演。ICE在任何拘留行动中的目标都很明确：一旦他们将人拘留在建筑物内，ICE就需要突破任何抗议者的防线，将被拘留者转移到南方，无论是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Sea-Tac）还是西北拘留中心（NWDC）。于是对于联邦大楼来说，这意味着最明显的战术是在那里建立一道障碍，无论是人力的还是物力的。对于任何个人而言，持续八小时积极参与构建路障毫无疑问是一项艰巨任务，缺乏增援前景使人们对ICE在下午晚些时候或晚间的突

袭准备不足。

ICE决定向南转移有几个原因。911后，许多联邦大楼都以最高安全标准设计：因此，图克维拉公民及移民服务大楼位于一条长路上，且住宅出口较少。与西雅图联邦大楼相比，图克维拉大楼附近几乎没有公开可用的建筑—— 任何抗议者或移民都难以不引人注目地离开。

ICE可能还选择向南转移，为了把以自由派为主的“No Kings”抗议活动（一场吸引超过2万名参与者的群众行动）与那些意图阻止邻居被绑架的激进活动隔离开。“No Kings”抗议活动原定于本周早些时候与6月11日的大规模行动在同一地点举行。或许6月11日激进派对PSL和平警察的成功阻拦，促使ICE决定在地理上将两项行动分离。

然而，图克维拉对抵抗ICE的人群有一个优势：该设施仅有两条狭窄的出口供ICE车辆离开。全天参与的自治派抗议者超过200人，他们在每个出口处形成人体路障，仅放行经核实不载有移民的车辆。在路障搭建和协调的同时，为移民提供法律支持和其他行政支持的团队在建筑中心附近设立了据点。法律支持团队和其他支援力量与守卫路障的抗议者保持了尊重，双方普遍尊重团结精神和多样化战术。

[image] 图克维拉警察局发射催泪瓦斯，国土安全部则使用绿色烟雾弹试图扰乱人群。2025年6月14日

警察、移民局、蛇鼠一窝 (La Policía, La Migra, La Misma Porquería)

图克维拉警察局延续了城市警察为移民局绑架行动提供人力和物资的一贯风格。在聚集于CIS大楼后不到一小时，聚集在该大楼的人群便与国安部的官员及图克维拉警察局人员对峙，他们被要求退至人行道。尽管这不是驱散令，但它定下了基调：正如移民社区及其盟友长期以来所知道的那样，警察、国安和ICE密切合作。

图克维拉警察局也构成了重大威胁，他们经过培训并时刻准备着应对抗议活动，且与监狱系统的整合程度高于国安部或ICE。

幸运的是，这意味着ICE从大楼运送移民的能力受到当地警方的执行能力和意愿的限制。随着想当警察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是殖民地时期人手过剩的警察部门，也可能因持续维护ICE行动而陷入困境。

图克维拉的对峙

尽管许多移民能够在图克维拉大楼办理预约手续并安全离开，但到了中午，有两人进入大楼后可能无法自由离开。在当天最后一个预约时段结束时，这两名移民仍未获释，一群人聚集在大楼前要求释放他们。

此时，大楼南北两个出口已建立起显著的障碍物防线。当地一家汽车修理店同意捐赠额外的汽车零部件，停车场运营商同意捐赠垃圾桶和禁止停车标志。在社区支持下，联邦雇佣军面临着用扎带、链条和黑色胶带绑在一起的各类障碍物。

[image] 原本为阻止抗议活动的“禁止停车”标志，也被抗议者用来做路障了。完全免费👍

到了下午晚些时候，ICE和DHS已经做出了决定。他们决定不释放被拘留者，而是袭击人群，以便将货车从人群中开出去，把人运送到一个更长期的拘留中心。联邦特工召来了图克维拉警察局，该局封锁了连接建筑物两侧的唯一道路。塔克维拉警察局在使用弹药攻击抗议者时几乎没有提前警告，向仅阻碍ICE行动的抗议人群投掷了闪光弹、胡椒球和催泪瓦斯。

起初，路障似乎坚守住了，这为抗议者争取了足够时间重新集结并抵挡图克维拉警察局的前几轮射击。图克维拉警察局在首次驱散人群的尝试中逮捕了一人，但该人员随后在人群压力下被释放。遗憾的是，最终防线崩溃，ICE车辆冲破路障角落，警方同时部署了催泪瓦斯、烟雾弹和闪光弹。三辆汽车从停车场逃离并驶上道路，由图克维拉警察局护送。尽管ICE次日未采取行动，但我们的邻居已被绑架。

[image] CIS 大楼内随处可见的标语将移民防御斗争与其他原住民斗争联系起来，其中包括“归还所有土地：解放加沙，解放灵龟岛”的标语。2025 年6月14日。

这不是威胁，而是盾牌

6月9日至14日的直接行动至少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功。

ICE可能会采取新的、更具创造性的策略来绑架和转移移民，并且他们可能成功地通过西雅图或图克维拉加大转移力度。如果直接行动被草率地搁置，转而采用更温和的策略，这种情况尤其可能发生。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在联邦大楼和图克维拉抵抗转移和拘留时所展现的斗争精神，已构成州政府尚未准备好持续克服的障碍。由于西雅图警察局（SPD）被迫于6月11日调动整个示威应对单位，而图克维拉警察局（Tukwila PD）也可能在6月14日调动类似比例的警力，我们的抵抗已对州资源造成显著消耗。这就是为什么联邦大楼的**ICE**绑架行动已被暂停，以及为什么**6月15日**没有在图克维拉进行**ICE**拘留，尽管家庭成员已被传唤到图克维拉参加6月14日和15日的ICE预约。

与此同时，州政府于6月10日（在西雅图）成功转移了数名被拘留者，并在6月14日（在图克维拉）至少转移了一名。这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战术，因两地抗议活动主要采取防御性和静态策略。自治社区成员利用现成材料和社区支持搭建路障，旨在坚守防线并抵御警方进攻。这为州政府提供了明显的攻击目标。游击战策略通常避免正面冲突，不试图占领领土，而是利用国家必须防守的广阔区域。通过灵活性和决心，抵抗可以分散敌军力量。这在“一百个十人抗议比一个千人抗议更好”的口号中有所体现。十人小组可以根据机会选择在哪里以及如何行动，细心谋划以利用国家镇压机器中的薄弱点，因为国家肯定无法防御所有这些行动。

我们如何在移民防御中运用这种策略？当**ICE**前来绑架我们的邻居时，角色发生了逆转。不再是国家必须防守数百个前线，而是每个工作场所、家庭和学校都成为我们必须防守的前线。事实上，保卫住每一个家庭是可能的：分发知情权传单、建立快速响应网络、在本地社区中建立信任，都能增强每个微型社区应对**ICE**活动的能力。但必须说采取进攻性战术可能更具战略性，即识别可以中断驱逐机器的关键节点。

[image] 图克维拉 CIS 大楼前的盾牌线上写着“我们不是威胁，我们是盾牌”。2025年6月14日。

尽管这借鉴了游击战哲学的元素（保持进攻态势，寻找国家基础设施的薄弱环节），但也提出了新的问题。联邦大楼和图克维拉CIS中心绝非国家最薄弱的环节。它们也无法提供轻松、快速或足以绕避追踪的出入路线：事实上，破坏它们需要数小时的占领，而在此期间，国家随时可能向我们开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既保持进攻态势，又“如水般灵活”？这需要哪些战术创新或新技能？

我们请同志们思考以下问题：

1. 行动的地点和时间可能如何直接阻止或者至少减缓国家暴力的实施？

1. 行动的形式、地点和时间如何最小化损失，以便行动可以重复数十次甚至数百次？

1. 如果需要设置路障或“占领”（在被抢占的土地上这是一个敏感术语），我们如何确保反法西斯力量掌握冲突节奏，而非被国家掌握？在反法西斯行动者坚守防御阵线时，如何让国家处于守势？

1. 是否存在某种“关键”目标，若其受到威胁，ICE和DHS雇佣军将被迫优先防御而非继续针对移民的进攻行动？

1. 如何在行动前就培养所需技能、建立关系网络及团体机制（如监狱支援和侦察网络），以应对与国家对抗的情境？

1. 如何通过关系网络和规划，确保在事件发生时已具备既定的策略与协调机制？

6月9日至14日的直接行动并非所谓西雅图地区移民防御的开端，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人们继续动员前往西雅图和图克维拉的联邦大楼，并

密切关注其他地区ICE的活动。这份报告仅记录了时间长河中的一小部分，旨在帮助他人从我们的失败与成功中学习。

继续抵抗。打倒移民局。

[image] AGP拍摄。

□

By Crimethinc

转评论 ——

移民群体所面对的威胁不只有来自ICE、警察和国安。还有仇恨犯罪。这是真正草木皆兵的地方。

对此，值得注意的是：

1) 仇恨犯罪并非完全是仇恨驱动的，它也可能由一个并不怀有仇恨的人实施，只因为此人的行为被要求符合某种文化程序，其所属群体要求成员采取此类行为。有时人们会用种族主义或恐同的言辞互相辱骂，但他们并非种族主义者或恐同者，而是出于“情绪化”的动机，试图用侮辱性言辞刺伤对方。对移民商店的袭击可能与犯罪者的仇外心理无关，而是与他们的脆弱性有关——他们只能选择容易被攻击的目标。一般来说，仇恨既可以成为犯罪的理由，也可以成为夺取他人财物或改善自身处境的借口。最危险的仇恨形式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群体仇恨。

2) 隐藏在仇恨背后的往往是恐惧——一种与某个社会群体相关的威胁感。恨你的人，其实是在害怕你。

3) 憎恨者并非具体憎恨你这个人，而是憎恨你所象征的东西（威

胁）。一群青少年可能会通过攻击同性恋者来证明他们自己的男子气概，而劳工阶层中可能会选出一个排外主义者：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憎恨其他国家的人，而是因为他们都害怕失去工作。

4) 恐惧表明了脆弱性，并可能以攻击和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仇恨言论以及各种关于某个族群“将试图统治世界”或试图取代当地居民的阴谋论，是对匮乏的物质状况及其相关焦虑的叙事性补偿。

5) 仇恨犯罪是一种恐怖行为，也是一种象征性表达：攻击某一群体成员时，施暴者向该群体所有成员传递信息：你们在这里不受欢迎，不该存在于此。

6) 尽管仇恨在每个国家都有其人口结构上的特殊性（比如在美国，主要的仇恨群体是年轻的白人男性），但理论上仇恨可能影响任何人，甚至是最受过教育的和被认为本该最宽容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别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底层的流氓”，而是那些煽动仇恨、并利用底层流氓作为工具的“精英”们。

7) 在政治中，将仇恨工具化，可有助于“分而治之”。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恐惧仍然无处不在。富人同样感到恐惧，尽管他们处于更稳固的物质地位。他们害怕作为掌权者和模范公民—— 即作为所谓的“成功”象征——失去模范和成功的地位，因为那些支撑他们”成功“的人随时可能醒悟过来并崛起抵抗，以推翻上等阶层的地位和权力。

8) 人们可能会表现出看似偏见的行为（例如，避免与不同种族或性取向的人接触），并非因为他们是种族主义者或恐同者，而是出于对说错话的恐惧—— 害怕被视为有偏见。最终，他们往往会真的表现出偏见：在他人面前冷漠，保持距离，更喜欢与“同类”相处。

9) 仇恨具有传染性。有一个研究领域专门研究以牙还牙的仇恨繁衍——例如，当一个群体成员对另一个群体成员实施犯罪时，这会引发报复。这是仇恨最危险的机制之一。施暴者和受害者可能无限次地互换角色，引发永无止境的暴力循环。

10) 保守主义的崛起伴随着偏见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偏见成为政治身

份的一部分——集体的“我/我们”。对一个群体的偏见会滋生对其他群体的偏见。种族主义者成为恐同者，恐同者成为厌女症等等的可能性，都在明显增加。

#仇恨犯罪 #移民 #排外主义 #阶级 #驱逐 #ICE #HateCrime #Immigration #Xenophobia #Class #Deportation #ICE

[image]
[image]

库尔德工人党的解散对中东意味着什么

[image]	人物/组织	库尔德工人党
[image]	城市/地区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
[image]	日期	2025年7月11日
[image]	场景	教育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反帝 反抗 库尔德工人党 无政府主义 民主 自治 自由 革命
[image]	格式	

2025年5月12日，库尔德工人党（Partiya Karkerên Kurdistanê，简称PKK）宣布解散，结束了长达四十余年针对土耳其政府的武装斗争。这是在被监禁的库工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呼吁解散该组织不久后发生的。2025年7月11日，库工党武装人员参与了一场象征解除武装的仪式。这个决定对库尔德人解放运动以及中东地区整体局势意味着什么？

在下文的分析中，一位库尔德女权主义革命者基于超过十年的政治和研究参与，探讨了这些问题。作者Soma.r出生于伊朗，目前生活在库尔德人流散社区，与运动中的女性参与者们保持密切联系，并持续积极参与该运动。《同时》经原作者授权发布本文的中文翻译。

前言

2025年7月11日，一群库工党武装战士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贾斯纳洞穴（Jasna Cave）举行了象征性的缴械仪式。该地点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政治意义：1923年，它曾作为英国殖民军队进攻时的避难所和指挥中心。同年，贾斯纳洞穴成为第一份库尔德革命报纸《Bangî Haq》（”为真理呼唤”）的秘密印刷地，该报由记者阿赫迈德·赫瓦贾（Ahmad Khwaja）创办。这一行为将反殖斗争、政治斗争和地下新闻出版紧密结合在一起。

一个世纪后，发生在这里的解除武装仪式并非投降——而是一个政治宣言穿越时空的回响。它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以记忆为策略召唤历史。战士们通过选择贾斯纳洞穴提醒我们：革命虽会变换形态，但它仍有很深的根基。昔日的帝国试图将其沉默，如今的库尔德人正传播着真相。今天在武器被放下的地方，新的斗争或许将崛起——根植于同一片土地，却由新的想象力塑造。

[image] 贾斯纳洞穴.

这一行为在近期事件的背景下更具深远意义。就在两天前，传奇的库工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在一段视频信息中重新现身——这是他自1999年以来的首次公开露面——呼吁结束武装斗争，并敦促向从根本上转向民主政治。这一时刻不仅值得纪念，更需要解读：一个曾与武装抵抗画上等号的游击运动，是如何通过象征性的仪式实现政治转型的？

要理解库工党的自我解散，我们必须认识到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它涵盖了数千万民众。自1999年奥贾兰被捕以来，土耳其的库尔德运动已超越其游击战起源，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政治项目，扎根于多元的城市与农村、世俗与宗教、库尔德人与非库尔德人等群体——尽管无产阶级仍处于核心地位。该组织目前通过一种混合结构运作，将坎迪尔（Qandil）地区的武装分支与广泛的民间网络相结合，后者包括工会、市政机构、合法政党、妇女组织、媒体以及跨国团结平台。其政

治实践同时具有地域性和跨国性、合法性和秘密性、军事化和深刻的社会性。最具变革性的转变之一是库尔德妇女解放运动（KWLM）的崛起，该运动将性别解放重新定位为象征性和战略性的核心。在奥贾兰的信件中，罗贾瓦项目和库尔德妇女解放运动作用的不断扩大被一致视为库工党如今最重要的成就。

库工党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宣布解散，库尔德政治格局迎来重大转折。这一决定源于2024年10月启动的一系列对话，对话参与方包括阿卜杜拉·奥贾兰（通过其侄子以及人民平等与民主党代团），以及土耳其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民族行动党（Milliyetçi Hareket Partisi，缩写为MHP）领导人德维特·巴赫切利（Devlet Bahçeli）。奥贾兰强调，有必要将库尔德问题从武装斗争转向民主政治，并表示如果条件允许，他有能力领导这一转变。

作为回应，库工党开始内部磋商，并表示愿意在奥贾兰的指导下召开代表大会。2025年2月27日，奥贾兰发表了一份正式的"呼吁和平与建设民主社会的声明"，敦促库工党结束武装活动，并承担实现和平解决的责任。作为回应，库工党于3月1日宣布单方面停火。随后，该组织召开了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解散库工党并结束武装斗争的决定，该决定由库工党和库尔德斯坦自由女性党（Party of Free Women in Kurdistan，缩写为PAJK）的领导层共同通过。[1]

奥贾兰的战略构想在2025年5月（第521期）的《独立》（Serxwebûn）杂志中得到了更全面的阐述。该杂志是库工党的官方月刊。作为最后一期的杂志，刊登了奥贾兰提交给大会的完整20页文件，以及一封致代表们的四点信函，概述了库尔德人运动向和平与民主阶段过渡的政治框架。该杂志在宣布其连续44年历史的终结时宣称："迎接新的、更强大的开端，一切已经准备好了。"

在4月27日的信中，阿卜杜拉·奥贾兰勾勒出一个以民主的民族身份、生态与公社经济、以及作为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译者注：指历史上的苏联模式）替代方案的民主现代性为核心的"后库工党时代转型愿景。他提出将"民主社会"作为新时代的政治纲领——其目标并非夺取国家权力，而是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自治结构，如公社等。在此框架下，民主社会主义、公社主义（communalism）和区域邦联主义（regional confederalism）等概念成为库尔德人解放运动及更广泛地区转型的重要核心。奥贾兰将此称

为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形式，并呼吁所有行动者承担起将其付诸实践的责任，并指出在库尔德地区取得成功可能对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产生连锁反应。2 这一期杂志刊载的文本——包括演讲、决议和代表大会文件——反映了对运动战略视野的重构。

奥贾兰最近呼吁解散库工党并非在过去没有先例，因为库工党长期以来一直在武装斗争与谈判之间摇摆。然而，这一时刻标志着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转变：自2004年以来，该运动围绕”民主邦联主义”，通过库尔德斯坦民主社区联盟（Kurdistan Democratic Communities Union，简称KCK）——一个包含库工党但在当前解散计划中明显缺席的伞形框架，重新构建自身。

“解散”的含义仍高度模糊。这是否意味着库工党的终结？这是单纯将运动更名，还是在更长政治适应轨迹中的一次战术调整？更关键的是，拆解一个在历史上始终模糊了武装抵抗与草根动员界限的结构，对该地区反国家与反殖民的斗争意味着什么？

即使在库工党内部，解读也存在分歧。库尔德斯坦民主社区联盟的对外关系发言人扎格罗斯·希瓦（Zagros Hiwa）在斯特克电视台（Sterk TV）表示，这些决议呼吁的是结束武装冲突——而非解除武装——并质疑其可行性，因为土耳其士兵与游击队员仅相距100米。其他人持不同意见。库工党伊朗库尔德斯坦分支的阿米尔·卡里米（Amir Karimi）坚称：”那些战斗最激烈、承受最多的人，才拥有对和平发言的最大权利。”与此同时，土耳其议会议长努曼·库尔图尔穆什（Numan Kurtulmuş）则将这一进程界定为抵制帝国主义分裂国家努力的一部分：

> “伊拉克和叙利亚已支离破碎，黎巴嫩已陷入无法治理的状态。利比亚、苏丹和索马里已被分裂。这些国家已沦为由部落、民族和宗教分裂所煽动的战场，其中一些国家甚至被恐怖组织瓦解。我们要么像’黄牛’一样被动等待坐视自己被撕裂，不然就得将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其他所有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击败这一帝国主义议程。我们选择了后者，并致力于共同前进。”

不出所料，这一呼吁在库尔德活动家中引发了分裂、不确定性以及各

种不同的反应。在此，我们将通过分析库工党在和平进程中的历史演变，来剖析这些问题，并探讨其解散对当代反国家、反资本主义和去殖民化运动的更广泛影响。

我们将首先简要概述库尔德运动中革命暴力是如何通过武装斗争产生，以及这一进程如何与一系列失败的和平倡议交织在一起，这些倡议常常重演新的战争循环。随后，我们将转向核心问题：为什么库工党选择单方面解除武装？我们将从地区、国家及全球层面的政治动态变化角度，分析其决策背后的逻辑。最后，我们将反思这一举措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不确定性及战略考量，并以性别视角为切入点，突出库尔德妇女解放运动在塑造这一进程的局限性与可能性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image] 2025年7月，奥贾兰在视频讲话中宣布解散库工党.

库尔德人遭受的国家暴力与作为没有国家的民族的困境

正如库工党于2025年5月12日的声明提到的：

> 库工党诞生于一场反抗《洛桑条约》3 和1924年土耳其宪法所确立的对库尔德人民否认政策的解放运动。

从一个（奥斯曼）帝国内部被承认的”民族”（nation），库尔德人变成了在压迫、同化和抹杀他们的国家中的”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尽管库尔德人数量近4000万——占土耳其人口的20%——他们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没有国家的民族，被排除在政治和文化承认之外。

国家镇压常采取种族灭绝形式：伊拉克的”安法尔战役”（1987–1988年）屠杀了18万库尔德人4；叙利亚20世纪60年代的”去民族化”政策使数万人沦为无国籍者； 伊朗将对库尔德地区发动的军事攻击定性为”圣战”5；土耳其长期禁止使用”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等词汇，

并将库尔德人称为”山地土耳其人”。仅库工党与土耳其军队的冲突就已造成超过4万人死亡，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更广泛的库尔德冲突已导致超过25万人丧生。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在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和否认库尔德人身份的基础上，这两者都旨在推行一个同质化的民族主义工程。库工党于20世纪70年代的成立，正是对这一排他性政权的直接回应。其反对不仅限于军事层面，更涵盖文化与政治领域，这在莱拉·扎纳（Leyla Zana）1991年以库尔德语宣读的议会誓言中得到象征性体现——”我以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兄弟情谊之名宣誓”——为此她被监禁十年。

如今，土耳其帝国主义将其内部殖民主义与在其在中东地区的新帝国主义扩张相结合。自2016年以来，安卡拉在叙利亚北部（阿夫林、阿勒颇、阿扎兹、贾拉布卢斯、伊德利卜）部署了伊斯兰主义民兵组织作为代理人，例如”叙利亚国民军”（Syrian National Army，SNA）。这些民兵组织使土耳其得以将战争外包，同时推进其新奥斯曼主义议程，包括强制阿拉伯化、伊斯兰化和改变人口结构的工程。每月高达$2500的薪资承诺吸引着仅靠数十美元维生的年轻人，将战争转化为一种不稳定的就业的形式。

自2015年以来，土耳其先后发动了”幼发拉底河盾牌行动”、”橄榄枝行动”、”和平之泉行动”等军事行动，占领库尔德人聚居区，迫使民众流离失所，并纵容抢劫、大规模暴力行为及族群政治的重组工程。对伊拉克坎迪尔和辛贾尔地区的空袭愈演愈烈，而国际社会反应寥寥。这种战争模式——私有化、不稳定且跨国界——已蔓延至利比亚（2019–2020年）、阿塞拜疆（2020年）、也门、尼日尔和巴基斯坦。与土耳其情报机构关联的准军事网络，如苏丹穆拉德旅，在阿夫林附近的辛纳拉等库尔德村庄运作。

土耳其的影响力也延伸至境外：在欧洲，库尔德活动人士遭到监视、引渡或杀害。对关键女性主义者如萨金·坎斯兹（Sakine Cansız）（巴黎）、赫维林·赫莱夫（Hevrîn Xelef）（叙利亚）和纳吉汉·阿卡塞尔（Nagihan Akarsel）（伊拉克）的暗杀，反映出一种针对革命领导层的性别化策略，旨在扼杀跨国女权主义的表达。土耳其帝国主义融合了伊斯兰主义民兵、跨国战争经济和碎片化主权，产生了一种不受监管的暴力，其中市场逻辑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这种域外暴力并非国家权力的孤立延伸，而是更广泛地缘政治议程的核心机制。这种武力投射并非单纯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是更广泛的"新奥斯曼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项目的一部分，旨在重新确立土耳其在其前帝国领土上的影响力。这一愿景的核心是将库尔德斯坦的地理和资源整合进全球贸易的新架构——尤其是通过下文将讨论的中部走廊。

然而，这种暴力也催生了同样具有跨国性质的抵抗运动。库工党将库尔德问题政治化，将一个无国家的民族群体转变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主体。该组织在很大程度上由女性领导，其项目仍是当代少数几个以社会正义、多元主义和对权力进行激进批判为核心的革命愿景之一。面对以从上至下垂直领导、军事化和男性中心主义范式为主导的国家主义、阵营主义或民族主义左翼思潮，库尔德运动——尤其是其女性主义维度——将政治话语从以国家为中心的范式转向了具身化、地方化且充满团结精神的形态，其口号 "Jin, Jiyan, Azadî"（"女性、生命、自由"），在数十年的基层斗争中锻造而成，于2022年伊朗起义期间成为全球性的呼声。

但是，这种抵抗得以实现是依赖于武装斗争。这引出了核心问题：随着库工党宣布解散，库尔德革命前景将何去何从？

[image] 库工党的战士们

和平作为战争的伪装：库尔德运动经历的反复背叛

库尔德斯坦和平进程的屡次崩溃，并非源于库尔德人缺乏信誉，而是因为地区国家顽固拒绝承认库尔德人的权利。在伊朗，1989年维也纳谈判以库尔德领导人阿卜杜勒·拉赫曼·加塞姆卢（Abdul Rahman Ghassemlou）及其同事被暗杀告终——这一行径在1992年其继任者萨德格·沙拉夫坎迪（Sadegh Sharafkandi）在柏林遇害时被复制。在伊拉克，巴格达方面违反1970年的自治协议，导致了种族灭绝性质的安法尔战役。

土耳其也遵循了类似轨迹。尽管库尔德运动始终寻求对话，但土耳其

国家政策在短暂的和平姿态与系统性镇压之间反复摇摆。奥扎尔总统上世纪90年代初的倡议随其去世而终结，随后十年间的国家暴力愈演愈烈，包括酷刑、强制迁移和文化抹杀。1999年阿卜杜拉·奥贾兰被捕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他呼吁停火并解散库工党。然而，国家的惩罚性回应进一步加深了库尔德人的不信任。

尽管面临镇压，库尔德运动还是实现了转型。到2004年，拒绝民族主义，主张基层多元主义的民主邦联主义理念浮出水面。武装抵抗与法律政治策略并行，最终在人民民主党（Halkların Demokratik Partisi，HDP）的选举胜利中达到高潮。但和平努力，包括奥斯陆谈判（2008–2011）和伊姆拉利进程（2013–2015），均被国家破坏。首先，2009年谈判内容泄露引发了民族主义回潮；2015年，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因库尔德人在叙利亚的进展，尤其是人民保护部队（YPG）和妇女保护部队（YPJ）在科巴尼的胜利，终止了多尔玛巴赫切备忘录（Dolmabahçe Memorandum）6。和平进程的崩溃引发了一场残酷镇压，导致超过35万人流离失所，约1700人丧生，同时使土耳其成为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之一。到2016年8月，埃尔多安否认曾进行过任何谈判。从这一角度看，土耳其政府对和平谈判的姿态往往表明其更倾向于军事行动，无论是通过战争还是政变。

对于许多库尔德人而言，武装斗争已成为对抗他们所视为的殖民统治的生存必须，而这种非对称冲突正是这种统治的直接结果，有人将其描述为”反和平战争”。受弗朗茨·法农启发，库工党将暴力视为战略性自卫。尽管内部批评质疑城市战争和长期武装斗争，但该党广泛的库尔德支持仍持续存在，其根源在于历史创伤和政治途径的失败。国家持续将库尔德身份定性为威胁，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僵局。

到2025年，任何解决问题的前景都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遥不可及。但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正如库尔德学者阿德南·切利克（Adnan Çelik）及其他运动内部的声音所强调的那样，奥贾兰在库工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尽管出人意料，但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与2015年呼吁”民主开放”的立场不同，2025年的声明剥离了此前诉求中的意识形态丰富性，省略了对民族国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内部殖民主义和父权制的批判。尽管最初的声明将库工党描绘成一个缺乏战略或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冷战遗物——呼吁其在不做出政治让步或承认库尔德历史诉求的情况下解除武装——但4月27日的信件部分修正了这一立场，对该地区的不同政权对库尔德人的镇压

历史以及库工党的抵抗遗产给予了显著关注。

据切利克称，奥贾兰的立场转变被广泛视为单方面投降，在运动内部引发震惊——许多人将其解读为对过去牺牲的隐性侮辱与抹杀。然而，这一转变并未引发崩溃，反而催生了即时的组织反应——如提议召开解散大会——以及一场激烈的解释努力，旨在保存其关键的遗产。这一时刻标志着重大战略重组，将焦点从追求社会政治项目转向在变幻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管理激进斗争的遗产、记忆与政治韧性。

如今，库尔德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只要土耳其国家在虚假的和平提议与残酷镇压之间反复摇摆，和解便无从谈起。随着国家继续抱守民族主义范式，库尔德运动仍在不断适应——在起义与想象、记忆与韧性之间寻求出路。

这种国家的否认与库尔德人韧性之间的张力在埃尔多安于7月12日发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中得以凸显。他在演讲中正式承认，土耳其国家曾对库尔德人实施大规模屠杀，剥夺其权利，并在迪亚巴克尔监狱等地的暴力行为中挑起冲突。他承认发生过烧毁村庄、将身份不明者定为罪犯、禁止库尔德语，并剥夺母亲与子女使用库尔德语交流的权利的事件。这篇在库工党象征性解除武装后发表的演讲，坚持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团结，标志着从武装反抗转向和解，成为了土耳其国家精心策划的表演。通过控制对过去的暴力和未来秩序的叙述，土耳其国家重新确立了其主权权力，将自己定位为记忆、真相和历史合法性的唯一仲裁者。尽管被包装为”终结”的时刻，这一举措实际上巩固了国家权威。库尔德武装斗争的瓦解并未带来真正的政治转型，而是以象征性遏制的方式被处理。表面上的和平实则是统治的重新包装，为在”和解”幌子下实施新的控制形式铺平了道路。

[image] 参加象征性的解除武装仪式的妇女战士们

为什么要解散？

在2025年4月25日的一封信中，阿卜杜拉·奥贾兰阐述了提议解散库工党的理由，将其定位为一种有意识的范式转变，而非失败。他强调，这一过程远非土耳其国家所要求的立即解除武装，而是需要深入的意识形态批判、自我反思以及长时间的辩论，以重塑个性和思维方式。

库工党成立的初衷是提升库尔德民族意识并揭露系统性压迫，如今该组织正面临一个新阶段：通向自由的下一步必须建立在民主机构、文化复兴与公社主义7的基础上——而这些转变正是作为武装的、有等级架构的组织库工党可能已无法继续承载的。正是在这一发展轨迹中，解散必须被理解为：对20世纪民族国家模式及其军事主义的理论性决裂，这种模式以系统性暴力为特征，如今已”失去其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奥贾兰提出的民主邦联主义愿景，以地方自治、性别平等和生态经济为基础，标志着与过去的国家主义、军事化模式的决裂，并朝着”后国家”的社会项目迈进。

然而，这种思想演变既非一蹴而就，也非毫无争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库工党经历了重大内部转型，面临社会主义崩溃以及国家主义范式中固有的威权倾向。该运动的生存依赖于适应性和批判性介入，最终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将解散视为一种激进的重新定位而非投降。该信函强调，过去二十年未能将民主、生态和女性主义原则充分融入组织结构，是导致这一决定性变革时刻到来的关键因素。

从战略角度看，库尔德政治力量在土耳其及更广泛的中东地区影响力日益增强，尤其通过女性解放倡议和库尔德四个地区在政治上的进展。这一进展挑战了土耳其此前将库工党单纯视为恐怖组织的叙事框架。总统顾问梅赫梅特·乌楚姆（Mehmet Uçum）近期声明”库尔德人是土耳其民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标志着国家层面意识形态的重新校准。

在这种情况下，库工党的解散可以被视为一种战术举措，旨在清除国际社会承认库尔德人地位的障碍，尤其是对罗贾瓦地区库尔德自治结构的承认。长期以来，”恐怖组织”的标签被用来为土耳其对罗贾瓦的军事干预提供借口。解除武装旨在保护罗贾瓦作为一个自治政治项目的生存，确保其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有报道称，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库尔德民主党长期领导人马苏德·巴扎尼（Masoud Barzani ）的会晤可能即将举行——这一发展首先强化了关于一个新兴库尔德地区联盟正在形成的假设，该联盟旨在加强罗贾瓦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的稳定性。

尽管库尔德武装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ISIS）中发挥的作用为其赢得了外交成果，但国际社会对库尔德武装的支持始终缺乏一贯性。奥

贾兰呼吁自愿解散可能是一种预防性策略，旨在避免在军事孤立加剧的情况下遭受彻底失败。自2015年和平进程破裂以来，土耳其加大军事压力——包括跨境军事行动、无人机作战和监控——已将库工党的活动范围主要限制在坎迪尔地区，削弱了其在土耳其境内的作战能力。就连最近举行的第十二次库尔德工人党代表大会，也因安全问题和土耳其的军事压力，比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推迟了12年。库工党在5月4日发表的一封致运动中的群众和活动家的信中提到了这一问题：

> 回顾过去二十年，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尽管新范式旨在促进与社会的深度融合，但实际上，正是干部成员与这一范式脱节最为严重——即便整个运动整体上正朝着合法化方向发展。虽然目标是培养更强大的组织结构并推广社区化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但实际结果却是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抬头。显然，我们在与群众的互动中未能提供充分的教育，也未能促进真正民主社会的组织建设。在军事领域，我们未能制定或实施有效的社会自卫训练与组织体系。我们在山区仍停留在与社会脱节、完全被包围的游击队阶段。这种状况不仅导致伤亡增加，还削弱了武装斗争的政治和宣传影响力。逐渐地，我们的有效作战能力被限制在非常狭小的地理区域内。

技术进步，尤其是算法战争和实时监控，加剧了这种孤立状态，因为北约国家优先发展与安卡拉的关系。与此同时，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自治地位面临该政权中央集权化的威胁，而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影响力在当地默许下不断扩大。这些条件促使库工党的政治中心从武装斗争转向在库尔德地区寻求民事和制度上的合法性。该组织的解散标志着象征性解除武装和战略性转移，将库尔德斗争转向政治和跨国舞台，其中对人民力量的定义超越了军事对抗的范式。

库工党招募人数的下降以及未能将反”伊斯兰国”联盟转化为持久国际支持，凸显了这一战略调整的必要性。奥贾兰的提议被支持者视为对地缘政治和军事现实的清醒适应，而非投降，其中包括在坎迪尔和罗贾瓦地区实现临时停火的可能性。

根据许多库尔德分析人士的观点，奥贾兰的立场反映了他对以色列的坚定反对，以及他不愿看到库尔德运动因战略必要性而被迫与以色列

建立战术或务实的联盟。他们认为，正是这种立场驱使他追求先发制人的政治解决方案，以避免此类联盟的形成。库尔德运动的其他支持者则认为，奥贾兰和库工党的决定是一项战略尝试，旨在防止库尔德斯坦成为中东的下一个加沙。他们指出，库工党在面对高度技术化的跨国和国际战争机器时面临的军事限制，加上土耳其持续的消灭库尔德斯坦和罗贾瓦的运动，迫使库尔德运动进行政治调整。他们指出，这一转变还受到全球对库尔德事业的物质和象征性支持日益衰弱的影响，这种支持远不及为巴勒斯坦人动员的广泛支持。从这一视角看，若土耳其对库尔德人实施类似加沙的镇压方案，国际社会将缺乏干预的实力与意愿。鉴于抵抗的物质手段日益匮乏，且缺乏与巴勒斯坦相提并论的区域或国际动员，库尔德人势力必须采取替代策略以求生存。这一决策因此并不被视为退却，而是适应日益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下，经过深思熟虑的务实战术。

这一战略转向，若不承认冲突所造成的深重人道代价，是无法真正理解的。库尔德人武装分子、库工党成员，尤其是平民已精疲力尽；战争的累积代价已变得难以承受。成千上万的年轻生命逝去，整座城市被毁，家庭支离破碎，身体布满伤痕，整整一代人在监禁、流亡、不稳定与污名中成长。四十多年积累的苦难赋予”和平”一词新的内涵：不是投降，而是迫切的生命需要——在数十年的窒息后终于等到的一口呼吸。

从土耳其政府的角度来看，此次解散与埃尔多安策划的政治战略相契合，其目标是将权力延长至2028年宪法规定的任期限制之外。通过自诩为新和平进程的缔造者，埃尔多安希望争取部分库尔德选民的支持，同时瓦解反对派阵营。虽然表面上被包装为”和解”，但关于结束武装斗争的呼吁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操作，旨在破坏库尔德力量与进步反对派之间正在形成的联盟。2019年，库尔德选民的战术性支持——尤其是通过人民民主党（现更名为人民平等党，DEM）——对反对派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主要城市取得胜利至关重要。当局这一策略旨在孤立共和人民党（Cumhuriyet Halk Partisi，CHP）内部的世俗民族主义派系，使其与愿意与库尔德运动对话的派系脱钩，同时维持国内使用的”国家安全”话语。这种选举工程基于双重算计：削弱反对派的联合动员能力，并让库尔德势力因担心破坏潜在和平而不敢公开批评政权。

在这一复杂局势下，库尔德运动所处的境地与2013年盖齐公园抗议活动颇为相似。当时，任何与国家展开对话的举措，都矛盾地意味着承

认其合法性，尽管国家仍是主要对抗对象。这种张力要求库尔德运动采取平衡立场：在不融入土耳其体制政治或疏离更广泛社会运动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和平努力。这种战略孤立的状态，同时也可能成为构建一个自主政治空间的契机，在此空间中，库尔德问题可以在不诉诸武力，但又不放弃诉求的方式下得以阐述。

与此同时，埃尔多安继续利用国安修辞，将库尔德政治人物定性为犯罪分子，并延续”内部敌人”的叙事，以巩固其保守派基础。持续镇压与和平言辞之间的对比，凸显了这一倡议的虚伪本质：这并非对解决问题的真诚承诺，而是披着对话外衣的战术性举措。

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国家整体都致力于通过库尔德斯坦的解除武装，将其资源融入当代资本主义市场。在概述2025年新进展的演讲中，埃尔多安公开阐述了推动这一倡议的资本主义目标：

> 一个摆脱恐怖主义的土耳其将使土耳其经济凌驾于一切之上。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土耳其商会和商品交易所联盟（Turkish Union of Chambers and Commodity Exchanges，TOBB）将成为主要受益者。从这一刻起，土耳其将进入一个新的竞争层面。

同样，土耳其财政部长梅赫梅特·希姆谢克（Mehmet Şimşek）表示，过去五十年间，土耳其在”反恐斗争”上花费了近1.8万亿美元，结束冲突将为国家带来显著经济利益。

然而，这些迫切经济需求并非仅限于国内考量。它们深深植根于土耳其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野心之中。土耳其与库工党之间的所谓”2025和平进程”，与其说是迈向和解的真诚步骤，不如说是旨在削弱库尔德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地缘政治策略，以作为土耳其融入新自由主义基础设施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实现”中亚走廊”——一条连接中国与欧洲的跨欧亚贸易通道，经中亚、高加索地区和土耳其。该走廊将使土耳其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流通的物流枢纽。这一走廊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一个通过陆海通道连接中国与欧洲、非洲和中东的数万亿美元项目）以及美国支持的印度-中东-欧洲走廊（IMEC，一个旨在巩固西方地缘政治和商业主导地位的竞争性基础设施项目）都至关重要。

[image] “中亚走廊”示意图.

近年来，这一愿景通过”发展之路”倡议进一步得到强化——该倡议是由伊拉克、土耳其和海湾国家共同推动的170亿美元项目，旨在通过伊拉克的”大法乌港”（Grand Faw Port）连接波斯湾与欧洲，途经土耳其领土。该拟议路线直接穿过土耳其库尔德人聚居的东南部地区，进一步加强了库尔德问题在地缘政治层面的敏感性。在2023年10月7日的事件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持续实施种族灭绝的背景下，地区地缘政治格局进一步动荡，催生出新一轮战略走廊政治，其中土耳其的物流与外交核心地位愈发凸显。随着黎凡特和海湾地区传统权力平衡的崩溃，土耳其对这些基础设施路线的控制——尤其是那些绕过伊朗和叙利亚影响力的路线——对西方和非西方阵营而言都变得愈发不可或缺。

但土耳其要巩固对这些路线的控制，必须清除所有附属或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库尔德武装力量。因此，库工党的解除武装不应被视为”非军事化”，而是库尔德武装斗争在新的基础设施国安化体制下被彻底封杀。随着伊朗的”什叶派走廊”（德黑兰-大马士革-贝鲁特轴线）被瓦解、阿萨德政权被推翻，以及在美以压力下库工党与叙利亚民主力量（SDF）轴线被切断，库尔德势力已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区域权力谈判之外。在北约的默许下，土耳其通过军事行动和人口重构巩固了对库尔德地区的控制。在此背景下，”和平”成为资本主义”安抚工程”的委婉说法，政治和解被空间和军事遏制取代，以确保资本、商品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在帝国主义的资源开采和控制中畅通无阻。

埃尔多安对库工党呼吁解除武装的表态，应置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及该地区力量平衡演变的更广泛背景中理解。此举也反映了土耳其通过利用库尔德问题来对抗以色列和伊朗等竞争对手的战略考量。国内与地区政治博弈的复杂交织，促使土耳其采取这一策略。这一立场在库工党中央委员会5月4日致函中得到了明确阐述：

> 中东地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升级、2023年10月7日爆发的加沙冲突的后果、哈马斯和真主党对以色列进攻实施的重大打击，以及叙利亚的复兴党政权崩溃——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区域性转型向伊朗和土耳其的蔓延，并在我们抵达当前阶段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土耳其国家及正义与发展党（AKP）-民族行动党（MHP）政府内部产生的恐惧与生存焦虑，加上

> 我方运动及土耳其人民内部推动的民主变革压力，以及跨国资本主义体系外部施加的压力，构成了推动德维特·巴赫切利政府及其知名言论和行动号召的主要动因。因此，我们当前所处的阶段，正是上述政治与军事局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悖论是深刻的：一个拥有相当领土和组织力量的运动，恰恰因为这种力量使其容易受到算法灭绝的威胁，而被迫重新定义自己。最终，奥贾兰的提议要求在无人机、大数据和全面监控定义的时代，重新思考革命斗争的根本性质。他挑战库尔德运动去想象一种超越武装对抗的抵抗形式，在沉默中而非枪声中寻找力量。

[image] 7月11日，武器在象征性的解除武装仪式上被焚烧.

从游击战到政治转型：张力、希望与前景

2025年2月，库工党宣布将要停止武装行动，这一声明引发了关于长期游击战如何过渡到政治进程的深刻疑问，尤其是在根深蒂固的威权主义、镇压和意识形态僵局背景下。尽管一些人将此举解读为战略和意识形态重组的信号，但其含义仍高度模糊。土耳其政府将当下的时刻不称作”和平进程”，而是定义为”去恐怖主义清洗进程”（”Terörden arındırma süreci”），这一表述传递出一种惩罚性的立场，与2015年时相对和解的语言截然不同，也使人质疑实现公正与全面解决的可能性。

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是否仅限于象征性举措——如附带条件的释放阿卜杜拉·奥贾兰（并让他在议会中呼吁库尔德人撤离坎迪尔、走上和平政治道路），或有限的文化让步——还是必须包含深远的宪法改革、大规模释放政治犯，以及对库尔德人集体权利的正式承认，包括区域自治与库尔德语教育的权利？恢复被取消的市政职位、让流亡者返回，或实施大赦——这些措施是否足以让库工党相信，一条真正可行的政治道路正在展开？许多人担心，埃尔多安在获得所需政治筹码后可能背弃承诺，重演2015年和平进程被出卖的剧本，而库尔德运动冒着在处于分裂和合法性削弱的局面下重燃冲突的风险。

与其他和平进程——如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IRA）、哥伦比亚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或西班牙的埃塔（ETA）不同，土耳其国家拒绝参与真相与和解、宪法改革或真正的政治承认。例如，在哥伦比亚，解除武装伴随着恢复正义的举措，这些举措通常由女性和国家暴力幸存者领导。库尔德妇女运动中也存在类似潜力，然而库尔德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其遭遇了系统性的污名化与彻底否认——不仅被定性为安全问题，更被否定为一个正当的政治议题。同时，与许多其他案例不同，库工党背后拥有一个强大且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民间与政治运动支持。斗争不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还在民间和政治领域深深扎根。

库工党决定参与解除武装暴露了其内部矛盾。尽管自1999年以来一直被监禁，奥贾兰仍被视为运动无可争议的权威，决策权集中于垂直结构，压制内部的多元主义。他最近的声明——”我可以断言，反对进程的人毫无价值。他们注定失败”——体现了一种模式：克里斯马型权威压倒集体决策，导致合法性危机，战士和活动家被要求服从自上而下的指令，缺乏参与式决策机制。这种中央集权化复制了去政治化的武装基础，扼杀了实现真正转型所需的内部民主化进程。

[image] 支持者举起奥贾兰的头像.

在不断演变的局势中，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两个可能标志着初步步骤的发展，即走向裁军和向民主秩序过渡。首先，作为象征性举动，一群游击队员（其中一些人曾担任领导职务）在媒体面前公开放下武器，并发表声明称：

> 我们准备参与民主政治。

其次，土耳其议会预计将设立一个暂定名为”社会和平与民主转型委员会”的机构，负责制定支持解除武装和更广泛民主改革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尽管这些举措最初可能仅在有限且象征性的范围内展开，但其倡导者将其视为双方在和平进程中愿意向前迈进的信号。然而，过去的经验，例如2000年至2007年间三批游击队被遣返回土耳其政府，凸显了此类努力易受镇压性国家政策影响的脆弱性，以及持续存在的结构性的不信任，这些因素仍在阻碍持久解决方案的实现。无论是游击队员还是库工党领导层，似乎都对所面临的风险有着清醒认识。他们正

以战略谨慎和政治远见推进进程，刻意保留在必要时重返武装斗争的选项。正如库尔德民主社会运动（KCK）执行委员会联席主席贝塞·霍扎特（Bese Hozat）8 在7月伊拉克库尔德地区30名游击队员象征性缴械后接受采访时所言：

> 如果我们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提出的每一项要求，将会导致以下结果：其他群体也将被要求做同样的事情——销毁武器、返回土耳其并投降。如果这种做法成为常态，我们和我们的战友所面临的命运将是监禁或死亡。但这样的未来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土耳其国家必须明白这一点。

然而，运动内部仍有部分人将此视为超越其等级制军事化列宁主义遗产的机遇。向更广泛的民间参与和内部更新转变，可能使库工党在更广泛的民主框架内被重新定位。民主与和平党（DEM）作为重要政治力量的崛起，暗示了将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转型为能够团结土耳其更广泛民主力量的多元力量的可能性。然而，被土耳其国家和国际支持者抛弃的风险依然存在，这使得变革的承诺取决于结构性改革，而非空洞的妥协。

转型正义框架至关重要。若不承认过去的暴行——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及2015至2016年那段残暴时期——任何停火协议都将脆弱不堪。真相、赔偿以及国家叙事的去殖民化是实现有意义和平的先决条件。否则，库尔德集体记忆中未愈合的创伤将持续存在，可能重新点燃冲突。

地区局势使裁军进程充满不确定性。叙利亚局势仍不稳定，库尔德武装与”沙姆解放组织”（HTS）在近期库尔德团结大会后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土耳其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人据点的持续军事行动，包括2025年5月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库工党控制区发动的超过500次空袭，削弱了和平过渡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安卡拉所谓的后门提议——如以承认叙利亚库尔德人自治权换取库工党解散——仍模糊且不可信。对罗贾瓦发动全面进攻将严重威胁库尔德议程的民事和军事架构。

在这一跨国格局中，库工党并非孤立的游击力量，而是自2002年起通过库尔德斯坦社区联盟（KCK）建立的更广泛网络的一部分，该网络

包括叙利亚的民族联盟党（PYD，2003年成立）、伊朗的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PJAK，2004年成立）和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民主方案党（PÇDK 2002年成立）。这些姊妹组织虽名义上自治，但思想上与奥贾兰的民主联邦主义愿景一致，并在各自社会中根深蒂固，尤其通过女性主导的倡议。奥贾兰关于解除武装的呼吁存在模糊性——其目标是仅针对土耳其境内的库工党，还是延伸至这些盟友实体——使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强。部分分析人士认为，武装人员可能被重新部署至其他战线，如PJAK或罗贾瓦，而非直接解散，这暗示着战术性而非战略性解体的可能性。此外，坎迪尔山脉游击队的命运仍不明朗，因为安卡拉的信号模糊且矛盾，难以区分谣言与事实。例如，正义与发展党成员沙米尔·泰亚尔（Şamil Tayyar）声称，近300名库尔德工人党高级成员将被转移至南非和挪威等第三国，而约4000名武装人员将逐步在边境地区接受安置。然而，除这些非官方表态外，土耳其政府究竟会采取哪些具体行动——而非停留在口头承诺——仍待观察。

在国内，埃尔多安对共和人民党（CHP）的镇压——该党历史上一直是世俗民族主义政党，长期以来在反库尔德政策中扮演了共谋角色——揭示了土耳其反对派内部的矛盾。对于许多库尔德人而言，共和人民党仍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而非替代方案，这使得形成一个包容性的民主联盟变得复杂。与此同时，库尔德运动内部的矛盾，加上埃尔多安专制的巩固，持续削弱了政治场域的整体整合能力，使多元政治重组变得不确定。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库尔德运动展现出非凡的韧性和战略适应性。它继续阐述一种政治愿景，反对军事化同时肯定自卫权——与全球去殖民化斗争保持一致。例如，在罗贾瓦，自治管理机构维持着强大的安全基础设施，包括叙利亚民主力量（SDF）、人民保护部队（YPG-YPJ），以及阿萨伊什（Asayish）力量，总人数超过8万。在罗贾拉特（Rojhilat），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PJAK）继续组织反对伊朗政权的运动。这些组织反映了一个根深蒂固、跨越国界的运动，不能仅仅被视为游击战现象。

这一物质基础设施表明，即使当前进程崩溃，库尔德工人党及其盟友也可能转向一个新的、或许更加分散和持久的抵抗阶段。数十年的不对称战争、意识形态巩固和嵌入社会，使该运动具备了许多革命力量所不具备的生存能力。其合法性不仅源于军事能力，更源于其培育的政治意识、性别解放和基层自治。

这种希望的核心是一个更深层的伦理问题。当一个民族早已深陷边缘化、压迫、结构性贫困与持续的污名化之中，我们是否会显得极度不公，甚至带有犬儒主义地，将我们关于激进民主、反资本主义、女性主义国际主义与非国家反法西斯斗争的愿景，投射到他们身上？我们能否有资格、出于真正的良知，要求一个地缘政治上脆弱且被围困的人民独自承担我们革命乌托邦的重担？一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孤立、缺乏国家或国际支持的边缘革命力量，如何不仅要作为一个组织生存下去，更要作为政治愿景和解放实践的载体而存在？在强大国家与帝国主义势力主导的环境中，它如何在屠杀、种族清洗和系统性暴力中保存其理想？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团结”这一概念本身。面对一个日益被军事化与威权主义支配的全球秩序，我们该如何保持激进的政治立场，而不滑入浪漫化的空洞幻想，或是犬儒式的政治放弃？

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武装集团的命运，而是一个重新定义中东斗争边界的政治项目的可行性。在未兑现的承诺与军事升级的阴影下，库尔德运动继续提出一个普世问题：一个被剥夺了国家地位、面对压倒性镇压的革命力量，如何在不被抹除、不被同化的前提下，坚持其解放实践？

[image] 参加象征性的解除武装仪式的妇女战士们.

从性别视角重新审视解散问题

长期以来，库尔德妇女运动一直处于库工党的阴影下，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运动已逐渐崛起为一个强大的思想和组织力量——许多人将其描述为”革命中的革命”。最初，库尔德女性武装分子在军事化、男性主导的结构中遭到边缘化。然而，她们将这种排斥转化为战略机遇，与库工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建立了辩证互惠的联盟。这种关系远非父权制顺从，反而使双方成为彼此的政治资源：奥贾兰利用女性运动来扩大和改革库工党，而女性则借助他的象征权威，将性别解放置于库尔德斗争的核心。

奥贾兰将女性认定为”革命的先锋力量”，这一表态对重新定义长期受男性气概塑造的运动中的领导权与合法性至关重要。他鼓励建立女性的平行机构，并支持”女性学”（jineolojî）——一种被视为其民主联邦主义愿景核心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作为回报，库尔德女性为他的思

想领导力提供了合法性。她们尤其重申了奥贾兰在1999年被捕后提出的暂停武装斗争的号召——这一时刻标志着库工党的深刻危机，2002年至2004年间（约1500名战士在意识形态重塑和内部斗争中离开库工党，最终于2004年中期重返武装斗争）。在此期间，女性的持续忠诚是一种战略选择，旨在在分裂和镇压中维护意识形态的连续性。

然而，这种忠诚是有界限的。关于更大自治权的提议——例如成立库尔德妇女工人党——被库工党中央委员会否决，这揭示了持续存在的结构性制约。尽管如此，联盟仍得以维系，尤其是在奥贾兰于2005年转向民主联邦主义的意识形态转变中，性别平等被置于新政治模式的核心。2012年，奥贾兰拒绝在没有女性运动代表的情况下会见和平代表团，强调了女性的不可或缺性。象征性地，2013年，罗贾瓦的女性在奥贾兰生日当天宣布成立YPJ（女性保护单位），既重申了对他的愿景的信任，也主张了自主武装的权利。

这一悖论——通过男性领袖来构建女性的政治自主性——引发了关键性张力。尽管奥贾兰的言论倡导去中心化和非军事化，但其克里斯马型权威仍居核心地位。该运动的女性主义愿景因此与战略依赖交织在一起。奥贾兰近年来反复呼吁库工党解除武装，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此举既挑战了革命斗争中长期存在的军事化男性气质，同时也带来了疑问——在一个解除武装的政治进程中，女性还能否继续拥有同样的影响力？

历史上，武装抵抗使库尔德女性获得了可见性、领导力和合法性。战斗打破了性别禁忌，创造了象征性资本，尽管它也冒着复制某些理论家所称的”借用男性气质”的风险——即在革命平等的幌子下复制父权制规范。当前向非军事化转型的趋势，虽为基于社区的非等级制女性主义实践开辟了空间，但也威胁到在国家暴力条件下保护和赋权女性的结构。这种张力是关于运动未来走向的核心议题。

库工党的潜在解散引发了紧迫的问题：库尔德女性运动能否抓住时机主张完全自治？它是否会在此战略转变中发展出独立的女性主义立场？解散会削弱还是增强库尔德斗争中的女性力量？

解除武装可能代表着迈向女性主义和平的一步，也可能成为战略弱点。一些武装分子主张谨慎、有条件的非军事化——这取决于制度巩固、国际承认以及对女性权利的保障，因为非军事化可能削弱男性战

争心态，为激进的、社区为基础的、非等级制的女性主义实践开辟空间。库尔德革命性暴力历史上深植于男性主义理想——其中英勇、牺牲和军事荣誉定义了政治合法性——而如今，欧贾兰对非军事化的呼吁正挑战这种以阳刚为本的政治结构，试图将运动引向一个脱离武装阳刚气质的女性主义愿景。但其他人警告称，非军事化可能使女性重新暴露于父权制与国家暴力之下，尤其是在YPJ（自由女性部队）或YJA-Star（自由女性单位，Yekîneyên Jinên Azad ên Star）所取得的成果未得到政治保障的情况下。

除了武装斗争，库尔德和土耳其女性长期在更广泛的民间抵抗和和平承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和平母亲（Dayikên Aşîtîyê）——那些在库工党与土耳其政府冲突中失去子女的库尔德母亲——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成为非暴力抵抗的象征。”不要碰我的朋友”（1990年）和”妇女携手同行”等运动动员了基层网络，共同对抗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战争。9 2009年，女权主义和平倡议组织（BİKG）跨越民族界限，团结女性共同呼吁实现非军事化、社会重建及包容性和平进程。这些运动展现了女性如何将损失与边缘化的经历转化为政治能动性。

在5月30日从伊姆拉利监狱致女性学学院的信中，奥贾兰重申，女性解放是社会主义的真正衡量标准，并称其为自己革命斗争的基础。他将”女性学”（jineolojî）描述为一个持续的变革项目，并指出女性是中东地区和平与民主的潜在领导者。事实上，奥贾兰寄望女性来领导这一转型，因为在库尔德地区过去的和平努力中，女性始终扮演着核心角色。

7月11日，库工党在象征性解除武装仪式中选择贝塞·霍扎特（Bese Hozat）作为核心人物，这一选择凸显了女性领导力在库尔德运动中的持久核心地位。贝塞·霍扎特是库尔德斯坦社区联盟的长期指挥官和联合主席，也是2013年在巴黎遇刺的库工党标志性女权主义领导人萨金·坎斯兹（Sakine Cansız）的亲密战友。即便在过渡时期，这一象征性举动仍重申了该运动对性别解放的意识形态承诺，并致敬了库尔德革命女权主义的遗产。

当前挑战在于化解非军事化的矛盾：平衡女权主义伦理与女性被保护的需求、自治与战略性联盟、建设和平与政治能动性。

任何未来的和平进程都必须以库尔德女性的现实生活和政治愿景为中心。她们的角色并非边缘化，而是基础性的——正是她们的战略决策，而非仅限于奥贾兰的决策，将塑造下一阶段的库尔德人运动。

[image] 贝塞·霍扎特（Bese Hozat）主持了象征性的解除武装仪式.

结论

从库工党支持者的角度来看，该组织可能解散并不应被解读为库尔德斗争的终结，而应视为抵抗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这一阶段目前尚不明朗。这种观点虽体现了战略性乐观主义，但也需要审慎反思。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重新定义抵抗，需要对抵抗的内在局限性、矛盾性和风险性有深刻理解。换言之，尽管这种方法可能为运动开辟新的路径，但不应在缺乏充分分析的情况下盲目接受其为最终解决方案。将库工党成员和活动人士——尤其是女性政治犯的声音作为批判性反馈纳入这一过程的机制，对于确保其合法性至关重要。

库工党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包括军事和技术压力的加剧，以及国内和地区层面的政治制约。这些挑战严重限制了运动维持武装斗争和实现结构性转型的能力。转向以平民为主导的合法组织形式代表着重大的战略赌博。尽管这一转型值得认真考虑和实验，但其成功取决于若干关键条件的满足；若这些条件缺失，仍存在重大的失败或边缘化的风险。此外，国家短期压力与库工党长期愿景（即通过漫长政治进程实现目标）之间的张力，引发了对这一转变可行性和时机问题的质疑。

若政治进程再次被埃尔多安破坏，库工党准备重启武装抵抗，并非出于绝望，而是作为其基于集体尊严与自决权的持久政治逻辑的延续。然而，此类重启武装斗争的做法将极可能伴随重大困难与代价，且这些代价将主要由库尔德人民承担。

库尔德人解放运动绝非单纯的战术载体，而是承载着更广泛政治愿景的运动，其本质上颠覆了该地区关于主权与合法性的既有观念。任何实质性战略调整都需要深刻理解结构性约束、地缘政治风险与不对称权力关系在本地、区域及国际层面的相互作用。最佳情况下，该运动向制度化转型不仅能巩固其政治合法性，还可能为库尔德内部和解开辟新路径，尤其是与长期对手库尔德民主党的和解。这种战略调整可

能为建立一个跨国库尔德政治架构奠定基础——一个对国际行为体，尤其是历史上因战略考量而忽视库尔德诉求的西方大国而言，更易理解且外交上可接受的架构。

重新定义库尔德抵抗运动也面临重大的内部挑战，包括派系紧张关系和政治和解的紧迫性，这些必须与区域和全球舞台的行动者的接受进程同步推进。然而，这一过程蕴含着培育更具包容性和合法性的政治结构的潜力。

最后，由阿卜杜拉·奥贾兰和库工党支持者提出的抵抗语言与方式的转型，回应了当代技术监控与战争的现实。这挑战了传统武装抵抗模式，强调适应性、韧性，以及以新型、更隐蔽形式重新界定权力。

[image] Weapons burn during a ceremony representing the symbolic disarmament of the PKK on July 11, 2025.

1. “导致我们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进程始于2024年10月23日”，领导人奥贾兰的侄子与我方代表团举行的一次会晤。此次会晤是对民族行动党（MHP）领导人德维特·巴赫切利自10月初以来发表的声明和呼吁的回应。在此次会晤中，奥贾兰公开表示，’如果满足必要条件，他具备将库尔德问题从暴力与冲突的语境中转移到民主政治与法律解决的框架内的理论和实践能力。’此后数月，人民平等与民主党（DEM）代表团与奥贾兰的代表在伊姆拉利岛举行了一系列会晤。这些会晤伴随着奥贾兰的一系列信息，进一步塑造了进程。他首先致函土耳其各政党领导层，随后向我们发送了信件。在这些信件中，他阐明了对以库工党名义开展的活动进行收尾以及结束武装斗争的立场，并强调其历史使命已告终结。在我们的回复中，我们表达了召开拟议大会的意愿，同时强调此类根本性决策必须在大会期间由奥贾兰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下作出。作为进一步举措，奥贾兰通过民主社会党代表团于2月27日发表了《呼吁建设和平与民主的社会》声明。在这份呼吁中，他敦促我们召开大会，作出正式决定终止以库工党名义开展的活动，并结束武装斗争。他还宣布愿意为这一倡议承担全部历史责任。响应此呼吁，我们在3月1日发表公开声明，重申了此前致奥贾兰的信函中所阐述的立场。为支持该进程，我们宣布单方面停火，并向公众通报了这一决定。这些发展在国内外引发了激烈的公众讨论。我们积极参与这些讨论，阐述观点，并努力通过书面和口头评估，

帮助我方群众和盟友全面了解进程。此外，我们转交了与奥贾兰会晤的会议记录，以及代表库工党和库尔德斯坦自由妇女党（PAJK）领导层就我党组织工作制定的指示。所有这些行动均在代表大会代表团的充分知情和同意下进行。如需查看完整声明，请参阅库尔德工人党中央委员会2025年5月4日声明。 ↩

1. “我们对新时代的愿景植根于以民主的民族身份、生态经济原则和公社主义为基础的社会重建。为了从哲学上确立这一结构——其思想维度及其在更广泛社会中的体现——我们肩负着制定其理论和概念框架的责任……我们正在塑造未来的思想成分、实践纲领和战术战略维度。民主社会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政治纲领。它并不以国家作为其首要目标。民主社会的政治就是民主政治……民主社会主义同样意味着以社会为基础的民主……人民的自由生活通过公社得以实现……为了超越现代性及服务于此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我们致力于发展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和替代性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称这一框架为’民主现代性’。在此框架中，民主的民族身份被提出作为民族国家的替代方案；公社与公社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态经济取代工业主义。相应的分析被发展出来，以阐述和支持这些概念转变……库尔德斯坦的胜利也将对叙利亚、伊朗和伊拉克产生影响。土耳其共和国将有机会实现自我更新、拥抱民主，并在该地区发挥领导作用……
我可以肯定地说，反对这一进程的人缺乏有意义的价值观——他们最终必将失败。然而，实现这一愿景对所有相关力量都提出了重大责任。区域联邦主义正显现为绝对的必要；同时，这条道路不可避免地要求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形式的出现。”读者可通过此链接阅读完整信件。 ↩

1. 《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是1923年7月24日签署的一项国际条约，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的最终解体，并确立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国际承认边界。它是对1920年更苛刻的《色佛尔条约》（Treaty of Sèvres）的修正和替代。 ↩

1. 萨达姆政权在两伊战争后期对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省的库尔德人的”镇压叛乱”行动。 ↩

1. 指伊朗革命后对库尔德地区抵抗力量的镇压，详情参见《脆弱的团结：1979年伊朗革命中的伊朗左翼与库尔德问题》，刊于”哈扎尔学会”公众号。 ↩

1. 多尔玛巴赫切备忘录（Dolmabahçe Memorandum）指的是2015年2月28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Palace）签署并公开的一份政治声明。它是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PKK）通过”解决进程（Çözüm Süreci）”谈判所达成的重要阶段性文件，被视为土耳其-库尔德和平进程的里程碑。 ↩

1. “公社”的概念是关键。对于奥贾兰而言，它代表着人民的真正工具，与民族国家相对立，后者被他视为资本主义的武装延伸。通过民主的市政机构建设公社社会，唯有在一致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中，并辅以清晰的政治目标和坚定的决心，方能实现。缺乏这些要素，该项目将难以推进。 ↩

1. 贝塞·霍扎特的家人是1938年土耳其政府在德尔西姆（Dersim）起义期间实施的大屠杀的受害者。她表示她的家庭遭到了种族灭绝，她的父亲和祖父均被杀害。她的兄弟和姐妹也遭土耳其政府杀害。她的祖母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在经历了土耳其士兵的残酷折磨后成功逃脱。 ↩

1. 例如索马·内加达里尼亚（Soma Negahdarinia）的这篇文章。 ↩

[image]
[image]

当又一轮暴雨袭来 …… 让我们来谈谈气候灾难真正的解决方案

[image]	人物/组织	中国华北地区
[image]	城市/地区	北京密云
[image]	日期	2025年7月30日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交媒体 社区倡导 读书会
[image]	库内类目	战术
[image]	语种	双语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为什么主流环保运动的战术正在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 Table of Contents
在又一个气候灾难之夏的暴雨中，让我们谈谈真正的解决方案
气候还原论
可预见的失败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对话
坦率地说
开始行动
行动起来
梦想再大一点

[image] [image]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c58?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以下呈现的是彼得·格尔德洛斯（Peter Gelderloos）的一篇短文，探讨主流环保运动当前用于阻止工业化导致的气候变化的策略为何失败——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替代方案究竟是什么。

尤其是，他在辩论方法方面的支招，值得其他活动家学习。

- 如果您想要更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我们推荐彼得的新书《解决方案已然存在：自下而上的生态革命策略》。

- 如果您对抵抗战术感兴趣，可以阅读他的另一本书《They Will Beat the Memory Out of Us: Forcing Nonviolence on Forgetful Movements》。

- 如果您对应对气候灾难的互助行动实践感兴趣，推荐这本新书，来自加州的实地经验《Red Flag Warning Mutual Aid and Survival in California's Fire Country》

[image] [image] [image]

在又一个气候灾难之夏的暴雨中，让我们谈谈真正的解决方案

主流气候运动基于一个注定失败的前提。

不仅是失败。甚至可以说是灾难。而且它越有效，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来探讨下原因。

气候还原论

如今，当人们想到环保主义时，他们可能会联想到街头的公民不服从、媒体行动主义、热情的政治游说、以及旨在设定全球碳排放目标的那些会议 —— 所有这些都由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进步”政客领导。然而，生态斗争一直也包括反资本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潮流，而这些潮流在过去二十年里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活跃和互联。

然而，这种增长并非一帆风顺，常常受到激烈的针对性镇压的打击，导致运动疲惫不堪、身心受创，例如始于2005年的“绿色恐慌”以及十年后对立岩（Standing Rock）和其他原住民领导的反输油管道运动的镇压。并且，恰恰就在激进派抵抗思潮正在舔舐伤口之际，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环保主义就这样华丽登场了，将整个讨论导向了改良派的方向。

我们面临的实际危机是一个复杂的生态危机，其中警察杀戮、压迫性法律、持续的殖民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历史、栖息地丧失、土地掠夺、饮食文化、人类健康、城市化、边界和战争等因素相互交织。环境运动的领导层已做出战略性决定，将所有这些问题简化为气候问题——气候危机——并重新将国家定位为主角，作为我们的潜在“救星”。这意味着将《巴黎协定》和COP峰会视为问题的“解决方案”，并通过表演性的行动和所谓的公民不服从来要求政策转变和对绿色能源的支持投资。

[image] 无论国际气候峰会怎么召开，气候变暖的趋势一路飙升从未缓解。

可预见的失败

他们应对气候危机的战略有两大支柱：首先，增加绿色能源的生产；其次，减少碳排放。

他们在第一个目标上非常有效，但在第二个目标上完全无效。这是绝对可预见的。

任何了解我们社会运作方式——也就是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人都知道，增加绿色能源投资的可能结果将是化石燃料产量的增加。其主要原因是，已经投入管道、煤矿、炼油厂和页岩气开采设备的数百亿美元是固定资本。这些资产价值不菲，尤其是它们不是存放在银行账户中可随时转移投资、转化为股票或房地产、或兑换成其他货币的流动资金。

一台1.4万吨的煤炭挖掘机、一座海上石油平台：这些资产永远不可能转化为同等金融价值的其他资产。这笔钱已经花出去了，这种投资对资本家来说只有在他们能继续利用它来开采煤炭或钻探石油的时候才有价值。这一经济规律适用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无论是埃克森美孚、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还是由中国共产党拥有的中石化集团公司（该公司在2021年被列为全球最大的能源公司）。

资本主义 —— 包括世界上每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府实践的国家资本主义 —— 都是以增长为基础的。如果绿色能源投资增长，导致总能源产量增加，能源价格将下降，这意味着大型制造商将增加其生产的任何商品，使产品更便宜，以期吸引消费者购买更多。因此，总能源使用量将增加。这适用于所有可用能源来源，尤其是最成熟的能源——化石燃料。

[image]

经过数十年的投资，绿色能源终于将与化石燃料能源在成本上具有竞争力，甚至更具成本优势。这一趋势仅在过去几年才开始显现，尽管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能源生产的成本仍存在波动。化石燃料行业并未放弃现有业务或减少产量。许多公司甚至不会在化石燃料和绿色能源之间进行投资对冲。然而，他们会加大对新化石燃料项目的投资。这是基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若产品利润率下降，维持或提升利润的唯一途径便是增加总产量。这正是2023年成为新化石燃料项目井喷之年的原因。

提升利润的另一途径是降低生产成本。对化石燃料行业而言，这意味

着削弱安全与环境标准，进而导致 更多的事故、污染和死亡。

我们早已预见这一局面。我们曾警告过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根本性地被排除在讨论之外，甚至遭到杀害或监禁，因为公众“政府能拯救人民”的绝望信念，甚至超过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

但资本主义在这个星球上没有未来。我们需要一场深刻的革命来应对这场危机。

[image] 左侧浅蓝色柱状图代表“清洁”能源；右侧深蓝色柱状图代表化石燃料。来源：《2023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 [image] 尽管每年对“绿色”能源的投资大幅增加，但化石燃料的生产和消费也在持续增长。资料来源：《世界能源统计评论2023》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需要转变话语方向。

我们需要做好长期抗争的准备。

我们需要支持那些能带来微小胜利、增强我们集体力量的斗争，并深化我们与能够养育我们的土地之间的联系。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想象比资本家统治者为我们准备的未来更好的未来。

对话

那种能够治愈我们对地球及其所有生态系统造成的创伤的全球性变革，其规模将远超我们以往的任何经历。

这场危机正困扰并伤害着我们所有人；应对这场危机需要尽可能多的人参与。

想象一下你生命中那些你不希望因饥饿、癌症、极端天气事件或被警察或其他白人至上主义者枪杀而死去的人。

你不需要说服所有这些人成为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只要说服其中一些人撤回对主导机构和主流改良运动的忠诚，对革命方法表示同情，或者至少理解为什么这种方法有道理，就足够了。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提出一个答案不容置疑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与影响他们或激励他们的问题直接相关。

例如：

- 每年有多少人因缺乏清洁水、饥荒、极端天气、空气污染、和其他与生态危机相关的原因而死亡？

至少每年有1000万至2000万人因此死亡，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

- 自2017年以来，可再生能源投资每年都在增长。2022年的可再生能源投资额是2004年的15倍以上。这对投资者来说有利可图吗？

是的。每年投资额超过一万亿美元，利润超过一百亿美元，尽管投资者已表明，当利润率下降时，他们会迅速撤回对绿色能源的投资。同一时期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发生了什么变化？排放量激增了三分之一。同一时期化石燃料产量又如何？增长了**40%**。这些增长率与过去几十年碳排放和化石燃料产量的增长率大致相当吗？是的。这意味着什么？绿色能源投资的蓬勃发展并未以任何方式减缓化石燃料生产和二氧化碳排放，即使新的化石燃料开采项目变得更加困难和成本更高。

- 我们的水、空气和食物中充满了有毒化学物质。其中许多与塑料生产、农药、永久性化学物质（PFAS）、采矿和化石燃料燃烧有关。我们已知这些化合物的危险性已有数十年，其中部分已被政府禁止或监管。那么现在，总体而言，这些毒素在环境中的含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它们在增加。

面对PFOA（一种有毒的“永久性化学物质”）被禁，许多大型化工企业采取了什么措施？它们转而生产其他已的或疑似有毒的**PFAS**。我们是否知道这些禁令的执行效果如何？在政府压力下同意逐步淘汰PFOA五年后，杜邦化学工厂仍在向地下水排放PFOA。他们现在可能仍在排放，但受影响的社区缺乏资源进行调查，而政府也没有进行监测。

- 再来看一个平行问题，看看这种改良主义在其他背景下是否取得了什么成果？

2020年，美国各地的城市和州试图通过采取措施确保“警察问责制”来平息反对警察杀人的运动，从种族敏感性培训到公民监督委员会，再到对使用武力的更严格指南，以及强制佩戴身体摄像头。自那以后，警察杀人的数量是否减少了？

并没有减少。相反，它增加了。

……

在分享这些问题的答案后，你可以强调改良现有体系是一种失败的策略，并询问对方是否愿意一再尝试同一策略，然后幻想不同的结果？

这应该能帮助你辨别周围哪些人能够质疑他们所处的范式，哪些人则坚守支撑该范式的虚假信念。不要浪费时间在后者身上。无论他们可能具备何种可取的或美好的品质，试图通过理性、道德和逻辑与他们交流都是徒劳的。当人们坚持相信那些明显错误的事情时，要么是因为这些信念给他们带来了安慰，要么是因为它们带来了权力和利益。

辩论是不可能改变这一点的。

我们需要在整个社会层面改变对话。我们需要人们理解我们的论点；我们需要确保主流正统观念被视为有争议的而非理所当然。

这意味着要否定《巴黎协定》、联合国、灭绝叛乱组织以及大型非政府组织，同时否定整个用绿色能源取代化石燃料同时维护全球经济体系保持不变的战略 —— 他们唯一能成功的事情就是赚取大量金钱。同样，我们需要普及对警察在历史背景下的职能的清晰理解、普及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生产对我们每个人的健康的实际影响的实际认识、以及对没有政府会采取措施缓解这些危害的透彻领悟。

我们应该专注于那些能够改变恶劣状况的人。当人们开始改变想法时，如果他们能立即改变自己的行为，就会很有帮助。

帮助他们识别一些他们可以做的小事。例如：

- 把捐给大型非政府组织的钱转向捐给土地捍卫者的法律辩护基金，参加土地捍卫项目的筹款活动，以及支持呈现危机现实观点的替代媒体和出版者（而不是靠资本家的钱维生的主流媒体）；

- 给那些因抵制生态破坏行为或抗拒警察而入狱的人写信，或者给那些在监狱系统内组织改善待遇和生存资源的人写信；

- 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关于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土地保护斗争的新闻；

- 回应主流环境运动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指出其欺骗性，并链接到像这样的面相大众传播的文章；

- 要求当地图书馆和书店订购对生态危机有现实看法的书籍；

- 与朋友一起成立读书小组；
- 参加抗议活动；
- 支持当地社区花园、免费食品或衣物分发点、减害组织或转型正义倡议；
- 将草坪改造成本土野花和可食用植物的花园；
- 尝试游击园艺。

[image] 南中央农场 。《滚雷》第四期曾讨论过这个位于洛杉矶的农场， 它养活了数百个家庭，守护着城市荒地中的一片绿地 。

坦率地说

末日已经降临。几十年来，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类 —— 如今更是数以亿计的人类 —— 因这场生态危机的影响而死亡。当下的死亡率已超过二战时期最惨烈的年份和大屠杀时期的水平，即便不计入法西斯势力在从尼日尔到巴勒斯坦发动的热战中的造成的伤亡数字 —— 尽管这些战争也与这场危机紧密相连。

更糟糕的是，每年都有数量不明的物种 —— 可能达数千种 —— 正被逼至灭绝边缘。无数栖息地和生态系统正永远消失。全球生物量（即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总质量）正在大幅减少。水、空气和土壤中充斥着毒素。碳减排的气候目标可能过于乐观； 我们已经跨越了多个临界点，距离2050年（联合国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年份）还有26年，而最强大国家和最大企业的预测表明，我们无法实现2050年的目标。一个世界的终结已经开始。

为了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并继续前进。苦难已经到来。大规模死亡已经到来。但每一次死亡之后，都会有新的生命诞生，地球上的生命将持续存在，直到几亿年后太阳膨胀。这是关乎我们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并做出牺牲，但既然已

经“太晚了”，我们可以专注于提高质量和长期规划，而非被表面化和令人筋疲力尽的紧迫感所驱使。

至少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如果我们能废除国家和资本主义，地球上的生命共同体将处于更好的状态。即使我们这辈子无法实现这点，它们仍然可能变得更好—— 我们也会变得更好——只要我们能够削弱它们的霸权，只要大多数人能认清主导机构对当前局势的责任，只要我们提升了集体治愈与生存的能力，就可以。

[image]

开始行动

支持一场斗争的方式多种多样。尽管看到我们极力抵抗的管道、军事基地、矿山和其他大型项目仍在被建造时，的确很容易感到沮丧，但参与到抵抗斗争中来至关重要。革命并非线性进程——它并不是由无数小胜利累积而成的大胜利。是的有时我们需要证明我们有取胜的能力，但是，这同样关乎我们从不断的斗争中获得的喜悦与经验、培养的战术与战略直觉、掌握的技术知识、建立的人际关系、迫使警察仓皇逃窜的快感，以及意识到运动内外权威人物只会阻碍我们的觉醒。在斗争中，我们逐渐理解到，所有不同领域的压迫问题， 所有不同形式的压迫，都是相互关联的。

我们需要以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发现并实践实现长期变革所需的战术和战略的方式，参与中间阶段的斗争。

过去几十年中的许多斗争一直都在激励我们，并教会了我们一些永不应忘记的教训 —— 墨西哥瓦哈卡州的起义、希腊、法国、 香港和智利的起义，广场占领运动的去中心化集会、反警察起义中毫不妥协的反种族主义，“收复街道”运动对公共空间的欢庆式重新占领，从汉巴赫到希姆基的森林占领，“反警察城”运动的战略立场，以及更多。

行动起来

生存模式刚刚启动。那些已经历过崩溃的国家的人民，以及全球各地的原住民和底层社区，早已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向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学习。然后深入了解你自己的生活环境。了解食物的来源，以及在极端季节电力系统中断时，住房需要进行哪些改造。建立通信和协调机制，以应对电话和互联网连接中断的情况。了解如何获取清洁饮用水。了解土壤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以避免在那些地方种植食物。了解本地极右翼对手的组织程度。

然后着手创建更多的社区食物资源、更稳定的住房获取渠道、以及更多的集体自卫网络。支持任何能激发你并使我们所有人现在和未来都更强大的项目，足够强大地应对不久后可能的经济崩溃、日益加剧的威权主义，或者革命性内战。

与我们每个人自己最亲爱的土地建立联系，可能意味着与那些坚持“我们都是相同”的同质化意识形态决裂，这些意识形态无法解释我们都有不同的历史和需求，这些历史使我们中的一些人处于冲突之中，我们无法接受将社会变革的想法建立在预先确定的计划或某种强制性团结的观念之上。我们需要创造的未来是一个没有中央集权的生态系统。

梦想再大一点

革命仍然是可能的 —— 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出这一点，不仅因为历史在几个世纪的循环中向我们展示了某些模式，也因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其中主导机构正在使用已经过时的计划和模式。

人类过去几个世纪的所有革命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它们的教训中学习，而无需关闭我们的想象力，也不必假设我们知道所有社会成功转型的样子。

它不会来自于蓝图 。 它不会是任何政党胜利的结果 。它将是无数梦想、计划、谋划、疯狂的希望、和我们尚未预见的战斗的产物。我们

将共同创造它，不断梦想，不断编织，因为这就是自由生活的本质。

□

By 彼得·格尔德洛斯

[image]
[image]

the 1st of August

[image]	城市/地区	中国
[image]	日期	2025年8月1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建军节
[image]	场景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军国主义 反叛 国家 战争 社会控制 等级制度 统治
[image]	格式	memes 海报
[image]	设计者	ssaosaowu
[image]	风格	彩色

[image]
[image]
[image]

> 「我们自愿销毁武器，为了确保'和平与民主社会'进程的实际成功，为了以合法和民主政治的方式开展我们的斗争，我们自愿销毁武器，作为善意和决心的一步。」—— “和平与民主社会小组”在伊拉克苏莱曼尼亚市举行的解除武装仪式上发表声明。

[image]

爱国主义从来不是什么美德。为体现偏见的机构牺牲生命绝不能成为你的职责。

人们为了一己私利做了许多坏事，为了家人的利益做了更坏的事。但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所做的是天底下最坏的事：间谍活动、苛捐杂税、发动战争视生命如草芥。

毫无疑问，所有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的军事组织。

组建军队总是出于发动进攻性或防御性战争的意图。要成为真正的军人，就必须放弃一切人权理想，唯一的目标就是无条件服从权威的职责。

军队力量与效率的首要条件是纪律，即个人意志对领导者命令的绝对服从。

换言之，成为士兵的人不再是人，而是成为了一台机器。

但人性无法被彻底摧毁，尤其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半文明时代。若要剥夺个体支撑深层人性情感的精神力量，就必须为其活动提供其他基础。为此，专制主义的邪恶天才们为士兵发明了旗帜的荣耀与尊严。以此满足心中滋生的理想主义。这为士兵被要求做出的牺牲赋予了高尚神圣的光环，同时，也在专制主义用以奴役民族的漫长锁链中锻造了最坚固的环节。

军营中单调的生活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因此，必须通过激发士兵对“伟大战役”和对“战胜敌人取得辉煌胜利”的希冀，来刺激他们的勇气和野心。当战士被激发出适当的爱国热情，只想着杀戮、鲜血和暴力，以赢得一枚奖章或一个头衔时，只需高呼：“打倒谁谁谁！”这些狂热的口号被各地人民反复喊出 —— 而这些人民实际上并无相互毁灭的理由，相反本该有充分的理由彼此相爱。然而，通过告诉他们某一民族侵犯了另一民族的“荣誉与尊严”，他们的仇恨激情被会被煽动起来。

因此，周期性战争首先是军事组织的产品也是必然结果。

—— 亚历山大·贝克曼

[image]

下载打印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HTGAGTm1JkNbRIjscr88j-Wv8OPPdpJ/view?usp=sharing

---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把公民当成士兵。以压倒性的纪律羞辱和贬低每个人。直到忍无可忍，试图摆脱统治枷锁的士兵和人民都会被变成俘虏。政权需要借助恐怖来支撑它的统治，因为一旦人们不再害怕，统治就会面对失去威望和崩溃的风险。

统治想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的被动盲目的服从，完全的无意识，无限的退化，就如机器对机械师的服从，就像狗在马戏团表演者的棍子面前的屈服。

如果你能让一个人放弃他的自由意志、放弃他的主体性、放弃他的良心，你就得到一个士兵。在这点上，今天跟凯撒时代没有太大区别。

这不难理解。军队是国家社会结构的基石。它是武力征服的合法化工具。它所设立的屏障，与其说是针对外国入侵的防御，倒不如说是针对本国公民的管束。这些手持武器对抗自己的父老乡亲的士兵，不过是伪装的警察。他们只是穿着不同颜色的制服。他们的主子的目标就是从他们身上榨取“绝对的服从与顺从，纪律是军队的主要力量”。

但正如其所言，纪律就是恐惧。士兵必须害怕主子胜过害怕敌人。当他看到令人作呕的恶行和不公时，他必须从生理上阻止自己愤怒地站起来。他被剥夺了说话甚至思考的权利，只有他的首领才有权替他思考和言说。违者将面对比敌人更凶残的惩治。

所以……想想看，当他们开始意识到那些靠军事制度谋生的人不过是建立在偏见和私利之上的一个阶层时，当他们看清这个制度只是在靠吸食他们的血肉维生时，会发生什么？…

> “Mutiny is the conscience of war”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常见于战壕的涂鸦

[image]

下载打印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XwwB1uci1Qn9xVaPNFBG0bhacisuLLJ/view?usp=sharing

---

等级制度是一种价值体系，其中你的“价值”由你能控制的人和事物的数量、以及你服从上级的能力，来衡量。权力通过权力结构向下施加压力：每个人都被迫接受并适应这个体系。

你不敢违抗上级，因为他们可以动用所有下属的力量来对付你；你不敢放弃对下属的控制权，因为他们可能会超越你、踩到你头上来。

在等级制度中，每个人都在忙于彼此防备，以至于从来无暇思考，这种社会组织方式是否真的“最佳”？

如果人们愿意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发现这有多恐怖；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幸福来自于我们自己对自己生活的控制，而不是对他人生活的控制。只要还有人忙于争夺对他人生活的控制权，我们就注定会成为被控制的对象。没有任何人能幸福 —— 即使是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也受制于高高在上的地位：他们必须将所有人视为敌人日以继夜地战斗，才能在原地站稳。一个误操作就可能让他们跌落到最底层。

正是我们从童年时期就被灌输的等级制度教导我们接受任何权威人物的权力，无论这是否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

我们学会了本能地向任何自称比我们‘更重要’的人低头。

正是等级制度的价值观导致了种族主义（“白人优于所有其他人

种”）、阶级主义（“富人优于穷人”）、性别主义（“男人优于女人”）以及其他千千万万深深植根于我们社会中的偏见。

正是等级制度让富人把穷人视为非人，反之亦然。

等级制度使雇主与雇员、管理者与工人、教师与学生 … 彼此对立，迫使人们相互斗争，而非合作互助；

是等级制度造成的隔阂让人们无法共享彼此的技能、想法和能力，只能生活在彼此间无限的嫉妒与恐惧之中。

当你的老板侮辱你或对你进行性骚扰而你无能为力时，这就是等级制度在作祟，正如警察的膝盖碾压在你喉咙上一样。

权力确实会让人变得残忍无情，顺从确实会让人变得懦弱愚蠢：而在等级制度中，大多数人都会参与其中。

等级制度的价值观甚至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所有物种的摧残 - 包括人类自己在内的所有物种：在资本主义的带领下，人类物种不惜一切代价试图控制能抓住的一切，无论对我们自己还是他人造成多大的代价。

正是等级制度的价值观驱使人类走向战争，为争夺彼此的权力而残酷杀戮，发明越来越强大和邪恶的武器，直到整个世界都徘徊在核毁灭的边缘 ……

[image]

下载打印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juDXWa7ug5rW6gLOLSumZvWiCfAZL0r/view?usp=sharing

[image]

九三阅兵2025

[image]	人物/组织	日本自由意志主义联盟
[image]	城市/地区	中国、日本
[image]	日期	2025年8月9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image]	场景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反战 反民族主义 反法西斯
[image]	格式	memes

[image]

下图来自日本自由意志主义联盟公告，1931年11月，刊发于当时的报纸《自由联合新闻》64期。

只翻译图中画线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共产党人说："保卫并支援中国革命！"但是，当日本势力完全被清除出中国时，谁将从中受益？答案恰恰是正在崛起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家。

我们必须密切观察并批判正在发生的一切。面对战争，我们不能犯我们同志克鲁泡特金和其他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犯的错误。

当然，我们反对动员。但我们发现，仅仅是一边倒的反对是一种非常微弱的回应。

消除这个世界中战争的唯一方法是我们作为人民大众，在所有国家同时抵制它。

我们必须停止军事生产、拒绝服兵役、违抗军官的命令。

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大团结将标志着我们的胜利，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反战斗争中。」

[image]

[image]
[image]

“绝不与殖民者战犯达成交易”:阿拉斯加原住民运动就特朗普普京会晤发表声明

[image] 人物/组织	阿拉斯加原住民社区
[image] 城市/地区	阿拉斯加、俄罗斯、美国、乌克兰、巴勒斯坦
[image] 日期	2025年8月15日
[image] 场景	社交媒体 社区倡导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原住民 反殖民主义 反民族主义 反法西斯 帝国主义 抵抗 自主 自治
[image] 格式	

唐纳德·特朗普和弗拉基米尔·普京这两位独裁者代表着两个殖民强国，它们曾无视当地原住民的权益，占领并出售了那片土地 —— 这里是阿拉斯加原住民关于乌克兰入侵和占领与阿拉斯所遭受的殖民压迫之间关联的清晰陈述。

□

延伸 - 乌克兰战争系列：https://start.me/w/JE196z

[image] [image]

随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8月15日在阿拉斯加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会面，讨论乌克兰危机，原住民运动组织与阿拉斯加居民及全国范围内所有站起来谴责俄罗斯在阿拉斯加领土上犯下的战争罪行的人们站在一起。

阿拉斯加深知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代价。一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殖民者抢占并掠夺土地，通过暴力、疾病和奴役手段摧毁阿拉斯加原住民人口，并以宗教优越论抹杀文化。如今，我们在乌克兰看到了相同的帝国剧本：吞并领土、针对平民，以及强行驱逐超过2万名乌克兰儿童—— 这在国际法下构成战争罪行。

阿拉斯加对俄罗斯统治的历史并不会让我们保持中立 —— 它使我们成为见证者。

在阿拉斯加土地上接待普京这个战犯的决定，是对我们历史的背叛，也是对乌克兰及其他被占领土地上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要求的道德清晰度的背叛。

原住民运动反对任何迫使乌克兰割让领土、奖励侵略或压制那些生命受到威胁的人们声音的协议。我们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暴力占领的抬头 —— 无论是在乌克兰、巴勒斯坦，还是阿拉斯加。在我们所有人都得到自由之前，我们中没有人能够自由。

阿拉斯加自身在资源驱动型治理中的经历表明，石油财富如何侵蚀民主并强化威权主义，正如人们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中所见的那样。在阿拉斯加接待战犯是对我们社区和未来的背叛。

石油国家如俄罗斯和美国，都已经在掠夺性暴力的基础上建立了帝国。石油财富与犯罪和政治腐败的增加密切相关。阿拉斯加大量的军事存在与社区安全无关，而是几乎完全关乎保护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资源开采以及美国更广泛的经济和军事利益。

与此同时，俄罗斯向全球市场倾销人工养殖的鲑鱼，冲击阿拉斯加渔业，扰乱价格，威胁野生种群。这些养殖场集中在萨哈林和堪察加半岛，每年释放数亿条幼鱼。长期依赖鲑鱼作为食物、文化和精神实践

的原住民社区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兼捕不仅仅是浪费，它尤其是系统裂痕的症状。美国和俄罗斯的现有法规忽视了累积的生态危害，迫使原住民社区承担全部保护负担，而外部投资者则坐享利润。

据此，我们拒绝任何奖励掠夺性暴力的交易，无论是通过战争、占领还是气候破坏。以资源为导向的政权不仅压制异议，还加剧性别不平等并侵蚀社区福祉。石油国家常常以石油财富为基础建立民族自豪感，掩盖不平等和环境破坏。相比之下，原住民文化强调守护、互惠和可持续性。

[image]

我们声明：

- 拒绝任何奖励掠夺性暴力的交易，无论是通过战争、占领还是气候破坏
- 拒绝任何奖励通过暴力进行的领土征服
- 拒绝为任何战犯的罪行提供合法性
- 拒绝任何忽视那些土地和生命受到威胁的人的声音

我们要求：

- 不得在我们的土地上为战犯提供合法性
- 为每个被从家庭中带走的儿童伸张正义
- 承认领土主权不得被外部势力通过谈判剥夺

- 对战争罪行追究责任，而非奖励侵略行为

[image]

阿拉斯加从未允许俄罗斯拿去卖

1867年俄罗斯与美国签署的《阿拉斯加割让条约》常被描述为以720万美元“出售”阿拉斯加。但这种叙述抹杀了阿拉斯加原住民族群的主权，并歪曲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存在性质。

俄罗斯在阿拉斯加的殖民足迹极为有限，从未能完全控制或占领整个阿拉斯加。在与特林吉特族和阿特纳族部落的战斗中失败后，俄罗斯定居者被限制在几个贸易站点和部分土地上。他们从未完全殖民或控制其声称“拥有”的广袤领土。

《割让条约》并未转让阿拉斯加的所有权；它转移的是俄罗斯对该土地的主张，而非法律所有权。原住民民族拥有长期存在的治理体系，从未承认俄罗斯的主权。美国财政部查尔斯·布莱恩特上校于1870年的报告就有写到，特林吉特人“从未承认俄罗斯拥有他们的土地”，并认为俄罗斯无权出售该土地。

许多阿拉斯加原住民领袖反对此次出售，坚称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的合法守护者。该条约将原住民归类为“未开化部落”，除非我们放弃自身文化并同化于“白人生活方式”，否则将被剥夺公民身份和法律承认。本应是殖民者融入我们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已在这片土地上繁荣发展并精心守护了数千年。这种种族主义框架为种族灭绝、土地掠夺和文化消亡奠定了基础。

阿拉斯加的出售并非合法的土地转让，而是忽视原住民主权的殖民交易。美国政府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接管了控制权，阿拉斯加原住民被置于法律真空状态，被剥夺了对传统土地、领土、资源和自决权的权利。

今天，我们拒绝这一非法且不道德的出售所留下的后遗症。我们致敬阿拉斯加的原住民族群，他们的守护权早于殖民化，且其权利至今从

未割让。

阿拉斯加的原住民社区，作为俄罗斯殖民主义的幸存者，以历经磨难获得的道德权威发声。

我们深知土地被视为商品、人民被视为消耗品、儿童被视为可被夺走的财产的痛苦。我们的历史见证了乌克兰、巴勒斯坦以及所有人民为子孙后代争取主权和正义的斗争。

我们呼吁阿拉斯加人和全球社区与我们一起宣誓：绝不再发生。不在乌克兰。不在巴勒斯坦。不在任何地方。

阿拉斯加人与乌克兰人及全世界所有 遭受压迫 的 人民 站在一起，因为我们深知 帝国主义 与 法西斯主义 的真正代价。绝不与战犯交易。

[image] 人肉风扇。英国殖民者（以及当地精英）利用低种姓的人作为“扇子手”（punkah wallah）—— 这些低端人口被要求用手操作大型的沉重的扇子（“punkah”意为大鸟的翅膀）。这项工作是24小时轮班的； 包括在夜晚也不能停——主子们沉浸在甜蜜的梦境中时，低端人口们在外面摇扇子。

引语

> “阿拉斯加的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代价是多么惨重。从俄罗斯对我们土地的占领，到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再到巴勒斯坦所遭受的持续压迫，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暴力和抹杀模式。我们与所有抵抗者站在一起，因为真正的自由是集体的 —— 直到我们所有人都获得自由，否则没有人能是自由的。” ——埃内伊·贝加耶，原住民运动执行主任

> “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声音至关重要，因为我们记得许多人已经遗忘的事实：每一个领土野心背后，都是

真实的家庭、真实的社区、真实的儿童被强行与家园分离的痛苦。”——佩林兹·约翰逊，原住民运动委员会成员

“特朗普与普京在阿拉斯加原住民土地上的会面，是对我们历史的侮辱，也是对全球反法西斯斗争的挑衅。我们不能为战犯正名，也不能在乌克兰、巴勒斯坦或任何其他地方出卖主权。我们的社区深知压迫性占领带来的代际伤害，我们要求为所有面临暴力占领的人们伸张正义。”—— 塔阿伊·彼得

“‘阿拉斯加’的出售是非法的。我们特林吉特人无需任何提醒每个人都知晓在俄罗斯统治下的岁月。我的氏族基克斯阿迪（Kiks.ádi）耗费多年时间努力从1804年与俄罗斯人作战的毁灭性打击中恢复。我们身边的一切不断地提醒我们被俄罗斯占领的历史，仅仅听到巴拉诺夫（Baranof）和其他俄罗斯名字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让特朗普直接去俄罗斯找普京吧。”—— 露易丝·布雷迪，原住民运动委员会成员

[image]

原住民运动背景

原住民运动是一个以阿拉斯加为基地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通过原住民视角构建人民的力量，以实现所有人的健康、可持续和公正的社区。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秉承原住民互惠与尊重万物价值观的世界。我们的行动根植于仪式、正义与爱，以支持再生型社区。原住民运动支持与我们的愿景一致的基层主导项目，这些项目致力于确保社会正义、原住民权利以及地球母亲的权利。

该组织于2003年在阿拉斯加的北极村成立，其愿景是通过基层主导的运动和健康的原住民族群，为所有人类及地球母亲建设强大的、治愈型和可持续的社区。我们的主要组织中心位于费尔班克斯和安克雷奇。

原住民运动认为，要实现有意义且持久的变革，必须解决根源问题、瓦解压迫性的系统性的权力结构。植根于对社区责任的基层领导力，并运用基于原住民世界观和去殖民化框架的策略，是一条强有力的前进之路。

我们的培训、工作坊和营地均以原住民世界观为基础，强调对地方知识的深刻认可，以及建设社区的乐趣与责任。去殖民化实践需要认识殖民化的历史及其当前的表现形式。我们最受欢迎的培训简要涵盖了主要在美利坚合众国本土48州实施的联邦印第安人政策、该政策向阿拉斯加政策的扩展、及其对阿拉斯加原住民的影响。

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工作和自主培训：https://www.nativemovement.org/workshops

额外资源：

- https://anthc.org/wp-content/uploads/2025/06/ABE-Resource-List.pdf
- Video: Sharing Our Knowledge: Russian Occupation of Alaska
- Politco: Russia’s Slaughter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Alaska Tells Us Something Important About Ukraine
- The Treaty of Cession & Alaska Native Rights

[image]

[image]

"你们站在正义的一边"：在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式监狱加入起义

[image]	人物/组织	巴勒斯坦无政府主义抵抗组织
[image]	城市/地区	巴勒斯坦、海法、耶路撒冷
[image]	日期	2021年8月19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加沙日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加沙 反殖民主义 抵抗 无政府主义
[image]	格式	文章
[image]	设计者	MMartinez
[image]	风格	彩色

给中国朋友的提示：关于如何记录一场起义 -- 从背景到理论到行动时间线的模版。

- Table of Contents
背景介绍
起义的时间线
5月9日——
5月10日——

5月11日 ——
5月12日——
5月13日 ——
5月14日——
5月18日 ——
5月19日 ——
5月20日至23日——
青年人向前迈进
附录：以色列法西斯主义的初学者实地指南

没有温文尔雅的起义。但关于为什么人们只有这一种选择的论述，却往往不那么被关注。大多数围观者只是挥舞着虚伪的道德感进行着非黑即白的论断，与镇压者的舆论造势融为一体。

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如何捍卫起义的精神和宗旨，是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而本文做到了这点，尤其是，它并没有陷入中国观察家们通常难以绕避的所谓暴力非暴力绕口令，而是真正作为一名行动者，就实地局势进行分析；并且正确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 —— 真正的和睦相处是联合起来抵抗暴政，而不是谁对谁的顺服。

这是能够有效打破叙事操纵者布设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矩阵的正确方式。当中国的保守派知识分子纷纷复述当权者虚构的 “共存” 论的时候，这篇文章希望梳理的问题尤其重要。

本文是一份来自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匿名材料，记录并讨论了今年5月在海法、耶路撒冷和周边地区发生的抗议事件。制作本文是希望为中国行动者展示一个模版，关于如何记录和分析一场行动 —— 从背景到理论到行动时间线和对要点的抓取。

[image]

您不需要是优秀的作家或者记者，不需要具备出色的文字艺术能力，但是您必需能抓住要点，尤其是那些被叙事操纵者利用来诋毁你们的反抗行动的要点。

今年5月，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和国外的难民社区中，涌现了一场民众起义。起义在耶路撒冷爆发，蔓延到 “48 Palestine”（即所谓的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村庄、城镇和街区，并最终蔓延到西岸、加沙、附近国家的难民营和世界各地的以色列领事馆。

几十年来，巴勒斯坦人第一次表明，他们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团结一致，愿意抵抗，尽管以色列努力分化他们，压制他们的精神。

起义的最初几天是由 48 Palestine 领导的，即1948年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他们有时也被称为 “以色列阿拉伯人”，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抗议活动在所谓的以色列各地的许多阿拉伯人城市和混居城市举行；本文将特别谈到海法，作者就住在这个城市，见证了整个事件的发展。

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

这篇文章将分为几个部分。关键是要介绍一些当前局势的背景，以及 48 Palestine 的一些历史和迄今为止对以色列种族隔离和占领的抵抗。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足够的材料。您可以回顾我们曾经介绍的11本书，在这里下载《历史真相和今天的反抗斗争》。并且，您还可以阅读伊兰·帕佩（Ilan Pappé）的《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一书，这是一份关于1948年大灾难和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如何形成的出色报告。

[image]

返回：

[image]

背景介绍

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区的民兵在1948年入侵这片土地，摧毁村庄，屠杀当地居民，并造成大规模的驱逐和流离失所，导致历史上最大的难民危机之一，这是关于了解 48 Palestine 和整个巴勒斯坦的最好开始。

大约70万人离开了这片土地，再也无法返回。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渴望回到自己或自己祖先的故乡。

在离我居住的海法不远的地方，在从哈达尔社区通往市中心的一条路上，对阿拉伯人海法的攻击开始了。犹太复国主义激进分子将炸药桶滚落在路上，轰炸阿拉伯人的居住区。这座城市陡峭的地理环境对他们有利，因为他们可以从山上攻击下面的阿拉伯社区。

直到最近，当我开始真正了解这个城市不为人知的历史时，我才发现了所有的恐怖故事。

在学校进行的犹太复国主义灌输中，你只被灌输了犹太男人与所谓的恐怖作斗争的勇敢的“解放战争”；有时你甚至被告知这片土地完全是空的，巴勒斯坦人根本不存在。

我了解到炼油厂的大屠杀，在袭击帕尔马后犹太复国主义民兵向外面的阿拉伯工人集会投掷炸弹，造成6人死亡，42人受伤后，工人们冲进大楼，杀死了39名犹太工人同伴。

海法一直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城市，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也有强大的工人团结，而这次侵略严重破坏了这种关系。作为报复，帕尔马武装分子入侵了附近的村庄—— 巴拉德谢赫和阿瓦萨，并屠杀了60多人。

我了解到犹太复国主义对阿拉伯社区的轰炸和恐怖袭击，特别是瓦迪萨里卜、瓦迪尼斯纳斯、哈利萨和整个市中心地区。我了解到，当人们聚集在港口准备撤离城市时，在山坡上俯瞰人群的犹太复国主义民兵对该地区进行了轰炸，造成恐慌和混乱，以确保离开的人永远不会再想回来。

大约6.1万名巴勒斯坦人离开了该市。 一些人暂时离开，希望在局势平静下来后再回来，但是后来发现有了新的边界，他们永远无法再返回自己的家园了。

尽管经历了种族清洗运动，但仍有4000名巴勒斯坦人能够留在海法，他们集中在瓦迪尼斯纳斯社区，这是海法的一个巴勒斯坦人社区，直到今天，这种犹太化依旧是建立犹太城市的必要条件。

以色列土地和财产法是这个新诞生的国家的第一批法律之一，它使国家能够宣布逃到附近 “敌对” 国家的难民的土地和房屋为 “国家财产”，这些街区中有许多被新来的犹太移民所占据，如海法的瓦迪萨里卜，那里成为摩洛哥犹太人居住的地方。

在这个国家成立的最初几年，当权者就对在大灾难中幸存下来的巴勒斯坦人口实施了戒严法。军事统治使国家能够实施宵禁、没收财产、拆除建筑、驱逐居民、征用土地和限制行动。其目的是尽可能地将土地殖民化，最大限度地扩大犹太人的定居点，限制巴勒斯坦人。

戒严令于1966年结束，一年后，即1967年，以色列占领了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西岸和加沙地带，与1948年占领的领土不同，从未正式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他们的占领应该是 “暂时的”，直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之间达成未来的协议。占领者在这些领土上建立了军事统治，并建立了许多犹太人定居点，其中一些定居点由以色列最极端的极右翼种族主义者居住。

48 Palestinians 的抵抗历史的特点是每年都会纪念一些事件，这些事件象征着巴勒斯坦人的集体勇气和坚韧的时刻。除了每年5月15日的大灾难纪念日之外，“土地日” 也是这样的纪念活动。1976年3月30日，加利利和内盖夫的巴勒斯坦人起来反对以色列的土地征用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加利利的犹太化，并从巴勒斯坦人手中窃取土地。抗议者宣布举行大罢工，在许多城镇和村庄发生了起义。

警察无法处理这些事件，镇压部队进入了。六名抗议者被杀，其中三人是在萨赫宁镇。从那时起，每年都会在巴勒斯坦各地举行游行和示威活动来纪念这一事件。

人民抵抗历史上的另一个重要序列被称为2000年10月的事件。在第二次起义期间，从乌姆法赫姆开始的抗议活动蔓延到全国许多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和与警察部队的激烈战斗。

在瓦迪阿拉、拿撒勒、海法、雅法、加利利、内盖夫以及其他许多阿拉伯人和混居的村庄和城市，抗议者封锁了道路，投掷自制的燃烧弹和石块，并袭击了警察局。

这是巴勒斯坦人表现出团结的许多次之一，尽管有所有以色列化和分裂的企图，巴勒斯坦人依旧作为一个民族一起战斗。

以色列犹太人的暴徒们在犹太人和混居城市进行暴动，攻击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企业。在这些事件中，有12名巴勒斯坦人被杀，还有一名以色列犹太人被杀。尽管进行了调查，但没有任何人因杀人而受到惩罚，对涉嫌杀人的警察的所有调查都被关闭了。

2000年10月后，48 Palestine 的许多年轻人转向犯罪，武器开始出现在阿拉伯村庄、城镇和街区。

犯罪活动的问题在 48 Palestine 中是非常痛苦的和破坏性的；它简直是在从内部扼杀这个社会。

2020年，113名巴勒斯坦人在与帮派有关的活动中被杀；犯罪组织实际上已经占领了城镇和村庄。就在几个月前，阿拉伯城镇出现了反对暴力的抗议活动，其中一些人遭到了警察的袭击。大量的武器分布在巴勒斯坦城镇，而国家似乎对此完全满意。

只要犹太人受到威胁，当局就会进行干预，并使之成为所谓的“恐怖主义”局势，但是，他们却允许阿拉伯人自相残杀。许多没有前途、无处可去的年轻人转向了犯罪，而犯罪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某种亚文化。武器问题将在目前的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

今年，在雅法，4月18日，一位拉比和一位犹太神学院的管理人员被当地巴勒斯坦人袭击。这所犹太学校是在以色列被称为“妥拉核心”的地方—— 这些是由定居者和右翼活动家组成的团体，通常来自西岸，他们来到巴勒斯坦社区和混居城市，以便建立犹太教堂和犹太学校，建立犹太社区，作为该地区的殖民化和犹太化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犹太学校建在雅法最后剩下的巴勒斯坦社区之一的阿

加米。像巴勒斯坦其他地方一样，雅法的巴勒斯坦人的历史是一个被剥夺和排斥的故事，而在雅法，这与仕绅化和犯罪相伴。媒体将这一事件说成是“对犹太拉比的无谓攻击”，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爆发了骚乱，攻击警察并保卫自己的社区。

为了理解目前的事件，人们必须理解耶路撒冷对巴勒斯坦集体意识的重要性。这座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抵抗据点，被看作是一个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的地方。许多大规模的起义都是在耶路撒冷爆发的，包括第二次起义，它是在当时的国防部长 Ariel Sharon 访问阿克萨清真寺后爆发的，这被视为严重的挑衅。

了解耶路撒冷就是了解犹太复国主义心态和巴勒斯坦抵抗的很大一部分。1948年被占领后，该城市被分为以色列控制下的西部地区和约旦控制下的东部地区。1967年占领后，该城市“重新统一”，巴勒斯坦人获得了永久居留权。在以色列，每年都会庆祝耶路撒冷的“统一”；占领的希伯来语日期是一个全国性的节日，以“旗帜游行”为标志，许多以色列人从市中心出发，右翼参与者在警察的全面保护下，挥舞旗帜，高呼种族主义口号，进入老城的穆斯林区。

[image] 2021 年 6 月 15 日，以色列民族主义者在耶路撒冷旧城附近举着以色列国旗跳舞。（Yonatan Sindel/Flash90）

耶路撒冷是一个种族隔离和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实验室。城东的巴勒斯坦社区完全被忽视了。那些在1948年逃离并被禁止返回原来家园的人所居住的难民营位于贫穷的阿拉伯社区，在犹太人定居点附近，周围有围墙。这些都是密集的、悲催的贫民区；有些地方甚至没有连接到污水处理系统。建筑许可证几乎从来不给阿拉伯人，所以大多数建筑都是“非法的”。

[image]

返回：

在这一切之中，有一些种族主义的以色列定居者，他们有一个明确的计划，要将东耶路撒冷犹太化，使其“与西方国家一样”。

阿克萨，即圣殿山，是世界上最具爆炸性的地区之一。该清真寺是伊

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之一，是抵抗的据点，是国家的象征，也是种族最紧张的地区。在以色列警察决定在其中一个入口Bab al’Amud 设置障碍，并将礼拜者人数限制在1万人之后，爆发了起义，许多抗议者攻击警察，放火烧毁街道，并捣毁了监视摄像机。

这些障碍物最终被拆除。与此同时，一些巴勒斯坦人上传了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TikTok视频，显示他们在市内攻击犹太人。而极右翼暴徒也被组织起来，在市场和市中心攻击巴勒斯坦人。极右法西斯组织 Lehava 带领种族主义者从市中心向 Bab al’Amud 游行，高呼“阿拉伯人去死”，在目的地附近被警察阻挡。防暴警察在5月9日和10日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在爆发的激烈骚乱中，至少有12名警察和超过215名居民受伤。

【注：利哈瓦（Lehava）是一个极右翼的犹太至上主义组织，总部设在以色列，严格反对犹太人的同化，反对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大多数人际关系。它反对基督教徒在以色列的存在。它着重于反异族通婚，谴责正统犹太法律所禁止的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婚姻。】

在东耶路撒冷的一个巴勒斯坦社区谢赫贾拉，以色列定居者十多年来一直试图将该地区犹太化并驱逐巴勒斯坦人。极端主义的犹太定居点存在于东耶路撒冷的其他巴勒斯坦社区，如西勒万和阿布托尔，他们在那里完全受到以色列警察和武装暴徒的保护。

在国外富有的捐助者（主要是美国犹太人）的支持下，宗教和民族主义定居者组织不断通过以色列司法系统与巴勒斯坦社区和财产展开法律斗争。

谢赫贾拉是耶路撒冷一个非常古老的街区，可以追溯到12世纪。在20世纪50年代，当该地区被约旦控制时，约旦政府在那里安置了从1948年占领和大灾难中逃离的巴勒斯坦难民。目前的争端始于2001年，当时以色列定居者闯入埃尔·库尔德家族的一个封闭区域，并拒绝离开，声称该房屋曾经是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地区法院作出了有利于他们的裁决。

法院裁决的依据是一份奥斯曼时代的销售账单，其真实性在2009年受到质疑，理由是该建筑只租给了塞法迪社区委员会，即 据称拥有该房

产的犹太团体。此外，巴勒斯坦家庭和他们的支持者坚持认为，以色列最高法院确认的奥斯曼帝国的文件实际上是伪造的。埃尔·库尔德家族于2008年被驱逐。

2009年8月，al-Hanoun 和 al-Ghawi 家族也被驱逐出位于谢赫贾拉的两处房屋，犹太家庭搬了进来，依据的是最高法院的裁决，该房产为犹太人所有。

这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2010年期间，以色列左翼活动家和当地的巴勒斯坦人每周都在该地区举行示威。全球的反应和斗争能够阻止进一步的驱逐，直到2017年，另一个巴勒斯坦家庭被驱逐 —— Shamasna。在2020年底和2021年初，以色列法院裁定八个家族，大约500人，将被驱逐。由于附近发生的抗议和国际压力，该判决已被上诉，法律听证会也被推迟了很多次。

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image]

起义的时间线

这条时间线主要集中在海法的事件，但也会提到在其他城市的重要事件，这些城市是目前起义的核心，包括耶路撒冷/圣城、利德、阿卡古城、雅法和拉姆勒。有些事件可能被遗漏。

我不是记者；这可能并不完美，但这些是我亲身经历的事件。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局势已经“平静下来”，但事件仍在发生，加沙是一个活地狱，法西斯分子仍在小范围内攻击人们，国家镇压运动仍在进行。

5月9日——

当我走近德国殖民地时，一大群人已经聚集起来，抗议最近对阿克萨

的入侵和在谢赫贾拉的驱逐计划。

德国殖民地是城市中间的一个大社区，靠近瓦迪尼斯纳斯，它的名字来源于19世纪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德国圣殿协会定居点。它成为以色列北部许多巴勒斯坦青年的波西米亚中心，有许多餐馆、咖啡馆和俱乐部。主街过去叫卡梅尔大道，现在叫“本古里安”大道，通向巴哈伊神庙，中间的广场被巴勒斯坦人称为哈伊尔广场，是亲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的固定场所。

Hirak 在阿拉伯语中的字面意思是“运动”，是一个由地方组成的分散性运动，类似于亲密团队的模式。不同的希拉克团体活跃在许多城镇，并相互协调。海法和平组织在晚上8点号召人们聚集，有几百人响应号召。

当我们从广场走到公路上准备阻挡时，警察冲到前面排成一排，以阻止我们行进。人们回头开始向另一侧行进，这使得警察也跑到另一侧，然后人们又迅速转身，开始向预定方向行进。

警察们最终在两边排起了队，对示威者进行围堵。沙巴布明显可见—— 即 巴勒斯坦青年，被称为更激进的抵抗力量。气氛非常紧张；人们站在警察队伍的前面，挥舞着旗帜，唱着歌。一些抗议者试图冲破警戒线，并被暴力逮捕。情况变得更加紧张，人们开始对警察大喊大叫，对他们竖起手指。然后事情变得混乱起来。

当闪光榴弹直接射向人群，人们跑去躲避时，几英里外就能听到轰炸的声音。餐馆的院子成了躲避的地方，人们用石头和空瓶子扔向警察。一个垃圾桶被放火点着了。那天有15人被捕。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战区，但这只是接下来的日子里的一个缩影。

[image]

与此同时，在拿撒勒，一个警察局前也发生了类似的抗议活动。轮胎被烧毁作为路障，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一些人被捕。

5月10日——

那天我到达德国殖民地的时间较晚，当时起义已接近尾声，但我确实看到沙巴布占领了卡梅尔大道，在附近的街道上投掷石块并设置燃烧的路障。当时已经有15人被捕。同时，我了解到，在全国范围内，局势已经升级，开始类似于大规模的人民起义。

这一天是耶路撒冷日，是庆祝1967年城东被占领和所谓的“统一”的国庆节，一年一度的国旗游行本应从西部的市中心出发，穿过东部的老城区，在巴布阿穆德和谢赫贾拉的起义以及警察对阿克萨的入侵中进行。

这座城市完全爆发了。数百人在阿克萨清真寺内抗议。发生了私刑企图 [在这个地区，“私刑”一词描述的是一群人殴打一个人，有时将其打死，或者将其重伤]。

下午5点左右，哈马斯从加沙宣布，以色列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将所有警察从阿克萨和谢赫贾拉撤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下午6点02分，耶路撒冷响起了警报声，火箭弹从加沙向该市发射。参加国旗游行的人都跑去躲避。与近几年不同的是，警察宣布禁止进入老城区，并阻止了试图进入的游行者。

作为对枪击事件的回应，以色列宣布在加沙开展军事行动，军用飞机开始轰炸加沙地带，造成大规模破坏、杀戮和流离失所。哈马斯作为回应，向以色列城市发射了火箭弹，主要是造成建筑物的损坏，但也有一些人死亡。

在洛德，巴勒斯坦人也称为 Al-Lydd，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城市，现在是中部的混居城市，离特拉维夫不远，情况达到了全面种族骚乱的规模。

巴勒斯坦人放火烧毁了汽车、犹太教堂、市政建筑和一所军事预备学校。在起义中，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一名犹太居民开枪打死。医院外也发生了骚乱。在附近的拉姆勒，犹太教堂和一个墓地被烧毁，商店被洗劫一空，并向警察和随机的人投掷石头和烟火。

虽然很难为沙巴布的一些行为辩护，而且不幸的是，这些行为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和宗教特征，但重要的是要提到，一开始被破坏的很多犹太教堂是右翼 “妥拉核心” 的犹太教堂，其明确使命是使混居城市犹太化。

了解里德和拉姆勒市的背景也很重要，以及那里被隔离的巴勒斯坦社区是多么的贫民窟化。

起义也发生在雅法，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石块和发射烟花，以及整个北部的加利利和内盖夫地区。有100多人被逮捕，警察局被烧毁。

5月11日 ——

法西斯主义的反应开始了。

当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左翼活动家聚集在德国殖民地通往巴哈伊寺的广场进行非暴力和平示威时，极右翼抗议者聚集在他们面前，高喊 “阿拉伯人去死！”并指责他们是叛徒。

警察将这两批人分开。在街上，在 Ha’asir 广场，巴勒斯坦人已经聚集在一起，气氛很热烈。一名沙巴布青年爬上路灯的杆子，升起一面巴勒斯坦旗帜。防暴警察带着马匹和水炮来对付抗议者。闪光榴弹像往常一样突然出现，街区变成了一个战区。

该地区的一些餐馆和企业向逃离警察的人们敞开大门以示声援。当晚，沙巴布组织与警察进行了斗争。数十个垃圾桶被烧毁，街道被封锁，有几个小时，警察失去了控制。

通往瓦迪尼斯纳斯的 Allenby 街简直是一片火海。瓦迪尼斯纳斯本身也被完全封锁，沙巴布青年站在通往德国殖民地的广场上，防备着警察的入侵。这感觉就像一块被解放的领土，一个临时的自治区，国家不得不在其中撤退，哪怕只是一晚上。人们肯定感受到了催泪瓦斯云的威力，但人们坚持自己的立场。

[image] 5 月 11 日，从德国殖民地通往瓦迪尼斯纳斯的 Allenby 街

在德国殖民地的主要街道上，警察允许右翼法西斯分子在重重保护下喊着种族主义口号游行通过。在记录这一事件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警察在追赶一名示威者，并暴力闯入附近街道的一所房子。

https://youtu.be/TuwMjmEld5g

在利德，在前一天被一名犹太居民杀害的巴勒斯坦人的葬礼上，起义仍在继续，一名警察被扔来的石头砸伤。更多的汽车和犹太教堂被损坏，一些犹太居民因害怕暴力而被疏散。

边境巡逻队进入该市，并有关于将军队引入的讨论。当局宣布进入民事紧急状态，给予警察和维稳机构更多的权力。

[image] 以色列防暴警察在利德

右翼示威者来到了该市。在拉姆勒，巴勒斯坦人烧毁了当地市场的部分区域。与此同时，法西斯暴徒也动员起来来到该市，主要人物有 Itamar Ben-Gvir 和卡汉主义极右组织利哈瓦。

【注：卡汉主义是一种犹太极端主义思想，其基础是犹太保卫同盟和以色列卡赫党的创始人拉比·梅尔·卡汉（Rabbi Meir Kahane）的观点。卡汉坚持认为，居住在以色列的大多数阿拉伯人是犹太人和以色列本身的敌人，并认为应该建立一个非犹太人没有投票权的犹太神权国家。】

法西斯分子袭击了所有他们怀疑为是阿拉伯人的人，对一名阿拉伯司机实施私刑，向阿拉伯汽车投掷石块，并试图进入一个巴勒斯坦社区。在阿卡古城，巴勒斯坦人在老城区进行起义，焚烧了当地的企业和一个警察局。

[image] [image]

5月12日——

法西斯分子聚集在基利亚特埃利泽（Kiryat Eliezer），这是一个靠近德国殖民地的大部分犹太人居住区，他们向瓦迪尼斯纳斯进军，并攻

击巴勒斯坦人。他们在那里是全国性的反巴勒斯坦动员的一部分。

出现了极右翼的 **Telegram** 和 **WhatsApp** 群组，敦促人们带上铜指节套、刀子、棒球棍和其他“冷兵器”，并准备战斗。一个号召呼吁人们聚集在瓦迪尼斯纳斯，帮助保卫该地区，年轻人从下午开始聚集在入口处。警察阻止了法西斯分子到达瓦迪尼斯纳斯，但他们在一路上都对阿拉伯人拥有的企业进行了破坏，攻击巴勒斯坦司机和路人，损坏汽车，向阿拉伯人的房屋投掷石块，并大喊种族主义口号。

警察用催泪瓦斯和闪光榴弹袭击了聚集在瓦迪尼斯纳斯的人们。我不可能进入该社区，因为我到达的时间太晚了，整个地区完全被防暴警察封锁了。在德国殖民地也爆发了冲突，这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现象。

[image]

在巴特亚姆，一个试图到达雅法的法西斯暴徒砸碎了一家阿拉伯人所有的企业的窗户，并残忍地对一名阿拉伯司机处以私刑，这在电视直播中被拍到。

[image]

在利德，宣布从晚上8点开始实行宵禁；任何人都不允许进入该城市或走出自己的房子。尽管如此，大量的极右翼帮派—— 其中一些是来自西岸的定居者—— 依旧来到该市，并被允许自由走动和攻击巴勒斯坦人。

在当地清真寺集会的巴勒斯坦人遭到防暴警察、边境巡逻队和法西斯分子的袭击。据报道，整个晚上，定居者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发生了枪战。

一名警察在 Ramle 被射伤。法西斯主义的反阿拉伯暴徒和攻击也发生在哈德拉、纳坦亚和其他一些犹太城市。三名以色列人在阿卡被巴勒斯坦人用私刑打死。

[image] 海法，一辆警车被点燃。

5月13日 ——

在德国殖民地、市中心、瓦迪尼斯纳斯和哈达尔的沙巴布团伙投掷石块和自制燃烧弹，砸毁银行和企业，设置路障，与警察搏斗，并破坏了路灯杆、交通灯和公交车。一名以色列老年妇女被扔向公共汽车的石头砸伤。与此同时，人们现在每天都聚集在法院，等待被捕者被释放。

在利德，宵禁又持续了一个晚上，警察、巴勒斯坦人和法西斯暴徒之间的街头打斗接踵而至。定居者烧毁了一家阿拉伯商店，而巴勒斯坦人则烧毁了一辆卡车和一个社区中心。一名以色列人被刺伤。据报道，巴勒斯坦人和定居者之间发生了枪战。起义在拉姆拉也在继续。

[image] [image]

这几乎是该事件的主要几天。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起义基本平息了。抗议和攻击在较小的规模上继续进行。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飞向以色列城市的火箭弹和加沙的大屠杀上。我谈到了 48 Palestine 的主要事件，但几乎没有提到内盖夫和加利利，他们也勇敢地抵抗国家，西岸的平行起义，以及巴勒斯坦难民在黎巴嫩和约旦的以色列边境和各地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抗议活动。

接下来的日子里，警察和臭名昭著的以色列维稳机构 **Shin Bet**（以色列辛贝反情报与国内安全局）进行了严厉镇压。警察搜查了人们的家，寻找参与起义甚至只是参加了有组织的抗议活动的任何人。他们突袭了海法平权组织成员的家，并进行了逮捕—— 逮捕了那些正在考虑如何纪念即将到来的**5**月**15**日大灾难日的人。

灾难日当天，在萨赫宁举行了一次大型抗议活动，和平地结束。法西斯暴徒也在继续，但在这之后，他们都转入了地下。海法的一些阿拉伯房屋被做了标记，导致一些居民在恐惧中离开该市。对一些人来说，这让人想起了大灾难期间的做法 —— 在原住民中制造恐惧和惊慌，迫使他们离开。

5月14日——

巴勒斯坦人正在组建自治自卫委员会。以下摘自海法的一名巴勒斯坦人 Khulud Khamis 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声明：

今天早上（2021年5月14日星期五），我被38名巴勒斯坦青年夜间在海法被捕的消息惊醒。 其中一些是未成年人，他们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被审问，而其他受伤的人则被阻止接受医疗护理。来自以色列阿拉伯少数民族权利法律中心（*Adalah*）的律师们整晚都在等待与他们见面，但从那天早上开始，他们被剥夺了提供任何法律咨询的机会。

这几天在海法几乎是超现实的。我从来没有目睹过在我心爱的城市发生这样的事。连续两晚，约200名自称“公民军”的犹太定居者极端分子冲进海法的巴勒斯坦社区。 他们手持球棒和其他武器，其中许多人有军事训练背景，而且组织严密。

下午，人们看到一小群人进入建筑物，用红色标记标出属于巴勒斯坦居民的门。他们破坏了几十辆汽车，在街上攻击巴勒斯坦人，并试图闯入巴勒斯坦人的家中。在其他混居城市，如利德、阿卡、耶路撒冷，也发生了类似的攻击。

巴勒斯坦邻里和社区代表昨天开会讨论保护策略，因为我们已经看到 警察不仅没有试图阻止这些攻击，反而使其得以实施并支持那些暴徒。警察没有阻止定居者的攻击，而是攻击巴勒斯坦抗议者，而这些抗议者唯一的罪行是保卫自己的家园。

在第一个晚上，我们目睹了警察的不作为，一些以色列盟友会见了海法市长和警察。这些官员基本上告诉人们，他们无能为力。

我们在自己的家园、城镇和城市得不到保护，暴力事件只会不断升级，加沙被攻击，儿童、妇女和男子被杀害，谢赫贾拉的居民仍然面临着被强制驱逐，而世界却保持沉默，视而不见。

当然，以色列媒体成功地将巴勒斯坦公民描绘成这个等式中的“煽动者和流氓”，而几乎完全忽略了极端主义定居者的攻击。这只对内塔尼亚胡有利， 他在过去一年半里举行了四次选举，却屡次未能组建政府。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又有很大的机会组建政府。

雅法、阿卡、海法、利德和其他地方的巴勒斯坦公民正在组建自我保护委员会。律师、医生、心理学家，还有其他人在我们的街区巡逻，以保护我们免受这几天的恶性袭击。

我们呼吁立即进行国际干预，制止这种疯狂行为。我们一直被抛在一边自生自灭，完全没有受到保护。现在是时候行动了。

还有一个更个人的问题。

那些大声说话、抗议、采取行动、抵抗的朋友们：你们站在正义的一边。

而那些沉默的“朋友”们：你们的沉默是震耳欲聋的。

你不要问我你能做什么，或者告诉我你感到无助，说你什么也做不了。总有一些事你可以做。如果你对正在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请去了解事实并开始采取行动。这是你的责任。你不能说“我不知道”。

5月18日 ——

在 48 Palestine 宣布了总罢工。在海法，白天在瓦迪尼斯纳斯举行了许多活动，以纪念巴勒斯坦文化，包括歌曲、现场表演、绘画和儿童活动。下午6点，在哈达尔，在通往瓦迪尼斯纳斯的路上，有人要求

举行抗议活动。重型防暴警察有备而来。当人们开始游行时，警察迅速封锁了道路，阻止了游行队伍的行进。人们没有退缩，反而在街上唱歌和庆祝。尽管气氛紧张，但集会还是和平地结束了。

[image] [image] [image] 海法总罢工，5 月 18 日。

晚上，德国殖民地附近的一名巴勒斯坦人报告说，右翼种族主义者在他的建筑物上做了标记，投掷石块和燃烧瓶，并大喊种族主义辱骂。

在耶路撒冷，在支持总罢工的示威活动中，警察袭击了人们，并在谢赫贾拉发生了起义。

[image] [image]

5月19日 ——

在乌姆阿法姆，在上周的抗议活动中受伤的17岁巴勒斯坦人穆罕默德·基万被宣布死亡。在该市的入口处爆发了起义。

[image] 17岁巴勒斯坦人穆罕默德·基万死于警察造成的枪伤。
[image]

5月20日至23日——

5月21日，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宣布停火，结束了在加沙的12天军事行动和火箭发射。在耶路撒冷的起义中，警察再次进入阿克萨清真寺，重复了当初导致局势升级的挑衅。

国家发起了一场激烈的镇压运动，旨在恐吓那些敢于反抗的人。大约2000人被逮捕。5月23日晚，以色列警方宣布了所谓的
“法律与秩序”
行动，旨在48小时内逮捕500人，此外还有大约1500人已经被逮捕。在全国各地的突击检查中，人们被逮捕的罪名包括向警察竖中指、网上发帖、以及参加抗议。逮捕行动至今仍在继续。

青年人向前迈进

巴勒斯坦人感到被世界背叛和抛弃了。人们只有在发生持续的种族灭绝时才会想起他们，即使如此，每个人都在忙着谈论局势有多 “复杂”。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有任何人可以信任，包括他们自己的 “领导”。

[image]

沙巴布，那些在街头战斗的青年，那些竖起路障对抗警察和放火烧垃圾桶的孩子们，完全与任何形式的政治力量疏远；他们在非正式的小团体中工作，其中许多人根本不关心政治。

他们来自巴勒斯坦社会的最边缘，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试图将这个社会降至内部混乱的直接后果。他们是黑帮分子、毒贩、各种不法分子、来自 **48 Palestine** 最贫穷的村镇和街区的没有前途的年轻人、无产阶级，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完全没有权力。

传统的组织、政党、可敬的宗教领袖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

巴勒斯坦的新生代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即使根据以色列臭名昭著的维稳机构 Shin Bet 的说法，他们确实是 “无法治理” 的。每当暴乱或起义失去控制时，当局和维稳机构就会寻找 “负责任的” 成年人，受人尊敬的 “社区领袖” 来安抚局势。但是，当你投入如此大的力量从内部打破一个社会，达到如此程度时，你就创造了一个你无法与之谈判的敌人，因为他对你的恐惧为零，没有什么可以依赖或希望的。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而且他们被完全诋毁了。媒体的宣传机器把他们当作罪犯、恐怖分子、野蛮人、嗜血的大屠杀分子，而他们却没有任何发言权。起义被说成不过是一些流氓的暴力愤怒的爆发，认为警察部队、情报机构和监狱系统会处理他们。看起来似乎每个人都决定继续把这些人推到尽可能低的位置，把他们扫到地毯下面，把他们当作只不过是畸形的杀人犯，直到下一次愤怒大爆发。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隔离也是一种阶

级制度，他们最讨厌贫穷的巴勒斯坦人。

当然，起义也是一种阶级反抗的形式，超出了种族冲突的常规范围。记得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在第一次起义期间，在其早期，许多在加沙和其他地方起义的青年并不是很有政治头脑，大多数的攻击都是针对较富裕的巴勒斯坦人。这可以追溯到1936年的阿拉伯人大起义，当时许多攻击涉及巴勒斯坦的农民Falahis，他们对城市精英采取行动。巴勒斯坦社会内部阶级战争的这一层面总是被从历史中抹去，而倾向于更简化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种族冲突。

一旦大党派、军国主义派系设法接管，这种阶级战争总是被推到一边；例如，第一次起义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关闭。它很快就从一个受欢迎的群众斗争变成了少数腐败官僚手中自上而下控制的反对派。

我们都知道，一旦民兵和职业革命者接管，人民就会成为他们自己"解放" 的旁观者，抵抗运动的群众性吸引力就会丧失。

巴解组织和法塔赫粉碎了起义，以便使奥斯陆协议得以实施，该协议将西岸划分为小行政区，并引入了所谓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法塔赫成为以色列占领者事实上的长臂，从内部管理种族隔离制度。在我看来，现在哈马斯也在进行类似（尽管不是完全相同）的进程。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焦点完全转移到了从加沙袭击以色列城市的火箭弹上。以色列有9人死于哈马斯的火箭弹，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人，比如拉姆勒附近的达哈马什村。有几枚哈马斯火箭弹最远到达了西岸。

抗议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我们不再看到大规模的起义。人们不禁感到，哈马斯和军国主义派别打断了在街头、在占领区内的城市中诞生的民众、群众运动，这种运动本可以对国家政权的稳定造成真正的破坏。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谁从中受益。以色列城市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已经

结束，以色列国家可以向世界推销他们与向我们的城市发射火箭弹的所谓 “伊斯兰圣战主义恐怖分子” 作战的老掉牙故事。这是个更顺嘴的故事，也更容易处理。反动的意识形态更容易控制，只要有需求，他们就可以接管斗争，扼杀群众运动。

[image]

在这个系统中，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左翼做了历史上左翼在社会动荡时期总是做的事：试图安抚抵抗，吸收其能量，以便将其引向更 “可接受”（即无效）的地步。

同样过时的战术，无聊的可预测的示威，“非暴力” 的废话，以及关于浅薄的 “共存”、和平和民主的空谈。

对于以色列犹太左翼的剩余部分，其实没什么可期待的，但事实证明，即使是阿拉伯政党，也与街头发生的事完全脱节。

来自阿拉伯联合名单的共产主义 “激进左派” 哈达什党和拉阿姆党都在3月23日的选举中进入了议会（以色列的议会）。他们敦促人们 “合法地进行抗议”，不要使用暴力。难怪年轻人完全疏远了他们。

对 **48 Palestinians** 来说，以色列议会中的阿拉伯政党与法塔赫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是一样的：占领的另一张脸，出卖者、合作者、维稳者，是政权的安抚工具。就像希腊的 “激进左翼联盟” 或西班牙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 Podemos 一样，他们出现在群众运动中，占用了人民反抗的语言和能量，以便将其全部引回到体制内行事 —— 当然，在关键时刻，他们会完全背叛人民。我怀疑他们现在还有什么可信度。

提到这一点几乎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不仅仅是极右翼的混蛋，而是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的种族主义暴徒是一个建立在深刻的种族主义根源上的国家的直接后果 —— 一个建立在村庄废墟上的定居者殖民项目，驱赶原住民，一个犹太至上主义的国家，而其他所有人都被排斥在外。

以色列可能是民族国家作为解决被压迫人民问题的方式的最糟糕的例子之一。对以色列人来说，对极右翼流氓攻击巴勒斯坦人感到厌恶要容易得多，而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行动（更不用说这个国家的暴力诞生了）要么不受质疑，要么被完全接受。以色列国防军被称为 “人民的军队”，它将 “杀死阿拉伯人” 的纲领付诸实践，比任何草根法西斯分子都更有效率。

现在，加沙地带完全成了一片废墟。军用飞机向医院投掷炸弹，一座媒体打楼轰然倒下，整个街区被抹去。情况令人难以忍受。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大约有250人被杀，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

加沙自2007年以来一直被围困；在目前的大屠杀之前，它已经是一个人间地狱，是地球上最大的开放式监狱，而现在它已经达到了人类灾难的境地。这就是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而不是极端主义的边缘。

我们最近听到很多关于 “共存” 的言论，特别是在海法这样的混居城市—— 关于暴乱起义破坏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 “共存”。这只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这种共存是描述生活在犹太人统治下的一种编码方式，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应该保持沉默，抹去自己，以便融入其中。一个月前刚刚庆祝过
“独立日” 的以色列人绝不会认为这是对一个历史上巴勒斯坦城市的挑衅，这个城市在大灾难期间遭受了最残酷的攻击—— 但如果巴勒斯坦人敢于表明他们的存在，他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所谓的共存只是一种镇压行动。

很难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沙巴布与警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解放了一些领土，这些临时的自治区域，国家在其中没有出现，只有一个晚上，你可以自由行走，超越催泪瓦斯的云层，想象一个不同的现实。

但他们不应该不受批评。许多袭击具有民族主义特征，他们做了一些难以为其辩护的事。攻击犹太教堂、公共汽车和随机的人并不是处理这种情况的最好办法。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联合起义，共同抵抗，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以及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反对所有让我们沉沦并阻止我们

将对方视为同胞的当局。

在起义的空间里，我们必须创建自主的解放区，在那里我们可以构建新的方式来看待彼此和我们周围的世界，以重塑生活，平等地分享空间。

不幸的是，就目前而言，这只是一个幻想。太多的鲜血已经洒下，人们无法相互信任。你可以感觉到到处都是紧张的气氛—— 我们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在一起，但无形的精神边界不断地将我们分割开。

所谓美国的情况激励着我。反警察暴力的起义是一场真正的、多样化的起义。黑人和白人劳动者在街道上找到了彼此，共同对抗剥削他们的制度。我甚至听说，第一个在明尼阿波利斯放火烧毁警察分局的人是一个白人哥们。这对美国这样的地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现在条件已经成熟，可以进行多种族的反抗，让人们团结起来战斗。

所以一切都有可能，我想。但很难保持希望。感觉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如此，有些人并没有等待。在每天的种族隔离现实下，每一秒都在形成联系，在我们说话时，有形和无形的边界正在被粉碎。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鉴于气候危机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状况，未来的起义将为资源、清洁水和可呼吸的空气而战，就像为土地而战一样。

最后，我将引用阿尔弗雷多·博纳诺（Alfredo M. Bonnano）所写的《巴勒斯坦，我的爱人》中的一段话：

> 和平的前景遥遥无期。理想的解决方案，至少在所有心系人民自由的人看来，只能是普遍的反叛。换句话说，从以色列人民开始的起义，能够摧毁统治他们的机构，并在合作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直接向巴勒斯坦人民提出和平建议，而没有中间人。但就目前而言，这种观点只是一个梦想。我们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image]

附录：以色列法西斯主义的初学者实地指南

与美国和欧洲的极右翼一样，以色列法西斯在过去几年里变得更加分散，从大的组织变成了非正式的组织，主要是在网上和通过Telegram 等应用程序。

在起义期间，许多攻击巴勒斯坦人的暴徒都没有名字，或者名字不断改变，因为他们一旦被曝光就转入地下。

我仍然会提到那些大的和著名的组织，因为它们仍然是动员的力量，传播仇恨的宣传，并作为通往更多地下组织方式的通道。我认为海外人士熟悉以色列极右团体、组织、符号和意识形态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在各地的犹太人社区活动。这是保持我们社区安全的好方法，也是为当地巴勒斯坦人和难民提供保护和声援的好方法。

卡汉主义—— 一种极端的犹太意识形态，以拉比梅尔·卡汉的名字命名。梅尔·卡汉是一位美国拉比，主要在20世纪80年代活跃在以色列，是该国极右政治的领军人物。他提议将主要是阿拉伯人和所有其他非犹太人驱逐出以色列，以 “净化” 土地，并在圣经中的大以色列边界内建立一个哈拉卡（犹太法）君主制。

在他的政党卡赫（Kach）的领导下，他提出的种族主义法律让人联想到纽伦堡法案—— 纳粹德国于**1935**年颁布的反犹太法律，直到1985年该党因种族主义而被取缔。卡汉最终在纽约市被一名埃及裔美国人暗杀，但他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在今天的以色列仍然存在，而且越来越强大。

卡汉主义派别存在于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特别是希伯伦和阿尔巴镇的极端主义定居者中，他们与许多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袭击和暴力运动有关。

一些著名的卡汉主义者包括巴鲁克·戈尔茨坦（Baruch Goldstein），

他于1994年在希伯伦的始祖洞向穆斯林礼拜者开火，造成29人死亡。卡汉主义恐怖分子和民兵继续对西岸、以色列和国外的巴勒斯坦人实施暴力行动。世界各地的卡汉主义组织包括犹太防卫联盟和犹太工作队。

[image] 卡汉主义的旗帜

利哈瓦（Lehava）——

一个大型的卡汉主义组织。Lehava 是 “为防止圣地同化” 的希伯来语缩写。以针对通婚关系 —— 特别是犹太妇女和阿拉伯男子之间的关系而闻名，派打手威胁和攻击与犹太人约会的巴勒斯坦人，并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攻击巴勒斯坦人。

该组织许多领导人物居住在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利哈瓦组织了4月22日从西耶路撒冷到东耶路撒冷的 “阿拉伯人去死” 的种族主义游行，在导致局势升级的几天里，许多在耶路撒冷寻找巴勒斯坦人进行攻击的暴徒都与该组织有关。他们在国外也有一些分会。

[image] 左边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 Im Tirzu的标志，右边是利哈瓦的标志

Otzma Yehudit “犹太力量”——

一个卡汉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极右政党。其许多成员是拉比梅尔·卡汉的学生和追随者。该党在选举中通常无法进入议会，但其主要成员之一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在上次选举中进入了议会，同时与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起竞选。本·格维尔把他的 “办公室” 设在谢赫贾拉社区，并参与动员拉姆勒的私刑暴徒，为局势升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Hilltop Youth——

西岸定居者青年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亚文化。因他们习惯于在西岸的山顶上建造前哨而得名。它涉及一些卡汉主义者，一些其他类型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都是暴力和危险的。这些团体中出现了一些极其暴力的地下恐怖组织，如 Bat Ayin 地下组织，该组织试图

炸毁东耶路撒冷的一所巴勒斯坦女校。Hilltop Youth 在目前法西斯暴徒的动员中出现，尽管有 “宵禁”，但他们仍武装起来，与警察一起攻击巴勒斯坦人。

Im Tirzu——

一个更世俗的新犹太复国主义法西斯组织，以大学校园的学生小组为基础。Im Tirzu 专注于极端民族主义活动，否认大灾难，以及针对左翼、难民、移民和人权组织的诽谤和法律运动。在他们起诉一个 Facebook 小组称他们为法西斯分子后，以色列法院说，他们确实 “具有与法西斯主义的某些相似之处”。因此，即使按照以色列司法系统的说法，他们也是法西斯分子，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就。

By Crimethinc

[image]

赠 "七夕”

[image]	日期	2023年8月21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七夕
[image]	场景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抵抗 无政府主义 爱 革命
[image]	格式	手册
[image]	设计者	MMartinez

[image]

威尔士文化中有一个词读作"希赖斯" (Hiraeth)。这个词在其他很多语种中都不存在，但是它所代表的情感，却无国界尽人皆知。

"希赖斯" 指的是对一个不复存在的、甚或从未存在过的地点、时间或状态的渴望；一种无可替代的渴望；一种无法弥补、只能接受的渴望。

对不可替代性的强调，对最终的和不可挽回的损失的强调，对其有形的不可实现性的强调，使 "希赖斯" 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 "怀旧"，后者通常都会延伸到触手可及的事物上。

当你怀念某一片 森林 时，你可以回到那里，只要资本家的推土机 还没有 摧毁那片自然风光；但你无法回到一个不再存在的世界：比如，全家人聚在一起的餐桌，因为一些家庭成员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种感觉对曾经的和现在的 殖民地 人口来说再熟悉不过；漂亮的新房子盖在骸骨以上，童年的街道还在原地，但已经位于另一个国度 —— 童年不在了，时间不在了，"你"也不在了。于是那条街也不再一样。

总的来说，与怀旧不同，"希赖斯" 不仅向往过去（失去的那些），也渴望从未成为的事物（理想中的那些）。

在时间的洪流中冷却下来，对地点和事件的悲伤就变成了"希赖斯"：一种柔和的渴望 —— 如紫罗兰绽放的忧郁，尽管夜幕降临，依然盛开，花瓣和芬芳相映成趣；让大黄蜂为之迷醉，心甘情愿跌入草丛中。

"希赖斯"是旅行者、移民、难民的常伴 —— 他们搭载船只或火车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们是生活在行李箱上的影子，无尽的漂泊 _ 背井离乡，寻找家园；紧张地把自己投向城市和人群，希望这一次拼图的一部分能够潜入它在画面中的故乡。

不，"希赖斯" 不是在回顾过去。它让人意识到，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每一次回首，它都会变得更加模糊、更加鬼魅，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场梦。告别过去！你就为未来腾出了空间！而未来的 "希赖斯" 将指向你的现在 —— 因此，让今天充满值得未来向往的事件吧，这就是 "希赖斯" 旨在提醒的重要意义。

"希赖斯"的另一个信息是，"家园"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感觉；是你正在经历的一种状态 —— 因此，家就在你心里。这是一个将我们自己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的问题。

家不能被捆绑在一起。不能被简化为一栋房子或一条街。家园 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一个和谐安宁的地方，就像望远镜中的方糖，你无法舔舐，但可以无尽地渴望，并在这种渴望中沿着探索和变革的道路

奋勇前进。

在吸血鬼的世界中，我们自己的家就是 爱 ，家和自由是真正值得憧憬的对象，以 逃避统治 的恐怖。

- 当激情淹没你，你亲吻爱人，自由的阳光就会从 压迫性秩序 的裂缝中闪耀出来。

- 当我们彼此支持，抵制 达尔文市场 的磨刀霍霍时，自由之光就会闪耀出来。

- 当警察的汽车被掀翻、统治者的房子起火，统治者的命令破碎时 ....，自由之光就会闪耀出来。

越是美好的事物，越难以得到，越是令人向往，沉醉。最重要的是不要被它所迷惑，不要停留在原地环顾四周，而是要化痛痒为行动。用新的事件补充不足。制造回忆。请记得，最重要的是爱，目标是自由。

□

[image]

有比“胜利”更重要的事：印尼抗议浪潮中的无政府主义者

[image]	人物/组织	印尼无政府主义
[image]	城市/地区	印尼
[image]	日期	2024年8月22日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印尼 国家 投票 新自由主义 无政府主义 民主 直接行动 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 起义 选举 革命
[image]	格式	memes
[image]	设计者	[image]Calthrop
[image]	风格	彩色

“抵抗万岁，团结万岁！”

- Table of Contents
推动抗议活动的核心问题
1、选举法修改：
2、政治腐败：
其他因素 ——
大事年表
附录： 印尼各地的示威活动

- 雅加达
- 苏门答腊
- 苏拉威西
- 努沙登加拉
- 马鲁古和巴布亚
- 加里曼丹

[image]

我们一直在记录来自世界各地抵抗前沿的思想和经验。这些前线声音都很珍贵。无政府主义媒介与职业媒体的区别就在于，我们不会让养尊处优的专家和远在天边的观察家来评议甚至指挥前线行动，也不会试图将抗议者的形象硬塞进某种更赚流量的主流认知框架内。但这不代表我们认为前线受访同志的所有观点都值得无条件赞同。思考空间始终存在，以便我们大家都能在思考中获得进步。

比如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无政府主义团队原本做了很多基层工作，尤其是与边缘社区的联合很出色，应该是已经建立了一些民心基础，但依然出现了学生团体和无政府主义团体之间的矛盾，而且是在最危险的情况下发生的。

但仅仅指责学生 “不团结、不理解反抗者多样性的原理” 是不够的。“不团结” 是结论而不是原因，导致在 “催泪瓦斯横飞” 的状况下学生团体拒绝帮助无政府主义者避难的原因应该更为复杂。至少说明在此之前双方有过误会且没能/或没来得及化解，以及，无政府主义组织在基层建设方面的工作还需更多优化。

在每一条反抗战线上，无政府主义都不具备特殊性，虽然鉴于激进程度我们肯定是被镇压的重点目标，但请永远 不要 从特殊性中寻求归属感，那是一个危险的陷阱。将我们特殊化、与社会其他部分疏离，是镇压阶级最显著的收益。我们不能为对手制造方便。

受访者似乎有些拘谨，有一种下意识想让自己看起来 “符合常规媒体形象” 的倾向，为了类似的形象框架而掩饰锋芒。这令人心疼。如果这是某种策略，希望它在本地斗争环境中有充分合理的现实功效。

此外，我们认为“无政府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应该是一种理

论；这里不应该有正确答案或者某种强制的规范，作为解放工具的理论不会通过说教来实现。

[image] 列表-6 独立媒体列表

这也正是为什么您不必完全同意IYP的所有观点，但我们和您依然是同志，关键时候是战友。因为我们有着同一个向往，且并不会因此而试图控制彼此的每一个观点。我们并肩作战，共同学习，引领促进，但不会指挥说教。这是一种自由的结合。这样的关系结构帮助无政府主义革命力量实现了最大范围的横向联合。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志一样，印尼的同志在介绍他们的工作时也为全球的无政府主义社区提供了灵感。一如既往，希望这些灵感能惠及我们的华语区战友。我们在文中添加的超链接也是旨在加强这一利好。

[image]

2024年8月，印度尼西亚爆发了一场抗议浪潮，表面上看是对旨在任命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俗称佐科威）总统继任者的政治阴谋的回应。在英语世界中，有关这些抗议活动的信息很少。为了了解更深层次的问题，本文联系了印尼不同地区的无政府主义参与者。

接受采访的是万隆的独立研究员兼摄影师弗兰斯·阿里·普拉塞托（Frans Ari Prasetyo）和日惹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参与者 M。照片也由普拉塞托拍摄。

[image] “永远不要相信政府”～ 2024年8月22日在万隆举行的抗议活动。

根据我们在美国得到的消息，正在进行的抗议活动据说是对选举法修改的回应，更广泛地说，是对腐败的政治王朝的回应。此外还有更多的故事吗？

普拉塞托：最近的这场抗议活动凸显了民众对佐科威两届总统任期的不满达到了顶峰，尤其是在印尼年轻人当中。虽然这次抗议不会导致佐科威下台，因为他会在2024年10月退休，但它确实表明，自1998年改革结束专制时代以来，印尼的社会运动，尤其是万隆的社会运动，变得更加活跃和多样化了。这些抗议活动是针对佐科威试图修改1998年改革所确立的地区行政选举法而出现的。

宪法法院就地区行政职务的年龄限制做出了两项裁决。首先，宪法法院裁定候选人在登记时必须至少年满30岁。这一裁决可能会阻止佐科威总统年仅29岁的小儿子竞选地区行政职位。第二项裁决则废除了提名地区领导人候选人的政党必须达到25%选票的规定。法院将门槛降至各地区6.5-10%的有效选票。这一变化允许中小政党提名自己的候选人，为选民提供了更多选项。此前由于25%的基准，只有较大的政党才能提名候选人。不过这一裁决也为这位深受反对党欢迎、具有较高可选性的前雅加达省长以及其他反对党支持的候选人打开了大门。

佐科威的行为可能会被视为破坏民主原则。这可能是出于维持权力和保护自己的欲望，同时即使在2024年10月总统任期结束后也要保持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无论是在印尼还是在全球范围内，要推进民主的包容性、问责制和生活质量，仍有许多工作要做。然而进展似乎正在放缓，而不是向前推进。许多印尼人担心代议制政府可能会崩溃。此外，还有其他法律正在审议中，特别是《军事法》和《警察法》，这些法律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

[image] 2024 年 8 月 22 日在万隆举行的抗议活动。

M：印尼的抗议活动是由选举法修改、普遍腐败、经济不满、对政治领导层和警察暴行的愤怒等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虽然选举法的修改和腐败政治王朝的影响是当前反叛行动的核心，但它们是更广泛背景的一部分。

推动抗议活动的核心问题

1、选举法修改：

最近对印尼选举法的修订极大地助长了抗议活动。许多印尼人认为这些修改破坏了民主原则，增加了根深蒂固的政治精英的影响力。一些人认为这些修正案为操纵选举结果提供了便利，从而引发了对民主进程公平性和透明度的担忧。

2、政治腐败：

腐败仍然是印尼政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强大的政治王朝成员在内的政治精英普遍存在腐败现象，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许多抗议者要求对罪犯进行公平审判和惩罚，并要求相关机构（如根除腐败委员会/KPK）加强问责制和提高透明度。

其他因素 ——

1、历史积怨： 印尼有着政治动荡的历史，近期的抗议活动受到了历史积怨的影响，包括以前的反独裁统治和反腐运动。苏哈托（Suharto）时代和1998年改革运动（烈火莫熄/Reformasi）遗留下来的问题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情绪和行动。

2、经济不满： 经济问题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日益残酷的不平等、失业和对经济政策的不满加剧了人们的怒火。许多印尼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导致社会和经济的紧张局势愈演愈烈。

3、社交媒体和激进主义： 社交媒体在组织和扩大异议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社交媒体平台使活动人士能够迅速动员和传播信息，从而扩大了抗议活动的规模和强度。这也让民众更重视抗议者的表现、监督性增强。社交媒体标签运动也得到了扩展，“no viral, no justice” 就是针对持续存在的问题而出现的。

4、现任领导层： 佐科威总统因在处理腐败和政治改革方面的失败以及发布不受欢迎的法律草案而饱受批评。在执政的十年间，佐科威政府被指责在解决导致民众失望的系统性问题上做得不够。佐科威在担任总统期间的工作重点一直是推动对社会和环境有害的发展形式。这在基层引发了严重的批评和冲突，因为基层社区直接受到其政策的影响。

5、警察暴力： 人们对警察暴力对待抗议者、任意逮捕、虐待被拘留者、滥用权力、腐败、增加国家军备预算、在示威中使用催泪瓦斯、职业不当行为、以及警察参与 “保护” 非法网上赌博、人口贩运、毒品贩运、以及与当地社区冲突的采矿和棕榈油种植区的以“安全”为借口的偏袒等行为感到愤怒。批评人士认为，这反映了警察部队内部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如缺乏问责制、监督不力以及独裁倾向。人权组

织、活动家和其他人士经常呼吁进行改革，以改善警务工作，确保更大的透明度，并保护公民自由。无政府主义者呼吁结束这种体制并与之斗争。

[image] 2024年8月22日万隆的抗议活动。

请简要概述印尼以前发生过的强大的社会运动，那些为当前的活动浪潮开创先河的运动，并按时间顺序介绍导致当前局势的重大事件。

普拉塞托：在这次抗议活动之前，印尼还发生了另一场示威游行，抗议任命一名备受争议的警察局长为KPK主席（Komisi Pemberantasan Korupsi，“消除腐败委员会”）。许多人担心这一任命会削弱 KPK 的中立性，阻碍其有效打击腐败的能力。2019年，人民举行了自1998年改革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被称为 #reformasidikorupsi。这些示威活动以及国家对示威活动的反应都推动了公众对佐科威政府的信任度的急剧下降。

#reformasidikorupsi 抗议活动持续了近两周，在多个城市举行。不幸的是，警察打死了几名抗议者。许多人希望这场反抗能导致第二次改革，就像推翻“新秩序”（苏哈托）政权的第一次改革那样。然而，佐科威通过与反对党接触并让他们在执政集团中发挥作用（收编），成功地平息了局势。值得注意的是，佐科威还成功地促进了军方和警方之间的合作（权力支柱的团结），双方在镇压抗议活动过程中开展了广泛的合作。

2019年5月1日，自治团体走上街头。其中大多数加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黑群。虽然这不是第一次黑群抗议活动，但却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令许多人感到惊讶。考虑到当前示威活动的背景，或许我们本不应该如此惊讶。

2022年，在有争议的《刑法典》（KUDP）通过后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许多人将其与殖民时代的法律相提并论。在《刑法典》获得批准和随后的抗议活动之前，2020年10月，印尼众议院（DPR）和印尼政府通过了新自由主义的 “综合法”。该法旨在促进大流行病期间的就业，并加快修改被认为阻碍经济增长、发展和投资的法律。

由于宪法限制，佐科威无法寻求第三个任期，因此他任命自己的妹夫为宪法法院首席大法官。他还考虑放宽副总统候选人的年龄要求，以便能让佐科威的长子与国防部长普拉博沃一起参加2024年的总统选举。普拉博沃曾是苏哈托“新秩序”时期的将军，有侵犯人权的前科，包括在1998年改革期间绑架活动家、在巴布亚开展军事行动。他在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Gusdur）总统执政期间返回印尼，并参与政治活动，最终成立了大印尼运动党（Gerindra Party），并被任命为该党主席。

普拉博沃和佐科威的儿子吉卜兰赢得了2024年大选，标志着向苏哈托时代的倒车。

[image] 2024年8月22日在万隆举行的抗议活动。

M：我来提供一份简短的大事年表。

大事年表

2017: 在雅加达省长选举中，出现了针对现任省长阿霍克的重大起义和大规模抗议活动，其主要起因是带有强烈种族主义倾向的宗教亵渎指控（他是华裔）。阿霍克的失败标志着政治和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

2018-2019：印尼经历了多起涉及高级官员和部委的备受瞩目的腐败丑闻；这些丑闻加剧了民众对政治精英的不满。

2019年：佐科·维多多总统的再次当选催化了反对派团体的抗议活动，他们指控选举舞弊并批评佐科威的政策。在此期间，民众对佐科威的政治王朝和裙带关系的影响也进行了更多的审查。

2020-2021: COVID-19 大流行加剧了包括经济不稳定在内的现有问题。民众对疫情处理方式和救灾工作中的腐败现象日益不满。

2022：针对新的《创造就业机会法》（“综合法”）爆发了示威活动，

人们认为该法偏袒资本主义利益而忽视了工人的权利。这些抗议活动凸显了人们对劳工权利和经济不平等的持续关注。2022年还发生了一起涉及国家警察高级成员费迪·桑博（Ferdy Sambo）的特殊案件。(卡迪夫·普罗帕姆/ Kadiv Propam 是职业与安全处处长的缩写，他有权履行普罗帕姆处的职责，即在国家警察组织的内部环境中发展职业标准和安全）。他与约书亚·胡塔巴拉特准将（Brigadier Joshua Hutabarat）的预谋杀人案有牵连。虽然桑博最初被判处死刑，但最终判决为终身监禁。这一事件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这标志着印尼首次有国家警察将军被判处终身监禁。

2023-2024: 对选举法的不满、腐败指控、高失业率以及对根深蒂固的政治王朝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共同引发了近期的抗议浪潮。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反映了印尼近代史上政治变革斗争的延续。

[image] 2024年8月22日在万隆举行的抗议活动。

每一场运动都有不同的派别和潮流，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和目标。您能描述一下冲突双方的不同团体吗？

普拉塞托： 印尼的政治文化相对薄弱，劳工运动日渐式微，左翼力量支离破碎，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认同无政府主义或与无政府主义原则保持一致的情况并不少见。这种对无政府主义灵活而包容的解释似乎是无政府主义思想最普遍的形式。社会运动无政府主义的趋势对印尼的许多年轻人特别有吸引力，尤其是在万隆，那里的无政府主义可追溯到2014年，历史悠久。在万隆，自治运动发行了一张名为 “Mobilisasi Kemuakan”（“厌恶的动员”）的合辑，收录了十二支不同音乐亚流派的乐队，包括朋克、金属和嘻哈。该专辑的歌词反对选举政治，并附有专门的小册子，批判代议制，并将其与街头民众动员和“直接民主”进行了对比。

与此相反，印尼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团体在2014年总统选举前通过华丽的报纸宣传活动动员左派活动家、青年团体和新选民支持佐科威。他们强调佐科威反对“新秩序”军事将领普拉博沃，而普拉博沃曾有侵犯人权的历史，以此作为支持佐科威的理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佐科威成为了普拉博沃在**2024**年担任总统的主要支持者，而普拉博沃的副手正是佐科威的长子。

当前的抗议运动似乎已分裂成三大群体：大学生；劳工和群众组织，包括民族主义和宗教团体；以及关注特定身份问题的非正式团体，如妇女团体、艺术家、记者、非二元和宗教少数派。其中一些团体被社会、警察和国家称为 “黑帮”或 “无政府主义”团体。

这些 “无政府主义” 团体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包括呼喊、歌唱、涂鸦、手持旗帜、海报和标语，同时在街头点燃照明弹。他们的目的是提高人们的意识。遗憾的是，当前的民主制度并没有提供有效的手段来发动以街头为基础的反对国家或军警的斗争。这种无政府主义活动让公众、民主进程甚至警方都有些不安。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警方决心赢得所有公开斗争，特别是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导致公众对作为公民社会一部分的无政府主义者的 理解和支持减少 。

学生团体往往在发起抗议活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他们仍然是变革的推动者。他们被广泛视为政府政策的知识分子和批评者。作为受过教育的公民，他们具有影响政府决策的潜力。

学生参与印尼各地的罢工，推动了一场新的社会运动，提高了政治意识。学生已经成为抗议活动中的一股强大力量，许多学生认同无政府主义运动，该运动传递了年轻人颠覆性的能量和激情。

[image] 2024年8月22日在万隆举行的抗议活动。

M：当前的抵抗运动一般分为两类（体制内和体制外），政府和政党内部的精英是一类，政府之外的群体是另一类。那些把自己定位为 “反对派” 的政府内部人士有他们自己的政治和政党议程；他们还寻求确保自己的利益，而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些。另一方面，最近的议会外运动包括各种不同的团体，其中有1998年抗议活动的老兵、人权组织和活动家、妇女团体、环保人士、记者、土著社区、农民、渔民、非正式工人、学者、宗教学生组织、巴布亚学生、大学教授、网约车司机、政治和民众人物、艺术家、喜剧演员、母亲、高中生、朋克，当然还有经常被当作动乱煽动者和

“挑衅者”的替罪羊的无政府主义者。

这些议会外团体对佐科威王朝日益鲁莽的行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尤其是在其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民间社会还对下届政府的当选总统和当选副总统表示担忧，因为他们的政绩都非常糟糕；他们将于2024年10月就职。当选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是前总统苏哈托的女婿；他曾是苏哈托政权的高级将领，现任国防部长。他参与了1998年针对学生活动分子的绑架和失踪事件，以及苏哈托时代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他还是一名非常富有的商人。吉布兰·拉卡布明·拉卡（Gibran Rakabuming Raka）是副总统当选人，也是佐科威的长子，他因任人唯亲和违反总统年龄限制政策而饱受批评。

[image] 2024年8月22日在万隆举行的抗议活动。

我们看到，在起义期间，被征用的警察盾牌和警车上都涂有*“ACAB”*字样*(*反警察运动标志 *'all cops are bastards')*。反权威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些抗议活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当今印尼运动中广泛的反独裁情绪有多普遍？

普拉塞托：自**20**世纪**90**年代全球正义运动兴起以来，无政府主义思想再次兴起，并继续吸引更多追随者。尽管遭到警方镇压和主流媒体的不断批评，但无政府主义运动仍获得了发展。万隆在20世纪90年代曾是印尼无政府主义活动的中心，现在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所在地。通过各种努力，包括罢工、足球流氓活动、抗议拆迁、互助活动以及分发书籍和小册子，无政府主义运动在2000年代中期得到了显著发展。包括系统性经济不平等、仕绅化、住房和土地使用权问题、劳动重组和政府镇压在内的各种因素激起了广泛的愤怒和与警察的对抗。

无政府主义者一直致力于创造与其信仰相一致的空间，探索其他的抵抗形式，并界定自由、地方抗议和跨国社会运动的界限。

自“新秩序”以来，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在印尼的经历中根深蒂固，而在佐科威执政期间，这种军事化程度有所加深。无政府主义者对佐科威政府的抵制十分强烈。行政部门巩固了对警察和军队预算的权力，以控制抗议运动。虽然警察没有公开为佐科威助选，但他们的支持为佐科威在各地区的选举成功做出了贡献，这让人想起“新秩序”时期警

察的作用。

2019年五一黑色暴动导致万隆逮捕了700多人，此后，警方显然越来越有决心赢得所有公共对抗，尤其是涉及无政府主义者的对抗。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有可能被孤立于某些社区之外。在万隆的某些居民区，居民们打出了“反无政府主义”、“禁止无政府主义”或“此地没有无政府状态”的横幅。当时，没有人愿意与颠覆性抵抗运动扯上关系。

2020年的抗议活动期间，这些横幅开始消失。然而，警察继续在抗议活动中大肆扫荡，仅仅因为穿着黑色衣服就逮捕平民并对其实施暴力。这种在抗议活动中针对任何黑衣人的做法旨在孤立无政府主义运动，却产生了 相反的效果 ，促使许多愤怒的年轻人走向无政府主义。

2022年，在一个足球场发生致命事件后，爆发了激烈的示威游行和与警察的冲突。因此，“ACAB”和其他新颖的反警察标语和涂鸦变得越来越流行。

[image] 2024年8月28日在万隆举行的抗议活动。

M：印尼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正在发展壮大。我们不仅通过讨论、出版、翻译、社交媒体、艺术和音乐介绍反权威思想，还积极参与基层运动，特别是反对驱逐和破坏环境的运动，以及反对警察和国家的运动。我们倡导采用直接行动的分散运动，在群岛周围建立互助网络，占领与国家和企业冲突的土地，解决整个社区面临的日常问题，包括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通过基于无政府主义原则的组织活动来实现这些目标，并在社会中培养批判意识。

我们努力提高人们的意识，揭露国家和企业是如何操纵和剥削社会的。我们提供有关他们劣行的信息。随着人们获得更多信息，他们也会对问题更加敏锐，对国家的机制或战略以及警察失去信心。

我们并非孤军奋战。我们已经开始与学生团体、朋克、艺术家、音乐家、学者、酷儿社区、失业者、律师、零工工人等群体建立联系。有机无政府主义运动一直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同时扩大了各地区反专制运动的发展。

然而，这并非没有挑战。学生团体和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发生了一些摩擦。印尼学生在示威活动中经常穿着校服，用绳索设置障碍，声称这是为了避免警察或挑衅者的渗透。他们还往往表现得好像自己是抗议活动的领导者，这是一种先锋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口号，如 “人民，团结起来，不会被打败” 和 “提防挑衅，不要让我们被分裂”，却与当地的现实相矛盾，他们把自己分离出去了，声称自己代表人民。当紧张局势加剧时，通常是无政府主义者挺身而出，激发其他示威者的热情并导致冲突。

例如，在万隆，当局势变得混乱，催泪瓦斯和石块横飞时，示威者争先恐后地跑到一所校园避难，但那里的学生却阻拦我们，高喊："别让他们进来！他们不是我们的一部分！” 更令人痛心的事件发生在苏卡布米，一些被认定为 “黑群” 的示威者遭到许多学生的殴打。

学生们往往不明白，示威者的多样性是他们无法回避的现实，这表明运动包含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让不同群体更多地参与到同仇敌忾的斗争中来，在战术上是非常重要的。学生们还忘记了，匿名对示威者的安全至关重要，因为警察经常将 “黑群 ”团体作为目标。

[image] 2024 年 8 月 28 日在万隆举行的抗议活动。

印尼各地的运动有何不同？

M：印尼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群岛国家，各地区受当地习俗和问题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抵抗文化。爪哇作为金融、商业、信息、技术和权力中心，在社会、经济和教育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每个地区的抵抗活动往往都突出了当地的问题。

例如，加里曼丹面临着大规模采矿和棕榈油扩张带来的严重生态威胁，以及土著社区的流离失所。备受争议的国家首都（IKN）项目旨在将首都从雅加达迁至东加里曼丹的佩纳贾姆帕瑟（Penajam Paser Utara），该项目将破坏 256,142 公顷的天然林和 68,189 公顷的海域。据国家发展规划局（Bappenas）称，IKN 项目预算为 466.9 万亿印尼盾，由国家和外国投资者共同出资。印尼国际海洋开发公司项目还涉及在项目中投入大量资金的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国防部长普拉博

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和印尼海洋与投资统筹部长卢胡特·潘查伊坦 —— 他曾是苏哈托时代的高级将领。警察镇压的程度因地区而异，东部地区的行动通常面临执法部门更严厉的回应。

[image] 2024 年 8 月 28 日在万隆举行的抗议活动。

哪些社会阶层的人走上了街头？那些以前曾被警察当作目标的人 —— 比如有组织的劳工、小混混、狂热球迷或西巴布亚独立抗议者 —— 是否参加了这些抗议活动？

M：狂热球迷因“坎朱鲁汉惨案”（踩踏事件）而怀恨 —— 该惨案于2022年10月1日发生在印尼玛琅县的坎朱鲁汉体育场（Kanjuruhan Stadium）。在阿雷马足球俱乐部（Arema FC）和泗水帕尔斯巴亚足球俱乐部（Persebaya Surabaya）之间的一场比赛后爆发了骚乱。警方使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导致数千名支持者冲向出口，场面一片混乱。由此造成的挤压和窒息导致超过135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这也凸显了与人群控制和体育场安全有关的问题。

受害者的父母与足球协会一起谴责了这场悲剧，要求为受影响者伸张正义。经过审判，三名低级警官和两名比赛组织者被定罪，每人的最高刑期仅为两年半。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由于风向吹向看台，催泪瓦斯影响了数百人。坎朱鲁汉事件被认为是继1964年在秘鲁利马国家体育场造成300多人丧生的悲剧之后，历史上第二严重的足球灾难。时至今日，死者家属仍在要求追究责任、伸张正义和提高透明度。

与此同时，巴布亚人民继续为独立而战，尽管他们被国家负面地定性为武装犯罪集团。佐科威担任总统期间，在国防部长普拉博沃的暗中支持下，这种说法愈演愈烈，被用来恶意中伤巴布亚独立运动。不幸的是，企业媒体经常使用这一标签。

你提到的所有团体都是佐科威政府政策的直接受害者。他们自然会利用这一时机团结起来，与其他受影响的群体一起表达他们的愤怒。

[image] 2024年8月28日在万隆举行的抗议活动。

普拉塞托：自1998年改革以来，印尼经历了重大变化，包括民间机构

迅速发展、中产阶级不断扩大、充满活力的文化和大都市生活方式兴起。然而，这些变化也引发了人们对媒体影响公众舆论、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打着发展的幌子试图恢复独裁统治等问题的担忧。在政治色彩浓厚的改革时期，无政府主义者抗议独裁统治。由于印尼无政府主义者历来与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保持一致，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意外。然而，1998年改革后政治左派的衰落也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的衰落。

尽管如此，无政府主义者仍然积极参与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无政府主义和黑群已成为万隆青年抗议活动参与者的重要文化身份。参与音乐亚文化、足球流氓、西巴布亚反殖民抵抗运动和其他运动的年轻人经常与无政府主义，特别是通过黑群进行接触。劳工组织也参与其中，尤其是反对直接影响其利益的《综合法》。鉴于执政党通过其主要联盟对工会施加影响，在包括有组织劳工在内的民间社会团体中维持着广泛的裙带关系，这种参与是值得注意的。

[image] 2024年8月28日在万隆举行的抗议活动。

这场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与世界其他地区最近发生的起义（如 斯里兰卡 、 缅甸 、 孟加拉国 或其他地方的起义）进行了对话，或受到了它们的影响？

M：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不过，香港的运动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我们也借鉴了他们的一些策略。

普拉塞托：斯里兰卡、缅甸、孟加拉国、柬埔寨等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重大的治理挑战。这些挑战通常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武装冲突严重以及政治稳定性低。数十年来，这些国家一直深陷内部冲突和治理不善的恶性循环之中，看来它们很可能会继续经历社会各阶层的动荡。其中一些国家当前的反叛就是由此引发动荡的例证。

当一个社会发展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却没有一个强大而富有成效的国内经济时，大部分人口可能更容易接受专制的说法，即“国家能力是发展的关键”。在过去十年中，印尼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徘徊，经历了复杂的局面。

印尼可能是 “民主充足论”的失败代表。“民主充足论”认为，从中长期来看，民主对于提高生活质量至关重要。1998年改革后的印尼似乎就是这种情况，它摆脱了32年的专制和军国主义统治，并庆祝了向民主的过渡。然而，印尼在提供与其民主标准和国家能力相匹配的生活质量方面仍面临挑战。虽然与斯里兰卡、缅甸、孟加拉国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相比，印尼较为幸运，但人们担心佐科威政府在过去十年里可能在无意中重新走向了军国主义威权主义。

西式民主并非不可避免，因为历史缺乏预定的目标或目的。相反，历史是由人的能动性、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冲突塑造的，未来永远是未书写的。

[image] 2024年8月28日在万隆举行的抗议活动。

您能否指导我们了解一些印尼无政府主义活动的历史，以及，如果人们想要支持无政府主义者在印尼组织活动有哪些具体方法？

M ：现在，我们显然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强调佐科威领导下的寡头政治和裙带关系，以及警察的暴行。我们敦促国际社会谴责印尼警察和军队的残暴行为。

此外，在反思了几起在示威游行或土地占领期间与警察或右翼民族主义和保守宗教群众组织发生冲突的事件后，我们认为有必要在示威游行期间的战术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我们计划为自己配备更好的防护装备，并举办 “培训”，以加深我们对安全以及攻防的实地战术的了解。我们还需要支持，以维持街头救护人员的工作。

[image] 2024 年 8 月 28 日在万隆举行的抗议活动。

普拉塞托：印度尼西亚全国各地都有无政府主义团体。其中一些团体明确表示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而另一些则没有。无论他们的标签如何，他们的行动都与无政府主义原则高度一致。只要我们有相似的意识形态纽带以及不同的战略和实践方法，即使不是每个人都认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无政府主义，合作也是合理的。

无政府主义为理解青年行动主义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框架。它提供了一个视角来审视系统性的经济不平等、资源分配、获取公共产品、劳

动制度、国家镇压和警察-军事行动等相互关联的挑战。对警察和军队的持续愤怒导致了无数次对抗和暴动。

尽管面临挑战，无政府主义运动仍在重塑反资本主义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新自由主义咄咄逼人，专制主义卷土重来，导致了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分裂和衰落。

合作有助于 建设一个更强大的运动和社会 。**COVID-19** 危机在万隆建立了一种新的活动模式。公民社会通过形成网络，以根瘤式的方式运作，使其得以生存和复原，从而适应了危机。我观察到并直接体验到了这种模式的影响。自 **COVID-19**大流行的第一阶段以来，这种方式已被证明是有效、灵活和充满活力的，尤其是在青年运动中。

在万隆，我们使用 " 交叉交流 "（**lintas tongkrongan**）一词来描述 无等级的合作 。与其他地方一样，许多年轻人会花大量时间在一起，或者说是 "闲逛"（**nongkrong**）。这可以成为民间活动（包括无政府主义活动）的宝贵能量和激情来源。

[image] 2024 年 8 月 28 日在万隆举行的抗议活动。

胜利意味着什么？

M：我们不追求 "胜利"。我们真正想要的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及其工具的罪恶。我们希望继续自主地组织起来，以直接行动对抗不公正，像野草一样生根发芽，即使是混凝土也无法阻挡。

普拉塞托：如果我们将胜利视为斗争的最终目标，那么我们可能会从错误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参与的冲突可能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取得了胜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值得考虑了。有可能会出现 "虚假的胜利"，即我们最终会成为一种新的势力，反映出我们所反对或击败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这场胜利视为慈善活动，它可能带来立场的改变，但那不会是真正的转变。并不是每个失败者都会消失；有些人可能会调整方法，使其看起来更"进步"，从而有可能将慈善变成阶级结构的另一种

表现形式，无意中使现状永久化了。

在印尼，1998年改革运动（Reformasi）的胜利结束了新秩序长达32年的军事独裁统治，建立了民主政府。但即使有强大的民主问责制，国家又能做多少来确保人民生活质量的持续改善呢？或者胜利仅仅是为了挫败选举法？

我们面对的是政府、寡头、掠夺性的商业和党派精英，他们侵占了属于人民的一切。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抗争。改革后的当前社会秩序是在战胜苏哈托“新秩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向文官统治的过渡是由独裁统治下的个人管理的，其政策特点也是独裁统治的一部分。

在过去十年中，在佐科威总统（2014-2024年）的领导下，印尼重新回到了被称为*新新秩序（Neo-Orba）的专制军国主义国家。佐科威最初被描绘成一位捍卫普通民众的民粹主义总统；许多推翻苏哈托新秩序的前改良派活动家现在都支持佐科威的新新秩序政体。随着佐科威的任期于**2024**年结束，这些活动家中的许多人将转而支持一位曾经绑架过他们并在总统选举中两次被佐科威击败的“新秩序”时期军事将领。这位将军将成为下一任印尼总统，佐科威的儿子将担任他的副手。这种权力和财富的延续是对追求更大平等的嘲弄，使不平等和排斥的循环永久化。

为什么在取得巨大胜利之后又会出现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而这些胜利只是为了证明新的、更极端的不平等形式是“合理的”？这反映了1998年示威游行带来的创伤，其结果至今仍在显现。

抗议固然重要，胜利固然锦上添花，但在国家、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联合霸权下，在日常生活中树立政治意识才是真正至关重要的工作。我们应该 创建基层的替代方案 ，即使一开始规模很小，也要将其推广到许多领域，以赋予人们日常所需的自由和正义。建设政治不仅仅是参与自发的抗议活动，它还意味着解决日常的实际问题，并为运动发展政治机构，而不仅仅是增强受援者的权能。

非暴力反抗可以成为实现平等和取得胜利的有力工具。工人阶级、青

年和其他平民群体拥有自决权。我们寻求的不仅仅是扶贫式的再分配，也不是回到旧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法律”。相反，我们要利用非暴力反抗，通过教育、倡导、直接行动和团结来建立公民和政治力量。不服从行为表明，即使我们在镇压性法律、令人窒息的资本主义和猖獗的新自由主义面前，抵抗和替代方案也依然是可能的。

【注：原文如此。但这里所指的“非暴力”并非自由派宣称的伪道德姿态，它更多是指通过直接行动创建替代方案，“比”暴力对抗更重要。】

火一旦燃起，谁能扑灭？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在玩火。他们可以随意指责抗议者，但不能指责火。希望我们的人能保持愤怒，希望国家再次陷入恐慌。下次抗议再见，还有下次的下次，以及下次的下次的下次！抵抗万岁，团结万岁！

[image]

2024年8月22日在万隆举行的抗议活动

附录： 印尼各地的示威活动

以下是 M 提供的关于8月22日～ 27日在印度尼西亚各主要岛屿上发生的示威活动的简要概述。

雅加达

雅加达：2024年8月22日，数以千计的示威者聚集在印尼人代会（DPR-RI）门前，导致部署了3200名安保人员。宪法法院门前也发生了类似的示威活动。与此同时，在总统府前举行的第828 次 “Kamisan行动”也吸引了大量人群。抗议者手持象征反抗君主制的断头台复制品。

【注：“Kamisan抗议行动” 是每周在雅加达举行的抗议活动，由

Semanggi 悲剧受害者的家属发起。自2007年起，每周四下午，遇难者家属及其支持者都会手持黑伞、身着黑衣、举着横幅和遇难者的照片，站在印尼总统府前抗议。这一抗议活动蔓延到印尼的许多城市；万隆自2013年起也举行了这样的抗议活动。Semanggi 惨案是在前“新秩序”将军普拉博沃·苏比延多（Prabowo Subianto）的领导下发生的；现在普拉博沃和佐科威的儿子吉卜兰赢得了2024年大选。Kamisan的抗议者呼吁关注各个时期尚未解决的侵犯人权问题，包括1965-66 年的反共大清洗和1998年的骚乱。Kamisan抗议行动实际上受到了1976年至1983年阿根廷失踪者母亲运动的启发，她们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统府玫瑰宫对面的五月广场展开写有失踪家庭成员名字的布条进行抗议。】

西印尼时间下午14:20，抗议者拆毁了人代会大楼的右门。人代会成员哈比布罗克曼（Habiburokhman）被示威者投掷的瓶子击中。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傍晚，警察使用殴打、催泪瓦斯和水枪驱散人群。记者因试图报道警察袭击事件而遭到殴打，并被迫删除录像。

万隆： 下午5:30，抗议者拆毁了西爪哇地区众议院（DPRD）大楼周围的围栏，引发冲突。情报人员袭击了一名记者，一名学生被警察投掷的石块砸伤眼睛。

打横： 抗议活动包括焚烧打横人代会大楼的若干设施。

茂物： 在 Tugu Kujang 发生了抗议活动。

井里汶： 一名学生和一名警察在井里汶地区众议院大楼前的示威活动中受伤。

日惹： 数千人聚集在阿布·巴卡尔·阿里（Abu Bakar Ali）停车场，游行至零公里标志，最后在日惹特区DPRD大楼前结束。

三宝垄：在中爪哇DPRD 大楼前的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力事件，抗议者强行进入大楼，导致围墙几乎倒塌。警方使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造成26人受伤，其中18人需要住院治疗。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2024年8月26日，三宝垄市政厅周围的围栏被冲破。

泗水： 英雄纪念碑前发生示威活动。

梭罗：市政厅前发生抗议活动。

玛琅： 数千人在纪念碑周围举行抗议活动。

苏门答腊

巴东： 西苏门答腊省地区众议院大楼前发生抗议活动。

武吉丁宜： 2024年8月23日，数百人冒着大雨在武吉丁宜省地区众议院大楼前举行抗议活动。

楠榜： 8月21日晚的抗议活动参与者身着西班牙著名无政府主义剧集“纸钞屋”的经典服装。

[image]

南苏门答腊：在辛邦利马（Simpang Lima）的抗议者戴着政客照片做成的面具，包括佐科维多多、巴赫利尔·拉哈达利亚（Bahlil Lahadalia）、尤斯里尔·伊赫扎·马亨德拉（Yusril Ihza Mahendra）、普拉博沃·苏比延多（Prabowo Subianto）和鲍比·纳苏蒂安（Bobby Nasution）。抗议者在示威中展示了一口棺材。

占碑省：数千名学生从印尼新邦银行游行至特拉奈的议会大厦。抗议活动在警察的殴打下演变成暴力事件，导致3人昏迷，4人受伤。

亚齐： 在洛克修马威（Lhokseumawe）地区众议院门前举行的抗议活动导致数千名学生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班达亚齐也发生了类似的抗议活动，最终导致暴力事件和五人被捕。

明古鲁： 地区众议院的安保人员殴打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试图驱散人群。

苏拉威西

望加锡：数千人抗议选举法案的通过，一些人还焚烧了轮胎。抗议活动在第一夫人伊里亚娜·佐科·维多多（Iriana Joko Widodo）预定路过时被驱散。

肯达里：数千名学生和记者在东南苏拉威西省地区众议院大楼前抗议。

帕卢： 2024年8月23日，中苏拉威西省地区众议院大楼前发生抗议活动。

努沙登加拉

古邦：在NTT KPU（Nusa Tenggara Timur Komisi Pemilihan Umum，东努沙登加拉省普选委员会，首府为古邦市）办公室前举行了静坐抗议活动。

马塔兰：在警察试图用催泪瓦斯和水枪驱散人群后，西努沙登加拉省地区众议院大楼前的抗议活动演变成了暴力事件。

- 登巴萨（巴厘岛）： 2024年8月23日，来自不同大学的学生、公共学生组织、非政府组织、巴厘岛LBH（Lembaga Bantuan Hukum，社区法律援助机构 - 为有需要的人免费提供法律援助的前线组织）以及其他组织，都参加了抗议活动。

马鲁古和巴布亚

安汶： 马鲁古省安汶市帕蒂穆拉大学学生联盟（Aliansi Mahasiswa Pattimura）要求与联盟党成员会面，但因联盟党成员缺席而遭到拒绝。

马诺夸里：西巴布亚地区众议院大楼前举行了抗议活动。

索龙： 在索龙公园举行了无声抗议。

加里曼丹

马辰：来自不同校园的数千名学生占领了南加里曼丹省地区众议院大楼。

三马林达：数千人在东加里曼丹地区众议院大楼前抗议，要求取消地区选举法案。

巴厘巴板： 在巴厘巴板地区众议院大楼举行的抗议活动演变成学生与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

坤甸： 学生在西加里曼丹地区众议院参加紧急民主行动。

帕朗卡拉亚：数百名学生举行抗议活动，但由于与中加里曼丹地区众议院主席会面的要求未得到满足，活动在混乱中结束。人群拒绝了只有代表才能进入大楼表达诉求的条件。

2024年8月22日之后，许多城市的民众继续举行示威活动。

□

[image]

[image]
[image]

“我们仍在街头”：印尼起义2025

[image]	人物/组织	印尼无政府主义者
[image]	城市/地区	印尼雅加达
[image]	日期	2025年8月25日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印尼 无政府主义 自由主义 起义
[image]	格式	memes 海报
[image]	设计者	ssaosaowu
[image]	风格	彩色

BACK 返回原理：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727?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BACK 返回战术：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b1e?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BACK 返回经验：[image]我们这个时代，革命的局限性：斯里兰卡起义的经验教训

特别推荐印尼无政府主义创办的“安全屋网络”项目，对于面对黑头套/强迫失踪威胁的人们来说，可靠的藏身之地至关重要。在这里看到详情：https://www.firefund.net/indonesiansafehousenetwork

- Table of Contents

  与无政府主义囚犯兼作家比玛的对话
  来自印尼的其他声音
  2025年8月25日
  2025年8月29日

[image]

下图来自本频道2023年末的提示。此后至今起义的声浪一直此起彼伏。

[image]

2025年8月底，抗议浪潮席卷印度尼西亚全境。本报告收录了对一位被囚禁的印尼无政府主义作家的专访，以及自起义爆发以来抵达英语媒体渠道的多方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声明。

Philly Anti-Cap
@phillyanticap@phlanticap.noblogs.org

Statements about the police brutality in Indonesia

from Durian Distro

Press Statement: On the ongoing crackdown against West Papuan activists (27th August 2025)

> The Merdeka West Papua Support Network strongly condemns the ongoing crackdown on democracy activists in Papua, today, Wednesday, 27 August, in the town of Sorong, following the unlawful transfer of four Papuan political prisoners to Makassar District Court — a clear violation of Article 85 of Indonesia's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 Download: Screen reading
- From: Merdeka West Papua Support Network

Milk Tea Alliance Statement on the Brutality of Policing in Indonesia (29th August 2025)

> A rail station tear-gassed, Affan Kurniawan killed by being run over by an armoured car protesters attacked with water cannons, batons, and the brutality of policing. Over 600 people have been arrested. That was just on the 28th of August in Jakarta, when thousands protested against excessive government pay. Yet it is not isolated, protests in Pati a few weeks earlier faced similar police violence, as did the protests against the TNI law earlier this year. This is not okay, the violence by the police and security forces has been brutal, excessive, and indiscriminate. Moreover, journalists have been attacked and media organisations threatened.

- Download: Screen reading
- Original: Google Docs
- Bluesky
- Twitter

[image]

针对政府的紧缩措施，印尼各地持续数周的抗议活动后，示威者于8月25日当周大规模集结，指控印尼政治精英冷酷无情且腐败横行。

印尼政府为议会代表提供每月1亿印尼盾（约合6081美元）的薪资——约为雅加达最低工资的30倍，而雅加达是该国薪资水平最高的地区。

当有报道称议员每月额外领取5000万印尼盾住房补贴时，民众怒火爆发。此消息曝光之际，正值通货膨胀加剧、新一轮紧缩政策出台及贫困状况恶化之际。

8月25日当周，工会、无政府主义者、学生、左翼人士、青年及其他抗议者涌上街头。他们遭到效忠现任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前国防部长）的警方的严厉镇压。8月28日，国家警察机动旅的一辆装甲车撞死了正在送餐的21岁外卖员阿凡·库尼亚万。

【注：印尼没有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各地存在差异。但根据东盟简报（ASEANBriefing）的数据，2025年的最低标准大致在2,053,777.8印尼盾（约合125美元）至5,536,984.96印尼盾（约合337美元）之间，具体数额取决于居住地区。】

[image] 印尼一位示威者举着标语，上面写着“阿凡·库尼亚万——被警察杀害”。”

> 「针对阿凡遇害事件，外卖员群体、无政府主义者、及各阶层青年爆发抗议浪潮。示威者洗劫多处警局，焚烧并抢劫政客住宅，纵火政府大楼。
>
> 事态迫使该国总理缺席中国上合组织峰会。政府曾暗示可能削减政客特权并撤销部分引发起义的紧缩政策。然而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却加倍镇压力度，调动军队镇压，造成至少六人死亡——包括爪哇岛日惹市一名遭警察殴打致死的学生，以及梭罗市一名因催泪瓦斯中毒身亡的三轮车司机。实际死亡人数至今不明。
>
> 印尼在1949年之前长期受荷兰殖民统治，至今仍存在尖锐的社会分化，资源和权力分配极不均衡。20世纪60年代针对印尼共产党（PKI）成员及所谓同情

者的暴力镇压，造成至少数十万人丧生。

当代无政府主义运动于1980年代末兴起， 朋克乐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警方甚至于2011年专门设立了“反无政府主义”部门，在多起事件中，被认定为无政府朋克的人士遭绑架并关押于 国家批准的再教育营 。尽管如此，无政府主义运动仍在逆境中持续壮大。

当全球范围内爆发前所未有的国家镇压浪潮时，印尼反抗者的英勇行动为所有拒绝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人们注入了深切的鼓舞。印尼示威者报告了多种针对数字通信的打压手段，若冲突持续升级，这些手段很可能进一步强化。希望这份初步报告能引发国际关注，促使世界各地的人们深入了解并展开团结行动。

阿凡·库尼亚万永不被遗忘，凶手永不被宽恕。我们与街头坚守正义的勇士们团结一心。」

—— 声援印尼起义的无政府主义

[image] 抗议者聚集在雅加达地区警察总部外。

与无政府主义囚犯兼作家比玛的对话

比玛是来自印尼的无政府主义作家、翻译家及独立研究者，自2021年起被监禁至今。身陷囹圄的他仍作为无政府主义联盟成员持续活动，同时创办了独立出版机构“Pustaka Catut”，并著有《马鲁古的无政府状态：摩鹿加群岛无国家社会史》（Minor Compositions出版社）。您可通过Patreon平台支持比玛；在这里查阅此前为其发起的FireFund募捐活动的详情。

本次访谈于2025年9月初进行。

请简要介绍自己。

我是作家、囚犯，也是无政府主义联盟成员。鉴于当下局势严峻，出于安全考虑选择匿名。

能否谈谈当前起义的背景？

这场始于2025年8月下旬的反抗浪潮，源于民众对多重政治经济问题的积怨爆发。并非单一导火索。由于政府预算赤字导致整个地区房产税大幅上涨，一切怒火都升级了。

与此同时，议员薪酬却暴涨十倍。官员们屡屡发表武断言论更火上浇油 —— 例如帕蒂县长（印尼中爪哇省帕蒂县负责监督地方政府、政策及公共服务的官员）宣称："即便五万人举行大规模示威，税费也绝不降低。"

2025年8月10日，帕蒂成为首个爆发抗议的城市，约十万人参与示威。反对增税的浪潮随后蔓延至南苏拉威西省的博恩市及其他城市。8月28日雅加达示威期间，一名外卖平台配送员在抗议活动中遭警车碾压身亡。次日抗议活动蔓延至多座城市，直至撰写本文时仍在持续。

迄今已有至少六名平民直接死于警方镇压，多名官员住宅遭洗劫，六处国民议会办公室部分焚毁或彻底烧毁。我们曾认为这场起义终会平息，但民众的愤怒并未消退。

[image] 2025年8月29日，学生在印尼雅加达地区警察总部举行抗议活动期间与警察对峙。

哪些类型的团体参与了起义？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着统一？

众多组织、网络和团体都在提出诉求。可以说每个城市甚至都有其独特的诉求。

总体而言存在两类“革命性”诉求：其一是来自印尼社会党（PS）的诉求；另一派则是松散的、非正式且去中心化的网络组织，该网络发布了《2025年印尼联邦主义革命宣言》，要求解散单一制国家及人民代表会议（DPR）体系，代之以由数千个人民委员会组成的民主联邦制，以实现直接民主。国民民主党（NasDem）籍众议员艾哈迈德·萨赫罗尼称这些诉求“愚蠢”，导致其位于北雅加达的住宅于8月30日遭袭抢劫。

起义无政府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和后左翼分子专注于袭击和街头冲突，呼吁摧毁国家与资本主义，但 并不屑于 制定改革现有体制的纲领性诉求。

通常我们不建立统一战线，也避免过度意识形态宗派主义。

遗憾的是，还存在提出更多改良诉求的进步自由派，例如“17＋8诉求”（“民主派”活动家口号，要求在2025年9月5日前满足改革诉求）。该群体深受自由派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后者正敦促抗议活动停止。这些意见领袖甚至宣称：若军方因街头抗争而宣布戒严，抗议者将承担责任（此乃典型的中间派招安收编话术，通过精神操控妖魔化革命抵抗力量与组织）。

所幸左翼与无政府主义阵营一致认为抗议应升级。

当前话语战仍在持续，事态走向尚不明朗。

老实说，参与起义的团体太多，无法简单回答。来自各组织的左翼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纷纷走上街头，但并未形成统一战线。在每个城市，社会进步力量——无论是大学生、工会还是中小学生 —— 凝聚了行动力量。部分行动具有自发性，以未经协调的社区倡议形式涌现，例如对警察岗亭和警局的袭击，其中多处设施被抗议者焚毁。

[image] 2025年8月29日，一处警察交通岗亭被烧毁。 [image]

无政府主义者如何参与这场起义？

我自认为是革命悲观主义者，但我依然主张社会革命，因为社会空间从不真空。印尼是世界上最多元文化的群岛国家，拥有千余种族和几百种语言。某些地区正涌现分离主义思潮，同时古老君主制下的贵族们正推动“伟大复兴”。更有专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与圣战分子企图建立哈里发国。因此革命者必须提出替代方案，才有可能阻挡这些恶劣前景。这场反抗浪潮预示着重大分裂的临近，无政府主义者必须挺身而出。否则等待我们的将是糟糕的选择 —— 极其糟糕。

你认为这场起义会带来什么结果？你对印尼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未来有何展望？

对此我持悲观态度。虽然我们在多个城市建立了据点，但整体力量依然相对薄弱，尽管我们本质上相当激进。

我们受乌拉圭“特定主义/Espesifismo”策略的影响，采用双轨组织模式：除加入政治组织外，同时也参与工会、学生组织、原住民团体等基层组织。

我们仍遵循经典革命定义，但实现革命需要坚实的人民组织基础。尽管如此，自2019年以来，抗争浪潮如同循环往复的剧本不断重演。这激励着我们 —— 必须不断突破自我，与民众抗争的步伐和意志保持同步。但唯有壮大自身并提升战斗力，才能跟上人民愤怒的节奏。

除非先暴力推翻现政权大洗牌一遍，否则我认为改革无从谈起。当前统治阶级已形成臃肿的联盟，将昔日反贼悉数纳入麾下，“分他们一杯羹”。迄今为止，我们是非正式、去中心化反威权网络中唯一呼吁罢免总统和副总统的成员。问题在于，社会上尚未出现要求罢免他们的呼声。因此改革仍需时日，而由于组织薄弱且缺乏能领导全国性罢工的进步工会，无政府主义革命更是遥不可及。

然而，民众通过 #bubarkanDPR 标签自发要求解散国会，抗议群体呈现更广泛的社会多元性（印尼曾于1965年和1998年浪漫化学生先锋主义），以及抗议中出现的激进行动，这些都标志着十年前难以想象的进步。无政府主义者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无政府主义运动即便存在契机，也不会直接引发无政府主义革命。但通过在既有团体内部建立统一战线，它能产生巨大的自由主

义影响。例如，革命性民主联邦主义的倡议——其实与古典无政府主义主张相契合 —— 很可能被现有左翼阵营及部分地区的分离主义民族解放运动所接受。或许吧。

2020年反对《综合法案》的抗议同样重要，但今年的起义最为血腥、破坏性最强、且参与度最高（我们目睹了社会各阶层显著激进化）。虽然尚未超越1998年苏哈托军事政权垮台时的激烈程度，但我确信这种局面很快会重现。

遗憾的是，我自昨日起便不断警示：当期待已久的时刻来临，我们仍未做好革命准备—— 尽管届时我们的主要抗争形式将是参与街头战斗。

【特定主义/Espesifismo认为，无政府主义需要建立一个“特定的组织”，一个意识形态上纯粹、明确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这个组织有统一的理论基础和战略方向；组织内部成员在核心理论和行动策略上应保持高度一致，以便在外部的群众运动中形成合力。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同心圆。核心是“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外圈是其成员参与的各种广泛的社会运动。组织的目标是在外圈的运动中发挥影响力，而不是去控制它们。这与那些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只需松散地参与各种运动而无需专门组织的观点形成对比。】

非印尼籍人士如何表达声援？

在使馆外示威是表达支持的一种方式。此外，资助反镇压行动至关重要，且将持续发挥关键作用。印尼安全屋网络的“火基金”是海外捐助者可参与的活跃项目，该项目致力于为革命人士筹建安全屋，并为遭受镇压的个人、政治犯及囚犯组织提供经济援助。

[image] 在西爪哇省万隆市发生的夜间起义中，无政府主义者手持红黑相间的无政府主义旗帜和《海贼王》的骷髅旗，封锁道路并焚烧物品。 [image]

来自印尼的其他声音

除采访比玛外，9月2日我们还收到雅加达记者雷扎·里兹基娅发来的报道：

*2025*年*8*月*25*日席卷印尼的示威浪潮仍在持续，沿途留下悲剧与动荡的痕迹。这场始于反对议员每月*5000*万印尼盾住房补贴提案的抗议，已演变为全国性运动，诉求不断扩大：要求评估议会表现、推进警务改革、终止维稳部队过度使用武力。

*8*月*28*日，雅加达下坝区发生摩的骑手阿凡·库尼亚万被机动警察部队战术车撞击致死的事件，导致局势急剧升级。事发视频在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引发学生群体与骑手社群的声援抗议。这场悲剧成为转折点，使首都及全国各地的示威规模持续扩大。

暴力冲突很快蔓延至其他主要城市。在望加锡，抗议者纵火焚烧地区议会大楼（*DPRD*），导致三名被困工作人员丧生。在梭罗市，人力车骑手苏马里在冲突中丧生；日惹市学生雷扎·森迪·普拉塔玛在省警察总部外示威时遇害。还有一位受害者网约车司机鲁斯马迪安沙被指控为“情报人员”后遭暴徒殴打致死。另有报道指出帕蒂市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等更多伤亡案例。截至*8*月底，骚乱已造成至少七至八人丧生。

政府已作出哀悼回应。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下令展开公开调查，国家警察局长与雅加达警察局长就伤亡事件公开致歉。七名涉阿凡·库尔尼亚万死亡事件的机动警察部队警员已被拘留并面临法律程序。然而公众愤怒情绪仍未平息 。

截至*9*月*2*日，多地示威活动仍在持续发酵。 过去一周数千名抗议者遭拘留，其中***8*月*29***日单日逮捕人数突破***1300***人。与此同时，独立记者联盟（***AJI***）披露多名报道抗议活动的记者遭遇暴力袭击和工作干扰。

八月下旬的示威浪潮堪称印尼近年最大规模抗议活动之一。随着死亡人数攀升、大规模逮捕行动及财产损失蔓延，公众正密切关注政府与议会将如何回应民众诉求 ——是推行实质性改革还是放任危机持续恶化。

红白相间的国旗被降下，取而代之的是无政府主义的红黑旗和《海贼王》的骷髅旗（现已成为印尼抵抗运动的流行象征）。被焚毁的建筑是中爪哇省北加浪岸市的国会大楼。
https://vimeo.com/1115720610?fl=pl&fe=sh

当起义开始登上国际头条时，一群匿名无政府主义者以“火焰群岛”为笔名发表多份声明，从他们的视角描述局势。我们同样希望在此呈现他们的声音。

2025年8月25日

"雅加达不再属于腐朽的精英阶层。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人涌入首都。这不仅是抗议，更是民众对不断上涨的房产税、无休止的腐败以及国家军警走狗的集体愤怒爆发。

"从黎明到午夜，街道化作反抗的战场。嘶吼、烈焰与石块，成为民众宣泄怒火的语言。

“这绝非精英操纵的傀儡戏码，而是原始的愤怒——狂野、无序、无首领，且无法被控制。”

2025年8月29日

"愤怒的青年正因税负攀升与军事镇压而崛起。这场起义没有组织架构，由年轻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和试图摆脱控制的人们引领。众多青年学生无政府主义者遭逮捕，高中生群体正是能量的源泉。据报道8月25日约400名学生被捕。多数行动通过社交媒体实时协调。

通常由自由派工会或反对党掌控舆论话语权，但这次不同。连主流媒体都承认社交媒体才是事件真相的来源。政客们再也无法操控舆论了。数十年来，学生会组织向来是这类示威活动的幕后操盘手，但如

今这些中间人正逐年被揭露—— 揭露者正是学生群体本身。也正因此，非政府组织、工会、'改良派非暴力’以及左右翼学生团体都憎恨反组织派系。

"去他们的吧。我们鼓励年轻人自主行动。

"个体不再受意识形态义务、规范及所有外部价值观的束缚。

"昨夜（2025年8月28日），警察枪杀了某人。全国爆发抗税起义。多座城市涌现自发性暴动。随着民众声援起义者，警方的公众形象持续崩塌。各组织协调行动，虚无主义起义宣言主导舆论。

"拥有数千粉丝的匿名社交账号正号召反政治起义。每日发布精准行动号召与策略解析。

工会调解人宣称将上街游行且'不会发生暴乱'，但年轻人与“暴乱者”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嘲讽他们。我们向年轻人致敬。我们只能激励他们变得更难以控制。夜幕降临，网络陷入瘫痪。当'非暴力派'呼吁成立人民委员会时，我们号召'去他们的一切'。仅提供网络协调与街头行动的技术细节。我们从不真正组织群众。

"截至8月29日周五，无政府主义者基本掌控了舆论话语权。全国民众响应号召，开始攻击警局及警察本身。主流媒体已丧失信息与新闻的控制权。

"自昨晚警察谋杀案发生后，我们的网络持续呼吁复仇，局势愈发白热化。行动小组已进驻街头。

“各大新闻平台虽有报道，但精彩画面尽在社交媒体。”

—— 火焰群岛

□

“这超出我们的预料。往常示威者只会向办公楼前投掷石块或焚烧轮胎，从未冲进建筑内纵火。”

—— 印尼匿名无政府主义者

[image] [image] 印尼拉蒙甘地区近期动荡期间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涂鸦。

□

By Crimethinc

[image]
[image]

冲破数字时代的性压抑 - 七夕2025：面对新法西斯世界，唤醒身体

[image]	日期	2025年8月29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七夕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关系 反法西斯 心理学 性 技术 无政府主义 解放 革命
[image]	格式	杂志
[image]	设计者	ssaosaowu
[image]	风格	彩色

群众并不是□辜的傻□；在某个时刻，在某种条件下，人们真心想要法西斯主义，想要大洪水和核战争。□不是幸福自在的安乐生活。
这种对群众愿望的扭曲，才是需要解释的部分。

BACK

BACK

BACK

[image]

下载杂志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1zx_PdIsjWaZezxzaPGx07_y8y3fWZW/view?usp=sharing

威廉·赖希的《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写于1933年，正值希特勒崛起的巅峰时期。这本书最直接的目的是试图解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传播，理论上当时的经济困境本应促使人们转向左翼的，然事实上人们转向了极右。更根本的是，这本书试图将法西斯现象诊断为 “专制社会中人的基本情感态度，及其机械文明和机械论神秘主义的人生观”，而不是国家政治的一种趋势。

作为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赖希将这种状况描述为“情感瘟疫”，一种大众社会中个人普遍存在的病态性格结构。他声称，其根源在于“对自然性欲的神秘化和抑制”。性压抑不仅是纳粹热情的根源，也是更普遍的社会苦难和人类奴役的根源。只有发展出新的、连贯的性经济实践形式，才能克服这种奴役。

[image]

要想把握赖希思想的激进潜力，就必须修正其基本逻辑。

对这套理论的分析建立在三个论点之上。第一，赖希从其老师弗洛伊德那里借鉴了性的经济理论。这使得赖希有可能宣称，性压抑是所有社会功能失调的根源。第二，认为社会病态本质上是意识形态问题。性压抑会诱发非理性信念，进而导致不良政治。在赖希看来，这种“非理性”被定义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科学的规范。最后是“劳动民主”假说 —— 赖希设想了一个理性地自我管理性事的社会愿景。在这里，科学-工业理性成为社会和性健康的隐含模式。

所有这些论点都在这本书的论证中。但它们都没有抓住赖希的批判项目中最重要的东西。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和性的经济范畴作为性政治探索的最终参照系，赖希掩盖了自己对情感瘟疫本质的激进洞察。更深

层次的灵感来自于他对身体和快乐的关注，以及大众社会对身体和快乐的摧残 —— 简而言之，就是对作为物质力量的性的关注。

[image]

“文明”的运作是对身体和快乐力量的自我禁锢。我们就像萨德在牢房里那样，只不过对我们的监禁是在日常生活的工业化网络中进行的。压抑不是通过某种神秘的心理机制，而是文明的物质系统本身施加的一种暴力。在这一体系解体之前，不可能有真正的性解放。

赖希在发现“奥根 (Orgone)能量”以及对愉悦与焦虑的实验研究中瞥见了这一洞察。他的研究受到异性恋规范和男性中心主义假设的影响，且过分强调了性高潮的功能，但其将性欲视为一种可通过感官感知到的动态物质力量的观点，至今仍具重要意义。

正是通过将性视为物质力量的斗争，我们才能理解在社会秩序的各个层面上，困扰着文明生活的普遍痛苦。

“情感瘟疫”并非仅限于纳粹分子和虔诚神秘主义者的异常状态；它影响着所有生活在技术化大众社会景观中的人们。其主要表现并非对性的放弃、也不是缺乏“性高潮的能力”，而是丧失了日常具身体验的能力。

人们已与作为物理存在的基本关系之性疏离了。场域感消失了。被“去地域化”，与大地的直接联结被切断。可以说，不再感受到自身的生命力。

大多数人类关系已被抽象化、中介化，通过屏幕与电子电路折射出来。我们与他人身体的感官接触已与虚拟模拟无异。

都市街景最鲜明地展现了这种隔离 —— 在那些玻璃与混凝土构成的壮丽而冰冷的丛林中，行人如幽灵般擦肩而过，却毫无身体亲密感的痕迹。整个工业文明体系似乎运作着一个巨大的奥根能量箱，其中情欲能量被人工屏障的迷宫所隔绝和阻断。

[image]

毫无疑问，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史前的人类祖先所经历的一场危机。

性愉悦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经验的重要部分之一。对女性、儿童和自然的支配可能在人类首次爆发的暴力冲突中发挥了作用。互相竞争的部落间的领土冲突也可能在此期间出现。我们只能推测性愉悦何时首次成为焦虑的来源，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某种事件引发了早期人类之间身体关系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引起的创伤从未愈合。

一种恐惧被唤醒，一种肌肤的恐惧，一种肉体的惊慌。 原本和谐共处的身体变得疏离和分裂。

在语言使用之前，人类之间的性关系必定是由直接的共情沟通引导的。在某个时刻，共情沟通被打破了，相对短暂的文明进程由此开启。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恢复对身体的自发肯定能力，就需要密切关注这一轨迹。

认为可以在那些导致我们被奴役的机构中实现“性自由”的想法是荒谬的。

史前人类危机中所产生的逻辑 —— 体现在亚当和夏娃隐藏裸体的形象中 —— 最终导致了技术文明的去肉身化理性。这种逻辑的破坏力直接引发了当前的性与社会的灾难。赖希认识到社会苦难与性苦难密不可分，但他错误地认为解决方案可以在劳动秩序与理性自控的框架内找到。作为一名虔诚的科学家，他以自身理想类型的标准来评判世界。

如今，问题已愈发严重，必须探索更激进的解决方案。

现代社会非但没有拒绝奴隶理性的逻辑，反而将其推向了新的极端。在恐怖主义与全球化大众媒体的时代，对身体与愉悦的暴力侵袭，通过日常生活全面技术化得以实现。

我们的感官被电子声音、数字化图像、及预先编程的大众传播信息所淹没。僵尸般的人造奇观取代了即时感官体验的丰富性，人们通过服用精神药物来麻木自己，以应对这种失落。原本自主驱动的人类身体被简化为无生命的赛博格。

耳机、手机和手持设备将所有注意力束缚在集中式虚假信息机器的渠道上，阻断了任何面对面的接触。尽管拥有成千上万的 Facebook “好友”，却几乎没有人真正认识彼此。

仿佛我们的感官已无法停驻于另一个身体、另一张人类面孔之上，除非那个人与全球化大众景观中的某一热门形象相符。

我们已遗忘偶然邂逅的喜悦、共享亲密瞬间的闪光、在无声中彼此吸引擦出的火花。

愉悦 至多被仪式化与规范化；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只是一种 被包装好的商品 ，在高科技实验室里炮制出来，然后作为“奇异的爱情魔药”在大众市场上出售。

这一切的讽刺之处在于，技术越深入地渗透到我们的身体体验中，社会就越发过度性化/hypersexualized - 过分强调性特征或性吸引力，将人仅仅视为性客体，而不是完整的人。

三十年前，福柯观察到，在性领域，权力更多地不是通过禁令来定义的，而是通过性行为的诱导和增殖来定义。问题不在于如何将性本能从法律和禁忌中解放出来，而在于，如何利用身体和愉悦来对抗有组织的性自我建构制度。

福柯未能预见的是，这种对抗行为不能仅仅是战术性调整 —— 即寻找能扰乱占据主导地位的性客体化模式与话语的技术手段。有关性的一切已完全融入到机器文明的物质基础设施之中，除非将其彻底瓦解，否则无法改变。

性欲是当身体的自发力量被剥夺，愉悦被投射到外部欲望对象之上的产物。它是一种物化，根植于暴力力量。性客体化表征的泛滥同时也加剧了对身体及其无法控制的愉悦能力的攻击。

在技术社会中，被物化的性欲网格让位于一个包罗万象的奇观，其中身体被转化为碎片化的图像，一个千变万化的性客体化模拟剧场。互联网色情、网络性爱、无处不在的塑料和人工躯体展示、性增强药物、医疗化的性、自慰机器 ……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共同身体存在的废墟。

我们参与着无尽的性选择考验，受制于名人文化与大众媒体的规范化图景。按照这类 被规范的形象和逻辑 打扮和塑造自己，只是为了消费一种本质上由技术必需品的外来要求所决定的“愉悦”。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性愉悦的剥夺驱使文明产生出新的、更为复杂的身体禁锢形式。鉴于性的原始本质及其驯化过程的父权根源，合乎逻辑的假设是，性愉悦的悬置在建立最初的身体分离标志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将印证弗洛伊德关于人类生命中存在原始断裂的假说 —— 一个象征文化战胜爱欲、现实战胜愉悦的时刻。然而，我们绝不能犯将这种断裂以无意识原则的形式转移到现代生活中的错误 —— 这种观念只会掩盖我们持续禁锢的物质条件，并使我们对始终面临的选择视而不见。

此外，承认性与文明之间存在本质联系，并不意味着认可像赖希那样试图去寻找一种普遍的性能量，然后将其作为建立新生命政治秩序的基础进行考察、分类和控制。赖希的例子的重要性不在于将性置于科学的视线之下，而在于通过实验新的身体实践来打破文明障碍的斗争。

正如斯宾诺莎所言，我们尚不清楚身体能做什么。还可以补充说：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尝·试。我们最大的解放潜力在于能够调动身体对抗囚禁愉悦的文明秩序。这不仅意味着追求野性的、不受驾驭的愉悦，还意味着摧毁使这些愉悦无法实现的物质结构。

而如此颠覆性的行为本身就是极度愉悦的！

反抗文明的死亡机器，在共同的电光火石中展开，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感官觉醒体验。对此类体验的追求足以恢复我们身体被遗忘的力量，并唤醒共生未来的能力。

□

[image]

By 第五权#383

[image]
[image]

危机时期大学的职能

[image]	人物/组织	大学/高等教育
[image]	城市/地区	全球
[image]	日期	2025年9月10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教师节
[image]	场景	研讨会 读书会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反叛 变革 大学 教育 教育学
[image]	格式	电子书
[image]	设计者	MMartinez
[image]	风格	彩色

- 什么现在的学生如此顺从？
- 你为何而读书？
- 如果高校变得循规蹈矩，这个社会将会如何？

……

> 如果现代教育学是为了给更加合理和公正的社会以新的定位；如果现代教育学是我们希望向新一代人讲授造成和延续社会不平衡原因的途径； 如果现代教育学意味着我们急于让人类摆脱一切宗教虚构、摆脱一切屈从于“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观念，从而为人类的幸福做好准备；那么，我们就不能把这一使命托付给国家或其他官方机构，因为它们必然会维护现有的特权，支持那些使人剥削人的法律，而人剥削人是最恶劣弊端的根源。 ——威廉·戈德温

教师节快乐。我们推荐一本书，来谈谈教育。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 没有反抗，人类将停滞不前，不公正将无法修正。因此，拒绝服从权威在某些情况下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只要其不服从的动机是社会的而非个人的。

本文节选自乔姆斯基1972年出版的书，“For Reasons of State” 。本节选首发于 The Great Ideas Today 1969。当时正值六八学运后，美国民权运动的顶峰时期。这一背景可能有助于您理解文中一些细节上的描述，但本文中的主要分析和论述对今天的高校来说依然适用。

尤其是对于去年的 美国学运 来说。

尤其是对于长期以来一直萎靡的 中国高校 来说。

📌

请勿混淆旗帜的颜色。今天这个世界已经没有红旗；而当朝气蓬勃的抗议者被国家粉碎时，幸存的热情将更可能/理应成长为黑旗。

[image] 2024年5月1日，示威者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的路障后面与警察对峙。

2024年5月9日帖 ——

转评论—— 回复《学运技巧》

美国人类学家南希里斯在其著作“毛子曰”（Russian Talk）中描述过这样一个主题，她称之为“连祷”，其实就是中文说的叽歪—— “我最惨”。

南希里斯的描述是这样的：「“连祷”的主要目的是在苦难中获得“支持”，让别人认识到你是最不幸的那个人。因此，这种行为并不意味着要采取任何行动来结束不公正的根源（并没有根除迫害和压迫的打算）」……

这是中俄社会一个突出的共同点。不夸张的说接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政治流亡者和 “体制外嘴炮异议”们一直都在展示同样的陈词滥调，而不是行动 —— 发各种牢骚，吐槽，嘴炮，暴政就在这一大片叽歪中被保存下来了，甚至逐渐壮大，习以为常。而叽歪者们确立了一代又一代的 “道德权威”，逐渐的，被视为他们的 “斗争” 仅存的目标。

里斯写道：

「连祷意味着，除其他事项外，发言者或他所代表的群体，在道德上“优于”其他人，而这种隐含的优越性是由其所遭受的苦难或压迫的强度所决定的。因此，在祷文中，人们总能感觉到说话者想要“证明”自己比别人遭受了更多的苦难 —— “我最惨”，从而宣扬一种特殊的美德—— 在权力被认为是不道德或不仁慈的情况下不行使权力的 “美德”。」

在连祷中，苦难和损失的经历成为了道德评判和确定个人或群体权利的标准。 “有限善良” 的底层逻辑在这里适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说话者总是会有一种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的倾向：生活中有太多的苦难，“但补偿是有限的，肯定不足以让每

个人都得到补偿” ……

通过不断断言说话者（以及说话者们作为 “典型代表”的群体）的绝对无能为力，南希里斯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一种普遍信念，即：试图思考或想象任何解决当今问题的办法，无论多么私人和小规模，都是徒劳的和无用的。这是我不喜欢这本书的地方。它的视野被限定住了。叽歪的确普遍和典型，但绝非一切。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也曾经为类似这样的场面感觉困惑—— 就是我听到一群人兴高采烈地谈论 “核平吧”、“毁灭吧”、“人类清除游戏万岁”、“拜占庭才是未来” 的时候。我也曾严肃地提问：解决方案究竟是什么？但没有人回答我。当时我并不理解这种气氛的仪式性。

但这种仪式的价值究竟何在呢？

—— 读学运战术有感。同时也理解了为什么中俄这类国家没能如欧洲国家那样可以迅速对美国学运产生联合行动的欲求(就如曾经对诸多迅速形成跨国联合的占领运动、反警察暴力运动等等，一样，虽然显然相比下俄罗斯人 比中国人做得好得多)。

“核平”的高潮体质消灭了所有直接行动 。

重申：在北京政权作为当今全球新殖民主义领头羊的时代，中国异议人士不论以何种理由错过这场学运浪潮，都是应该感到羞愧的。相比下维稳当局则深知学运潮的“危险”/即其价值，他们已经提早准备好了“新五反 ”。

[image] [image] 下载：https://z-library.sk/book/11585242/2693a3/for-reasons-of-state.html

150年前，伟大的自由主义改革家和人文主义者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其著作中将大学定义为“无非是那些被外在闲暇或内部压力驱使着进行学习和研究的精神生活”。一个自由人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些“内在压力”的驱使。他所生活的社会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为他提供“外部闲暇”和制度形式使他能够实现人的这种需求，即发现和创造、探索和评价、理解、完善和施展才华、思考、为当代文化做出个人贡献、分析和批判，以及改造这种文化及其所植根的社会结构。

洪堡认为，即使大学没有正式存在，“人们也会私下思考和收集，也会和同龄人在一起，还可能会找到自己的弟子圈子。如果国家希望为这种不确定的、相当偶然的人类活动提供一种制度形式，它就必须忠实于这样的图景。”

现有的制度形式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类的这些需求，是衡量一个社会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准——为实现更加公正和人道的社会秩序而进行的不懈斗争的要素之一就是努力消除阻碍个人的自我实现和集体行动的特定形式的障碍，无论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还是政治方面的障碍。而大学应该使这些成为可能。

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最大功绩在于，它打破了知识界对大学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自满情绪。

对大学改革的重新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生运动的结果。人们将大量精力放在了“重组大学”的问题上：使大学民主化，重新分配大学中的“权力”，减少对学生自由的限制以及大学对外部机构的依赖。我猜想，在这些方面几乎不可能取得真正的实质性成果。对大学结构进行形式上的改革，对学生的生活和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影响甚微。如果改革不能触及大学的核心，即课程内容、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研究的性质，以及在某些领域与理论相关的实践，那么改革仍将是肤浅的。但这些问题是否会受到目前许多校园正在积极讨论的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影响，还值得怀疑。

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抽象地讨论"大学的功能"是毫无意义的，以这种方式研究任何其他社会机构都是白费力气。在不同的社会中，大学

的功能和所面临的问题可能会完全不同。

对于像我这样的，认为如果文明要进步（甚至仅仅是保住其可延续性）我们的社会就必须发生巨变的人来说，大学改不改革似乎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除非改革真的能有助于社会变革。除这个问题之外，大学的任何"改进"无疑都可以在现有体制形式的框架内进行，于是即便大刀阔斧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

要确定某一特定机构的缺陷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内部改革加以克服，以及这些缺陷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特征或相对独立于社会形式的个人心理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例如，考虑一下大学乃至整个学校系统培养的竞争力/竞争意识。你很难说服自己这是在为教育服务。这也肯定并无法帮助学生为成为学者或科学家的生活做好准备 —— 如果要求在职科学家对自己的工作保密，不让同事知道他/她的成就，不让同事在他们自己的学习和研究中得到他/她的发现的帮助，那绝对是荒谬的；然而，在课堂上却经常让学生们这样去做。

在以后的生活中，分享发现和互助的集体努力当作为一种理念（更好的是作为常规），若非如此，就理应将其解释为无法超越个人膨胀的人格缺陷，在这种程度上，他们是不称职的学者和教师。

不幸的是，即使是在研究生教育的最高层次，大学的规章制度也不鼓励学生像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必然选择的那样去做事：在个人情况下，在TA自身兴趣所引导的地方做事；在集体情况下，在TA可以向周边同学学习并给予帮助的地方做事。

课程项目和考试是个人的，但也是竞争性的。博士论文不仅要求纯粹的个人贡献；除了这一值得商榷的要求之外，要求在固定的时间跨度内完成一篇作品，也是一种内在的偏向于低价值的要求。学生不得不为自己设定一个有限的目标，只能主动去避免可能挑战传统学术框架的冒险性、时效性的调查、失败风险也相对很高的那种选题。在这方面，大学的制度形式鼓励平庸。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学者在其职业生涯中常常致力于对其已有的成果进行琐碎修改的原因之一。早期工作中强加给他的思维模式，以及过于僵化的制度形式所滋生的观念匮乏，可能会限制他的想象力，扭曲他的视野。

的确有许多人摆脱了这些限制，这要归功于人类有能力抵制那些限制生活和思想的多样性和创造性的压力。正如许多评论家曾经雄辩地证明的那样，即使在研究生教育的最高阶段也是如此，而在早期阶段则更为显著。

不过，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看不出在多大程度上是大学的错，在多大程度上是大学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被赋予的固有角色，在这个社会中—— 追求自身利益被提升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image] https://seditionist.uk/wp-content/uploads/2024/04/The-University-Too-Reader-Loose-Leaf-Distro-SD-Reformat-2024.pdf

一些使教育体验变得贫乏、扭曲师生自然关系的压力显然源于强加于学校的要求。例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定义的社会学问题："高等教育肩负着成为社会中重要地位和特权的守门人的重任（也许是唯一守门人）；…… 这意味着教育系统不再是以教学为目的的，而是以评判为目的"。结果是 "依靠大学来预选中上层阶级，显然会淘汰大多数出生于下层家庭的年轻人，只因他们对学业成功抱有 '错误的态度'。" 最终，大学成为了确保社会特权永久化的工具。

顺便说，这同样适用于以后的生活。为了实现洪堡式的理想，大学应该向任何人开放，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只要一个人愿意利用这种机构形式来提高自己的 "精神生活"。的确有一些项目将企业高管或工业工程师带到大学接受专业培训，或仅仅是为了拓宽他们的文化背景，但据我所知，没有任何项目是给鞋匠或产业工人提供机会的，而原则上，他们本该可以从这些机会中获益良多。不过把这些不公平现象仅仅说成是大学的缺陷仍然是一种误导。

一般来说，要求大学既从事教育和研究，又从事认证工作，即使还保有教育功能也已经微乎其微了。这些要求都干扰了大学的正常职能。这是一个社会强加的要求，这个社会在许多方面确保了维护某些形式的特权和精英主义。

或者考虑一下人们经常提出的要求，即认为大学应服务于外部社会的需求、其活动应与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相关”。笼统地说这一要求能算合理。然而，将其转化为实践时，这通常意味着大学要为那些有能力表达其需求而且还能为满足这些需求的努力提供补贴的现有社会机构提供服务。进而大学社区的成员就不难自欺欺人地认为，当他们只是对其他地方提出的要求做出回应时，他们是在保持一种“中立的、无关价值”的立场。

而事实上，这相当于是做出了一项政治决定，即：认可整个社会现有的权力、权威和特权分配，并承诺加强这种分配。

帝国政府和大公司可以提出自己的需求，并为满足这些需求的工作提供补贴。危地马拉的农民或哈莱姆区的失业者显然就没有能力这样做了。

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鼓励大学的发展，使其摆脱“相关性”这类不那么微妙的强制要求。

大学只有克服不假思索地顺应主流意识形态和现有权力与特权模式的诱惑，才能为自由社会做出贡献。

[image]

在与社会的关系中，一所自由的大学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具有“颠覆性”。

我们理应认为，任何领域的创造性工作都会挑战流行的正统观念。一个物理学家如果只是重复昨天的实验，一个工程师如果只是改进现有的设备，一个艺术家如果只是局限于已经深入探索过的风格和技巧，那么此人理所当然会被认为缺乏创造性的想象力。在科学、技术、学术或艺术领域，令人兴奋的工作将探索理解的前沿，并尝试创造传统假设的替代方案。如果在某些探索领域不再如此，那么这个领域就会被那些追求智力冒险的人所抛弃。

这些观点都是陈词滥调，很少有人会提出质疑，除非在关于人类和社

会的研究中。社会批评家试图描绘一个更公正、更人性化的社会秩序的愿景，并关注这个愿景与他所面对的现实之间的差异（更常见的是鸿沟），就像他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生物，必须"克服异化"，变得"负责任"、变得"现实"和"务实"。要解读这些表述：他必须停止质疑我们的价值观，停止威胁我们的特权。他可以关注对现有社会进行技术改造，以提高效率，模糊化不平等问题，但他绝不能试图设计一种截然不同的替代方案，并参与到社会变革的尝试中来。因此，他必须放弃其他领域所设想的创造性的探索之路。无需强调，这种偏见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被更加严格地制度化了。

显然，一个自由思想可能会犯错误；社会评论家与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或艺术家一样，都有可能犯错。在特定的技术阶段，最重要的活动可能是改进内燃机；在特定的社会演变阶段，首要的注意力可能需要放在研究财政措施上，以"改善"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都是可能的，但并不明显。大学为质疑上述第一种假设的人提供了自由和鼓励，但却很少为质疑第二种假设的人提供自由和鼓励。原因显而易见。由于在任何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声音都是现状受益者的声音，结果，试图走正常的诚实探究之路的知识分子（尽管在途中会犯错误）却经常发现自己是在挑战传统智慧，并因此被孤立和"异化"。大学给予这样的人的保护和支持程度，同样是衡量大学是否成功履行其应有社会职能的标准。同时，这也是衡量社会是否愿意将其意识形态和结构置于批判性分析和评价之下，是否愿意克服批判所揭示的不公平和缺陷的一个标准。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问题 -- 只要人类社会尚且存在这些问题就永远不会消失 -- 在过去几年中变得更加严峻了。在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大学与外部社会机构之间的联系往往会变得更加紧密和复杂，因为"所生产的知识"（用通俗点的说法）和所提供的培训是有用的。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观点。半个世纪前，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指出，世界大战为领导层带来了一批技术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 "为行政命令做好了充分准备，但却对知识的解释或理想主义的目标聚焦毫无准备"，这些务实的知识分子 "吸收了科学方法应用于政治管理的秘诀"，并乐于 "为战争技术服务"。在谈到大学时，他以哥伦比亚大学为原型，将其描述为 "一个金融公司，在动机和反应上与生产工业商品的公司严格相似....，大学生产的是学问而不是钢铁或橡胶，但学术商品的性质在确保学术工作者的地位与任何其他类型的雇员的地位有实质性区别方面已变得越来越无力"。他指出，受托人以这种方式定义他们的义务："确保大学生产的商品的质量在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中看来是有信誉的。"伯恩继续说，"在受托人的控制下，大学

已经从其古老而崇高的学术共同体理想降级为私营商业公司。”

伯恩对大学的描述在许多方面都值得商榷，但其真实性直到如今依然未变，今天的状况甚至比他写作时更加如此。读者不难发现，过去几年的学生运动也独立地提出了非常类似的批评，而且经常使用同样的言辞。同样，我们可以指出其中的夸张之处，甚至胡思乱想，但如果忽视了其中的事实内核，那就大错特错了。

大学的问题之所以比以往更加紧迫，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大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成为了知识分子生活的中心。不仅科学家和学者，作家和艺术家也被吸引到学术界。只要情况确实如此，只要其他独立的知识界消失，对大学的要求就会增加。这也许是过去几年大学危机的一个因素。随着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的去政治化和社会思想范围的缩小，对许多学生来说，大学是几乎唯一的智力刺激中心。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指出，他无法利用自己的学生经历来帮助理解哥伦比亚大学 "激进学生"的动机： "和我所有的大学同学一样，我对大学这个机构没有丝毫兴趣： 我甚至觉得，大学不过是人们享受闲暇时光、几位有趣的老师和一个图书馆的必然庸俗条件而已。我很难相信这不是一种自然的态度。" 这是一个恰当的评论。过去，对大学感兴趣的大多是橄榄球队和兄弟会的成员。但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现在，关注大学本质、因大学的失败而感到受伤和失落的一般都是最认真、最有思想的学生。二十年前（1949年），至少在城市大学中，这些学生会到别处去寻找他们现在期望大学提供的知识和社会生活。

我个人认为，学生运动提出的尖锐挑战是这些动荡岁月中为数不多的充满希望的事态发展之一。如果被偶尔出现的荒唐言论或令人反感的行为所迷惑，而看不到已经提出的、隐藏在骚动背后的问题的重大意义，那就太肤浅了，甚至相当幼稚。只有一个完全缺乏判断力的人，才会觉得自己被 "学生极端主义"所冒犯，而不是在更大程度上被激发这种"极端主义"的事件和情况所冒犯。一个能写出下面这些文字的人，说得好听点，已经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握： "我们的不少大学已经决定，避免校内骚乱的唯一办法就是给予学生参与校外骚乱的学分（指的是在贫民窟、农民工中进行 "实地考察"）。" 试想一下，如果有人把在贫民区或农民工中开展田野工作说成是一种 "骚乱"，或者把这类工作视为与大学课程"不相称"的东西 -- 因为它们有别于诸如生物战或反叛乱方面的研究项目，前者不会用这些术语来描述。

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对学生运动的看法虽然不那么极端，但仍然存在严重的扭曲，他关注的是，在他看来，我们的大部分青年学生都处于极度不安和兴奋的精神状态中，在毒品、色情和政治歇斯底里的可怕荒野中四处漂泊。 同样令人吃惊的是，他对那些对投掷到南越的炸弹吨位超过美国空军在所有战场上的总投掷量这一事实负有责任的人的 “极度不安和极度兴奋的精神状态” 却不那么关心。 或者对那些对20世纪50年代的反共 “政治歇斯底里”负有责任的人、或者对那些仍然在传统的因循守旧和消极被动的大学氛围中 “四处游荡”的大批学生、以及他们因足球比赛的胜败而引发的骚乱，都同样的漠不关心。

社会继续掠夺世界上一半远非无限的物质资源，部分用于消费，部分用于不合情理的浪费。当我们的领导人发现他们制定的 “国家目标”受到威胁，而被动和驯服的公民又接受了他们的目标时，我们就会以当代世界绝无仅有的规模进行破坏，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们的这种意愿。一位土生土长的巴基斯坦社会学家断言：”美国甚至已经将种族灭绝制度化了。”他提到，灭绝印第安人 “已经成为公众娱乐和儿童游戏的对象”。这似乎是一种很极端的判断。 然而，学校课本的查看证实了他的评估。考虑一下一位四年级的孩子对约翰·梅森上尉消灭佩科特人的描述：

> “他的小部队在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发动了进攻，打了佩科特人一个措手不及。士兵们用斧头劈开栅栏，冲进里面，放火烧了假帐篷。他们杀死了几乎所有的勇士、印第安人和孩子，烧毁了他们的玉米和其他食物。佩科特人再也不敢惹事了。当其他印第安部落看到白人是多么优秀的战士时，他们保持了多年的和平” 。罗伯特想：“我要是个曾经在这里(奋战的)男人该多好”。

一个孩子如果在学校里养成了这种态度，他就会成为英国目击者所说的那种人：

> 我问一个美国人，他刚刚下令袭击了一些小屋和舢板（舢板被炸成碎片，船上的零件和尸体四处飞散），我问他这样的空袭是否会杀死许多无害的平民。”人们本不该继续住在这里”，他说。

毋庸赘言，大众传媒不仅直接讲述而且还鼓励普遍的消极态度，从而支持了学校中形成的态度。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的观点不无道理：

> 这些媒体不仅继续肯定现状，而且也没有提出有关社会结构的基本问题。因此，除了引导人们墨守成规外，商业赞助的媒体(企业媒体)几乎不提供任何对社会进行批判性评价的基础（奥弗顿之窗），间接但有效地限制了真正批判性观点的有力发展。

这里不适合进行长篇大论；我们只需指出，由于上述几点原因，对我们的机构和意识形态进行认真的批判性分析，对我们自己和世界社会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大学必须成为这种分析的主要对象，同时还必须提供“制度形式”，使分析能够在其中自由进行。

在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妨回顾一下伯特兰·罗素曾经说过的话：

> 没有反抗，人类将停滞不前，不公正将无法弥补。因此，拒绝服从权威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具有合法的功能，只要他不服从的动机是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

正是这些历史为研究大学的职能和当前大学面临的挑战提供了背景。

[image]

对于最近世界各地的学生起义的浪潮，人们的反应大相径庭。社会学家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问道：”学生激进分子是否从根本上代表了一个可以实现的更美好的世界，或者，他们是否没有致力于过时的和无法实现的浪漫愿景，这些愿景从根本上违背了他们自己所拥有的其他愿望和希望，更违背了大多数其他人的愿望？” 他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学生激进分子让他想起的“更多的是卢德派的机器粉碎者，而不是为工人争取公民权和权力的社会主义工会成员。相比之下，请考虑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 (Paul Ricoeur) 对1968年5月法国学生大规模反叛的反应：

> 现在的迹象很明显。西方已经进入了一场独特的文化革命，这场革命是先进工业社会的革命，尽管它呼应或借鉴了中国革命。这是一场文化革命，因为它质疑作为经济和政治结构以及整个人类关系基础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场革命抨击资本主义，不仅因为资本主义无法实现社会正义，还因为资本主义通过对量化福祉的非人性追求成功地欺骗了人们。它抨击官僚主义，不仅因为它负担沉重、效率低下，还因为它将人们置于权力系统、体制结构和等级关系的奴隶地位中。最后，它抨击的是一个社会的虚无主义，这个社会就像一个癌变的组织，除了自身的生长之外没有任何目的。面对一个毫无意义的社会，这场文化革命试图找到创造商品、思想和价值观的途径，并将其与“目的”联系起来。这项事业是巨大的，需要数年、数十年、一个世纪……。

格雷泽（与布热津斯基一样）将学生反叛者视为卢德分子 —— “他们流离失所，无法在先进技术和复杂社会管理的新社会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另一方面，保罗·利科则表达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在未来几年的先进工业社会中，为了可疑目的而管理社会的技术官僚集权力量，与在”参与”和民众控制的基础上寻求以更人性化的尺度重建社会生活的力量之间，将发生尖锐的冲突。两种解释都认为，一个重大的历史进程正在发生。他们只是对这一进程的终点有不同的判断，对学生的异议和反叛也有不同的解释。他们都希望大学成为冲突的中心。乐观主义者可能希望它将处于飓风的中心，但更现实的预期是它将继续陷入争议和动荡之中。

[image]

毋庸置疑，我们正处于一个中央集权和官僚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不仅在经济领域如此，在政治和社会组织领域也是如此。议会机构的危机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这种反应不仅体现在大学起义中，也体现在寻求社区组织和控制形式的过程中，近几个月来，这种形式已经成为头版头条，甚至似乎还体现在对更直接的工人控制的尝试性探索中。工人们往往是为了反对高度官僚化的工会，因为工会领导层越来越远离他们声称代表的那些人的日常关切。我认为，必须从这一更广泛的角度来理解学生运动。大学不可能置身于深刻的社会冲突之外，而这种冲突似乎很有可能发生，尽管其进程难以预测。前面提到的大学与其他社会机构的联系确保了这一点。事实上，在未来几年中，人们可能会对现代社会的基本假设提出非常严重的质疑，即将技术的发展理解

为本质上是一个理想的、不可避免的过程；随之而来的是对大学在推动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并将其投入使用方面的作用的批判。当西欧的学生把 "胡、胡、胡志明"作为他们的战争口号时，他们不仅仅是在抗议越战和越战所象征的富人对穷人的压榨；他们也是在对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做出反应，抗议他们被赋予的作为这个社会管理者的角色，反对那种没有任何正义感的理性，在他们看来，这种理性相当准确地转化为如何维护特权和秩序的知识，而不是如何满足人类需求的知识。美国学生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种担忧的推动。

在许多方面，大学都是合法的抗议目标。像詹姆斯·里奇韦（James Ridgeway）这样的批评家所描绘的不光彩形象可能有些夸张，但它基本上是现实的，而且非常恰当地引起了相关学生的不安。然而，浮出水面的问题可能在大学本身的框架内无法解决。例如，考虑下政府研究合同的问题。政府和教会...... 应该同等地排除对学校的任何影响。"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政府的研究合同通过支持教师的研究为学术预算提供了隐性补贴，否则这些研究就必须由大学提供补贴。此外，至少在科学领域，研究课题的选择很可能很少受到资金来源的影响，至少在重点大学是这样。如果没有这种支持，科学教育能否继续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是值得怀疑的。激进的学生肯定会问自己，为什么国防部的支持比资本主义机构的支持更令人反感，因为资本主义机构的支持归根结底来自剥削所得的利润，或者来自免税捐赠，实际上构成了向穷人征税，以支持特权阶层的教育。

古典自由主义的遗产之一是对 "思想的自由市场" 的承诺，我们必须在大学内外以不懈的警惕为之奋斗。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承诺只是口头上的。然而，我们的任务是扩大而不是限制现有的自由，而这种自由绝非微不足道。学生们问为什么允许教职员工参与武器邪教或镇压反叛的工作，这是有道理的。他们还公正地指出，声称这只是一种自由作出的承诺是不合理的。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可以获得资金、权力和影响力，而那些更愿意研究如何让武器装备落后的游击队与拥有压倒性技术优势的敌人作战的人却不能得到所有这一切。如果大学真的 "中立、无关价值"，那么如前所述，一种工作和另一种工作一样会得到很好的支持。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还是怀着热切的心情和正确的信念做出了承诺。只有强制才能消除从事这种工作的自由。一旦确立了强制在这一领域合法的原则，那么对谁使用强制就相当清楚了。强制的合法性之原则将摧毁大学这个严肃的机构，摧毁它对自由社会的价值。即使考虑到自由与理想相去甚远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也必须承认这一点。

[image]

在某些方面，国防部资助研究的具体问题具有误导性。即便是由国立卫生研究院或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提供资金，有关生化战或镇压反叛的技术研究也不会变得更良性，就像通过国防部提供资金，有关高能物理的研究也不会具有破坏性一样。重要的问题是工作的性质及其可能的用途，而不是资金来源的官僚问题。后者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有人可能会说，五角大楼通过支持严肃的研究工作而赢得了尊重和权力。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一事态发展只是一场真正悲剧的一个很小的征兆，即这个社会正在进行的、也许是不可逆转的军事化。

但就大学的特殊情况而言，这些考虑在我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在我看来，另一个枝节问题是军事研究的校园基地问题。事实上，越南人并不关心用来摧毁和镇压他们的“平暴”技术到底是在大学校园里研发的还是在大学外围的私人衍生企业中研发的。而对于无休止军备竞赛的受害者、浪费其他地方急需的物质和智力资源的当前受害者，或者未来可能遭受毁灭性灾难的受害者来说，他们的命运是由大学校园里的“死亡系”决定，还是由数百英里之外的洛斯阿拉莫斯或迪特里克堡决定，他们并不关心。将这类工作移出校园与社会无关。事实上，这甚至可能是一种倒退。也许有人会说，只要这类工作还在继续，最好还是在校园内进行，因为在校园内可以成为学生活动和抗议的焦点，这不仅可能阻碍这类工作，而且还有助于提高公众意识。

在我看来，最有希望的迹象之一就是学生们对研究用途问题的关注度在提高。今天，很少有人会同意爱德华·特勒的判断，即 "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社会进程"能够最好地利用技术进步，"决不能被涉及后果或成本的争论所吓倒"。技术的用途问题是多方面的：它涉及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判断及技术本身。适当的情况下，应该让学生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来面对这个问题，在这个阶段，他们可以自由地探索问题的方方面面，并得到具有相同关切的群体的支持，而不是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被孤立。由于这些原因，在我看来，校园军事研究的问题相当复杂。

[image]

那些已经认识到我们的社会必须进行彻底变革的人在考虑大学改革时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他们希望大学是一个自由的机构，也希望大学中的个人以文明的方式利用这种自由。他们注意到，大学，或者更准确地说，大学中的许多成员，"都在为战争技术服务"，大学的运作方式

往往是巩固特权和支持压迫。鉴于这一基本正确的看法，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些严重的误区。像现在许多人所做的那样，声称大学的存在只是为了给企业系统提供人力，或者大学（和社会）不允许有意义的工作，或者大学只是为了胁迫和 "引导"学生进入社会所接受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尽管做出这些选择的诱惑确实非常大。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学生活中令许多相关学生反感的特点并非来自校董的控制，并非来自国防合同，也并非来自行政决定，而是来自教师和学生相对自由的选择。这就是上文提到的两难境地。"重组大学"不可能有效消除引发学生批评的学校特征。事实上，我所看到的许多具体建议很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即它们可能会导致一种可强制执行的规章制度，这种制度可能在纸面上看起来很民主，但却会限制个人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存在于一个决策和管理结构高度分散和相当松散的机构中，因此相当顺应其成员的意愿。

我们可以设想一些有益的改革，但我怀疑这些改革对大学的运作方式最多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真正的问题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改变组成大学的个人的选择和个人承诺。这比改变正式的结构要难得多，而且也不可能通过这种结构调整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我认为，1962年的《休伦港声明》（Port Huron Statement of 1962）所表达的观点更为重要，该声明或多或少是 SDS（“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创始文件：

> 大学处于社会影响的永久地位。它的教育功能使其不可或缺，并自动成为形成社会态度的关键机构。在这个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世界里，大学是组织、评估和传播知识的核心机构....。社会相关性、知识的可获取性和内部开放性，这些因素共同使大学成为社会变革运动的潜在基地和机构。

[image]

任何新左派在很大程度上都必须是具有真正知识技能的左派，致力于将审慎、诚实和反思作为工作工具。大学允许政治生活成为学术生活的附属，允许以理性指导行动。

在我看来，大学改革应该朝着这样的目标前进：不是强加限制，而是减少限制；不是通过禁止现在经常占主导地位的工作（我个人对其中的许多工作深恶痛绝），而是开辟其他选择。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尽管这需要一定程度的智力投入，而这正是那些关注大学改革的人们所缺乏的。

大学应该弥补外部需求和专业化动态所带来的扭曲因素，外部需求必然反映了大学外社会的权力分配，专业化动态虽然本身并不令人反感，但往往倾向于将研究引向现有技术可以解决的问题，而远离那些需要新认识的问题。大学应该成为激进的社会探究中心，因为它已经是纯科学领域所谓激进探究的中心。例如，大学应该进一步放宽其体制形式，允许更丰富的工作、研究和实验。大学应该为自由知识分子、社会批评家、不羁和激进的思想提供一个家园，如果我们要摆脱有可能压垮我们的令人沮丧的现实，就迫切需要这种思想。这种发展的主要障碍不是管理者的不情愿，也不是受托人的固执己见。而是学生不愿意做所需的艰巨而严肃的工作，以及教师担心其安全和权威、其行会结构会受到威胁。

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才是大学进行认真改革和创新的真正障碍，尽管如果这些障碍被成功克服，可能会出现新的障碍，但现在这些都是应该激励和引导人们努力改革大学的主要问题。总的来说，我认为所谓的新左派肩负着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我认为休伦港声明中对这一任务的表述是非常恰当的，该声明谈到必须 "建立一个具有真正知识技能的左派，致力于将审慎、诚实和反思作为工作工具"，致力于一种 "行动以理性为依据" 的政治生活。

这些目标在激烈的冲突中很容易被遗忘，但它们仍然是有效的目标，我们只能希望它们能够不断复活，成为积极行动的指南。

[image]
[image]

解放教育101

[image] 人物/组织	激进派同道和学习者
[image] 城市/地区	全球
[image] 日期	2025年9月10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教师节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区倡导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战术 教育 无政府主义 解放 革命
[image] 格式	海报
[image] 设计者	MMartinez
[image] 风格	彩色

保守气氛越来越浓？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少？怕吵架不敢谈政治？… 别急，同道是可以培育的。

对解放者来说，培育同道的过程绝不是指导说教，那是违背我们原则的。我们追求的不只有革命、更非仅限于政权更迭或政策改革，我们的目标是终结支配和压迫，消除等级和奴役，这项工作无法在街头一次性实现，而是首先需要在更多人的意识和内心中实现 —— 换句话说，这需要从教育开始，从人际结构的革命实践开始。这项工作是未

来的街头后是否能避免重蹈覆辙的重要基础。

本文借教师节时间发布于记忆总站；并将同时收纳于年底将上线的“安全”主题站点（人际结构安全）、以及未来计划内的“战术”主题站点。

[image]

返回物料总站下载相关话题图文打印版：

[image]

如何推动变革者的志趣朝向解放性政治的方向进展，是构建真实的解放政治力量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这一环节充满挑战，但极具价值。诚然，整个过程格外耗费心力、难以驾驭，且往往冲突不断。

本文希望提供一些工具、策略和框架，帮助大家以既能保持持续进程的开放性、又能保护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们的边界和精力的方式开展这项工作。

首先，请审视您自己在培养同道的过程中的自我定位。您是否带着某种先行者的优越感，将他人视为可灌注“进步”知识的容器？若然，即便可成，也注定徒增艰辛。

👫

解放性的教育其本质应该是共同成长的过程，核心在于与人建立解放性的关系：既要挑战对方的固有认识，也要允许对方反过来挑战您。当有人自诩比当事人更了解其生活、还准备好现成的“答案和/解决方案”时，人们理所当然会抵制这种“说教”。

准备好参与解放进程的我们，必须致力于培育同道 —— 向同道学习，与同道共同成长。切勿因自以为知晓对他人来说的“最佳”选择，而将人禁锢于旧式的教派思维中。

即便在罕见情况下的有人将您的言论奉为真理或福音，也请记得这根本不是表面看起来的“积极”结果。多数人从小就被训练着去复述他人

的政治分析却缺乏独立思考，哪怕复述的是革命理论，也绝非解放的模样。

开展解放性教育时，我们追求的理应是帮助人们建立新的思维方式，构建自主分析能力，而非简单模仿我们的观点和主张。我们需要协助人们建立政治自主性，摆脱对他人意志的绝对屈从。

[image]

需要在不同阶段为人们保留充满同理心的空间，同时明确传达成长的期望。这里有一个很微妙的平衡。若未能把握恰当平衡，结果要么彻底疏远对方，要么完全无法激发其改变的动力。

培育同道的过程需要在不同阶段为人们保留充满同理心的空间，同时明确传达成长的期望。若未能把握恰当平衡，结果要么彻底疏远对方，要么完全无法激发其改变的动力。

关键在于，您应该认识到：为他人保留成长空间，绝不等同于放任有害行为或信念不受质疑。若缺乏问责，人们便无法学会更善待他人。

在此过程中，既要保持同理心，更需坚守边界。

我们不仅在传授全新的经济理论，更重要的是一起探索超越支配与控制的全新的人际关系模式。

除非我们亲自来践行兼具慈悲与边界的相处之道，否则无法实现这种转变。

“我理解你形成这种信念的缘由，但此论点存在缺陷/具有危害性”——这样的沟通方式效果显著。

👬

多数人渴望被理解、被“看到”其立场的成因，当您主动“看到”对方的内心并展现出这种尊重时，他们便更容易敞开心扉接纳新观念。

一定要留面子。

给人们留有保全颜面的余地。

多数人会将自我尊严与立场相捆绑。传达完您的观点后，要懂得适时收手，让对话自然转向而不致令对方承认“失败”。

往往只需播下种子便已足够 —— 这并非意味着对话终结，而是人们需要喘息空间。他们需要时间静坐沉淀，咀嚼新观念与新概念。日后再去追踪这些种子，并悉心照料，机会自会出现。

人们常会主动重提旧事，有时甚至表现得就像是自己从未反对过一样。若条件允许，不妨顺其自然 —— 请记得，此刻能推进对话才是关键。其余都不重要。

强调“顺其自然”，是因为我们往往低估了让对方保全颜面的价值。虽然有时必须采取强硬手段，但多数情况下，将胜利内化为个人成长，而非炫耀于人，才是更明智的选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切入点。统治系统总会以某种方式压垮每个人。倡导，就是找到那个切入点，借力揭示对方真正的利益所在。

深入了解对方，建立关系纽带，您自会发现他们的切入点。比如，他们的上司很糟糕吗？当他们抱怨时，既要表示同情，也要点明其糟糕的根源。没错，上司人品低劣，但这种低劣正源于他们能从替自己劳作的人身上牟利 ——这是等级制度特权造成的 。我们若能联合起来创造没有等级制的合作，岂不是能做得更好？…… 这就实现了提示。

[image]

注意：尽可能避免使用敏感术语：比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等等概念虽重要且值得普及，但是在培养同道的初始阶段，这些词语的使用几乎必然会适得其反。请记得这些词汇对多数人来说都很容易引发联想 —— 他们一生都受制于庞大的宣传机器（就算厌恶新闻联播，也并不意味着就能理解问题所在和错误根源）。这些政治词汇自有其适用场合，但绝非初次接触时的“寒暄”。

请尝试用不提及“无政府主义”一词的方式阐述其理念和价值。

如果感到困难，建议多阅读相关入门书籍，能帮助您找到更简明的表达方式。可以在物料站点《炫》的书籍专题中寻找对您有帮助的书籍。

切勿低估研读大量理论/政治书籍及播客的价值 —— 即使您已经掌握基础知识，聆听他人向新朋友阐释的语言表达，都可以助您提升自身的阐释能力。

和大家一起阅读也许效率更高。一起探讨，促进头脑风暴。

[image]

最后，请区分愿意成长的人与彻底拒绝改变的人。对于后者，您可以为改变留有余地，但切勿陷入无谓的循环辩论。守护您的能量。所谓“建立有同理心的边界”，关键在于认识到您只能与愿意且有兴趣参与对话的人进行这种工作。您无法强迫他人改变，只能提供支持。对于执意持续伤害他人者，慈悲的边界或许意味着割裂关系。

在此过程中也请善待自己。你我都并非完美，一直都在学习成长。若对话中遇到无法解答的问题，不必苛责 —— 将其视为需要深耕的课题。

归根结底，培养同道并无固定步骤，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也正因此，本文强调过程而非提供具体的操作指南。解放性教育终究是关系的构建。请放慢脚步，发展自己的分析能力，学会设定并维系充满同理心的边界与关系规范，以促成改变。保持耐心 —— 有人进展缓慢，也有人领悟迅速，但无论如何，参与其中都是非凡而充实的生命历程。

□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

[image]

推翻政府仅仅是第一步：尼泊尔革命者分享经验

[image]	人物/组织	尼泊尔起义者、尼泊尔无政府主义组织
[image]	城市/地区	尼泊尔
[image]	日期	2025年9月22日
[image]	场景	教育 研讨会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尼泊尔 抵抗 政治经济 无政府主义 起义
[image]	格式	memes
[image]	设计者	[image]iyp
[image]	风格	彩色

无政府主义革命是在致力于构建一种关系结构：在这种关系中，没有任何人能够系统性地支配或压迫他人，因为权力分配均匀，每个人都能切身体会到合作比残酷的竞争更有激励作用。

这就是直接彻底地瓦解威权的清晰路径。

> 有效的抵抗必须结合有组织的倡议教育、动员工作以及应对自发性群众起义的准备。引导社会运动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至关重要，尤其要管理好应对政府垮台时产生的权力真空 ——资本主义势力

> 常趁机填补以恢复旧秩序，旧精英们会试图重新夺回权力 ...... 我们给全球同志们的建议是：不仅要为反抗做准备，更要为政权倒台后的破除等级制的新结构和社会重建做好准备。

[image]

2025年9月初，尼泊尔一场抗议活动因警方暴力升级而演变成自发性的起义，最终导致议会大厦及众多政府机构、警察局、政党总部和政要宅邸被焚毁。

短短一天半内，总理卡德加·普拉萨德·奥利仓皇出逃，政府随之垮台。

但是，推翻政府仅仅是漫长斗争的第一阶段；在这场动荡中，君主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正角逐尼泊尔的未来走向。

为了能深入解析起义背景及其内部动态，本文采访了加德满都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兼图书馆“黑书分发社”。

[image]

返回：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f79?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返回：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40?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尼泊尔起义是近年来席卷亚洲的一系列抗争浪潮中的一环。从2022年斯里兰卡总统被推翻，到2024年孟加拉国起义，再到2025年8月印尼起义，更不必说缅甸持续的内战了——这些事件的导火索可追溯成一条火花轨迹。尼泊尔政府垮台后，菲律宾也爆发了激烈抗议。所有这些都是对普遍经济困境及政客承诺落空的回应。

[image]

返回：

那些在催化起义的屠杀中充当帮凶的制度性共产党，应当提醒所有革命志士：仅凭国家暴力——即便党名冠以“共产”二字—— 绝无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症结 。要解决资本主义给民众制造的困境，所需要的变革远比权力殿堂里警察武器和政策提案所能实现的更为根本。

同样，这场起义也该让全球政客和警察警醒 —— 别妄想能肆意掠夺恐吓而逍遥法外。即便你们今天能凭着钱财逃脱罪责，但明日的一切皆成未知数。

这些起义尚未全部达成目标。但当世界各地民众纷纷站起来与寡头统治及国家镇压正面抗衡时，每场行动都提供了宝贵经验教训。

[image] [image] 正如一位社交媒体评论者所言："不过是个披着敌人外衣的年轻人罢了。"【这就是革命者的胸怀和智慧】 [image] 意大利最大的工会宣布大罢工以支撑巴勒斯坦援助直接行动。 [image] 丹麦声援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 [image] 「简直不可思议。这辈子见识过的最杰出的直接行动的例子。面对种族灭绝的军队。我们都应该汲取巨大的力量和灵感。」 [image] 【行动按计划进行】「今天，伦敦警察厅致函我们，要求我们推迟周六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理由是“警务工作面临巨大压力”。我们的回复非常简洁：那就别逮捕我们咯。」✌️

- 请介绍你们的项目。你们是谁？在做什么？

我们是黑书分发社，一个位于尼泊尔加德满都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兼图书馆。我们致力于通过左翼历史教育推动激进化，并积极参与符合我们目标的群众斗争和运动（如Z世代抗议、米特-巴亚吉运动、古提运动）。我们以在失败和腐败的共产主义政权和国会的压迫下开展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身份在此发表讲话。

【注：“米特-巴亚吉”是一种高利贷形式。近年来针对这种借贷形式的抗议运动正日益壮大。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43?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注：2019年6月，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一项旨在将数百

年历史的社区和宗教信托基金收归国有的法案。这种被称为“古提”（Guthi）的制度，起源于加德满都谷地土著的尼瓦尔（Newar）社区，是用于维护寺庙和传统公共空间、以及组织节日庆典的重要体系。】

[image] 黑书分发社在尼泊尔无政府主义杂志节上展示部分英文材料。

毛主义革命后（这场内战于2006年结束），尼泊尔经历了社会、经济、地域和政治的剧烈动荡。该国面临的关键问题包括：猖獗的种姓歧视、由于国内机会匮乏而引发的致命的移民工人贩运浪潮；与拥有核武器的邻国之间长期持久的边境冲突；以及令人咋舌的政治腐败，正是这种腐败的猖獗，才使得国内的“保皇”情绪得以恐怖的强烈趋势卷土重来。

尼泊尔民众寻求变革的运动层出不穷，其中包括：马德西（Madhesh）地区争取权利和尊严的斗争【注1】；在“受够了”（Enough Is Enough）的旗帜下爆发的抗议疫情期间腐败的运动；围绕里普莱克（Lipulekh）等边境地区的民族主义争端【注2】；KC 医生为改善医疗基础设施而进行的绝食抗议【注3】；反对掠夺性抵押贷款利率的斗争；以及保卫尼瓦尔（Newar）人社区土地的行动。必须说，这些抗争的背后是依旧深受父权制、种姓和宗教影响的复杂社会结构，但同时也是在宪政层面努力实现代表权、言论自由、经济自由和联邦制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的。

【注1：这项运动旨在争取尼泊尔境内的马德西（Madhesi）、塔鲁（Tharu）、穆斯林和贾纳贾蒂（Janjati）等群体的权利，并在 2007 年、2008 年和 2015 年经历了数轮活动高潮。】

【注2：里普莱赫是位于印度和中国（西藏）边境的一处喜马拉雅山口。尼泊尔政府对该山口的南侧提出了主权要求，但该地区自英国殖民统治以来一直处于印度行政管辖之下。】

【注3: 外科医生兼医疗活动家 戈文达·KC 医生（Dr. Govinda KC）已进行了 23 次绝食抗议，要求进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主要的政治组织有大会党（Congress）、毛派、马列政党以及保皇派

系。在这些大党派之下，还有独立的青年团体、左翼空间和原住民社区组织。从历史上看，多数抗议活动一直由主要政党领导或施加影响，但自发的青年和草根倡议正日益独立行动，这其中就包括近期“Z世代”起义。

[image] “他们对平民，包括儿童，使用了实弹。今天我们身处前线，目睹许多人被枪杀。”

- 如何理解这场“Z世代”起义中基层参与者的目标？是否存在多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思潮？

当前的“Z世代”运动源于2019年青年主导的“受够了”运动，该运动聚焦于新冠疫情期间财政管理失当引发的社会正义与环境问题。这场起义最初由多个独立的青年团体发起，得到普通公民、自由派及左翼激进派阵营的支持，并且保持了分散化，没有中央领导。

此后，政府持续强化对青年的线上监控和极权镇压，这进一步助推了运动演变成今天的规模。运动参与者的核心诉求是：言论自由、反腐败措施和要求政府全面问责，并拒绝既有政党的介入。

这场起义是去中心化且自发的，最终导致议会、大部分政府机构、政客住宅、警察局和政党总部被焚毁，政府在不到 35 小时内垮台。

在这场运动中确实存在着多元的暗流：

[image]

保皇派：寻求恢复国王统治地位的君主主义者。

中间派：旨在“新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政府中分一杯羹。

激进派：致力于推动真正的邦联制、世俗化，以及边缘社区的包容性参与。

这种目标的多样性，恰恰反映了运动内部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愿景和

诉求。

[image] 尼泊尔的一名示威者展示一面“海贼王”海盗旗，该旗已成为印尼反叛的象征。

- 据我们远隔重洋的理解，尼泊尔的共产党人历经多年的抵抗运动，最终于2006年夺取国家政权。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整个革命运动内部的冲突，导致共产党人与尼泊尔统治阶级进行了一系列妥协。请问，这些妥协对尼泊尔社会造成了哪些影响？尤其是对参与民众斗争的激进草根运动、工会和其他团体的影响如何？

毛派叛乱的成功，依赖于他们对残存的“潘查亚特”制度（Panchayat system）的反抗。该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封建农业结构，由与君主制结盟的高种姓精英对普通民众进行压迫，尽管该制度已于1990年被正式废除。

然而，许多毛派领导人在掌权后，为了维持统治，逐渐放弃了他们的革命目标，转而采纳了资本主义做法。这些做法恰恰与他们声称摧毁的旧压迫体系如出一辙。

这些妥协严重损害了毛派在群众中的信誉。如今，毛派被广泛视为腐败的政客，而非革命者。

与此同时，军警部队的人权侵犯行为十分普遍，所有受害者都难以获得正义。

左翼政治形象的受损，为保皇运动腾出了空间；甚至最近的 “Z 世代”运动也刻意禁止政党和工会参与，因为担心这些组织会强加利己的议程。虽然这种做法保护了运动的纯洁性，但也 使得寻求变革的真正左翼激进分子更难组织起来。

令人欣慰的是，无政府主义运动正在悄然兴起，并日益获得认可，尽管存在一些将“无政府”等同于“混乱”的误解。

[image] 2025年9月9日，帕坦杜巴广场前一辆属于尼泊尔警方的烧毁

车辆。

- 执政联盟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理解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差异？大会党在执政联盟中扮演什么角色？

执政联盟是在战后多党制碎片化的背景下，为确保议会多数席位而形成的。

两个共产党都卷入了腐败并接受了资本主义做法，其中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UML]是两者中组织性更强的一个。由于他们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滥用和腐败历史，共产主义运动正在迅速失去民众基础，党员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时经常遭到嘲笑。

大会党（Congress Party）因其在“正式”终结拉纳王朝（Rana regime）和潘查亚特制度（Panchayat system）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在政府中仍然是主要的“新自由主义”力量。

在政治角力方面，2008年，毛派和马列主义者结盟以击败大会党；而在 2024 年，大会党又与马列主义者结盟以击败毛派。虽然意识形态差异曾是他们的分界线，但在民众眼中，这些区别如今已经几乎完全消失了。

- 印度和中国同属强大的金砖国家工业贸易集团。这对尼泊尔普通民众有何影响？ 哪些群体企图利用尼泊尔政府更迭谋取利益？

印度和中国都属于强大的工业和贸易集团金砖国家（BRICS）。目前，金砖国家成员身份对普通尼泊尔民众的影响尚不清楚，政治和知识界对此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金砖机制是削弱美国霸权的途径，而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扩大中国威权主义影响的手段。尼泊尔政府一直在谨慎监测印中关系的发展，尚未决定是否加入金砖国家。

目前尚不确定哪些群体最终将从政府垮台中获益，但在尼泊尔，任何政治决策都离不开印度情报机构“调查分析局”[RAW]的介入。鉴于中情局 [CIA]在全球历次革命中的历史角色，它也很可能发挥了作用。

[image]

主要的危险包括：在印度支持下，由极端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驱动的保皇派系有可能夺取权力；以及旧的政治精英卷土重来，而没有带来实质性变革。虽然军事政变曾是一个真实的威胁，但所幸最终没有发生。

[image]
[image]

[image] 2025年9月9日被焚烧的尼泊尔议会。

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尼泊尔在社会和经济上长期依赖印度，但随着中国投资的涌入和连接公路的开通，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当中印两国的竞争日益白热化时，尼泊尔不像其他与这两个地理巨人为邻的国家那样，沦为了权力控制与平衡的竞技场。

迄今为止，中印两国都避免了公开冲突，将尼泊尔变成了地缘政治平衡的场所。尼泊尔被困在这两个核大国之间，抵抗它们无休止的拉锯战的选项非常有限。

印度：2015 年地震后，印度采取的燃料封锁显然是一次权力展示，与印度暗中支持的马德西运动有关。鉴于文化纽带和开放的边境，相比下印度的影响更为显著。

中国：中国通过敦促尼泊尔政府控制与西藏相关的抗议活动来施加影响。然而，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公路等投资项目，被尼泊尔民众普遍欢迎，视其为摆脱对印度经济依赖的机遇。

- 许多西方左翼人士观察到尼泊尔与中国、印度的关系 —— 两国均为美国和以色列的贸易伙伴，尽管中国被视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 ——他们便断言尼泊尔和印尼的起义必然是中情局支持的“颜色革命”，旨在扶植亲西方独裁政权。您对此有何看法？

尽管印度、中国和美国的外来影响无可否认，但将起义简化为中情局支持的颜色革命，无异于否定尼泊尔人民真实的愤怒与牺牲。数百万人焚烧议会大楼、政府办公室和政治领导人的住宅，并非因为外部或

内部组织的要求，而是 源于数十年来政府的失职和腐败。

[image]

将这场运动贴上“颜色革命”的标签，就损害了我们与全球类似基层运动的团结。孟加拉国、印尼和斯里兰卡的活动家们相互声援彼此的斗争，而不会将其斥为“外国阴谋”。这是一场源于深切不公体验的人民起义。如果这些起义是所谓的颜色革命，那么像“阿拉伯之春”和BLM这样强大的全球运动也会被视为如此。

西方观察家们是时候支持这些斗争了，而不是歪理邪说剥夺这些反抗斗争的正当性。

- 你认为尼泊尔起义与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印尼先前起义之间存在何种关联？这些先例如何塑造了催生本次起义的民众的政治想象？尼泊尔的特殊背景与其他地区有何差异？

这些起义有明显的共同之处，包括普遍的腐败、排斥现象、裙带家族深刻的权力垄断、政府审查制度以及严重的外国干预。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都有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并且都亲眼目睹了它们最终失败的结局。

一个有趣的共同点是，尼泊尔和印尼都存在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以及动漫《海贼王》（One Piece）的文化影响。这部动漫象征着两国青年反抗威权主义的斗争。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关键的区别在于，尼泊尔的共产主义运动成功上台，但随后变得腐败并背弃了承诺，加剧了民众的幻灭感；而在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共产主义政府未能掌权。

- 基于您在尼泊尔的亲身经历，对全球其他地区参与草根抗争的人们有何建议？

[image]

有效的抵抗必须结合有组织的倡议教育、动员工作以及应对自发性群众起义的准备。引导社会运动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至关重要，尤其要管理好应对政府垮台时产生的权力真空 ——资本主义势力常趁机填补以恢复旧秩序。旧精英们会试图重新夺回权力，但尼泊尔革命群众展现出强烈的抵抗意志，摧毁基础设施并与领导人进行实体对抗。

然而，这次起义并未为接下来的发展做好充分准备。直到现在，我们的努力主要集中在教育和抗议上，没有设想崩溃后的社会结构。我们给全球同志们的建议是： 不仅要为反抗做准备，更要为政权倒台后的破除等级制的新结构和社会重建做好准备。

- 尼泊尔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反权威团体正在采取哪些行动？我们能具体如何支持尼泊尔的无政府主义及广泛反权威运动？

尼泊尔的无政府主义和反权威团体正在开展工作坊、讲座、放映会、展览、音乐活动以及街头直接行动。我们大多数无政府主义团体主张建立无等级制度的组织形式，甚至愿意与那些真诚追求平等社会的共产主义激进派人士保持开放的对话。我们认为左翼运动内部的团结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更注重行动本身而非单纯意识形态。为支持这些努力，我们呼吁广泛传播当前人权侵害事件的真相——至少72名抗议者（其中多数是青年）因要求终结腐败与极权统治而丧生。必须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并立即伸张正义。

[image]

2025年9月13日的一条 消息 ：

[image]

“那些跟警察合作的人，你们忘了吗就是他们杀死了我们的孩子。

那些说破坏、焚烧、抢劫是错误的人，你们忘了吗这一切是积累了40多年的集体愤怒对抗这个政权的结果。

这一切是资本主义地狱的产物 —— 在这个地狱里，普通民众永远无法负担铺天盖的广告轰炸他们的东西。

你们觉得在尼泊尔最大的连锁超市巴特巴塔尼（Bhatbhatani）进行抢劫的是加德满都的精英阶层吗？不，那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层的人。

你们觉得巴特巴塔尼遭受了多大的损失吗？他们有保险。希尔顿酒店有保险。

去问问那些死去的孩子的父母们，他们有数百万卢比的保险吗？”

□

By Crimethinc.

[image]
[image]

“国家”的危险神话

[image]	城市/地区	全球国家
[image]	日期	2019年10月1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十月一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人民 十月一 历史 国家 权威 民族主义 统治
[image]	格式	memes
[image]	设计者	[image]Calthrop
[image]	风格	黑白

“国家”究竟是什么？是什么把我们绑定在一起、演绎无休止的怒发冲冠和荷尔蒙爆炸？你的国家认同之骄傲究竟来自哪里？“同胞”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在操纵你对“非同胞”大开杀戒？“伟大复兴”想要兴的是什么？如果“国家”的概念死了，你怎么看？

- Table of Contents
想象出来的共同体
以历史为基础？
以地理为基础？
以生物学为基础？
幻想的问题

国家的遗产

[image]

2019年，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化”的时代里。至少看起来如此。

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特殊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宏大景观 —— 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巴西的博索纳罗、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委内瑞拉的马杜罗 、印度的莫迪、匈牙利的奥尔班、美国的特朗普、中国的习近平、俄罗斯的普京 …… 等等。

永远是同样的咆哮和虚张声势，同样的谈论恢复所谓的昔日荣耀。但某些观察人士认为，第一印象可能会产生误导。

在所有的噪音和作秀中，这些观察者们都看到了国家的死亡之痛。

英国散文家拉纳·达斯古普塔认为，“大男子主义的吸引力在当前是一种政治风格，巨型边界墙建筑和仇外心理、神话和种族理论、所谓的伟大复兴的幻想承诺 —— 这些不是治疗方案，它们就是症状本身。”

不止上述这些，同样的事发生在每一个国家，因为“今天的所有国家都嵌入在同一个体系中，这使得所有国家都承受着同样的压力：正是这些东西在挤压和扭曲各地的政治生活。”

[image]

想象出来的共同体

无论这是否真实，国家的消亡都是应该被鼓励的。

主导政治语话的民族身份只是集体幻想：虚无缥缈 —— 就如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创造的令人难忘的短语，“近代历史的萎缩想象”。

人们称之为民族国家体系的政治安排于1648年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启动，显然，该政治体系的哲学基础并不长。

它的基础是我们的世界被分为人民的基本单位 —— 这是一个危险的错误。

安德森在他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探讨了这个错误的根源，并在早期的资本主义中找到了这些根源。

十六世纪的欧洲包含了许多不同的人，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在任何特定地区进行大规模交流都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书籍用拉丁语等古老的语言印刷，只对精英有意义。

但是企业家们认为，如果广泛的理解是可能的，那么他们就能获得巨大的利润，因此，他们开始以印刷语言出版书籍和报纸，这些印刷品汇集了相关的俗语。

这些新的印刷语言有助于创造安德森所描述的“单一语言通俗阅读的公众”。

读者们逐渐意识到“想象中的共同体”的存在 —— 不相识的数百万人讲着同一种语言 —— 一个“国家”诞生了。

然而，这不可能是整个故事。安德森自己的例子清楚地表明，并非所有国家都通过语言联系在一起。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苏门答腊东海岸的人民不仅身处近海，横跨马六甲狭窄的海峡，而且还与马来半岛西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密切相关，但他们是种族相关的，了解彼此的言论、有一个共同宗教，等等。

这些相同的苏门答腊岛与位于数千英里以外的岛屿上的安汶人没有母语、种族或宗教信仰的相关性。然而……他们已经认识到，安汶人是印尼人，马来人是外国人。”

安德森确认国家的出现在十五和十六世纪，这是正确的，但对于关键的连接因素的判断却是错误的。

如果不是语言让一大群人成为了一个国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答案不可能是政治，因为民族国家体系的政治现实实际上只是一个已经存在的想法的编纂 —— 它只是一个建立在某种基础上的建构。

那么那个基础是什么？

[image]

以历史为基础？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58b?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有人说这一基础是历史。这些人认为国家是延续同一悠久历史的实体。他们想象了史诗般共享历史的画卷，它将人们与时间联系起来，将二十一世纪民族国家的公民与生活在古代世界的个人联系起来。

中国经常使用这些术语来描述自己 —— 我们总是能听到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历代王朝的故事。

今天的共产党似乎永远不会对此闭嘴。然而，仔细研究你能发现，它揭示了不同的情况。

这些所谓的中国古代帝国是由在不同时期掌权的人组成的，无论他们来自哪里；元朝是由忽必烈汗在十三世纪建立的，而清朝则是由十七世纪的满族氏族爱新觉罗（Aisin Gioro）创立的。每个帝国都是截然不同的，每当君权改变时，边界就会发生变化。

在公元1000年，“中国”实际上是宋朝；在公元1500年，“中国”实际上是明朝 —— 一个与宋完全不同的实体，不论你用任何衡量标准，这都是一个不同的“国家”。

历史学家在整个千年中保持着谨慎记录的传统，这便创造了一个“持续的中国”的幻觉（一定程度上是由语言连续性支撑的错觉）。

但是，就这些古代历史学家而言，他们记录的是世界历史，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它们都不叫“中国”。

推荐一本书，关于国家主义如何成为一种持续塑造当今中国的霸权话语 https://www.sup.org/books/title/?id=21568

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朝代结束了，并且人们决定需要一个国家身份才能赶上世界其他地方。

“中国”的名字笨拙地依附于许多不同帝国的悠久历史，这些帝国具有不同的身份和边界。今天，一百年过去了，那些旧的边界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共产党声称台湾和西藏实际上是中国的省份，中国公民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就好像这是一个普遍公认的事实。

但是大多数生活在台湾和西藏的人对这件事的看法截然不同。

所以看来，在这段时间之后，我们仍然不能就谁是“中国人”和谁不是“中国人”达成一致，仍然无法就中国的边界达成一致。

[image]

以地理为基础？

其他人则认为地理是决定因素。这也经不起考证。

例如，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将印度描述为“从未形成一个整体的地区的混合物”。

印度历史包括一长串独立且往往不相关的朝代、王国、公国和苏丹国，在次大陆的各个地方兴衰。

印度这个名字描述了许多不同的东西 —— 有时它只是一小部分聚集在印度河上游盆地周围的城市和村庄，但有时它可以向东南方蔓延到现代缅甸，并且在其界内包含巨大的巴克特里亚帝国蔓延到现代阿富汗。

1858年之后，英国统治者统治了印度次大陆，但这持续了不到一百年，直到分区。

当然，印度民族主义者现在声称拥有5000年的历史，但实际上这只是大量地理上不同的实体的历史集合。

边界的历史通常只是军事入侵和征地的历史。任何群体都有权永久管理领土的主张必须基于这样的假设，即 有一个主要的占领时刻 —— 特定的入侵或迁移或政治吸收永久地决定了土地的合法所有者。

任何后来的入侵或迁移都必须予以忽视。

这显然是荒谬的：不能对首次占领做出公正的判断，土地最终会被更强大的力量所统治。

📖

对国家神话的捍卫不仅存在于其响应人群中，也存在于同谋学者之中。推荐一本书，它摒弃了关于欧洲国家如何诞生的民族主义神话。论述非常清晰，很有说服力：https://z-library.sk/book/23568194/39838e/the-myth-of-nations-the-medieval-origins-

of-europe.html

[image]

以生物学为基础？

有些人认为国家起源于民族，因此可以被认为是生物现实，但如果你试图跟随这种逻辑分析下去，很快就会遇到问题。

现在居住在英格兰并且将自己视为“英国人”的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日耳曼部落的后裔，他们在公元五世纪入侵不列颠群岛。

当然，考虑到最近英格兰和德国之间的历史性竞争，今天英国的大多数民族主义者都不会欢迎英国人是日耳曼人后裔的说法。

但是，如果深入研究我们集体历史的阴暗深处就能发现这些麻烦的事实。

这是因为人类不会保持静止：他们四处移动；他们互相侵略和彼此取代，随时随地传宗接代。结果是，遗传祖先无可救药地混淆了。

今天，你可以使用你的唾液在实验室中获得DNA分析，当你得到结果时，可能会兴奋地在 Facebook 上宣布你是25%的英国人、10%的法国人 …… 等等。但测试结果显示的只是你的一些祖先在遥远过去的某个地点生活过。

这些测试捕捉到的是人类迁徙和混乱的巨大而复杂的历史中一个短暂时刻的快照 —— 这一时刻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只是碰巧有那个时刻的参考数据库，而不是所有无数其他时刻。

因此，使用现有技术真正能做到的只是告诉一个人他们与西欧的一些人或过去随机点的美洲人有遗传联系等等。此外没有更具体的东西了。

伦敦大学学院网站的“分子与文化进化”页面解释说，“测试公司通常会为遗传聚类分配国家标签，而基因差异频率往往会跨越国界平稳变化。因此，法国人可能被分配了很大比例的“英国”血统。Normandy 和 Kent 在遗传上是相似的，正如你对历史和地理的期望一样，因此单凭 DNA 不容易区分英国人还是法国人。”

在我看来，这种区分不是“不容易”而是“不可能”。最终，将某人描述为西欧或美洲原住民是一种极端过度的简化；但将一个人描述为英国人或者法国人，则完全是脱离科学领域的，进入了幻想领域。

正如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这些民族幻想经常会跨越现有的种族边界线。

尼日利亚是大英帝国的梦想，他们将居住在尼日尔河附近的各民族合并，并将其归类为两个帝国的保护地。然后将这些保护地组合在一起，此时，豪萨、伊博、约鲁巴、江户和其他许多不同的人群，惊讶地发现，他们现在都是“尼日利亚人”了。

当然，这些愤世嫉俗的起源很快就被遗忘了，而现在，尼日利亚民族主义者正感受着与近代历史上的帝国谎言的深刻联系。

[image]

幻想的问题

如上所述，“国家”并没有因语言、历史、地理或生物学的联系而形成，但是，它们确实有一个一致的因素：共同的信念。

你可能认为这就足够了。如果这些人造群体的成员在自己的身份上投入了大量的情感，那么这种情感投资也许会带来实质的身份认同。

安德森痛苦地指出，他使用“想象”这个词指的只是 “即使是最小的国家的成员，也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大多数同伴、也不会遇到那些同伴，甚至不会听说他们的存在，但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他们共融

的形象。”

他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想象一下，不应该是假的。但是他错了 —— 我们理解到这些“想象中的社区”是错误的这绝对至关重要：想象这个词是负面意义的，因为它是对现实世界的歪曲。

🔥

这种歪曲完全具有破坏性。

作为这些想象中的社区的自愿成员，我们将自己置身于皇帝和贵族无处不在的闲散想法以及他们的现代等同物上。

我们把那些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的人描述成竞争对手和敌人，在毫无意义的战争中为了空洞的原因而战斗和死亡。

在我们温顺地接受权威人士传递给我们的身份符号时，一些东西被植入进来了 —— 奴隶般的，几乎是自虐的。

“我们创造了意大利，” 马西莫·达·阿泽利奥在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说道，“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

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恰好隐藏在所有民族身份的表面之下，它完全破坏了我们通过情感投资赋予身份的任何合法性。

📖

如果您对全球政治和民族主义感兴趣，推荐这本书：https://www.amazon.com/Nations-Nationalism-Since-1780-Second/dp/1107604621

[image]

在2016年的纪录片“洪水前”中，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坐下来与德里科学环境中心的苏尼塔·那雷恩谈论化石燃料的消耗问题。他们的谈话简要介绍了国家身份为解决人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危机所带来的困

难。

“如果你在过去创造了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未来创造它，” 那雷恩告诉迪卡普里奥，“我真的很希望美国走向太阳能，但你还没有。”……“抱歉我直说了，我知道你是美国人……但是你们的消费习惯真的会给这个星球带来一个漏洞……你们是一个石化上瘾的国家。”

这样的谈话几乎没有用，因为这一慢性危害性问题本身超越了“你们”和“我们”。

对话完全受到民族认同的杂草和荆棘的阻碍。即使人们真的是在寻找共同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也无法隐藏自己的“国家”骄傲，更不会“无意义地”分担责任。

在一个需要全球共同寻找解决方案的全球性威胁问题上，这种态度将是致命的。

[image]

返回：[image]当又一轮暴雨袭来 …… 让我们来谈谈气候灾难真正的解决方案

我最近和一个（英国）人进行了热烈的交谈，他大声坚称西方政府一直是世界上最残暴的政府。当他开始称赞中国共产党时，我觉得有必要抗议了。

我开始列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犯下的各种对中国公民的暴行，但他并不感兴趣。相反，他想知道是什么让“我们 - 西方人”有权批评“他们 - 东方人”。

这个人早些时候曾说过，他非常强烈地相信个人主权的概念，我同意他的意见，但当主题转向中国时，他似乎突然对国家主权更感兴趣了。

他心爱的个人主权并不适用于生活在世界另一端（东方）的个人。这只是我们对“国家”存在的信念所引导出的陷阱之一。

我们的道德感受到了极大的 —— 也许是非自然的限制：我们不再关心属于不同“想象社区”的人类困境，尽管这些人类与我们基本相同。

[image] [image]

国家的遗产

我们对民族认同的信念是危险的。

国家形成需要经常通过武力同化或排斥任意边界以外的国家。

它为生活在新界限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带来了灾难，正如你看到过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解体的奥匈帝国形成的国家中反犹主义的兴起。

在帝国主义者到来之前就存在同样的偏见，但在帝国时代它已经被有效地压制了。一旦这些国家获得独立，旧的丑陋再次浮出水面。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看到了同样的事，东南亚国家的反华情绪、东非国家的反印度情绪、以及西非国家的反黎巴嫩情绪；在二十世纪晚些时候出现的则是以前属于苏联和南斯拉夫领土上的种族暴力。

📖

为此推荐一本书《Race And Culture: A World View》这本书很全面，包含了全球十多年的研究成果，表明文化资本对少数民族、民族和文明的社会和经济命运的影响远大于政治、偏见或遗传。https://z-library.sk/book/2949659/c750fe/race-and-culture-a-world-view.html

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巴尔干地区种族清洗的根源之一，也是德国魏玛纳粹主义兴起的根源之一。

在最近几十年的东欧，它一直阻碍着法治、自由市场经济、以及民主的兴起。

今天，在这个拥挤的、互联的二十一世纪，我们都成为了近邻，这一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面临着更大的威胁。

只要我们还抱持着“国家”的幻想，我们就会继续遭受民族主义的噩梦。如果我们想要和平与进步，我们就必须首先消除这一幻想 。

[image]
[image]

没有”革命的政府”这种东西：为什么你不能用国家废除阶级

[image] 城市/地区	全球国家、反政府项目
[image] 日期	2023年10月1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十月一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区倡导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人民 十月一 反叛 国家 无政府主义 民主 统治 自治 解放 起义 革命
[image] 格式	memes
[image] 设计者	[image]Calthrop
[image] 风格	彩色

如果不批评国家政权本身，即使是最成功的革命者也注定最终轮流成为压迫者，取代他们当初推翻的统治者。

[image]

“建党100周年” 的那年，从6月底开始，各色烟花的视频就飞满了中文社交媒体。当然，也包括各种文章。但是，不论是赞美还是讽刺、鼓励还是批评，都是跑题的。因为，中国执政党已经不是 “共产党”，已经与共产主义没有关系。这是北京当权者所害怕被指出的，也是为

什么他们会拼命宣传所谓的“初衷”，以掩盖这一真相。

[image]

为什么这么说？

艾玛·戈尔德曼知道这一点。米哈伊尔·巴枯宁在俄国革命前半个世纪就警告过大家。黑豹党和黑人解放运动的老兵阿善提·阿尔斯通和库瓦西·巴拉古恩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没有所谓的革命政府。你不能用政府的工具来废除压迫。

【注：1. 埃玛·戈尔德曼 (Emma Goldman)美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以其政治行动主义、写作与演说著称。她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北美与欧洲的无政府政治哲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俄国思想家、革命家，著名无政府主义者，有“近代无政府主义教父”之称；

3. 阿善堤·阿尔斯通 (Ashanti Alston) 曾是黑豹党和黑豹解放军的成员，目前是耶利哥运动指导委员会的成员，这是一个旨在推动释放政治犯的反抗运动。】

自19世纪中期以来，无政府主义者一直认为，解放的关键不是夺取国家政权，而是废除国家政权。然而，从巴黎到圣彼得堡，从巴塞罗那到北京，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不得不艰难地吸取这一教训：只是改组政客就什么都改变不了。重要的是统治的工具 —— 警察、军队、法院、监狱系统、官僚机构。无论是国王、独裁者，还是国会来指挥这些工具，人民的经验都大致相同。

□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316

返回：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2011–2013年埃及革命的结果类似于1917–1921年俄国革命的结果，而俄国革命又类似于1848–1851年法国革命的结果。在每一种情况下，一旦进行革命的人们不再试图直接进行社会变革，而是转向将他们的希望投资于政治代表，权力就会巩固在一个新的专制政体手中。

无论新的暴君是来自军队、贵族还是工人阶级，无论他们是承诺要"恢复秩序"还是要将无产阶级的力量人格化，最终的结果都是大致相同的。

政府本身就是一种阶级关系。如果不废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对称性，你就无法废除阶级社会的压迫。经济只是众多领域中的一个，在这些领域中，成文的权力差异是通过社会结构的方式强加的；政治是另一个领域。资本的私有制对于经济来说就像国家权力对于政治一样。

[image]

> 如果不批评国家政权本身，即使是成功的革命者也注定最终轮流成为压迫者，取代他们当初推翻的统治者。

马克思和列宁承诺国家可以用来废除阶级社会，之后国家会以某种方式消失，这就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换句话说，革命的"工人"—— 就是说宣布一个代表他们的政党，就像任何其他执政党一样——可以保留警察、军队、法院、监狱系统、官僚机构和所有其他国家工具，但这些东西会神奇地开始产生平等而不是不平等。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国家究竟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它是政治合法性在特定机构中的集中，与它们所统治的人民形成对比。这正是不平等的定义，因为它使那些通过这些机构掌握权力的人比其他人享有特权。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在几十次革命中成功夺取了权力，但是，没有一次成功地废除了阶级社会 —— 国家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因此而变得更加强大和具有侵略性。正如 **Sonvilier Circular** 所说，"我们怎么能指望一个平等和自由的社会从一个专制的组织中出现呢？"

当革命者试图通过将资本的完全控制权交给国家来消除资本私有制造成的阶级不平等时，这只是使掌握政治权力的阶级成为了新的资本主

义阶级。在这里是国家资本主义。无论你在哪里看到政治代表和官僚管理，你都会发现阶级社会。解决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唯一真正办法是首先废除创造权力差异的机制—— 不是通过使用国家结构，而是通过组织横向的自决和集体防御网络，使任何经济或政治精英的特权无法实施。这是与夺取权力相反的做法。

各种类型的政府都与这个反抗项目相对立。任何政府要掌握权力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必须实现对强制力的垄断。在为实现这种垄断而奋斗的过程中，法西斯专制、共产主义独裁和自由民主都变得彼此相似。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即使是表面上最激进的政党，最终也会与其他权力参与者勾结在一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布尔什维克雇用了沙皇军官和反叛乱的方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一再站在小资产阶级一边反对无政府主义者，首先是在俄国，后来是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历史让布尔什维克的镇压"对于废除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这一古老的托词不攻自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它用残酷的武力来推动革命议程，而是在于它用残酷的武力来镇压革命。

今天，当苏联的旗帜已经成为一个暗淡的、后退的屏幕，人们可以在上面投射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时，承认这些并不是特别受欢迎。苏联解体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们重新做起了白日梦，认为只要把合适的人推上去负责，国家就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为列宁和斯大林辩护的人们为他们所找的借口与我们从资本主义支持者那里听到的完全一样，他们指出消费者在他们的统治下受益的方式，或者争辩说他们剥削、监禁和杀害的数百万人是自找的。

[image] 俄罗斯坦克在布达佩斯的街道上游走，以镇压1956年的反叛。

在任何情况下，回到20世纪的国家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的。正如东欧的老笑话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痛苦过渡。从这个有利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暂时上升并不是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历史的顶点，而是资本主义传播和发展的一个阶段。"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为世界市场实现了后封建经济的工业化；它通过这一过渡稳定了不安分的劳动力，就像福特主义妥协在西方所做的那样。国家社会主义和福特主义都是劳工和资本之间暂时休战的表现，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使之成为不可能。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7a4?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今天，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即将吞噬最后的社会民主稳定岛，甚至包括瑞典和法国。无论哪里的左翼政党是以改革资本主义的承诺上台的，他们最终都将被迫实施新自由主义的议程，包括紧缩措施和镇压。因此，他们的上台耗尽了基层运动的动力，同时使右翼反动派能够冒充叛军，以利用民众的不安。这个故事在巴西的工人党、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政府都曾发生过。

[image]

返回：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lr--5ae

所谓的 “革命” 政府的唯一其他模式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赤裸裸的国家资本主义，其中的精英们正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积累他们自己的财富，就像他们在美国做的那样，就像之前的苏联一样，中国的经历证实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并不是走向平等主义的一步。

[image]

返回：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792

未来可能会出现新自由主义的放任自流、民族主义的飞地、极权主义的指令性经济，或者无政府主义的废除财产本身 —— 它可能会包括所有这些—— 但是，要保持任何政府可以为除少数特权者之外的任何人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幻想，将越来越困难。法西斯主义者和其他民族主义者急于利用这种幻灭感来推动他们自己的排他性社会主义品牌；我们不应该通过使 “国家只要管理得当就能为劳动人民服务” 的想法合法化来为它们铺平道路。

[image]

> 您可以将蓝图强加于社会，也可以一起创造自由空间，但不能同时做到这两者。

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暂停与专制共产主义支持者的冲突，以关注更

直接的威胁，如法西斯主义。然而，对左翼极权主义的广泛恐惧为法西斯主义的招募者提供了他们的主要谈资。在争夺那些尚未选择立场的人的想法时，这只会有助于将我们的社会变革建议与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专制主义者的建议区分开。

在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暴力和法西斯主义的民众斗争中，我们应该对不同的未来愿景之间的竞争给予同等重视。不这样做就意味着事先假定我们会在这些愿景中的任何一个开花结果之前就被打败。无政府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主义革命者和其他人在1917年后艰难地了解到，不为胜利做准备甚至比不为失败做准备更加灾难性。

好消息是，革命运动不一定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结束。还有另一种方式。

[image]

对抗资本主义和国家政权。

与其寻求国家权力，我们不如开辟自治的空间，从国家中剥离合法性，发展直接满足我们需求的能力。我们可以建立世界范围内的根生网络，而不是独裁和军队，以抵御任何想对我们行使统治权的人，来保护彼此。我们可以建立基于自愿合作和互助的基层协会，而不是寻求新的代表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为了取代国家管理的经济，我们可以在横向基础上建立新的公地。这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替代方案，如果不是被佛朗哥一方和斯大林另一方踩在脚下，它本可以在1930年代的西班牙获得成功。从恰帕斯和卡比利亚、到雅典和罗贾瓦，过去三十年中所有鼓舞人心的运动和起义都包含了无政府主义模式的元素。

国家解决方案的支持者声称他们更有效率，但问题是，他们在什么方面更有效率？解放是没有捷径的；它不能从上面强加。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创造真正的平等，我们就必须以一种反映这一点的方式来组织，分散权力，拒绝一切形式的等级制度。建立能够通过直接行动和团结协作以解决当前需求的地方项目，并在全球范围内将它们相互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在通往一个没有人可以统治他人的世界的道路上迈出步伐。我们想要的那种革命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它是摧毁所有权力集中的持续过程。

随着我们时代的危机加剧，新的革命斗争必然会爆发。我们应该为新的千年更新它，以免我们都注定要重复过去。

[image]

返回：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35a

[image]

本文改编自一本书《The Russian Counterrevolution》。您可以在这里免费下载它，也可以从 AK Press 订购印刷副本。

> 要么国家永远存在，压制个人和地方生活，接管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带来战争和国内的权力斗争，带来宫廷革命，只是用一个暴君取代另一个暴君，而在这种发展的最后，不可避免的是……死亡。
>
> 或者是国家的毁灭，新的生命在成千上万的中心重新开始，其原则是个人和团体的积极主动和自由协议。
>
> 选择权在你们手中!
>
> ——彼得·克鲁泡特金，《国家：它的历史角色》

□

[image]
[image]

改革还是变革？

[image]	城市/地区	全球国家
[image]	日期	2022年10月1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十月一
[image]	场景	教育 研讨会 读书会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人民 国家 无政府主义 统治 自治 革命
[image]	格式	memes
[image]	设计者	[image]Calthrop
[image]	风格	黑白

要使反抗运动能抵抗国家，就需要提出国家无法满足的要求……

Eric Laursen 提出了一个关于现代国家性质的新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讨论了它与资本主义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压迫之间的关系。他的重要讨论有强势的一面，但也有弱势的一面。

- Table of Contents
  国家和资本主义
  无政府马克思主义
  革命

结论

[image]

“没有君主，没有与君主必然直接联系的整个组织的人民，就是无形的群众，它不再是一个国家。在一个民族中，不是在无法无天和无组织的条件下设想的，而是作为一个自我发展的和真正的有机整体 —— 在这样的民族中，主权是整体的人格，这在现实中只由君主的人格代表” —— 黑格尔在《法哲学》中这样写道。

与黑格尔观点相对的是无政府主义，它反对国家和任何 “君主”—— 无论是实际的国王、独裁者、寡头政治，还是 “民主” 选举的总统和议会的统治。

无政府主义不仅反对国家，而且反对所有形式的统治、剥削、 精英主义 和等级制度 —— 包括资本主义、白人至上主义、性别主义、民族主义、反生态学和同性恋恐惧症等等。

不过，它对国家的反对是一个主要的主题。因此，有点令人惊讶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目前没有更多关于国家是什么、做什么、它是如何结构的，以及它是如何产生的理论研究。

埃里克·劳尔森（Eric Laursen）正在用这部作品弥补这一讨论的不足。虽然几千年来都有国家这种东西，但他的主题是 “现代国家”，它始于16世纪。这个世纪经常被描述为资本主义的开端。

□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6d2

[image]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国家如何实际履行各种社会职能的叙述。他首先回顾了各国是如何应对Covid-19大流行病的。尽管人们普遍声称中央集权的国家对于处理瘟疫的爆发是 “必要的”，但是，这本书展

示了为什么国家实际上做得很差，而且现在也是如此。

从中国的疫情—— 最初由于官僚主义的面子而被否定 —— 到特朗普对该大流行病的各个方面处理不当的灾难，再到不愿意与所有国家分享物资和专利 …… 民族国家（以及他们盈利的药厂巨头伙伴）犯了可怕的错误。已经发生的科学突破本来可以通过公共支持的科学家和社区卫生机构的联合得到更好的组织。

同时，国家鼓励的工业化农业在蹂躏野生土地的同时，也为未来的大流行病奠定了基础。劳尔森回顾了社会功能的其他一些方面，如教育、气候危机和性别不平等，所有这些都被国家管理得很差。他重点讨论了国家支持和扶持的核心身份群体的推广—— 如美国的白人或中国的汉族人。这样的群体虽然是受压迫人口的大多数，但却被教导要认同统治的精英。他们 “高于” 那些不在特权阶层的人。

从理论上讲，劳尔森将当前的社会描绘成一个由中央集权国家自上而下维系起来的机构网络。它们是机构，但也是活跃的过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尽管有严重的政治分歧，他的观点与黑格尔的观点依旧有某些相似之处。

一个原本无组织的社会被总体性的国家揉合成一个整体：“国家 …… 是人类组织的一种形式，它渴望为每一个居民创造一个全面的社会、文化和功能环境，一个建立在创造财富之上的环境 ….。国家是 …… 一种形式和一套机构，一种思维方式”（第21页）。

像其他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劳尔森区分了以权力为导向的国家和 “政府”，后者可能意味着一般的自我组织、社会协调和团体决策。与黑格尔相反，他认为 “国家只是执行这些功能的一种方式”（第28页）。

[image]

返回：[image]“国家”的危险神话

古典 “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曾将国家定义为一个由武装人员组成的机构，拥有监狱和武器，外加官僚专家和政客。他们是一个站

在社会其他部分之上的极少数，最终通过武力但也利用意识形态的影响来支配社会。 劳尔森并不拒绝这种描述：“国家既依靠 ’硬’ 的警察和军事力量—— 统治，也依靠各种 ’软’ 的说服和诱导—— 霸权来强制默许”（第39页），也就是说，“暴力是国家的首要的和最后的控制方法，它日复一日地依靠文化霸权的复杂方式来保持民众的忠诚”（第112页）。

他对国家的基本比喻（他更喜欢称为 “类比”）是一个主程序，就如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它指导和组织所有的子系统，使它们的结构与整体模式相一致。

“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操作系统，用于安排和控制人类社会、经济、人口和自然界之间的功能和关系，类似于 Windows、Linux 或 MacOS 这样的数字操作系统”（第59页）。这个操作系统的隐喻反对把人类社会看成是由一捆静态的、平行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国家。它的优点是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具有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但劳尔森将整个系统视为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就是国家。

正如黑格尔认为所有的社会都有机地结合在君主的身上，劳尔森认为所有的东西，包括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国家的内部。就像黑格尔的 “君主” 那样，超级操作系统有自己的动机和个性。它 “渴望创造一个……环境”（第21页）；“国家[有]从长计议的诀窍”（第110页）；“是国家在这里带路”（第115页）；“国家有一种命运感。就像我们梦想着国家一样，它也梦想着自己——以及我们”（第152页）；“国家想知道一切，以便它能预测未来”（第138页）。

劳尔森把国家说成是一个系统或一套关系，甚至包括思想，而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他把愿望、计划和动机赋予国家组织的时候，他走得太远了。这样的观点使人们更容易误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意活跃的有机体，将所有社会拉到一个 “有机整体” 中。它夸大了国家下社会的统一性。它对内部冲突和矛盾强调不足。这本书涵盖了专制社会的各种子系统，与国家半区分，但最终被国家所支配，并由国家形成—— 正如劳尔森所认为的那样。这包括对妇女的压迫以及种族主义。在所有的子系统中，他考虑最多的是经济系统，在现代社会中就是资本主义。

[image]

国家和资本主义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 在 “现代国家” 之前—— 区分国家和经济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在封建主义下，领主是国家（他们是领导武装附庸的战士），他们是经济统治阶层（他们是土地所有者，靠农奴生活）。其他功能，如宗教或艺术，都很好地融入了整个社会。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官方教会的。其他阶级社会也可以提出类似的观点，更不用说前阶级的狩猎了—— 采集社会。然而，在资本主义下，出现了一种功能性的分裂。管理企业的人—— 资产阶级 —— 与管理政府的人不是同一个人。通常情况下，欧洲国家由旧贵族的残余势力管理，而资产阶级的 “中产阶级”（社会地位中等，但不是富有的人群）正忙于通过剥削其工人而致富。

在 “自由民主” 下，国家由选举产生的职业政客管理，而极端富有的人则统治着半垄断的跨国公司（对其工人没有一丝内部民主）。时至今日，保守派理论家仍在坚持国家和市场经济的独立性，他们声称要为 “小政府” 和市场的 “自由” 而战；自由派坚持认为，政府应该干预经济。但他们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即：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分裂。他们接受半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公司的基本独立性。

劳尔森反对这一前提：“这种区分是错误的。国家是一个经济实体，就像一个公司一样 .... 现代资本主义 ..... .如果没有国家提供规则、执行，...... 以及更关键的是，保持其盈利所需的信贷支持和补贴，就不可能存在”（第104–5页）。此外，“国家 ...... 是 ...... 建立在创造财富之上的”（第21页），而 “无政府主义 ...... 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和国家之间的联系 .... 根本问题不是资本或工资制度，而是国家”（第20页）。

国家与资本主义的联系被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接受。有些人可能同意劳尔森的观点，即
它们实际上是一个机构，由国家组织：“资本主义制度 [是] 国家这个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第111页），由此，“最重要的是，资本是国家的一部分”（第22页）。这种观点可能会导致过分强调国家对资本主义的权力：“当国家想要解决经济混乱问题时，它的权力几乎是

无限的”（第53页）。也许在理论上，但它使用这种潜在的“无限”权力的意愿受到资本家的压力的限制。

[image]

返回：

奥巴马政府对2008年大衰退的反应几乎不充分，就证明了这些限制。更重要的是，各国曾多次出现改革派社会主义者当选为国家公职人员。基于国家对经济的权力或多或少是“无限”的假设，他们试图实施社会主义措施（或至少是自由主义措施）。但资本家们进行了反击，用“资本罢工”（关闭企业，拒绝雇用工人，把钱送到海外，等等）破坏经济。一般来说，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们都屈服了。如果不是这样，大资产阶级可以补贴法西斯团伙，或者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推动军事政变。(这就是从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到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英国工党的政府、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巴西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的工人党、希腊的 Syriza，以及其他许多例子的历史）。

[image]

返回：

返回：

与劳尔森不同，一些活动家认为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统一是两个相互交织的、相互作用的系统，在许多方面相互支持，而不是一回事。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必要的商品和服务，没有这些商品和服务，社会就会立即崩溃。国家也生产一些商品和服务，这些商品和服务是对生产性经济的基本支持。这些包括道路和公立学校。然而，国家的大多数“产品和服务”都是经济废物：军备、警察镇压、军事基地，或对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公司的监管。国家需要资本主义来提供社会财富，而资本家则需要国家来保护他们不受劳动人口的反抗以及资本家相互之间的伤害。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39f

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是一种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的机制，通过劳动生产出额外的财富，而工人阶级却得不到报酬。这笔盈余不仅被资本家用于奢侈品和对扩张的经济进行再投资，而且，还必须用于支付国家（主要通过税收和贷款）。国家的核心是警察、士兵、政客、官僚，他们不生产财富；它耗费的是工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的财富。如果国家作为君主制的运作系统是必要的，以维持社会，那么资本主义经济是必要的，以提供这个社会。国家可能是社会的必要顶端，但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基础—— 是对于这个专制社会，而不是对于所有可能的社会。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164

- 如果您错过了《 不是躺平：一位工人讲述在工作场所成功的直接行动 》

劳尔森明白，资本主义是一种扩大财富、促进增长和积累的机制，这对现代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不清楚他是否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剥削体系，从其劳动力中抽出剩余（价值）。相反，他把重点放在市场上的销售和大众消费上，作为利润的来源。“对资本来说，目标是创造尽可能大和统一的市场，因为这使它们更可预测，更容易从中提取最大的利润”（第112页），而且 “资本和国家鼓励消费的愿望 …… 促进了资本主义模式的无情经济增长”（第179页）。这种观点将使人难以理解自二战后的繁荣结束后（1970年左右），世界上大部分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受到的攻击。在全世界，资产阶级和国家已经削减了福利，赶走了工会，并降低了工资。劳尔森知道这一点并描述了这个过程。但是，如果利润主要取决于扩大消费，而不是提高剥削率，这就没有意义了。

也许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导致人们误认为资本主义缺乏很多内部冲突。资本家和工人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即 提高大众消费。而在现实中，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和社区）的利益与资本家的利益发生冲突，在他们的工资和工作的多少上。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冲突的、竞争的和矛盾的。因此，有一个民众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及其国

家方面有着自身的利益。

[image]

无政府马克思主义

讨论阶级冲突的部分使我们想到劳尔森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和国家理论的看法。从迈克尔·巴枯宁开始，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马克思的作品有一些方面是有用的。这包括他对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运作的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但是，对马克思见解的欣赏并没有阻止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他的国家主义战略，或者 —— 特别是—— 马克思主义堕落为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image]

返回：

劳尔森对马克思的看法是高度批判性的，尽管令人惊讶的是，他承认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彼得·克鲁泡特金持有与马克思相似的观点。“卡尔·马克思认为国家是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创造者和执行者 ....
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同意马克思的定义，只要它是这样的”（第56页）。作者认为，问题在于 “马克思对控制国家的集团的定义过于狭窄，否认国家有任何 ‘意志’ 或自己的轨迹。同样，克鲁泡特金也没有把国家看作是它背后的自私利益的总和”（第58页）。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c97?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作为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描述，这是不完美的，(我不会在这里讨论克鲁泡特金的观点）它忽略了马克思关于 “原始积累” 的著作。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通过国家行为开始的。国家剥夺了欧洲农民的土地；夺取了亚洲、非洲和美洲（以及爱尔兰）的殖民地；对原住民发动了种族灭绝战争；绑架和奴役非洲人；掠夺环境；普遍促进了

财富的集中，同时创造了无地工人人口。“这些手段 …… 都是利用国家的力量，即 社会集中的、有组织的力量，以温室式的方式加速封建生产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 ….”。克鲁泡特金同意马克思关于国家在创造资本主义方面的关键作用的看法，但是他批评任何关于 ”国家没有继续维持资本主义“ 的暗示。

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国家概念。这表现在他在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法国路易·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统治的分析。他提出了一个 “波拿巴主义” 的概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德国关于俾斯麦的著作中也表达了这个概念。他们指出，国家在各种阶级力量之间是平衡的。即使在上层阶级内部也有一些阶级分化的代理人，他们给国家带来了相互冲突的压力。他们看到，国家作为一个机构有自己的利益，其官僚、政治和军事人员也是如此。有时，在议会民主制下，资产阶级大多直接控制着国家。在其他时候，他们被拒之门外，如路易·波拿巴的 “帝国” 或俾斯麦的普鲁士（或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而国家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使没有民主权利，资产阶级也继续剥削他们的雇员并积累利润 —— 这是他们的主要关切。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 “波拿巴主义” 的论述，即使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国家 —— 特别是其行政部门也有一种相对于社会其他部门来说越来越自主的趋势。这在政治独裁统治下达到了顶峰。国家对资产阶级的直接控制越来越少，并可能与特定部门的直接利益发生冲突。然而，总的来说，它维持着资本-劳动关系、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以及本国资本家与其他国家资本家的利益。这种观念与无政府主义是一致的。在索尔·纽曼看来，“无政府主义把马克思的波拿巴主义国家的概念带到了它的逻辑结论” 。

[image]

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来说，弗雷德里克·恩格斯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也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预计，资本的集中和集中化程度会提高。他的同事恩格斯讨论了生产资本与国家最终合并的趋势。个人资产阶级将成为边缘化的寄生虫，而国家化的经济将由官僚（“受薪雇员”）管理。然而，这仍然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方代表 —— 国家，最终将不得不承担生产的方向 ….。现代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一个资本主义机器，是资本家的国家，是整个国家资本的理想化身。它越是着手接管生产力，就越是实际成为民族资本家，越是剥削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 —— 无产者。资本主义关系并没有被消除。相反，它到了非做决定

不可的紧急关头。”

[image]

返回：

恩格斯或马克思是否预期这种趋势会真正达到实现，还不确定。然而，在俄国革命之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作为 “社会主义” 或 “工人国家” 形式的法定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忠于他们的传统，拒绝其作为 ‘国家资本主义’”。总之，像劳尔森那样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简单地描述为 “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创造者和执行者……否认国家有任何自己的 ’意志’ 或轨迹 …… 不过是它背后的自私利益的总和”（第56–58页），这是一种歪曲。

我的观点并不是要赞扬马克思，也不是要批评那些把国家视为资本主义社会主导机构的无政府主义者。我知道马克思理论的弱点，我欣赏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比如劳尔森，他们关注国家。我的观点是，是否理解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和阶级冲突是社会运作的基础 —— 而且仍然可以理解劳尔森所描述的国家的自主 “意志和轨迹”，即它自身的动力。这些官僚主义的驱动力与资本主义的动力（也与其他子系统的动力，如父权制或白人至上主义）互动。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和从革命的阶级斗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角度看，这都是真实的。

革命

劳尔森的结论是，无政府主义的转变 “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努力实现的社会理想的结果，而是一种生存的需要”（第17页）。我们面临着经济衰退、大流行病和战争（有核战争的危险），以及其他社会弊端：“今天，灾难性的气候恶化迫在眉睫，我们为之奋斗的不仅仅是一个公正的社会；我们在为生存而奋斗”（第47页）。

□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f44

[image]

这种认识常常被表述为罗莎·卢森堡的一句话：“不能社会主义就只能野蛮”，它并不排除为改革和有限的改善而进行的斗争，但是，它提出了改造社会的战略目标。从他对国家的核心作用及其与资本的联系的分析中，劳尔森得出了某些纲领性结论。他反对改革派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案。国家不能通过选举被接管，然后被用来改变它所存在以维持的制度本身。同样的拒绝也适用于推翻现有国家并以新的国家取而代之的 “革命” 方案，然后利用新的国家来改变社会。劳尔森把这比作 “用**Windows**取代**iOS** —— 用一个国家的版本换取另一个国家的版本”。(p. 204).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21-4b1?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但国家仍然是一个国家，一个官僚-军事的社会异化机器，凌驾于社会的其他部分之上，为少数精英剥削广大民众服务。劳尔森指出，“无政府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形式” 之一（第15页）。它是反资本主义的，赞成集体的、合作的、非营利的经济。但 “要摆脱资本主义就必须摆脱国家”（第111页）。同样地，劳尔森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改革主义和渐进主义战略。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提议过替代的生活方式，建立替代的机构，打算忽略国家和大资本。他们希望绕过国家，和平地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尽量减少与精英及其武装力量的直接冲突（如果有的话）。

不过，劳尔森还是赞成建立不依赖政府或大企业的替代性组织，如合作组织。他还赞成建立反对机构的社会力量：社区组织；工会；反对战争、反对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的运动。当国家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时，即使是改革派也很有可能获胜。“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政治地位的每一个重要进步，从 …… 产业工人的体面工资和尊严到种族平等，都得益于首先在国家之外形成的、反对国家权力结构的社会运动，而 …… 当这些社会运动萎缩或被国家吞并时，这些进步就失去了”（215页）。

📌

"要使这些运动能抵抗国家，就需要 "提出 [国家] 无法满足的要求"（第**205**页）。这些要求有时被称为 "过渡性要求" 或 "非改革性的改革"。

-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727

劳尔森坚持认为，最终必须要有一场革命，推翻国家和它所支持的机构。一场革命将需要一个积累期，即 独立的民众组织和群众运动正在成长的时期，以及一个之后的时期，即 新制度扎根和巩固的时期。在这两者之间，将必须有某种叛乱，某种冲突："国家……将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自己….。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某个时候会有一场武装斗争…. 国家不会消失，除非我们迫使它消失"（第220页）。

一旦事件准备好了，谁将进行这场最终的革命？劳尔森写道："活动家 **[和] ……**大多数人口**…… [**当人们**]** 停止与 **[**现行制度**]** 合作时"（第220页）。

然而，这部分人口多数是由工人阶级组成的：为工资或薪金工作的人（不做主管）以及他们的家属。这些人有很多身份，包括各种种族、宗教、民族、移民身份、年龄、两种性别中的一种，以及各种性取向和身份。

📌

所有这些都很重要，而且大多数人都有理由反对既定的权力（即 "操作系统" 或其他）。所有这些类别都相互重叠，特别是与工人阶级重叠。他们在一起对国家至少有一个优势：他们的庞大基数。这与少数统治阶级的金钱和武装力量相对立（但军队的队伍大多是工人阶级的子弟兵）。

更重要的是，民众拥有的反对国家和资本的潜在力量来自于他们大部分是工人阶级。正是作为工人，他们掌握着生产、分配、通讯、运输和服务的手段。作为工人阶级，人民可以关闭所有系统，并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启动它们。

在他唯一提到工人阶级的地方，劳尔森写道：“工人阶级已经被分裂和中立化了”（第44页）。这是事实。它的一部分是自由主义的，而另一部分则是相当反动的。最近，自认为是 “社会主义者” 甚至是 “无政府主义者” 的年轻工人阶级的人数有所增加，尽管这些术语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还不确定。然而这仍然是少数。几乎所有的美国人—— 被认定为工人或其他身份的人—— 都不赞成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这就是革命的战略目标，而不是一个即时项目。然而，如果我们着眼于资本主义的内部冲突，劳动人民的利益与企业富人的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资本主义支持的国家未能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我们可能会看到无政府主义者再次建立 “有效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可能性（第17页）。

[image]

结论

国家是这个社会的核心机构。它有自己的驱动力，但在所有方面都与资本主义紧密相连。它也与所有其他压迫性的子系统结合在一起。为了摆脱资本主义，为了避免气候灾难，为了结束种族和性别以及所有其他压迫，有必要推翻国家。这些概念在埃里克·劳尔森的书中被提出。如果无政府主义要成为一个连贯而有效的革命力量，这些就是必不可少的想法。

然而，在我看来，他的书中有一些局限性。他对国家的首要比喻是作为一个主操作系统。无论它在显示社会的动态和互动方面有什么优势，它都会导致低估社会内部的冲突，例如资本家和国家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它导致淡化了资本主义内部的阶级冲突。该书在考虑另一种社会制度可能是什么样的方面也很薄弱。有时，他顺便提到了现在和过去人们以分散、参与和合作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可能性。这些都太有限了。他没有解决人们普遍提出的问题，如如何保护人们免受反社会行为者或侵略性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害？在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中，将如何使用现代技术？

我不想批评劳尔森没有写出一本与众不同的书，但反对国家的论证需要有更多关于没有国家的社会如何运作的设想。

总之，埃里克·劳尔森向我们展示了发展关于国家及其与资本主义和社会其他部分关系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尝试。它非常值得阅读、讨论和思考。

[image]

国家？“人民”？- 信息手册

[image] 城市/地区	全球国家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1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十月一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人民 十月一 国家 无政府主义 权威 统治 革命
[image] 格式	杂志
[image] 设计者	[image]Saul Bright
[image] 风格	黑白

[image]

“人民”。

我喜欢这个词。喜欢它的阶级内涵和闪耀的气势，其中似乎蕴含着希望。我可能有点儿太浪漫了。

当然，同时我也能意识到，这非常唯心。并不存在“人民”的整体，有的只是不同的人类生活在不同的地区、并以各种方式建立关系。

在烈日下汗流浃背的泥瓦匠，和在豪华游轮上跳交谊舞的间谍头子，都是“人民”，他们仅仅因法律、出生地、语言文化等被联系在一起。

但如果泥瓦匠把间谍头子挂到了路灯上，那“人民”这个词就不再有意义了。

也许我没有来得及给泥瓦匠搭把手，但我肯定不会同情间谍头子。

当我 看到 昂贵精品店的玻璃窗被打破，警车被 烧毁 ，穿着 人字拖鞋 或戴着摩托 头盔 在街头奔跑的人们 冲撞 权威的铁笼时，我的心里就会有鸟儿在歌唱。对我来说，那样的日子是一个 盛大的节日 —— 一场历史正义的狂欢。

“人民”在哪？众所周知 —— 就在那一片摩托车头盔和人字拖鞋里。然而这一概念的广度允许将那些本该挂在路灯上的家伙们也被计入其中了。

问题不在于概念的模糊性。而是在于，它宣称 “人民”是一种存在 ，赋予了 虚构的 单一意志，再将这一意志遍及人民的所有代表，从而剥夺了他们每个人的发言权。

"人民的意志"与 "信徒的情感" 属于同一个极权主义词汇。

那些拒绝遵从的人最后怎么样了？他们被消失在“人民意志”的叙述中。他们的主体性被践踏。 ~“没有祖国你丫什么都不是！”

我们当然是人，我们都不是黑暗中的原子。族群是存在的。但每一个族群、民族、阶级和国家，都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划分明确的客观实体 —— 至少在这个混乱的群体中还有、绝对有、始终都会有，观点完全不同的个体存在。

在什么情况下不同意见会完全消失？

当然是在极权主义的状态下 —— 即，任何民族的终点站。这样的事情不能不说是对所有个人的暴力，因为它涉及到个人对一个虚构的超存在 —— 一个披着神的外衣的“国家” —— 的完全服从。

在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 "父亲" 这个古老的、男性化的观念，它要求男人们都去为祖国献身，要求女人们都去怀孕生养士兵和工人。

所有民族主义者都梦想着自己的国家像肉瘤一样发展壮大，让更多的权力和资源集中在精英手中。而不是人民手中。

民族主义者就是 帝国主义者 。反帝国主义就是反民族主义。

统治阶级在“国家”中表现自己，宣称自己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请记得，他们的私人停机坪、银行帐户和豪宅从未成为“国家”的。而当他们拆你的房子的时候却声称你立足的那块土地“是国家的”。

在 "国家"这个概念的背后，是极少数统治者、大量的他们的走狗、官方叙事的传播者，以及希望与所谓的“主流”保持一致的循规蹈矩者：一二一，齐步走，左右左……

在平民餐厅摆拍吃饭的高官与那些被驱赶的“低端人口”之间难道有任何共同之处？两者间的唯一关联仅在于：前者的富贵取决于后者保持住贫穷。

那些本该挂在路灯上的家伙们，却挂在了各式各样的领奖台上。他们披着名叫“人民”的马甲，向贫困潦倒的乞丐们讲述成功学如何神奇地战胜了痛苦从而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传说。而他们的家人坐在豪华游轮上啃食纳税人的血肉。

我的底线就是，绝不做吸血鬼的“同胞”。

—— 来自中文的匿名序言

国家？“人民”？- 信息手册2024十月一.pdf
https://www.patreon.com/file?h=109939412&m=358854929

[image]
[image]

操作系统：如何理解现代国家

[image]	城市/地区	全球国家
[image]	日期	2022年10月1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十月一
[image]	场景	研讨会 读书会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人民 反叛 国家 无政府主义 统治 自治
[image]	格式	memes 电子书
[image]	设计者	[image]Calthrop
[image]	风格	彩色

国家不仅仅是我们希望拥有的社会的障碍；它取代了我们想要拥有的东西。

[image]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到关于对政府和机构的不满和不信任达到了创纪录水平的新闻报道。虽然许多人在表达对世界现状的不满时可能会提到具体的机构，如政府、公司、军队和警察，但是，这些机构都只是一个更大的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旨在控制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就是，国家。

埃里克·劳尔森最近出版的书《操作系统》对现代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易于理解和引人入胜的概述，在国家与旨在监督和控制我们生存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之间画出了一个挑衅性的等号。Anarchist Agency 最近制作了一个动画短片，抓住了埃里克书中的一些核心内容（见下文）。本文采访了埃里克，他介绍了现代国家如何运作，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超越它。

[image]

AA：关于您最近出版的书《操作系统：一个现代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是什么启发您在这个时候处理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

埃里克·劳尔森：主要是源于这个主题以前从来没有真正被做过。在我的整个成年生活中，我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早期，我被一个事实所震惊，即所谓的"经典"无政府主义者—— 克鲁泡特金、巴枯宁、戈德曼等—— 从未以一种扩展的方式分析过国家是什么。我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我发现自己同意他们的基本论点，即：如果不同时推翻国家，就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但我需要更好地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和理论体系中很少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很少有，能让我满意地解释这个问题的论述。对此我已经思考了很久。我的新书确实是多年来思考这个问题的结果，然后在大约两年前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我决定从事这项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在人类与这些系统（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关系中，我们正在达到一个危机点。在过去的200年里，是它们决定建立一个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经济；是它们决定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并导致世界各地大量人口流离失所；也是它们决定在发达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这导致了经济不平等的扩大，社区的空洞化，以及金融部门的大规模膨胀，基本上把经济变成了一个赌场。

我们迫切需要更好地理解造成这些危机的动力，这些危机是全球性的，是切切实实存在的。而这与理解国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同义。

AA：为什么你觉得"计算机操作系统"是"国家"的一个很好的比喻？

埃里克：因为像 **Windows** 或 **iOS** 这样的操作系统，就像国家本身一样，渴望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包、无所不知、无时不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单一文化，然后将其作为一种乌托邦来兜售。这不是一个巧合，因为计算机操作系统是国家的产物，是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通过激烈的公私合作开发的。像国家一样，它们是500多年前开始的现代世界的决定性发展之一，它们体现了国家本身的许多野心。

[image]

返回：[image]超越民族国家：是时候结束 "主权国家" 的神话了

我来解释一下。人类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国家，可以追溯到埃及王朝、罗马帝国、中华帝国，等等。但现代国家是非常特别的东西，大约在15世纪末出现在欧洲。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这些新的国家 —— 法国、英国、西班牙—— 最初，君主们试图将一个统一的政权融合在一起，利用商业和金融作为工具来获得和扩大其权力。这不再仅仅是军队、贡品和税收的问题，而是你所生产的商品、它们的市场规模，以及它们给你带来的击败敌人和扩大权力的杠杆，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国家是最初的资本家，而且仍然是最大的资本家。

但为了有效地使用这一新武器，统治者需要对其人民的生活有更大的控制 —— 控制人们的每一个方面。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这意味着对人们居住的地方、人们生多少孩子、人们信奉什么宗教、从事什么职业、人们的想法和信仰，有更大的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意味着更多的跟踪，更多的监视，更多的监管，更多的社交工程，更多的效率，这意味着将人们更多的传统吸收到国家的基础设施中，否则，如果这些传统妨碍了国家的发展，就会被摧毁。这也意味着帝国主义和殖民化，因为国家试图将世界上更多的地方纳入其经济和政治模式。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殖民出口 —— 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商品清单。

计算机操作系统有同样的野心：为所有人的数字生活的每一部分提供一个框架。我们成为 **Windows** 的 “公民”，**Mac iOS** 的 “公民”。这些系统成为深层文化，我们在其中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 —— 不只有马克·扎克伯格和他的同道对 “ 元宇宙 ” 有自己的看法，所有的文化都是如此。

□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865

[image]

就像这些系统一样，国家想让我们所有人在接受一种事实上不可持续的生存模式时感到如此自在，这种模式建立在对化石燃料的疯狂开采和消费之上，剥削着贫困和发展中地区的数百万人，并危及我们的生存，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在它之外的生存是个什么样。

AA：在《操作系统》这本书中，您讨论了一个核心身份集团在每个国家的权力中心的问题。能分享一下这些核心身份集团的例子吗，以及它们是如何在国家中集中权力的？

埃里克：关于这些核心身份集团，总是有一些人为的东西。我来举个例子，比如，在美国被称为
“白人” 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悬殊的群体，不只有肤色，它按阶层、按种族、按财富，划分。 但我们被教导要把 “白人”
看作是有特权的种姓，是 “真正的” 美国人，是最有资格称自己为美国人的人—— 作为国家应该体现的 “民族”—— 尽管白人根本就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概念，可以根据需要延伸到新的群体。

[image] 《您可能误会了的民粹主义（下）：”真正的公民”》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版本的核心认同群体，可以追溯到现代国家的起源。它实际上是国家赖以支持的群体，它鼓励人们最密切地认同自己，它也是国家获得每一个新的领导层的蓄水池。

核心认同群体概念的问题在于，它不可避免地将某些人排除在外：实际上，是将很多人排除在外——
其他所有人都*被形成*了一个下层阶级，他们永远在敲打着特权的大门，却永远都无法进入。其结果就是，国家的代价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性别认同歧视 —— 因为妇女和非二元群体只是暂时属于核心认同群体。

并且，资本也需要一个 “底层” 阶级来帮助它压低劳动成本，所以这种安排也符合商业和金融利益。我想强调的是，这些都不是国家可以

帮助我们解决的问题。它们是国家本身所特有的，是其内部逻辑的一部分。

AA：《操作系统》这本书讨论了国家如何经常不能满足社区最基本的需求。您认为在社区需求方面，国家是否在一些领域特别失败？

埃里克：我刚刚提到了其中之一—— 种族主义，这包括针对、甚至消除世界上剩余的原住民群体及其文化。但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当然，另一个问题是贫穷。但是，国家并不是为了消除贫困，尽管它拥有所有的资源—— 在理论上足以做到这一点—— 尽管自由派和保守派都默认了 “涓滴” 思想；但国家总是以追求尽可能快的经济增长为目标，因为这是现代世界权力的基础，而且因为它依靠资本来这样做，它不可避免地受到繁荣-萧条循环的影响，把人民抛在一边，国家只会去救助那些大而无当的犯罪者。

【注：涓滴经济学用于描述给富人及企业减税可惠及所有人包括贫苦大众的经济政策。该主张认为政府对富人阶级减免税收与向企业提供经济上的优待政策，将可改善经济整体，最终会使社会中的贫困阶层人民也得到生活上的改善。该主张反对以征税手段来减少社会中的贫富差距，也往往削减对贫穷阶层进行社会救助。】

而且，这还是在不考虑该系统对环境造成的损失的情况下。这当然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为基于国家的系统的增长和维护付出了惊人的代价，而随着气候危及的加速，这个代价将变得毁灭性的。

因此，我想强调另一件事：国家没有能力 —— 没有动力来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也不会扭转它。它没有真正的动机这样去做，因为这将转移对其追求快速经济增长的注意力。

[image]

AA：感觉大多数人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仿佛它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您对国家的代理人如何设法在无国籍社会中制造如此多的恐惧有什么想法吗？

埃里克：是的!

国家通过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结合，并通过培养核心身份群体的忠诚度，来实施其社会愿景。当然，我们最近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特朗普如何沉浸于美国白人对自己是“真正的美国人”、“普通人”的感觉，以及英国的脱欧运动如何鼓励英国有盎格鲁背景的白人对“英国人”的含义采取一种非常排他的情绪。

但有一个问题。在大多数所谓的发达经济体中，人们对政府的信心都正处于历史低点。因此，国家鼓励核心认同群体密切认同两个特定机构：军队和警察部队。他们被视为核心身份群体的保护者，对抗威胁他们的所谓其他“元素”，作为社会最佳价值观的维护者，就像一种粘合剂，将一群人的世界维系在一起，而国家通过不断鼓励人们感到受困，来争取人们的忠诚。

[image] [image]

当然，当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时，还有硬实力：核心身份集团以外的人最容易感受到的那种力量。最近，我们看到军队采取了更多非个人化的杀人方式，警察也采取了更多的军事技术来“维持秩序”。我们也已经看到监狱人口膨胀到简直没有更多的空间来容纳囚犯。但是，即使是硬实力也有一个“软”的方面，那就是：努力向核心身份群体保证，他们正在受到保护和照顾。

从现代开始，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是混合的一部分。但是，就像国家的其他一切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工具和技术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普遍。今天，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无处不在，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它们从未出现过。

[image]

AA：如果操作系统是对国家的比喻，那么对于实现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想法，什么样的比喻比较好？

埃里克：我们已经有一个比喻了，在开源系统中，如 Linux，至少在其理想的形式下。但是，数字的问题与任何其他国家机构或产品的问

题是一样的，真的。数字世界是由处于国家中心的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构思和设计出来的。它的建立是为了实现这种伙伴关系的目标，而不是像一些科技大亨喜欢宣称的那样 “让我们自由” 或 “创造一个全球社区”。

因此，这并不是一个 “了解如何制造我们想要的数字文化” 的问题，而是如何不要让科技大亨将我们束缚在经济价值的生产上。只要国家存在，它就会试图挫败我们这样做的努力—— 在这个领域和其他许多领域都是如此，以便令我们接受国家对数字未来的暴利、侵扰和支配的愿景。我们不必这样做，但重新获得一个开源的数字文化将需要相当于一场彻底的在线社会革命。

[image]

AA：您希望读者能从您的新书中得到什么？

埃里克：这取决于读者。如果你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希望我的贡献能鼓励你去思考和发展你自己对国家的想法。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非常适合分析和理解这个东西，因为无政府主义是唯一不把国家作为既定事实的政治思想流。我们是唯一不自动寻找通过国家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的人，我们不认为一个复杂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国家来组织自己。

如果你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希望《操作系统》这本书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国家组织我们的方式，并阐明它所强加的系统的一些内在问题。我希望它能鼓励非无政府主义者更广泛地思考人类和地球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案。人们被教导认为，任何不包括国家和资本的集体问题解决方案 “都是一种不可能的乌托邦主义形式”；而在在现实中，国家和资本才是我们真正的绊脚石。

AA：在社会中，在人们对国家的思考和与国家的关系方面，需要转变什么？

埃里克：首先，人们习惯于把政府和资本看作是两个独立的东西，通常存在着相互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然有紧张关系，但我试图说明的是，它们实际上是一个单一系统的两个部分，我称之为大写的国家，它旨在管理地球上的所有资源—— 包括人的生命—— 无情地追求创

造财富：其他一切都被抛弃。

但它也是诱人的；它为我们人类提供了一个360度的生活模式。既然国家让人们如此容易地接受这个系统的现状，为什么还要费心去思考国家之外的问题呢？但这当然正是我们必须学会在国家之外思考的原因。国家不仅仅是我们希望拥有的社会的障碍；它取代了我们想要拥有的东西。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要做什么，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在做了：确定抵抗的节点，并在它们之间形成网络，这样我们就能彼此结识并组织起来，例如，立岩运动和巴西的无地者反抗运动、印度的农民起义和BLM、Greta Thunberg 对气候峰会的游击战和废除警察的斗争。例如，现代国家历史的共同线索之一是对原住民和少数民族社区的无情战争。这些都是每一个不希望国家实现其单一文化愿景的人自己的斗争。因此，这一点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就像建立所有这些联系和联盟一样。○

埃里克·劳尔森 住在马萨诸塞州。他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组织者、作家和学者。埃里克一直活跃在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以及争取全球经济正义的运动中，也
无政府主义年度书展的组织者。本采访基于他最新出版的书籍《操作系统：
的无政府主义理论》（*AK*出版社）。

[image]

[image]
[image]

真的有国家这个 "东西" 吗？

[image]	城市/地区	全球国家
[image]	日期	2020年10月1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十月一
[image]	场景	研讨会 读书会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人民 十月一 反民族主义 国家 帝国主义 战争 政治 权威 民族主义 经济 统治 革命
[image]	格式	memes
[image]	设计者	[image]Calthrop
[image]	风格	黑白

人们生活在国家里，被政府统治着。重要的是，要保持这三个要素的不同和清晰 - - 人民、国家、政府，这样我们就可以防止无情的类别错误，这些错误混淆了公众对国际事务的讨论。

[image]

国家是存在的。它们是地图上有政治身份和边界的地域，人或事物可以生活在其中，从这里来，或去那里。

但 “国家” 并不只是这样。

首先，最明显的是，国家只是一种社会建构。它们是集体产生的虚构（像金钱或宗教），而不是身外之物（像石头）。虚构并不意味着国家不重要，但它确实意味着，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同意，“国家” 就会存在，好像它们真的存在那样。

第二，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家是地点，而不是组织。

组织是像军队或公司这样的东西，将人类个体组成的群体转化为一个协调的和强大的行为者。与国家不同的是，组织是一种集体产生的虚构，它可以实际做事，通常是非常重要的事。我们所说的政府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它已经取得了对一个 “国家” 的居民制定和执行规则的权力，例如，通过伤害那些坚持反对意见的人和阻止外来者进入。(在马克斯·韦伯的著名定义中：政府 “成功地声称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利”）。这种权力被称为主权，它是政府而不是国家的属性。

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将一个国家及其居民与政府混为一谈。这导致的最好的情况是严格意义上的无意义，而最坏的情况是深深的误导，就像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这样的语义错误。

【注：诺姆·乔姆斯基在其1957年出版的《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一书中撰写的一句话是 “无色的绿色想法疯狂地睡觉”，它是一个语法良好但语义上毫无意义的句子。这个句子最初是在他1955年的论文《语言理论的逻辑结构》和1956年的论文《语言描述的三种模式》中使用的。】

[image]

有时，错误在于将政府的行动与 “国家” 的行动混为一谈了，比如说 “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这就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国家之间无法相互入侵。入侵是为追求某种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而国家缺乏这两种能力。更准确的说法是，统治俄罗斯的组织目前正在挑战统治乌克兰的组织的主权（许多乌克兰人更愿意保持他们拥有的组

织）。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最终只会愚蠢地把乌克兰现在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归咎于那些碰巧来自俄罗斯的人（如大学生）或仅仅与俄罗斯有关的东西（如伏特加品牌）。这不仅无法触及解决问题的真正原因（由弗拉基米尔·普京控制的组织），而且还会增加很多不必要的伤害（如在战争期间错误地拘留平民的做法）。

这种类别错误是根深蒂固的。例如，现代国家/人口经常被指责为历史上的不公正行为，如殖民主义。显然，将一个地方或现在恰好生活在那里的人归咎于早已消亡的政府的邪恶行为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人类似乎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来分配责任，这种驱动力与事件的可怕性成正比，使我们不愿意接受 "没有人和事可以合理地承担责任" 这样的事实。不幸的是，哲学家们也不能幸免于此，他们中的一些人花了很大力气为当前的居民（往往是富国居民）制定复杂的论证。有时这只是在浪费时间。有时，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分心，使人们无法就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达成共识，例如围绕气候变化。

[image]

返回：[image]当又一轮暴雨袭来 …… 让我们来谈谈气候灾难真正的解决方案

[image]

有时，错误会反着发生—— 非政府团体的行动与政府/国家的行动被混淆了。

例如，太多的人认为国家之间真的有贸易往来，而事实上真正发生的是各种人和商业组织跨越政治边界的贸易往来。说 "英国" 和 "意大利" 之间的贸易比说 "伦敦"和 "曼彻斯特" 之间的贸易更没有意义。同样，国际贸易确实是在相关政府制定的（通常是嫉妒性的）监督和规则下进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政府本身就是在相互"贸易"。许多关于全球不公正的言论都是基于这样的误解：强国利用其垄断权力，以不公平的低价从穷国榨取廉价的资源和商品，让穷国无法拒绝。但是，只要公司能够自由竞争，争取最好的交易，报酬将反映平均经济生产力，而不是两个"国家" 的相对讨价还价能力。

因此，重要的是要注意，一个国家的居民并不是统一的。我们经常谈论国家，好像它们是一种统一的有机体，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国

家的居民可能有许多共同点（利益、语言、价值观、统治者、历史等等），其中一些人甚至是统治组织的成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一个生物的一部分。唯一能实现这种统一的生物是一个组织，而人民不是一个组织（除了在极权主义的政治幻想中），即使它是，这种统一的代价也是在等级制度下的个体归属。因此，不存在“人民的一般意愿”，因为这句话所暗示的统一实体不可能存在。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国家的居民想要什么，除了进行社会选择，别无他法。你必须问他们—— 让他们有机会互相讨论他们关心的问题—— 然后找到一些公平的方式来代表这些兴趣，这些兴趣是根据他们对不同人的相对重要性来衡量的。

[image]

返回：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lr--5ae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社会选择的练习也是很棘手的，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对许多人来说感觉如此不满意。如果执政组织不愿意让他们的人民自由地相互交谈，并由此发现彼此想要的东西，选择权就会完全被阻挡。因此，当这些政府声称是为了他们的“人民的利益”，或他们在地图上的位置而行动时，我们应该表示怀疑。特别是如果他们的行动，如俄罗斯政府的行动，显然违背了许多一般的实际利益（如对安全和繁荣经济等公共产品的利益），而这些利益是各地的人类都会需求的，无论人们碰巧住在哪里。

[image]

政府经常声称“代表”他们所统治的国家和居民，而这往往被作为其合法性的证据；但是，除了民主之外，没有任何合理的方式可以建立这样的代表关系（即使代议制民主仍然有问题）。实际上，当一个非民主政府声称代表其人民时，它只是在要求其他政府承认其对暴力的地方垄断。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尊重这样一个政府的权力，反对干涉其统治人民的方式，可能是谨慎的做法。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种迁就误认为是接受这些政府声称代表除其自身利益之外的任何东西的可信性。正如我们很容易想象到一个公司的利益与它所经营的许多人的利益之间存在差距一样，我们也应该不难理解，政府的利益与它们所统治的人民的利益之间也存在差距。

那么，政府的利益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生存、并为其成员的利益服务，与他们的相对权力相称。在道格拉斯·诺斯和他的合著者

所称的 “自然国家” 中，政府只是强大的精英们的联盟，他们达成了一个互利的安排，从他们的权力下的人口中持续提取财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少数人或一个人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利益将占上风，他们的特殊想法将有更多的空间来决定行动（尽管仍然受制于他们对政府的统治以及政府对领土和人口的统治的首要关注）。世界上只有少数社会是由公开的政治竞争和公正的法律机构管理的，在这些社会中，政府的利益可以说是取决于履行他们自己的承诺或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明确偏好。

人们生活在国家里，被政府统治着。重要的是，要保持这三个要素的不同和清晰 —— 人民、国家、政府，这样我们就可以防止无情的类别错误，这些错误混淆了公众对国际事务的讨论。例如，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观点是建立在“国家只为其国家利益行事（或应该如此）”的假设上。这种说法基于两个类别错误：国家（而不是政府）采取行动，以及存在 “国家利益” 这种东西。这往往会产生关于缓冲区和获取资源的无法证伪的胡扯，但由于潜在的混乱，它听起来不错，仍然可以被兜售。

特别是，我们应该更多地相信实际的人，而不是那些仅仅因为有权力伤害人们而自称是人们的合法代表的组织。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暴政政府，其领导人可能会宣布他们是以他们所统治的人口和领土的名义行事，但他们仍然是应该承担责任的人，是应该被追究责任的人。

[image]

[image]
[image]

超越民族国家：是时候结束 "主权国家" 的神话了

[image]	城市/地区	全球国家
[image]	日期	2021年10月1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十月一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交媒体 社区倡导 读书会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主权 人民 十月一 反民族主义 变革 国家 民族主义 统治
[image]	格式	memes
[image]	设计者	[image]Calthrop
[image]	风格	黑白

主权国家一直被神话化为政治秩序的自然单位。而历史表明，它们只是非常
念 -- 而当下的问题要求人们必需超越 "主权国家" 去思考。

[image]

今天，关于国际政治最常见的说法之一是，从 “威斯特伐利亚” 过渡到了 “后威斯特伐利亚” 时代。广泛的媒体和学术来源的作家们利用这一框架，提出了关于未来道路的关键问题：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是什么？二十一世纪的战争将如何展开？联合国和欧盟等国际组织是否

会变得越来越独裁？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指的是将全球政治构想为一个由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体系，所有这些国家在法律上是相互平等的。关于这个政治体系最流行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关注它在欧洲的加强和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步扩展，最后，在20世纪末，人们开始发现它即将衰落的迹象。根据这种观点，国家曾经拥有的大部分权力已经被重新分配给了各种非国家机构和组织——
从联合国、欧盟和非洲联盟等知名国际组织，到ISIS、博科圣地和塔利班等暴力非国家行为体，以及 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等具有全球经济影响力的巨头公司。这种情况下，故事往往会导致国际政治秩序更像中世纪的欧洲，而不是二十世纪的全球政治体系。

评论家们对这种 “后威斯特伐利亚” 秩序的意义不一，而国际组织干预国家事务是否可取，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争论焦点。然而，人们对把我们带到现在的故事中的事件有广泛的共识—— 简而言之，威斯特伐利亚的构想构成了全球政治主流分析的描述性基础。

然而这个故事的问题在于，它的很多内容都是大错特错的。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研究全球秩序历史的学者们煞费苦心地展示了威斯特伐利亚的故事和历史证据之间如何地完全不匹配。民族国家并不像您经常被告知的那样 “古老”，也并不是那么自然形成的。正确对待这段历史意味着要讲述一个关于国际政治秩序从何而来的不同故事—— 这反过来又为另一个未来指明了方向。

这些问题在今天显得尤为紧迫。冷战结束后，非国家组织确实在增长，但近年来，一系列右翼领导人的出现，只是巩固了民族国家的影响力。民族主义的惊人复苏 —— 从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到纳伦德拉·莫迪、贾伊尔·博索纳罗和维克多·欧尔班的上台—— 导致一些人猜测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时刻可能终究没有过去，而其他人则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这种现象只是一个垂死的系统的痉挛而已。正确看待国家制度的历史，对这两种立场都有重要影响。

[image]

一代又一代的国际关系学学生吸收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

理念，认为它是一部泛欧宪章，创造了现在横跨整个地球的政治结构：一个法律上（虽然不是物质上）平等的主权国家体系。伴随着这一政治结构，这个故事还出现了其他重要的特征，从不干涉原则、尊重领土完整、宗教宽容到权力平衡概念的确立和欧洲多边外交的兴起。有鉴于此，“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不仅是一个时间基准，而且是我们现代世界的一种锚。通过威斯特伐利亚，欧洲进入了政治现代性，并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了一个模式。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从事国际秩序史研究的学者们—— 包括全球史、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等各种学科 —— 都表明，这种传统的说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与历史现实截然相反。

事实上，唯一最有名的揭穿工作，奥西安德·安德烈亚斯（Andreas Osiander）的《主权、国际关系和威斯特伐利亚神话》，到今年已经20年了。正如这些学者所强调的，结束了摧毁欧洲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条约，并没有提到国家主权或不干涉，更没有提到重组欧洲政治体系的愿望。这些条约不仅没有体现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所确立的被称为“谁的王国，谁的宗教”（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即 教随君定的宗教宽容原则，反而推翻了它，认为它是不稳定的原因。这些条约也没有提到权力平衡的概念。事实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加强了一种关系体系，这种关系体系恰恰不是基于主权国家的概念，而是重申神圣罗马帝国复杂的管辖安排（**landeshoheit**），它允许自治的政治单位在没有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形成一个更广泛的联合体（“帝国”）。

目前的混乱部分源于将1648年签署的所有主要和平条约归结为一个名称。人们所称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实际上是指两个条约：在1648年5月和10月之间签署的，它们是神圣罗马帝国与其两个主要对手法国（《明斯特条约》）和瑞典（《奥斯纳布吕克条约》）之间的协议。每项条约主要涉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内部事务以及与法国和瑞典之间较小的双边领土交换。(除了这两项协议外，西班牙和荷兰还在那年1月签署了另一项明斯特条约，以结束八十年战争，但这一较早的协议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条约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联系。)

除此之外，这个误导性的叙事如何变得如此流行？这些条约只是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才被适当地神话化，当时欧洲历史学家转向早期现代时期，以便编写有利于他们自己世界观的故事。正如理查·德维

塔克和爱德华·基恩等学者所解释的那样，这一时期的保守历史学家—— 特别是以哥廷根为基地的德国历史学派 —— 热衷于将1789年前的欧洲大陆描绘成一个有序的国家体系，其特点是克制和相互尊重，但却受到了拿破仑扩张主义帝国主义的威胁。这种对早期现代欧洲历史的重塑是一个更大的、现在已被充分研究的趋势的一部分，它试图使国家体系和全球欧洲力量的崛起看起来是一个线性的、不可避免的和值得赞扬的过程。这个叙事称，「欧洲人在政治组织方面是独一无二的现代人，他们将把这个礼物带给世界其他地区」。

正如安德烈亚斯所解释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在这种新的历史叙事中被赋予了骄傲的地位，其手段是回收17世纪的宣传品。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在寻找一个国家为了主权对抗帝国统治的故事时，正好在法国和瑞典王室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散布的反哈布斯堡的谎言中找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们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叙述。就像基础神话一样，有一篇文章似乎特别有影响力，特别是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领域：奥地利裔美国律师利奥·格罗斯的文章 “威斯特伐利亚和平：1648–1948” ，于1948年发表在《美国国际法杂志》上。这篇文章在当时被誉为 “永恒的” 和 “开创性的”，它赋予了战后新兴秩序以意义。通过将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与《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定》相比较，格罗斯重提了一个关于自由、平等、不干涉的条约，以及所有其他所谓的重塑国家主权的美德的故事。他确实注意到，条约的文本似乎并没有反映这些想法，但他提出了一般原则，他认为这些原则一定是协议的基础。结果是，那些继续引用他的话的人进一步创造了神话：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挑选出一些有关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事务的条款，并将其作为泛欧新秩序的基础；而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完全回避了威斯特伐利亚的故事和条约内容之间的明显差异。

[image]

[image]

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神话之所以经久不衰，主要是因为揭穿它的所有努力均未能提供一个清晰而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那么，解决威斯特伐利亚事件的办法似乎在于提出一个基于更高的历史准确性的替代性叙述，一个反映现代国际秩序产生的更为复杂的过程的叙述。

一个更好的故事—— 它本身可能并不完整，但仍然是一个改进——

大概像这样。直到19世纪，国际秩序还是由一个个拼凑起来的政体组成的。虽然人们经常把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区分开来，但最近的研究提醒我们，直到19世纪，欧洲的政体也仍然是非常异质的。虽然其中一些是主权国家，但其他一些则包括诸如神圣罗马帝国和波兰-立陶宛联邦这样的复合形式，在这些国家中，主权以非常复杂的方式被划分。

事实上，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国际体系的正常组织方式大多只是最近才出现的。主权国家地位在19世纪才成为欧洲的默认状态，神圣罗马帝国等实体逐渐让位于德国等主权国家。虽然在这方面经常被忽视，但拉丁美洲也在这一时期由于其连续的反殖民革命而过渡到了主权国家体系。然后，这一体系通过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去殖民化成为了国际秩序的默认状态，当时独立的主权国家取代了世界各地的帝国。

在整个过渡过程中，人们考虑了各种替代方案，包括直到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联邦和同盟形式，但这些方案后来基本上被遗忘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家” 不仅作为国际体系的唯一合法单位取得了胜利，而且还 重塑了所有人的集体想象力 ，令人们认为 “自**1648**年以来这一直是正常的做事方式”。

迟至1800年，法国边境以东的欧洲还看起来完全不像它的当代版本。正如历史学家彼得·威尔逊在其最近出版的《欧洲之心》（2020年）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长期以来被民族国家历史学家冷落的神圣罗马帝国，在那时已经存在了一千年；在其巅峰时期，它占据了欧洲大陆的三分之一。它继续坚持了六年，直到在拿破仑入侵的压力下解体，并被法国主导的莱茵联盟（1806–1813）和随后的德意志联邦（1815–1866）暂时取代。

后者在许多方面与神圣罗马帝国如出一辙；它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一个民族国家。它的大部分领土仍然与哈布斯堡君主国的领土重叠——即 所谓的 “前现代” 风格，这是另一个比神圣罗马帝国更早开始中央集权进程的复合国家，但直到19世纪末，它也不像一个民族国家。它巩固了奥地利帝国（1804–1867），然后是奥匈帝国（1867–1918），但1867年的权力分享协议给予匈牙利相当大的自主权，基本上允许它管理自己的小帝国。同时，在南方，我们认为的现代意大

利仍然是一个由王国（撒丁岛、两西西里王国、奥地利王室控制下的伦巴第-威尼斯）、公国（包括帕尔马、摩德纳和托斯卡纳）、以及教皇国组成的拼凑体，而更东边的领土则由奥斯曼帝国统治。直到19世纪中期，欧洲地图才开始变得更像一个民族国家的集合体。比利时和希腊出现在1830年，而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则在1871年完成。

人们习惯于认为欧洲是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体系，但拉丁美洲实际上也是在同一时期走向这种政治组织形式的。在经历了三个世纪的帝国统治之后，该地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大西洋革命之后，出现了其政治地理的彻底重划。跟随美国（1776年）和海地（1804年）的脚步，它见证了一系列的独立战争，到1826年，除了少数例外，基本上把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赶走了。当然，英国通过积极的外交和经济措施的组合，迅速获得了对该地区贸易的控制，这通常被称为“非正式帝国”，但它现在的互动是与正式的主权国家。

在那个世纪余下的时间里，独立后出现的主权联邦结构 —— 大哥伦比亚（1819–1831）、中美洲联邦共和国（1823–1841）和拉普拉塔河联合省（1810–1831）在持续了几十年的血腥内战中崩溃，各地区与中央集权政府对立，包括多次试图重组这些更大的政治集团。因此，与西欧一样，该地区直到**19**世纪末才稳定下来，成为一个类似于当代的民族国家体系。现在似乎有可能讲述一个关于北美的相对类似的故事，如历史学家雷切尔·圣·约翰正在进行的项目《想象中的美国：十九世纪北美的不真实的历史》。

当然，尽管民族国家越来越受欢迎，但帝国仍在继续兴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仍然由帝国和它们所创造的异质性政治权力结构所主宰。一旦去殖民化在1945年后起飞，民族国家就不是桌面上的唯一选择了。在《帝国之后的世界创造》（2019）中，亚当·格塔切夫描述了盎格鲁非洲的“联邦时刻”，当时非洲大陆各种独立运动的领导人讨论了组织非洲国家区域联盟的可能性，以及在加勒比地区组织西印度联邦的可能性。他们把美国作为成功的后帝国联邦的例子，玩弄了中央集权的联邦国家的想法，但最终发现自己与那些倾向于更松散的联邦、把更多的主权决策权留在各国手中的人意见不一。

就非洲法国殖民地而言，对民族国家模式的背离甚至更为激进。正如弗雷德里克·库珀在《帝国与国家之间的公民权》（2014）中所描述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的最终胜利是大都会的法国政府与

推动非殖民化进程的非洲领导人和思想家（从塞内加尔的第一任总理马马杜·迪亚到“国家”
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之间的分歧的结果。大部分的对话最初都是针对既不是帝国也不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式，而是将公民身份想象成一揽子权利，不必与民族国家身份整齐地重叠的联邦和邦联。这个想法涉及到国家间的联邦，而不是像美国那样把联邦作为国家。每个政体都有自己的政府和身份，但它们将共同行动，并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提供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形式。

这种形式的“反民族主义的反殖民主义”最终因法国政府不愿意在更广泛的公民网络中分配大都会的资源而遭到抵触。然而，它曾经被认真考虑的事实应该让我们暂停一下。当然，在非殖民化的背景下，民族国家的胜利代表了殖民地人民对其长期压迫者的最后胜利；但它也切断了具有共同历史的地区的联系，并创造了*自己的压迫模式*，特别是对那些被剥夺了自己国家的人来说：原住民、无国籍民族、少数民族。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定居者殖民地，国家建设的压迫力几乎消灭了整个本地人口，在国家建设成为反对帝国的武器的情况下，人们也感受到了这种压迫。在这些情况下，很可能是弱者理所当然地赢了，但他们有时是以牺牲最弱者为代价的。

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吗？在历史思维中，反事实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但显而易见的是，仅仅七十年前，被现在的人们认为是不言而喻的组织政治社区的方式，仍然只是我们集体想象力的选项之一。

[image]

这个关于现代国际秩序如何形成的不同故事，显然对我们如何思考过去有着严重的影响；并且它对我们如何思考现在也有同样严重的后果。

首先，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国际稳定的来源。传统的说法是将国际秩序与主权国家体系的存在联系起来，但另一种说法认为，1648年之后的时期的特点是各种政体的复原力。就欧洲大陆而言，最明显的这种政体是庞大的神圣罗马帝国，它继续尝试复杂的分层主权安排，直到1806年崩溃。因此，1648年后的相对稳定可能与欧洲大陆持续的政体多样性有更大关系，而不是与一个同质化的主权国家体系的出现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将目光投向了欧洲的边界之外，并已经注意到在全球帝国建设的其他地区通过多样化的政治组织形式实现了这种稳定

模式，例如安德鲁·菲利普斯和J.C.沙曼在他们对印度洋的研究中《多样性的国际秩序》（2015）。因此，这一时期表明，一个由不同类型的行为者分享权力的国际体系事实上可能是相对稳定的。

第二，认真对待另一个故事，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如何谈论非国家行为者在当前的影响。仅举一例，即使是当代最强大的跨国公司——**Facebook**、谷歌、亚马逊、苹果和其他公司—— 其正式权力也比**19**世纪中期之前作为国际秩序核心行为者的著名商业公司受到更大的限制。两个最大的公司，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分别成立于**1600**年和**1602**年，在其两百年的存在中积累了惊人的权力，成为欧洲帝国扩张的主要引擎。虽然这些公司一开始是寻求进入亚洲有利可图的贸易网络的商人企业，但它们逐渐变成了更有野心的事业，并从最初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前哨基地发展成为自己的完全的政体。正如许多学者现在所认为的那样，他们是 “公司国”—— 公私混合的行为体，在法律上有权统治臣民，铸造货币，并发动战争。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相比仍然是相对弱小的，而国家垄断的正式权力仍然远远超过国际体系中所有其他行为体。

【注；公司国这个概念源自 Charles Reich 于1970年出版的《绿化美国 The Greening of America》一书中公司国不受人控制、无视人权的价值观。】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0eb?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并不是说跨国公司日益增长的力量不值得关注；它当然值得关注；问题是，在我们努力限制这些公司的有害影响时，应该注意不要认为罪魁祸首是国家的空前削弱，不应该认为解决办法是扩大国家权力。一种更准确的历史观将为讨论在国内和国际上探索替代性治理安排可能存在的机会提供推动力。

第三，威斯特伐利亚的神话倾向于抹去任何不使国家制度听起来像一个近400年历史的“必然性”的历史证据。1648年后，国家当然很重要，但其他许多行为体也很重要，从商业公司到半主权政体和各种帝国，或多或少都有正式的结构。这个体系在**19**世纪才真正开始解体，

其许多特征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开始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反常现象，而不是现状。

要想知道国家去中心化会有什么影响，可以考虑一个历史例子。仅仅在60年前，殖民地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所面临的挑战，由于他们本身不是国家，他们几乎没有针对他们试图反抗的国家的国际法律权利，因此变得更加严重。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被允许对其占领者使用武力；如果他们这样做，国内法和国际法都认为他们是罪犯而不是战斗人员。无论他们的事业是否合法，也无论他们是否有能力将自己组织成一个复杂的民族解放运动网络，这一点都适用。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最终设法获得了自由，并通过组建自己的独立国家在全球外交舞台上找到了一席之地，但是，如果他们在早期就能以集体行动者的身份享有基本的权利，他们获得自由的道路就会少很多阻碍。

[image]

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发现，目前国家体系作为组织全球的基础的核心地位只是最近才有的，而且状况相当好，而不是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处于崩溃的边缘。欧盟等政体内主权的分层，公司力量的上升，不被认为是 “国家” 的暴力团体的突出，这些发展都与过去373年国际关系的运作方式没有根本性的冲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真正的新事物是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以及人们无法思考出不涉及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组织的世界组织方式。

最近 Noema 杂志对弗朗西斯·福山的采访在这方面很有说服力。当被问及民族国家现在是否不足以应对紧迫的全球问题时，福山承认，这种 “挑战不能由单个国家来解决”。但他继续说，“其中有多少问题可以通过现有国家之间更好的合作来解决？” 正如该杂志对这一思路的总结：“面对地球上的挑战，民族国家既是问题，也是解决方案”。即使是与民族国家的局限性保持一致的思想家，似乎也无法摆脱当代政治想象中的国家主义束缚。关于以国家为基础的超国家机构的辩论也同样是沿着一个非常狭窄的光谱进行的，即：是给国家更多的权力，还是给以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组织更多的权力？在这个全球危机的时刻，包括**COVID-19**和气候危机的时刻，我们迫切需要找到打破当下这般陈旧思想的改革愿景。

此外，在我们谈论国际秩序时，除了对历史分期的争论外，还有更多的利害关系。歪曲国家制度的历史，正中民族主义强人的下怀，他们

把自己描绘成拯救世界的人，使之免于陷入无国家的无政府状态，而这些公司则根本不在乎国家的忠诚。更广泛地说，正确对待这段历史意味着要进行正确的对话。把权力交给国家以外的行为者并不总是一个好主意，但我们必须抵制究竟是民族主义复苏还是非民主实体胜利之间的错误选择。

因此，在我们努力想象一个破坏性较小的未来时，利用对过去的更准确理解的时机已经成熟。对历史的新叙述并不能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但是，它确实可以为设想一种不同的国际秩序开辟道路，这种秩序可以为更多的政体多样性提供空间，并在国家权利和其他集体的权利之间恢复某种平衡。

今天的规范是，国家享有的权利远远多于任何其他集体 —— 从原住民到跨国社会运动 —— 仅仅因为它们是 “国家”。但是，并不清楚为什么这应该是我们集体想象力的唯一框架，特别是，如果它的合法性建立在早已被推翻的国家制度的历史之上。威斯特伐利亚的神话最终严重损害了我们创造性地思考如何解决紧迫的全球挑战的能力，这些挑战超越了边界和政府组织的层次，从社区、村庄和城镇一直到国际机构。

现在，可以让我们想象更多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来组织这个世界的时间已经接近耗尽，我们必须把这个神话永远掩埋起来。

[image]

“力量就在你手里”：一场震惊全球的无政府主义直接行动

[image]	人物/组织	千名玛德琳赴加沙、无政府主义者、北美无政府主义灾难响应组织“互助灾难救援”
[image]	城市/地区	距加沙海岸三百英里
[image]	日期	2025年10月5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加沙日
[image]	场景	社交媒体 社区倡导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加沙 反殖民主义 反法西斯 巴勒斯坦解放斗争 无政府主义 直接行动
[image]	格式	文章
[image]	设计者	MMartinez
[image]	风格	黑白

[image] [image]

饥荒已成为以色列政府企图灭绝加沙人口的核心武器之一。

10月1日，以色列军方袭击了“苏穆德”（Sumud）船队，该船队试图突破对加沙的围困，运送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

世界各地的民众纷纷对此表示抗议——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意大利，数百万民众连续四天走上街头举行示威。

[image]

并且尤其是，另一支船队“千名玛德琳赴加沙”（Thousand Madleens to Gaza）正紧随“苏穆德”之后。

在此，我们呈现一位参与者的声明。

来自船上的声明

我现在距加沙海岸三百英里。

我是一名水手，在 “我灵魂的灵魂”（Soul of My Soul）号船上服役。这艘船由**（Mutual Aid Disaster Relief）**资助和支持。我们是“千名玛德琳”船队的一员。

我们的任务是打破对加沙的围困 —— 通过驾驶多艘装满婴儿配方奶粉和药品的简陋帆船强行闯入，挑战以色列的扼杀式控制。

我不是狂热分子。我心里清楚，我们突破以色列占领军所设下的封锁线的机会微乎其微。如果我们的命运注定像几天前“全球苏穆德船队”（Global Sumud Flotilla）的同伴那样，被水炮攻击、被登船、被逮捕乃至绑架，那么很明显，力量并不在我们这边，而是在你们那里！

我希望你们了解我们，了解我，更希望你们采取 直接行动 。

我是一名水手。有人喜欢房车，有人偏爱森林中的小木屋，但我一直钟爱帆船。我从未想过，我对70年代复古塑料帆船的痴迷竟会与政治斗争产生关联，更遑论如此核心的全球政治斗争舞台。

当我看到“寻找具备航海经验的同志”的号召时，我加入了这里。我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从生活方式上看，DIY式的帆船航行可以说是与政治斗争最不搭边的事情了，但现在我就在这里。

别让任何人说你的热爱过于边缘而无法参与自由之战。我既非资深活动家，更非专业水手。若我能来到这里，你同样可以。

[image]

我们的船艇展示了无政府主义者如何在坚持自身信念的同时，融入这些更广泛且备受瞩目的政治运动。我知道许多人会回避这类行动主义—— 那些拥有后勤支持的大型组织，其行动总在媒体镜头前自我标榜。

然而，我们的船艇是由同志们自发组织、筹资和购买的。我们自行组装设备、组织法律支持团队和船员，直到我们完全成熟后，才最终接入更大的组织。或许，我们的船艇有点像一个亲密团队。这种模式既保留了自主决策权，又能让我们与同志们组成舰队共同航行。

我经常被问及我们船队运动的目标是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象征性行动吗？我们有没有机会真正突破封锁？

[image]

我个人的感受也经历了多次转变。历史上确实有船只成功突破封锁的先例。在2010年“马维·马尔马拉号”（Mavi Marmara）遭到致命袭击之前，有几艘船就曾成功抵达。那时候，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敌意，与如今并无二致。

但此刻在海上，我目睹着新闻画面——针对“苏穆德号”船队遇袭事件，全球掀起了反对种族灭绝的抗议浪潮。这让我终于明白此行的意义。

我们只是一个集结点。世界已经厌倦了以色列对加沙的杀戮式轰炸和残酷围困，而我们正在提供一个契机，让世界各地的街道能够再次被群众填满——这一次，是为了终结这一切。

如果“千名玛德琳”船队有任何可能抵达加沙海岸，那将是因为你们所有人提出了要求。如果你们在全球范围内挺身而出保卫巴勒斯坦，政治的水域或许会为我们让路。也许，我们将成为人民海上走廊的第一股涓涓细流。

请以任何方式行动，尽你所能发出最强音、做出最果断的抉择。

你们占领街头，我们征服海洋。

解放巴勒斯坦！

[image]

By Crimethinc

[image]

"一个核超级大国和一群一无所有的人民"：来自雅法的无政府主义者谈巴勒斯坦的暴力和以色列的镇压

[image]	人物/组织	以色列无政府主义者
[image]	城市/地区	雅法、巴勒斯坦
[image]	日期	2023年10月7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加沙日
[image]	场景	研讨会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加沙 反殖民主义 抵抗 无政府主义
[image]	格式	文章
[image]	设计者	MMartinez
[image]	风格	彩色

殖民主义绝不会罢休。殖民主义绝不会主动退让，即使你好言相劝也绝无可能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但实现中这一事业的道路往往是丑陋的，充满暴力的 …者总是以最纯粹的方式行事，就是要求他们永远处于被奴役的状态。

- Table of Contents

  敌对行动升级
  法庭案件
  背景
  附录： 乔纳森·波拉克的量刑陈述

[image]

正如我们最初所言，哈马斯无用的原因并非其战术和战备，而是其战术与其声称要实现的目标背道而驰。

在哈马斯的背景下，独立的巴勒斯坦去殖民化解放运动不断被消解，

但是，自90年代开始至今都有存在的以色列无政府主义行动的生命力 —— 即便在那种军国主义为向心力的社会中 —— 从未完全熄灭。

而这，才是 真正的解决方案 。

10月7日，加沙地带的执政党哈马斯冲破了包围他们的围墙，发动了一系列袭击。以色列政府以全面的军事行动作为回应。虽然双方都以平民和士兵为目标，但这些事件只能在几十年的镇压和种族清洗的背景下才能理解。

日前刚刚结束对乔纳森·波拉克的采访。他是一名来自雅法的无政府主义者—— 雅法是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巴勒斯坦城镇，直到最近。乔纳森长期参与无政府主义者 AgainsttheWall 运动和其他反殖民团结活动，目前正因今年早些时候的抗议活动而面临牢狱之灾。

在下面的访谈中，他讲述了自己如何看待目前正在发生的新一轮敌对行动。他还描述了以色列司法系统如何从结构上压迫巴勒斯坦人，解释了如何支持巴勒斯坦囚犯，并评估了多年来声援行动的效果。

延伸：https://matters.town/a/yeyflc9rnznq

[image] 贝塔，抗议者焚烧轮胎。Oren Ziv/ActiveStills 拍摄 [image]

敌对行动升级

Q：*10*月*7*日星期六，哈马斯发动了一波协同攻击。以色列政府以全面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从您所处的位置，您如何看待这些事件？

就巴勒斯坦对以色列殖民主义的抵抗而言，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现在要判断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还为时过早，所以我更愿意谈论局势的大背景，而不是在细节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否则现在所说的一切可能在几个小时后就会过时。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可怕的日子正在向我们走来。

这个具体故事的简短版本是，哈马斯部队设法突破了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野蛮围困，进入或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占领了隔离墙另一侧的以色列定居点。以色列方面的死亡人数多达数百人，媒体上出现的许多画面令人毛骨悚然、触目惊心，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那些。但这话说早了。

我在这里使用的一些术语可能会让那些关注巴勒斯坦问题不深的人感到困惑，因为他们习惯于将“以色列定居点”一词仅用于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的地区。然而，我认为有必要将“以色列”作为一个定居者-殖民项目来理解，将犹太复国主义理解为犹太至上的殖民运动。

[image]

如果我们忽视以色列种族清洗的悠久历史，那将是失职，那段历史导致了1948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清洗，被称为“浩劫”。

今天的加沙地带，只是**1948**年前巴勒斯坦加沙地区的一小部分，居住着来自历史街区**94**个村庄和城镇的难民，那些村庄和城镇已经几乎没有活人了。

如今，加沙地带80%的居民都是难民，他们被围困在占地 99 英亩的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中 。

在目前的战斗开始时被巴勒斯坦人占领或袭击的城镇，就是其中一些难民被抢走的家园。

在国际企业媒体中，这一事件大多被描绘成以色列和加沙之间的双边战争，或者被描绘成缺乏任何背景的单方面、毫无意义的巴勒斯坦侵略。当然，这里缺少的背景是，巴勒斯坦人民，特别是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所忍受的漫长的殖民奴役。

正如我刚才说到的，那些画面令人惊震和毛骨悚然。你不可能不被那种恐怖所感染。然而，它们并不能独立存在。除了上述历史背景之外，在过去二十年里，加沙一次又一次在以色列的空袭和军事行动中化为灰烬。现在，轰炸又一次开始了—— 在以色列主流社会及其媒体中，正公开讨论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如果不加以阻止，这确实很有可能发生。

任何要求巴勒斯坦人不要诉诸暴力的想法，都不能回避他们所面临的现实。2017–18年，当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向囚禁他们的以色列隔离墙游行时，他们被射杀了数百人。再次强调现在流传的照片的确令人毛骨悚然、触目惊心，我绝无意为之委婉、辩解或宽恕—— 但在斗争过程中，通往解放的道路几乎总是会出现怪诞的转折。

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主要伞形组织之一）常常被那些试图辩称 “暴力在斗争中不起作用” 的人无知地当作参照物来赞美。但非国大在成立了其军事部门 MK [uMkhonto we Sizwe，“民族之矛”]之后，从未放弃过暴力。纳尔逊·曼德拉（非国大成员和MK的创始人之一）在被监禁几十年后仍拒绝放弃暴力。1985年，当时的非国大主席奥利弗·坦博告诉《洛杉矶时报》：

> “过去，我们说非国大不会故意夺走无辜的生命，但现在，看看南非正在发生的事，很难说平民不会死亡”。

这里的斗争背景是核军事超级大国与一无所有的人民之间的斗争。殖民主义绝不会罢休。殖民主义绝不会主动退让，即使你好言相劝也门都没有。去殖民主义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但实现中这一事业的道路往往是丑陋的，充满暴力的。在没有任何实现解放的现实选择的情况下，人们被迫采取不正当的行为。这是力量悬殊的基本现实。要求被压迫者总是以最纯粹的方式行事，就是要求他们永远处于被奴役的状态。

[image] 一名抗议者正在疏散一名在贝塔示威中被以色列炮火打伤的儿童。摄影：Oren Ziv/ActiveStills。

法庭案件

Q：退一步讲，乔纳森，你正处于以色列政府的法庭诉讼之中，被指控在约旦河西岸的一次抗议活动中投掷石块。你能解释一下你被捕的背景吗？

我是在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贝塔镇被捕的。

贝塔有着反抗以色列殖民主义的悠久传统。在第一次起义（1987–1993年）期间，它是抵抗运动的中心。1988年初，以色列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欣贝特（Shin Bet）发现贝塔和邻近的胡瓦拉镇约有20名男子参与了投掷石块事件，随后以色列军队将他们集中起来。士兵们用铁链手铐将他们捆绑起来，并用石块和警棍将他们的骨头砸碎。这些士兵是在执行时任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的直接命令，拉宾曾公开呼吁采取“打断他们的胳膊和腿”的政策。

同年晚些时候，贝塔发生了那场起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一群以色列定居者青年在定居者极端分子罗曼·阿尔杜贝（Romam Aldube）的带领下，以“举行逾越节实地考察”的幌子袭击了该镇。阿尔杜贝在该镇周围的橄榄树林中开枪打死了一名村民，之后这群人继续进入贝塔镇，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出来自卫的当地人。定居者最终被当地人解除了武装，但在此之前，定居者的子弹又打死了两名巴勒斯坦人和一名13岁的定居者女孩，后者在对峙中被阿尔杜贝本人误杀。

事件发生后，以色列社会普遍呼吁 “将贝塔从地图上抹去” 。作为报复，尽管军方已经通过行动汇报清楚了事件的细节，以色列军队还是摧毁了村里的**15**栋房屋，逮捕了所有男性居民，后来又将其中**6**人驱逐到约旦。

近年来，贝塔一直是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不断争夺的地方，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试图在窃取的属于该镇的土地上建立定居点。1月27日我被捕的那场抗议活动是2021年5月开始的当地起义的一部分，起因是以色列要在该镇郊区的 Jabel（Mount）Sabih 地区建立了一个定居点。在这些示威活动中，以色列开枪打死了**10**人，其中一些人是被狙击手打死的。数千人受重伤，数百人被捕。起义成功地迫使定居者撤离，但只是暂时的，而且政府承诺将在某个时候允许他们返回。定居者撤离后，该地被用作军事基地；最近，定居者又回到这里了，占据了在政府支持下修建的房屋。

在一次示威活动后，以色列边防警察部队（以色列警察的准军事部队）突袭了村庄，我被逮捕。在警察局，我听到逮捕我的两名警官在协调他们的陈述；他们随后指控我严重袭警（投掷石块）、阻挠警察和骚乱。我被关押了三个星期，后来因健康状况恶化而被软禁。

[image] 等待进入拉姆安拉附近奥弗军事法庭的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家属。摄影：Oren Ziv/ActiveStills。

Q：你要求像巴勒斯坦人那样在军事法庭而不是民事法庭接受审判。你能解释一下这一要求的意义吗？

我显然不喜欢国家，任何国家。但是，在所谓的民主国家，国家暴力的合法性概念—— 它是法律和执法系统的基础—— 源于一种虚假的“正义精神”，源于一种错误的概念，即 这些系统 “代表了那些受其权威约束的人的集体利益”。

以色列种族隔离制度的一个独特机制，甚至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中都不存在，那就是在约旦河西岸有两个平行的法律体系：一个专门针对巴勒斯坦人，另一个针对犹太定居者。当我被指控犯有相同的罪行时—— 即使这些罪行发生在完全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和完全相同的情况下—— 我将在以色列的刑事法律系统中受到起诉和审判，而我的巴勒斯坦同志将面对以色列国的军事法律系统，这反映了全面

军事独裁的现实。

为了逮捕巴勒斯坦人，政府将派出武装部队，这些部队往往会在半夜用枪口暴力拘留人们。被抓走的人最多需要**96**个小时才能见到法官（对我来说是**24**小时），即使他们最终见到了法官，法官也将是一名身着制服的士兵，检察官也一样。他们将根据以色列严苛的军法受审，很可能被拒绝保释，并在定罪后被判刑，在这种制度下，**400**人中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人被无罪释放。

这种双重法律制度经常被称为以色列种族隔离制度的主要例子之一。它是种族隔离的明显表现，就连一些软弱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无法忽视，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是犹太复国主义作为定居者殖民运动的根本所在，因为他们只关注1967年的占领以及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控制。你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种制度不好，但"不是种族主义"；其区别是基于公民身份。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只有**20%**的巴勒斯坦少数民族居住在**1948**年被以色列占领的地区，他们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不同，他们作为没有公民身份的臣民生活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关于军事法庭的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即使是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人，有时也会在西岸军事法庭受审。事情的真相很简单：我之所以在治安法庭被起诉，是因为国家认为我是犹太人。如果我是一名拥有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人，我很可能会在军事法庭受审。这个系统的运作是以种族和宗教为基础的。

法律本身也是不同的，军法实际上不是法律，而是由地区军事指挥官发布的各种法令。比如其中一项法令，即第101号命令，禁止任何十人或十人以上的"政治性集会"（例如，讨论政治话题的聚餐），即使是在私人物业中的聚会也不例外。这种"违法行为"最高可被判处十年监禁。同样，任何政治组织和协会都可能被取缔，而且经常被取缔。

[image]

我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一种斗争运动。我普遍认为，激进主义不应该是道德说教的（就像自我放纵和家长式统治的），而应该以实现变革为目标。在监狱里虚度光阴而不是努力在外面做些有用的事情，这本身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我要求将对我的审判转移到军事法庭进行，其指导原则就是要揭露这个很少有人知道的

制度，同时试图破坏它。考虑到以色列法律的局限性，我们提出了相当有力的法律论据，但法院却以技术问题为由置之不理—— 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法律戏法。在我的动议被驳回后，我决定拒绝承认法院的合法性，这也是我的策略的一部分。

我拒绝与法庭合作并遵守诉讼程序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这源于我对权力的理解以及我对法律和监狱系统的亲身经历。这些系统都是被操纵的，所以人们总是在恳求，总是在等待，总是任由权力摆布，没有任何真正的能动性。

而不合作颠覆了整个控制体系。它让你在本不该拥有权力和代理权的情况下重新获得权力和代理权。当然，这需要付出代价，每次都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考虑。我并不主张将此作为与法律系统打交道时的一般策略，但我发现这非常有力量。

我被无罪释放并避免入狱的可能性压根就不存在，所以也没有什么损失。

[image] 看奥弗军事法庭外景。摄影：Oren Ziv/ActiveStills。

Q：这不是你第一次面临牢狱之灾吧？

不是 …… 我想这可能是第六次了，但我不能百分百确定。同样，我的巴勒斯坦战友们经常进出监狱，鉴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基本可以说很难想象没有监禁威胁的生活。如果说有什么幸运（或特权）的话，那就是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激进主义活动中我能花的时间很少。这也是以色列种族隔离的一种表现形式。

Q：您提到，今年早些时候，您因健康状况不佳而获释。您能描述一下您在不同监狱服刑时的条件吗？

与法律系统一样，监禁也是隔离的。巴勒斯坦政治犯（以色列称其为“安全囚犯”，就是需要额外的严加看管的意思）他们的病房和监狱和其他所有人都不同。政治犯的条件要苛刻得多，探视受到更多限制，不能使用电话，还有其他限制。不过，这里有更多的组织和团结意识，有时甚至是抵抗。尽管我也因政治罪名受审，但巴勒斯坦人却被

列为“安全囚犯”，尽管我要求与我的同志们关押在一起，但我一直被列为“普通”囚犯。

以色列的监禁制度有三个不同的法律阶段：起诉前的关押、起诉后的逮捕、和定罪后的监禁。起诉前的关押是条件最差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与外界的接触受到最大限制。在这一阶段，禁止打电话、看电视或收听广播，也禁止在小卖部购买任何物品。除了《圣经》或《古兰经》之外，不允许阅读任何书籍或读物。从法律上讲，你有权每天至少有一个小时的庭院活动时间，但你实际上很少能得到哪怕是几分钟的时间。一旦你被起诉或定罪，其中一些情况会逐渐好转，但这取决于你被关在哪个监狱或牢房。

物质条件差别很大。一间牢房里的人数可能从两人到二十人不等，我在这两个极端的牢房都蹲过。一般来说，我更喜欢尽可能多的隐私，但这确实取决于你的狱友是谁。被困在只有一位狱友的牢房里可能是一个相当沉重的社交负担，尤其是对于我这样不善于交谈的人来说。

毒品和毒瘾也是个问题，而且到处都有。止痛药、鸦片制剂、阿片类、街头毒品，应有尽有。但是，这些毒品从来都没有稳定的供应，也没有足够的数量，所以你经常会被困在一间牢房里，和一群瘾君子在一起，他们既要强行戒掉毒瘾，又不接受治疗，既要弄到毒品，又要嗨起来。为了争夺仅有的一点毒品，他们总是大打出手。从技术上讲，不吸烟的囚犯有权要求被关押在不吸烟的牢房里，但那只是理论上而已。实际上，我被关押过的唯一一间无烟牢房是一间单人牢房。就在我患上急性支气管炎时，甚至连无烟牢房都没有。

我素食已经快30年了。我患有I型糖尿病和麸质不耐受症（乳糜泻），在一次游行示威中被催泪弹击中头部留下癫痫的后遗症。这让我在监狱里的食物问题一直很棘手，因为我基本上不能吃监狱厨房里做的任何东西。通常需要一两周的时间才能吃到一些食物，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吃到我需要的和有权得到的所有食物。在此期间，我的食物基本上就只是黄瓜，如果能吃到一些胡萝卜就已经很幸运了。

在最近一次坐牢期间，我在三周内体重下降了约12公斤（26 磅），约占体重的15%。我患上了急性支气管炎，血糖飙升到危及生命的水平。

我很幸运被保释软禁，主要是因为我的健康状况。这是巴勒斯坦人绝对没有的幸运。这次经历让我对如何处理案件的法律政治策略产生了一些自我怀疑，甚至有点崩溃。我花了一段时间来恢复身体，但花了更长时间来恢复精神和情感。我必须就如何处理此案做出决定；没有一个选择是好的，而且我也不适合做决定。最后，我意识到我面临着一个二元选择：要么我不得不背弃我十几岁时与自己达成的协议，当时我发现了素食主义的镜像世界，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歪曲和混乱；要么我必须履行协议，并且……你知道，继续下去。说真的，这是个很简单的选择，对吧？等于几乎别无选择。

Q：您还面临其他指控吗？

除了上述指控，还有一些未决案件—— 我尚未被起诉的指控，但仍有可能被起诉。最值得注意的是 “煽动暴力和恐怖” 的罪名，这只是因为我在**2020**年入狱前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人们支持并加入巴勒斯坦人抵抗以色列殖民主义的行列。

[image] 贝塔的抗议者使用 “夜间混乱”战术骚扰定居者，他们对着定居点闪烁高功率激光笔和灯光，举着燃烧的火把向定居点行进，并将燃烧轮胎的烟雾引向定居点。摄影：Oren Ziv/ActiveStills。 [image]

Q：你们是否得到了以色列社会、巴勒斯坦和国际团体的支持？人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支持你和其他在那里组织活动的人吗？

我在无政府主义社区和巴勒斯坦人中间有自己的支持圈子。我认为目前最有价值的事情是支持抵制、撤资和制裁以色列的运动。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活动，相对来说比较有效，参与起来也比较容易。

至于支持我，我觉得支持这场斗争和巴勒斯坦囚犯是支持我个人的最好方式。

目前，以色列监狱中有 **5000** 多名巴勒斯坦被拘留者。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人中约有四分之一是以色列所谓的 “行政拘留者”，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根据 “秘密证据”被无限期关押。

[image]

据估计，生活在以色列军事统治下的每五名巴勒斯坦男子中，就有一人曾至少被以色列监禁过一次。

最支持巴勒斯坦囚犯的组织是 Addameer囚犯支持和人权协会：一个巴勒斯坦非政府民间机构，致力于支持被关押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监狱中的巴勒斯坦政治犯。该中心由一群关心人权的活动家于1991年成立，为政治犯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倡导他们的权利，并通过监督、法律程序和声援运动努力制止酷刑和其他侵犯囚犯权利的行为。

2021年，以色列根据 "秘密证据 "未经正当程序将六个著名的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组织指定为 "恐怖组织"，**Addameer**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正在为支持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拘留的巴勒斯坦政治犯开展重要工作，支持他们至关重要。

Samidoun 是一个由组织者和活动家组成的国际网络，致力于声援巴勒斯坦囚犯争取自由的斗争。他们致力于提高人们对巴勒斯坦政治犯、他们的状况、他们的要求以及他们为自己、同胞和祖国争取自由的斗争的认识，并提供相关资源。**Samidoun** 还致力于组织地方和国际运动，以实现政治变革，倡导巴勒斯坦囚犯的权利和自由。

您可以在这里了解我的案件的最新进展，这要感谢我当地的支持小组。虽然可能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但只要我回到监狱，就有希望能收到信件。最简单的方法是向我上次入狱时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 support.jonathan@proton.me 发送电子邮件，邮件会转寄给我。我会尽力回信给你，尽管我的能力非常有限，因为邮票太少了。在给囚犯写信时，一定要记住所有信件都会受到监控。

[image]

背景

Q：您参与创建了 "无政府主义者反墙/*AAtW*" 组织，该组织在*2000*年代初获得了相当高的国际知名度。这个项目的成果如何？如今以色列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什么样的？

我不太喜欢把它说成是“帮助建立”了“反墙”组织，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对该组织 —— 甚至是大多数直接行动组织 —— 如何启动的错误描述。因为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时刻。在千禧年之初，第二次起义正处于高潮，而我们只是一小群加入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并开展直接行动的人。事情的势头越来越大，大家也越来越团结，但我们从未“成立”过一个组织。就连这个名字也不是我们刻意选择的。我们每次都用不同的名字发布新闻稿。纯属偶然，在军队实弹射击我们其中一人的那天，我们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在随后的媒体狂潮中我们声名狼藉，然后这个名字就延续了下来。

二十年后，AAtW项目已不复存在，但我认为这其中既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经验教训。与它的产生方式类似，AAtW 并没有在某一特定时刻消失，而是逐渐枯萎了。无政府主义者生活在他们所反对的社会中，并不能幸免于社会的病痛。权力的动态变化总是会带来一场艰苦的斗争，而我认为，到最后，这潭水实在是太浑浊了。我们谈论的是一个相当小的群体，他们的政治纽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个人亲情和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可以指出 **AAtW** 解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2010**年代后期巴勒斯坦人民抵抗运动的衰落。

在我离开之后，该组织因在“暴力非暴力”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而解散。在我看来，CrimethInc.于2013年出版的“以色列当代无政府主义史”很好地讲述了这一面的故事，尽管我对文中涉及的其他一些问题持有异议。

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参与抵制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殖民主义。以色列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忠实于其“起源”，在动物权利方面依然根深蒂固。运动中的人们参与支持难民和无证移民、文化和反文化活动、激进教育等。

然而，虽然激进主义活动一出现，无政府主义者就会出现，但我的感觉是，目前并不存在一个独特的无政府主义运动—— 也许是因为这里缺乏强大的无政府主义传统。

[image] 2011 年，乔纳森·波拉克在约旦河西岸纳比·萨利赫镇的一次示威活动中被拘留。摄影：Oren Ziv/ActiveStills。

Q：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反墙运动”取得了哪些成就？根据你的经验，会向其他地方的无政府主义者传授哪些经验——

至少是假设？

我认为，由于 AAtW 的曝光率相对较高，人们对它的评价往往高于实际情况。在早期，它不过是一小群非常敬业的人，实际上是一个扩展的亲密团队。最终，它的规模扩大了一些，其核心积极分子有几十个人，也许还有几百人零星地围绕着它。

在我看来，**AAtW** 最重要的特点是摒弃了虚假的民族效忠甚至是身份认同，转而跨过阵营，直接参与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殖民主义的斗争。在以色列这样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军国主义社会中，这与常见的左翼传统大相径庭。这也许不是开创性的，但却非同寻常。我们的目标是认识到我们的权利，利用它，并在我们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关系中颠覆它。不是以白人救世主的身份出现，而是作为一种资源。加入巴勒斯坦斗争并遵循巴勒斯坦指导的原则在该组织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巩固。

我认为，将我们自己视为参与斗争的盟友，而不是以色列社会背景下的支持者，是AAtW最重要的贡献，也产生了最持久的影响，在其直接圈子之外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最初规模较小、关系密切的团体，一开始并不需要阐明很多问题。对大多数参与者来说，某些事情是非常清楚的，而在以色列政界，甚至在更激进的边缘地带，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忌讳的——

例如，我们对暴力的态度、我们在斗争中的地位、我们与以色列社会的对立立场。随着团体的壮大，这种禁忌变得越来越淡化，甚至变得混乱。可以说，AAtW是当时直接支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抵抗运动的唯一组织，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些人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赞同一些基本原则，但并不一定完全符合最初的政治方向。现在回想起来，一开始我们只是一个规模较小、偏同质化、“行动第一”的团体，我们没有足够的工具和视角来应对即将发生的事情。

[image]

Q：新政府如何改变了以色列社会和整个巴勒斯坦的局势？限制最高法院权力的新立法对你个人和一般政治活动家的处境有何影响？*[*请注意，这个问题和下面的回答都是在*10*月*7*日事件发生之前提出的。]

现任政府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糟糕、最危险的政府之一—— 这已经是相当克制的说法了。它公然表达并执行种族清洗政策。它所构成的威胁确实巨大，但最重要的威胁也许是它最不特有的威胁：这个政府真实地代表了以色列政坛不断向极右翼靠拢的趋势。以色列社会的核心争议点，也是最受国际关注的争议点，是政府对司法机构的攻击—— 但这只是美学上的裂痕，被掩盖为一场 “民主斗争”。事实上这是一场内部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以最佳方式管理和维护犹太至上主义，而犹太至上主义在以色列社会中几乎得到了无坚不摧的支持，在所谓的自由派中也是如此。

[image]

当前试图实施的具体改革可能会使法院变得更加软弱，自由度进一步降低，但法院从来都不是我们权利的捍卫者，更不用说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了，也不是政府政策的抑制者。

哪怕是一点点，都不是。

以色列的司法机构现在是，而且一直是，以色列殖民主义的基石；它在促成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和为其周围的制度提供一个声誉良好的自由派法律外套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色列有赖于其将自己描绘成所谓充满活力的 “民主国家” 并进行宣传的能力。

削弱司法机构可能会带来一些危害，但我认为，如果抵抗运动认为司法机构取得了胜利，这将对整个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带来更大的危险。

这场抗议运动的主导者是预备役军人、以色列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辛贝特（以色列内部安全局）的前高级成员、经济自由派、以及其他各种犹太复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团体。虽然也有一些更激进的人参与其中，但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都微乎其微。以色列国旗由犹太符号组成，是犹太排他性和至高无上的象征，它成为抗议运动最显著的标志绝非偶然。这些团体坚信以色列是一个 “民主国家”，坚信犹太至上与此并不矛盾。总的来说，这也是参与抗议的群众中最普遍的情绪。这

一运动的任何胜利都将被用来强化以色列“民主已经占上风”这一错误且危险的观念，错误地暗示以色列“民主本来就存在”。

[image] 贝塔的抗议者。摄影：Oren Ziv/ActiveStills。

Q：无政府主义者在抗议活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是否参加抗议活动的问题让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内部产生了分歧。虽然许多人感到被疏远，但也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激进团”，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由参加抗议活动的激进分子组成的松散联盟。据我所知，他们更多地将自己视为主要活动中的反抗议者。

虽然我尊重以色列社会试图动员起来的选择和为此付出的努力，但我仍然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选择是错误的。抗议运动的规模如此庞大，而且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以色列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民主国家”，因此它将吸纳、收编或冲淡其中任何不同的趋势。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当前的运动也许是自《奥斯陆协定》以来对反对以色列殖民主义斗争的最大威胁，以色列很可能会利用这场运动来恢复其国际地位，就像他们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巴勒斯坦大起义中恢复过来一样。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最终只是巩固了对巴勒斯坦人的统治，加剧了对他们的剥夺。

早在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极右翼就反对《奥斯陆协定》，他们目光短浅地认为这是一种失败主义的妥协，并大规模走上街头。我们也反对《协定》—— 因为当时就很清楚，以色列将如何利用《协定》来实现自身的复兴，甚至更糟糕的是，如何利用《协定》来铲除巴勒斯坦起义。然而，我们从未考虑过加入旨在阻挠执行《协议》的大规模右翼示威活动。我认为今天的情况有些类似。也许一个更熟悉的例子是，许多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也反对全球化，难道有人会想象与他们联手吗？

【注：这一判断很重要，对那些经常从错误来源转译消息的中国译者来说，尤其如此。】

然而，我对参与伪民主抗议活动的不适感更深。我认为，在像巴勒斯坦这样的定居者殖民局势中，我们（以色列无政府主义者）的角色不是，也不应该是定居者社会中的温和派。我们必须完全摒弃这个社

会、它的观点、它的内部政治。我们必须明白，权力悬殊意味着变革不可能来自以色列社会内部。我们的作用是削弱它，制造分裂，彻底抵制。在争论不休的时候，我们不能试图进入以色列社会，而是要远离以色列社会，投入到反对以色列社会的斗争中去。

[image]

Q：从外面看，整个地区就像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怎样才能发展出积极的东西？是什么给了你希望？

我宁愿不拿希望做交易，因为就像所有的交易一样，这也是一种幻景。我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动物解放运动中长大的，当时正值最初的绿色恐慌时期。我记得在某本杂志上读到过Free（杰弗里·吕尔斯）从狱中寄出的一封信，也许是在他被判刑一两年后，这封信对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封信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现在也找不到它的下落，即便是在互联网让最稀有的文件唾手可得的今天。所以我肯定我说的有点偏差，但在这封被判处二十多年监禁的信中，杰弗里提到了华沙犹太人区的反叛，以此为例说明希望或成功的前景并不是斗争和抵抗的标准。这在当时很有启发，现在依然如此。

未来无法预知。一位参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地下抵抗运动的好友告诉我，**20** 世纪 **80** 年代末是最黑暗的时期。彼得·威廉·波塔掌权，美国仍大力支持南非白人，将其视为重要的“反苏堡垒”，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甚至遥遥无期。苏联解体后，地缘政治局势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大变化。起初，每个人都认为这就是结局，因为苏联是非国大最重要的支持者。但一个不太明显的副作用是，在后冷战时代，南非亲西方的种族隔离政府不再非常重要；事实上，是利用这些地缘政治变化而开展的强有力的运动带来了政治变革和种族隔离制度（不完美的）瓦解。

[image] 乔纳森·波拉克戴着脚铐，被护送到耶路撒冷治安法院参加还押听证会。摄影：Oren Ziv/ActiveStills。

附录： 乔纳森·波拉克的量刑陈述

自 2021 年 5 月纳布卢斯附近的西岸贝塔村开始发生示威活动以来，已有 10 名示威者被以色列士兵枪杀。今年 1 月 27 日，我在村里举

行了反对以色列殖民主义、反对为建立新的犹太人定居点而窃取村里土地的示威活动，在回家的路上被以色列边防警察逮捕。随后，我被控投掷石块，现在站在法庭上对这些指控进行答辩。此案完全是基于三名拘留我的边防警察的虚假证词。警方拒绝在边防警察的证词之外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调查，包括调查我明确报告说我听到边防警察相互协调证词的情况。与警方不屑一顾的做法不同，我确实有证据推翻这些警官的证词，表明他们的证词充满谎言。

在正常情况下，我很乐意让这起案件的审理工作顺利进行。然而，情况远非如此。这起案件不同寻常，是在被告提出申请，要求将审判地点从以色列刑事法庭改为更为严厉的军事法庭系统之后发生的。我要求在军事法庭受审，因为我的巴勒斯坦战友经常在类似我被拘留的示威活动中被捕，他们就是在军事法庭受审并被判处严厉的惩罚，而判罚依据的证据寥寥无几，而且往往是捏造的。毫不奇怪，检方反对这一动议，法院也做出了反对的裁决。州检察官拙劣（且不完全准确）的理由是，我的生活中心不在约旦河西岸。然而，根据政策，在约旦河西岸生活和工作的以色列定居者也不会在军事法庭受到起诉。他们的 “生活中心” 在哪里？法院驳回我的动议的主要理由是，我被指控的罪行不属于安全罪行。

我不是法律专家，没有评估法院判决合法性的工具，也不认为这很重要。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仅是那些直接生活在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实行军事独裁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军事法庭上因相同或类似的指控而受审的巴勒斯坦人数以千计。我之所以能幸免于难，是因为以色列认为我既是以色列公民，也是犹太教信徒。我的朋友 **Tareq Barghouth ——** 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和以色列律师协会的前成员—— 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法庭上被一名身着制服的以色列士兵审判、定罪和判刑。与此同时，阿米拉姆·本·乌利尔也是杜马村纵火案的凶手，他被判犯有更为严重的恐怖主义罪行，却可以在耶路撒冷的民事刑事法庭接受审判。

就在两个月前，以色列定居者在西岸布尔卡村开枪打死了 Qussai Ma’atan。两名定居者因涉嫌谋杀被捕。与此同时，布尔卡村的一些居民也因涉嫌参与定居者闯入他们村庄后发生的冲突而被捕，但嫌疑要小得多。定居者的案件在以色列民事刑事法庭进行了多次听证，而巴勒斯坦人的案件则在军事法庭进行了仅一次听证。其原因是，巴勒斯坦人必须在 96 小时之后才能出庭—— 是以色列刑法规定期限的四倍。

按照以色列法律的标准，这种歧视性政策可能确实被认为是合法的，但从本质上讲，其核心是以色列在河海之间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明显表现。

[image]

法律并非正义。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当时受到当地法律的保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罗得西亚的白人至上主义以及其他无数战败的殖民政权显然都是不公正的。事实上，法律往往被设计成正义的反面。

现状的不公正是如此不言而喻、不可否认，以至于就连臭名昭著的以色列摩萨德前负责人塔米尔·帕尔多最近也不得不承认，“在一个领土上，两个人在两种法律体系下接受审判，这就是种族隔离国家”。

尽管阅读起诉书可能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但本案并非围绕“骚乱”或“阻挠和殴打警察”展开，而是围绕镇压和控告反抗以色列殖民主义及其种族隔离制度的行为展开。我对起诉书中描述的指控和事实的回应是无关紧要的。既然这次审判的方式本身就是以色列种族隔离制度的体现，那么合作就是自满。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同以色列的殖民统治作斗争，我现在不愿也不能同它合作，即使我的决定意味着再次身陷囹圄。

因此，尽管我无意承认我没有做过的事，但我不会质问国家证人，不会传唤任何代表我的证人，也不会亲自出庭作证；我不会质疑控方的所谓证据，也不会提供任何我自己的反驳证据。以色列殖民主义及其种族隔离制度的核心是非法的。这个法庭也是非法的。本案的诉讼程序是对平行的、非法的军事法庭所进行的其他诉讼程序的补充，而军事法庭存在的理由就是镇压抵抗。对这一起诉、对这一现实的唯一合理回应就是为自由和解放而斗争。

没有什么声音比起义的声音更响亮！

□

[image]

By Crimethinc

[image]
[image]

超越“统独” - 刊发华语留言

[image]	人物/组织	无政府主义者
[image]	城市/地区	台湾、中国
[image]	日期	2025年10月10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双十节
[image]	场景	社交媒体 社区倡导
[image]	库内类目	倡议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中国 人民 倡议 国家 无政府主义 民族主义 统治 自治 自由主义 解放 革命
[image]	格式	手册
[image]	设计者	MMartinez
[image]	风格	彩色

[image]

下载手册：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xqH6GTvvx-NNHsYiveCkY2UvH5ckL2m/view?usp=sharing

对爱的需求和对自由的渴望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牵动着我。我拒绝承

认这种紧张关系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相反，我将其视为统治压迫的一种症状、机制、结果；统治系统不仅影响着地理和每个人的身体自主权，也影响被统治主体的精神机制。

伴随着镇压的虚无和颓废情绪弥漫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政治想象力危机，既阻碍了社会实践领域的革命，也阻碍了个人梦想领域的革命。冷嘲热讽的嘴炮 “现实主义” 丧失了对金钱和“稳定”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的渴求。中毒的价值观像雾霾一样在整个社会上弥漫。

我们必须提出新的梦想和实践才能对抗它 —— 在新的梦想和实践中，爱给予自由，自由揭示爱。

不论是爱恋还是政治运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都是首要问题。没有信任，就没有亲密，就没有团结，就没有志同道合 —— 所有这一切都是爱的前奏，并决定了爱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革命问题与爱的本体论问题融合在一起，应该认识到这种本体论与主体一样，可以是不同的，不一定总是相容的，也不一定总能导致革命。这种爱的方式之间的差异反映并延续了其物质环境，值得注意，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心理对立的表现，刻在身体、实践和依恋之中。

在思考对立的爱的方式时，我的前提是，如果不改变与近者的关系，就不会也不可能有革命。同时，变革的关键本质也是革命。这种逻辑上的衔尾蛇既指出了爱与斗争的主体之间辩证共创的必要性，也指出了这种关系的投射性，即这种关系是一个只再生产自身的过程 —— 并不是提供有限的、一劳永逸的形式（无论统独）。

要实现这些可能性及其所蕴含的共同创造性，就需要想象力，需要一双 "内在的眼睛"，不仅能够看到和重新考虑被帝国统治的 "现在"，而且能够看到和重新考虑在当下这个帝国秩序之外的 "可能" —— 一个没有帝国霸权、没有统治压迫的未来。这种重新审视本身既不保证爱，也不保证自由，而是创造一个排演和探索欲望的空间。

通过想象，主体产生并具体化了欲望的形象。

欲望被预先具象化：它以目标导向的心理图像的形式出现，被视为可以实现，被希望所武装，被框定在叙事的视野中，并有机会在爱与自由的生活实践中得以实现。

换句话说，想象力是将欲望从无意识中抽离出来，使之被看见、被表达、被检验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电影、诗歌和音乐会如此吸引权力的关注。诗歌是危险的，因为它暴露了欲望，让接吻、革命这类 "犯罪" 欲望，进入意识。

行动先于行动的意象。但这种意象并非孤立产生：主体无法在与“近者”的关系之外实现想象 —— 既无法产生其欲望的形象，也无法产生其自身的形象。

想象因此也是一种超越主体自主性的关系实践。甚至梦想都是关系性的。

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区别就是对权力的渴望与对爱的渴望之间的区别，就是对主权的攫取与对主权的解放之间的区别，就是纵向超越与横向超越、暴力吞噬与创造性共创之间的区别。

英国驱逐中国海员

[image]	人物/组织	工党
[image]	城市/地区	英国、中国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19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1945年10月19日，英国工党政府决定将居住在利物浦的数百名中国海员驱逐出境。有2万名海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带到利物浦协助战争的。

内政部声称他们是该市的 “不良分子”。但实际上，中国移民工人的守法行为得到了官方的高度赞扬。政府记录显示，真正的原因是 “地方当局急于拿回华人居住的房屋的使用权”。

政府没有驱逐出境的法律依据。因此为了能做到驱逐，当局改变了水手的登陆条件，规定他们必须在某个日期之前离开。任何超过该日期仍留在城里的人都可能被逮捕并遣送回中国。

甚至许多有英国妻子和在英国出生的孩子的男人也被驱逐出境，他们没有被告知他们有合法的居留权。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妻子随后被剥夺了国籍，也被迫离开。还有一些情侣尚未正式结婚，他们被迫将伴侣和孩子留在英国，再也无法相见。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9142#%26map=9/53.4663126203/-3.0192867185
Liverpool and its Chinese Children. 2023. Half and Half. [Archived November 12, 2017. Accessed 2023 Oct 1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112234829/http://www.halfandhalf.org.uk/dr.htm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被捕

[image]	人物/组织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 (Sylvia Pankhurst)
[image]	城市/地区	英国、俄罗斯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19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被捕，**1912**年

1920年10月19日，根据《国土防卫法》第42条，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 (Sylvia Pankhurst)因在10月16日出版的报纸《工人无畏号》上编辑和发表的两篇文章而被捕，并被指控“企图在海军中煽动叛乱”。

这两篇文章是根据一位名叫斯普林希尔（Springhill）的年轻海军士兵的来信改写的，并以 S.000（枪手）的笔名发表；另外一篇文章是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以莱昂·洛佩兹（Leon Lopez）的笔名撰写的，题目是《黄祸与码头工人》（The Yellow Peril and the Dockers）。

潘克赫斯特也是 “远离俄国!” 运动的领军人物，《黄祸与码头工人》一文呼吁工人不要为向反共武装供应武器的船只装货。这篇文章是在成功抵制 SS Jolly George 邮轮几个月后发表的。

潘克赫斯特被判处在霍洛威监狱服刑六个月。在上诉中，她向法庭陈述道：

> “我坐过牢。大多数坐牢的人都是因为贫穷或酗酒……女孩们坐牢是因为她们想自杀，因为这个世界对她们来说太艰难了。你们可以把我关进监狱，但你们无法阻止反抗事业的发展，它比我更强大。

随后，公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然而保守派的《泰晤士报》声称，潘克赫斯特变得 “几乎歇斯底里、语无伦次”。她的上诉被一致驳回。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9141#%26map=9/51.5537662794/-0.1254509142

无政府主义者科斯梅·布迪斯拉维奇被警察杀害

[image]	人物/组织	科斯梅·布迪斯拉维奇、无政府主义者工人
[image]	城市/地区	阿根廷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0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阿根廷艺术家安东尼奥·贝尔尼 (Antonio Berni) 于1934年创作的油画描述这场示威游行，右上角的背景是炼油厂。

1901年10月20日，阿根廷罗萨里奥糖厂的数百名工人在厂外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加薪，并要求每天工作不能超过10小时。

罗慕洛·奥维迪（Romulo Ovidi）等无政府主义领袖参加了这次罢工。在被识别身份后，警察试图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逮捕他们，引发了混乱，警察试图用军刀镇压。

当时34岁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南斯拉夫移民工人科斯梅·布迪斯拉维奇（Cosme Budislavich）在试图撤离现场的途中被警察开枪击中后脑。随后，警察逮捕了其他工人和目击者。

罢工前，记者兼剧作家弗洛伦西奥·桑切斯 (Florencio Sánchez)写道：

> “工人们分布世界各地，我们的同志都在为自己的福

利而战，与所有国家的压迫者作斗争，这表明被剥削者并不准备妥协。羔羊任人宰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老板们有随从看守我们生产的财富，他们有镇压我们所需的一切；但我们有武器和坚不可摧的意志来捍卫自己并取得胜利。当他们想用饥饿来压垮我们时，我们一致认为，面包和自由不是诉求来的，而是要我们亲手拿来"。
“我们都是被剥削者，因此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与资本作斗争。工人团结万岁！罢工万岁！”

各行各业的工人阶级 —— 包括铁路工人、磨坊工人和砖瓦工人 —— 在三天后都举行了大罢工和抗议活动，包括比希尼娅·博尔滕 (Virginia Bolten) 在内的 8000 多人参加了抗议活动。

今天罗萨里奥的一个广场就是以布迪斯拉维奇的名字命名的。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9321#%26map=9/-32.9230480668/-60.6651041663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57b?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印度饥荒

[image] 人物/组织 英国总督理查德·特恩布尔

[image] 城市/地区 英国、印度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0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1877年10月，班加罗尔印度人等待饥荒救济的图画

1877年10月20日，上面这幅图画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发表，描绘了印度班加罗尔等待饥荒救济的饥民。

1873-4年饥荒期间，英国总督理查德·坦普尔组织了迅速的赈灾行动，成功实现将死亡人数降至最低。然而，他当时因花费过多而受到英国官员的强烈批评。

因此，当1876年饥荒再次来袭时，他没再做同样的事。

在印度人挨饿的同时，数十万吨粮食被出口到英国，而救济物资却微不足道。许多历史学家称这场大饥荒是为种族灭绝大屠杀 —— 导致约 **550** 万人死亡。

Davis, Mike,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Verso Books, 2001), https://edisciplinas.usp.br/pluginfile.php/347334/mod_resource/content/1/Davis%20Cap.%209%20%E2%80%93%20%E2%80%9CThe%20origins%20of

%20the%20Third%20World%E2%80%9D.pdf

肯尼亚进入紧急状态

[image]	人物/组织	茅茅叛军
[image]	城市/地区	英国、肯尼亚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0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英国士兵搜查“茅茅”运动嫌疑人

1952年10月20日这一天，肯尼亚总督巴陵签署命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使用紧急权力暴力镇压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起义（释：通过性暴力和人身暴力）。第二天清晨，英国当局在内罗毕大规模逮捕了180 多名据称是茅茅反殖民主义运动领导者的人。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英国人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平民，将三四十万甚至更多的人扔进集中营，并将 100 多万人转移到军队监管的村庄，这些村庄实质上就是战俘营。除此之外，英军还向该国投掷了600多万枚炸弹，并开展了大规模的酷刑、肢解、强奸和阉割行动。为了镇压起义，成千上万的男人、妇女、儿童甚至婴儿被杀害。

一位名叫简·穆索尼·玛拉（Jane Muthoni Mara）的妇女向英国广播公司讲述了她因向茅茅叛军提供食物而被捕后的遭遇：

> “另外两名男子分别抓住我的两只胳膊，一名男子把
> 我的双腿掰开。
> 爱德华坐在我张开的双腿正前方的椅子上，用他带刺

的军靴踩着我的赤脚。
我尖叫着，反抗着，试图扭动身体，拼命想要从压住我的男人手中挣脱出来。
突然，爱德华拿出一个玻璃汽水瓶。怀坎贾让他把瓶子塞进我的阴道，他照做了。
我感到疼痛难忍，然后意识到玻璃瓶里装的是热水。
我痛得死去活来，止不住地尖叫哭喊。这种性折磨让我感到痛不欲生的侵犯，但我继续坚持说我没有发过誓（指加入茅茅运动的誓言）。
这种折磨持续了大约 30 分钟，无法描述的痛苦。当我在帐篷里时，我看到还有其他三名妇女也遭受了这种折磨。
那是我这辈子经历的最残忍和可怕的事情。
这场虐待影响了我的一生，噩梦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尽管如此残酷地镇压，英国还是被迫于 1963 年批准肯尼亚独立。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9324#%26map=9/-1.2825953317/36.8023440675

[image]

法国历史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和西班牙内战战士加斯顿·勒瓦尔的生日

[image] 人物/组织	加斯顿·勒瓦尔
[image] 城市/地区	法国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0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1895年10月20日，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西班牙内战战士和历史学家加斯顿·勒瓦尔 (Gaston Leval) 出生 (生名皮埃尔·罗伯特·皮勒) 。

勒瓦尔是公社社员的儿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于1915年逃到西班牙，在那里他遇到了年轻的激进派活动家和作家维克托·塞尔日 (Victor Serge)，并加入了全国劳工联盟（CNT）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工会组织。

1921年，勒瓦尔作为CNT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组织之一的会议，他根据自己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的经历撰写了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报告和一系列持怀疑态度的文章，并试图为被监禁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带头采取行动。

在阿根廷生活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后，勒瓦尔回到西班牙，成为一名激进的战士，同时记录革命以及城市和农村的无政府主义合作社集体。

他最著名的作品对西班牙革命时期的工人合作社项目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既有目击记录，又对独特的历史时刻进行了敏锐的分析。

[image]

革命时期的西班牙爆发了一场先进而广泛的社会变革，作为历史上最重要的工人自我管理实验之一，它至今仍被广泛研究。在这场推翻根深蒂固的统治和中央集权控制的大变革中，工业、农业、公共服务等领域的一系列工人经营的集体组织蓬勃发展。

《西班牙革命中的合作社》是对这一变革过程的独特描述 —— 一部将无可挑剔的研究和分析与清晰的报道相结合的作品。作者勒瓦尔不仅是这场革命的参与者和忠实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还是许多工业和农业合作社的亲历者。勒瓦尔记录了合作社企业的组织结构，以及它们如何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产量，他还为建造合作社的工人发声，记录他们的故事和经历。与此同时，勒瓦尔也不回避对合作社的一些失败之处的探讨，而这在当时的其他报道中是经常被忽视的部分。这些研究为今天的读者从西班牙自我管理合作社的经验中批判性地吸取教训开辟了空间。

该书开篇对西班牙革命前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深刻的审视，这些经济状况催生了勒瓦尔在其大部分研究中记录和分析的工人和农民倡议。他首先调查了阿拉贡、莱万特和卡斯蒂利亚的农业合作社。然后，勒瓦尔引导读者了解了从工厂和作坊到医疗、社会服务、巴塞罗那有轨电车系统等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城市自组织范例。最后，他简短而敏锐地探讨了工人们在社会组织中开展如此影响深远的革命的广泛政治背景，并对导致革命失败的责任人和责任事由进行了反思。

这本书的译者弗农·理查兹 (Vernon Richards) 是英国出版界资深的无政府主义战士。他的战斗通过位于伦敦东区白教堂的自由出版社。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一直在编辑无政府主义报纸《Freedom》及其战前和战时的版本。此前。他曾于1945年入狱。还翻译过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埃里科·马拉泰斯塔的作品，并为乔治·奥威尔拍摄过照片。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https://files.libcom.org/files/Gaston%20Leval%20Collectives%20in%20the%20Spanish%20revolution.pdf

哈扎拉俘虏被作为奴隶出售

[image]	人物/组织	阿布杜尔·拉赫曼汗 **(Abdur Rahman Khan)**
[image]	城市/地区	阿富汗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0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1893年10月20日，阿古斯报 (The Argus)报道称，阿富汗君主阿布杜尔·拉赫曼汗将一万名被俘的哈扎拉人卖为奴隶。

哈扎拉人是阿富汗受迫害的少数民族，他们在此前一年春天发动起义，但遭到暴力镇压，大批起义者被囚禁。随后，约一万被俘者被奴役并被出售，“以支付镇压起义所用的维稳经费”。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9319#%26map=9/36.6885432692/67.6869509369

尤金·V·德布斯去世

[image]	人物/组织	尤金·V·德布斯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0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26年10月20日，美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会领袖尤金·V·德布斯去世。他帮助创立了第一国际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曾于 1919 年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入狱。

Wobblies of the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IWW https://files.libcom.org/files/Wobblies%20of%20the%20World,%20A%20Global%20History%20of%20the%20IWW%20-%20Peter%20Cole,%20David%20Struthers,%20Kenyon%20Zimmer.pdf

巴比肯大罢工

[image]	人物/组织	全国建筑业工人联合会
[image]	城市/地区	英国伦敦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1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巴比肯艺术中心的建筑工人

1966年10月21日，在伦敦建造巴比肯中心（野蛮主义代表）的迈顿建筑公司的工人举行了全面罢工，因为在一次抗议不公平奖金计划的罢工中，三名工人被解雇。

该公司随后解雇了所有工人，实际上是将他们拒之门外。

随后，工人们封锁了工地，并坚持斗争了一年多，尽管警察使用暴力、媒体进行妖魔化、甚至他们自己的工会也对他们进行攻击，谴责他们，声称没有罢工，开除了参与罢工的工会成员，并支持招收临时工。

1967年11月，工人们赢得了一些让步，但未能为 6 名工人积极分子争取到复职。

1965年至1967年巴比肯建筑工地上的劳资纠纷和工人斗争的历史。
https://files.libcom.org/files/Battles_on_the_Barbican_the_Struggle_for.pdf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9434#
%26map=9/51.5201936000/-0.0954356000

日本历史上首次妇女解放示威

[image]	人物/组织	女权主义者
[image]	城市/地区	日本东京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1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70年10月21日，日本第一次妇女解放示威游行在东京举行，掀起了日本女权运动的新浪潮。

妇女们要求避孕药合法化，反对禁止堕胎。

在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群众运动失败后，女学生活动家们终于感到能够以女性的身份表达自己的诉求了，此前她们一直保持沉默，以免被认为 “破坏”了反对条约的斗争。

学生运动失败后，性解放和自由恋爱也随之爆发，由于没有避孕药具，数百万妇女不得不堕胎。直到 1999年，避孕药才最终合法化。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9435#%26map=9/35.6743748422/139.7699955799

美国视频游戏配音演员罢工开始

[image]	人物/组织	演员工会—美国电视和广播艺人联合会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1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2016年10月21日，电子游戏配音演员通过他们的工会 - 美国电视和广播艺人联合会（SAG-AFTRA），对 11 家美国电子游戏开发商和发行商进行罢工（包括动视、Blindlight、Corps of Discovery Films、迪士尼、电子艺界、Formosa Interactive、Insomniac Games、Interactive Associates、Take 2 Interactive Software、VoiceWorks Productions 和华纳兄弟），原因是自 2015年2月以来一直在讨论的合同重新谈判条款失败。

除薪酬外，其他利害攸关的问题还包括他们所扮演角色的透明度以及健康和安全。特别是，工人们担心长达四小时的录制过程中持续大喊大叫会对声带造成压力，以及一些角色需要特技协调员在片场。

2017年9月23日，双方最终达成了部分胜利的协议，有效结束了历时 340 天的罢工，从而成为美国演员工会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罢工。工人们成功地实现了加薪，并达成协议在开工之前提高工作内容的透明度。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9436#%26map=9/33.9734647886/-118.4304228388

法属圭亚那监狱暴动

[image]	人物/组织	弗朗索瓦·布里安、查尔斯·阿希尔·西蒙、莱昂-儒勒·莱蒂埃、
[image]	城市/地区	法属圭亚那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1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894年9月，一名狱卒在法属圭亚那的萨吕群岛（有人说是圣约瑟夫岛，也有人说是恶魔岛）监狱集中营杀害了无政府主义囚犯弗朗索瓦·布里安（Francois Briens），随后无政府主义囚犯发动起义，为同志报仇。

对这场起义的镇压中至少有 15 名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在集中营遭到追捕和谋杀： Charles Achille Simon, Marsevin, Lebault, Jules Leon Leauthier, Dervaux, Boesie, Garnier, Benoit Chevenet, Kervaux, Marmes, Edouard Aubin Marpaux, Mattei, Maxime Lebeau, Mazarquil, Henri Pierre Meyrveis, Auguste Alfred Faugoux, Thiervoz, and Bernard Mamert.

面对死亡，许多人在弥留之际高呼 “无政府主义万岁”。之后，他们血肉模糊的尸体被扔进大海，任鲨鱼啃食，幸存的无政府主义者囚犯受到了比以前更严重的虐待。

以下是法属圭亚那卡宴监狱的残酷镇压简史。

[image]

萨吕群岛位于南美洲法属圭亚那的卡宴附近。这三个监狱岛（其中恶魔岛最为臭名昭著）是法国当局专门关押重刑犯、屡次越狱犯和政治犯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都被送进了这些鬼地方。

尽管这些岛屿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外表，但在鲨鱼出没的大海中，它们被湍急的水流包围着，对囚犯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囚犯们在这里的主要活动是用盐水浇灌道路上和建筑物周围长出的杂草。在这里，完全是百无聊赖。除了那些因违规而被关禁闭的囚犯外，其他囚犯白天可以自由出入，晚上则被锁起来。观看电影《巴比龙》（Papillon）就能体会到这些岛屿的一些氛围。

19世纪90年代初，法国报纸上开始出现无政府主义者的匿名信件，谴责流放地的囚犯待遇。信中提到缺乏医疗照护、没收信件、难以忍受的酷刑和惩罚。

1892年，当局策划了一次挑衅，希望以此为借口枪杀无政府主义者，但没有成功。政权变得更加严厉，最高当局为狱卒除掉无政府主义者大开绿灯。狱卒们互相讨论着由谁来杀害第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1894年9月，狱卒莫斯卡杀害了无政府主义者弗朗索瓦·布里安。他死前高呼：“我为无政府主义而死，无政府主义者将为我复仇”。

10月21日，该狱卒在当班时被杀，他和另外三人一起被匕首刺死。当局早有准备。一场毫不留情的追捕开始了。22日上午，查尔斯·阿希尔·西蒙（人称“饼干”和“拉瓦乔尔二世”）被发现躲在一棵椰子树上。

一名士兵侮辱了他，并在他回答“无政府万岁”后将他枪杀。西蒙于1873年出生在卢瓦雷省。他是圣德尼（St Denis）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成员，与“以行动进行宣传”的无政府主义者拉瓦乔尔（Ravachol）一起，曾在审判两名无政府主义者达尔代尔（Dardare）和德坎普（Decamp）的主审法官伯努瓦（Benoit）的家中放置炸弹。这两个人参加了 1891 年在克利希-勒瓦卢瓦举行的五一示威游行。警察袭击了那场示威游行，随后逮捕了达尔代尔和德坎普。另有一名无政府主

义者被警察打伤，三人在警察局都遭到毒打。伯努瓦煽动陪审团要求对达尔代尔和德坎普处以长期监禁。

另有三名囚犯 —— 马赛文（Marsevin）、莱博特（Lebault）和儒勒·莱昂·莱奥蒂埃（Jules Leon Leauthier）—— 被枪杀，他们互相挽着手，高喊着 "自由万岁，无政府主义万岁！" 1893年，莱奥蒂埃在巴黎刺伤了一名塞尔维亚部长，致其重伤。1894年2月23日，他被判处终身劳役。

德沃（Dervaux）、博埃西（Boesie）、加尼埃（Garnier）和伯努瓦·谢弗内特（Benoit Chevenet）随后被枪击。凯尔沃（Kervaux）和马尔默斯（Marmes）躲进一个岩洞，被烟雾熏出并被击毙。第二天，10月23日上午，爱德华·奥邦·马尔堡（Edouard Aubin Marpaux）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他于 1866 年出生于汝拉的弗赖桑（Fraisans），曾参加过反爱国联盟和反地主联盟。他曾担任金属冲压商工会联合会的秘书。曾与皮尼一起参与征用行动（革命抢劫）。1893年11月17日，他中了警察的圈套，并在随后的混战中刺伤了一名警察。1894年2月28日，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几个月后死亡。

其他被杀害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马泰（Mattei）、马克西姆·勒博（Maxime Lebeau）、马扎基尔（Mazarquil）、亨利·皮埃尔·梅尔韦（Henri Pierre Meyrveis）、奥古斯特·阿尔弗雷德·福古（Auguste Alfred Faugoux）、蒂尔沃兹（Thiervoz）和贝尔纳·马梅特（Bernard Mamert）。当医生们看到这些尸体时说："够了！你们会把大海染红的，停止这场屠杀吧！"

当时，30岁的福古（Faugoux）和 28岁的切韦内（Chevenet）因参与抢劫拉瓦乔尔（Ravachol）在塞纳河畔苏瓦西的炸药而被判刑。在审判过程中，福古用许多幽默和讽刺的言语表现出他对社会的蔑视。他于 1865 年出生于南特，1878年丧父。他曾在技术学校接受教育，并在南特造船厂工作。他曾是众议院的候选人，但这只是为了让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张贴他们的宣言。他成立了工人联盟。离开造船厂后，他来到巴黎，在圣德尼的锻造厂和作坊工作。他成为无政府主义报纸《Pere Peinard》的负责人。1890年，他因在一篇文章中祝贺俄国革命家帕德雷夫斯基杀死叛徒塞里沃斯托夫而被判处“煽动谋杀和掠夺”罪。他先后移居西班牙和瑞士，从而避免了服刑。在日内瓦，他化名为马丁，做了一名泥瓦匠临时工。他被逐出日内瓦。福古被判处

20年苦役，切韦内被判处12年苦役。

弹痕累累的尸体被喂了鲨鱼。像安瑟姆·吉里耶（Anthelme Girier）这样幸存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狱中忍受了长达数月的痛苦，而后死去。

请记住这些牺牲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名字。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9425#%26map=9/5.2909259740/-52.5848948300

啤酒厂罢工赢得让步

[image] 人物/组织 酿酒工人联合会、国际机械师协会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纽约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1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48年10月21日，酿酒厂的野猫罢工工人在持续了一周多后获得了雇主的让步。

罢工的起因是 21 名司机因没有遵守过于苛刻的时间表而被解雇。

为叫停罢工，雇主复职了这些司机。随后，联合酿酒厂工会命令其成员返回工作岗位，并承诺对参与罢工的所有人员进行纪律处分。然而，罢工者决定不再复工，而是要求雇主取消惩罚性时间表。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9432#%26map=9/40.7585566434/-73.9859532855

茅茅起义失败

[image] 人物/组织	德丹·基马蒂 (Dedan Kimathi)
[image] 城市/地区	英国、肯尼亚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1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1956年10月21日，茅茅叛军领导人德丹·基马蒂（Dedan Kimathi）在肯尼亚被英军俘虏，这标志着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镇压反叛四年零一天后，反殖民起义正式结束。

在此期间，英国人处决了 **1090** 人 —— 比大英帝国历史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此外，英国人还在“平叛行动”中杀害了 **20～30** 万人。

尽管镇压了这场反叛，但仅仅 7 年后，英国就被迫给予肯尼亚独立。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9433#%26map=9/-0.4108158513/36.8521256247

匈牙利起义

[image]	人物/组织	彼得·弗莱尔 (Peter Fryer)、匈牙利国家保安局 (Államvédelmi Hatóság)、匈牙利劳动人民党 (Magyar Dolgozók Pártja)
[image]	城市/地区	匈牙利、俄罗斯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3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起义期间受损的匈牙利共产党总部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发生了全国性的起义，成千上万的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和民兵，他们要求的不是过渡到资本主义，而是由工人阶级自己控制的社会主义。

英国共产党员、党报《工人日报》记者彼得·弗莱尔在他的第一篇通讯中写道：

> 十一年来，共产党领导人不断犯下的错误、国安警察的残暴、普遍的官僚主义和管理不善、混混沌沌、独断专行、谎言满天飞，导致了彻底的崩溃。这不是法西斯分子和反动派组织的反革命。它是全体人民（普通共产党员也参与其中）反对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警察独裁政权 —— 以苏维埃武装力量为后盾的警察独裁政权 —— 的起义。我毫不犹豫地将这些可怕事件的责任完全归咎于那些领导匈牙利共产党长达 11 年之久的人 …… 他们把欧洲人民民主的杰出典范变成

> 了社会主义的丑恶漫画。他们培养和训练了一支秘密警察部队，对所有敢于开口反对不公正的人 —— 不论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 —— 严刑拷打。在过去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支秘密警察把枪口对准了它本应捍卫的人民。

弗莱尔的文章没有被发表，起义很快被俄国坦克镇压，造成约两万名匈牙利人和 3500 名俄国人死亡。

[image]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9607#%26map=9/47.4924349500/19.0645770100

美国第一届全国妇女权利大会

[image]	人物/组织	民权运动活动家苏珊·安东尼 (Susan B. Anthony)、前美国驻海地公使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人权捍卫者索杰纳·特鲁思 (Sojourner Truth)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3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左：索杰纳·特鲁思；右：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1850年10月23日，美国第一次全国妇女权利大会在马萨诸塞州召开。

第一项动议将其使命宣言定义为“确保（妇女）在政治、法律和社会方面与男子平等”。

发言人包括女权和废奴活动家，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和索杰纳·特鲁思 (Sojourner Truth)。会议的其他组织者还包括废奴主义女权主义者，如阿比·凯利 (Abby Kelley Foster)和露西·斯通 (Lucy Stone)。来自 11 个州（包括当时新成立的加利福尼亚州）的10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媒体对这次活动的报道大多持批评态度，《纽约先驱报》称这次大会是“社会主义、废奴主义和不忠的可怕结合”。该报纸还声称大会组织

者的目的是："废除《圣经》，废除国家宪法和法律，在一切事物、性别和肤色完全平等的社会平台上重组社会，建立最自由、最杂乱的性别和肤色组合，随意割断喉咙，[并]废除绞刑架"。

这次会议激励了世界各地的妇女，例如英国。随后定期举行的大会一直持续到1869年，此时美国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分裂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由苏珊·安东尼和伊莉萨白·凯迪·斯坦顿等人领导，反对黑人男子获得选举权；另一个阵营包括斯通，支持黑人男子获得选举权。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9601#%26map=9/42.2652004927/-71.8016331061

8小时工作制

[image]	人物/组织	工人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4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40年10月24日，根据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在美国生效。这是数十年激进的工人阶级斗争和组织的成果。

[image]

美国入侵格林纳达

[image]	人物/组织	美军、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格林纳达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5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1983年10月，驻格林纳达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与被俘人员的合影

1983年10月25日，美国入侵加勒比海岛国格林纳达。

美国宣称入侵的理由是“保护”美国公民。然而，真正的原因却截然不同。

在越南战败后，美国热衷于展示其军事和政治实力，正如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对《纽约时报》记者伯纳德·格沃茨曼（Bernard Gwertzman）所说：“如果你从不使用武力，那么演习和晒肌肉又有什么用呢？”

美国政府推翻了脱离英国独立后成立的左翼政府，入侵导致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美国飞机的导弹击中了一家精神病院，18名平民丧生。

随后成立的亲美新政府将10月25日定为国定假日“感恩节”，以纪念这次入侵。

政治学家斯蒂芬·沙洛姆随后指出了入侵的虚伪性。

虽然在格林纳达并没有美国公民受到威胁，但在该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有部分美国公民确实处于危险之中。例如，在萨尔瓦多被行刑队杀害的四名美国修女。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指出："美国在威胁美国公民的地方并没有进行干预，没有海军陆战队登陆，也没有保护性轰炸。 相反，华盛顿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演习训练、情报共享和外交支持全方面捍卫了行刑队政权"。

以下是津恩对这一事件的简短描述。

[image] 1983年驻格林纳达的美军

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记述了美国入侵加勒比小岛格林纳达的经过，表面上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但实际上是为了重申美国对该地区的军事和金融主导地位。

1982年秋天，里根总统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进入内战正酣的黎巴嫩，再次无视《战争权力法》的要求，就像政府在马亚圭斯号事件中对柬埔寨所做的那样。次年，恐怖分子在海军陆战队营房内引爆炸弹，导致两百多名海军陆战队员丧生。

此后不久，1983年10月（一些分析家认为此举是为了转移人们对黎巴嫩灾难的注意力），里根派遣美军入侵加勒比海小岛格林纳达。再一次，里根只是通知了国会，但没有征求其意见。这次入侵（正式名称为 “紧急愤怒行动”）向美国人民提出的理由是，“格林纳达最近发生的政变使美国公民（岛上一所医学院的学生）处于危险之中；美国收到了东加勒比国家组织的紧急干预请求”。

1983年10月29日，《纽约时报》记者纳德·格沃茨曼（Bernard Gwertzman）发表了一篇异常尖锐的文章，驳斥了这些理由：

> 东加勒比国家组织上周日应美国的要求，正式请求美国和其他友好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希望证明其是根据该组织的条约条款被要求采取行动的。然而，正式请求的措辞是在华盛顿起草的，并由美国特使转达

> 给加勒比地区领导人。
>
> 古巴和格林纳达在看到美国船只驶向格林纳达时，都发出了紧急信息，保证美国学生的安全，并敦促不要发生入侵事件 …… 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政府有任何决心以和平方式撤离美国人……官员们承认，他们无意与格林纳达当局谈判 …… “我们去得正是时候”，总统说…… 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岛上的美国人是否真的处于危险之中以至于需要通过入侵来救助。没有任何官员拿出确凿证据证明美国人受到虐待，或者无法离开。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告诉格沃茨曼，入侵的真正原因是美国应该表明（决心克服在越南的失败感）它是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如果你从不使用武力，那么演习和晒肌肉又有什么用呢？”

在加勒比地区，美国的军事干预与促进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联系一直都特别粗鲁。就格林纳达而言，军事入侵八年后（1991年10月29日），《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谈到了“银行入侵”，并指出格林纳达首府圣乔治只有**7500**人，却有**118**家离岸银行，相当于平均每 **64** 个居民就有一家银行。“圣乔治已成为加勒比地区的卡萨布兰卡，一个迅速发展的洗钱、逃税和各种金融欺诈的避风港 **……**”

政治学家斯蒂芬·沙洛姆在对美国的各种军事干预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被入侵国家的人民死亡“并不是为了拯救美国国民 —— 如果没有美国的干预，他们反而会安全得多 —— 而是为了让华盛顿清楚地表明，它统治着加勒比地区，它准备采取暴力手段来执行它的意志”。

- 更多相关故事见霍华德·津恩的书《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Howard Zinn
https://files.libcom.org/files/A%20People%27s%20History%20of%20the%20Unite%20-%20Howard%20Zinn.pdf

瓦西里·阿尔希波夫的反叛

[image] 人物/组织	瓦西里·阿尔希波夫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俄国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7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瓦西里·阿尔希波夫

1962年10月27日，古巴导弹危机最激烈的时刻，苏联 B-59 号潜艇的副指挥官瓦西里·阿尔希波夫（Vasili Arkhipov）拒绝服从他的艇长向美国军舰发射核鱼雷的命令，从而避免了一场很可能是超级大国终极核战争的灾难。

美国海军舰艇一直在潜艇附近投掷深水炸弹，试图迫使其浮出水面，但并不知道潜艇携带着核武器。

与莫斯科失去无线电联系的苏联军官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其中两名军官同意 “发射核鱼雷”。阿尔基波夫拒绝同意 —— 这需要三名军官的一致同意才能生效 —— 从而避免了潜在的核战争。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9958#%26map=9/27.6000000000/-66.0000000000

尼克松的禁毒法

[image]	人物/组织	理查德·尼克松、约翰·埃利希曼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7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70年10月27日，尼克松政府通过了《综合药物滥用预防和控制法案》，作为其"禁毒战争"的一部分。尼克松的一名顾问后来承认，该法案是基于谎言制定的，目的是破坏左翼和黑人权力运动。

[image] 理查德·尼克松签署 1972 年《全面预防和控制毒品滥用法》

1970年10月27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政府通过了《全面预防和控制毒品滥用法》，作为其 "禁毒战争"的一部分。

据记者丹·鲍姆在《哈泼斯杂志》上撰文称，尼克松的顾问约翰·埃利希曼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向他承认：

> 「1968年的尼克松竞选以及之后的尼克松白宫有两个敌人：反战左翼和黑人。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们知道，我们无法把反战立场或者黑人定为非法，但可以通过让公众将嬉皮士与大麻、黑人与海洛因联系起来，然后将两者严重定罪，这样我们就可以扰乱这些社区。我们可以逮捕他们的领袖，抄他们的家，捣毁他们的集会，在晚间新闻中夜以继日地诋毁他们。

我们知道自己在毒品问题上撒了谎吗？我们当然知道。」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9959#%26map=9/38.8978680000/-77.0365300000

“人民电影”(Le cinéma du peuple)成立

[image] 人物/组织 人民电影

[image] 城市/地区 法国巴黎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8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1913年10月28日，le Cinéma du peuple（人民电影）在法国正式成立，它最初是在当年8月无政府-共产主义联合会大会上酝酿成立的。

这是一个由工人阶级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会员组成的电影制作合作社，旨在为工人制作高质量的、由工人创作的、关于工人的电影 —— 因为商业电影没有展现生活的真实面貌，商业片的目的是说服公众反对工人的利益和罢工等阶级抗争形式。

合作社由无政府主义报纸进行宣传并提供资金支持，由其成员自我管理，任何人不分性别和国籍都可以成为其成员。

由于其明确反对选举主义的立场，《人道报》等社民党人对该项目持保留意见。

遗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人民电影”未能存活下来。

以下是该组织拍摄的电影之一，由无政府主义者阿曼德·格拉（Armand Guerra）执导，名为《公社》（La Commune），有人认为这是第一部关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电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zSgOEwHP7E

□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10053#%26map=9/48.8952900000/2.3213530000

巴勒斯坦版“坦克人”

[image] 人物/组织 法里斯·乌达

[image] 城市/地区 巴勒斯坦、以色列、加沙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9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2000年10月29日，在反对以色列占领的第二次起义中，14岁的巴勒斯坦人法里斯·乌达（Faris Odeh）独自站在加沙的以色列国防军坦克前，向坦克投掷石块。

美联社摄影师劳伦特·雷布尔（Laurent Rebours）拍下来这张 “大卫与歌利亚”时刻的标志性照片。

为了向以色列坦克投掷石块，乌达开始逃学，尽管他的父母竭尽全力阻止他：把他锁在房间里，殴打他，甚至把他绑起来。

由于受到这些惩罚，他尽量避免被拍照。他的母亲后来回忆道：

> 「他害怕被拍到上电视，会被他父亲看到，所以他总是躲着摄像机。有一天，在我连续一周每天拉着他躲避冲突之后，我对他说：'好吧，你想扔石头？好吧。那至少躲在什么东西后面啊，为什么你一定要站在最前面呢，甚至比大孩子们站得还靠前。'他

> 说：’我不怕’。」

十天后，**11**月**8**日，乌达再次在卡尔尼过境点投掷石块时被以色列军队开枪击中颈部。士兵们就让他躺在地上流血，因为他离坦克太近，他的朋友们直到一小时后才把他的尸体找回来。他到达医院时已被宣布死亡。

关于这张照片，他的母亲说：

> 「当我看到他的照片时，我的心都碎了……我想我应该为他被称为英雄而感到骄傲，因为他站在坦克前，还有其他的一切。但当我看到他的同学们放学后围过来时，我只能哭泣。」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12636#map=9/31.4724/34.474

加西姆村大屠杀

[image] 人物/组织	以色列国防军
[image] 城市/地区	巴勒斯坦、以色列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9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2009年加西姆村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武装部队在加西姆村屠杀了数十名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公民。

这一事件不同于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民兵对巴勒斯坦人的大多数屠杀，因为受害者本身就是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公民。

当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实行军事统治，10月29日下午4时30分，以色列当局对约旦边境附近的阿拉伯村庄实施下午 5 时宵禁。士兵们被命令：

> 「17:00以后，看到任何人走出家门，一律格杀勿论，不分男女老幼，包括从村外回来的人。」

大多数加西姆村居民当时已经上班，因此根本不知道已经实施了宵禁。当村民们返回家中时，他们被警察拦住，士兵们命令他们从自行车上下来，并对他们进行近距离射击。仅仅一个小时，就有 **48** 人被杀害，其中包括**23**名儿童。其中一名孕妇的胎儿也不幸夭折。

幸存者伊斯梅尔·巴德尔（Ismail al-Badr）回忆说：

> 「子弹满天飞。我非常害怕，不知道是该跑还是该躲。我跑来跑去试图躲避子弹。身边不断有人被射杀，突然我感觉我的腿被击中了，然后就倒了下去…… 到处都是士兵，于是我爬进橄榄树园躲了起来。」

巴德尔最终活了下来，但失去了一条腿。

政府试图掩盖这场屠杀，但消息传出后激起了众怒。这迫使政府起诉了一些凶手：这在以色列国还是第一次。但没有任何下达命令的人被起诉，只有几个普通士兵作为替罪羊被轻判。下令开枪杀人的上校仅被罚款 1 普鲁塔（在2023年约合0.03美元）。到1960年，所有杀人犯要么被释放，要么被赦免。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11641#map=9/32.1165/34.9711

达瓦伊马大屠杀

[image]	人物/组织	以色列国防军
[image]	城市/地区	巴勒斯坦、以色列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29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1948年10月29日，以色列军队在巴勒斯坦的达瓦伊马(al-Dawayima)村进行了一场大屠杀，杀害了数百人（注：通过身体暴力和性暴力）。

一位名叫 S Kaplan 的以色列士兵写信给一家报纸，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 「没有战斗，没有抵抗（也没有埃及人）。第一批征服者杀死了 80 至 100 名[男性]阿拉伯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用棍棒砸碎儿童的头颅，将他们杀死。没有任何家庭不死人的。第二波军队是作证士兵所属的一个连。
>
> 留在村里的阿拉伯男女被关在屋子里，没有食物没有水。然后工兵来了炸毁了整个房子。一名指挥官命令一名工兵把两名阿拉伯老妇人送进即将被炸毁的房子

里。工兵拒绝了，说他只听从指挥官的命令。于是，指挥官命令士兵把这两名老妇人关进屋子里，恐怖就这样发生了。

一名士兵夸口说，他强奸了一名阿拉伯妇女，然后枪杀了她。另一名怀抱着新生儿的阿拉伯妇女被强迫打扫士兵们吃饭的院子。她干了一两天，最后她和她的孩子都被枪杀了。」

该报没有发表这封信。

约有60人在当地清真寺被杀害，其中大部分是长老，还有85人在附近山洞避难，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据美国领事称，伤亡人数估计从**200** 人到 **500-1000** 人不等。屠杀发生后，该村幸存的居民（以前约有**3700**人）纷纷逃往何西岸和约旦避难。

屠杀发生几年后， 以色列 人在达瓦伊马的部分废墟上建立了阿马齐亚村。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11430#%26map=9/31.5367585874/34.9125027235

亚裔美国残疾工人维权

[image] 人物/组织		亚裔盲人工人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30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宾夕法尼亚州盲人之家，1947

1919年10月30日，宾夕法尼亚州盲人之家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并威胁说，如果不满足要求，他们将于下周罢工。

这些视障男子的工作是制造扫帚、拂尘、地毯等商品，他们的工资没有增加，但房租却上涨了。他们成立了工会，并加入了美国劳工联合会。

他们的老板在《纽约时报》上说，这些人"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也陷入了罢工狂热"。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10337#map=9/39.9583/-75.1937

塞萨洛尼基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

[image] 人物/组织 希腊人民解放军

[image] 城市/地区 希腊、德国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30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ELAS游击队

1944年10月30日，左翼的希腊人民解放军 (ELAS) 将塞萨洛尼基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

黎明时分，ELAS 部队阻止纳粹炸毁发电厂和食品工厂，而其他部队则负责袭击撤退的德国部队。到下午2点，解放行动全面完成，游击队开始在街上游行。

随后，居民们聚集起来，选举了自治代表。那时起该市一直处于当地社区的控制之下，直到次年2月才被右翼希腊政府接管。

在纳粹占领期间，塞萨洛尼基10%的人口遭到杀害，其中包括96%的犹太人口，90%的工业被摧毁。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10338#map=9/40.6243/22.9595

15岁的安特奥·赞博尼被谋杀

[image]	人物/组织	本尼托·墨索里尼；安东·赞博尼
[image]	城市/地区	意大利博洛尼亚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31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安东·赞博尼(Anteo Zamboni)，约7岁时

1926年10月31日，当时年仅15岁的安东·赞博尼(Anteo Zamboni)被法西斯分子私刑处死，原因是他们指控他在博洛尼亚庆祝进军罗马的游行中试图射杀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

赞博尼的家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

事后，法西斯团伙掀起了新一波暴力浪潮，对社会主义媒体、自由派政治家、学者和宗教人士发动袭击。

继而，政权又利用这次袭击来镇压全国的异见人士，并赋予墨索里尼更多的独裁权力。

这场镇压的受害者中包括赞博尼的父亲和姑姑，他们都是反法西斯活动人士。他们被判处30年监禁。

同年，还有其他几次暗杀墨索里尼的尝试，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大理石

工人吉诺·卢塞蒂 (Gino Lucetti) 和爱尔兰和平活动家维奥莱特·吉布森 (Violet Gibson)。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10393#map=9/44.4951/11.3426

三十人审判结束

[image] 人物/组织 无政府主义者

[image] 城市/地区 法国巴黎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31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894年10月31日这一天，以镇压法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和限制新闻自由为目的的 “三十人审判” 在巴黎结束。

从8月6日开始，法庭以 “犯罪团伙” 的罪名对 30 名法国和外国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审判。几乎所有被告都被陪审团宣告无罪。

在1894年头几个月里，警方组织了专门针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搜查、突袭和拘留。政府的目标是消灭无政府主义运动，仅上半年就有426人受审。

[image]

伦敦罢工

[image]	人物/组织	食品厂工人
[image]	城市/地区	英国伦敦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31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1995年10月31日，北伦敦托特纳姆 JJ 食品公司仓库的大部分土耳其和库尔德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解雇他们的工会代表。

当他们聚集在仓库外时，土耳其法西斯分子用棍棒、砖块、瓶子、撬棍和装在袋子里的台球袭击了他们。尽管如此，工人们在没有工会支持的情况下坚持罢工了四个月。

□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10397#map=9/51.5898/-0.0563

[image]

伊朗石油工人罢工，和无政府主义革命的经典教训之一

[image] 人物/组织	阿亚图拉霍梅尼；石油工人
[image] 城市/地区	伊朗
[image] 日期	2024年10月31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78年10月31日，伊朗3万名石油工人举行罢工，这是伊朗革命中最著名的早期行动之一。石油工人以及更广泛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在这场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image]

伊斯兰教徒建立的神权独裁消灭了工人运动和左派。

宗教原教旨主义，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还是其他宗教，都值得仔细研究，因为近年来它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大。一方面，许多媒体评论员和战争煽动者毫不犹豫地将前南斯拉夫、苏丹、车臣、巴勒斯坦/以色列和阿富汗的战争描述成针对穆斯林人口的“十字军东征”或针对基督徒或犹太人的“圣战”；另一方面，许多在这些战争中首当其冲的教徒工人阶级 —— 尤其是在帝国的推动下，如在阿富汗 —— 他们误认为自己受到国内神权（宗教国家）政权的保护。围绕某些宗教原教旨主义政权的所谓“革命”性质的争论，在许多方面与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解放”性质的争论相似。

尽管无政府主义革命工人与为更好生活而战的宗教（或民族主义）工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考虑到当前针对阿富汗人民的战争，对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中真正的工人革命进行考察可能是澄清无政府主义者立场的最有效方式。因此，我们要看看 1978-1979 年伊朗革命期间发生了什么。

伊朗是一个重要的试验案例，首先是因为在革命之前，伊朗是中东地区三个亲西方的重要据点之一，这三个据点的存在是压制当地工人的要求并保持廉价石油生产的必需（其他两个据点是以色列和沙特）。其次，由于这场革命 —— 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摧毁了这场革命的穆斯林教权反革命 —— 对于阿拉伯、库尔德和波斯世界的意义，就如同俄国革命对于欧洲世界的意义一样，自此以后，反帝运动和革命的穆斯林工人之间就一直在争论 “革命模式”。1908 年在伊朗发现大量石油储藏后，帝国（尤其是英国和俄国，后来是美国）便开始重视伊朗的战略地位。

伊朗石油工业集中了比中东其他任何行业都要多的工人，到1940年，伊朗有31500名工人从事石油生产，但大部分利润都被英国拿走了。次年，俄国和英国入侵伊朗，扶植了一个傀儡统治者（沙阿），但工人的好战情绪持续在高涨。伊朗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垮台，但新的左翼和民族主义力量应运而生，并在工业领域组织起来。20世纪40年代末，由英国支持的沙阿军队的镇压迫使这一运动转入地下。

然而，尽管秘密警察活动频繁，工人的激进组织以及与当时在流亡的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结盟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学者却重新崛起，鼓动变革，尤其是在1963年的起义期间，并在20世纪70年代初再次开始。

巴列维王朝的奢靡生活日益激起伊朗社会各阶层的不满，甚至连传统上大力支持该政权的中产阶级也很恼火。1977年8月，5万名贫民窟居民成功抵抗了警察的强行驱逐，随后在12月，警察屠杀了40名宗教抗议者，怨恨沸腾成了公开的愤怒。罢工和破坏活动不断增加，经济衰退导致工资下降。巴列维王朝实施了戒严令，在1978年9月8日的“黑色星期五”，军队枪杀了数千名抗议者。

作为回应，被激怒的工人发起了罢工浪潮，像野火一样蔓延全国。石油工人连续罢工33天，成功令经济陷入停滞，尽管试图派兵进入油田

也没有用。12月11日，200万抗议者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游行，要求推翻沙阿、结束帝国统治并武装人民。士兵们开始逃跑。

1979年1月16日，沙阿逃往埃及。2月中旬，伊朗发生起义，空军士官生联合游击队 —— 左翼的伊朗人民联邦游击队组织（Fedayeen）和民族主义的圣战者组织（Mujahedeen）—— 攻占了军事学院、陆军基地、议会、工厂、军械库和电视台。巴列维政权垮台了，流亡归来的霍梅尼拼凑了一个多党临时政府，但人民的变革愿望只是更加强烈了。

妇女组织蓬勃发展，农民开始夺取土地，并在一些地方成立了公社耕种委员会，罢工大爆发，工人夺取了对工作场所的控制权，自主安排原材料、采购和销售，甚至实现了为石油工业定价。在田野、工厂、居民区、教育机构和武装部队中都出现了基层苏维埃系统 - 伊朗语称为 “shoras”，以旧的工厂委员会思想为基础。武装的社区委员会 - 称为 “komitehs”，以古老的穆斯林学者网络为基础（在居民区巡逻，警惕通敌者，管理人民法庭和监狱，并组织示威游行）。

这是一场真正的工人革命，世俗革命者和穆斯林工人并肩推翻了资本主义国家。德黑兰的五一游行吸引了 150 万示威者。

前秘密警察控制的官方工会联合会总部被失业者占领，并更名为工人之家。新的工人联合会取代了旧的国家工会 —— 全伊朗工人联合会宣布其目标是建立一个 “没有阶级压迫”的伊朗，并呼吁 “每个工厂的工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需要”组建shoras。

但是，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神职人员害怕工人阶级的力量，并被伊朗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幽灵所困扰。如果资本主义崩溃，他们就无法取代沙阿重新成为统治精英，也就无法从工人那里窃取任何利润。起义三天后，临时政府命令工人复工，但罢工、shora和komiteh运动继续蔓延。

一个月后，政府宣布shoras为 “反革命”，声称统治精英的少数资产阶级政权是 “真正的伊斯兰革命”。“shoras“仍在蔓延，于是政府出台了一项法律，试图通过禁止 ”shoras“参与管理事务来破坏工人的自治，同时又试图通过坚持管理层必须参与 ”shoras"来强迫阶级合作。

shoras运动在 **7** 月达到顶峰，但随后政府的攻势加上左翼缺乏经验，开始产生负面影响。民族阵线、群众、游击队以及圣战者组织的左翼和穆斯林分支都支持临时政府，他们错误地认为由教士主导的伊朗资产阶级肯定能好过帝国主义支持的巴列维王朝。

霍梅尼成立了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共和党（IRP），目的是将反对党挤出临时政府，同时成立了革命卫队（Pasdaran），这是一支政治警察部队，目的是边缘化世俗左派，霍梅尼希望动员他们成为支持者集团。卫队很快就强行清算了shoras，清洗了komitehs，镇压了库尔德分离主义者和妇女组织，同时成立了真主党（Hezbollah），作为一支由暴徒组成的队伍专门破坏罢工。伊斯兰共和党还创建了一个公共工程项目，以转移最激进的shoras的精力 —— 用原教旨主义的shoras和伊斯兰社团取而代之 —— 并重建剥削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以所有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标志性方式高喊民粹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口号）。真正的工人革命被摧毁了，对于伊朗工人阶级来说，无论是世俗的还是穆斯林的，在新的专制政权下生活的漫漫长夜已经开始。

原教旨主义教士政权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自由：它只是制造了新形式的资本主义剥削和警察国家镇压。伊朗的教训是一个基本的无政府主义教训：工人永远不能相信那些高喊正确的革命口号但真正目的是阶级统治的团体，无论宗教与否。

[image]

曼斯菲尔德针织厂罢工

[image] 人物/组织 印度籍工人

[image] 城市/地区 英格兰拉夫堡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1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1972年11月1日，英国拉夫堡曼斯菲尔德袜厂的印度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并晋升到白人工人的职位。

10月，男女工人第一次罢工时，全国袜业和针织品工人工会拒绝支持罢工，直到罢工者占领其办公室后，该工会才被迫支持罢工。

然而，该工会仍然拒绝号召其白人成员参加罢工，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从歧视印度人的行为中获益。附近的亚裔纺织工人退场以示同情。

争端于 12 月结束，工人们赢得了让步。随后，一个调查委员会撰写了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工会在种族主义做法中的共谋行为，并警告说，如果工会不停止其种族主义行为，黑人和亚裔工人就会成立自己的工会。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8138#map=9/52.7702/-1.1997

米德尔斯堡反对人头税抗议活动

[image]	人物/组织	工党、苏格兰保守与统一党
[image]	城市/地区	英国米德尔斯堡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14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89年11月14日，反对撒切尔夫人人头税的抗议者打着 “社会主义者不应帮助保守党实施人头税” 的横幅，扰乱了工党控制的米德尔斯堡议会的一次会议。

米德尔斯堡反对人头税组织的一名发言人说，她认为议会仓促实施人头税的做法很奇怪，并呼吁他们拒绝实施人头税。一位工党议员说 “我们不支持不缴税的运动。这是一种欺骗性的做法，因为它暗示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击败人头税。“ 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不缴费运动的确能击败人头税。

[image]

1989年，保守党政府实现了他们长期以来的目标，即在英国引入统一税率的人头税。该党在1979年大选的宣言中就提出要“废除等级制度”，而在1987年大选的宣言中则明确提出了引入人头税的建议。1989年底，该计划获得通过，苏格兰从 1989/1990 财政年度开始征收新税，英格兰从 1990/1991 财政年度开始征收新税。

人头税的本质是向所有人征收单一的统一费率，这意味着税收制度不

再考虑收入或财产所有权（就像税率制度那样），而是以住在房子里的人数而不是房屋的估计价格为基础。这实际上是将税收负担转移到了工人阶级身上。保守党环境国务大臣尼古拉斯·里德利（Nicholas Ridley）对政府的态度做了最好的总结，他吹嘘说："公爵和清洁工缴纳的税额是一样的"。

人头税的引入从一开始就普遍不受欢迎，当许多地方议会设定的税率远高于最初的预测时，人头税就更不受欢迎了。1989年，地方团体"反人头税联盟"（APTUs）相继成立，到当年年底，全国估计有一千个反人头税联盟。反人头税联盟在反抗人头税方面发挥了多种作用，包括鼓励不缴税、组织抗议游行和抵制法警。

他们建立了由成员组成的社区网络，以警惕和抵制法警，这一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一些地区的收债公司纷纷倒闭。在爱丁堡，当地的 APTU 用汽车和无线电在工人阶级地区巡逻，监视法警的出没，在伦敦，一些出租车司机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法警办公室经常被抗议者围攻占领，在苏格兰，数以百计的人保卫房屋，抵制治安官强行搬走货品。

在1990年初的几个月里，不缴税的运动愈演愈烈，最终成为政府难以维持人头税的关键。到1990年 8月，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尚未缴纳人头税，在伦敦，这一数字高达 27%。2000万人因未缴纳人头税而被传唤。许多地方政府面临危机，议会在下一年面临 17 亿英镑的赤字。欠款运动取得初步成功后，全国各城市发生了数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包括3月31日在伦敦市中心发生的著名起义。

3 月 31 日上午，约 20 万人聚集在肯宁顿公园，下午游行者开始涌向计划的目的地特拉法加广场。游行的部分路段被警察截断，大批抗议者被警察封锁在白厅的上下两端。抗议者试图冲破警戒线，向特拉法加广场进发，在数次粗暴逮捕之后，爆发了一系列混战。

在骑警袭击特拉法加广场的人群后，爆发了严重的骚乱，几辆警车冲向示威者，试图驱散他们。广场上的建筑商小屋被示威者纵火焚烧，附近南非高级专员公署的部分建筑也被焚烧。战斗蔓延到附近的街道，许多商店遭到袭击，一直持续到清晨。据报道，包括警察在内的5000人受伤，339名示威者被捕。

“特拉法加广场被告运动”在随后几天内成立，致力于释放因参与起义而被捕的 491 人。成功帮助许多人获释。对被告审判产生影响的是该运动获得的 50 个小时的监控录像，其中部分录像显示警察对示威者发动了无端攻击。

警方、工会、工党和一些左翼团体迅速谴责了暴力行为，并将骚乱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尽管有这些指责，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愿意声称对此负责，但 1991 年警方对事件的调查报告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表明骚乱是由左翼无政府主义团体策划的”。虽然游行是由左翼团体组织的，但参加游行的人数之多、骚乱规模之大（据信是20世纪伦敦发生的最大规模的骚乱），都表明人头税在全英国引起了强烈不满。

随着反对人头税的呼声日益高涨，保守党政府被迫放弃了他们的计划。玛格丽特·撒切尔于 1990 年 11 月辞去首相职务，其继任者约翰·梅杰随即宣布取消社区税。虽然取而代之的是部分考虑了支付能力的市政税，但反对征收人头税的运动还是取得了成功。伦敦起义使人头税的不受欢迎成为焦点，但正是通过全国范围的组织反抗和不缴税的策略，国家才被迫让步的。

1989-1990 Opposition to the Poll Tax
https://files.libcom.org/files/1989-1990%20Opposition%20to%20the%20Poll%20Tax.pdf

中国橱柜制造商罢工大战

[image]	人物/组织	家具厂工人
[image]	城市/地区	澳大利亚墨尔本、中国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14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03年11月14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小伯克街，罢工的华人家具制造工人与手持指节掸子和棍棒的工贼展开了搏斗。

1903年9月，墨尔本市数百名华人橱柜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工会权利，以及两头烤猪，每头至少重50磅。

据《西澳人报》报道，罢工者 “对最近的雇主采取了威胁的态度，以至于后者一直害怕暴力，在没有警察保护的情况下不敢出门”。

老板们的反应是将多达1100名工人停工，并从悉尼调来数十名华人工贼攻击罢工者。

11月14日，一场激战爆发，据《阿德雷德广告人报》报道，这些工贼 “头戴巴拿马帽，打着漂亮的领带......手持‘歪’棍和指节掸，这些指节掸被描述为 “外形凶残的工具，重量从1磅到2磅不等，其中大部分还附有致命的尖刺”。

两名罢工者受重伤住院，至少四名袭击者被捕。

两天后，又有数十名工贼从悉尼赶来，其中一人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准备更多的指节掸。

与此同时，主流白人工会运动没有支持罢工，而是与白人家具老板联合起来驱逐华工，以减少他们与白人企业的竞争。

尽管遭到孤立、暴力和逮捕，工人们仍坚持了下来，并最终在12月实现了他们的大部分要求，包括撤销对罢工者的所有指控。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8609#%26map=9/-37.8112460000/144.9696000000

理工学院学生罢课 - 雅典起义的开端

[image] 人物/组织 希腊学生

[image] 城市/地区 希腊雅典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14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73年11月14日，雅典理工学院的学生罢课抗议军事独裁。

他们将自己关在大学里，建立了一个广播电台，开始向全城广播。

三天后，军队进驻雅典，引发了一场反对政权的全面起义。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8612#%26map=9/37.9877309100/23.7315868300

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

[image] 列夫·托洛茨基
人物/组织
[image] 俄国莫斯科
城市/地区
[image] 2024年11月14日
日期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1927年11月14日，苏共中央控制委员会和党委会建议开除列夫·托洛茨基。此举使约瑟夫·斯大林成为无可争议的独裁者。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大林的崛起正是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破坏了工人阶级的民主，而有利于党的官僚机构。

托洛茨基在执政前甚至警告过列宁战略的危险性。他在1904年警告说："如下文所述，这些方法会导致党组织'取代'党，中央委员会取代党组织，最后独裁者取代中央委员会"。但在他执政期间支持这些方法，例如禁止所有其他政党，1921年禁止党内派系，清洗和处决政治对手。最后，他自己也遭到清洗，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被暗杀。

以下是爱尔兰工人团结运动（Irish Workers Solidarity Movement）的文章集，追溯了斯大林在苏联的独裁权力的增长，以及早期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治和实践。

https://files.libcom.org/files/Stalin-moon.pdf

柏林驱逐寮屋行动

[image]	人物/组织	无政府主义寮屋行动者
[image]	城市/地区	德国柏林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14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90年11月14日，柏林统一六周后，社会民主党市政府出动了1000名警察，驱逐了弗里德里希海因区 Mainzer 大街上的一个大型的无政府主义者寮屋行动据点。

经过数小时的巷战，警察驱逐了整个占屋行动。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8614#%26map=9/52.5144014300/13.4630667200

弗吉尼亚恐怖之夜

[image] 人物/组织 全国妇女党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14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1917年1月，妇女参政论者在白宫举行示威

1917年11月14日，"恐怖之夜"在弗吉尼亚州奥科昆救济院拉开帷幕，33名被监禁的妇女参政论者遭到看守的残酷折磨和殴打。

这些妇女大多是全国妇女党的成员，她们在白宫门前举行抗议活动，支持妇女的投票权。

看守奉命在这一天傍晚袭击这些女囚，午夜过后他们开始殴打囚犯。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8610#%26map=9/38.6978460432/-77.2540647584

大学城之战

[image]	人物/组织	国际纵队、杜鲁蒂纵队
[image]	城市/地区	西班牙马德里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15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36年11月15日，西班牙内战期间的马德里大学城战役打响，这是阻止佛朗哥的国民军前进的关键转折点。

在此之前，佛朗哥的部队一直在西班牙共和国境内快速推进，其目标是迅速占领马德里。但是，来自西班牙各地和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在“No pasarán！”（“他们不能通过”）的口号下团结起来保卫马德里。

共和政府军、杜鲁蒂纵队和国际纵队的志愿者阻止了佛朗哥的进攻。躲藏在马德里大学城的英国国际志愿者意识到，至少 350 页长的书籍可以挡住子弹。于是，他们用伏尔泰、歌德和康德的著作筑起了路障。

这场激烈而成功的城市保卫战改变了战争的早期进程，国民军无法攻占这座城市，转而开始了长达两年半的围攻。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8722#%26map=9/40.4397220000/-3.7311630000

巴枯宁在纽约

[image]	人物/组织	米哈伊尔·巴枯宁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纽约、俄国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15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861年11月15日，俄国革命家米哈伊尔·巴枯宁从流放地西伯利亚长途跋涉逃往伦敦，抵达纽约市。他住在曼哈顿的Howard House，与1848年起义时的老战友会面。

他还前往波士顿，混迹于反奴隶制的废奴主义者圈子。

巴枯宁随后返回纽约，并于12月14日乘船前往英国。

https://files.libcom.org/files/BAKUNIN%20AND%20THE%20UNITED%20STATES.pdf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7766#%26map=9/40.7102622500/-74.0106555600

瓜亚基尔罢工大屠杀

[image]	人物/组织	工人
[image]	城市/地区	厄瓜多尔瓜亚基尔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15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22年11月15日，在厄瓜多尔瓜亚基尔的一次大罢工中，有300到1000人遭到国家屠杀。

电力公司和电车工人举行了罢工，提出了许多要求，包括：遵守法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将工作日从每周七天减少到六天、提高工资、改善医疗保健等。

很快，该市几乎所有其他工人都加入了罢工的行列。

11月15日，罢工者及其家属举行集会，武装部队和警察向人群开火，造成数百人死亡。一些报道称，集会是完全和平的，而另一些报道则称，罢工者开始抢劫十月九日大道上的商家，激怒了军队开火。

以下文字译自厄瓜多尔《Proletarios Revolucionarios》（“革命无产者”）。

[image] 1922年11月15日瓜亚基尔罢工

经过多年的斗争、组织、宣传和鼓动，1922年11月15日，在厄瓜多尔瓜亚基尔，当时的无产阶级（铁路工人、可可工人、面包师、造船工人、打字员、砖瓦匠、厨师、洗衣女工等）举行了总罢工，并控制了整个城市（甚至还出现了“瓜亚基尔工人委员会”的说法）。

但资产阶级（农产品出口商、银行家、制造商）害怕这群“暴民”会发动更大的反抗，当天就命令警察和军队进行了残酷镇压。这一天的行动变成了一场屠杀（据说有近1000人死亡），资产阶级国家的恐怖让无产阶级的鲜血染红了主要港口的街道和水域，而“白皙纤细的手在阳台上鼓掌”，庆祝资产阶级恢复“平静”。

但与其说这次致命的失败是由于敌人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无产阶级当时的弱点：缺乏自主性和战斗力，最重要的是缺乏激进主义或与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决裂，以及缺乏与工会、爱国主义和宗教的决裂，最后是缺乏革命领导、武装和攻势。

当时的全球背景是资本主义危机、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起义，就像现在的全球背景一样，但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当时的危机不像现在这样具有普遍性和灾难性，而且当时有一个庞大而强大的国际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革命无产阶级，这些现在都没有，或者更确切地说，还非常弱小。因此，我们的阶级兄弟昨天的斗争所留下的教训，对于今天和全世界正在斗争的无产者来说是有效和有益的。就我们而言，这些教训之一就是（用其中一位主要参与者的话说）：“1922年11月15日，无产阶级真正认识到了谁才是死敌”。事实上，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我们的敌人都是一样的：商人、银行家、政客（不论是右还是左）、军队、警察、牧师、法官…… 他们不是特定的群体或个人，而是资本主义剥削和统治关系的代理人，是这个非人的、凶残的全球商品社会、金钱社会、雇佣劳动社会、资本社会及其国家的代理人。

如今，在这个国家，除了资产阶级，还有两个敌人更加引人注目：政府和工会。这个政府声称自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甚至是“工人的”，但实际上和所有政府一样，是资本主义剥削和常态的守护者和管理者，是资本对无产阶级的民主和公民专政。事实上，2014年11月15日举行了一次集会表演，公开宣布其对劳动法的“改革方案”，即调整这一资本主义控制和剥削工人阶级的典型工具，以便加大剥削力度。毫无疑问，这个自称“进步”的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似乎这还不够，它还篡夺了我们阶级的这一历史性

日子，玩世不恭地试图歪曲甚至掏空其无产阶级和反资本主义的内容；为了赶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唯一记忆，赶走这个一直在世界各地游荡的幽灵：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最糟糕的是，它之所以能这样做，那是因为此时此地，无产阶级作为一种自主力量、以及发动一场真正的阶级和记忆战争的力量，仍然明显地缺席。如果有一天，我们作为一个阶级的抗议活动成功地打破了它对我们的控制，威胁到了它的权力，也就是资本国家的权力，那么这个政府就会毫不犹豫地以类似于 92 年之前的方式镇压我们。

工会（无一例外）不过是在雇主和国家面前剥削我们劳动力的商人和谈判者。过去是，将来也是。无可辩驳的证据是，2014年11月19日举行了新一轮游行，除其他外，“拒绝宪法修正案”和政府对劳动法的改革，转而要求所谓 “属于工人并为工人服务”的法律，即对资本主义剥削、工资奴役的更灵活、更柔和的法律鞭子，他们从未以这种方式提及这些法律，甚至更少批评或反对这些法律。一如既往，“斗争”的对象只是资本主义的影响，而不是无产者所遭受的一切罪恶的原因或根源。“斗争"只是为了诉求权利、改良，为了从剥削和压迫我们的人那里得到一点点面包屑。无产阶级的要求和抗议就是这样被扼杀、转移和取消的。即使被包抄，工会（以及左派政党和阵线）也会想尽一切办法镇压无产阶级的自主斗争。他们是救火队员、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反革命分子 …… 工会也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因此，我们必须与他们决裂。

无产者：过去和现在的经验表明，为了满足我们的阶级需要和利益，我们应该在政府、政党和工会之外，以独立自主的方式，为所有人斗争到底，超越一切国界和民族。目前，我们的阶级兄弟们正在墨西哥、智利、巴西、中东、希腊……进行着力所能及的斗争，以便拉紧无产阶级反抗斗争的世界历史主线。我们的历史记忆、我们的革命纲领、我们的阶级团结、我们的自治组织、我们的直接行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最好的武器。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8721#%26map＝9/-2.1900913750/-79.8869350900

玻利维亚残疾人大游行

[image]	人物/组织	残疾人
[image]	城市/地区	利维亚特立尼达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15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2011年11月15日，在玻利维亚特立尼达，一群玻利维亚残疾人开始组织游行向首都拉巴斯前进。这场游行的目的是鼓励政府增加对残疾人的支持，消除社会对残疾人的偏见。游行队伍发展到200人，其中包括儿童，在拉巴斯有1000名支持者。2012年2月，当游行队伍进入拉巴斯时，遭到了防暴警察的袭击。事后，尴尬的埃沃·莫拉莱斯总统同意了他们的一些要求。

[image]

2006年，埃沃·莫拉莱斯总统通过了《残疾人平等和机会均等国家计划》。该计划包括确保残疾人在卫生、教育、经济权利、个人和社会能力建设以及机构和组织发展等领域享有平等机会的法律措施。该计划还保证每年增加总计 600 万美元的财政支持，但被承诺增加补贴的人却从未得到这笔钱。2012年，残疾人继续每月从政府领取1000玻利维亚诺，约合130美元。对于大多数残疾人来说，由于社会对残疾的严重歧视，他们很难找到工作，因此每月 130 美元的补贴不足以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2011年11月15日，包括儿童在内的约50名残疾人开始了从特立尼达到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的1000英里游行。有消息称，在路易斯·费利

佩·莱格（Luis Felipe Leigue）、海梅·埃斯蒂瓦里斯（Jaime Estivaris）、卡洛斯·马里亚卡（Carlos Mariaca）和卡米洛·比安奇（Camilo Bianchi）的带领下，多达200人参加了游行。他们依靠沿途人们的慈善捐助维持生计。他们呼吁通过《优惠待遇法》，特别要求莫拉莱斯总统将政府对残疾人的每月补贴提高到3000玻利维亚诺，约合400美元。该法案将包括增加补贴的条款，以及全面扩大残疾人的权利和计划，包括教育、医疗、康复和工作。

11月21日，由省残疾人联合会（Departmental Feder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领导的一群残疾人开始占领拉巴斯圣弗朗西斯科大教堂（San Francisco Church）前的台阶。他们还向政府递交了请愿书，呼吁制定《优惠待遇法》，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2月23日，当游行者抵达拉巴斯时，1000多名抗议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一起继续向总统府和穆里略广场进发。一排排防暴警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警察对试图用拐杖和轮椅冲破防线的游行者使用了胡椒喷雾和泰瑟枪。多人受伤，四人被捕。政府部长卡洛斯·罗梅罗（Carlos Romero）声称，“反对派组织已经渗透到游行队伍中，因此政府别无选择，只能阻止游行”。

游行者在街头临时搭建的营地里安顿下来。之后十名抗议者于2月24日开始绝食。在支持者坚持二十四小时守夜的八天绝食后，莫拉莱斯总统回应了他们的要求。2012年3月2日，莫拉莱斯总统决定支持《残疾人平等法》。该法承诺给予残疾人平等的权利，降低轮椅和其他辅助技术的关税，促进就业，并提供免费医疗。他批准了政府的月度补贴，尽管补贴总额仅为每人143美元，远低于抗议者要求的400美元。虽然抗议者没有赢得他们的所有要求，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确实取得了三项胜利：批准了残疾人平等法律、发放了补贴以及提高了人们对残疾人反抗事业的认识。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8726#%26map=9/-16.4964354200/-68.1370809700

“平民新闻”首次出版

[image]	人物/组织	幸德秋水、堺利彦
[image]	城市/地区	日本东京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15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1907年1月，平安新闻社办公楼

1903 年 11 月 15 日，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激进的反战报纸《平民新闻》（Heimin Shimbun）由平民社（平民协会）创刊。

报纸和团体的总部设在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在东京租住的家中。幸德与堺利彦一起，首次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日语，并在报纸上发表。

到1904年，《平民新闻》已有1400名订户，但最终于 1905年被迫停刊。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11370#%26map=9/35.7326384299/139.7285153922

工人起义反对齐奥塞斯库

[image]	人物/组织	罗马尼亚共产党、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image]	城市/地区	罗马尼亚布拉索夫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15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87年11月15日，罗马尼亚布拉索夫数千名工厂工人罢工，抗议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政府的减债计划，该计划旨在削减工资、食品和能源消耗，并取消该市 15000 个工作岗位。

工人们与当地居民一起洗劫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部，高呼“打倒齐奥塞斯库！”，并在城市广场上焚烧了党的记录和宣传品。黄昏时分，安全部队镇压了抗议活动，逮捕了300人。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8725#%26map=9/44.4385587000/26.0987540700

阿尔法-罗密欧滚动式罢工

[image]	人物/组织	汽车厂工人
[image]	城市/地区	意大利米兰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15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1971年11月15日，意大利波特洛的阿尔法-罗密欧汽车厂因新合同纠纷开始了一系列滚动式罢工。这场纠纷一直持续到次年 2 月，成为普通工人与雇主、警察，有时也包括工会和意大利共产党之间的激烈斗争。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8724#%26map=9/45.4876175900/9.1453433090

安娜·门德尔松去世

[image]	人物/组织	安娜·门德尔松 (Anna Mendelssohn)
[image]	城市/地区	英国伦敦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16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2009年11月16日，三个孩子的母亲、“愤怒旅”成员安娜·门德尔松 (Anna Mendelssohn)在与脑瘤的长期斗争后去世，享年61岁。

1972年，安娜因一系列针对法西斯、企业和国家目标的非致命性攻击而入狱10年，5 年后获得假释，并投身于诗歌创作。

“斯托克纽因顿八人组"的被告、诗人安娜·门德尔松 (Anna Mendelssohn)在剑桥去世，享年61岁。她的三个孩子陪伴她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安娜于 1948 年出生于英格兰斯托克波特。她的父亲曾在西班牙内战中为共和党作战，后来成为工党议员。她的母亲曾为大屠杀幸存者服务。1967至1969年，她就读于埃塞克斯大学（Essex University），从激进的学生政治转向索赔者联盟（Claimants' Union）和地下报刊的政治活动，但没有获得学位就离开了学校。

1971年1月，愤怒旅（Angry Brigade）炸毁了内政大臣罗伯特·卡尔（Robert Carr）的住宅，引发了一场备受瞩目的警方打击左翼自由主义的运动，据戈登·卡尔（Gordon Carr）称，这场运动的特点是对立和互不理解。安娜于1971年被捕，并在1972年的斯托克纽因顿八人组案中被指控密谋制造爆炸、持有武器和爆炸物。

> 这场审判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政治冲突。一些被告为自己辩护，把法庭变成了一个公开论坛。(约翰·巴克）、安娜·门德尔松和希拉里·克里克为自己辩护。这使得交叉质证成为'迄今为止审判中争论最激烈的部分'。再次说明当局与受审者之间缺乏任何共同点。巴克和其他人在为自己辩护时言辞犀利，使冲突更加尖锐"。(戈登·卡尔）

贝萨贝·埃斯皮纳尔去世

[image]	人物/组织	贝萨贝·埃斯皮纳尔
[image]	城市/地区	哥伦比亚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16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32年11月16日，哥伦比亚纺织工人和组织者贝萨贝·埃斯皮纳尔（Betsabé Espinal）在哥伦比亚贝洛去世，享年36岁。

1920年，哥伦比亚一家纺织厂举行了第一次妇女罢工，她是这次罢工的主要组织者。面对工时长、工资低、性骚扰和不得不赤脚工作等问题，埃斯皮纳尔告诉她的同事们："姑娘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要团结起来”。400名女工举行了为期三周的罢工，并赢得了她们的大部分要求。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7780#%26map=9/6.2399922400/-75.5660325700

约翰内斯堡租户被捕

[image]	人物/组织	黑人反抗者
[image]	城市/地区	南非约翰内斯堡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16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84年11月16日，2000名黑人房客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因拖欠房租而被捕。他们如实声称，因为他们烧毁了房租办公室，所以无法支付房租，但警方显然不认为这是一个有效的借口。

A History Of Pan-African Revolt
https://abahlali.org/wp-content/uploads/2016/11/a_history_of_pan_african_revolt-1.pdf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https://ia902306.us.archive.org/33/items/how-europe-underdeveloped-africa-by-walter-rodney-2018/How%20Europe%20Underdeveloped%20Africa%20by%20Walter%20Rodney%20%282018%29.pdf

街头英犬鲁西奥·卡普科受伤

[image] 城市/地区 智利圣地亚哥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16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2019年11月16日，智利街头“反叛英犬”鲁西奥·卡普科（Rucio Capucha）在圣地亚哥的一次抗议活动中被警察的水枪打伤。

鲁西奥·卡普科继承了传奇抗议犬内格罗·马塔帕科斯（Negro Matapacos）的遗志，经常站在街头勇士们一边参加起义，与警察对峙。

与其他智利抗议犬一样，它也经常遭到警察的暴力袭击。这次，视频显示，当它在抗议活动中穿过一段空无一人的街道时，警察用水炮车对它进行了轰击，这显然是故意针对它的。导致他左肺挫伤，但在兽医学生的照料下，他活了下来。它随后被收养，与一个家庭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8826#%26map=9/-33.4371190000/-70.6344970000

耶稣会士在萨尔瓦多被谋杀

[image]	人物/组织	耶稣会士、阿特拉卡特营
[image]	城市/地区	萨尔瓦多、美国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16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89年11月16日，六名耶稣会士/神父、他们的管家及其女儿在萨尔瓦多被美国支持的军队杀害。这些神职人员被认为是“颠覆分子”。士兵们杀死他们后又试图把这起谋杀案伪装成左翼游击队所为。

以下是诺姆·乔姆斯基描述的萨尔瓦多右翼政权对工人、农民和解放神学家（社会主义神职人员和妇女）的基层抵抗的极端暴力战争。

[image]

萨尔瓦多被钉在十字架上 - By 诺姆·乔姆斯基

多年来，美国政府扶植和支持的独裁者一直在萨尔瓦多对当地百姓实施镇压、酷刑和谋杀，美国对此毫无兴趣。这类事件几乎从未被报道过。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有几件事的发生开始引起政府的关注。

一是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正在失去控制。美国正在失去其在该地区行使武力的主要基地。第二个危险甚至更具威胁性。20世纪70年代，

萨尔瓦多出现了所谓的 “人民组织” —— 农民协会、合作社、工会、还有以教会为基础的圣经学习小组（后来发展成为自助团体）等。这加剧了民主的威胁。

1980年2月，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罗梅罗（Oscar Romero，虽然名义上属于天主教会，但并没有得到梵蒂冈的支持）致信卡特总统，恳求他不要向统治该国的军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他说，这种援助将被用来 “加剧对人民组织的不公正和镇压”，而人民组织正在为 “最基本的人权尊严”而斗争（不用说，这对华盛顿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闻）。

几周后，罗梅罗大主教在做弥撒时被暗杀。人们普遍认为，新纳粹分子罗伯托·达布伊松（**Roberto d'Aubuisson**）对这次暗杀事件（以及其他无数暴行）负有责任。达布伊松是极右翼“国家革新联盟/ARENA”党的 “终身领袖”，该党目前统治着萨尔瓦多；该党成员，如萨尔瓦多现任总统阿尔弗雷多·克里斯蒂亚尼，必须歃血为盟，效忠于他。

十年后，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参加了纪念弥撒，许多外国主教也参加了弥撒，但美国却缺席了。萨尔瓦多教会正式提议将罗梅罗奉为圣人。

这一切在资助和训练罗梅罗刺杀者的国家几乎只字未提。纽约时报作为 “记录性的报纸”，在暗杀事件发生时和之后的几年里都没有发表任何社论，也没有关于纪念活动的社论或新闻报道。

1980年3月7日，也就是暗杀发生前的两周，萨尔瓦多进入戒严状态，针对民众的战争全面打响（美国继续提供支持并参与其中）。第一次大规模袭击是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军队在Sumpul河协调开展的军事行动中进行的大屠杀，至少有600人被屠杀。婴儿被砍刀砍成碎片，妇女被折磨并被淹死。之后几天里人们一直从河里捞出尸体的碎片。当时有教会观察员，所以消息立即传了出去，但美国主流媒体认为不值得报道。

农民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受害者，此外还有劳工组织者、学生、牧师或任何被怀疑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人。 在卡特执政的最后一年，即**1980**年，死亡人数达到约**10,000**人，**1981**年随着里根派的上台，死亡人

数上升到约 **13,000** 人。

1980年10月，新任大主教谴责了安全部队发动的 “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屠杀和种族灭绝战争”。两个月后，美国最喜欢的 “温和派”何塞·拿破仑·杜阿尔特被任命为军政府的文职总统，并称赞他们 “英勇地与人民并肩作战，反对颠覆”。

这位 “温和派”杜阿尔特的作用是在武装部队强奸并杀害了四名来自美国的修女之后，为军事统治者提供一张遮羞布，确保他们能够继续获得美国的资助。这在这里引起了一些抗议；屠杀萨尔瓦多人是一回事，但奸杀美国修女绝对是一个公关错误。媒体效仿卡特政府及其调查委员会的做法，对此事避而不谈、轻描淡写。

新上任的里根政府则更进一步，试图为这一暴行辩护，尤其是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和联合国大使珍·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但人们仍然认为值得在几年后进行一次作秀式的审判，同时为杀人成性的军政府开脱罪责 —— 当然，也为军政府的主谋开脱罪责。

在萨尔瓦多，有可能报道这些暴行的独立报纸都已经被摧毁了。虽然它们是主流报纸，亲商界，但对军方的口味来说，它们仍然被认为过于涣散。这个问题在 1980-81 年得到了解决，当时一位编辑被安全部队杀害，另一位编辑则流亡国外。像往常一样，这些事件被认为“太微不足道”，在美国报纸上不值一提。

1989年11月，六名耶稣会会士、他们的厨师和她的女儿被军队杀害。同一周，至少还有28名萨尔瓦多平民被杀害，其中包括一个主要工会的负责人、大学妇女组织的领导人、一个印第安农业合作社的 9 名成员和 10 名大学生。

新闻电讯发表了美联社记者道格拉斯·格兰特·米恩（Douglas Grant Mine）的一篇文章，报道了士兵们如何进入首都圣萨尔瓦多的一个工人阶级社区，抓获了六名男子，为了稳妥起见，又抓获了一名 14 岁的男孩，然后将他们一字排开，靠墙枪杀。他们 “不是神父，也不是人权运动人士”，米恩写道，“因此他们的死基本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 他的这篇报道也是如此。

杀害耶稣会士的是阿特拉卡特营，这是一支由美国创建、训练和装备的精英部队。该营成立于1981年3月，当时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学校向萨尔瓦多派遣了15名平叛专家。从一开始，该营就参与了大屠杀。一名美国教官形容该营士兵 “特别凶残....”。

1981年12月，该营参加了一次行动，在屠杀、强奸和焚烧的狂欢中，一千多名平民被杀害。后来，该营又参与了轰炸村庄的行动，并以枪击、溺水和其他方式杀害了数百名平民。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在谋杀耶稣会士前不久，阿特拉卡特营正在接受美国特种部队的训练。这是阿特拉卡特营存在以来的一贯模式 —— 一些最严重的屠杀都发生在该营刚刚接受完训练的时候。

在萨尔瓦多这个 “新生的民主国家”，年仅13岁的青少年被抓进贫民窟和难民营，被迫成为士兵。他们被灌输纳粹党卫军的仪式，包括施暴和强奸，为往往带有性暴力和撒旦色彩的杀戮做准备。

一名逃兵描述了萨尔瓦多军队训练的性质，尽管美国国务院要求将他送回萨尔瓦多，但他还是于 1990 年在得克萨斯州获得了政治庇护（美国国务院未公布他的姓名）。(为了保护他不被萨尔瓦多行刑队杀害，法庭隐去了他的姓名）。

据这名逃兵说，被征召入伍者的训练包括被迫咬断狗的喉咙、拧下狗的头来杀死狗和秃鹫，还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士兵们折磨和杀害可疑的持不同政见者 —— 撕掉他们的指甲、砍下他们的头、把他们的尸体剁成碎片，然后玩弄被肢解的手臂取乐。

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承认与阿特拉卡特营有关联的萨尔瓦多行刑队成员塞萨尔·维尔曼·霍亚·马丁内斯详细描述了美国顾问和萨尔瓦多政府参与行刑队活动的情况。布什政府不顾人权组织的恳求和国会关于听取他证词的要求，千方百计地让他保持沉默，并将他送回萨尔瓦多等待死亡。(耶稣会士暗杀事件的主要证人所受到的待遇与此类似）。

在萨尔瓦多工作的天主教神父丹尼尔·圣地亚哥（Daniel Santiago）在耶稣会杂志《美洲》上生动地描述了萨尔瓦多军事训练的结果。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位农妇回到家中，发现她的三个孩子、母亲和妹妹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每个人的头颅都被斩下，小心翼翼地放在尸体前面的桌子上，双手摆放在上面，“好像每个尸体都在抚摸自己的头颅”。

来自萨尔瓦多国民警卫队的刺客们发现很难将一个 18 个月大婴儿的头颅固定在原位，于是他们将双手钉在了上面。桌子中央摆放着一个装满鲜血的大塑料碗，很有品味。据圣地亚哥牧师说，这种恐怖的场面并不少见。

人们不是简单的死于行刑队之手 —— 他们会被斩首，然后头颅被挂在长矛上，用来点缀风景；男子不仅被萨尔瓦多警察开膛破肚，他们被割下的生殖器还被塞进嘴里；萨尔瓦多妇女不仅被国民警卫队强奸，她们的子宫还被割下盖在脸上；杀害儿童还不够，还要把他们拖到铁丝网上，直到皮开肉绽，而孩子的父母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圣地亚哥牧师指出，当教会开始组建农民协会和自助团体，试图将穷人组织起来时，此类暴力行为大大增加。

总的来说，美国在萨尔瓦多的做法是成功的。正如罗梅罗大主教所预言的那样，人民组织被摧毁殆尽。数万人被屠杀，100 多万人沦为难民 ……

https://files.libcom.org/files/1970-1990%20The%20war%20of%20counter-insurgency%20in%20El%20Salvador.pdf
https://www.scribd.com/doc/61002399/What-Uncle-Sam-Really-Wants-Noam-Chomsky

L·S·贝维通去世

[image] 人物/组织 L·S·贝维通

[image] 城市/地区 英国伦敦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28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895年11月28日，诗人、英国首批无政府主义者之一L·S·贝维通去世，享年50岁。彼得·克鲁泡特金是参加她葬礼的人之一。

以下是她的简短传记。

[image]

L·S·贝维通于1845年5月18日出生在巴特西圣约翰山的一个贵格会家庭。她父亲的职业被描述为“绅士”。她在八个孩子中排行老大，其中七个是女孩。她很小就开始写诗。

1882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诗集，不久后她前往德国，并于1883年与慕尼黑艺术家伊格纳兹·菲利克斯·古根伯格结婚。这段婚姻维持了不到 8 年，她于1890年返回伦敦。她开始频繁出入无政府主义者的圈子，并用婚前的姓氏重新开始了她的事业。

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贝维通认识了许多伦敦的无政府主义者，并被公认为无政府主义诗人。她可能是通过与夏洛特·威尔逊的会面结识无政府主义的，后者在1886年共同创办了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

她拒绝接受英国当时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信奉的炸弹和炸药战术，从1894年1月起，她与裁缝詹姆斯·托查蒂编辑的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副标题：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杂志）建立了联系。她为该报以及其他无政府主义报纸（如艺术家丹蒂·加布里埃尔·罗塞蒂的两个年轻侄女海伦和奥利维亚编辑的《火炬》）撰写了许多文章和诗歌。她参与了建立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联盟组织的工作，并为该组织撰写了《无政府主义宣言》，该宣言于1895年5月1日发布（该联盟似乎存续时间不长）。她将路易丝·米歇尔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翻译成了英文，并且是作者的好朋友。

1895年，50岁的贝维通依然活跃，但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多年来一直受到心脏病的困扰。这一年，她勉强为《自由》杂志撰写了一些文章，并为自由出版社出版了她最后一部诗集。

1895年11月28日，她因臌胀和心脏二尖瓣疾病在莱切米尔去世。她的老战友詹姆斯·托查蒂、克鲁泡特金和罗塞蒂姐妹等人出席了葬礼。虽然她的诗歌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产物，但她撰写的文章和小册子仍然值得一看，她在这些文章和小册子中强烈主张无政府主义。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10044#%26map=9/51.5481275900/-0.2294440950

伦敦妇女大游行

[image]	人物/组织	女性
[image]	城市/地区	英国伦敦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28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92年11月28日，伦敦4,000名妇女举行游行，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

当局不允许可以队伍使用电力，导致无法打开音响系统，演讲者被迫用喇叭筒大声讲话。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10049#%26map=9/51.5080370000/-0.1281410000
https://www.geocities.com/pract_history/ECN/violence.html

[image]

奥罗拉·萨姆森被捕

[image]	人物/组织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科罗拉多州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28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27年11月28日，世界产业工人工会活动家、咖啡馆工人奥罗拉·萨姆森（Aurora Samson）在科罗拉多州沃尔森堡被警察逮捕。这只是她因帮助该地区采矿工人组织起来争取更好的薪酬和条件而被捕的数起事件之一。

萨姆森最终被释放出狱，但她随后很可能受到了威胁，被迫离开小镇。她搬到了洛杉矶，并再次活跃在 IWW 中。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1108000703/http://historyisrevolting.com/unions/red-is-her-color-aurora-samson-rank-and-file-wobbly-organizer/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7933#%26map=9/37.6241650000/-104.7809220000

作为机密的壳牌公司气候变化报告

[image] 人物/组织 能源巨头

[image] 城市/地区 英国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28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1985年11月28日，一份在壳牌石油公司内部流传的文件中写道：

「过去 100 年来全球一直在变暖，0.5 度的升温是二氧化碳积聚的结果，未来 40 年我们将看到进一步 1-2 度的升温......这种升温幅度将超过过去 1000 年中的任何变化......过去 100 年来，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约 15 厘米......到 2050 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的不确定性范围为 20-120 厘米"。

该报告是壳牌公司1988年就温室效应问题撰写的一份内容广泛的内部机密报告的一部分，该报告表明，至少从1981年起，壳牌公司就意识到气候变化是人为的，燃烧化石燃料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而且气候变化将带来灾难性影响。

尽管如此，几十年来，该公司一直掩盖自己的研究结果，赞助虚假的公共研究，试图否认气候变化，并与政府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任何尝试作斗争。

[image]
Shell and Exxon's secret 1980s climate change warnings | Benjamin Franta
Benjamin Franta: Newly found documents from the 1980s show that fossil fuel companies privately predicted the global damage that would be caused by their products.
[image]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climate-consensus-97-per-cent/2018/sep/19/shell-and-exxons-secret-1980s-climate-change-warnings
[image]
1988 Internal Shell Report "The Greenhouse Effect"
1988 Shell report covers its knowledge about climate science, role in driving CO2 emissions, and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ponses to a warming world.
[image]http://www.climatefiles.com/shell/1988-shell-report-greenhouse/

[image]

阿鲁巴石油工人罢工

[image]	人物/组织	钢铁工人联合会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荷兰、阿鲁巴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28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2006年11月28日，荷兰阿鲁巴属地瓦莱罗炼油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福利。

约385名工人（约占工人总数的一半）是钢铁工人联合会的成员，他们参加了罢工。

尽管有一半的工人继续上班，但罢工的势头依然强劲，最终在12月4日，公司同意大幅加薪，并提供更好的养老金和保险福利。

次日，工人们重返工作岗位。

[image]
Aruba renews initiative to restart San Nicolas refinery
The Aruban government and its wholly owned Refineria di Aruba NV have initiated the process to attract a new operator, as well as new investors, for former Valero Energy Corp....
[image]https://www.ogj.com/refining-processing/refining/article/14178873/aruba-renews-initiative-to-restart-san-nicolas-

refinery
Aruban oil workers strike for new contracts, 2006 | Global Nonviolent Action Database
In 2004, Valero, the largest independent oil refiner in the United States, bought a refinery plant on the coast of Aruba. The workers of the refinery were a part of the Independent Oil Workers Union of Aruba. In September 2006, they signed an agreement to become members of the United Steelworkers International Union. At this time, Jay Jeffries, the lead negotiator from the United Steel Workers, met with Ray Buckley, vice president and general manager of the refinery, to discuss a new contract for the refinery workers.
[image]https://nvdatabase.swarthmore.edu/content/aruban-oil-workers-strike-new-contracts-2006

[image]

Antifa活动家进攻布莱顿法西斯会议

[image] 人物/组织		国民阵线、62集团、北方联盟
[image] 城市/地区		英国英格兰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28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71年11月28日，由激进的犹太反法西斯活动家组成的 62集团的成员在英国布赖顿的皇家馆酒店捣毁了极右翼“北方联盟”的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前德国党卫军军官和“民族阵线”成员。

几名法西斯分子被送进了医院，Antifa引爆了烟雾弹，从而得以撤离。

https://files.libcom.org/files/Antifa,%20The%20Anti-Fascist%20Handbook.pdf
https://files.libcom.org/files/62_group.pdf

[image]

英国军队入侵斯凯岛

[image]	人物/组织	高地土地联盟
[image]	城市/地区	英国苏格兰斯凯岛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28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884年11月28日，英国军队进军格伦代尔，结束了赫布里底群岛的土地起义。

两年来，贫困的佃农们在苏格兰大陆海岸外多山的斯凯岛发动了大规模起义。

起义者拒交租金。在夜间砍断围栏。占用土地。推倒电线杆。用巨石堵塞道路。

男女老少的起义者正面抗击政府官员。

最终，1884年11月，英国政府授权发动军事入侵。

战地记者来到斯凯，报道说佃农们正在组建一支军队与海军陆战队作战，乌伊格周围的佃农也确实派出哨兵监视船只的到来。但与此同时，维稳工作者正在岛上巡视，敦促最激进的佃农不要进行武装抵抗。

11月17日上午，当三艘船和350名海军陆战队员抵达时，入侵者看到的是一片安宁的景象。

当第一批70名海军陆战队员被派去保护乌伊格的警察时，这些船只以入侵队形原地待命。

一名通讯员急于报道，“一位老妪”对着士兵“咯咯大笑”，但他所能报道的混乱程度仅此而已。

占领持续了七个月，但没有开过一枪。

1885年士兵离开后，起义重新开始，但它逐渐发展成为一场议会斗争：1884年，选举权扩大到所有年租金在 10 英镑以上的男性，其中包括许多较富裕的佃农。

在1885年的大选中，土地联盟在高地选出了五名“佃农候选人”，其中四人当选。1886年，政府同意通过法律确保土地保有权和共同放牧权。

https://files.libcom.org/files/The%20Hebridean%20Land%20Revolt.pdf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10043#%26map=9/57.4506030000/-6.6728020000

[image]

亨利·李斯特被谋杀

[image]	人物/组织	黑人农民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密西西比州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28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03年11月28日晚，一伙白人至上主义者杀害了密西西比州林肯郡的黑人农民亨利·李斯特。

不久后该地区的另一位黑人农民伊莱·希尔森（Eli Hilson）也被杀害。

这些杀人事件是所谓的“白帽”（Whitecaps）种族主义暴力和恐吓运动的一部分，他们想要结束黑人在美国南方的土地所有权。

杀戮发生后，林肯郡的大部分黑人被迫逃离。

与此同时，劳工代理人召集并收买了一批暴徒，对黑人农民进行恐吓，以威胁他们离开自己的土地，让他们到白人地主的种植园去工作。

这种种族主义恐怖主义与法律手段一起，成功地大幅减少了黑人拥有的土地数量，1910年至1997年间，黑人共失去了约 90% 的农田。

https://features.propublica.org/black-land-loss/heirs-property-rights-why-black-families-lose-land-south/

法耶·舒尔曼的生日

[image] 人物/组织 法耶·舒尔曼

[image] 城市/地区 波兰/白俄罗斯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28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舒尔曼与她的部队在树林里练习射击

1919年11月28日，法耶·舒尔曼 (Faye Schulman) 出生于波兰‘列宁 Leninas’（即现在的白俄罗斯境内），她是一名摄影师和犹太抵抗游击队员。

1942年，纳粹在 Leninas 犹太人区杀害了1850名犹太人，法耶和另外25人是仅剩下幸存者，她被迫拍摄并冲洗了大屠杀的照片。她暗中为自己复制了这些照片。她很快逃了出来，并加入了游击队抵抗组织，担任战士和护士。

在跟随部队突袭Leninas 时，舒尔曼设法取回了自己的照相设备，然后开始记录抵抗运动，并悄悄冲洗照片。

> “我想让人们知道这里曾经有过抵抗。犹太人并没有像绵羊一样任人宰割。我是一名摄影师。我有照片。我有证据。”

舒尔曼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后移居加拿大。最终于2021年4月24日去

世，享年 101 岁。

A Partisan's Memoir: Woman of the Holocaust | Schulman, Faye | download on Z-Library
Read online or download for free from Z-Library the Book: A Partisan's Memoir: Woman of the Holocaust, Author: Schulman, Faye, Publisher: Second Story Press, ISBN: 9780929005768, Year: 1995, Language: English, Format: EPUB, Filesize: 959 KB
[image]https://z-library.sk/book/27721381/b70cb7/a-partisans-memoir-woman-of-the-holocaust.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1/05/28/world/europe/faye-schulman-dead.html

宗号船大屠杀

[image]	人物/组织	非洲奴隶
[image]	城市/地区	英国、牙买加、加纳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29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781年11月29日，英国运送奴隶的船只“宗号船”上133名非洲奴隶遭到残忍杀害。

这艘船当时正从阿克拉驶往牙买加，船上共有442名奴隶，其中约60人死于虐待。

11月29日，该船开始谋杀一些幸存的被奴役者，以便船主的保险公司能够赔偿他们的“损失”。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132人被扔进大海，另有10名反抗者选择自杀身亡。

大副声称，他们缺水，如果不杀死一些非洲人，所有非洲人都会死。然而，这艘船在抵达牙买加时仍有大量的水。

保险索赔最终在英国法院以失败告终。

在这个案件中，被杀死的人只是被视为像木材或谷物一样的“财产”。

奴役者提出的损害赔偿要求被驳回，因为法院裁定船员的疏忽应承担责任。这一判决后来被推翻，但没有证据表明随后的法庭诉讼及其结果。

此案激起广泛的愤怒，促使英国国内支持废除奴隶贸易的呼声大增。

1787年，英国成立了废奴协会。

The Zong case study
Understanding Slavery
[image]http://archive.understandingslavery.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73&Itemid=236.html
https://www.blackpast.org/global-african-history/zong-massacre-1781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services/aop-cambridge-core/content/view/B94B605F1EDD131DD125DB6CB73DFA89/S0020859012000491a.pdf/div-class-title-a-chain-of-murder-in-the-slave-trade-a-wider-context-of-the-span-class-italic-zong-span-massacre-a-href-fn2606-ref-type-fn-a-div.pdf

沙溪大屠杀

[image]	人物/组织	黑壶 (Mo'ohtavetoo'o)、美国陆军
[image]	城市/地区	科罗拉多州基奥瓦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29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描述黑壶被杀的插画

1864年11月29日，美国军队袭击了在美国国旗下安营扎寨的夏安人和阿拉帕霍人的和平集会，即著名的沙溪大屠杀（注：种族灭绝和性暴力的生动描述）。

美国承认夏安人和阿拉帕霍人拥有大片土地，这些土地覆盖了今天科罗拉多州、内布拉斯加州、怀俄明州和堪萨斯州的部分地区。但在该地区发现金矿后，定居者侵入这片土地进行开采，最终政府强迫土著人签署了一项新条约，放弃了**90%**以上的土地。

一些酋长认为新条约是一种背叛，不予理睬，但 Mo'ohtavetoo'o（黑壶）和他的夏安族和阿拉帕霍族部落却希望和平高于一切，因此签署了新条约。他们先是按照美国的指示搬到了莱昂堡，然后又按照政府的指示搬到了大桑迪河。

尽管他们按照指示做了一切，甚至在政府指定的营地上方悬挂了美国国旗和投降的白旗，但还是有多达900名士兵在战士们外出打猎时袭击了他们。士兵们屠杀了多达170名或更多手无寸铁的人，其中大部

分是妇女和儿童，对他们严刑拷打，然后剥下头皮，肢解受害者，并割下妇女的生殖器，将其绑在帽子上。

罗伯特·本特（Robert Bent）在《纽约论坛报》上报道说，他 "看到一名妇女躺在河岸上，她的腿被打断了。一名士兵拔出军刀向她走来。她举起手臂保护自己；士兵一击，砍断了她的手臂。她翻了个身，举起另一只胳膊；他又一击，砍断了她的胳膊，然后他离开了，没有杀死她。我看到一个sq**w(对北美土著女性的歧视性称呼)被割开肚皮，一个未出世的胎儿躺在她身边"。与此同时，当地一家报纸赞扬了这一“辉煌的武装壮举”，并称士兵们“为自己争了光”。

https://map.workingclasshistory.com/?event=10129#%26map=9/38.5477080000/-102.5063500000

海地独立宣言

[image] 人物/组织	让·雅克·德萨林、亨利·克里斯托夫、奥古斯丁·克莱尔沃
[image] 城市/地区	海地自由堡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29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由 January Suchodolski 创作的画作，描绘了在法国服役的波兰军队与海地叛军之间的斗争

1803年11月29日，让·雅克·德萨林、亨利·克里斯托夫和奥古斯丁·克莱尔沃 —— 海地革命领袖在道芬堡（今自由堡）宣读了海地的第一份独立宣言。

CLR James 的这本书是对革命的批判性描述：

files.libcom.org
https://files.libcom.org/files/The%20Black%20Jacobins%20-%20James,%20C.L.R_.mobi
https://files.libcom.org/files/TheBlackJacobinsCLRJames.pdf

联合国分治计划

[image]	人物/组织	联合国
[image]	城市/地区	英国、俄罗斯、巴勒斯坦、以色列、斯洛伐克、捷克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29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181号决议，建议将巴勒斯坦划分为独立的犹太人国家和阿拉伯国人国家。

尽管当时阿拉伯人占人口的近70%，而犹太人拥有的土地不到7%，但联合国仍建议将56%的土地交给犹太人国家。

尽管阿拉伯国家以及包括古巴和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投了反对票，但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都投了赞成票，其中包括美国、苏联、南非、加拿大以及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英国、南斯拉夫和中国等10个国家投了弃权票。

在听到投票结果宣布后，巴勒斯坦人走上街头，发起总罢工，并爆发了起义。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团体袭击了阿拉伯村庄，一场全面战争很快打响。**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独立后，战争升级。

美国和英国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苏联则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到1949年，以色列赢得了战争，迫使 72.5 万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并征服了77% 巴勒斯坦土地。

联合国随后通过了第194号决议，呼吁给予难民返回家园的权利，或对选择不返回的难民给予补偿。

1967年爆发另一场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历史上巴勒斯坦的其余部分，又将30万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

从那时起，以色列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各地建造了数百个非法定居点，目前居住着70多万人。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武装袭击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联合国在截至2023年的十年中记录了3372起定居者暴力袭击事件。与此同时加沙自2007年以来一直被封锁，导致至少100万居民没有足够的食物。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c3b?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cfd?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f45?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1ef?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342?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fbe?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a81?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image]
UN Partition Plan, 29 November 1947
Highlight - Paving the Way to the Impending Nakba - On 29 November 1947,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Resolution 181 recommending the partition of Palestine into Jewish and Arab states (along with...
https://www.palquest.org/en/highlight/159/un-partition-plan-1947
https://www.palestineremembered.com/Acre/Maps/Story573.html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ewish-and-non-jewish-population-of-israel-palestine-1517-present
https://www.un.org/unispal/document/human-rights-council-

hears-that-700000-israeli-settlers-are-living-illegally-in-the-occupied-west-bank-meeting-summary-excerpts/
[image]
Mapping Israeli occupation
Thirteen maps explain how Israel's military control over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ffects every aspect of their lives.
[image]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5/18/mapping-israeli-occupation-gaza-palestine
[image]
The Gaza Strip | The humanitarian impact of 15 years of blockade - June 2022
In June 2007, following the military takeover of Gaza by Hamas,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significantly intensified existing movement restrictions, virtually isolating the Gaza Strip from the rest of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oPt), and the world. This land, sea and air blockade has significantly exacerbated previous restrictions, limiting the number and specified categories of people and goods allowed in and out through the Israeli-controlled crossings. Prior to the Second Intifada in 2000, up to half a million exits of people from Gaza into Israel, primarily workers, were recorded in a single month. For the first seven years of the blockade, this number declined to just over 4,000 on average, rising to 10,400 monthly over the next eight years. So far in 2022,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have approved only 64% of patients' requests to exit Gaza mainly for specialized treatment in the West Bank, including East Jerusalem, by the time of the scheduled medical appointment. In previous years, patients have died while awaiting a response to their application. The Egyptian authorities closed the Rafah border crossing with Gaza for long periods after 2014 following political unrest in Egypt. Rafah has been mostly operational since mid-2018, and was open for 95 days out of 151 in the first five months of 2022. After the blockade, the number of truckloads of commercial goods exiting Gaza dropped significantly to only two truckloads on average per month in 2009. Following the 2014 escalation of hostilities, commercial transfers from Gaza to the West Bank resumed, and from March 2015 exports to Israel also resumed. In August 2021, exports to Egypt started for the first time, boosting the monthly average of exports to 787 in the first five months of 2022. Pre-blockade, the average monthly high was 961. The volume of truckloads entering Gaza in the first five months of 2022,

around 8,000 per month, was about 30% below the monthly average for the first half of 2007, before the blockade. Since then, the population has grown by more than 50%. Israeli forces have largely restricted access to areas within 300 metres of the Gaza side of the perimeter fence with Israel; areas several hundred metres beyond are deemed not safe, preventing, or discouraging,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Israeli forces restrict access off the Gaza coast, currently only allowing fishermen to access 50% of the fishing waters allocated for this purpose under the Oslo Accords. Unemployment levels in Gaza are amongst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the Q1 jobless rate in 2022 was 46.6%, compared with an average of 34.8% in 2006. Youth unemployment for the same period (age 15-29) stands at 62.5%. (PCBS) 31% of households in Gaza have difficulties meeting essential education needs such as tuition fees and books, due to lack of financial resources. 1.3 million out of 2.1 million Palestinians in Gaza (62%) require food assistance. At its current operating capacity, the Gaza Power Plant can only produce up to 80 megawatts (MW), supplemented by 120 MW purchased from Israel, meeting about 50% of the electricity demand in Gaza (400-450MW). In 2021, rolling power cuts averaged 11 hours per day. 78% of piped water in Gaza is unfit for human consumption. [image]https://www.unicef.org/mena/documents/gaza-strip-humanitarian-impact-15-years-blockade-june-2022



Timeline: the humanitarian impact of the Gaza blockade | Oxfam International

2018 marks 51 years since the occupation of the Palestinian Territory and 11 years of the Gaza blockade. Both the occupation and the blockade affect every aspect of life for Palestinians – they dictate where they can live and study, and whom they can marry. [image]https://www.oxfam.org/en/timeline-humanitarian-impact-gaza-blockade

https://www.nycgovparks.org/parks/flushing-meadows-corona-park/history

“斯温暴动”

[image]	人物/组织	农场工人
[image]	城市/地区	英国英格兰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29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Captain Swing* 信件示例

1830年11月29日，“斯温长官”农场工人为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工作机会，在多塞特郡斯托尔普罗沃斯特袭击了一名农场主和警察。

一些人被捕并被带到沙夫茨伯里，但当地同情斯温的人释放了这些囚犯。

夜幕降临之前，其他五个城镇也发生了起义。

“斯温长官”是一个虚构的叛军领袖，工人们以他的名义寄出了讨薪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6%B8%A9%E6%9A%B4%E5%8A%A8#%E4%BA%8B%E4%BB%B6%E9%81%8E%E7%A8%8B

西雅图：美国第一次反“全球化”起义？

[image] 人物/组织 世贸组织、无政府主义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华盛顿西雅图

[image] 日期 2024年11月30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1999年11月30日，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因大规模抗议活动而中断。

抗议者封锁了会议周围的街道，试图阻止会议举行。警察以野蛮的暴力手段反击封锁，市中心爆发骚乱，成为全球头条新闻。

此次起义引发了全球抗议浪潮，带来了新世纪的“ 反资本主义 ”或“ 反全球化 ”运动 。

以下是十年后对这场起义的反思。

[image]

1970年至1973年间，街头群众政治在美国消失了。现在回过头来看，1964年至1970年这段时间显然不是“革命前形势”，但任何作为活动家且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如果认为那是“革命前形势”都可以被原谅。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也都有同样的错误判断。1964年至1968年

的城市黑人反叛、1966年至1973年的工人阶级野猫起义（通常由黑人工人领导）、美军在印度支那的溃败、“学生”和 “青年”的反叛，以及激进的女权运动、酷儿运动和生态运动的出现，都是社会大地震的征兆。在 “六十年代”结束**30**年后的今天，无论对左派还是右派来说，“六十年代”仍像大火后的硝烟一样笼罩着美国社会。

1973-75年的 “石油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结束了那个时代，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革命运动从那时起就一直在收缩和重组。如果说美国的衰退似乎比欧洲更深，那只是因为美国资本是拆除旧凯恩斯主义“社会契约”的先锋，而欧洲仍然处于拆除的中途。1990-91年反对海湾战争的行动和1992年的洛杉矶起义虽然短暂地打断了美国公开斗争的低潮，但几乎没有逆转，它表达了世界资本重组中阶级阵线的巨大“重组”。许多以前成功的斗争形式，尤其是野猫式罢工，几乎已经消失殆尽。六十年代的运动在情感上是国际主义的，但在实践中却很少超越国家框架。无论人们对 “全球化”的现实有多少争议，长期以来，即使是公开的改良派也清楚，任何有意义的战略，即使只是日常意义上的战略，从一开始就必须是国际性的，或者更好地说是 “跨国”的，这样才能赢得任何值得谈论的东西。“放眼全球，立足本地"听起来似乎是一个解决方案，但其实际结果通常就像是在泰坦尼克号甲板上重新摆一遍那些椅子。

与今天相比，一些美国和中国的工人在20世纪20年代时的意识可能更激进些，甚至在言辞上更具有国际主义精神，但今天的条件迫使他们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不可想象的方式在实践中将国际主义具体化了。对全球战略必要性的认识由来已久，而且非常普遍，但要将其付诸实践却极为困难。政策研究所等机构的改良派在少数资本家的支持下，正在努力发展类似于 “全球凯恩斯主义”和 “全球福利国家”的东西，只要能解决 “武装人员的独立机构” - 主权民族国家 - 这个尚未完全消失的小问题。与此同时，自1993年以来，“中间派”克林顿政府推动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东盟协定和福利制度的解体，这是对美国劳动人民的一系列攻击，这些事如果是 “右派”所为，肯定早就遭到街头抗议了。它实现了全球主义者所要求的一切。

美国工人对这种情况的反应是矛盾的。长期以来，美国工人中一直存在着某种强烈的保护主义情绪：“买美国货”、“拯救美国的工作”、“把你的丰田车停在东京”、支持反移民立法、偶尔针对亚洲人的暴力行为、卡车司机工会卑鄙的反墨西哥宣传、USW（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反倾销运动，或者布坎南的“美国堡垒”的工人阶级选民基

础，都是这方面丑陋的例子。在这一切之外，最终还隐藏着一种情绪：解雇“外人”，或者不雇佣“别人”，就能保住“我”的工作，更不用说反亚洲人、反拉丁裔的种族主义了。许多工人同情受进口产品困扰的雇主，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巨大让步。另一方面，UAW（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等传统工会以及“劳工笔记”（Labor Notes）等值得尊敬的改革派反对派团体也做出了一些认真的尝试，与墨西哥、亚洲和欧洲的工人（通常是行业内的工人）建立联系，但这些尝试都是在工会的框架内进行的，而且往往是在法团主义的框架内进行的。在美国和墨西哥的汽车业中也有一些协同罢工行动，或者美国和日本工人的普利司通-凡士通运动。但所有这些行动都严格受制于工会官僚的某些派别，无论在位与否，都代表着行业工会改良主义向世界范围的延伸。

在美国，包括在一些美国工人中间（在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1995年“快速通道”立法的运动中浮出水面），存在着对另一种国际主义的渴望，这种渴望不同于全球主义统治阶级或毫无疑问地接受资本主义框架的官方工会主义者的胆怯行动所提供的那种国际主义。

如果世界经济对于工人来说已经成为一场“负和博弈”，一场“逐底竞争”，就像现在这样，那么“另一种国际主义”就意味着创造一种“正和博弈”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中，工人可以在“阶级为自身”的基础上具体地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这种斗争的方式可以是含蓄的，也可以是明确的，承认美国和中国、日本和孟加拉国、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的劳动人民在利益上的实际一致性。社会和自然一样憎恶真空，如果没有这种视角，保护主义者和/或反保护主义者、国际主义改良主义者就会蜂拥而至，促成新一轮反工人阶级的重新洗牌，就像博尔迪加曾经说过的，资本主义“永远不可能是一个整体的总和”。

从革命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对西雅图事件持怀疑态度。美国的参与者，无论是工会队伍还是直接行动团体，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而在这个国家，有色人种目前已占总人口的 30%。“公平贸易，而非自由贸易”的口号当然可以被那些（有许多）希望这样做的人视为/作为保护主义的略加掩饰的变种。由跨国公司任命的小集团推翻国家劳动和环境法律及协议的现实前景激活了示威者的主要神经，但在这种敌意的背后，对一些人来说，是中国官僚拥有这种影响力的想法。钢铁工人将外国钢铁扔进西雅图港口，还有人举行了反对外国进口的“西雅图茶党”，而中国显然是主要目标。很少有人像他们那样大声质疑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工人的负面影响，而他们显然无法出席。

自始至终，工会官僚机构始终牢牢控制着工人队伍（他们决心并成功地实施了自己的计划，即只举行一次和平的、有纪律的、没有威胁性的游行，区别于直接行动团体中的“疯子”，甚至对后者的努力无动于衷），几乎没有工人对这种控制提出严肃的挑战。劳联-产联斯威尼领导层的敌意显然来自于对最近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的协议的“背叛” 感。西雅图会议的失败使民主党摆脱了在大选年大力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嫌疑，而美国工人联合会和卡车司机工会显然都选择了保护主义。克林顿对示威者权利的溢美之词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尤其是当人们知道在第一天警方失去控制时，高层的强大势力推动了严厉的镇压，而伪装成示威者的美军情报官员则带着隐蔽的身体相机和全套技术电子化的“新范式”监视国家装备到处活动之后。在我所居住的波士顿地区，“后西雅图”组织的大部分活动都带有更加明显的保护主义目的，提出了 “不要再向墨西哥提供任何美国工作” 等令人厌恶的口号。

然而，尽管西雅图会议可能包含了各种 “不均衡”、狭隘或纯粹反动的（“布坎南主义”）意识，但我们不得不将其视为一次突破。由于官方对所发生的一切明显缺乏准备，因此出现了一个不可重复的奇特现象（再也不会有任何国际贸易峰会在如此缺乏严厉镇压准备的情况下在任何地方举行），这恰恰是对未知和意外因素的开端，而这种未知和意外因素的特点是，当权力暂时 “掌握在街头”时，无论是国家、工会还是 “左派”，都无法控制局面。在**24**小时内，西雅图就打破了过去**20** 多年来在国际经济问题上一直被容忍的“一言堂”。

数百万从未听说过世界贸易组织的人，比几十年的和平反对和智囊团的喋喋不休更彻底地了解了它是什么，它在做什么。即使是极力推行保护主义的美国工人，也与来自 100 个国家的积极分子（包括工人积极分子）一起走上街头，不得不面对 “外国进口产品”生产者的人性面孔，这种情况以前从未以如此大的规模出现过，更不用说是在如此公开的情况下了（相对于乏味的官僚代表团国际工会会议而言）。卡车司机、酷儿战士和树木保护者被聚集在一起，并以前所未有的（对美国而言）规模进行了交谈。

🎬

西雅图事件为那些看似抽象的力量的反对者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目标，这些力量使得长期以来在适当的层面采取严肃的行动变得如此困难。在我从亲历者那里听到的描述中，以及在我能够收集到的材料

中，有一种自六十年代以来在美国从未有过的、在激烈对抗中对资本和国家力量的自发觉醒的真正气息，是一种在群众在运动中对费尔巴哈第十一论的真理的真正证明，即古典唯物主义“不把感性活动理解为客观的”。

西雅图的绝大多数示威者，特别是直接行动队伍中的示威者，在六十年代结束时还没有出生或者还是孩子，此前他们从未在任何地方以这种方式在街头体验过自己的力量。对于少数仍自诩为革命者的六十年代的积极分子来说，第一次被棍棒殴打、第一次被催泪弹袭击、第一次看到警察对被关押在拘留室中的人发狂、第一次具体体验到当国家在对抗环境中撕碎资产阶级“权利”时，它们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听起来可能是老生常谈，但却是不可逆转的跨越门槛的经历，是对集体力量和那些以压制集体力量为己任的人的角色的不可替代的体验。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无论他们是出于何种意识或意图来到西雅图，都不会再是原来的他们了。

在西雅图和西雅图起义之后一些人所体验到的“一切都不再一样”的短暂的开端，如果没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的战略、即将对中国奴隶劳动或印度童工的批评与对美国血汗工厂和监狱劳工如雨后春笋般扩散的实际批评结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就会很快再次关闭（正如洛杉矶骚乱或1995年12月法国罢工浪潮的开端一样昙花一现）。涵盖工人阶级最受压迫阶层及其盟友的视角始终是防止本位主义（包括激进的本位主义）的保障，因为本位主义会为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重新洗牌创造条件，就像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发生的那样。

自从“1973”结束了在一家工厂的车间里采取有意义的“野猫式”直接行动的时代以来，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一直在摸索新的具体战场，除了无休止地输掉反对关闭工厂和裁员的地方战斗，或者要求裁员实际上发生在“其他地方”的赤裸裸的反动战斗之外，还可以进行一些具体斗争的场域。资本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大大增强，他们向世界工人阶级发起了一场进军，25年来的失败和自卫斗争至今仍未克服这一点。如果西雅图确实是一个积极的转折点，历史确实最终在这个转折点上发生了转折，那么它只能是在巩固和大大扩展这一地形的道路上。

[image]

机会窗口和新的危险：叙利亚内战再起

[image]	人物/组织	阿萨德、沙姆解放组织、叙利亚国民军、叙利亚民主军
[image]	城市/地区	叙利亚、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美国
[image]	日期	2024年12月1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从叙利亚西部和东北部看这场冲突

- Table of Content

  叙利亚西北部发生了什么？
  来自罗贾瓦的观点
  附 ——
  伊朗无政府主义战士传记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附：IYP12月10日更新 ——
  附：IYP12月11日更新 ——

**Hey friend listen, I know the world is scary right now, but
the future is never certain and it will be determined by how hard we fight for a loving world today.**

巴沙尔·阿萨德的倒台表明，任何武力都无法永远冻结历史。

每个专制政权都会垮台。但它们是否会被其他专制政权所取代？将取决于它们如何垮台。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建立多民族、横向的革命运动，以便在未来的变革中发挥作用。

来自不同背景和阶层的普通叙利亚人参与下一阶段革命的程度越高，革命受金钱、武器和叙利亚境外议程支配的程度越低，革命的血腥程度就可能越低。

当数百万被迫逃离叙利亚的难民踏上归途时，希望他们也能参与其中。

感谢每一位不为独裁者而战的士兵。愿他们的抵抗能反过来激励其他人，不要为不值得的事情杀人或送命。

烧毁每一座监狱。

推翻每一个压迫者。

[image]

自2020年以来，叙利亚内战基本处于胶着状态，原因是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美国在不同程度的支持下，各派别之间的力量平衡岌岌可危。然而，在过去的几天里，反政府武装 “沙姆解放组织(HTS)” 利用伊朗和真主党被与以色列的冲突所束缚、同时俄罗斯在乌克兰分心的机会，攻占了阿勒颇，并加强了对巴沙尔·阿萨德独裁统治的打击。

阿萨德造成了数十万人的死亡，他的倒台 固然值得欢迎 ， 但这一事

态发展本身也带来了新的危险 。

众所周知叙利亚局势错综复杂，同样的事件从不同的视角看可能大相径庭。为了对现实情况进行多角度分析，本文将介绍来自叙利亚西部的被流亡的革命者的观点，以及来自叙利亚东北部地区罗贾瓦（Rojava）无政府主义者的报告。

[image] 阿勒颇，2024年

叙利亚西北部发生了什么？

这里是叙利亚小酒馆项目（Cantine Syrienne de Montreuil）声明的译文，该
叙利亚革命参与者建立。您可以在这里阅读两年前对他们的采访。

由各种 “反叛” 团体（圣战分子、伊斯兰主义者、土耳其麾下的雇佣军等）组成的联盟，于近日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攻势，以打破叙利亚政权及其盟友对伊德利卜市的包围，并对其凶残的攻击作出回应。此次行动重新夺回了阿勒颇（叙利亚第二大城市）及周边地区的领土控制权。

此次攻势是在以色列的袭击导致伊朗政权和真主党陷入动荡之后发动的。伊朗控制的民兵长期以来一直是阿萨德的盟友，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他们继续对叙利亚的反叛地区进行猛烈攻击。甚至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策划的寻呼机袭击之后，真主党也袭击了伊德利卜（2024年9月20日和23日），然后将部分部队撤回黎巴嫩。

[image] 伊德利卜的抗议活动

在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危机和经济背景下，“叛军”组织的军事行动迫使数百人离开最近落入其控制的地区（因为害怕遭到报复），但也使数百名流离失所者经过多年的分离和在难民营中的艰苦生存之后，得以返回自己的土地和家园，见到自己的家人。

多年前，阿勒颇已经从阿萨德政权手中解放出来，并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由居民自治管理，之后在俄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

支持下重新落入阿萨德政权之手。经过残酷的围困、无情的轰炸，21000名平民丧生，城市东部几乎被完全摧毁，阿勒颇的沦陷标志着叙利亚革命在军事上的决定性失败。

[image] “我们会回来的！” - 在阿勒颇落入政府手中时，平民撤离协议签署第一天，残垣断壁上的涂鸦。

今天，我们只能欣喜地看到叙利亚政权的部队被迫逃离阿勒颇：被拘留者从监狱中获释，阿萨德家族的雕像被推倒，[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被击毙的真主党最高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或[被击毙的伊朗军事官员卡西姆]苏莱曼尼的肖像被撕成碎片。但我们要清楚，在被这些军事组织（无论是圣战分子还是所谓的“温和派”）“解放”的地区，叙利亚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

这次行动虽然是在叙利亚决定和协调的，但如果没有土耳其的开绿灯，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而土耳其本身似乎也被攻势的规模压得喘不过气来。面对现实吧，很少有人再相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叙利亚人民的“朋友”。土耳其屠杀叙利亚和其他地区的库尔德人，组织强行驱逐叙利亚难民，多年来一直试图与阿萨德实现关系“正常化”，利用叙利亚战士充当雇佣军以谋求地缘政治利益，更不用说镇压所有国内异议人士了。

至于伊斯兰组织，他们的权力多年来一直受到其控制地区平民的质疑。2024年，伊德利卜发生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统治该飞地的“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Cham，简称 “HTC”）领导人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Abu Mohammad al-Joulani）下台。由于没有民众授予的合法性，**“HTC”**以武力进行统治；它未能实现**2011**年革命的希望。叙利亚人奋起反抗阿萨德的暴政，为自由生活做出了巨大牺牲，但从长远来看，他们不可能生活在像**HTC**这样的组织的统治之下。

[image] “朱拉尼＝阿萨德”

这是一种苦涩而模糊的快乐。许多事情仍不确定。人道主义灾难的后果很可能继续加深。叙利亚政权及其盟友加强了对 “叛军”已控制地区和刚刚夺回地区的攻击。由于缺乏资源和人员，阿勒颇的医院已经不堪重负。我们仍然不知道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抵抗轴心”的支持者将永远卷土重来，他们将打着反对以色列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幌子，再次粉饰杀害

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并使他们流离失所的屠夫。

在所有这一切噩梦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革命和民族自决的可能性。外国势力用我们的鲜血来把玩他们的影响力，伊斯兰民兵则只会用武器说话，在这两者之间，野蛮的武力和地缘政治算计将暂时决定我们的未来。形势并不乐观，但政权垮台仍是国家变革的先决条件。人民一再希望政权垮台。

自由的叙利亚万岁！
加沙万岁！巴勒斯坦万岁！
为了自由的黎巴嫩，“他们所有人都必须下台”！

[image] 我们胜利的保证是土耳其撤出我们的土地” [image]
“我们自己的反抗“ | iyouport
Get more from iyouport on Patreon
[image]https://www.patreon.com/posts/wo-men-zi-ji-de-38150294

来自罗贾瓦的观点

—— 由叙利亚的国际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提供的过去两天来主要事态发展概览。

“沙姆解放组织（HTS）” 的攻势在头几天向东部（阿勒颇）和南部（哈马）取得了突破，并在12月1日至2日放缓。阿萨德政权部队似乎夺回了哈马市，并阻止了HTS向霍姆斯市的推进。俄罗斯空军正在开展大规模轰炸行动，目标不仅包括 “HTS”组织部队，还包括伊德利卜省、阿勒颇省和HTS组织推进路线沿线的各种民用和军用基础设施。有报告称，平民和战斗人员均有伤亡。阿萨德政权的战机也进行了空袭，但规模较小。在阿勒颇的库尔德人区 Sheikh Maqsood，居民已做好自卫准备。

阿勒颇以北的舍赫巴被[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SNA）占领。自2018年土耳其入侵阿夫林以来，居住在难民营中的数千人正在撤

离。叙利亚民主军（SDF）正在组织一条人道主义走廊，以使人们能够离开阿勒颇和舍赫巴。据报道，叙利亚民主军和叙利亚国民军之间暂时没有发生重大冲突。

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民主自治当局（DAANES）的其他一些地区，发生了炮击和无人机活动，但没有超过往常的水平。

有报道称，伊朗支持的民兵 Hashd Ash-Shaabi 正在大量进入代尔祖尔地区的叙利亚领土。在同一地区，叙利亚民主军和代尔祖尔军事委员会正在采取行动，夺取叙利亚政权控制下的一些城镇和村庄。

留在叙利亚中部沙漠地区的 "伊斯兰国" 部队尚未采取任何重大行动，但预计他们将尽力利用这一局势。

[image] 半岛电视台发布的地图显示了叙利亚目前的领土控制分布。

叙利亚民主军（SDF）正在呼吁进行大规模动员，要求年轻人加入SDF，随时准备击退即将对解放区发动的攻击。人们普遍预计，局势将进一步升级，土耳其支持的派别将趁机攻击**DAANES**西部地区，如**Minbij**。

起初，有传言称大马士革发生了"未遂政变"；即便真的发生了，也似乎很快就失败了。

埃及、俄罗斯、阿联酋和伊朗都表示支持阿萨德政权。

叙利亚北部和东部民主自治政府（又称 "罗贾瓦"）正处于新的动荡之中。抵达西部各区的难民人数、加上过去几个月从黎巴嫩抵达的人数，在未来几周内很可能超过**20**万人。

在HTS发起进攻和SNA向谢赫巴推进以及Sheikh Maqsood 被围困的头几天，阿萨德政权显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似乎有可能崩溃。然而，HTS组织的任何潜在统治都不会稳定，也无法解决巴沙尔·阿萨德独裁政权给叙利亚造成和加剧的紧迫问题。不过，如果叙利亚人 —— 无论是留在国内的还是决定流亡后回国的 —— 能够重拾叙利亚革命

的最初理念，那么阿萨德的下台可能会为该地区的变革打开一扇窗。

土耳其、美国和以色列等全球大国将从HTS的攻势中获益。作为一支反对伊朗、阿萨德和俄罗斯的力量，HTS符合这些大国的所有需求。鉴于一旦获胜就有机会仿效塔利班模式建立国家，HTS组织的主要成员有可能在未来可能成立的新政府中发挥影响力。上述大国甚至有可能支持 HTS夺取政权，因为这些统治者对叙利亚人民独立自治毫无兴趣。

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在各方面都会对DAANES有利，但也会带来一些重大问题：

- A) 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危险，即在摆脱了与俄罗斯和阿萨德作战的必要性之后，“伊斯兰国”将趁机再次发展壮大，尽管他们也将与HTS发生冲突。
- B) 可以预见，如果**DAANES**更加依赖美国来保护其免遭土耳其的潜在入侵，那么美国的侵略性和操纵性将越来越强。
- C) 在该地区寻找新的力量平衡肯定会是混乱和血腥的，目前还不清楚它将如何结束。
- D) 尤其是当土耳其把其直接控制区进一步扩展到叙利亚深处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 E) 最后，**HTS**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接管叙利亚西部，将引发与叙利亚东北部革命项目的尖锐冲突，尤其是在如何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方面。

黎巴嫩的处境将非常艰难，因为该国将被夹在以色列控制的和HTS控制的地区之间。这可能会导致内部冲突升级。真主党将失去获得伊朗支持的通道。

在地区背景下，DAANES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基于自我管理和文

化、宗教、性别及种族自决的非国家的解决方案。但它得到的国际支持最少。

革命的问候！

[image] 阿勒颇，2024年

By Crimethinc

附 ——

[image] https://mastodon.social/@MitteKeegi_/113578161824632533

上图是在帝国权力角度上的观察。

严肃地说，对俄罗斯而言，阿萨德的失败是痛苦的，但仍然不是致命的。与其说是一记重拳，倒不如说是一记耳光。是羞辱 —— 打击了它的地缘政治野心 —— 是的，它也的确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失败；政权会因此而动摇吗？- 很可惜，不会。

从原则上讲，普京的叙利亚战役早已完成了最初的目的。几乎不会有进一步的收获，而损失却绰绰有余。当然，最大的损失是最终失去地中海的军事基地：目前尚不清楚该基地可迁往何处。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俄罗斯目前优先考虑的战区。

但对伊朗来说，这次失败具有战略意义。它切断了德黑兰与其最长触角 - 真主党 - 之间的联系。对伊朗来说，这是一个优先领域。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叙利亚和俄罗斯的努力失败，伊朗是否敢于全面参与叙利亚冲突，用其自己的部队取代已经失宠的 瓦格纳 ？

换句话说，衰弱的俄罗斯是否会迫使伊朗走出战壕，在叙利亚启动军事进攻？如果是，整个地区的局势将比现在更加吸睛 ……

伊朗无政府主义战士传记

第一期：

https://youtube.com/watch?v=Gz1EEELsotE

第二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xx-dlYKR_Y

第三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xV6_PZXL3M

□

附：IYP12月10日更新——

武装叛军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事件再次引发了一个基本问题的争议："如何定义恐怖主义"。这是一个古老的混乱问题。

关于恐怖主义（主要是国际恐怖主义）的话题之所以如此混乱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国际恐怖主义现象本身没有任何定义。因此，每个国家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其进行定义。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个相当传统的解放运动，仅仅因为它为实现同样传统的"民族国家建设目标"而采取的武装斗争手段，就被定义为"恐怖主义"。由此，当不同国家将某一运动定义为恐怖主义/或者不是恐怖主义时，就会出现分岔。

当反殖民主义的独立斗争（仅指殖民地为独立而战的斗争）逐渐开始被反*新殖民主义斗争所取代时，困难就开始了，新殖民主义斗争针对的实际上是通过前大都会代理统治国家的傀儡政权，而这些傀儡政权在形式上却被认为是"独立的和民族国家的"。

当斗争转向抵抗为了取代反*新殖民主义胜利结构而出现的独裁政权的时，情况就更复杂了。阿拉伯之春是反新殖民主义斗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

反殖民斗争阶段结束于半个多世纪前；而反新殖民主义的议程实际上已经耗尽。现在的斗争是反对僵化在半个世纪前的野蛮古老政权。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委内瑞拉、伊朗、俄罗斯 …… 这些都是独裁政权的例子，它们的发展停滞不前，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持统治阶级的权力，而统治阶级为了个人和氏族企业的利益掠夺一切。

⛔

因此今天的交战力量很难用过去的历史发展时期来划分。独裁者利用这一点，将任何人群和行动批量列为“恐怖分子”。尤其是（重申），所谓的恐怖主义并没有明确的定义，这就为操纵和猜测这一话题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现在全世界都在与陈腐的独裁政权作斗争，这是一个事实。一个不变的客观事实。毫无疑问，塔利班的胜利和现在叙利亚反对派武装集团的胜利有一个绝对的共同点就是 —— 它们将刺激和加强其他国家反对独裁政权的斗争。（不论您是否自认托派，也应该能看到这点）

由于将这一进程指为“恐怖主义”恰恰符合统治阶级妖魔化其对手的要求，因此研究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任何严格科学的方法都会被政治宣传的陈词滥调所取代。

所以不要简单认同任何“权威”指定的“正确答案”；相反，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您需要首先确立您自己的战略立场 —— 关于您想要代表谁的利益、和为了什么。

https://t.me/iyouport/14131

附：IYP12月11日更新 ——

如果不从巴沙尔的角度上分析叙利亚发生的事，而是从国家客观利益

的角度来考虑，可以说，现阶段的主要输家无疑是伊朗，而且输得一塌糊涂，未来几代人的前景都很不明朗。

值得铭记的是，两千年前，位于伊朗境内的帕提亚帝国为了争夺地中海与古罗马进行了长达三百年的激烈战争。结果，这些战争都以平局告终 —— 帕提亚人成为古罗马向印度扩张的障碍，但他们自己却无法解决进入古代世界重要海域的战略问题。顺便说这最终成为帕提亚帝国崩溃的因素之一，而当古罗马意识到不可能继续向东方扩张之后（所有其他方向都因此而穷途末路），帝国的命数就终结了。帝国计划只有不断扩张才能存在。停止扩张意味着项目和模式的崩溃，帝国也就因此而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

伊朗打着与犹太复国主义进行生存斗争的幌子奉行着与其以往所有化身相同的政策 —— 试图到达地中海并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存在，从而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格局。这正是以色列成为伊朗对手的实际原因。一山二虎。

现在伊朗的氧气被切断了，而且是本质性的切断，还切得相当严密。顺便说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也是同样的性质，但至少在那里，有机会将运输和商品流通分开，“定居点”也更大。虽然没发财，但也可以相安无事了。

对伊朗来说，在叙利亚的失败的损伤程度可能类似于苏联的华约崩溃。它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已经抽筋儿了。与此同时，伊朗将其投入扩张计划的所有资源都交给了伊斯兰革命卫队，而卫队实际上已经将这些资源挥霍一空。现在为了创造新的东西，伊朗领导层必须首先解决其党卫军的问题。如果不对政权进行改造，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改造，本身就是一件极其“不安全”的事，可能导致快速滑向边缘进而崩溃，就像苏联那样。

神权独裁显然已走进死胡同了。

(视频：12月14日，奋起保卫罗贾瓦国际行动日 International Rise Up 4 Rojava Day of Action —— 动员全球同志联合起来捍卫叙利亚东北部的自治政府和罗贾瓦的革命，阻止土耳其及其雇佣军。)

[image]

献祭暴力和报应：为华语区“张献忠”现象关注者提供另一种思路

[image]	人物/组织	布莱恩·汤普森、路易吉·曼吉奥尼、私人保险业
[image]	城市/地区	美国
[image]	日期	2024年12月4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头盔和防弹背心不一定能在“献忠世界”里保护您的人身安全；为了安全，我们需要更好的方法。

- Table of Contents

  献祭暴力
  报应
  超越献祭
  附录
  太平洋西北地区
  加利福尼亚州
  西南部
  中部
  中西部
  东南部
  东北部

以下分析将主要探讨对两起不同的法外处决事件的反应，以此来了解当前社会中凸显的不同形式的暴力。本文的附录中将对近期发生的联合健康保险公司（UnitedHealthcare）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Brian Thompson）遭枪击事件的各种反应进行不完全汇总。

[image]

在美国，几乎每天都有超过50人被枪杀。2024年12月4日，美国最赚钱的医疗保险公司联合健康保险公司（UnitedHealthcare）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Brian Thompson）就是其中之一。在那之后的几周里，人们听到的关于这位首席执行官的消息比同在本月被枪杀的其他数百人都要多。与此同时，尽管媒体平台和雇主们极力压制，但对这次袭击事件的支持却有增无减。

12月13日，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当选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邀请丹尼尔·彭尼（Daniel Penny）和他们一起参加陆军/海军橄榄球赛 —— 仅仅是因为他随意杀害了一名黑人并被无罪释放。 在这里，你看到的是世界上一些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试图为法外处决鼓动热情 —— 只要这些处决针对的是边缘化群体。

我们必须在一个生命越来越廉价的社会背景下理解民众对枪击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事件的反应。在极右翼对乔治·齐默尔曼和凯尔·里滕豪斯大加赞扬之后；在数百万人参与全国范围内的起义，要求警察停止杀害黑人和棕色人种之后，却看到各政治派别的政客们加倍支持警察，其后果是警察继续以稳步加快的速度杀害人民； 在两党支持加沙种族灭绝之后；在发生了数百起校园枪击案、数十万阿片类药物过量、数百万 COVID-19 死亡事故之后，更不用说营利性医疗和保险行业造成的无数本可避免的死亡之后 —— 相比这些，一个人向一名高管开枪这样的事能有多惊人？真正值得震惊的是，在绝大多数其他案件中，凶手都将目标对准了那些不如自己强大的人。

特朗普决定接待丹尼尔·彭尼，从字面意义上实现了弗兰克·威尔霍伊特（Frank Wilhoit）的论断，即 “一定要有法律保护但不约束的内部群体，也一定要有法律约束但不保护的外部群体”。相比之下，**UnitedHealthcare** 首席执行官被枪杀一事表明，法律不可能总是保护“内部群体”免受“外部群体”的伤害。

但这不仅仅是社会等级制度下的暴力与社会等级制度上的暴力的问题。我们谈论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暴力。我们姑且称之为献祭式暴力和报应式暴力。

[image]

献祭暴力

什么是献祭暴力？

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在《暴力与神圣》一书中写道，

> 「当得不到抚慰时，暴力就会去寻找并总是能找到一个替代受害者。激发其愤怒的生物会突然被另一种生物取代，而之所以选择那另一种生物，只是因为它很脆弱，而且近在咫尺。」

吉拉尔是欧洲人类学家悠久传统的一部分，他们的推测归结为一系列关于人类的故事。不过，你不必完全相信他的理论框架，也能认识到他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

> 「献祭是为了保护整个族群免受自身暴力的侵害；它促使族群选择自身以外的受害者。散布在整个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被祭牲所吸引，至少暂时被祭牲所消除。」

简而言之，献祭暴力是一种将替罪羊的做法进行到底的谋杀行为，它是一种仪式化的手段，用来维护一个内部存在巨大矛盾而又无从解决的社会。

> 「如果听之任之，暴力就会不断积累，直至泛滥成灾，淹没周围地区。献祭的作用就是阻止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替罪羊浪潮，将暴力引向"适当"的渠

道。」

谁是理想的替罪羊？

> 「所有被献祭的受害者[......]都有一个基本特征，即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缺少重要的社会联系，因此他们可以被毫无顾虑地施加暴力。他们的死亡不会自动导致报复性行动。这种免于报复的自由对于献祭过程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让我们明白，献祭主要是一种没有报复风险的暴力行为。」

这个等式解释了为什么普通的偏执狂会在最边缘化的人群中寻找攻击目标 —— 几乎没有人会为“无名小卒”伸张正义。但吉拉尔的框架更进一步，他说明了这如何有助于在危机时刻“ 保护国家 ”。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能在 2024 年的大选中获胜，因为他承诺要对无证移民和跨性别人士实施无端暴力。正如特朗普明确承诺的那样，实施 “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 将破坏美国经济。这不会给他的绝大多数支持者带来任何物质利益，因为他们从无证劳工的低薪劳动和由此带来的廉价商品中获益。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剥削美国境内无证劳工为特朗普的支持者带来的好处比驱逐他们更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种资源浪费：一年内驱逐一百万人的花费是全世界每年用于癌症研究的费用的十八倍。

换句话说，大规模驱逐是一种昂贵的奢侈放纵，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这种花费是值得的，因为他们体验到了对暴力的强烈需求。

同样，他们也希望看到通过司法和法外途径对跨性别人士和所有女性实施暴力。谎称跨性别人士正在实施大规模枪击、或者无证移民正在助长犯罪浪潮的虚假宣传，并没有被其目标受众当作头脑冷静的统计调查，而是放纵了他们对真相本身施暴的欲望，以此作为对那些他们想象中可以 “不必担心被报复” 而受到伤害的人施暴的一个步骤。

他们并没有被虚假信息所误导；相反，是他们的暴力欲望创造了一个谎言市场。

正如我们在特朗普首次执政期间所论证的那样，特朗普并不是因为承诺重新分配财富而受到欢迎，而是因为承诺重新分配暴力。这种暴力再分配为一系列怨恨制造了压力阀。再次引用吉拉尔的话：

> 「如果不发生冲突，我们就无法抑制对身边的人实施暴力行为的欲望；因此，必须把这种冲动转向祭牲 —— 转向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打击而不用担心被报复的那类生物，因为TA们缺乏支持者。」

为什么社会一开始就渴望献祭暴力呢？如果说献祭暴力的作用确实是将愤怒从激发怒火的人身上转移开，那么我们可以推断，一个社会中的不公正现象越多 —— 人们越是受到那些比他们拥有更多权力和特权的人的压迫、剥削和羞辱 —— 献祭暴力的冲动就会越强烈。

这又让我们回到了特朗普为丹尼尔·彭尼庆生的决定上。在一个愤怒情绪日益普遍的时代，献祭暴力所起的作用是将暴力从那些对伤害负有责任的人身上引开，这对维持现行秩序的稳定至关重要。这是《饥饿游戏》中的世界，变成了现实。

如果不是通过瞄准比自己更脆弱的人施暴来安抚怒火，那这些愤怒的人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image] 2024年12月9日，芝加哥湖滨大道上悬挂着一条横幅。

[image]

报应

报应与献祭暴力有着本质区别。报应的目标是对某一不公正行为负有最大责任的人，无论此人在社会等级中处于何种地位。

一般来说，对不公正现象负有最大责任的人几乎可以肯定是那些 拥有

最大权力 的人 —— 否则，他们又怎么会有机会造成如此大的伤害呢？在美国，普通人对企业高管的恐惧远远大于对无证移民的恐惧。

有权势的人才能对他人构成最大的威胁：尽管亿万富翁拥有的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努力将富人人性化，将穷人非人性化，但这一点实际上始终都是不言而喻的。

✂

当我们看到人们在几代人以来最严重的 不平等现象 中把愤怒集中在无权无势者身上 时，这就说明他们被蒙蔽了。围绕着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成为总统的民粹主义运动 居然被说成是“对精英的反抗” ，甚至还号召人们崇拜特朗普和马斯克 这样的寡头 ，这很能说明问题。 如果不至少假装与统治阶级的某些“子集”过不去，就再也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团结民众。

意识到敌人比自己强大得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把自己的不幸发泄到那些更弱小的人身上则要容易得多。更容易 —— 完全毫无意义 —— 卑鄙懦弱。

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遭枪击事件引发了如此强烈的反响，因为它非常清楚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应该对最脆弱的人实施暴力，还是对最负有责任的人实施暴力？这一事件触动了数百万人的心弦，因为无论政治派别如何，所有人都明白，保险暴利者要对参保人的痛苦负责。正因为它可以被看做是报应，枪击事件才揭示了不公正一直在大规模地发生。

[image] Youtube上的评论者们讨论了他们对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被枪击事件的感受：「他基本上为我妈妈的死“报了仇”，我怎么能不支持他呢？数百万美国人和我一样。 」

吉拉尔告诫人们不要复仇，他认为单一的报复行为会引发连锁反应：

> 「因此复仇是一个无休止、无限重复的过程。每当复仇出现在社会的某个角落，就有可能牵连到整个社会。报复行为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其后果将很快证明是致命的 …… 报复行为的倍增会很快危及到一个

> 社会的生存。」

至少能危及这个社会的生存。当然，一个资本家通过无情地剥削其他人而敛财数十亿的社会 —— 一个只有将越来越多的人作为暴力牺牲品才能保持稳定的社会 —— 其本身已经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危险性。

事实上，资本家们最担心的是，这种单一的复仇行为可能会牵涉到整个社会，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这就是为什么被指控枪杀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路易吉·曼吉奥尼在州和联邦两级都被指控犯有同样的罪行，而且还是恐怖主义罪行。

吉拉尔对复仇风险的看法正确吗？我们可以承认，许多人对谁该为他们的痛苦负责持有真诚但错误的信念，这与权势者为保护自己而试图培养的献祭暴力倾向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在一个社会中，强者可以毫无顾忌地给无权无势者造成任何程度的死亡和痛苦，甚至包括公然的种族灭绝，这样的社会能好吗？这真的是保护社会的最佳方式吗？

我们也可以承认，以各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冲突远比陷入无休止的血仇要好得多。但是，国家的存在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解决冲突。司法机构和为其服务的数十万警察的存在是为了确保冲突不需要以各方都满意的方式得到解决。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将不令人满意的结果强加给人们，几乎总是为了富人的利益 —— 从而使煽起暴力祭牲欲望的条件永久化。

如果吉拉尔的观点是正确的，即献祭性的暴力总是针对那些 “暴露在暴力之下而不必担心报复” 的人，那么报应性的暴力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阻止暴力的唯一方式。

反对报复，接受以献祭性的暴力取而代之，并不是避免流血的手段，相反它仅仅是确保流血不会威胁到社会秩序。今天，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更接近于成为祭牲 —— 成为被转嫁怒火的牺牲品，而不是成为那些其死亡可以在全国媒体上受到哀悼的精英高管 —— 我们越是缺少相互间的声援行动，情况就越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希望有一天自己

冒着被暴力牺牲的危险，那就必须有能力与那些比我们更不幸的人一起建立共同的事业，才能保护自己免受那些企图剥削和压迫我们的人的伤害。

在缺乏有效的自卫和社会变革集体模式的情况下，报复在大众的想象中是对抗不公正的“唯一途径”。献祭性的暴力会腐蚀和贬低所有从中得到解脱的人；相比之下，报复至少表达了对一个没有不公正的世界的惆怅渴望。

吉拉尔自己也承认：

> 「正是因为厌恶暴力，人们才把复仇作为一种义务。」

[image]

超越献祭

在献祭暴力和报应的景象中，替罪羊和殉道者是两个原型。前者是为了稳定现有秩序而牺牲，后者则是为了神圣化新秩序而献出生命。通过牺牲自己，殉道者证明了新秩序具有超越性的价值 —— 比生命本身更有价值。这些原型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它们对我们的影响比我们所理解的更为深刻。

当然，大多数人只是把殉道当作一种观赏性的运动。殉道者的牺牲往往对那些无意为任何事业冒生命危险的人最有用。民众对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遭枪击事件的反应表明，数百万人对资本主义及其受益者感到失望，但这种反应也是普遍绝望和沮丧的一种表现。枪击事件之所以能如此强烈地唤醒一直被压抑着的不满情绪，正是因为这些人还没有想出他们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制止不公正和剥削。

无政府主义者有责任表明：我们有办法抵制不公正和剥削，而不是以殉道告终。如果我们不普及实现社会变革的集体模式，如果我们让人们在被动和殉道之间做出选择，那么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被动。

那些既不赞成献祭暴力，也不赞成报应的人，最好能拿出一个有效的替代方案。一味地反对报应，却不采取措施改变引发报应的条件，只能为更多的献祭性暴力行为取而代之埋下伏笔。

毫无疑问，随着经济和生态危机的加剧，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献祭性暴力行为 —— 更多的公众人物将认为这是必要的，即使他们不敢直言。特朗普的暴力言论并不是“暂时的过激行为”；它只是一种机制最明显的表现形式，而这种机制已经恢复了它在每个动荡时代稳定社会秩序的基本作用。

作为“报应”框架基础的这种罪与罚的精神经济学，对我们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是陌生的。计算罪责和施以苦难是国家、司法机构和上帝的工作；无政府主义者有其他的野心。我们不希望看到惩罚有罪的人本身就是目的，相反，我们寻求的是废除他们进行压迫的手段。如果我们能因此废除资本主义，即使这意味着允许每一位前亿万富翁逍遥法外，我们也会放弃任何仇杀的实现。我们并不是要诱使他人为我们殉道。我们渴望以身作则，表现出我们所希望的那种勇气、谦逊和关怀，让其他人与我们并肩作战，从而共同改变世界。

但在我们成功之前，这里将继续存在献祭暴力和报应。

[image] 华盛顿州西雅图的涂鸦。

[image]

[image] [image]


在拉斯维加斯特朗普酒店外开枪自杀并点燃卡车的特朗普支持者留下的宣言中清楚地展现了伤害他人的欲望与自我毁灭的冲动的深刻融合。
可以说这是数百万特朗普支持者的特征。
一个被联邦调查局描述为 “功勋卓著的战斗老兵”的人在结束自己的生命时说 “我需要从夺走他人生命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这绝非巧合。作为雇佣杀手，良知是沉重的。
这些雇佣兵为了让特朗普和马斯克这样的亿万富翁获利，不惜让自己活在地狱里。

这种痛苦的愤怒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很常见。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能感觉到，摧毁他们社区的气候灾难是他们所捍卫的石油奸商造成的——那些资本家远比无证移民或跨性别者更应该为这个社会的问题负责。他们的自以为是掩盖了自我憎恨。
他们对内战的幻想背后隐藏着自杀的欲望。

附录

一项调查显示，超过 40% 的受访年轻人认为刺杀汤普森是 “可以接受的”。许许多多涂鸦、横幅和被改动的广告牌的照片表达了对路易吉·曼吉奥内（Luigi Mangione）的支持，曼吉奥内目前正被控谋杀首席执行官，这些照片在网上疯传，成为头条新闻。12月4日法律委员会正在帮助开展筹款活动，以支持曼吉奥内的法律辩护；发言人萨姆·比尔德（Sam Beard）和杰米·佩克（Jamie Peck）的访谈已在CNN等企业媒体上播出，吸引了数百条支持的评论。截至本文撰写之时，在线筹款活动已筹集到超过18.6万美元。

以下是针对布莱恩·汤普森枪击案或表达对被指控实施枪击者路易吉·曼吉奥内支持的涂鸦、海报、企业媒体采访和示威活动的不完全汇总。

https://youtu.be/X3rdcEx2_WI

太平洋西北地区

[image]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张海报 [image] 俄勒冈州梅德福高速公路上的涂鸦

加利福尼亚州

- 加利福尼亚州特洛克出现的一条横幅。

- 两幅横幅出现在连接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大桥上。

- 加利福尼亚州河滨市出现的涂鸦。
- 加利福尼亚州内陆帝国重新装饰的广告牌。
- 在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看到的涂鸦。
- 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看到的涂鸦。

[image] 在湾区拍摄到的货运列车涂鸦。

西南部

- 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看到的涂鸦。
- 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看到的涂鸦。

中部

- 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看到的喷涂。
- 同样是在奥斯汀，12月21日，几个人参加了一次示威活动，并分发了以下报告：

今天，六名 Luigis 带着几条横幅来到奥斯汀市中心一座人流量很大的步行桥上，随着马里奥主题曲跳起了舞。行人欢呼雀跃，给路易吉写信，并与横幅合影留念。信中既有家人被剥夺医疗保健的心酸故事，也有纯粹爱意的表述。整体反响非常好。分发的传单上写着得克萨斯州最大的医疗保险公司蓝十字蓝盾。传单上写道：

「12月4日，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被枪杀。弹壳说明了一切：这是对联合健康保险公司的报复行为，该公司拒绝了30%以上的健康保险索赔，是一个杀人系统的象征。

每年有超过 50,000 名美国人死于缺乏保险。我们当中有38%的人因为害怕付不起钱而避免接受必要的治疗。十二分之一的人被医疗债务所淹没。

医疗保险公司不是医生。他们不治病，而是通过限制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来牟利。

当我们限制用药、推迟就诊、为账单发愁时，他们却敛财数十亿。

我们病得更重，他们却变得更富有。

晚间新闻并没有报道这种暴力行为。它被掩盖在他们的营销、无休止的文书工作和精美的印刷品之下。

但请不要误会：这就是暴力。他们一路笑到了银行。

德克萨斯州最大的保险公司蓝十字蓝盾公司（Blue Cross Blue Shield）拒绝了五分之一的索赔要求，从中攫取了 180 亿美元的收入。

无论汤普森的死让你感到高兴还是恐惧，它都撕下了你的面具。真相暴露无遗：这些公司是普遍痛苦的同谋。

想想你或你爱的人上一次为医疗账单发愁是什么时候？因为昂贵的费用而推迟治疗是什么时候？把药片切成两半以延时效用？你已经感受到了他们所施加的暴力。

现在，媒体和政府争先恐后地编造谎言，称工人阶级母亲布里安娜·波士顿（Briana Boston）是〝恐怖分子〞，因为她在索赔被拒时说出了〝否认、辩护、取证〞的口号。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小撮人利用我们的疾患发财。解决办法

同样简单：废除这些公司，将医疗保险国有化。

在很多发达地区，单一支付者医疗卫生系统都行之有效，人们活得更长、更健康。相比之下，德克萨斯州人的死亡年龄要小三年，他们是私营医疗保健的受害者。

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 —— 我们何时才能停止等待，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image] 奥斯汀，12月21日

中西部

- 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看到的涂鸦。
- 在芝加哥看到的更多涂鸦。
-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展示的横幅。
- 在阿肯色州费耶特维尔看到的涂鸦。

[image]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涂鸦

此外，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也举行了集会。报道称：

今天，我们抗议 Elevance Health，并不是因为它是医疗保险市场中的独特角色，也并非因为它是当代资本主义镜厅中的一个单一代理人。Elevance 的运作方式与UHC如出一辙，都是对身体进行分级，评判某些人值得照顾，而其他人则根本不值得花费时间或精力。在这种方式下，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子领域的程度。

我们认为， 在一个对生命的期望值不断降低的时代，有必要反对这种对生命期望值进行宽泛排序的制度。作为人生价值的先决条件，这是必要的。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值得关怀。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标准享受健康的生活。

Elevance 和 UHC 都阻碍了这种可能性。这就是我们反对它们的原因。

[image] 阿肯色州费耶特维尔的涂鸦。

东南部

- 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看到的涂鸦。
- 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看到的涂鸦。
- 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看到的贴纸。
- 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拍摄到的横幅。

东北部

- 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出现的海报。
-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出现的涂鸦。
- 佛蒙特州出现的横幅。
-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出现的横幅。
- 纽约市出现多处涂鸦以及 CEO“通缉令”海报。齐格菲尔德舞厅

外也出现了噪音示威。一位与会者说：

> “你知道，今晚活动的主题是咆哮的20年代。在咆哮的20年代，财富和不平等现象比比皆是，就像现在一样。因此，当他们喝着香槟，想着华丽的时候，我们想着的是我们所爱的那些贫穷、患病和负担不起医疗费用的人们。

[image]

智利圣地亚哥的艺术品。

By Crimethinc

“和解日”

[image]	人物/组织	布尔人、英国殖民者
[image]	城市/地区	南非、英国
[image]	日期	2024年12月16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南非和解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12月16日是南非的公共假日- "和解日"。不过，在南非还是英国殖民地和种族隔离政权统治的那些时代里，这个日子是以不同的名字被庆祝的。

1830年代，"大迁徙”开始了 —— 成群结队的布尔人长途跋涉从非洲南部海岸向内陆迁移，以逃离英国殖民者。在跋涉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其他非洲民族。例如祖鲁人，当时祖鲁人已经建立了自己庞大的帝国。

1838年初，祖鲁国王丁甘似乎同意将部分土地割让给布尔人。但事实上这是个骗局，它引诱了其中一些人进入埋伏圈，结果是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600多人被屠杀。丁甘和幸存的布尔人之间爆发了战争。

1838年12月16日，双方在恩康姆河上展开激战（这条河后来被称为"血河"）。大约500名布尔人和数目不详的黑人仆从与一支多达2万

人的祖鲁军队对峙。战斗开始前几天，定居者领袖安德列斯·比勒陀利乌斯敦促他的部下向上帝宣誓，如果上帝赐予他们胜利，布尔人将像纪念安息日一样纪念这场战斗的周年，并修建一座新教堂供奉神灵。

战斗当天，布尔人躲在由自己的马车围成一圈的防御工事后面。祖鲁人手持长矛发起的所有进攻都被步枪和轻型火炮的霰弹击退。随后，布尔人发动反击，进攻者慌忙逃窜。根据官方版本，只有三名定居者受伤，而祖鲁人则有多达3000名士兵阵亡。

这次失败削弱了丁甘的势力。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姆潘德反叛国王，并与布尔人结盟。1840年1月，这个联盟最终击败了丁甘，丁甘逃亡，但很快被斯威士兰人杀死。

姆潘德成为新的祖鲁首领，为了表达感激，他将纳塔尔有争议的土地分给了定居者。然而几年后，英国殖民者到达纳塔尔，于是许多布尔人继续向奥兰治河和德兰士瓦迁移。

获胜者确实在纳塔尔首府彼得马里茨堡修建了一座教堂。然而，几十年来，只有那些与血河战役直接相关的人们居住的社区才保留着对血河战役的记忆。但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与英国人对抗的背景下，血河战役开始成为布尔民族神话的基石。从那时起，这场战役的胜利就成了整个布尔民族作为“天选之子”的证明 —— 上帝亲自在南非为他们分配了自由生活的土地。

赢得布尔战争后，英国人仍需将布尔人纳入新的政治体系。自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以来，每年12月16日的血河战役纪念日一直是指定公共假日，即 "丁甘日"。在种族隔离时期，这一天被解释为“白人战胜黑人”的纪念日。于是，丁甘日被重新命名为"盟约日"或 "誓言日"。

为了对抗这个法定节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组织民族之矛(Umkonto we Sizwe)决定在1961年12月16日发动第一次袭击，轰炸政府办公室。

种族隔离制度于1994年废除，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如何处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传统布尔节日的问题。纳尔逊曼德拉的政府无意与白人清

算，因为这有可能使国家陷入种族间和民族间内战的深渊。因此，12月16日仍然是南非的公共假日，但它有了一个新的名称 —— “和解日”(Day of Reconciliation)。

目前，血河战役遗址上有两个博物馆群。一个是布尔人和他们的“伟大跋涉”博物馆，另一个是祖鲁人及其帝国博物馆。

“建国大业”

[image] 人物/组织 布尔人、英国殖民者

[image] 城市/地区 英国、南非

[image] 日期 2024年12月17日

[image] 场景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image]

1910年，英国统治区南非联盟成立，将英国在英布战争期间占领的开普省、纳塔尔、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河殖民地合并在一起。当时，“白人”只占联邦人口的20%多一点。但他们也分为两部分：母语是南非荷兰语的布尔人，以及其他讲英语的南非白人。

此外，“白人”对新国家的态度也存在分歧。对大多数讲英语的人来说，南非联盟代表着本土大英帝国的另一个领地。另方面，布尔人也有分歧。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向英国人妥协，分享一点联邦权力的残羹剩饭；另一部分人对侵略者保持抵抗的立场，主张推翻英帝国的殖民枷锁。

因此，在20世纪上半叶，有两股政治力量在南非争夺权力。"联盟主义者”主张布尔人、讲英语的白人和有色人种在大英帝国内联合起来。相反，布尔民族主义者则努力与英国人保持距离，主张建立独立的共和国，并建立社会福利国家，但是 —— 只给白人享用。

布尔民族主义者历史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1938年血河战役周年之

际纪念“伟大跋涉”100周年。这一年，全国各地举行了化装集会，成千上万的爱好者身着历史服饰，重现了一个世纪前的事件，再现了“大跋涉”时代的战斗和日常生活元素。与此同时，布尔人歌曲《南非的呐喊》（"Die Stem van Suid-Afrika"）正式成为第二国歌，与英国的《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并列。

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建国大业》（南非荷兰语为 "Die Bou van 'n Nasie"，英语为 "Building a Nation"）。影片讲述的是布尔人版本的南非历史，从葡萄牙人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发现好望角到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在两个多小时的片长中，有一个多小时专门讲述“伟大跋涉”。

影片开头讲述了南非历史上荷兰时期的故事。与另一部史诗级片子（你知道，1915年的那部同名作品）一样，布尔人的《建国大业》在处理历史事实时也非常偏袒白人。片头声称 "驯服了一个野蛮的国家，征服了一个野蛮的民族"，但随后与非洲人的关系基本完全被描述为善良的白人主人和忠诚的黑人仆人之间的田园牧歌。片中完全没有提及17和18世纪为争夺土地和牲畜而发生的无数战争。荷兰人进口的亚洲奴隶也被描述为 "快乐、开朗、吃得饱"。

影片的最后二十分钟专门讲述独立的布尔共和国的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与英国的争端。然而，英布战争本身只有三分钟，期间观众看到的只是骑兵驰骋的场景。制片人显然不想惹英国人生气，因此影片在和解的气氛中结束。1902年独立共和国投降后，布尔将军路易斯·博塔与英国将军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握手，基奇纳宣布："希望是好朋友”。

“大跋涉”百年对布尔民族主义的加强起到了重要作用。1948年选举结果揭晓后，布尔民族主义者中的激进派上台执政，并开始推行种族隔离政策。1961年，白人公投宣布“南非联邦”为南非共和国，正式退出英联邦。

英语版的《建国大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RQZk9mlcDA

南非荷兰语版的《建国大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DfcnJpjKWw

❤□🔥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耶稣同志

[image]	人物/组织	耶稣
[image]	城市/地区	古罗马
[image]	日期	2024年12月24日
[image]	节日/纪念日	圣诞节
[image]	场景	快闪 社交媒体
[image]	库内类目	教育
[image]	语种	中文
[image]	主题/关键词	
[image]	格式	

⛪

On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 we’ll all be about
While the people are sleeping, we’ll realise our clout
We'll expropriate goods from the stores, 'cos that’s fair
And distribute them widely, to those who need care.
— Peter Kropotkin, probably really

https://youtu.be/nMvOTmkA0sE
[image]

很久很久以前，在巴勒斯坦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里，有一个婴儿降生了。他的父母非常贫穷，这个孩子是在牛群中降生的，被放在饲槽里

的草垫上。这个出身卑微的婴儿甚至没有合法父母的出生证明，因为他的母亲是处女，他是天神的后代 —— 在那个时代，这是对私生子的礼貌用语。

但是，在这个可怜的婴儿出生的卑微之地，却闪烁着一颗璀璨夺目的星星 —— 天才之星。当时的大世界和今天一样，对平民百姓、劳苦大众的生活漠不关心。王子的诞生被认为是一件大事，不是因为王子比其他人更聪明、更优秀、更有价值，而是因为他是王子，是国王的儿子。饲槽里的这个婴儿不是王子；他是贫穷和耻辱的无名后代。但是，天才之星很少照亮一位王子出生的地方，然却矗立在那个卑微的饲槽上方，从伯利恒那个牛棚的门口，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这个时代因人类最伟大的成就而变得光彩夺目。

这个名叫耶稣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在生活中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他没有商业头脑，没有经济能力。他没有适应环境，也没有去打拼，而是开始四处游荡，发表反对富人和富裕阶层的言论，激励穷人的不满情绪。他甚至抨击当时的宗教，称祭司为伪君子，这被认为是非常邪恶和不虔诚的，尽管他说的无疑是事实。耶稣抨击他那个时代的教会，就像英格索尔抨击他那个时代的教会一样尖刻，而且远没有英格索尔那么有礼貌。他带着一小撮像他一样衣衫褴褛、“不思进取”的追随者四处奔波，他们大多是无知的渔民，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他与粗野放荡的人物为伍，自己也是出了名的嗜酒贪吃。他拒绝谴责淫妇，但暗示说淫妇与她们的男顾主并没有多大区别。他的胡须和头发蓬乱，衣着不整，当然，所有“受人尊敬”的富裕阶层都称他为无政府主义者，并认为应该把他关起来“以防万一”。

他的教导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完全无法理解的。甚至他自己的门徒也不完全理解他。他想 “对抗一切”。他不断鼓动人们反对现有的社会秩序。他以最不尊重的方式谈论社会中“最优秀”的人，他暗示说，一只成年单峰骆驼从粗布针眼中飞奔而过的难度都比华尔街大亨挤进天堂金门的难度小得多。像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总是 “跟统治者做对”，被上层阶级视为永远的麻烦和灾星。

他违反城市条例，到处发表演说。他的座右铭跟约翰·伯恩斯的名言很是相似：劫富济贫。他不仅想让富人把他们拥有的一切都分给无依无靠的穷人，而且还把挥霍当作一种美德来灌输。他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他希望人们鄙视金钱和商业事务，效仿天空中的飞鸟和田野里

的花朵那般自由。他反对权威，反对政府。他谴责惩罚，反对抵制作恶者。他说，让强盗去抢劫吧；如果他们抢走了你最好的星期天外套，就把你的罗斯福帽子或领带也给他们，或者其他任何能让他们满意的东西。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对耶稣的理解并不正确。我们不知道关于他的报道是否正确。今天的报纸记者肯定不会正确地报道他。但是，假设耶稣真的说过那些被认为是他说过的话，他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急于摆脱他也就不足为奇了。

[image]

我想，如果我称耶稣为无政府主义者，很可能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我确信，如果耶稣活在今天并宣扬这样的教义，全世界都会称他为无政府主义者。我相信，在这一代人中，耶稣最忠实的弟子是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他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我确信，以基督教为名的教会并不相信基督所教导的教义。我确信，那些在价值5万美元的教堂上安装避雷针的人并不相信这样的训诫："不要为明天忧虑"。约翰洛克菲勒是一个虔诚的浸礼会教徒，但我怀疑他并不太担心耶稣所说的骆驼、针眼和富人上天堂的渺茫机会。所以我说，耶稣在他的时代并没有被人理解，今天他的追随者中也很少有人愿意真正去理解他的教诲。由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对耶稣不屑一顾，他们就把他处死了。这并不奇怪，如果我们反思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大约十九个世纪之后，芝加哥有五个人因为持有和传授与耶稣持有和传授的观点非常相似的观点而被处死。你看，所有国家、所有时代的统治阶级都不喜欢改革者和革命者。

在这位加利利改革者死后的三个世纪里，他的追随者一直在遭受迫害，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殉难。这些早期基督徒被罗马帝国视为社会秩序的敌人 —— 他们被指控犯下了莫名其妙的罪行。历史告诉我们，基督徒曾经是非法的；对罗马政府犯下的每一桩暴力行为都是他们所为。他们被认为是小偷、刺客和煽动者。当罗马被烧毁时，人们指控基督徒是罪魁祸首。罗马政府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他们被绞死、砍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被扔去喂野兽。而迫害他们的人却真诚地认为，他们"罪有应得"。

从现在胜利的基督教文明的角度来看，这一切听起来既陌生又奇妙。但是，历史不正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演了吗？现在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疯狂偏见和攻击不正是早期基督徒的遭遇吗？今天的统治者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看法，不正是曾经罗马统治者对基督徒的看法吗？无政府主义者不正是被控犯有天下所有罪行并受到当局的无情迫害的人吗？然

而，无政府主义者只是像耶稣所做的那样传授爱与和平的教义。无政府主义的哲学本身就是否定暴力的 —— 是犯罪的对立面。然而，有人在国会提议，要求把传授这种爱与和平以及人类兄弟情谊的哲学也定为犯罪，甚至是可处以死刑的罪名。所以，人类的进步真的不大 ——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并不比尼禄时代的异教徒领先多少。如果耶稣在今天出现，也许他不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肯定会受到那些对他顶礼膜拜的教堂的冷遇。他会发现加里法官不像皮洛特那么公正；他会在罗斯福总统身上发现希律王的同类精神。

[image]

无政府主义者 —— 有些是有意识的，大多数是无意识的 —— 如今是耶稣真正宣扬的“福音”的传播者。我指的是《新约》中记载的耶稣的教诲。我不知道他是否说过那些话，因为无法确定《新约》中的任何著作是否真实 —— 没有人知道。但是，假设耶酥说过这些话，那么现在只有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并始终如一地实践着这些话 —— 他否定权威的原则，反对惩罚，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审判权。他谴责财富。他痛斥教会及其神职人员。因此，牧师们对他的评价与对英格索尔的评价差不多。耶稣在神学上似乎是一神论者；我的意思是，他认为自然界的万物都是上帝的表现。但世人无法理解这一崇高的真理，愚蠢地赋予了耶稣超人的品格，而他的教义中并没有任何一条是符合这一品格的。耶稣宣称自己与上帝合一。他是如此，每一个达到自我认知境界的伟大而崇高的灵魂都是如此。上帝 —— 我指的是每一个物质原子都是其表现形式的最高智慧 —— 是普世的。正统教会宣称上帝无所不在： 如果他真的无所不在，那么他就是一切，因为如果存在的一切不是上帝，那上帝就不可能无所不在。教会认为人有自由意志，而上帝是无所不能的： 这是不合逻辑的荒谬，因为如果上帝之外的生物也拥有自由意志，那么这种意志就是上帝力量的极限。正统神学家以耶稣的名义宣扬的这些荒诞不经的东西，耶稣都没有教过。耶稣没有建立教堂、没有制定信条。他只给出了一条律法 —— 爱的律法。“爱人如己，全心全意爱上帝；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他有一条最高训诫，概括了他的整个社会哲学，即 “不要评判他人，以免你们自己被评判”。这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准则。换句话说，就是 “管好自己的事”。

[image]

很明显，耶稣相信他的到来预示着一种新秩序的到来，因为他所传达的信息就是要摧毁现有的制度和权力，建立一个完美的新王国。耶稣本人也是犹太人，他非常尊敬并经常引用希伯来先知的名言，只要参考一下这些先知的名言，就能充分解释他所鼓动的中心思想。但以理

书在遥远的几个世纪前就预言了世界四大帝国的崛起，其中最后一个帝国 - 罗马，在耶稣生活的时代已接近其权力的顶峰。但以理书的预言提出了第五个帝国，即世界帝国，在这个帝国里，人类将发挥自己的力量，实现兄弟情谊与和平的黄金时代。这第五个政体将不同于之前的所有政府，因为它是无首的 —— 即 没有统治者或权威，并将摧毁所有人类政府。它是上帝的，也就是说，是神的，而不是人的。耶稣期待这个无首世界在他的时代到来，因为他看到在它之前的四大帝国中的最后一个已经在罗马政权中实现了。他认为，在罗马达到顶峰的时候，世界帝国将会出现，并通过建立普世的兄弟情谊来完成但以理的预言。耶稣死后很长时间，他的追随者仍在继续寻找这个新帝国的到来，这证明了耶稣的使命正是如此。他的朋友和弟子约翰被囚禁在孤独的拔摩岛上，他在《启示录》的崇高句子中描绘了这个黄金帝国即将到来的景象，使用的正是先知但以理在第一个预言中使用的描述。

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正在宣扬这个理想世界，这个全人类的黄金帝国，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不过是在重复被遗忘的过去时代的圣贤和先哲们的古老预言。

📖

尽管人类已经等待了漫长的几个世纪，等待并注视着即将到来的那一天，但今天的我们仍然应该满怀希望，因为对于那些等待已久的人们来说，这就是实现的回报。这就是反抗动员者要向所有人传达的圣诞信息： 天国近了。从耶稣的故事中，无论是真实的还是神话的，我们都可以汲取神圣的灵感，在黑暗中预言黎明的到来。

□

BY 美国无政府主义者、作家罗斯·温恩，1902

[image]